將軍閤中後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吳舍盖舍音訛故謂之吳田城子顥明威世爲左常侍顥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功賜封東安侯顥弟雲好學善騎射仕至執金吾參軍國謀議進安定公　胥鼎字和之代州繁畤人父持國金大定中爲太子司議有功母后家章宗即位擢拜尚書右丞和之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由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宣宗即位除泰定軍節度使不赴改判大興尹貞祐二年升尚書右丞累官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閤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以病薨於位當布顏爲作神道碑云當時名相惟公以度量雄天下太原志金張大節字安國謚簡獻五臺縣人天德三年甲科進士初授崞縣丞後授振武軍節度使凡二十二考中外有聲所典州郡紀其政績有碑刻存焉嘗有詩云北津橋上黄金榜三見門士是狀元　元一統志云任之五臺人金大番中進士與興改紫宸卿世皆受其真漢甚博重之歷縣令軍節度使武千大興尹大部尚書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明昌初請老特授歷門節鉞除其子襄史竹州判丈以祭其神岳史字步獬秉第進士歷威縣令三州節度使終於集慶軍張岩叟字步瞻張大節之子大定十九年進士出身初授蔚州司候判官拜監察御史累遷刑部侍郎兼莘王傅太常卿兼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　二十

國子祭酒郝先金史列傳元一統志楊惟孝叔王五臺人金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爲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農司丞京南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即有清望貨器雖重事無巨細處之皆有法至於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能及也後權參知政事明年卒　金王特起字正之崞縣人泰和中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有惠政民立碑頌其遺愛後遷司竹監使中州集元一統志曾讀精深好學善論左氏傳杖乘無所不訶長以辭賦出入經史摘其英華以爲句語知大達神出太原志元趙惟賢字如晉本縣人號秋江博學能文嘗爲平遥縣尹有秋江文集刑統賦註解傳於世元一統志游宠字濟民崞州人也金大定元年歲荒宠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袂五百套春秋以家財雇覓人工平治道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太原志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州韓巖里人金源時爲南陽令有厭患歷官至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大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嘗搆亭曰野史亭元李氏廢故址存焉以詩自鳴有樂府中州集續遺堅志行於世今韓巖里有墓存焉元一統志述明子有詩文名世着吉其多

元一統志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號騎少敏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二十年卒於官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始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宋興授儀鸞副使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太祖駐恒山以爲判史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嘗中流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　介朱榮字天寶秀容人北史　王萬鍾字元卿秀容人也金時與兄俱無室家井曰之事卑親爲之質居陋巷破屋蕭然不蔽風雨而弦誦之聲不絕　元德明秀容韓巖村人也唐元次山後幼而讀書世事不掛口明昌承安中有聲場屋居東山十五年號東巖有文集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定襄人天會六年經義第一人弟九疇億俱有時名三人同榜登科吳彥高贈國鎮詩云孫郎有重名談笑取公卿清廟瑟三嘆齋房芝九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　二十一

莖其爲名流所稱道如此年八十餘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爲人有蘊藉如素宦然累遷監察御史翰林直學士貞祐初戶部侍郎車駕南渡出爲河平軍節度使召拜戶部尚書草創之際經費空竭雖米鹽細物皆倚之而辦宣宗旦暮欲相之會卒年五十五弟陽然字飛卿承安五年進士同知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事猶子天錫字仲常黃裳榜登科子天任近侍局副使死於宋州之變　趙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调筆西蕩未幾失明自少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自號愚軒河東李屏山爲賦愚軒有落筆突兀無黃初之句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州人博學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閭家豪於財賓客日滿門所以待之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四十喪妻遂不更娶亦不就舉選齋居一室枯淡如衲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筆字畫皆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臨終預題死期如言而逝將軍石倫其之忻州時年五十六晚年人號名雲鶴自號擬栩云　劉昂字之昂興縣人金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爲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年三十三省

孫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太原志金
史章宇德明石州人道號定庵以儒業進身官至翰林學士乃元遺山之
師

貞女

元一統志王霸妻在太原府霸少立高節漢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妻亦美
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
乃令子奉書於霸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
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
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
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
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
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太原志晉娶在太原縣首蓿里武穴
女年十七歲未嫁前元至正年間其父好丈為兵卒所執將殺之女自上
洞中奔出往至父所謂兵言而殺我父請以女身代之衆以為然遂釋
其縛其父逃去女人言我今從汝有金帛衣物埋於此衆隨所指掘果得
之衆方爭取遂投井而死

節婦

太原志李氏榆次縣東源渦里人適趙信二十歲夫亡撫育孤子雖遭艱
險不易其心年六十歲大德中旌表其門閭見其碑額

仙釋 寺附

太原志空王佛在太原縣東八里源渦村人俗姓田氏法諱志超隋大業
三年出家至唐貞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入涅勅賜其院曰空王寺故
歷代俗傳為空王佛鄉人以佛生於是里故為置寺於源渦里之西北隅
今永壽寺是也有崇寧三年僧法忠刻石

碑刻

太原志晉祠碑在太原縣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製并書
起義堂碑在乾陽門街開元十一年元宗幸太原所立御製并書元一統
志懸泉賦碑在平定州趙閑閑家大有賦碑在州東九十里故關隘口
張齊賢碑在代州宋淳化元年知代州其碑今剝落　安庭堅美政碑在
太谷縣子城內西南隅唐開元中為本縣令有美政邑人紀之周瑄作碑
文太原參軍房琪書
今書剝落不可讀

鎮原縣

平涼府志本縣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晉屬新平郡魏
大武置高平郡兼置原州隋初郡廢而原州如故大業初
州廢置平涼郡唐初為州後復為平涼郡廣德原年沒土蕃宋至道元年
以故高平縣地置鎮戎軍置一十一鎮以守北邊領臨涇彭陽二縣元改
鎮原州
國朝洪武二年降為縣九月撥屬慶陽府至十一月撥屬平涼府其山川土
產風俗人物俱
詳見平涼府下

平原縣

濟南府志平原在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齊之西邑漢
為平原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西三十里晉屬平原國
宋及後魏後周因之北齊省清河郡之鄃縣來入鄃故城在今縣西南三
十五里隋初郡廢後置德州煬帝時復置平原郡而本縣仍為屬邑唐武
德四年又置德州或為平原郡領縣七而平原居其一宋金並因之元隸
州直隸省部至
聖朝洪武元年撥德州隸濟南府而平原縣仍屬
德州其山川土產風俗人物俱詳濟南府下

三原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池陽縣之地按池陽縣志帝四
年置在池之陽昔秦苻堅於嵯峩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
地南有鄠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縣元魏太平真君七年
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後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馮翊
郡元一統志周地圖記曰苻明帝昌二年蕭寶寅建丸關右毛洪賓立義
柵狴城莊帝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洪賓為刺史俗謂之洪賓柵其故
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徙縣於清水谷又按魏書毛遐洪賓兄也亦有功
於魏孝明詔析北地郡之三原縣為建忠郡屬北雍州以旌其兄弟功也
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雍州郡令縣治西北三十里三原故
城是隋開皇三年以縣隸雍州唐武德四年徙治清父南故任城改為池
陽縣六年又徙故所改為華池縣仍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
原縣改華池為三原縣隸雍州五代後唐同光元年隸耀州宋金元並仍
其舊
本朝因之其山川土產風俗人物俱詳見耀州下

原姓

姓纂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在河內子孫氏焉周有原
莊公襄公原伯魯皆畿內諸侯也晉人原壤陳有原仲晉原軫亦

爲原氏魯郡兗州今有原氏仲尼弟子憲之後漢有漢陽太守原陽南陽太守原季自陽翟徙茂陵生涉天水太守巽父南陽子孫因之居春秋時鄭有原繁陳之原氏所謂南方之原者後世望出魯郡者孔子弟子原亢字籍出南郡者趙廣漢傳有潁川大姓原褚宗族恣横後漢漢中大守鄭勤門下吏原展以身扞勤爲惹所殺羅泌路史高辛氏紀武王代紂原公杞小弑原莊公後之有原氏族略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於河內今澤州沁水是其地也周有原莊公世爲周卿士後以邑爲氏晉有原壤陳有原仲晉有原軫往往其族散在他國而以本國爲氏者 周文王十六子原侯封河內 周原莊公 衆公 原伯 晉原壤 晉原軫 原穀 鄭原繁 陳原仲 原抗字籍孔門弟子春秋本末原姬姓伯爵傳曰文王之昭蓋原伯之後世爲王臣及本封絶滅食采畿內國在今懷慶府濟源縣 僖公傳二十四年周襄王十六年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傳二十五年周襄王十七年冬晉侯文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鞮丁兮切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飧音孫從才用切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從彼古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餒奴罪切 論曰咸周封建同姓爲多賈邸蕭滑凡原皆姬姓而凡原又食采於王畿也凡伯以王命聘魯戎伐之于楚丘春秋不沒其實非惟見戎之暴因是以傷王室之弱甚矣原距王城爲近晉文公始霸圖而取之左氏忽其大言其小顯以退一舍爲文公之信非信史也

原憲

史記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 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 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 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 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廟學典禮 原憲字子思一字思宋人一日魯人 家語字子思宋人 論語字思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後原憲退隱于衛之在草澤中蓬戶甕牖上漏下濕三日一舉火十年不製衣袍衿肘見納屨踵決弊衣冠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 宋高宗御贊 賦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絶倫弊衣非病無財乃貧端雖不悅清節照人 宋尚書工部侍郎艾穎贊建隆本初撰 情學於文貧而且樂道不磷緇心無適莫結納非榮弊冠自若圖繪其形名高灼灼 宋尚書右丞向敏中撰贊 贊武子思介然清靜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弊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原亢籍

洙泗原流一覽字子籍史記曰原亢籍考索曰原無籍一名抗字籍唐封萊蕪伯宋纂千侯

原涉

前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産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補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卬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客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

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撤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
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
皆會涉親閲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
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倈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
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罪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
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
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
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
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
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
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
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尹
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
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
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大府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
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

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
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
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
斷兩頭去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
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罪
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
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
牧使者依附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
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
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
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
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
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
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傑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
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
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彊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

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遊復以俠聞於世云

原展

華陽國志後漢原展太守

鄭麈史見陝崇程佶傳

騰原氏

姓氏急就篇騰原氏日本國僧奝然自云姓騰原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十三蕭

遼

洪武正韻 連條切遠也又水名許慎說文遼从辵尞聲洛蕭切顧野王玉篇力條切徐鍇通釋𢾮𢾭反丁度集韻遼或作𨗨司馬光類篇憐蕭切一曰水名在遼陽縣戴侗六書故䄏遼也郡守正紫雲韻遼東箕子國釋行均龍龕手鑑遼俗遼正音聊楊桓六書統來母𨘇紀聲遼𨘇本力款切借充上義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水名出高句驪又遼國即契丹東胡之種至耶律德光號大遼又州名元魏遼陽郡隋置遼州趙謙聲音文字通來曉切遠也文選聲清以遼漢明帝 篆 置度遼將軍韻會定正字切來曉來零連遼 書 遼 古文韻海 杜從古集篆 遼 徐鉉 遼 高勉齋學 篆韻 書韻總 隸 書 遼 韓勑碑陰 遼 史晨後碑 遼 魯峻碑 遼 殷沆 魏臣奏並洪 遼 高彪碑 遼 景君墓表 遼 李翊碑 遼 夏堪碑 遼 楊孟文石門頌 遼 适漢隸分韻 楊統碑並 真 遼 智永 遼 柳公權 遼 蔡行襄書 遼 米芾草書 遼 智永 漢隸字源 書

遼 遼 遼 並張錦漢 遼 遼 遼 並鮮于樞 趙子昂

年華相遼

侯鯖錄唐陸長源以勲德爲宣軍司馬韓愈爲廻官同在使幕戲年華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臧霸止張遼

三國志魏臧霸傳霸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爲揚武將軍假節

魏明帝征遼

三國志初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刼奪恭位魏遂以淵領遼東太守青龍元年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郡公使持節遣使浮海與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及儉進軍討之會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淵自儉還家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六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魏曹子建集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艱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京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傜役薄賦歛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隋煬帝征遼

隋書開皇間遼東高湯卒子元嗣文帝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上表謝恩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軍討之師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乃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二突厥啓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乃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後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散亂遂不復行 跃文振傳文振以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奬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

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厥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欵心懐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太宗征遼

唐書東夷傳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南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

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胔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亹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颿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代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弑君攘國朕取之易耳

不顧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而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聆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言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伯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穫穽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

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即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顧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

羅百濟諸軍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勅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恧其多公止勿言帝身負橐衣結兩服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列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淥上勣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卻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杠彴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髹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

焚西南樓延城中屋焚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舉長乎舂之䦨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自天子所屬行在含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代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代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代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棄而縱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饟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

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彊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亂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貺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光明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

賜以屩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傉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闉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闉城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頹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頹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

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橋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燭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還遼還物故載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没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歆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

副之自海道入都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來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卧死溝壑不勝敝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已蜀大騷卭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為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為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郛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

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没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男子代為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為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廥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欵同善侃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侃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

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狠為我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薛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淥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啟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以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為司平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唐會要貞觀十

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
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收之以其城為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依山大戰
虜其酋帥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刻石以
紀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
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旁求史籍訖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
伐遼人臣仕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彘楊僕魏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
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剗削城平壘陛下
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
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剋今
太子親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
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持乞天慈一垂省察唐語林太宗征遼李衛公病
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
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
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親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
能進上至駐蹕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
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

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為賊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
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
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怱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為高麗所乘
薛仁貴征遼事畧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
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話說昔日唐太宗皇帝即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
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羅旅國
一曰毛僂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閤門使出班奏曰今有
海東伯濟王遣使呂黑飛來進奉陛下帝令近臣引見帝來使以皂紗裳
面帝不曉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呂黑飛下殿請死太宗問其故呂黑飛
奏曰臣有本國之怨罪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呂黑飛曰臣奉
王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蓬萊閣欲渡海經過
高麗國過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林一員將身長一丈披絳獅服跨赤虬馬
腰掛兩鞬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官封莫離支殺本主
高建藏為主挾天子之命威鎮群臣乃東海王爺也將臣所進之物盡皆
劫去以針黑涅其面諷刺陛下臣不敢去其裳面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
帝曰赦卿無罪呂黑飛去其裳面之物卻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甚來

我見前欲因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太宗視之大怒隨問群臣曰今
高麗欺朕如此使起兵征伐誰敢前去言未畢殿下一將出班厲聲取奏
陛下臣非口過若高麗國去儲遼賊將臣能生擒奉獻陛下太宗見了喜
不自勝急見得有詩為證　詩曰一身躍碎高麗國兩手生擒莫離支英
風凜凜欺叔寶勇氣堂堂壓尉遲覩了無不稱心遂將軍卻是燕國公世
雄之子乃薛萬徹也太宗曰是駙馬也薛萬徹願作先鋒帝曰兵起御為
前部先鋒房玄齡杜如晦出班奏曰勿為私隙陛下起兵征遼軍民塗難
況高麗居於海東路遠地遙陛下令起軍征伐軍有帶甲之勞民有轉輸
之苦雖若成功得地不足耕耘不堪畜養何況勝敗難分昔日煬帝征遼
軍折三萬地退數千里以成後世之笑陛下熟思之太宗曰非也二卿所
知昔日煬帝不成者蓋不明用兵之法朕自河東起義兵五載定隋削平群
盜所征者破所擊者亡自武德至貞觀畫有化外狙俗敢欺中原天子今
莫離支殺主奪權欺凌大國此賊神天不容朕大救之請卿等勿復再言
寡人事已決矣房杜二人不敢再諫出朝忽見一隊頭踏骨朵大劍水罐
銀篾近中門來皆偃馬上坐一老將鬢如銀絲目若朗星乃是鄂國公敬
德也見房杜下馬問二人何為而也不樂房杜言曰天子欲征高麗諫之

不從所以帶憂敬德曰我當諫之房杜再隨入朝來近臣言鄂國公總管來
見帝帝宣上殿賜坐房杜立於殿下帝問曰卿不宣何至敬德曰知陛下
欲征高麗來諫陛下太宗令呂黑飛至殿下敬德視之面刺殺兄前欲因
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敬德怪叫曰莫離支賊將安敢如此奏曰從
陛下征此高麗庶幾報恨帝曰卿若減了十五歲朕何慮也卿今老矣敬
德曰臣雖老二臂尚有千斤之力何其老矣帝曰如何見得卿不老以手
指殿下石獅子約千斤已上臣當一臂擡之使陛下知臣不老言訖將起
袍用臂擡石獅子平身而抱轉殿行步如飛約反數遭擲獅子於殿下全
無氣喘又再跪奏陛下討遼老耶不老户陛下見道惟喜然太宗宣左右
將先鋒印來寡人御駕親征卿為前部先鋒户來日軍兵使上來各人皆
散且見得　詩曰欲破高麗平海水全憑老將討遼來房玄齡杜如晦道
他來諫天子被天子倒說了他升英國公李世勣為元帥敬德作先鋒起
軍三十萬御駕親征打登州蓬萊閣過海黑風口取才過東岸逆頃哨兵
來約及三萬有餘陣前林一員將頂三叉紫金冠披絳獅服横一柄大桿
刀跨赤虬馬左右帶兵器兩鞬弓身背飛刀五口陣前耀武自言吾乃莫
離支葛蘇文也太宗傳聖旨若擒取賊首者當封萬戶侯一將出馬交戰

敬合其雄丈刀劈敬德敬德閃過左手拿住刀桿撥脱了不放青鋒刀脫上風風竹節鞭鞭起鞭來其雄丈背上取出飛刀在手敬德撥馬歸陣英雄丈催兵掩殺太宗大敗兵荒將亂命側禍斜太宗一騎馬落荒走英雄丈背後赶着海東岸見險峻山勢太宗到近見一坐山下紅綿高門上安牌一面寫虹蜺三刀之山太宗負患縱馬入門其雄丈欲趕太宗連發數箭皆不中太宗思着美良川榆窠園也縱馬上坡其雄丈叩坡大叫李世民下馬受死太宗無計見雖向山脚一壁轉過一騎馬來馬上一箇年少將軍素袍瑩鎧赤馬朱纓捹轉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其雄丈墜馬太宗厲聲問曰救朕建功者虎將何人也白袍年少飛身下馬捌方天戟高拱直下躬身叙奏臣乃絳州龍門縣人也　詩曰黃河流在見峯下龍虎風雲際會時其人欲言姓名忽驟雨大作帝從馬下坡馬蹶落足太宗墮騎大叫一聲向寢殿驚覺其時風清漏二鼓月白五三更却是夢中之事坐而待旦帝設朝宣袁天剛李淳風司天臺官圓夢帝說罷袁天剛曰虹蜺者絳也三刀者州也白袍將軍必在布衣當年少在絳者左側必有敗邊虎將帝曰應夢之臣如何得之李淳風曰陛下因起義兵而立朝臣若陛下隨路招其義軍而立唐朝必得應夢將軍也太宗降詔賣天下交

三十六路總管府為榜義軍抃英公李世勣為遼大元帥英公令長安市心立起義軍旗榜下張掛榜文百姓仰面看者如蟻日當午時見一白袍年少分開人直走至帳下其來投軍見英公禮畢啓曰吾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廷陀曰聖旨招得絳州人當引見帝英公將廷陀見帝帝曰英雄非是夢中見者當領頭安排猶想夢中之事見敬德立於殿下不見胡國公秦叔寶帝問叔寶何不入朝近臣奏曰在病多日帝思美良川之恩無當今又用人之際帝引敬德英公親來探叔寶病人報秦叔寶言駕至瓊欲起奈病身不能舉動喘已至病榻瓊曰臣該萬死帝曰卿病若何瓊曰臣病不能舉動痛哉帝曰卿少年時無曾征戰瓊曰昔日破楊玄機後佐李家破張須陀皆臣之力也後歸陛下未嘗暫息昔戰敬德美良川臣勝多矣在傍鄂國公面如噀血言曰昔美良川叔寶莫勝恭也若非主人洪福捫根底作軟千七八箇死怕當時有伏爾之心咱每兩箇今日再數擲麼叔寶聞言忽然離席太宗急問曰卿既在病何緣得起瓊曰適聞敬德之言使臣得其疾病敬德大怒叔寶似此欲與恭定其高下吾雖年老今對天子手持單鞭若三合勝了我願金階自死言未盡屏風後一人叫鄂國公欺俺父病有甚強處咱兩箇自鬪幾合言訖轉過屏風來其人年少虎體人形脫懸鐵簡身掛綠袍太宗見了喜不自勝若得此人決掄英雄丈言者秦瓊之子秦懷玉太宗曰卿父稍安從朕征遼駕還宮室次日駕坐英公奏曰義軍招足請陛下於霸陵橋看臣教軍帝喜將領百官擺列鑾駕儀從長安百姓惟吾鑾駕看教兵人家家地勿知其數駕近霸陵橋向百姓叢中見白衣年少把頭上氈笠子撇將起去趕笠子欲落拈弓在手仰射笠子一箭便起去用連珠箭笠子入青霄之內隱約如寒星之象百姓連珠見納喊帝大驚急遣左右近臣往人叢中問曰射笠子英雄虎將何人也其人直至馬前高聲大叫叙奏陛下臣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廷陀帝大喜引至教場中帝坐講武殿宣英公敬德等坐帝曰朕觀薛廷陀乃英雄之輩可以加前部之職宣至廷陀試賜先鋒印薛廷陀曰此先鋒印不可使受只許爭怒衆文武不伏之人於教場中躍馬橫撥撥三次有爭功者臣與比試無爭者慈將掛印來還帝喜薛廷陀披掛了躍馬橫搶撥衆官百姓從長安路上一騎馬來坐着年少將軍走至教場中叫廷陀將那先鋒印與我上至太宗下至文武百官無不驚者衆人去誰　詩曰剛氣鼻單誰可同扶持唐世一英雄曾思跨海征遼日此將先居第一功　這將軍乃秦叔寶之子秦懷玉主馬於講武殿下帝問曰爾父病

體未痊何來懷玉曰知陛下於霸陵橋教兵爭先鋒印父有命交臣來爭甲勝者敗見於父敗者教場中就死帝大喜教二人接戰無十合薛廷陀敗帝曰虎父無犬子令左右將先鋒印來與秦懷玉曰臣不敢受帝曰謂何俺父親有令懷玉道上至鄂國公下至諸將都贏了後將取先鋒印來見我者敢上敬德道這小廝只是搦我全左右將披掛來敬德曰你若二十合贏得我捨頭點地休道先鋒印我這鄂國公職事也與你使撩袍下講武殿來忽聽背後一少年叫秦懷玉才欺俺父年老咱兩箇爭來敬德大怒謂道我老來見一年少將軍神眉電目面如噀血果然父子不移體是尉遲寶林咱兩箇爭來脫懸剛鞭專專而立敬德道如分毫敗失休來見我得旨分太宗宣二人至殿下謂曰朕非令卿等自相吞併使欲重用未知甚世惟才何以卿等各無辱父之英名勝者有賞敗者有罰二人齊領聖旨向教場中列兵半五百二人入陣披掛不移將秦懷玉先出陣百姓納喊斜橫着出白袍虎脫上改懸毗楞簡尉遲寶林出馬懸鞭橫出白槍兩騎交鬬約十合之後不用女搶不拍暗器械一箇杜提竹節鞭一箇急綽毗楞簡又鬬十合百姓連珠見納喊太宗喝來不走大宗宣二人罷戰寶林謂曰寶林從你父親單懷玉若你父叔寶病痊上遼東者天下其軍

招是然後洛陽叔齊令遣宮發使催督三十六路總管都軍使一宣伏法絳州金臺府長士貴本名思孝虢州盧氏人也號曰思孝賊征肖銑有功封虢公作絳州兵馬總管張士貴接着使命開詔敕征遼事招義軍總管府宣使回張士貴與副總管劉君昂張掛黃榜於絳州市井招義軍百姓看着無數於人叢裏見一箇村神人年約二十有餘荊紋布襖至甚貧寒觀其模格非凡因之人問其市中人曰所有何榜哉曰大唐天子欲跨海征遼招集義軍壯士如領者當納狀書名入官投軍貧神總言兩手如鐵我夫有冠世之才今遼時當顯也走至莊上倭夫主交赴官投軍一名倘有折箭之功豈不榮家顯祖也　詩曰佩劍執圭朝王闕頭冠獻履上金鑾遼天人是柳氏在絳州龍門縣大黃莊分由村住婦人奔莊上來通報夫主我昨日奔絳州去見市中張黃榜言大唐天子征高麗見招義軍你敢投軍麼今遼庭用人之際乃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富貴更待何時今可便往絳州總管張士貴處投義軍一名仁貴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淺土未曾遷葬孝服在身遠離父母墳所乃大不禰心也柳氏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你去妻當備食洗衣亦可爲養一身公者身居貴位他日無忘也仁貴遂辭了父母墳拜別莊院方欲進步

柳氏曰視付公若充軍出作長行妻與公一物慎勿遺失言罷舒手懷中取出一物來度與仁貴覷了兩手如鐵是甚物也父母臨危留下一領汗衫柳氏收得公着臨軍披此汗衫其功必建蓋華威於身仁貴辭柳而去不數日至絳州分開人叢走至講武廳下戰下方天戟叉手聽喏小人特來投軍使張士貴劉君昂惶然大驚百姓應喊士貴曰爾來晚矣仁貴曰吾總管國家用人之際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何時及身士貴曰爾何姓名姓薛雙名仁貴張士貴大叫一聲遼漢急軟劉君昂道左右替口欄史不敢言今左右推出教場去者仁貴出來低首自思不知其過一老人言曰公犯着總管諱字薛仁貴方省鼓掌開言曰天子征遼招壯士來投軍爲犯總管諱字將某不用仁貴正分辨間向官道上數騎馬來馬上坐着箇老將軍生得方面巨口掀目神眉乃盧國公程咬金帶牌走馬催趕天下義軍薛仁貴迎着馬頭叫屈程咬金遂問漢子因甚叫屈仁貴叉手立於馬前曰小人乃絳州龍門縣大黃莊人也姓薛雙名仁貴來投義軍爲犯着總管諱字將某遣趕不用是英勇難施助國之心也領詳察之程咬金見說大怒遼老賊急敢道仁貴隨我去來用你時萬事俱休道罷張士貴接來衙內問張士貴劉君昂招義軍如何士貴曰義軍招足

咬金曰公有何私士貴曰某無私大黃莊薛仁貴爲犯你諱字扶充不用昔日李藥師曾有變神堯高祖反斬實小二百餘口不爲他反用爲軍師來杖實遣帝於老君堂令二人皆學唐林爲犯你諱字遣棄良將士貴緘口無言咬金喜曰此人有良將之才衆官問曰你要充軍有何武藝仁貴曰十八般武藝俺都會張士貴總道罷早不喜令左右將弓來教仁貴拽試仁貴左手推靶右手拖弦一推上弓連拽數十滿士貴問曰此弓以上更加得麼張仁貴道遠弓更添三張張士貴大怒曰你敢謹言怕不信臂時來祖乘樹砍傲弓曾拽四張士貴遣除了弓箭別會甚麼薛戰在手言曰除總管以下都敢與他比試劉君昂道遠漢王是搦我左右將彼掛來惟喜仁貴並有箇威顯豹遠漢合死一戰戰死遠漢然後隨程咬金入洛陽駕前爭先絳卯則个遠兩箇方欲爭鬭見一隊軍約一千有餘捧一員將自言吾乃混天大王董遠咬金道不須你二人比試張士貴領義軍敵來迎賊兵兩陣完混天大王出馬頭頂朱漆笠身披瑩明鐙甲跨赤虬馬橫着宣花斧董遠搦戰劉君昂橫刀出馬無數合君昂敗了賊將再搦戰咬金遣尺獨我老了背後一人高叫總管放心俺生擒賊將舉瑩鐙書訖告總管借與我馬橫方天戟不打話便戰賊將不能措手撥馬便走薛仁

貴趕賊散亂斧走張士貴催軍掩殺賊軍董遠走程咬金喝譟諸將皆罪不見仁貴咬金高坡上視之望見正西下騎馬來馬上白袍年少騎斧上橫擔着一員賊將直至高坡下擲賊將於地薛仁貴活捉將來驚殺了程咬金以撒碎其腦咬金曰吾先往洛陽隨後義軍使起將董遠瑩鐙赤虬馬賞薛仁貴張士貴劉君昂領薛仁貴從事登程上路天下義軍都至洛陽太宗車駕亦至傳聖旨宣大小總管來日駕登九龍門看諸總管排行陣程過門下傳聖旨各奔本寨張士貴劉君昂置營於城外亦蒙帝言二人帳上議之士貴曰吾自年少靠攻力戰不曾習兵法擺行陣不知婉豈能曉會來日九龍門下慧衆將笑帝知我爲勇夫也雖無罪豈不自恥君昂但然默不語帳下一人高叫一聲何須總管憂此乃征遼建功之日只來日先怕行陣教總管先攪頭功二人驚視乃薛仁貴也帳上問曰你會排行陣麼仁貴曰精解孫吳兵法士貴大喜行陣有法當奏帝薦功仁貴應聲遂候次日太宗駕領敬德與吳公文武登九龍門看總管行陣過次後張士貴過於門下帝與英公大笑言曰奇哉此陣見左右方圍內虛外實勢若繩耕剪紙陣形周內虛外實所以孫吳兵哉帝曰運籌果暮如孫子布陣依依似武侯耶老賊焉能會布此陣方知藝行通禍太宗默然晴

目見士貴背後一人素衣白袍壓鞾赤馬朱纓執戟在前軍於其後帝乃曰此士貴是拙主人背後執戟者巧傳士使一殿官下九龍門交聞掛白袍年少御官姓甚朕欲用之比及殿官下門聞張士貴行陣已過帝更不看別路諸伏行陣便下九龍門至朝驾坐宣英公敬德至帝曰卿等適來見張士貴行陣如何此陣奇哉英公曰此陣甚好敵迎之為虚擊之為實得武侯八陣法帝問敬德此陣如何敬德曰臣自從劉武周後歸陛下大小約經二百餘陣雖不通兵法也曾見適適來陣勢未嘗見此帝曰老賊焉會此陣昔日張士貴為破肖銑雖有功力戰何知兵法惟恐有人所教帝疑之適見執戟白袍年少指引軍兵此人非俗帝令近臣宣張士貴至於殿下帝曰昔日高祖三封肖相卿知否士貴曰不知因薦韓信遣賢卿休諱適來行陣卿豈能會必受他人所教卿當言之朕無高祖之明卿有肖何之德今誰教你行陣來休諱士貴曰臣不敢諱備伏在地奏曰非臣之能有一人所教帝大喜問卿誰教你來士貴言見夜夢神人所教帝口中不語太宗傳聖旨道與諸路總管上平遼論張士貴還寨請劉君弗上帳坐說帝要平遼論如何君弗曰請仁貴問之令人請仁貴至帳坐士貴學酒問之帝要平遼論想足下必有高見仁貴曰今蒙鈞旨敢不盡心實鈍之

才試做一論顧求紙筆士貴心中大悅左右將紙筆來仁貴拂開紙一筆揮就看了度與士貴看罷將平遼論收於裹面仁貴曰今將此表見帝如蒙問念看何物不解文意何以對帝奏之士貴言喻兩箇同去見帝你自解說去來言訖攜手仁貴之臂同步下帳怎見得　詩曰正當龍虎相逢日恰是君臣慶會時張士貴將仁貴至內門前留於宮門外士貴將平遼論見太宗昇殿有英公亦袖其表宣諸路總管至殿下各進平遼論武士彠獻上帝觀其文為三寶言遼關守長自備其境帝不喜孫志賢裴行儉上表不合帝意英公見帝不喜方欲袖出其表見張士貴亦隨表一道上帝展於御案令左右宣讀未及一半歡喜然太宗使英公袖手碎其表不知表上說个甚來表曰臣聞黃帝臨朝蚩尤作亂有虞在位苗裔不君軒轅豈無德之君帝舜非不仁之主蓋亂賊臣子興起干戈今高麗者海東醜類化外之夷既不恭上邦朝當宜興師問罪加以葛蘇文賊主擎權恣行兇暴將百濟國進來進奉學邑黑飛針繡其面欺陵大國諷刺吾皇着不拜將征伐難家不原之人說昔馬援立銅柱蓋南蠻長驅而服近李靖至陰山使北伏望風而降今欲征遼可分兵三路南赴明越中赴青丘道北進先取榆林若與三路雄師應使建功神速臣雖愚見伏取聖裁帝看

了問士貴前者排行陣之日朕早眼看言夢中神人所教此平遼論有出世之才非常之義此表是甚人做來張士貴曰乃絳州副總管劉君弗做來帝命賞金一碗寶帶一條隨張士貴統軍太宗分三路南路越州大將張公謹中路青丘道程咬金蘇定方為副將北路太宗御駕兵三十萬令張士貴前部總管取松亭關路過遼東春海前過遼河帝嘆曰遼河水西去長安五千里帝有悔心數日至海岸下寨帝視海水江洋無窮東望高麗隔海千里如何得過悔不納房杜之言帝宣諸總管上御寨問過海之計敬德曰乞問張士貴帝問張士貴曰卿有計否士貴曰臣當思之諸總管皆散士貴歸寨請劉君弗謀之帝問過海之計敬德以言窘我若無怎奈何君弗曰乞問仁貴必有奇謀士貴請仁貴至帳下謂曰前者公做平遼論帝大喜言若臨陣有折箭之功當重賜賞帝宣諸官入御寨問過海之計諸將緘口吾當思之公莫有其術教三十萬兵過海仁貴見問叉手進言告總管今天子只憂大海為阻難征高麗仁貴用一計教千里海水只東日不見了卑然見上至太宗下至小卒如登平地要穩過海意下如何張士貴欠身離坐下帳執仁貴之手言引你去御寨上見帝慢慢說道甚仁貴付可做言道與士貴大喜諸總管鄉來見帝太宗再問過海之計

有無近臣奏曰有一豪民近居海上特來請見駕言三十萬過海軍糧此家獨備之帝大喜宣老人至帳上問其言帝領百官隨海邊來見其萬戶皆一彩帳遮圍其老人東向到步引帝入室皆彩繡幞地鋪茵褥帝坐百官進酒帝喜但覺風聲四面波響如雷杯盞傾側身居動搖良久帝不曉令近臣揭帳幞視之但見清清海水無窮帝急問曰此乃是何處張士貴起而奏曰此乃臣過海之計得一風勢三十萬軍乘船過海到東岸矣視之果在船上將扣東岸見遼兵布陣阻其前路帝問曰誰能奪東岸言未盡見一戰船兩下裹鎖起龍尾橋上有兵五百戰着絳州義軍旗號飛上岸去執方天戟見白衣年少衆步如飛走至岸上搖白旗一面厲聲高叫請車駕速登海岸驚煞太宗急問殺遼將奪海岸者虎將是誰張士貴奏曰此是臣過海之計乃絳州義軍建功帝問持戟白袍年少近臣奏曰絳州一隊義軍隨白袍將殺賊軍往東未回太宗領兵過岸邀問諸將前者甚城昌黑飛奏曰前者鳳凰城帝問曰如何得之近臣奏曰今被絳州義軍連遼軍奪訖鳳凰城也在城軍民擔酒牽羊來迎陛下帝大喜此頭功非張士貴皆是白袍持戟者是也太宗入城改衙為內帝坐判大武兩班帝曰賞罰國之大事賞信罰明賞一人天下悅之罰一人天下戒之今遼

海水得鳳凰城皆絳州義軍首功實張士貴至殿下朕當船上觀見拿岸
建功卿當為首只穿白袍持戟者卿當言其姓名是誰　詩曰若非聖
主臨天下要得名賢出世間張士貴奏曰乃絳州義軍鄉頭目薛懷玉也
此人勇若關張智同伊尹堪當大用帝喜令宣薛懷玉至於殿下身穿素
衣未曾加職帝封為沂州刺史錦袍一領玉帶一條寶劍一口戰馬一疋
帝令出內遊街以激衆士之心薛懷玉謝恩畢擺出來披袍束帶懸劍跨
馬令歌樂前引欲遊街市薛仁貴往內門擋張士貴見懷玉如此願達仁
貴邀截問其故這人是甚功來如此厚賜左右曰為獻計過海水從邊將
拿東岸大敗遼軍收復城池乃薛懷玉之功也仁貴大怒曰盡力者是誰
受賞者何人仁貴行步如飛幾往馬鞭懷叫懷玉咱兩箇只到皇帝根前
理會去來看這功是誰的不由懷玉拖得奔內門來帝與英公敘德大武
論懷玉之功忽見鳳凰落於鼓角樓上立高九尺生得頭項毛色五彩乃
禽之王也此鳳凰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甘泉不飲非玉石不生邦
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昔麟周鳳周見鳳凰將州改為鳳翔府太宗問群
臣朕征高麗今見鳳凰皆祥瑞也張士貴奏曰靈芝長黃河清麒麟至鳳
凰見祥瑞也今陛下征高麗才過海鳳凰來朝天無景煙決平高麗也帝大

喜正是祥瑞忽有一人高叫陛下麒麟出鳳凰見非為祥瑞陛下征遼謀
臣勇將此乃祥瑞也有百濟國昌黑飛曰此城名鳳凰城城北三十里有
一鳳凰山有鳳凰作窠哺子若內飛者動有千數如陛下不信登高山看
之使有虛實帝大喜即便引文武看鳳凰山英公曰不可去高麗不比中
原恐遇賊兵有失帝曰不妨而還英公何憂不從諫領兵將文武百官離
鳳凰城奔鳳凰山來帝登高嶺勒馬東顧果有鳳凰飛戲成群帝貪看忽
聞金鼓喧天喊聲震地旗幡遮天鎗刀耀日見山四面盡有遼兵所遮更
見戰着其雜色旗繞帝曰悔不聽英公之言果遭難敬德曰臣等欲保陛
下出去奪陣賊甚大誠恐有失莫若遣人下山求救帝曰賊甚大誰敢出
言未盡帝後一聲高叫啓陛下咱自取救兵臣隻身單騎死軍前活狀過那
莫離支來其兵自退言訖一騎馬往下去太宗問左右下山者誰也近臣
奏曰乃駙馬薛萬徹下山橫鎗衝突賊陣遼將數員攔住薛萬徹不能出
陣話說鳳凰城外諸總管寨有士貴劉君昴帳上坐門人報曰帝領文武
到鳳凰山到今未回只聽正東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必有遼兵相持征戰
車駕諸將方欲起兵人報曰白袍將軍薛仁貴領一隊軍馬出寨去張士
貴劉君昴領兵也往東去仁貴五百兵方欲行見正東遼兵來到萬餘人

列成陣旗開掛一員將頂三叉冠披絳服跨馬橫刀高叫唐將來的遲了
唐天子於鳳凰山上被吾擒了將高麗國去也薛仁貴大怒海外賊將怎
敢誰我斜橫方天戟縱馬約戰三合將轉方天戟活挾過來擲在陣前戰
賊在心寨內道不殺你你是莫離支答曰不是我乃遼將將撒延壽仁貴
曰唐帝安在延壽曰見在鳳凰山遭莫離支大兵所困仁貴曰不殺你待
就軍中生擒莫離支保駕西還言訖縱馬東去五百兵威嚴隨後張士貴
馬三寶裴行儉武士彠段志賢等諸將皆曰此是仁貴恐別人成功舉奔
遼軍裏來忽見十五員將趕駙馬薛萬徹出陣望西薛萬徹戚走望見唐
兵將至遼將高叫乃駙馬薛萬徹也言被散遼將所道刀問難敵唐兵救
我不防馬蹶前足番身落馬二遼將持鎗勝至仁貴欲救約二百步之外
遂放二箭皆中二將墜騎讒衆遼將無敢近前薛萬徹整身上馬問救我
者何人仁貴道駙馬休問名姓只大軍中拖過莫離支來救天子駕恐將
知名言訖衆馬去仁貴不顧萬徹入遼軍裏只尋莫離支隨後衆將領兵
皆至四面捲殺遼兵帝在鳳凰山望唐兵四下齊至看唐兵交戰忽見白
衣年少躍馬橫戟衝突遼陣如入無人之境帝視敬德朕見此將如卿往
日之勇真虎將也見此人便是拿海岸者白衣將軍相似敬德曰臣下山

宣此人帝欲去見薛萬徹上山帝喜問曰非卿取救不能見朕之虎萬徹
奏曰非臣之功臣下山遼將數員與臣戰十合方能出陣衆將逼甚急遇
一隊唐兵遇一白袍年少將軍將來保駕臣馬蹶前足墜落地上二遼將
來殺我被白袍將軍連飛二箭皆中二將墜騎救臣得免臣問姓名言待
莫離支見帝來遂帝曰即此山下衝殺遼兵者白袍將軍是麼萬徹曰啓
陛下正是此人卿當下山與朕急宣萬徹領聖旨下山叫白袍年少有聖
旨宣你仁貴殺遼兵趕東往萬徹逕轍而進至近言有聖旨仁貴下馬問
將軍姓甚答曰姓薛名仁貴係絳州龍門縣人也投張士貴作義軍萬徹
曰曾建甚功曰某就絳州對程咬金說了混天大王董達次到洛陽擺陣
於九龍門下獻平遼論用計使三十萬兵過海殺遼將拿東岸取鳳凰城
救鳳凰山皆是薛仁貴之功也曰你建如此大功也消得一鎮諸侯公當
上馬同赴山上見帝比及二人到山帝歸鳳凰城去了萬徹曰公且歸寨
萬徹入城見帝帝歸帳歇泊等來日天曉見帝五更催軍鼓響帝領百官
前道張士貴劉君昴前取榆林城遼遼兵來擁一員將使偃月刀項三叉
金冠銀葉鎧陣前叫我乃莫離支也說張士貴大怕君昴道放心橫刀出
馬陣前道莫離支乃東海王斧也莫離支大怒橫刀躍馬飛上劉君昴來

閑數合君帝走敗僱兵捲殺張士貴望西北走邊兵隨後趕恩見一隊義軍攢截當住邊兵緣一員將素袍銀鎧赤馬紫纓擐方天戟聲如嘑雷言賊將莫離支且住薛仁貴在此邊將出馬與仁貴相見爾乃海東莫離支麼將曰某不是吾乃手下虎才將也姓梁名建勲仁貴道你退教莫離支來你枉污我兵器建勲大怒與仁貴交戰數合未分勝敗張士貴遣人報曰被薛仁貴橫截住邊兵殺君帝則兵擊邊將梁建勲領兵急回望榆林城走皆從張士貴兵追殺直至城下張士貴收兵歸寨上表奏帝被小臣殺邊梁建勲大敗之奪金鼓旗幡無數帝看罷轉驚張士貴直恁的孫帝遣使臣傳聖旨道與張士貴者今征遼累建大功宜加陞賞可掛三路都統軍印者士貴方欲謝恩向帳下一人高叫告使臣道只不是張士貴的功也有他別人的說殺那張士貴使臣道言漢子怕不有你的功言者王君廓之子王孫誇又手言曰國家只用張士貴敢用其餘將軍則个使臣問此人是誰張士貴貴曰爾父為盧江王李瑗反情相累遭國家鄙責未得詔爭敢用你且軍中待吾奏若得詔用你使臣回見帝奏曰與張士貴三路都統軍印欲謝恩一人高叫道這功只不是張士貴的也有別人的功乃王君廓之子王孫誇未得帝詔不敢用遂令退帝視敬德奏他爺被

反臣相累他人須無過犯如何不用他白獲張士貴功詐賞罰者國之綱紀不爭建功者不賞枉怨國家不平海東何日平安從張士貴建功亦賴衆兵之力帝曰如何則可敬德曰臣將御酒三車入張士貴寨賞軍有功者飲酒建功者自爭如此見端的帝令鄂國公押御酒三車至士貴寨換着敬德上帳坐言帝賜御酒賞軍上至衆將下至小卒有功者賞酒納金銀旗幡人頭鼻耳者賞又百人從轅門外入手下遂言告總管若論建功飲酒這三車酒只小人都喫了驚殺敬德遂問張士貴這人是誰張士貴道這人是絳州龍門縣人也姓薛名延陀昔日帝於長安招義軍某先投軍自隨張士貴過海累建大功不蒙賞賜敬德問曰所建者何功延陀曰昨日點斬旗頭使兵挫銳乃某功也士貴曰非為大功敢對衆誇口敬德曰雖功不多亦合賞連賞三杯延陀退去敬德低頭沉吟數建大功既非士貴合無爭着賞軍已畢寨門外立着二人乃薛仁貴王孫誇論曰適來對大臣欲整大功帳下不言何也仁貴曰征遼應有功勞都與張士貴恰見莫離支或一戰兩鬭恁時成功對帝受賞王孫誇曰公言非也比及擒莫離支長伸戟高麗王先降恁時帝已班師更不識爾功名也今鄂國公將御酒三車入咱寨賞軍今日不告何時再得相見矣句見言語回薛仁

貴着白戰袍衫行入寨從寨門裏見敬德張士貴並馬出來仁貴唱喏不定喫緊的王孫誇兩手推倒馬頭前面敬德問漢子告甚的仁貴欲言張士貴使遣達漢不早來御酒已盡也你好窮口仁貴無一言只恁殺王孫誇曰道你言仁貴曰非建大功何言之有士貴隨敬德入寨見帝言賜錦袍玉帶御兵取榆林城士貴俱聖旨還寨請君帝議事士貴曰我榆林城何能得之君帝曰當告仁貴士貴曰數次不為必恨在心焉能竭力君帝曰仁貴如戰鬭着用其言撫之必捨命當先榆林城立破之言無數可遣殺使用士貴大喜召仁貴至帳下士貴曰數次不為是下莫不懷怨壓非不待為公恐帝重用爾必離我怎奈何老拙也以此留公保我若平遼畢共功奏帝來現仁貴曰余功皆不要若遇莫離支或一戰兩鬭建功恁時肯奏仁貴歡喜熟張士貴自與公結為心交有探事人到帳下遂言離榆林城不遠排着三萬來遼軍當頭捧一員將鐵如惡虎鉀寨彈神自言莫離支特來挑戰權喜熟薛仁貴告總管這件功早了與小人離帳下增錦戰上馬領兵東來怎見得　詩曰堪愛白袍年少將臨軍活捉莫離支

薛仁貴掛戰顧殺莫離支邊兵陣前一將出來刀橫偃月馬跨赤兔頂三叉冠披銀甲乃遼將梁建勲仁貴問莫離支在何處建勲曰在城中緣何

不出建勲曰射鼠豈消虎箭仁貴怒曰若三合外勝你非為英雄言訖縱馬交戰不三合建勲敗走仁貴乃唐之棟梁只曾見日月交蝕焉曾見仁貴中箭仁貴望箭又來右手綽其箭左手將戟搠於地上拈弓在手搭箭當鎖建勲自見仁貴側偃了這箭中撥馬來取仁貴道這箭好立人叫一聲着應絃而箭中正中氣嗓建勲墜馬而死張士貴大兵捲殺敗兵入城閉門不出張士貴大兵扣城下寨寫表奏帝帝驚怎見許多功發使來催張士貴來日取榆林城如何得仁貴曰不難今晚寨中造雲梯數十个來日天曉立於城下仁貴先登城當聳孔口士貴依言遂令工匠造之回奏天子來日決取榆林城薛仁貴指揮士卒欲立雲梯奈西北團樓上列十數箇邊將箭如雨箭使兵不能近前仁貴大怒下馬戰戟於地背圍牌直叫火號仰望團樓上連發五箭射邊將五箇墜於城下驚殺了太宗他能發弓箭的見後怕不怕言李廣復生也太宗驚問見三處雲梯皆於城下比及到人動但有發箭者白袍年少上城望見天聲驚叫若非虎將安有此勇敬德曰這功早了不是張士貴的縱馬下坡徑到張士貴馬前令肯聖旨交來問你為首登雲梯奪城建功者是誰張士貴曰待破城之後詢問建功者方知是誰熟後奏帝敬德曰見三處雲梯一發爭功皆薛仁貴

先上城先占圍樓然後衆兵上城殺軍開門張士貴劉君昂領兵入城奏帝拿城建功者又是絳州義軍傳聖旨中城衆官勿傷百姓開門仁貴入城使人叫百姓勿出忽聞大街上喊一聲仁貴急問為何報曰從榆林城大街內一隊兵來約一千餘人係一員達將威勢若虎仁貴交馬無一合戰刺榆林太守高昌墮馬而死勝殺達兵出城而走追殺數里方回榆林城安撫以定張士貴收兵還寨天晚敬德領從者三二人私往士貴寨探士貴匿他人之功昨日功勞猜見分毫將士貴對帝埋會令從者把馬於門外獨提單鞭信步而入把門人誰敢當他時行方轉聽探動靜軍馬早來攻擊榆林城身疲力困熱睡者甚多敬德到一壁里廂聽一人彈劍作歌歌曰未逢時運且駐跎茅舍兩三間數株彫殘柳紅葉落林間閑對樽前酒書劍兩無功使我備閑口又不得橫戟陣前哭斬達東元帥首入不得長驅大衆疾如雷掃蕩妖塵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憤氣冲斗牛叫張士貴你誤了我也敬德大叫一聲彈劍作歌的壯士你休埋怨張總管你敢告我來敬德走向前來圪塌的把那白袍拽住將軍你不是白袍人麼仁貴恐反遭罪責不想是鄂國公領衣而走敬德忿恨而還候天曉來見帝敬德見帝說昨日取榆林城人不是張士貴之功天曉入寨簇之間一人彈劍作歌埋怨張士貴臣換衣而問姓名其人領衣而起走脫明知張士貴匿人之功虛作他功實不明深為國患願陛下詳之太宗曰朕方思之差一近臣往張士貴寨急宣張士貴來見帝帝宣至帳下帝曰舉賢薦能必有安身之處卿當實奏寨人昨日榆林城下見五箭射五達將墮樓首登雲梯奪城建功者白衣將軍是誰張士貴奏陛下臣昨日攻破榆林城首先建功者姓薛名仁貴受沂州節度副使近臣奏帝領衆官前近安地嶺下寨帝昇御帳急報馬至言達兵列陣搦戰御駕領大兵親出對陣捧一員達將出馬冠戴雉尾袍繡團花鎗橫素練馬跨驊騮自言達將乃伊那射也帝問誰出馬段志賢出馬交戰奈志賢年邁力怯撥馬回敗走伊那射追趕帝問誰可再戰急於帝後而一箭飛出射達將墜騎帝急問發箭者何人近臣奏曰乃絳州文喜驛人裴行儉帝大喜封為禮部尚書帝歡混戰達兵東走帝收兵歸寨帝昇帳因裴行儉建功又見張士貴立於帳下帝曰如此強者絳州總管張士貴先歡平達論後過海奪東岸取鳳凰城救鳳凰山攻破榆林城激駕東來皆張士貴之功大小衆總管誰似士貴之勇敬德叫曰然張士貴累建大功亦有他人助來臣隨陛下征戰賊兵擒世充誅建德皆臣之功也後然陛下衆擧張士貴挫

減衆官恐傷士卒之心帝不語一人高叫敬德你不強爭目視之乃皇叔任城王李道宗昔日敬德殺者李孝懺乃道宗親兄也道宗言你往日曾建功今次征遼索無一功何敢輕慢張士貴敬德對曰奈帝不用恭若甚戰罷容張士貴也帝曰卿老矣因此不用恭曰臣不老倘遇莫離支若不生擒無面見陛下前有報急馬至言莫離支領達兵下安地嶺來搦戰敬德大叫曰陛下使臣交戰生擒賊將若不敷臣戰觸階而死太宗曰總管在意者敬德領聖旨領兵出寨與達兵對陣達將出馬敬德不問名姓一合生擒了敬德還寨見帝帝喜曰榆窠園之勇尚由不減敬德視任城王某往日強今日也問除皇叔之責敢似恭一合捉達將麼道宗曰我雖力弱今與你爭氣則个觀問帳下諸將敢助吾戰賊將麼若成功把我任城職便分付與你言未絕一人高叫皇叔放心某雖不才願隨皇叔戰懽喜煞皇叔是絳州義軍薛延陀道宗奏帝要兵一萬帝與道宗領延陀出寨與達兵對陣一員達將出馬薛延陀不打話交戰數合達將敗走延陀急追忽見四伏兵起困住任城王人報曰任城王被達將兵困住帝視敬德敬德恐傷帝心當帳下掛張士貴令牌征遼你功最大惟我不伏今任城王遭困爾與吾各領兵三千往達陣救皇叔。先建功者。帝前獻色賞。不建功者就帝前納頭休教人替咱兩箇去來張士貴不敢去帝疑前功是詐今言不敢其實心怯方猶豫間傍有一人高叫張總管放心某助總管觀了爭功是誰卻是劉君昂言當官不讓父今者情甚人情當與爭救任城王爽建功者賞敗者斬各點軍三千出寨敬德為左軍張士貴為右軍望遼兵至近士貴覷劉君昂被你送了我也君昂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付耳低言道殺者士貴解腰間金帶用手提定回顧衆將曰如先入陣救任城王的賞此帶言未盡見一人下馬戰定戟用手取的帶腰間便擊士貴大怒你功未建先取其賞白袍年少曰總管理會的敢先要賞須使建功休道只救任城王和那莫離支拖將過來須直總管一條金帶言訖綽戟在手跨上赤兎馬飛奔軍陣前去敬德大叫奪吾功者是誰再覷了便喜道好將軍既不是張士貴把這一件功卻與這漢仁貴縱馬入陣見一員將使一條鎗來仁貴曰吾乃唐將薛仁貴達將笑曰無名將退者問曰爾是莫離支麼吾乃達將梅徽延壽仁貴曰莫離支安在延壽曰今陣中捉了任城王親送高麗平壤城去也仁貴大怒橫戟交戰未分勝敗聽背後喊聲大震仁貴回視見敬德催兵也奔達陣裏來仁貴恐被敬德奪功催兵擒殺達兵四散亂走仁貴過陣並不聞任城王消息莫非遭莫離支所

掄倘皇叔有失吾亦不能回見總管縱馬東行忽聞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仁貴曰任城王必在此處遼軍圍單馬欲臨遼陣見陣中一騎馬出來仁貴覷了言任城王果被賊所獲我來的不濟事也走出來的人乃唐將小卒滿身流血痛遭傷損仁貴曰爾既出陣任城王安在其人言曰將軍顧回遼兵勢大將非一人可動仁貴再問任城王如何答曰見被遼將數員遶圍未能得出三四百人出來惟我得脫其餘皆折了仁貴曰爾當西去看張士貴聞但言仁貴先入陣保皇叔總管兵達來言訖縱馬入陣手執戟在右撞遼陣驀見山邊一騎馬來馬上一將絳甲凋零身帶十數箭背後着了兩三鎗認的是唐將不辨是誰後有一遼將追之甚速仁貴道唐將休走我救你者乃是任城王見仁貴縱馬前來遼將撥馬結斜走仁貴來趕背後有薛延陀復追遼將延陀叫曰休殺皇叔遼將被薛延陀追及拈弓箭在手番身背射薛延陀墮騎遼將撥馬來取仁貴道莫非是莫離支誰有這般弓箭如待此將高麗平矣橫戟騰到根底叫莫離支暴任薛仁貴在此遼將見仁貴縱馬至前不顧延陀只趕李道宗仁貴下馬扶延陀起見射中左臂仁貴急問皇叔安在延陀曰適來遼將追趕身帶重傷者便是任城王仁貴道試了皇叔轉戟在手上馬來趕遼將却說任城王身帶十數

傷血流不止遼將追及驀見高坡一樹木成叢任城王急不擇路縱馬而走遼將趕至任城王靠樹而走忽見白袍將軍縱馬橫戟騰至坡下大叫曰賊將勿殺皇叔其遼將不免回戰仁貴任城王勒馬回頭看二人交戰只一合戟刺遼將墜騎而死仁貴下馬戳戟又手進言絳州義軍小卒薛仁貴也頓王叔虎威懽喜然李道宗忘却身邊疼痛我與敬德爭氣力帝曾言如勝遼將者便分付任城王職位何况救吾一命將軍上馬道宗問曰爾既在絳州義軍隨士貴曾建功麼仁貴言絳州投了混天大王董達次洛陽擺行陣後獻平遼論用許過海奪東岸首登雲梯攻取榆林城皆小人之功也奈張士貴不薦其功只作義軍小卒身無微職托皇叔將薦倘或重用某敢身報國道宗曰於心我不忘別人乃是皇叔家君之恩豈敢忘也仁貴皇叔西來見遼兵與張士貴交戰未過陣仁貴縱馬橫戟救一條麗卷保皇叔出陣達張士貴見皇叔身帶重傷下馬動問道先遣仁貴救皇叔大兵助其勢方殺遼兵過陣今遼皇叔得免此圍張士貴之功也任城王馬上道誤國之棟梁也前建功十數件今保吾一命皆薛仁貴之功也你反為諂佞之臣吾若奏帝你必該死張士貴叉手進言非不敢仁貴見帝奈未得便既是皇叔有薦之心某願同往歡喜然李道宗公既有

此心情願上馬同歸御寨李道宗張士貴領兵和那薛仁貴也奔御寨却說帝思敬德士貴救任城王不知消息近臣奏曰有隨皇叔去戰者薛延陀復回帝宣至帳下身帶重傷問皇叔安在延陀曰戰於遼陣被遼將所逼皇叔甚急臣往前士救臣中箭落馬其遼將追皇叔不知何處臣撞陣出來身帶重傷帝大怒曰送皇叔一命皆爾匹夫也令左右推轉斬訖延陀告陛下臣乞領兵再保皇叔近臣奏曰今皇叔被張士貴保入御寨帝道張士貴又建功遙見延陀令宣皇叔張士貴見數箇小卒扶皇叔入寨至帳下張士貴在後帝視之見任城王渾身血不能緊動帝不忍之離御座急問皇叔若不爭氣要有此傷道宗曰臣竭力戰賊將能死無幾奈扶江山陣中遭遼將所逼身帶重傷口中吐血不止死內得生臣賴一虎將所救臣方得免今對陛下可當挙薦驚然太宗救皇叔者虎將姓甚李道宗方欲言忽然倒地口中吐滿身擡手奏帝驚曰皇叔為何張士貴曰皇叔是破傷風發帝令扶歸帳令醫官治療帝問士貴曰建功救皇叔虎將是誰士貴曰臣思賊得虎將托陛下洪福累次建功帝曰又是士貴也道重賞近臣奏曰被敬德追殺遼兵上安地嶺去也敬德趕驚於安地嶺下寨帝宣元帥英公議事若過安地嶺去高麗平壤城近也英公自思帝升

為將今次征遼我無寸壤豈不羞見唐兵權印也英公曰臣當領兵取安地嶺力取不得可以謀之帝親領大兵與英公諸將登至安地嶺既至嶺下見上二十里遠上列軍兵弓弩旗號遮天太宗曰若非韓信武侯在者此嶺亦不能取英公一騎馬親奔嶺下仰頭望了不知見甚來大叫一聲墮於馬下口中一道血出似綫橋一般驚然太宗叫苦不迭若英公有失教寡人怎歸本國和大小衆官向前看是甚的來帝令扶英公上車歸寨煩惱然太宗道問隨軍醫官巢論奏曰臣先視其容後察其脈巢論進於脈取奏曰此証两得先中海毒後傷心氣此病可治臣有藥料缺藥引子帝曰何物巢論曰中原已亞香子毒以菓豆湯解之既中海毒以龍鬚燒灰入藥解之令英公先中海毒後中心氣非龍鬚灰不可下藥帝問曰何處有龍鬚巢論曰海內有龍鬚太宗自思捻把離御座轉屏風後歸帳去頃刻復回手將龍鬚賜與巢論道卿曉為灰與英公下藥太宗七德安天下前鬚燒藥賜功臣李勣果然聖感動天英公立愈帝設宴相慶近臣奏曰有定州三路供糧草皇太子遣使將珍珠粉將來進上言此粉食之不中海毒太宗賜粉與三十六路總管卿等既受其粉當思取安地嶺之計張士貴將粉歸寨令左右制成召仁貴至賜坐將粉分為三塊士貴告帝

三人共食其肉仁貴不曉其義默問總管此肉何為士貴曰今皇太子遣
此肉能解海毒御賜三十六路總管某既得之不敢獨享與公共之喫罷
方欲致謝人報遼兵下安地嶺來仁貴聞報不謝而去君弟尤曰古人言
衆一飯之恩尚殺身為報今總管賜御肉此仁夫不謝而去士貴曰必有
他說言未盡人報薛仁貴領一隊軍殺遼兵至安地嶺去了張士貴曰昔
日羊羹不均駟馬奔鄭今凉肉一碗唐將竭力建功忽然大兵背後助將
去怎生取安地嶺仁貴領五千兵殺衆將上安地嶺去遼兵不能當只辨
前走仁貴後追不捨行追行殺相趕到安地嶺上仁貴大喜却入得安地
嶺遼兵過嶺去仁貴方欲前進仰頭觀了前面山口被遼兵屯紮斬塊阻
不能前進回嶺上望極躊躇忽見東南山有一條小路仁貴與衆兵曰吾
當前進爾等後隨言訖擲戟信馬而進轉山約行二十里仁貴自思這般
小路却奔那裏去正沉之次忽至一高峯仁貴勒馬視之把兩手頂禮不
迭背後高叫都上來咱大家看則箇用鞭指衆軍一齊向前觀其向山下
樓臺殿閣此乃還萊三島也衆兵曰非也既是還萊三島何居陸地此乃
是一所宮觀仁貴引兵尋盤道山去至觀門前見樓臺森聳玉殿瑤階翠
竹蒼松奇花異卉到三門外見左青龍右白虎護其觀門並無人跡仁貴

下馬令衆兵排門而入仁貴向前衆兵在後見七寶嵌玉樓成富貴繁華
非塵世有仁貴疑此蓋是乃無道者所為正尋思忽於正殿一壁轉過一
箇婦人鴉鬢堆雲素肌削玉杏臉凝脂柳眉掃翠尸疑是芙蓉城下子高
遁會瓊姬谷水陵邊鄭子初逢龍女衆人持劍方欲向前那婦人不荒不
忙叠了指定道言來者唐兵不得無禮自家共你親戚驚殺薛仁貴持劍
擧步擁衣走向前自問婦人咱兩箇却是甚親那婦人曰告將軍 詩曰
欲問一點櫻桃口噴出滿堂蘭麝香婦人曰俺姑又與唐天子親是你皇
帝姑姑仁貴不軟無禮其婦引仁貴至方丈中見道姑數人捕貴庭經禮
畢請仁貴坐婦人曰我乃高劭之妹建藏之姑唐帝貞觀初高麗為我姪
與唐帝姑姑親仁貴曰公主為皇姑何居於此公主曰為其雖夫葛蘇文
殺其兄立我姪為主那漢縱橫行事不問朝廷其乃海東王莽也今反唐
朝業由我主昝蘇文賊弄權高麗無主因此出家修道今居此觀在地嶺
下此山乃高麗也過此山別無險阻散漫平坦直到平壤城今在於此知
唐兵驚來救天子明我高麗不反令唐兵既到此此遼人不違將軍姓氏
何人也仁貴曰我乃絳州義軍薛仁貴公主曰身居何職仁貴曰身在布
衣公主曰何無貴品也仁貴曰所建功勞奈總管不薦不得重用今欲歸

本帳若取安地嶺今無路可取默問皇姑願求一計公主見問笑而言曰
將軍欲過此嶺何難之有依我一言大功必建仁貴躬身進言惟命是聽
其婦人言無數句使仁貴兩手加額則不止取了安地嶺和那葛雄夫亦
拿了仁貴不信公主引於觀背後指此便是海水公主曰此海水通安地
嶺過至安地城亦可往平壤府仁貴告曰雖有海水人無船隻安能得過
公主曰將軍放心未經半日主辰想見高麗國王今日必然使駕船來宣
我也皆高麗使來將軍可就船取安地嶺城既至城下次取平壤城殺其
雄夫除高麗之患仁貴曰安有此事公主曰實無虛誑不待須臾高麗必
至方語話中見一海船從東而來上有小卒百餘人其船直至觀後岸為
首使命高叫當報皇姑得知今王子有令宣公主添壽言訖擁衣使下船
上來仁貴自思心間大喜既來使去建功挽劍擧步如飛騰至使命根底
捽住衣袍拔劍在鼻四中我不殺你將公主平襄去和我也去走一回公
主附耳將徵殺葛雄夫遣使道和俺高麗王也送了也遣使道甚公主急
指曰將軍不可無禮高麗作亂者葛蘇文也公教遣使何茲仁貴曰你姓
甚遣使曰我乃烏伊達奉王子命來宣公主添壽將軍大兵何至於此仁
貴曰吾奉張總管命來取安地嶺被遼兵獎其山口使吾進退不能今至

於此恰問公主聽知說了遣人不辱爾可為吾大建其功公主見帝你若
不從吾先殺你遣使曰惟命是聽仁貴曰此海通安地嶺過安地城爾將
吾百人到城中賺開門一兵襲之得此安地城則無險阻遣駕東來殺葛
雄夫平高麗之患烏伊達不敢不從仁貴將兵五百上船辭公主奔安地
嶺城來據了唐兵旗號開船離岸遶安地山到安地城下見城上嚴備家
布番軍兵烏伊達船着岸夾帶仁貴叩城使人高叫城上休放箭來乃烏
伊達王命來宣公主添壽了打此過門人見上下同聞放門仁貴一騎搶
出在前飛到甕城門迎頭見了叫苦不迭怎見得 詩曰安排香餌為遲
至准備窠弓虎到來仁貴見二重門儼然猶閉背後卻早撥起吊橋放落
吊板遶城圍樓列開弓弩門樓上立着一箇將軍厲聲高叫孩兒每擲子
響一齊發箭便能仁貴總得擡頭看了咽氣吞聲卻到使人碎心莫被別
人先取此城成功了薛仁貴認得城上是唐家兵將且不得放箭我乃義
軍薛仁貴今奉張士貴命來取安地城怕城上是遼兵可當放箭怕是唐
兵須言姓氏驚然將軍止住弓弩放開城門荒速下城與仁貴相見見仁
貴風姿端雅體貌非俗將仁貴入城於帳中同坐仁貴問曰將軍何人也
對曰昔過海分兵三路今程咬金兵取登青丘道口過今我大兵十萬取

胡說我乃南略元帥張公謹薛仁貴請死謹曰我駕海先取安地城後程咬金和天子駕至將軍何至於此仁貴曰奉張總管命取安地城為遼兵焚其山口道不能回下山過高麗過公主將遼使烏伊達海船來瞭安地城不如元帥先建大功張公謹曰公隨駕身居何職仁貴曰止是義軍小卒公謹曰曾建何功仁貴曰累建大功被總管匿功不薦未曾見帝公謹大怒老賊欺誤國家棟梁也將軍隨我下安地城同共見帝來 詩曰君非今日遣公謹安得白身朝太宗元帥下廳嘆曰此險阻有夫何日平安遼國某當領本部兵下廳先將樣駕表與張士貴共遂駕至此問元帥如何公謹曰比及駕至亦下廳樣駕領兵離安地城下正遣張士貴劉君昂領兵來廳下體察仁貴消息仁貴下馬見總管施禮士貴大驚將軍上廳者何為亦言前事今南路元帥張公謹遣某見帝上樓駕表隨後他領兵離安地廳來張士貴見言心內自思張公謹若見帝帝那得不薦仁貴把似到人薦不如我做一面人情薦仁貴自過海征遼非我之功同共見帝擧賢一表言罷將仁貴斧御寨來留仁貴御寨外張士貴將樣駕表入御寨來見帝帳下欲奏見帝與英公論說英公曰昔日楚君退朝晚楚夫人問曰大王退朝何晚楚君曰與賢相遣話來夫人曰賢相是誰楚君曰予丘

子夫人曰非賢相也楚君曰何為夫人曰居相位三十餘年未嘗薦一賢者豈為賢相於是遂薦孫叔敖有詩為証 詩曰劇影頻移未退朝忌逢賢相日尤高當時不是楚姬問今日何由進叔敖英公目視張士貴今日國家用人之際何不薦一人似于丘子也士貴直英公只道我薦隨身之於陛下太宗問曰卿奏何事士貴曰臣薦一人英公問曰勝如楚夫人賢如于丘子莫不薦仁貴歷士貴戀祿對之匿不言仁貴之功帝曰卿薦者誰也士貴曰領兵安地猶今南路元帥張公謹先取訖安地城將來特來奏帝帝知卿將領兵過安地猶下寨前取胡越城言遂莫雄之將弟男延禧出馬橫刀帝曰若斬此賊者當封萬戶侯言未盡一將出馬橫刀跳臨賊陣交戰帝急問出馬者何人奏曰乃番將李思摩勝負未分又一將出馬薛萬徹付能出馬萬延禧不能敵撥馬歸陣領兵東走奔胡越城來遼兵將叫城遂火壞一壁一隊軍來當先截住吊橋列開陣勢旗開煉一首將素袍學儀赤馬紫纓背住馬橫方天戟高叫賊將且住仁貴在此見結末萬延禧又敗迎敵張士貴領兵至城下使人叫城上開門令天子駕至遼將敗走城中百姓何不迎賊而降指時鼓樂官民開門來降張士貴領兵先入城有人奏帝張士貴已得了胡越城也帝大喜士貴邀駕入胡

越城欣樹為內帝宴大武排筵慶賀告急馬至取奏曰皇太子差二將押送糧草過安地猶下被遼兵截住不能進前遣人求救要虎將保糧草帝曰如之奈何張士貴離筵臣領兵保糧草帝大喜非卿不能於此功士貴君昂將仁貴領兵一萬出城西來保糧草張士貴問仁貴公令保糧草無失決當薦其仁貴曰賴總管虎威頭竭力死戰又報急馬至莫離支親領大兵十萬離城不遠排兵搦戰帝領兵出城對陣莫離支出馬唐兵納喊不進石不虞傳頭項三叉紫金冠身披團花綠鄉服橫青鋼偃月刀跨千馬追風馬左右引掛兩鞬身背飛刀五口搦戰太宗曰此賊若得高麗平矣一將出馬蔣州人氏乃裴行儉交戰數合敗走馬三寶出又敗段志賢出又敗番將李思摩出亦敗不移時連敗唐將五人歸陣使帝汗濕潭者兵勇莫離支既不能勝此將寨人如何運圖又一老將高叫不着尉遲恭雖敵當殺遠漢言訖一騎馬出撥打莫離支問過再戰數合敬德力怯帝令鳴金歸陣莫離支催兵掩殺唐兵猜折其觀歸城帝曰急奈何大武奏曰非士貴不能當莫離支帝曰令張士貴未回誰可過陣宣張士貴敬德奏曰臣願去帝曰卿老矣惡有失二年少遂奏曰臣保父親過陣乃尉遲寶林帝令子父二人點兵一千出城打陣帝上城望見敬德寶林入陣敵

遼兵左右無敵當昔曰虎父無犬子指時父子二人領兵過陣望正西去帝即悔若父子二人在城可保朕不合交敬德去了誰當莫離支英雄也帝方憂慮急間城上發喊帝急問何為文武皆言陛下試望則簡急正西一隊白衣將軍約迭五百當頭抹着一員白袍年少武勇非常驟馬入陣如飢鷹餓虎遼人無敢攸者殺一條籠巷領兵騰至城下太宗觀了手綱圍住叫一聲待此虎將莫離支休也急傳聖旨遣問來軍白袍年少姓氏小將跳下馬來昂頭取奏陛下問小臣姓名急令開門放臣入城帝宣上城大宗觀了大驚是懷玉也卿如此結末懷玉曰父亡也奏太子所奇救臣來遼上將未保駕帝大慟不止懷玉也慟不止懷玉曰父死有遺言自當戰之帝善問曰領兵出離火壞對陣戰莫離支麼懷玉出陣使似掛孝聞王也莫離支道黃口嬰童何堪成事懷玉大怒撚馬向前交戰數合莫離支敗走懷玉恐莫離支飛刀在手暗着懷玉怎見得 詩曰飛起一條素練落來三尺銀泉懷玉見刀來許容馬下莫離支見成功撥馬來取懷玉整身上馬於莫離支叩前千掉鐵簡高叫飛刀傷我不看你哭我一簡約鬪一百合懷玉力不能加撥馬歸陣太宗怒小將軍有失急鳴金收兵入城候張士貴保糧草回來然後再和莫離支戰話說張士貴領兵奔

正西安地鎮來忽聞西南喊聲士貴曰此處必有唐兵與遼兵戰領兵保之仁貴曰某當領兵先去總管大兵後來言訖薛仁貴領兵五百奔西南來忽見遼兵列陣一遼將臨軍高叫道聞將軍何人仁貴出馬遼將道你來晚矣唐將已遭殺矣仁貴曰如何見得遼將遂使一小卒將一箇人頭血瀝瀝和鐵甲衣袍擲在陣前薛仁貴認的聞害了的唐將是誰遼將曰乃運糧頭目官鄭從虎之首將軍遠回你唐家糧草盡被俺兵奪了也仁貴大怒當與虎將報仇言訖激馬出戰無三合戰刺遼將墜騎搶殺遼兵奔安地嶺下來見壓頭起仁貴兵陣至近認的是唐將旗號仁貴遂問來將何人一將出馬身帶重傷言曰吾乃運糧將和遼兵戰亂軍中折了於從虎吾保糧草不遂今遇唐將殺退遼兵者將軍姓氏何人答曰某乃絳州義軍薛仁貴今奉帝命交總管張士貴來保糧草前進適遇一遼將無數合敗了兵走了別無遼理請將軍進發其人大驚將軍如此英雄身居何職仁貴曰見在白身我奉賢一薦着是誰有詩爲證　詩曰昔日馬周貧且賤等閑不入俗人西被吾一紙薦賢書布衣走上黃金殿今日仁貴白衣見帝乃是馬步軍當何將仁貴回來王遣張士貴當何與士貴相見言昔日公事富貴此日一武藝所取見今英雄可以相愛反以相妬而匿

其贓不見於中此理若何士貴曰是誰常何曰仁貴之功不斷士貴道將仁貴之功附於糧簿備准奏帝當加其賞何爲不見方語間又聽的直東殺聲交聞常何道爲甚擾人報曰今鄂國公奉帝旨宣張士貴戰其雖交出陣又遣遼兵將父子周住不能得出當領兵救之常何謂士貴曰公授兵於此有守糧備我將仁貴往救敬德父子言訖將兵三千奔正東來遼賊將常何出馬遂叫遼將相戰言未盡一將出馬常何望見遼陣見叫苦不迭我敵不得敬德長早已折斷殺仁貴走至陣前爭自視之出馬是誰乃遼將身披雪白袍爍爛玉已光明仁貴甚愛自思我體堪掛此袍問天買卦若殺遼將奪白袍臨軍掛體必能見帝也不問敬德消息憤戰縱馬入陣見遼將閑無數合遼將不能當撥馬便走仁貴趕無數里遼將墮於闕上仁貴下馬戰戟提卸下土渦不殺遼將就身上剝得白袍即時穿了大喜不期早晚見帝綽戟上馬回歸本寨天晚到寨門下一人叫曰來將何人仁貴認的是劉君鼎策速下馬向前施禮君鼎心下道我和士貴賴得他功不怪殺了遼漢功不是俺的拈鎗在手望仁貴前心使槊正欲舉鎗寨門一壁一人高叫轉過乃常何班住劉君鼎背膊徽卸在手着翎尖指定劉君鼎鼻凹問你着鎗搠的是誰君鼎曰夜深見白衣人入寨此爲不

伴當殺之仁貴叫副總管錯了也我乃薛仁貴君鼎道你不早言語兀的不險休怪常何遂問仁貴將軍單馬追賊來何晚矣仁貴曰某見賊將身掛白袍某心愛之因此不捨追至土渦遼將馬失墜騎被某殺之因拿此袍來之晚矣常何聽罷曰此英雄也遂引仁貴入寨時士貴帳下燈燭稠坐人報太尉常何來士貴急出帳忙接置坐道聞太尉何來常何召仁貴至於帳下謂士貴曰此人奇功蓋世驍勇征遼到今未什對祿蓋賢戻不早薦怕公嫌對帝奏我將此人見帝先薦馬周後薦仁貴則个常何大身便起叢殺張士貴把似別人舉薦不如我敗兩人情使得令起寨此及天明到胡越城被常何一夜飲酒論薦仁貴之事帝於胡越城天晚與文武議事昨日敬德父子出城室張士貴爲遼兵勢大不能得過只恁地空來想士貴緣何至急鬭發喊近臣奏曰被張士貴義軍殺退遼兵保糧草已至城下太宗大喜士貴禮畢帝曰非卿糧草不能至真乃虎將也帝賜御衣一套玉帶一條良馬一足士貴欲受近臣奏曰運糧草馬步軍太尉常何來見張士貴思常何見帝必薦仁貴不如我先薦於陛下臣不敢受賜非臣之力皆是他人相助帝急問卿道建功者誰也張士貴道聽臣所奏亦有是劉君鼎之功帝亦重賞常何欲見帝聖旨教歸本寨歇泊帝亦起

兵今張士貴兵在前取白崖城天山谷遼兵出陣一遼將出馬擎狼頭纛披氅袍横鎗搦戰自言乃穴遼將白文虎也昔日佐國無功今退唐兵可保高麗領我勇者出陣仁貴出馬一戟番於地上有王孫諤道此功早了是誰的士貴大怒吾早日征遼累建大功今爭氣在前仁貴欲助被二人攔住乃王孫諤薛延陀道將軍爭此建功不顧所圖者何也咱三箇莫動教他張士貴劉君鼎建功則箇三人擁兵不動移時叫殺聲漸近王孫諤薛延陀道張劉二人必建功也仁貴曰深入重地必遭圍也小卒來報被遼兵困張總管於天谷山外不得出王孫諤薛延陀道戰殺將軍請俺不救去仁貴曰非也咱扶私仇誤國家大事臣乃小人也只有國家重用爲三路都統軍若士貴有失我從前功勞一旦休了到折却本總管急回去見天子今就遼兵陣裏救出總管來救他不錯者言訖縱馬向前隨後二將領兵來也三將過陣仁貴在前天谷山外正遇劉君鼎屬聲道聞來將何人仁貴曰義軍薛仁貴來救張總管認得君鼎拈弓箭在手只一箭射仁貴下馬仰面在地叢殺背後二將薛延陀急來救仁貴王孫諤一騎飛到劉君鼎根底一柄刀敵在鼻凹裏閃劉總管你射番的是誰劉君鼎道是射遼兵延陀扶仁貴起其箭中左股君鼎曰是咱手下軍何不下馬答

曰兵陣闘怎生認的二將大恨仁貴曰畢之過也亦不快仇仁貴上馬横
戟在手便湯遼兵張士貴得出背後遼兵復追士貴謂仁貴曰爾要今功
當趕遼兵仁貴待令領兵而回張士貴從後攻之薛延陀謂王孫誇曰將
軍道可見劉君昂所為二將爲遼功相妬必陷其將公當保仁貴前功我
往御寨搶突天子去言訖薛延陀單馬奔御寨來望見正西兵一隊來當
頭捧着段志賢薛延陀迎頭叫屈段志賢勒馬逕問叫屈者何人薛延陀
下馬又手對段志賢言是薛仁貴累建大功今被張士貴劉君昂欲陷虎
將徑入御寨搶突天子去也正遣總管顧興仁貴作主段志賢聽罷雪毒
皆乍怒氣飄飄道一賊怎敢我奉帝命來探張總管消息誰知老賊如此
所爲當亦逕相見我與你把張士貴倒拖見帝數薦仁貴則箇言訖逕引
薛延陀直東來天谷山來尋張士貴老賊怎見得　詩曰怒生安嶺横山
獸惱亂錢塘混浪龍一片心懷遼國恨兩條眉繫大唐愁話說總管段志
賢引薛延陀忿恨領兵前來體察薛仁貴被張士貴詐謀所逼知仁貴先
引王孫誇殺遼兵入天谷山去約數里王孫誇勸曰將軍復回恐遭遼人
所詐急退喝軍回是崇斯也合發火號仁貴只猜遼兵爭知張士貴劉君
昂點火號發段志賢將薛延陀已至天谷山外人報張士貴劉君昂言段

志賢至二人急接段志賢既見二人怒氣飄飄上衝牛斗縱馬至前一隻
手扯住張士貴一手揪住劉君昂你兩箇實道這谷口發火號的甚人縱
有蘇張舌辯也難啟口道甚的發大號者是遼兵志賢曰薛仁貴安在二
將相視言不知其故既谷門內號者必是薛仁貴士貴君昂道不知志賢
曰有甚難見左右扯旗脚寫問是遼兵或是唐將射三隻箭大書寫偶大
射入谷去不移時却射出數十隻箭來帶其書仁貴用刀刺其馬足出血
扯旗脚寫字乃薛仁貴也段志賢令左右取前展開旗脚上有血字唐兵
薛仁貴段志賢揪住張士貴薛延陀拖住劉君昂只此爲證咱每見帝去
來士貴等曰此是遼兵倚倖倘因總管先書石問遼兵倖寫言薛仁貴此
乃詐也志賢曰候火滅日見端的仁貴仰告曰若某忠心爲國被唐兵所
陷願天降神靈表我冤枉忽見雲霧並生大雨急作移時復息其火已滅
忽聞谷外金鼓喊聲仁貴曰此處必有唐兵與遼兵交戰撞出山谷正逢遼
將薛仁貴引王孫誇殺入陣來見段志賢用於陣中身遭重傷志賢見仁
貴出谷叫曰將軍莫非薛仁貴麼我乃唐總管段志賢也因救你被遼兵
所困領當保我仁貴遂卸盔袒甲耐戰遼兵稍退欲下馬參見段志賢舊
回頭觀不見王孫誇仁貴方思陷在谷中惟我獨出縱見其只我心爭思

我保王孫誇出谷使不得段志賢撥馬却入天谷山來不見王孫誇急見
馬横卧三兩人重傷小卒仁貴曰王孫誇安在小卒不能言用手指松林
卧王孫誇之尸仁貴大慟歸畢縱馬却出山谷來尋段志賢不見急於戰
場中死屍內見一人言語仁貴見重傷認得是薛延陀急敕斂氣出問
段志賢安在延陀閉目見仁貴淚下手指東北上被遼將殺奔白灌城去
也言訖延陀死了仁貴含悲而上馬往白灌城救段總管來話說帝御帳
上坐間爲遼段志賢去探士貴不回眾曰臣當領兵前去體察帝許敬德
領五千軍將寶林父子二人出寨奔正東忽聞坡上動樂至近認的是張
士貴軍人報士貴有鄂國公來也接着來曰段志賢安在士貴曰不知見
敬德方疑慮間一人報曰有一將軍從白灌城來也言遼將見困段志賢
將來取敬德將軍身帶重傷取救者自言是薛仁貴遼當不住被敬德早
叫到面前却是薛懷玉見敬德言其段志賢在灌城下被遼兵所困謂士
貴曰公只此接兵休動我當將兵救志賢去恭隨懷玉望白灌城來却說
仁貴單馬殺入遼陣內見段志賢身帶重傷不能得出仁貴高叫總管隨
仁貴來撥馬回撞遼陣移時保志賢并餘兵將出志賢曰勇哉仁貴鐵我見
懷寶在也無光英雄志賢曰我重傷也不免爲爾某既出陣背後遼兵復

襲仁貴曰總管領兵先往某當獨戰遼兵志賢與不住仁貴復殺遼兵漸
遠路逢敬德急問緣何得見志賢曰賴絳州義軍薛仁貴單騎保兒今爲
再趕遼兵未回敬德大驚那箇薛仁貴志賢曰昔日建功非張士貴皆薛
仁貴某今遭遼痛傷惟恐我不死其於帝前明奏此事倘未及也遂訖賴
功者張士貴建功者薛仁貴也賴眾總管薦之敬德聽罷一雙眼指扐的
早爭圓滿面雪霜髮生怒氣一根根皆乍嗔了手顫起剛鞭來我走到寨
裏問老賊張士貴已前建功者是誰的若還錯道了半句兒比及見帝我
與先打五十鞭縱馬引段志賢便回來敬德既理會的須沒乾休看張士
貴急的支吾敬德復回忽聞嶺崖一望喊聲發遼兵截住歸路寶林欲戰
從背後一負將勝至飛臨遼陣高叫見一騎馬殺將入去段志賢觀了叫
總管建功者此人敬德令人急去叫仁貴早救入去敬德又令寶林在前
他段志賢在後衝突遼陣仁貴回時唐兵不能得出欲回助之奈力已困
恐有失也當入寨取救仁貴既至士貴寨外下馬令人報總管言仁貴至
劉君昂道總管聞早將仁貴斬了着怕敬德那老子知的咱兩箇休了也
召仁貴至帳下呼刀斧手把下着仁貴曰某有何罪曰你收兵不到違令
當斬仁貴道去救段志賢來張士貴道我不理會待推轉仁貴曰功勞如

何士貴曰奏過天子交甚項上封官令左右推出君鼎覷為監斬付能到得寨門外納坐仁貴不問時辰便斬方欲下手正東一隊軍來當頭捧着敬德劉君昂望見說了三魂急令將仁貴收在一壁君昂接敬德至敬德馬上訝首扯住劉君昂右手脫靴起撒來恰才斬首莫不是薛仁貴麼是犯將令人敬德入寨張士貴急接敬德向前扯住張士貴衣領我不敢斷你咱每見帝去來拽衣入御寨來見帝敬德說前功昔皆薛仁貴之功是此賊屈之帝曰卿何知敬德曰此賊與劉君昂曉天谷山圍仁貴被臣志賢說與臣他願為證帝曰宣取志賢有人奏曰此志賢到寨身亡帝嗟嘆不已帝問仁貴之功有張士貴曰寨中並無薛仁貴之功如陛下不信撿功帶等看之帝令退賊當寨之懲公令人請敬德至帳乃曰我說士貴矣總管令夜入士貴寨私問軍兵必知端的敬德乃然天晚入寨敬德二三人到士貴寨門外令從者控馬拢鞍自入謂兵士曰勿得高聲問曰仁貴本寨安在左右兵士引總管至仁貴帳外側耳傾聽仁貴帳中彈鋏作歌歌曰未遇時運且蹉跎筭令兩三閒歎林獨戲擲紅葉茶林間悶對杯中酒書劍兩無功使我憤閒口既不讀劍羅馬陸陣中笑斬遼東元帥首又不得長驅大衆疾如雷掃蕩煙塵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怨氣衝牛

斗歌罷猛叫一聲張總管誤了我也仁貴嗟呀敬德也言語擦衣而至壇大下叫將軍我乃開國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恭奉聖旨特來宣你仁貴既見敬德施禮敬德引仁貴御寨來見懲公衆禮畢遲大喜召仁貴至間爾資兵言前功仁貴曰若非總管和元帥此冤仇難訴懲公聽說罷猛叫一聲老賊焉敢左右與吾召張士貴至於帳下尉遲恭休撇入去我親去做勾事人卻至寨將那老賊一步一撒直打到元帥前 詩曰保舉全憑李世勣報仇除是尉遲恭敬德欲去懲公指住總管且慢行張士貴為三路總管吏為都統軍職非小然仁貴雖有功未見虛實若是端的頗功然後奏帝降罪未遲天晚元帥陞帳人報張士貴懲公請至帳下置坐欲言未見元帥本情不敢告情言士貴偷目見元帥面色有似怒意不曉其由有人報曰摩天嶺上有隊遼兵多形勢威雄當頭捧一負將自言莫離支嶺上排兵求戰此陣若勝高麗決定排款出敢言未絕口一將應聲而出立於帳下叉手進言告元帥仁貴領往張士貴看了半餉埋冤遼漢卻達衰來敬德回頭遼問張士貴你識遼人麼懲公看言曰敬德錯了也張士貴三路都統軍怎認軍中小卒也元帥謂仁貴曰今次為敵吾自有上將你退仁貴更不敢言張士貴目視劉君昂教出君昂會意立於帳下莫

當領兵五千生擒莫離支元帥許君昂領兵領兵出寨去遼兵對陣有一遼將出馬不打話交戰數合遼兵走君昂趕上摩天嶺去人報曰劉君昂趕遼兵上摩天嶺去了也敬德道今番頭出建功元帥再問誰敢領兵探劉君昂取摩天嶺一將出乃應聲將軍光祿大夫馬三寶領兵五千出寨上摩天嶺去人報曰馬三寶不知消息也懲公正憂今有中路元帥程咬金蘇定方取登州青丘道過海來見元帥大軍亦到英國公見龍遼至帳下仁貴認得此乃當日催義軍宣使看認得我麼故立於人叢後程咬金收下驀然看了迎面望見失聲強叫虎將在此回頭問張士貴此人隨你建了幾件功也驚然敬德道程咬金識遼人從一萬里近遠來撇撥見士貴道甚英公遂問此人那裏識來程咬金遂言當時奏帝命催天下義軍固到絳州見此人來告某為把着張總管諱字將此人不用某見仁貴武藝高強曾被三張弓彼了混天大王董達某到洛陽對帝砍為爭奈不見此人後敵寨為中路元帥常記此人在心今隨總管曾建甚功士貴曰不曾敬德曰只枉死段志賢若在怎奈何爾有仁貴見二人默問更不敢添言程咬金曰你休叫怕有遼兵鬬戰敬仁貴為敵便見虛實英公曰此言道得是令馬三寶取摩天嶺消息不聞若仁貴保二將得還奪得摩天嶺向前功

帶薄去把張總管功改做了仁貴功去帝面前具細取奏懽喜無仁貴令日好鶴及叉手立於帳下薛仁貴願往敬德程咬金言張總管今番便見端的英公問仁貴用兵多少用兵五百英公欲差五百兵仁貴曰若抑勒着敢徒難建功可要自願而去者元帥教自問仁貴問數聲並無去者敬德道好無好漢英公曰非也為此仁貴身無寸職難服衆人仁貴曰只要舊日張士貴手下義軍五百只此原軍知我心腹衆義軍高叫告元帥願隨薛仁貴去勝者當助其功敗者就陣砍殺薛仁貴道快活然我也道罷領兵出寨仁貴一騎當前爭半里地遠近用戟招衆人便功也衆兵曰將軍馬快趕不上將軍近摩天嶺有一谷單約及一萬人旗號遼天繞刀見日薛仁貴背後五百軍叫將軍且住驚然仁貴回頭急問卻是誰邁來撇將軍令日遼遠一路兵來上至皇帝下至衆兵沒一箇還國的將軍休問為將是誰看這一谷旗仁貴看了乃遼三高也仁貴不曉遂問衆兵說昔日塘帝征遼先鋒參鐵杖當日為此三將所戮善千里為盧後為御傘子煬帝驗之果夜行千里遂賜金一枝業有萬夫之勇後征遼為先鋒健將遇此三人所殺煬帝敗兵有言 詩曰仍可騎驄側上刀莫教遼着遼三高卻說高延壽弟兄三人出陣叫曰來犯摩天嶺者唐將何人仁貴曰你衆兵

不顧隨吾蓋未知心腹今日我自戰邊三高若勝者當助我功如此殺我言訖下馬結束了綽戰上馬邊將軍青袍瑩鎧赤馬紅纓便且飛到三將根底喜殺五百兵睜眼的看三將不能立馬須兵上摩天嶺去了仁貴聽後上要地須臾爭兩接兒高邊三高兵到半腰裏從上飛石頭壓來仁貴道只是這般擺布令兵兩向放過石頭去在上又用石頭打再門過爭奈嶺上天石如雨仁貴恐損軍兵下嶺來離鞍下馬分軍暫歇三高不肯下來仁貴不肯回去望西一隊軍來至近認的是程咬金總管仁貴急接咬金問仁貴曰天石如雨若取不得此嶺保不得二將元帥疑功是詐仁貴曰托總管虎威某當效死言訖綽戟在手飛上摩天嶺叫眾軍休來某自戰一騎馬上摩天嶺去喜煞程咬金勇哉仁貴前後絕倫復上嶺石頭復打賊過入上到嶺頭一聲石頭打不着處下馬拈弓箭在手望上軍兵約二百步遠仁貴發連珠箭不空射嶺上軍兵無敢排敵仁貴見邊兵稍退飛身上馬綽戟在手吼一聲如虎我乃絳州義軍薛仁貴當我者死避我者生一騎馬上嶺去趕邊兵過下嶺走勢如摧山程總管叫軍兵不上恢等隨後只五百兵見得勝而上邊兵皆退仁貴大喜既得此嶺不遠勒馬嶺上顧望忽見左右二條道言澗裏是一半小孤山分道向南熟向北盜

仁貴猶預間忽思之不見了唐二將消息欲往南路誠恐北有欲往北行誠恐南有徘徊不已忽聽一棒鑼聲聒谷而響向孤山後峽處騰出一隊軍來三般兩樣甲到陣阻路仁貴看了想二將必遭敵也來將是誰乃賊兵五百旗開一將出馬見身如虎軀磊落惟覩鄣披使似衝開霧陣凌沙神路落雷軒大力是遼將頭項獅子蠻身被連環甲騎捲毛馬手橫廣鐵刀高叫來將莫非唐將薛仁貴麼仁貴勒馬我乃唐將薛仁貴非是搜山奉元帥將令差某來取摩天嶺被某退了邊三高領兵至此將軍何爲阻某莫不見唐二將麼賊將曰我如下落仁貴道將軍當言何在賊將曰爾退三高敢與吾交戰若勝我言二將所在仁貴道原無冤仇爲何交戰賊將曰不與吾戰終須不道仁貴百般告賊將不說仁貴大怒吾當教爾縱馬來取交戰百合未分勝敗各歸陣歇仁貴大驚遼將無當某三合者此賊百合未能取勝又戰十合賊將力怯高叫仁貴虎將也遼下馬將軍我說二將下落仁貴下馬叉手問也遼將無當我三合的敢問將軍姓氏那漢道本中原人入遼國爲盜某乃吳黑達還言二道路明修北路入海奔無路出南道消熟奔南下去恐有邊兵所圍將軍速往仁貴曰將軍相從同往捕建功賞汝富貴豈不勝盜也吳黑達曰將軍在白衣何提携他人

若一日富貴尋將軍未晚將軍速往救二將有失吳黑達領兵去了仁貴縱馬向前背後軍叫將軍且慢者怕有失仁貴道救人如救火前從邊兵仁貴橫戟入陣左右衝突殺五百兵至捲救邊兵散走仁貴見馬三寶劉君鼎兵損太半仁貴下馬參見罪某奉元帥令救仁貴來保二將軍馬三寶下馬致謝若非仁貴某危急矣仁貴見君鼎施禮馬上安坐若太山三寶怒責曰古人言蒙一飯之恩尚欲身以報蒙將軍救我一命其恩非小何敢無禮君鼎曰乃某手下小卒焉能若禮三寶大怒哉聞張士貴賴功者皆匹夫所教殺了這匹夫去見元帥只言陣前殺了不能除其罪扯知在手欲殺君鼎三寶自思欲這匹夫無疑恐傷仁貴之功遼餉入稍不言而上馬隨後仁貴領兵保二將下摩天嶺來程咬金掩然駐馬而待馬三寶與咬金相見欲問復言仁貴之功程咬金大喜待回見元帥同見帝以薦仁貴方欲回兵從嶺上騰一隊兵來衝遼三高旗號程咬金排成陣高延壽延廣延清三人出馬程咬金謂仁貴曰將軍欲成全功當退遼三高薛仁貴應聲而出不待交戰三將一時墮騎驚救程咬金諕敵馬三寶一發齊看急生建功來遼飛二矢射著遼將延壽延廣一戟戳殺延清遼兵不撃而自走咬金三寶仁貴歸寨見元帥程咬金曰某自催義軍見薛仁貴

提了混天大王董達今又見救遼將三高皆仁貴之功也馬三寶曰今見仁貴取摩天嶺退遼兵皆仁貴之功也張公謹曰昔見取安地嶺安地城皆仁貴之功欲德曰昔見登雲梯取榆林城救鳳凰山保駕今救段志賢取白灘城皆仁貴之功也元帥眾將欲見帝忽有人報呈叔任城王到來元帥眾官叢接入帳參見仁貴主於帳下李道宗就眾將裏用手指仁貴之衣昔日救吾一命恩人在此尉遲恭回看張士貴倒了頰薛仁貴功不得也有功者必封有罪者天子道甚來怎結末張士貴眾官皆欲往英公曰不須憂眾官致怒我當見帝薦之眾官隨英公來見帝帝見諸將無眾有程咬金張公謹出班君臣禮畢帝大喜三路兵已到帝使領兵過摩天嶺下寨帝與英公論使無人薦仁貴者帝令探其前路取甚處去也探人復回奏曰御寨約行三十里前望一山色如白玉照日光輝未知何名一路綠水如藍前無橋梁舡楫不能得渡此復回奏帝得知帝觀山水多矣水綠皆有未嘗見此山瑩白帝甚疑之當看其實帝引敬德兼千騎輕兵而往英公諫曰不可去恐遼邊兵帝不聽遂令英公守御寨帝恐無舡隻備載糧草儲車輛數千而行摘了腳子使是柩帝行半舍之地果見前有白玉山欲進被綠水攔其路水淺深未測帝令拆車做舟而過帝方至中

湧。忽然風波湧起，於綠水中見一人，金盔銀甲，玉帶紅纓，攔住帝駕，呼三
聲萬歲。小臣將來唐突，驚煞太宗。擒縛，遂問卿姓氏何人，那將單正欲通
名，帝傍走過敬德來，提鞭便罵：孽畜！敢驚御駕！其神人水中便滅。帝曰：欲
言名姓，卿何此云。敬德曰：此是恐為圖那事也。有傷聖駕，臣當保之。至東
岸，見一副骨殖，石碑有字，乃隋將麥鐵杖也。帝不曉，敬德說：鐵杖到此被
遼三高所殺，必是人憐，故用石碑葬之於水中。今唐突陛下，欲言列葬。帝
曰：今至文善近也。時勝看白玉山，乃人骨狙垛而成。山帝謂敬德曰：此人
大葬中原人，土葬。帝馬上沉吟，忽於人骨山下見一白衣老翁，策杖而來，
鶴髮霜髯，身着素衣。帝令宣老人至於山前，問此人骨如山為何。老人見
問，垂淚而奏：啓陛下，此白骨乃煬帝征遼時到此，折軍二十萬，後積骨成
山。老人啟陛下，今何至此。太宗見了，其言不利，欲令左右擒之，忽化風一
陣。龍駒不散，太宗看了，大叫一聲，墮於馬下。荒煞鄂國公，提單鞭，指着旋
風。良久，將東其風已散，卻來保駕，左右扶起。帝來恭奏曰：陛下見甚來？帝
曰：為德老人說諸兼見旋風，忽起心驚，墮馬。帝不樂，欲回，忽聞樂聲盈耳，
帝響之，乃中原之樂。移時見百姓數千，牽羊擔酒，歌樂聲喧，香煙藹藹，和
氣融融，來迎聖駕。帝傳聖旨，宣十數箇老人問曰：卿等乃中原之人，否皆

已然。帝曰：何至於此？老人曰：昔日煬帝兵敗，乃於此者，堆骨成山。臣等乃
重傷者也。後活者因遼人不殺，另建此城，號曰思鄉城。帝謂敬德曰：朕若
征遼事畢，必將此百姓還鄉，兼移載骨殖往中原葬之。今登州至文登縣
沿海至家遠近，卽是也。衆父老曰：臣等乃中原之人也，既見中原本主，何
無一種侍之。請陛下入思鄉城內。帝欲往，敬德曰：不可，恐遼兵知，有禍。帝
曰：無礙。百姓引入思鄉城，來方到城中，敬德曰：恐有兵來。言未盡，忽聞金
鼓喧天，有人奏曰：莫離支領兵圍了城也。帝領兵上城，有守御寨英公升
帳，從帝下至遼，問衆將曰：今天子被鄆國公往看白玉山，到今未回，吾想
必遭遼兵所困，諸將等誰敢探其消息？言未盡，一將素袍瑩鎧，虎氣飄飄，
立於帳下，叉手進言，告元帥：薛仁貴領往。英公大喜：此功若建，不常我薦。
你自能見帝，獲與仁貴曰：公要兵多少？求自願者。去仁貴試，問應聲五百
人出，卻是義軍。元帥與令箭一隻，兩見帝何處受困，使來白兵，吾准備等
爾。仁貴得令箭出寨，前至綠水，望東岸有兵，看舟艤。仁貴高叫：紅艤來西
岸，我奉元帥令，來探天子消息。五百人掉紅艤着西岸，急令兵擺渡，未及
邊傳，遼兵東來，杷住東岸。仁貴立於艤上，拈弓箭在于，有三百步遠，射弓
箭。箭不空，遼兵無數傷。立艤着岸，五百人隨仁貴上岸，來對陣。遼將出馬

曰：我乃渤海人天擺鵰也。問唐將何人？仁貴道：活捉此賊，必知帝消息。不
曾打話，戰一合，把天擺鵰生擒之，擲在陣前，着劍尖挨住前心：我不殺你，
好生道，俺皇帝駕在何處？那漢言無數，教使仁貴叫苦不迭。道來得遼了
也。教皇帝駕不得，今被莫離支圍你天子於思鄉城。此處城小，不禁此圍，
比及將軍到城，必破了。仁貴不殺天擺鵰，令引路，使衆兵守把東岸，單馬
奔思鄉城。太宗上城，見遼兵甚大，與敬德曰：此禍要見。敬德曰：不以兵將之
力，難出此城。元帥又不知，臣當下城，過陣勾兵去。帝曰：卿老矣，焉圍擒衆
圍之勇。敬德對曰：臣雖年邁，遼兵尚若嬰孩。願陛下無慮。言訖，結束了，下城，左右開
門，持鞭積馬，躍馬飛上吊橋，叫陣開着。敬太宗立於團樓上，視見敬德之
勇，嘆曰：老人之威不減。敬德雖入遼陣，未能得出。忽見陣勢分開，一騎馬
敵將入來，迎見來者一人，素袍瑩鎧，赤馬雕鞍。敬德迎見，乃問來者唐將
何人也。仁貴高叫：總管，吾乃絳州義軍薛仁貴。敬德曰：何來？仁貴曰：奉元
帥將令，來探皇帝消息。敬德道：今番這功又是你。更休言，隨我入城見帝
去來。這裏須無張士貴，欺君臣兩箇相見則箇。敬德令仁貴在前，他在後。
復撞遼陣，仁貴橫戟於鞍，取弓箭在手，左右發一箭，射遼兵墮馬，紛紜無
數，射的二百步之外。馬不停蹄，敬德曰：吾當年少也，本會這般本事，不用

長戟，只憑弓箭。閑偷覷看二人直到思鄉城下。時帝憂敬德不能出陣，忽
見白衣在前，皁袍在後，兩騎馬直叩城來。敬德揚聲高叫：陛下，城上開門。
今有唐將將來保駕。仁貴問敬德曰：城上有帝否？敬德曰：有。仁貴下馬躬
身，山呼萬歲。帝視之，白衣將軍，大聲叫曰：昔日夢中所見，正是此人。帝大
喜，道一箇應夢將軍來也。帝問卿姓氏，仁貴奏曰：臣乃絳州義軍薛仁貴
也。臣得元帥令箭，只來探車駕何往。若知端的，使當勾軍。臣若上城見帝，
恐遭元帥令。帝曰：不妨。仁貴曰：臣為兵卒，未為天子宣，只知將軍令，使索
白兵去。執戟在手，上馬辭鄂國公，撞陣復回。帝曰：賢將也。左右開門，敬德
入城。仁貴渡綠水，說兵來見元帥，具言前事。英公令大小諸將起兵十萬，
奔思鄉城來救駕。過綠水，正行過遼兵一陣，有一遼將出馬，使偃月刀，自
言吾乃莫離支弟葛金武，顧尋唐將出馬。英公欲問仁貴出馬，不打話，戰
不到數合，遼將力怯，望陣便走。仁貴趕，那漢使取鞭鎗在手，望仁貴便摽。
轉上閃過，那漢只道摽鎗中了，勒馬來取仁貴。在陣中生擒猛虎將，不用戟，
撇的兩隻手，就馬挾過來。英公已下諸將，睜目而望，擲於陣前，取戟在手，
撞遼兵，殺死無數，背後英公領大兵掩殺，遼兵皆走，散直到城下。帝上城
望見唐兵，將皆至，帝曰：朕煬免矣。不移時英公至城下，望帝下馬，欲施禮

事急那能見畢禮畢開門放大兵入城來諸將邀天子至衙內來帝在御
帳方坐英公恨無門路薦仁貴天子先言英公奏陛下乃絳州義軍薛仁
貴也帝曰朕已知之見在何處英公曰見在御帳外未得詔旨未敢自擅
太宗道宣來對帝怎生任用加甚職位　詩曰平生條卸英雄志今日白
衣朝太宗看知仁貴甚官至帳下施臣禮畢帝視仁貴果然英雄之筆雄
骨格雄威秀容貌度頗帝問曰卿有病否奏曰臣無病帝曰既無病緣何
瘦奏曰臣自臨軍以來未曾得飽帝曰為何臣喫一頓飽食可待十人之
飧既為義軍長行焉有豈容曰卿所食幾何仁貴曰臣一飯斗米肉十斤
帝曰朕與卿食可充十人之飧帳下數食仁貴謝恩食之如餓虎吞食未
如此任不遺一粒之飯也太宗曰有饗頓之食亦有康頓之農帝方議官
賞人奏帝曰今有遼兵莫離支如唐將殺其弟葛蘇武親領大兵來也已
臨城下仁貴聞報不辭帝而出帳英公曰真勇士也帝賜御食不謝料木
解其禮帝曰非仁貴不辭而去必與朕建功言未絕人報薛仁貴領五百
軍開城門殺莫離支去也帝聽奏大喜先獻薛仁貴喫了茶飯復看薛仁
貴斷殺則簡領大小衆將一發出城英公列一字陣未圓見遼兵早至仁
貴勒馬當前望遼兵三旗頭引軍前來約二百步遠仁貴連飛三箭射三

旗頭墜騎使遼兵生怨懼之心横戟大叱我乃絳州薛仁貴也當我者死
擋退遼兵東走移時復回下馬見帝帝欲賜賞英公大怒令左右把下者
推轉斬訖帝曰何罪英公曰吾陣未圓不得將令擅求征戰倘若有失為
之奈何葛蘇文虎將也違將令當誅帝曰然如此亦可將功折過帝宣仁
貴直至馬前對大小總管問卿如此驍勇自從過海不曾別建甚功仁貴自
思遼衆不敢磨突對帝奏復教將再奏目視張士貴咱兩簡做不得人情
我須索奏陛下臣自前建功者首殺洪天大王董達九龍門擺陣上平
遼論至思鄉城保駕皆是臣功也帝大怒令左右推轉張士貴來欲見其
罪仁貴奏曰非張士貴不舉小臣帝曰何為仁貴曰臣曾言自過海凡所
建功臣皆不要若見莫離支建功復見帝不遲小臣今日白衣能見陛下
託陛下之洪福豈特人之屬也帝曰乃賢將也遂敗兵還思鄉城帝加薛
仁貴掌兵三千封為遊擊將軍三路行軍先鋒使遂受并州大司馬隨薛
仁貴五百兵皆賞賜畢衆官設宴相慶有人報曰莫離支親領兵離城不
遠列成堅陣將來廝戰仁貴出於帳下啓陛下願往出陣帝大喜曰壯士
也帝謂英公曰朕此舉不稱朕願英公曰當計之元帥遂召諸將皆至謂
曰此思鄉城東有駐驆山於山下當擒葛蘇文諸將聽令便行東路元帥

程咬金張公謹西路元帥馬三寶蘇定方武士彠衆行儉李思摩英公謂
仁貴曰理會得麼東便用你待把莫離支兩手分付與你曰告元帥願從
將令英公道近來談聞善戰惟喜然太宗仁貴曰這一陣與駐驆山大戰
怎生李莫離支英公曰上將之機非爾所料不得吾令慎勿出陣交戰違
令者斬仁貴不喜而退帝領大兵與英公出思鄉城英公排陣圓東陣上
莫離支出馬唐兵皆納喊遼將頂三叉紫金冠披團花絳綉服擐青銅鎧
月刀蹲骨輕蹄健馬左右弓掛二鞬身背飛刀五口莫離支搦戰帝問諸
將誰敢迎敵李思摩出馬戰數合敗馬三寶出又敗張行儉出亦敗達敵
唐將帝拍鞍大叫傷哉衆將皆老敗於遼將似此安能還國帝言未了一
將高叫啓陛下諸將皆老人叢中須有強的這羅一騎馬迸將出去驚然
太宗問出馬者誰也鄂國公也敬德出馬莫離支言總管老也敬德生的
來者敬德大怒昔日子手破村莫非老矣吾一臂常有千斤之力豈為老
也飛來敗莫離支交戰十合勝負未分各歸本陣莫離支又出馬搦戰敬
德欲出一將高叫總管且慢非總管不英雄奈昔日建功多矣放借這件
功與薛仁貴麼雖不得將令待活捉莫離支亦索將功折過言訖一騎馬
出青袍瑩鎧赤馬銀纓厲聲大叫賊將莫離支敢當薛仁貴麼二將交馬

狀德當陣鬥采我少時一當百夫老不及仁貴急生建德莫離支言你是
誰仁貴言姓名莫離支曰無名之將仁貴曰休說舊日功今將你可全我
大功各言訖交馬二將未分勝負於遼背後唐將諸總管却殺將來莫離
支急回陣與唐將混戰太宗領英公文武上駐驆山上看仁貴恐別人奪
其功不放只纏定莫離支混戰到駐驆山下帝視見仁貴白袍赤馬來往
軍中如神帝謂英公曰喜得遼東是此虎將思量仁貴趕莫離支直臨山
下莫離支當不得薛仁貴之勇只辨得走趕上莫離支綽飛刀在手仁貴
拈弓在手怎見得　詩曰刀撇起滿空青煉箭飛來一點寒星向駐驆山
下驚熊太宗不轉眼觀個先落馬的箭先着刀先中一箇非先先落馬一
箇是鐙裏藏身薛仁貴閃過刀莫離支趕過箭再戰莫離支又敗領兵望
東走仁貴領兵趕將來英公怕仁貴深入重地急鳴金收兵仁貴不采令
者走了莫離支衆將再見盛親莫離支從山後一望轉過兩騎馬張士貴
在前劉君昂在後君昂曰總管見麼仁貴遠漢今番再見帝其功不小這
囊使不得好心的須索先下手皆轉兵器取弓箭在手曰仁貴朕復無眼
兀的是明珍易施暗箭難逃劉君昂弓箭發望仁貴後心使射遺應弦而
着射仁貴馬後兩的箭中左背上不曾墮騎回視知劉君昂發箭張士貴

在後一箭射起仁貴心上火來。二賊匿人之功，更傷吾之命，箭射我不死。一數實我一戰，使不越莫離支，撥馬的回來，迎頭逢閙二總管，發箭射其者何意。仁貴欲殺二賊，反覆尋思，不如對帝説之。一騎馬奔駐蹕山上，仁貴帶箭見帝。帝至仁貴，問：元帥收軍，卿何不回來？仁貴曰：臣將自前建功盡與張士貴，只擒莫離支，其功要建。既見此賊，臣肯放回？帝曰：逃賊何所？仁貴曰：正東十數里，遠遠斬得其賊。帝曰：何為不得其賊？仁貴曰：被唐將救了。帝問何人救之。臣追賊方及，背後二將發箭射臣左臂，急不得騎回頭，認得是唐將。帝曰：莫非張士貴、劉君昴也？仁貴曰：然。帝曰：何驗也？仁貴曰：臣臂帶箭見陛下。帝令取箭視之，上有劉君昴號帖。帝大怒曰：二賊怎敢如此！卿與朕擒來。仁貴領聖旨數次，只不進。帝曰：何為？仁貴曰：臣立身於張士貴、劉君昴下軍，雖蒙聖旨，臣為教夫上下之禮。帝曰：良將也。逆問衆總管：卿等誰敢隨仁貴捉二賊去？有一將應聲出班：陛下休遣，恭領壯。敬德將仁貴欲往，吳公與敬德且慢去，付耳低言道，敬肯，敬德轉喜。却説張士貴、劉君昴歸寨帳上論話。士貴問君昴：公射仁貴一箭，那漢莫不來帝去也？士貴曰：事若何？君昴道：若帝見罪，和總管也休。士貴曰：怎奈何？君昴曰：不如投遼背唐。士貴曰：高麗君安肯納之？劉君昴道：將三路都部署印來

集往平壤城去見高建藏去。士貴遂捕印度與劉君昴，君昴同其先往，總管後來，恐帶兵將拿咱。君昴領兵出寨，往平壤路上來，心情悦惚，甚怯甚怕。正到吹猶岩峽處，聞一喊發，一隊唐兵阻其去路。旗開擁一員將，高叫：劉君昴暫住，鄂國公在此。敬德遂問：君昴何往？正西有御寨，直東待那裏去？君昴曰：我奉總管令，巡綽去。敬德笑曰：爾等射仁貴一箭，正中左肩，今帝知其事，令遣兵擒爾等。今須兵東往，莫不背唐投遼乎？君昴曰：不。敬德曰：爾不反，可下馬受縛見帝便休。君昴知罪大，撥馬歸遼，領兵便走。敬德曰：這匹夫寧反。催軍便趕。君昴却走了十數里，遠遠近海島一隊軍來當住。劉君昴一將出馬，一箇穿白袍，跨蔑了鐵鍣，一箇是羅花龍，草了虎，一箇掛孝戴條玉，一箇尉遲實林，高叫：來將何人？君昴覷了，不顧衆軍，一騎馬落荒便走。背後敬德領二年少將軍趕將來，盛走，裏忽然聽一棒鑼響，有五百人截了去路。旗開擁一員將，素袍瑩鎧，赤馬繫纓，横方天戟，接住馬，叫：劉君昴暫住，薛仁貴在此。便似報恨伍員遇伯嚭，兩箇見仇相怨，結未劉君昴下馬，告仁貴，被仁貴生致君昴，將見尉遲總管。話説張士貴怯上，莫不漏泄了也？正尋思間，人報君昴領兵回。張士貴思之：何來？又早左右道：欲去平壤城路，遼莫離支獻了三路都部署印，遼家受降劉君昴入寨將來

見總管張士貴，令左右擒來。言未了，轅門外二將騰至面前，敬德後面是仁貴。敬德高叫：老賊匿仁貴之功，其罪非小。敬德遂劉君昴却將三路都統軍印遣遼兵救降罪，當滅族。老賊下帳來。張士貴擦衣便往帳後欲走，仁貴舉步如飛，騰至扯住征袍道：總管休走，奉聖旨將來，寧總管有折證的事。怎見得？詩曰：

往日頻功情可恕，今朝反國罪非輕。

却説敬德將二人入御寨，至太宗帳下，敬德具奏其事。君昴曰：臣不敢射仁貴，射遼將誤中仁貴。帝問士貴曰：爾令君昴將三路都統軍印何往？臣不知，君昴盜去。折證未定，有戶部尚書褚遂良出班奏曰：臣為勘官，問二人。帝許遂良，令左右將二人退。帝設宴賞勞仁貴，封為南鄉公三路都統軍兵馬，賜了甲。仁貴謝恩罷，依班次列坐飲宴。敬德見皇叔李道宗坐於筵上共飲，敬德怒曰：任城王有甚功勞，坐於衆官之上？道宗曰：我乃皇叔。敬德曰：有貴無功，亦大丈夫之恥也。道宗默然不語。褚遂良見帝奏曰：臣勘二賊，已招伏了。帝看招伏：士貴匿仁貴之功，君昴射仁貴一箭，欲反唐歸遼，招伏是實。帝大怒曰：把二匹夫推轉遼斬。任城王起而進奏曰：不可為軍卒斬二功臣。敬德怒曰：今士貴逆反，皇叔發言占護，莫非同反也？道罷，欠身舉拳揪住袍袖，用拳便打，正中左目，血流滿面，墮於地下。帝怒曰：總管怎敢呼金瓜

把下着！唐上諸官皆赤面，是前文武盡低頭。帝令左右扶任城王起，急令聖官用藥貼住其血，召敬德至前問曰：朕觀漢史，常佐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之過也。光武不以功臣用事，明聖者也。恭奏曰：臣之一言而死。今任城王與張士貴新作對門，士貴造反，擬法當誅，皇叔發言占護，與反者同也。莫道打其一目，只不打下，油來日無罪。帝宣任城王至前謂曰：朕之富貴，卿之富貴，敬德所為也。卿看天下西帝見敬德罪拖張士貴、劉君昴至帳下。帝見之，轉怒曰：二賊有何詞訴？士貴曰：匿仁貴功是實，餘外虛訴也。斬訖劉君昴。太宗指筆在手，於張士貴招後只寫四箇字：遣通流海島。至次日，帝并三路兵起來，逼平壤城，下御寨畢，遣使將文字看了，説就了。遼王逆問群臣：今唐兵已至郡城，卿等有何計？有一大臣白金斌出班奏曰：唐帝聖德，斯兵浩大，若不歸降，無免此危。王曰：與吾同意。今近臣寫降表來。有人奏曰：莫離支兵敗入關見王。王急宣至殿下：今唐帝將文字至，卿當視之。莫離支曰：王顏有懼意。王甚曰：吾已令寫表欲降於唐。莫離支曰：誰教大王？王曰：白金斌勸降唐。莫離支曰：為甚爾有降唐之心？拿金斌。曰：王有懼心，若不投降，怎退唐兵？莫離支用劍一揮，白金斌頭落地。莫離支曰：臣當寫其計，要退唐兵寸甲不留，寫

就計策度與高建藏看了大悦此陣迎敵唐兵主軍等仝在葛蘇文計道甚高建藏即發使下戰書去約來日見陣大宗大怒次日領兵三十萬出寨兩陣圓莫離支出馬帝請諸將曰此賊若待天下平定誰敢建功薛仁貴出馬罵賊將勿走言訖交馬莫離支氣力不如撥馬歸陣仁貴領兵追戰帝令英公敬德上高坡望軍兵交戰旗號交雜槍刀混鬧金鼓哮天喊聲振地沒戰多時勝敗未分忽覩正北塵頭遮日土霧騰空大兵數萬如今至近大宗高阜疾觀了旗號連聲叫苦不迭旗上寫着天山軍乃莫離支所借也昔日煬帝之敗皆因此兵帝與英公使收兵還寨議事近臣奏曰天山射鵰工頡利可罕領三將元龍元虎元鳳豪大兵三萬來助高麗下戰書撕善射者來日對陣較量引馬太宗曰此及誰能令唐將皆老難對此人弓箭薛仁貴應聲而出陛下放心小臣當射次日帝親領大兵出與天山兩兵對陣射頡利可罕立於陣前謂唐兵曰番邊蹄國將來驛鬭吾以弓箭伏於爾等可還本國言訖取弧矢望空中群鴈過連發數箭皆中其鴈落地唐將皆恐帝見失色似此弧天罷絕古今想匹夫走養由基當地復生門旗影内立着薛仁貴心内自思此功不建名姓難揚群轉方天戟取弓箭在手撚箭當粧望番王的二百步遠近發箭便射怎見得 詩

曰弓拽滿輪秋月箭飛一點寒星軍兵發喊一聲驚然大宗肆旗望見失聲使叫從天地那裏有這弓箭來被三千萬聲由基實一萬箇李廣仁貴功在何處三箭天山定太平元的是第一箭怎生看箭正中其胷墮射而死頡利可罕陣中先亡元龍見本主先亡欲報其恨元虎撥馬撕發箭看出仁貴出馬元虎曰爾既弓箭熟休得力戰較弧天者仁貴曰何以較之元虎曰各射三箭仁貴道射何物元虎曰爾射我我射爾仁貴道誰先發箭元虎曰爾先射仁貴曰饒爾三箭太宗驚曰怎奈何元虎曰先戰衆合得使箭發箭仁貴應命交馬數合後元虎走仁貴趕見那漢連珠發三箭仁貴皆躲了元虎撥馬來取仁貴道你射我三箭我只一箭送箭防看拿住三隻箭取六鈞弓迎頭只一箭元虎墮騎元鳳來救仁貴道你也喫我一箭元鳳不曾爭搖只一箭射在馬下薛仁貴道送根箭使不看交元龍喫我一戟遺羅縱馬飛奔元龍根底來怎結末 詩曰凛凛威風是世摧扶持唐世定邊東能交海外煙塵靜皆在天山三箭中元龍措手不及被仁貴戟刺落馬大宗覩贊大兵掩殺天山軍仁貴威趕敗軍結斜一隊逕兵來打莫離支旗號仁貴不趕天山軍來迎莫離支兩陣圓薛仁貴出馬叫高歩非我敵也爾來莫離支出陣葛蘇文應聲出馬仁貴曰天山軍一

陜既敗爾若不伏剔無所托肯下馬受降唐帝寬厚亦放其過爾不受降置於砧刀悔之晚矣蘇文曰大丈夫死而不辱吾剌昌黑飛之而譏諷唐帝然吾拜降亦只免死何如死内逃生言訖與仁貴交戰無數合莫離支敗走仁貴便趕薛飛刀在手仁貴見刀來下馬閃過些身上馬見飛刀又至仁貴用手接其刀再趕一口刀澆頭來仁貴急趕不迭怎見得 詩曰刀乘三尺寒來血濺滿袍紅雨當時驚煞太宗說殺衆總嘗不爭仁貴有失怎結末大唐天下飛刀中仁貴左肩雖傷不重恨心轉加大叫誓報一刀之恨縱馬入邊陣殺邊兵四散奔走太宗見仁貴有傷收兵還寨宣仁貴上帳帝用金瘡藥塗之仁貴誓死以報國次日金瘡藥痛不止莫離支知仁貴卧病每日領兵撕戰方及旬日仁貴金瘡痊愈帝賜御宴與仁貴起病方飲宴間有探馬探報曰莫離支又來撕戰仁貴曰一刀之恨今日可報離御筵下帳披掛了上馬一似大蟲中箭太宗親領三員上將數十萬大軍出寨怎見得 詩曰可愛白袍年少將發心活捉葛蘇文莫離支出馬撕戰仁貴出曰前者飛刀算吾看今番再試交戰無十合莫離支敗走仁貴趕飛刀一口仁貴左手接着又飛一口刀右手接了復一刀來下馬閃過連飛三刀皆不中仁貴放心一直趕至平壤城下莫離支高叫城

上有高建藏鏖道曰御何敗矣曰葛蘇文爲仁貴之勇而敗大王急開門建藏曰卿休惟此城已獻與別人也莫離支曰獻與誰向圍樓上轉過英公高罵曰逆賊你主降吾此城屬唐也叫左右發箭射莫離支轉城欲走向城西南角上勝至一隊兵來當其歸路旗開捧一員將皂袍鐵甲烏錐馬大叫莫離支略住鄂國公在此背後英雄薛仁貴前面猛勇尉遲恭兩勢並攻夾擊莫離支領兵撞陣得出約有千兵皆後唐兵追襲不捨趕至天曉前有大庄令兵歇泊呼其庄主一老人出迎衆人欵問曰我乃莫離支也庄主問爾何至此莫離支曰因與唐兵交戰誤敗於此暫假一宵天曉便去老人曰請將軍入庄正堂上則着嘉欵美酒待之老人向正堂一壁小閣中喚至年少約二十餘歲老人言曰吾兒天交咱父報仇爾兒向金城因勸逸王降唐被此賊殺今爲唐兵所敗誤至於此更不別言將銅在手飛奔正堂上來誰知道莫離支沒與正先私渡過船過船漏孤庄來宿過仇人卻說白金城第白金鼎提銅在手欲出老人急止吾兒暴住莫離支勇非不知也可伏圖之老人上堂來與莫離支道話一宵中不待使天方曉忽聞金鼓之聲人報唐將薛仁貴至庄外莫離支使不顧衆軍單騎走至北哀心悔昌黑飛之事誤矣盛走至前面遇着二年少將軍一箇

贊排皂羅袍腰懸竹節鞭一箇身掛白衣雙懸水磨簡兩箇戴住高叫賊將莫仕尉遲寶林秦懷玉在此莫離夫不迎二將結斜走去背後薛仁貴合二將兵趕莫離支走馬上叫苦三聲只見一漫漫的海水當其路頭曰吾亡於此古未盡唐兵勝至喊一聲闕三路北有海水東有尉遲寶林西有秦懷玉南有薛仁貴白衣棠高叫住三將莫住你不知我有冤仇被此賊殺吾兄今日當報其冤言訖出馬仁貴曰休争我功天子斬了劉君昂害了張士貴皆為俺吾功也言訖斜方天戟出馬勝至莫離支面前不打話交戰無二合土擒莫離支於馬上將至平襄城見帝帝令宣至殿下太宗曰爾是莫離支作大罪知否一般本主高建武二歎弱高建藏三事下番遣奉之物詐言詐朕朕驅兵五十餘萬非貪疆好土侵犯外國因汝興師今軍民勞伐今遣擒執何言所拆蓋蘇文曰陛下已赦小臣伏乞王服大國更不闕進奉之禮番於笑曰傷人猛虎既制安能復繼朕若還國安用於汝命左右武士推轉斬訖太宗皇帝傳聖旨加封高建藏為高麗國王太宗班師還國正是　詩曰戰獻金鸞轉入唱凱歌回思是何又有詩為證　詩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永息煙塵清淨宇太宗車駕卸西還

力諫攻遼

宋史鄭居中進少師封宿國公初遼國故臣李良嗣來歸陳滅國之策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諫不可又謂京曰朝廷議夾攻遼此出良嗣欲決已意耳公為元老不守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及農不如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違與此舉乎程史宇文虛中上徽宗代遼書以為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今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內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富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切以為確論

決意伐遼

金史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猜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習古廼銀术可韙往當是時遼主荒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可伐之狀於是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發之也

使遼

三寶感通錄宋朱齡石使遼還遼夫道隨風泛海遼于一島粮水俱竭入島求衆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見一僧具說行事設食問去留石苦辭欲還僧曰此去都二十餘萬里石驚怖僧曰自當相送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識之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間便取鉢袋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舡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着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舡柂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頃視者見船在空雲飛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桁攔口云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將得蓬萊道人書與我歸耶乃具說根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十年太初中無故而死　詳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知瀛洲承議郎寶文閣待制韓忠彥為遼主生辰使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曹評副之後三日以忠彥試給事中忠彥辭使遼曰臣嘗使遼矣若復往無乃虜人妄意中國為之人乎上曰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遼人使趙資睦迓因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固小役也何問為使紊知政事王言數然于館言數問夏國胡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忠彥曰夏人之罪中國既已報北朝矣查取而視諸言數曰聞已還兵塞上何如如此則南北之好可保也忠彥曰聞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遼拒言數及還資睦曰先侍中之制置西事有功業今取城砦數十侍中而及見之歟可知也忠彥歸上遣中使譽問面賜嘉獎清波雜志元符昔登寶位使韓治曾訪至虜廷虜遣蕭枯劉彥儒館客欲以南朝謝登寶位國信所為名治謗争以不當稱謝辛曰國信所而還彭汝礪鄱陽集使遼詩

北行未始過陳橋仗節今朝使大遼寒日擁雲初漢漢急風捲雪脫蕭蕭江湖夢寐時之楚象魏精神日望堯孤驛夜深誰可語青燈黃卷慰無聊

單西臺先生集送范德孺使遼詩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匝匝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積作屋冰霜漫野飛鴻鵠道傍蕭鼓動地迎鐵面胡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煥日高要館駐前旌鎖客毗雜随酪粥河間未拖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來覘漢冠服胡風吹雪疊氈城氈城在處為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胡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勉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杂麻萬里冨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覩覩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七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去況君樸髮懷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車走馬挽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未足要可量鄱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峰火三萬日羽林起距關金湯年年蓄馬輸漢地復車碾碾牽玄黃積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躍出尚書郎歸來

躍出尚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度遼 東漢書明帝置度遼將軍　王建樂府詩集渡遼水　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身在應無回渡一作返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中州集劉著渡遼詩　身隔遼東渡心懷冀北群會歸蘇屬國卻憶充將軍風陣橫秋厲雷聲吼夜蚊方言莫相笑唐梵本殊分王寂拙軒集渡遼舟中小酌　佳會清歡取次成還群高論極崢嶸掀髯已判玉山倒離甲不辭金椀傾落日襯雲魚尾赤斜風捲水縠紋生預愁江上分飛後千里關河月共明　我家河朔望咸平飛鳥猶須半月程畫道遼陽天樣遠渡遼何況更東行

遼東 東漢書郡國志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復置西部都尉官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侯城　安市　平郭有鐵　西安平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汶　番汗　沓氏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遼故天遼屬

遼西河法戒晉書有青城山　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　房　新唐書高麗傳太宗圍遼東城城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詳見東字

遼西 東漢書郡國志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　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江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郡瓚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會要遼西郡　陽樂　海陽　令支　肥如　臨渝　隋書地理志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一戶七百五十一　遼西縣舊唐書地理志遼西縣燕州所治縣名　崔顥詩遼西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春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盡春服誰與成寄語洛陽使為傳邊塞情　趙嘏今歲往遼西詩　萬里飛書至聞君已度遼祇諳新別苦忘卻舊時嬌烽戍年將老紅顏日尚彫胡沙蕭漢苑相望幾迢迢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過遼西詩　驅車又出塞今歲過遼西霜落彫弓動雲橫玉帳低征鴻音訊杳飛蝶夢魂迷欲寐還驚起門前聞馬嘶詳見西字

波遼國 南蠻國名　太平御覽外國傳曰從西屠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五　十三蕭

遼州

遼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冀州之域　周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漢爲涅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屬樂平郡隋開皇十年於轑陽故城置遼山縣屬并州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等四縣置遼州治樂平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縣以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爲屬邑八年改箕州先天元年改儀州天寶元年改樂平郡乾元初復爲儀州五代梁開平三年復爲遼州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天會二年移城於近南二里今治是也元屬平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　遼山縣　漢涅氏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改轑陽縣屬樂平郡元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置遼陽縣北齊省隋開皇十年置爲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大業初州罷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復屬遼州六年自樂平移遼州治于此宋熙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元並爲遼州倚郭縣

本朝併入遼州圖經志遼州本州圖誌舊附見於平陽誌中殘缺簡略今重別考訂于后　按本州乃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金置刺史九域志云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也又按本州東城門記云春秋時在晉曰箕州在衛曰夷儀在漢爲涅氏魏晉因之隋開皇拾陸年置遼州大業二年廢爲遼山縣唐地理志改爲樂平郡武德三年析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州後今治遼山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諱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爲遼州宋熙寧七年廢元豐八年復升爲州金天會二年爲南遼州古城在次北古老云東近括河漲潦摧毀故移於此前元復爲遼州隸屬平陽府領肆縣遼山榆社和順儀城至元三年復將儀城併入和順

本朝因之仍曰遼州省遼山縣管二縣曰榆社和順直隸山西省　縣分

榆社縣　和順縣郡縣志熙寧七年州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元祐元年盡復舊割隸三縣來屬　歐陽脩併縣奏狀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係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各不及一鎮人烟虛立縣名枉占官吏諸色役人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縣四　遼山　和順榆社　平城　太平寰宇記　遼州樂平郡今理遼山縣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地今州即漢上黨郡之涅縣地也後漢於此置陽河縣屬上黨郡晉改爲轑陽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改轑陽爲遼陽隋開皇十年置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即今州理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其年置義興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仍以石艾樂平二縣屬受州省義興縣以廢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來屬八年改遼州爲箕州因遼山縣界箕山爲名先天元年以與玄宗諱同聲改爲儀州因州東夷儀嶺爲名天寶元年改爲樂平郡乾元元年復爲儀州梁開平三年以兗州管內有沂州其儀州復爲遼州　元領縣四　遼山　榆社　平城　和順　遼山縣依舊五鄉　河東圖云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敗之奢曰譬如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是此地也在漢爲涅縣之地後漢於此置陽阿縣俱屬上黨郡晉改爲轑陽縣屬平樂郡後魏太武併入五鄉明帝改轑陽爲遼陽隋初改置遼山縣屬并州因縣西北轑山爲名　平城縣西北九十里依舊三鄉本漢涅縣地晉置武鄉縣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屬遼州大業二年改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榆州六年省榆州改屬遼州貞觀八年改屬箕州先天元年改屬儀州　九域志下遼州樂平郡軍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治遼山縣　縣一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爲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縣鎮並復來隸　下遼山二鄉榆社平城和順三鎮黃澤一寨有遼陽山巨峯山遼陽水清漳水

官制

國朝官制　知州從五品　同知從六品　判官從七品　吏目未入流
儒學學正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正司僧正未入流　道正司道正未入流　陰陽學典術未入流　醫學典科未入流　十八盤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南關驛丞未入流

公署

圖經志按察分司衙在城內州衙東街北遼州志按察司在城惠民坊街北　州衙在城內正中街北遼州志州衙在按察司衙門西一百四十六步　行用庫在城州衙西街北遼州志行用庫在城叢桂坊街北　稅課局在城西門外街南遼州志稅課局在城西關永豐坊街南　惠民藥局在州衙東街北　廣平倉在州衙街東遼州志廣平倉在宣化坊街東　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遼州志大濟倉在城州衙東

城池

遼州志 州城周圍四里九十步

坊鄉

遼州志 東惠民坊　南宣化坊　西勤政坊　叢桂坊　永豐坊　鄉
黃章鄉　蘇亭鄉　長城鄉　王莊鄉　常義鄉　高莊鄉　嶺南鄉
豐堠鄉 大一統志遼山縣 黃章管　蘇亭管　長城管　王莊管　常
義管　豐堠管　高莊管　嶺南管　在城社　西社　東社

渠堰

遼州志 本州乃太行絕頂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非平川廣野並無渠堰

里路

圖經志四至 遼州 東至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界墨鐙村四十里 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黑峯嶺一百九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冶頭村一伯三十五里 八到 東到彰德府磁州三百里 東南到潞州三百五里 南到沁州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府四百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七十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州志四至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本州榆社縣武鄉嶺界五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墨蹬村界四十里 北至本州和順縣趙村界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一十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百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本州和順縣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黎城二百一十里 西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一十里 西北到本州和順縣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郡縣志州境 東西一百五十里 南北一百五十九里 四至八到 東京七百里 東至磁州二百四里 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南至隆德府三百三十二里 北至大原府四百四十六里 東南至隆德府三百一十五里 西南至隆德府三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六里 西北至大原府三百四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四至八到 東南至東京七百里 西南至西京七百八十里 西南至大安一千六百四十里 東至磁州三百四里 西至并州二百四十五里 南至潞州三百三十一里 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 東至潞州黎城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二里 九域志 遼州地里東京七百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一十四里自界首至磁州一百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大原府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潞州二百二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六里自界首至大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六十七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邢州一百七十八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原府一百六十里 元一統志 遼州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二百里 西南至本路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蹬村四十五里 西至太原府榆次縣傾城村一百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東到磁州三百四十里 東南到彰德四百里 南到潞州三百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里 西到汾州三百五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山縣 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二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蹬村界四十五里 西至榆社縣店椽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和順縣寨堠村界五十里 東到磁州

武安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真定路涉縣一百八十里 南到潞州襄垣縣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二百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百里 西北到儀城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東北到順德路邢臺縣三百里

山川

圖經志遼山 在城東三里勢如抓塚高一里盤踞二里上有遼陽神廟叢因兵燹屋宇毀棄不存有遺址在焉 五指山 在城東北九十五里高一里盤踞二里東山石壁中有一手跡其大如箕五指掌文俱備故名五指山 太平寰宇記 李精叔趙記云遼陽東北有五指山最石孤峯上有一千一足之迹其大如翼指數俱全又郡國志云北齊宣王遣人量之長七尺又十六國春秋云石勒當生之時北山上草木皆為鐵騎之形矣遼州志箕山 在州城東南七十里高三里盤踞五里山勢雄偉林木森鬱東接太行山北連恒嶽按州界石云州先為箕蓋取此山名也 太平寰宇記 箕山上有許由冢按伯夷列傳曰余登箕山上有許由冢復觀風土記云太原郡箕山有許由冢列說又云在今洛州洛陽縣不當在此其山有石室方四丈壁中文字甚書人莫能識又有鬼谷元一統志千畝原

在遼山縣東南三十里蓋州境多山惟此地方千畝平原膏腴人賴其利太平寰宇記遼陽山　在州東三里南入潞州黎城縣界　斷孤山　在州南十五里其山南高於衆山西面孤絶有斷孤水出焉　三臺嶺　按魏書云武鄉有三臺嶺　遼陽川　在遼陽城西東過至山東西二十里中間遼陽水通流　遼陽水　從平城縣西北八賦嶺下出名八賦水東南流經古遼陽城南過謂之遼陽水又東過合清漳水號漳水　清谷水　水經注云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亦云遼山縣西南黄巖山先軫所出也元一統志　榆社縣西二里有漳水自縣北紅花嶺發源經縣西南流入武鄉縣界　和順縣西北石猴嶺二處漳水發源東南流二里相合而下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清漳水　出太原樂平縣界沾嶺下地理志前漢上黨郡有沾縣注水經云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　龍泉水　在州東三十里山側有穴闊一丈去地一百尺流注不絶如龍之吐故曰龍泉　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三十里出南八賦嶺東流入榆社縣界今入遼州　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北十四里出北八賦嶺東流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圖經志漳河　在城南一里其河二源其一自和順縣西儀城界發源經由本州南一里下流其一自和順縣石猴嶺發源經由本州東七十里南流至交漳村二水相合下流入潞州黎城縣界遼州志千畝泉　在州南三十里邦人建廟其傍上有高源地勢平闊若千畝然其下峭壁屹立松栢蒼茂佐石突兀中有二穴泉自石出清流不息故名爲千畝泉遇有水旱祈禱輙應自唐加號曰通利侯元錫號爲千畝靈泉之神每歲於五月初五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三年五月立碑圖經志元雅德彌寳千畝靈泉廟碑　遼陽郡治東南三十里有千畝山山之北有廟廟曰通利侯考之載籍神之在祀典也久矣自唐而加號焉神居是山勢枕太行群峰星拱松栢蒼茂佐石突兀鬱然而陰燦然而榮覩其層巒聳翠碧樹留煙其爲山也秀矣廟之西南又有泉自石出清流不息環遶其間究其源則莫知其來亘古今而不涸其爲泉也靈矣侯之爲神能驅龍致雨呼吸風雲護民稼穡其爲功也大矣故邦人賴侯之福以生春秋以祀之朔望以禮之有司特加致祭焉至正壬午夏彌月不雨多稼將枯州之官慮民憂色而相告曰歲不成民不能保其命爲民牧者當思何如衆乃齋沐恭謁侯廟一禱而雲雨沛然農民告足歡聲達於四野吁侯之救民以轉我皇元好生之德爲功誠大矣哉越明年癸未春監州高昌也先怯里迷失公白於僚吏曰昔者侯賜甘霖他郡之所無有茲境群黎含歸鼓腹而樂豈盛之歲非侯之力耶然無誠以報侯之功豈事神之道歟侯之廟遶覧煙霞近覩山色美且秀矣特無三門以廣侯之居可乎僚吏欣協厥謀曰善哉斯言亦見公之事神也克敬官乃捐俸爲功而又訪於民民曰此衆之久欲爲也官其先予言未既即斬材於山僦工於市而民子來不逾月木工告成乃繪乃象乃繪乃門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宏其舊制煥然一新噫侯之澤被於民也厚故民之報功也勤監州暨僚屬喜神之靈樂民之助屬余以記之余曰學識淺近恐不能揚侯之德固辭之不獲乃筆之曰民賴神以護此邦福斯民於不已則民奉神之祀者神之功於無窮以慰我聖朝育民之意矣　承事郎前江浙省鄉貢進士雅德彌寳撰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藥材　木豬苓大平寰宇記　人參貢元一統志

鐵　遼山縣有冶　炭　遼山縣有窰一處和順縣有窰一處　碗　遼山縣有窰一處和順縣有窰一處　麻布　遼山縣榆社縣和順縣俱出

風俗

圖經志其民貧儉朴實少文地無出產惟以力田爲務其地居太行絶頂石厚土薄氣候甚寒不宜豆麥雨多則禾稼不熟微旱乃收郡縣志寰宇記番漢相雜好武少士　元一統志其民信實耕厚

戶口

遼州志軍民等戶九百三十九戶計四千九百二十八口　男子二千四百九十七口　婦女二千四百三十一口舊唐書戶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萬八千六百四十　天寶戶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萬四千五百八十　郡縣志唐開元戶七千九百九十五　宋元豐戶七千三百十五　寰宇記宋戶主二千七百一十七客四千七百五十四　九域志戶主五千五百七十八客一千七百二十五

關隘

遼州志黄澤關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逈太行絶頂山勢險峻東西一逕往來難通車馬下山則盤踞曲折故名曰十八盤東達彰德開封等府前元設立十八盤巡檢司仍立巡檢司守把其地　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道自來不曾設立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州衙西街北一百五十步　北至曹家寨一鋪　平王村一鋪至和順界石鼓嶺鋪　西至王剝庄一鋪　西張村一鋪　洪渡村一鋪黄巖村一鋪至榆社縣界武鄉

舖鋪

壇

圖經志社稷壇在城西北一里二百七十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一里三百五十步　無祀鬼神壇在州北一里二百九十步

廟宇

圖經志三皇廟在公廨西街北　文廟在公廨西南　城隍廟在公廨南街西

古蹟

圖經志先軫廟　在城南二里春秋晉文公時爲大夫城濮敗楚軫之力居多襄公時與狄人戰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之歸其元面如生助春秋所書晉敗狄于箕卽此地也箕土之人仰其英風義烈建廟以祭之俾血食不絶元錫號爲晉大夫先軫之神每歲於五月四日致祭　趙楊先軫廟記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勳沒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發之本願也乃夫盡智竭忠匡國利民偶一旹之微夫之能精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爲臣之戒其身雖沒使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爲臣之本願哉不得

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伯晉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特賴謀國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賁育之獻嬰鴻由是始盛文公之伯殽之戰擒三帥君狸姓之禍萬由是克大襄公之烈縱横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大爲之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伯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年以抗使疋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母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户而還遂伯西戎及晉敗狄于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嘗違禮於君意以謂君之卹我惠不加討我何而日以處狐偃趙衰之閒況後世必以我爲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苟活孰若敗狄而隕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遂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槩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如太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後大夫不復命蓋如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於陷穽此謀臣衆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不及退欲追之恐弗追感發於中不得仲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致而事勢既卑纂隙既搆

三家擅晉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逐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迹者孰重孰輕宜乎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愧也箕土之人迄今仰其遺蹟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絶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二將脫替還箕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爲之碑時大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少中大夫行遼州刺史兼知軍事趙楊撰　祝融廟　在城北二里以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故邢人立廟以祀之元錫號爲祝融氏之神每歲於立夏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十四年八月立碑　元帖睦迩楠花祝融廟記　祝融古官也立之以正火顓頊氏之子黎爲之蓋以其能於火也然考之史黎之在當時非特能於火且有平土之功是以後世三皇之祭則以配神農土數之祭或又以配社示不忘本之義也築壇立廟在在皆然而遼陽之民復别立廟以祀之是何異於他郡也邪按九域志遼陽城乃顓頊之子祝融所建言以有功於民血食在茲觀夫城之週圍高山峻嶺深谷陵崖其喻固殆非筆舌所能陳者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則遼陽城之建其取於時義也大矣其爲民慮也遠矣民之受賜也與他郡異矣民之受賜既異於他郡民之務本安得不異於他郡哉且州有佐風劇雨水旱災沴禱之輒應民

不夭癘年多順成功德庇庥萬世永賴宜乎復别立廟以時祭享而不忘也至正癸巳監郡鐵穆迭兒文耀節史與屯垣鈞夫等春行視農有事於廟今則赤白狹矮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棟傷剝而不治儀像黯昧而弛職祈民日慢祥慶弗下我等既承王命而守其土不即不圖將其可辭乃命筆故爲新衆工趨事無怠無忽而又憫以河南兵興之故戒使勿亟恐勞民傷財也明年甲午五月始克成焉閒凡四而規矩中度塑像凡五而尊卑適宜門窗壁飾舉無可非議者昔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孔子譏其不智斯廟之改作不惟無不智之議而又見其有事神之誠矣我皇元以重農爲國本以明禮爲家法而於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惓惓然命有司以時致祭矧祝融乃聖帝明王之配非忠臣烈士之流天下有司所當祭而有司於遼陽者尤所當祭也於戲有事神之文有感神之實而後質諸鬼神而無愧其文其實故有以驗夫方今之有司以繼以承又有以啟夫將來者云　國子進士承事郎晉寧路同知遼州事帖睦迩楠花撰

黨山廟　遼州志黨山廟在城西三里考之廟碑乃鄒國公之後迄宋而加號曰昭懿聖母邢人遇有水旱祈禱輒應

國朝錫號爲黨山之神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致祭其廟天會十二年八月立

碑元一統志　和順縣西一百里章山有靜應昭懿夫人廟禱雨多應

王舉章山之神廟記　僕嘗質之於有商之頌有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即其所以為假饗則幽隱之中居歆而不釋。逮神之明明以告人則莫之或見。又嘗質之於有周之雅有曰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即其所以為燕飲則公尸之言嘉告而不忒。逮神之諄諄以語人則未之或聞。由是幽顯兩塗神人異位默然以降監者理之所宜顧然以告語者世之偉事。猗歟神歟何其偉歟。越惟天會癸丑祀事之既環諸邑人邑人曰神之功則大矣事持異矣屬天兵撫定之餘郡盜滿野而佛宇神相埃滅者十常八九獨我神祠儼然如昔天何護持之甚歟。仍歷年彌久莫知所自。逮跪伏庭階叩其夫人之本始仰而不語者久之叩于再于三琅琅然大語于廣衆之中曰吾之本始未嘗告人今其請之益切。遂語諸人曰本郡國公子興之後歷世不詳獨皇父別業鎮洮仕於唐之宣宗雅以忠言讜論寵官諫議夫人事親極孝惟世之剖肝割股不足以擬其髣髴云唯孝通神明是乃上帝眷沐獲隸仙籍然虞舜以大孝作元后斯猶未也又俾司兩部庶其膏潤之私保育之惠霑諸寰宇而帝之所眷孝之所致益云大矣。嗚呼天下有名山大川。非常常者所能宅不日有不世之功而必有不世之德乃

使之居於斯栖於斯為一方之歆享焉章山神處西遼東北隅倚瞰羣山之邃邃而又上有靈源淵渟湛碧尤為奇異當火雲列空長畝乾槁環數千百里黎民嗷嗷日俟其末蘇者能齋莊肅敬丐以一勺之微莫不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示其靈感之無斁不直此也凡民有疾洗心以往者滴瀝之私旋有莫大之效是彙濟洪潤德斯為最宜其殿宇崇抗南踰汝漢東抵江浙踵枝相屬獻上祠下閱歲而成然肇於昔年之顯寧而後再以昭懿寵號尤顯於聖時之天會僕以壬子載奉綱章濫司是邑視民之初凡厥民庶日以斯言為告若曰以斯言為誕歟何告者無間若曰違以為然歟何孔聖有不語者四遂擇日齋沐躬款祠下請觀其實逮神座降語歷歷偉聽震響滿空凡人心腹中事不欲宣揚及默懇而未言者悉皆昭布允知民告之不　誣既不我誣而凡所以拯旱又所以弭疾為天民之福庇者可不顯諸遂刻翠琰以永其傳天會十二年文林郎秘書省秘書郎南遼州平城縣事借緋王舉撰元一統志遼陽神廟在遼山縣東三里山上有祠今屬遼州　項上祠在榆社縣西北八十里山有神祠禱雨多應　顯澤廟在和順縣韓四十里合山上有懿濟夫人顯澤祠禱雨多應

故轑陽城在遼山縣北金天眷二年移於今治今屬遼州　黃澤關在遼山縣東一百二十里故基猶存今屬遼州　陽城馬陵關在榆社縣北九十里有龐涓墓　廢儀州唐改箕州為儀州以州東箕取名今屬遼州太平寰宇記屋駄嶺在遼州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鑄山復寫一切釋經於此也　困悶城在州南十五里舊圖經云趙簡子至此病篤遂築此城由此為名又有困悶川

官蹟

元一統志趙奢史記秦伐韓軍於閼與趙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碑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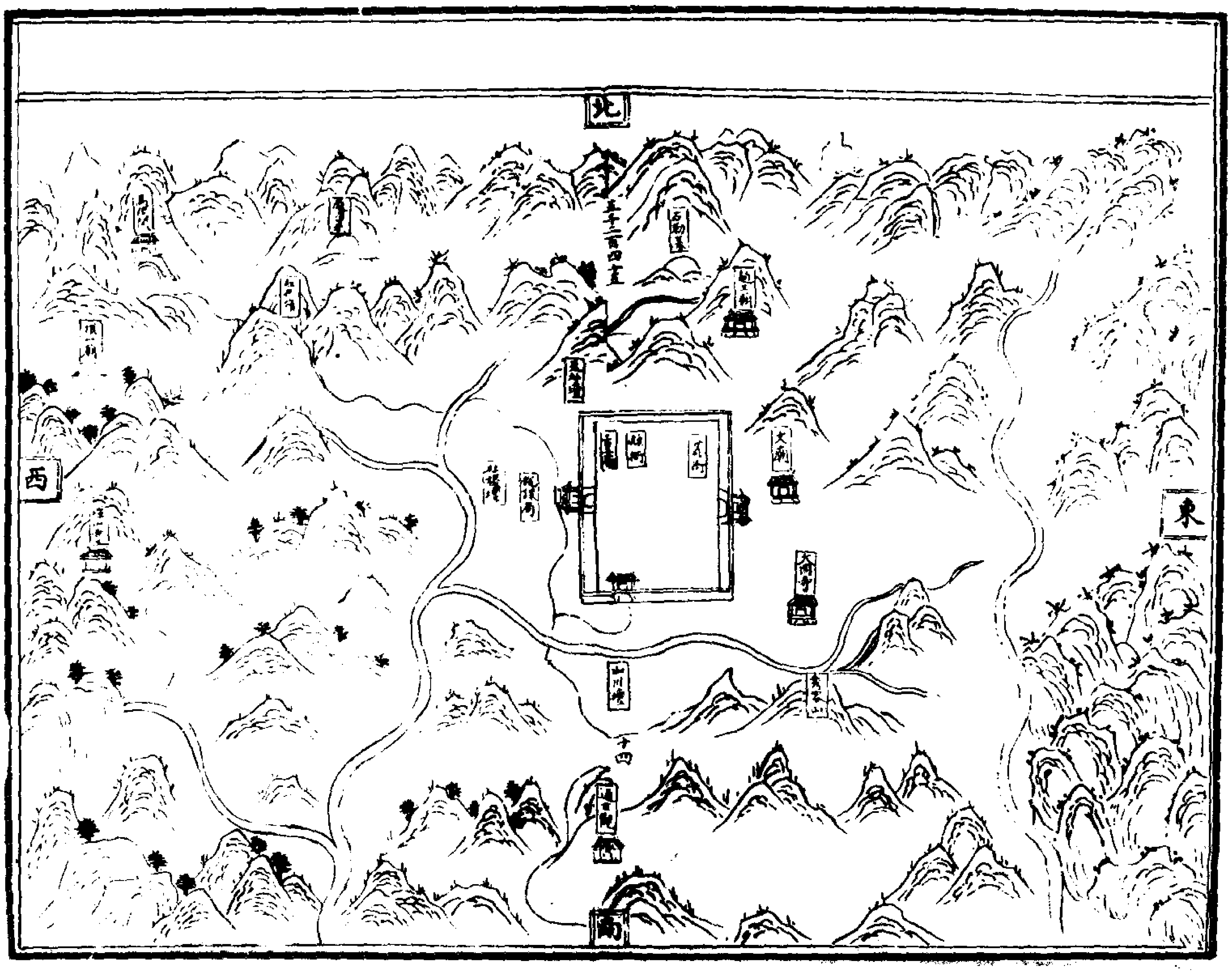
圖經志李邦彥宋大廟碑記　政和八年夏六月上親御翰墨作訓于四方多士以其詔屬臣邦彥使奉行之秋七月拔吉揭示于太學暨辟廱仍著之石九月臣以職事進對便朝上諭臣曰前日詔書學者宜識所以訓迪之意且暴疾邪僻豈士人所為臣頓首謝曰陛下興學造士澤之入人深矣孰不能忠上德而化之聖詔一頒鼓舞丕應咸目愉而心成咨嗟誦詠者不可一二數憤激而勸以義者慨然相先也蓋教之道素明而理義之感人若是其敏願詔儒臣作記以揚厲休蹟俾天下後世無忘其意越

二月御筆委臣識之而臣踧踖一介擢長師儒毫髮未報震駭所及樂飾喻於眷注之意不替益專且不以無累取玷上寵俾加序述惟是不腆末學固不足以專命而載名其下有榮耀焉臣之幸也謹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治化之本義命之大戒存焉士之所學學此者也上之所教教此者也政事之興風俗之醇皆原於此監二代禮庶事備矣而教養之法加詳法象所示雲漢其章人才之盛金玉其質棫奇取異序野而官使之名正分辨咸懋嘉德故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羔羊節儉正直之風有辭于永世知所以尊義而主命故也治降叔末君臣信義之論棄名委質戒辟之責猶行於區區戰國之間特以為美談豈餘波遺澤燕及來業而人倫之教在人心者未熄耶上以神明淵懿之資發揮前聖光大之烈勵賢崇化一本於學所以風天下而善萬世者三代不足過也邪謀弗感既厎于憲而訓辭謹切必勸勵于庠序師儒之官宸慮所圖至深且遠矣譬猶慶霄清明日月中照有目有趾者待是焉顧非甚愚昏不知嚮是革心滌慮祗奉明德戒懼而不敢少易也嗚呼士之取重於世者以義命在我物無待而移之故尊君親仁之心常存而不衰嗜進末者義以利勝樂于時者命以欲滅陵夷漸漬始失其常也越及誕作狂

僭矯誣之行而階之爲禍釐狡之施全柅之戒罔不在厥初則天心仁愛之寓形于詔諭其爲惠可勝既耶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夫以九重之近幹制四海之遠德意志慮非言弗宣稟令之臣所當奉以周旋靡遑夙夜刻金章洛畫昭布于上下而又勒諸翠琰垂範將來顧疇敢不力臣楨文未工愧無以形容聖作之萬一然戒告之嚴委寄之重尚俾來者勿怠于成以奉揚丕顯休命於億萬斯年之永則是記也豈特修上之賜使後世歆豔其美而已哉冬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朝議大夫試大司成同脩國史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邦彥奉

御筆記并書　魯浉元文廟碑　古師道統於君夫子之生也丁世教湮微之會廼約唐虞三代君師大法明天常正人紀布衣之士尊守其教猶足使民彝物則莫之或息況君天下以厚皇極之福于此者聖人所以開萬世功也初聖朝天戈所至儒其人者兵則生之俘則民之家則復之才則官之世皇御天悉宗六合六德涵藏流奉詔議宥賢能既有鴻緒洪惟皇上稽古閱今仕不根學業教至治勒中書定貢選班祐乙卯春天下偶進則試京師高陽許氏才子曰有士廷對異等扶承事郎倅晉寧之遼州至則謁上帥下葺廟教學書來屬記再至綱初翀以不可然讓乃詢其事而筆之曰城邊防自祝融歷代或革或因遼國太古之遺名也學宮位州治坤隅近

古石刻故存至元始年守臣知傑禎繼遷以來政相仍棟宇寖具大德癸卯震盡廢九四涉年至丙午守趙容僅殿未廡贖且一祀龍集丙辰得今張守思義暨許君廼廡廼像廼門廼牆以及室堂師席是隆冀舍其旁以庇諸生于庖于湢于廥于藏新屋百楹煒其相望州人父老聚嗟告語痺陀於先今也雖堅疏固于昔盜也嚴容翀聞之嘆曰微兩君協志志我能至是乎且其後肇端其年之春訖緒將丁之秋尤見其民習於順今也用是告夫州之人曰聖天子文明陶冶宇宙爾州長人崇學明教可謂知所務矣古者政與教一違世趨下稽薄書走期會集獄訟篋櫝皆目之曰政所謂教則凡閭庠序視曰虛器蔑不加恤三綱淪九法斁職此故也今賢長伯任教於上多士力其學於下道明德立才良行脩居而篤於家出而用於時俾仁義澤無所息於天地萬物位育之間上不孤朝廷養賢及民之至圖下不負牧伯承流宣化之至効此其有望於諸君子也歟若沐近利汙下流曰是皆用儒之路也豈足與言儒者之行哉惟吾士也慎思無忽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榆社縣漢涅縣地屬上黨郡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榆社縣屬韓州唐武德三年縣置榆州六年州罷以縣屬遼州宋熈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省本縣為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仍置縣來屬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寰宇記云榆社本漢涅縣地至晉於今縣西北三十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唐武德元年隸韓州三年以韓及并之平城置榆社州又析置偃武縣六年州廢省併偃武以榆社來屬遼州宋及金仍舊前元初行儀州事辛丑年隸平陽府親管至元三年併入遼山縣至元六年復立榆社縣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立榆社縣隸遼州 太平寰宇記 榆社縣西一百一十里依舊管七鄉 本漢涅縣地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十六國前趙石勒即此邑人後魏改屬武鄉移於今縣南韓州武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榆社縣屬韓州今潞州之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大業二年省義寧元年又置

官制

國朝官制 榆社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城街北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三十步 稅課局在西關街西 儀川倉在衙門街西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四十五大

鄉坊

遼州志禮義鄉 富逸鄉 清善鄉 將相鄉 仁壽鄉 在城宣化坊 雍陸坊

渠堰

遼州志本縣居民所種皆山坡田地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榆社縣 四至 東至遼州洪渡村五十里 西至太原府祁縣梁平村界七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關曲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遼州和順縣樊豐村界四十里 八到 東到遼州一百里 西到太原府祁縣一百九十五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七十里 北到太原府榆次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遼州和順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太谷縣一百六十五里 元一統志 榆社縣東北至上都二千里 東北至大都一千三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五百里 東至本州一百里 東至遼山縣黃巖村四十五里 南至銅鞮縣賞嶺村界六十里 西至太原路太谷縣土河村界九十里 北至和順縣馬陵村界五十里 東到本州城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襄垣縣一百五十里 南到沁州銅鞮縣武鄉城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路太谷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北到和順縣儀城縣一百里 東北到和順縣二百里

山川

遼州志秀容山在縣城南三里高二里盤踞三十里 樺隱山在榆社縣西七十里高三里盤踞五里如箕東向 圖經志項山在州城西北八十里林木蔽翳嶂峙突兀俯視群峰其勢如首故曰項山 其山有廟曰項山神邦人禱雨有應大德十年九月立碑 原宗榆項山神碑記 晉陽之南僅百里許有屬縣曰榆社善士楊滿孫義者介安吉來以項山神廟記為請曰項山在晉為名山尚矣山之形狀突兀龍從嵐光積翠盤踞數十里相接境環號稱絕勝在東曰古儀在西曰嶺山在南曰銅川在北曰繁穰茂林蓊鬱諸峰環抱四圍如玉屏川原迤邐其平如砥殊有塵外趣斯乃項山之奇觀也吾鄉自上世傳聞縣之李清里張公復為項山之神神之蹤跡由來未得其詳但知土人建祠設祭香火綿綿不絕者有年矣嘗云神之平昔天姿穎悟立志不凡含弘寬大之量雍容和緩之儀能俯仰於鄉人中與人交甚歡寂時間談詠世外事神亦未嘗自神之也里中賢達耆宿輩莫不贊歎咸曰張公才如是其高德如是其勝今區區甘墮俗類胡為不騰達專一方而坐鎮雅俗俾蒼生受其賜與吾輩欲薦進於有司第恐愚諉無如不達薦賢之要適足以汚瀆於公然猶倦倦茲懷再四者屢矣將恐薦之之道後時也無何公已僊蛻矣靈明英秀之氣聚而為項山之神變化莫測為雨為雲為風為雷疫癘里人自縣達之州至聞之於朝歷代斯久益加崇敬逮至隋開皇六年重脩項山神廟神靈昭昭血食一方在隋之前未審是何代始世代沿革遭離變故廟貌又不知其

經數兵革矣神之靈初不計廟之存與否矣靈故在焉神之出處顛末蓋如此屬者承平日久民獲奠居風恬俗閙家給人足蓋百年以來德澤之所漸漬禮義之所撫摩風俗興於讓之風比屋屏鄰野之習萬里春臺熙熙然如堯舜之世盛矣哉里人相率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吹笙鼓簧思所以娛頂山之神者不一其祭廟祠落成久矣神像儼然如生存棟宇翬飛丹碧輝映兩廡翼拱龍池瀲灎構亭其上神門深邃繚以週垣規模布置煥然一新庭宇開朗工程堅整較之前代尚或過之若夫旱乾水溢之厄災疹疫癘之殃皆神所司稍旱則致禱於池方祈於聖水感甘澍之郏應以故物無疵癘人保康寧土民來祭酒至於成池肉至於成林遠近畢集貧富一方惟聲雖遝非神潛備厚德以碩民安得敬信致祭如是豐且備耶灰交邢章清修河谷者宿不謀僉同相謂曰吾鄉章輔肾牧守明審法令一毫不及於民清康介特克諧公政俾我小大之家無不給之患吾牧守治民之恩未嘗不盡其誠神之黙祐吾民亦未嘗不顧厥靈斯二者不大諸石以壽其傳可乎捶以滿義之辭次第而爲之記　從仕郎太原路儒學教授原宗翰撰

漳河　遼州志漳河　在州城西二里從西北六十里紅花嶺發源經由南流入武鄉縣界太平寰宇記武鄉水　在縣西一里源從平城縣西南八賦嶺下出西入武鄉縣　涅麻池　在縣北三十里即石勒布衣時涅麻於此與李陽所爭處今枯涸止有處所　石公泉在縣東四十里源發武鄉嶺下是石勒飲馬之泉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風俗

遼州志其民儉嗇朴野少文勤於農畝氣候差寒皆山坡地土宜莞豆枝豆少種二麥黍穀稍旱則熱

户口

遼州志軍民站匠等户一千八百七十一户計男婦八千一百八十七口男子四千五百三十七口　婦女三千六百五十口

關隘

遼州志馬陵關在縣西北九十里道路窄狹峭壁嶮峻下有流水不息係南北經行大路西達太原等府前元設立馬陵關巡檢司

本朝仍設巡檢司以守之

鋪舍

遼州志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自來不曾設置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東門外街南三十步　東至閆壁村一鋪　王景村一鋪　牛家庄一鋪　武鄉嶺一鋪至遼州界黃巖鋪　南至譚村一鋪　鄭谷村一鋪　長寧村一鋪　東方村一鋪至武鄉界關曲鋪　北至東周村一鋪　五元村一鋪　下紫塞一鋪　上紫塞一鋪　思憔村一鋪　老谷村一鋪　白壁村一鋪至太谷縣界馬陵關

壇壝

遼州志社稷壇在縣西偏北一里　無祀鬼神壇在縣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

廟宇

遼州志文廟榆社縣城東門外街北　三皇廟榆社縣在城西北隅　城隍廟在榆社縣縣衙西街北圖經志大同寺在縣東南外附城　崇聖寺在縣西北七十里譚隱山四山環抱寺左有泉湧出名道人泉大定二十七年立碑　張天羽崇聖寺碑記　武鄉之西北曰禪隱山之陽古寺曰崇嚴宋嘉祐間改額曰崇聖舊有石刻斷缺字剝其由來無文可考但耆老宿德傳聞昔一客僧來自五臺過此投宿嘆羨寺之形勝惟水不附近艱於汲引捧旦將行徘徊寺之左以柱杖畫其地令人下掘取未盈尺其僧遽去靈泉出焉主僧驚異稍加疏鑿則湧如珠璣分流利用施無盡藏自此一方雲氣增秀土脉多松從來所說廸文殊菩薩顯化之迹也向經兵火寺壞僧殘淨行夫持者亦不乏人至大定十五年出主雲江慇念久弊自愧於中發願投誠重爲脩建憑化道之感通忘心力之勤倅近者遠者樂施助工經之營之功增舊制正位釋迦佛大殿左右相對慈氏羅漢殿法堂雲堂廚庫廊廡伽藍神位寮舍三間名手繪塑尊像聖衆威儀粧嚴燦然具足續建東西二方丈始以乙未歲欲脩其頹卒以丙午歲告成厥功一紀之內興舊起廢中外雄壯爲之鼎新向非主者行業周圓其孰能與於此或曰佛刹具體復作二方丈於意何哉江云寺本教院前後師徒皆精進於經論吾有法姪鑒公自十有九歲上黨昭化寺請主講席學徒甚衆莫不服膺由是今聞已著每敷演之暇覽傳燈祖道頗有開覺故遊鄗圃叅普照寶和尚目擊道存言下相契寶曰吾待人方便矣因留三數年間深入悟門嘗密與群條緇素之衆擬議云此佛門樑柱不可失也其道篤師範有如此者又小師貞公亦該通闡覺等教復探賾宗乘之學一缾一缽遐適諸方久之道眼孤高機鋒清峻周叅請南京法雲寧長老

卯可深證相授法嗣輝有餘裕吾所以建東西二方丈鑿甬二公皆吾崇
聖門下見季爾各遊方傳道爲人天師故設此兩位以待他日之歸也丙
午秋貞公鄉復還山江爲慰自足次年正月江洒坐亡收功而去入寂滅
樂是以貞公未易他適馳書有稟於鑒公謂寺事興修一切成就今欲作
禪林請尊宿住持接引十方本分衲僧永爲祝聖壽道場爲丟劉善信咸
悅而隨緣無不可之與否也師聞而嘆之曰吾懷是念久矣士圖咨問來介
千里之外應若符合天事有定數復奚疑焉吾昨一往來偷觀音堂圓明
菴意實在茲况吾鄉山林之深秀雲泉之清勝風俗之淳厚仰此梵宫久
文殊聖迹之地增之爲禪會斯亦宜然爲圖焚修功德利益不其大矣哉
於是特立規屋尊嚴古式有禪師福淳者來謁臨江讚嘆溫厲誘掖話此
始末託爲之記叟曰我本武弁之下若寄猥職廿爲棄材夫何可取當求
諸鄉先生淳曰聞叟之平日多空門友樂於爲善道貴居實不以文華較
之也其圖必之意不能拒勉而諾之嘗聞寺院以招提稱之謂招引提携
十方英俊弘闡佛法之所也主之者前尊襲於甲乙何拘之一隅也已今則
祖道益興良多遺變且如鄰下竹林大利香山潭柘是也居楸趙禪玄之
又玄分枝共帶因方就國况寺出宗師山名禪隱緣相契爾信非偶然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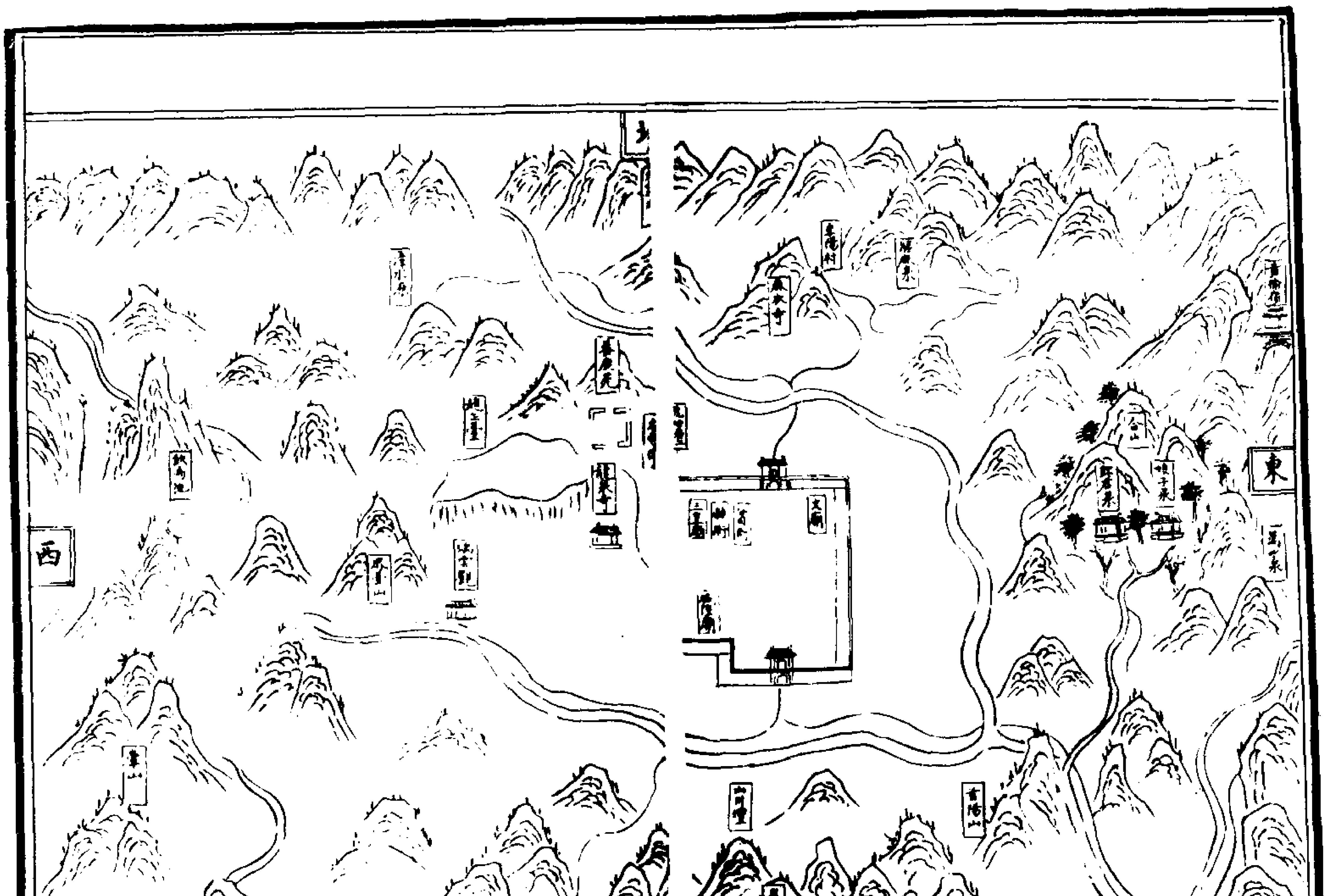
來古佛家風達見此山面見而今而後關曾漢路開維摩室往來抱道駐
錫人家寧知文殊不復寓於其間者也凡合會人請高著眼顧武畢沁州
軍資器庫都監騎都尉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天羽撰

古蹟

太平寰宇記古榆社城在縣北三十五里魏地形志云武鄉縣北有榆社
縣城　古箕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地形志云太原二百一十里有箕城春
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即此也　縣城即故武鄉也石勒時築
前趙錄曰石勒上黨武鄉人僭號後還令曰武鄉吾之豐沛其復之三世

陵墓

遼州志龐涓墓在縣西北九十里馬陵關半山有古塚土人傳爲龐涓墓
無碑碣可考　石勒墓在縣北二十五里趙王村山㑹其右水流其左東
南半里有古廟金明昌二年重建無碑碣土人傳之甚詳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和順縣周春秋閼與邑也又為晉大夫梁餘子食邑亦名愉城漢為沾縣地後漢因之並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元魏孝昌二年罷樂平郡及縣北齊移沾治沾城隋開皇七年於今治置和順縣因界內有古和順城故名唐武德初屬并州三年改屬遼州宋熙寧七年罷遼州省本縣為鎮入遼山縣屬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元祐初復置和順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縣宇碑記云此晉大夫梁餘子養食邑也又按寰宇記云此漢沾縣也即春秋閼與邑也史記秦代韓閼與趙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大破秦師即此地也後魏孝昌二年置樂平郡隋開皇五年復移於今所屬并州十三年仍移於治以其所置和順縣東北有古和順城故取為名前元亦曰和順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曰和順隸遼州 輿地廣記 和順縣本韓之閼與邑趙奢破秦軍于閼與即此漢為沾縣屬上黨郡後置梁榆縣晉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郡乃閼與之舊平是也隋開皇十年改曰和順屬太原縣 史記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趙閼與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乃使趙奢將大破秦軍乃解閼與之圍 漢書高帝紀韓信破代相夏說於閼與 地理志沾縣屬上黨郡有沾水出壺沾音他兼反

官制

國朝官制 和順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黃榆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縣衙東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四十五步

仁濟倉在縣衙東北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二百三十步

鄉坊

遼州志在城鄉 永興鄉 思信鄉 玉女鄉 仁壽鄉 德寧鄉 高丘鄉 石城鄉 坊 曹順坊 元一統志 仁壽管 循城管 高丘管 玉女管 思信管 德寧管 永興管

渠堰

遼州志渠堰和順縣居在太行山頂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和順縣 四至 東至邢臺縣界稻畦村一百一十里 西至榆次縣界白坡頭村一百三十里 南至遼州界寒桃村四十里 北至樂平縣界冶頭村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邢臺縣二百五十里 西到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遼州九十里 北到樂平縣九十里 西北到壽陽縣二百二十里 東南到遼州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到贊皇縣二百三十里 西南到榆社縣一百六十里 元一統志 和順縣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九十里 東至邢臺縣孫家會界一百一十里 南至本州遼山縣寒桃村界四十里 西至榆次縣循城村界一百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社庄村界五十里 東到順德路邢臺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七十里 南到本州遼山縣九十里 西南到本州榆社縣二百里 西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壽陽縣一百五十里 北到平定州樂平縣九十里 東北到真定路贊皇縣三百里

山川

太平寰宇記九原山在縣西十一里國語趙孟與叔向遊於九原即此也 圖經志合山在縣東四十里高二里盤踞五里松栢蒼古究然有塵外趣下有二泉名曰娘子泉郎君泉有時流不息有時逆廻入穴每遇水旱祈禱輙應上建二廟有神曰魃濟大人暨弟顯澤侯元錫號為合山之神歲時致祭焉亡金至大四年五月立碑 史良合山神廟碑記 夫有功於民者祀宜享於萬年無益於世者德難明於千載蓋人非神無以享其祐神非人無以仰其靈合山魃濟夫人并弟顯澤侯者能出雲氣吐膏澤無祈不應有感必通乃自古之名神也予嘗讀之梁邊閑之班固曰夫人者昔棖姑氏之女也躬以柔魃沒而為神淵澤滴然膚寸十里顯澤侯亦能澤潤生民功加有普舉蒙厚利屢格有年時事之惟謹不忘神之德也當世之重不其超歟元府厚對皆宋朝舊封所降宣命刊之翠琰今尚存焉二神聞宇皆物倫之至我大金貞祐間邊備稍失有事中原烽火然空祠灰靈爐而我晉陽公威厥神靈傷其無處雖復濟之權為小殿至正大二年盗拒河東皇上震怒命將討之我經略張公是時方任本郡刺史率

兵從之倫騎而出囷於畝中於是默禱尊神果獲乎祐得遇吉人導之夜出既而雷雨甚至漂溺其跡使敵人不得追之方解其危然而堅持素節曾不少易朝廷嘉其忠亦復任本郡刺史繼遷經略使厥後自春徂夏旱暵為虐時雨未零苗將槁矣公乃歎禱俄獲沾足歲則大熟俱受其賜公感而嘆之曰惜乎靈寢卑微神不可止未足聳人之瞻仰吾其慊焉乃自輸誠計功命匠因其故址而復崇之於斯時也刀役不勞俯求材木不可勝用躬有經營之意咨志締構之勞先建夫人正殿一所龍王堂三間碑樓一座暨拜殿聳然可觀巍巍感使一新得舊塑神像遷而置之壁諸供儀莫不畢備得顧睨之尊嚴使神靈之安妥非公之誠其孰能如是耶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此之謂也噫公之用心非惟少答於神休抑願協寧於帝宇望風雨惟時年穀豐登里詠金歌人安其業則太平之象復覩於今日也故闔境之人喜而贊之曰此當世之美事可不刻石而記之以此囑予為文辭不獲已願書其實而誌之使歷世傳之無窮求乎於休不亦宜乎 遼州志 首陽山 在和順縣東南四十里高三里盤踞四十里形勢嶮峻林木森然 太平寰宇記首陽山在縣東四十里按論語鄭玄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邑山俗號為首陽山 鳳凰山 在縣西二十里勢如孤塚高一里盤踞五里 堂山 在縣西南八十里高四里盤踞二十里林木鬱鬱 九京山 在縣西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二十里其勢平易考之檀弓九京即九原也昔趙文子與叔譽觀乎此 石皷嶺 在縣南三十里一山橫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上有一石如鼓狀故名曰石皷嶺 武鄉水 在縣西南一百里出自孫臏坡下南流入榆社地界 漳水 在縣南北各半里有二水其出自樂平縣西陰山之陽至縣東二水相合東至遼州交漳村流入涉縣界 太平寰宇記梁榆水 注水經云榆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是也 清漳水 在縣北 南萬水 在縣西南四十八里出黃萬嶺下又有南松子水北松嶺水 九京川 在九京山北東西二十里 遼州志 滙麻池 在縣東三十里曰李陽村土人傳石勒滙麻于此遺蹟猶存考之通鑑有曰石勒為趙王擒李陽背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即此地也 飲馬池 在縣西九十里山名三尖其下有池源出山陰清流如鏡土人傳石勒飲馬于此無碑碣可考 萬水泉 在縣東六十里源出合山之東南流與漳水合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木豬苓 炭窑二座

風俗形勝

遼州志其民儉嗇朴實勤力農作地居太行絕頂氣候極寒不宜二麥畝兩乡則山深地冷禾黍不熟遇旱則有收成 元一統志 山川險峻地少平夷 郡志云

戶口

遼州志軍民站匠等戶一千九十七戶計四千一百七十五口 男子二千一百五十七口 婦女二千一十八口

關隘

遼州志黃榆嶺在縣東八十里山勢嶮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府今設立巡檢司以守其地

鋪舍

遼州志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路並無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縣衙南街北三十步 南至西仁村一鋪 石皷嶺一鋪 至遼州界平王鋪

壇壝

遼州志社稷壇在縣西一里二十七步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三百三十五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三百二十一步

廟宇

遼州志文廟在縣衙東街東 三皇廟在縣西街北 城隍廟在縣衙南街北

寺觀

遼州志龍華寺在縣西半里有鐵佛一尊有碑一通其文剝落不全 麻衣寺在縣北二里有山盤踞五里上有麻寺名曰麻衣殿宇不存敗垣尚在 瑞雲觀在縣西南二里名賢村有三清堂三間庚子年立碑即目碑斷不能具錄全文

古蹟

太平寰宇記故趙奢壘在縣東五十里 遼州志 鹿苑在縣西北二里土人傳為戰國趙襄子養鹿苑廢墻尚在方廣十畝 晉大夫墓在九京山見禮記檀弓今無形蹟 趙王臺在縣西二里一山峙立狀如伏虎上有一臺土人傳為戰國趙襄子避暑宮故址依然瓦礫可驗無碑碣可考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梅元紹
圈點監生臣書長化
臣馬宗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十三蕭

遼

世宗

遼史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菫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爲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諭兩軍諭解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聞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于祖州誅司徒劃設及楚補里八月壬午朔尊母蕭氏爲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魯爲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以崇德宮戶分賜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摶楚補各百的魯鐵剌于骨祿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摶爲之九月壬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丁卯行柴冊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爲天祿元年追謚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割爲泰寧王劉哥爲惕隱高勳爲南院樞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漢主劉知遠殂子承祐立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兼奉蠟丸書議攻漢秋七月壬申皇子賢生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爲南京留守封燕王十一月駐蹕彰武南　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庚申肆赦內外官各進一階夏六月戊寅以敞史耶律胡離軫爲北院大王己卯惕隱頫昱封漆水羣王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衆　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趙延嗣張福等來賀南征捷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大獲而還是歲冊皇后蕭氏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漢郭威弑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漢劉崇自立於太原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胤來以書辭抗禮留漢

英等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詔州縣錄事參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六月辛卯朔劉崇為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隈𠌫樞密使高勳冊為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將洪來乞舉兵應援是夏清暑百泉嶺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謚孝和莊憲皇帝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纘大統曾未三年納唐九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宜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　契丹志世宗諱阮番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從於後求父遺骸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欒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許代中國之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帝以領兵繼入遼諸將密議奉帝為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鎮州諸門管鑰與夫倉庫出納皆帝親掌之或說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

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崧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會同十一年時北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別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耶一日帝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即位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為鎮州也於是舉衰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絕於內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援酋長及諸將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勒兵北歸使麻荅麻荅太宗從弟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之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　述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國乃大

逆人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為帝乎發兵拒之帝遣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為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侮諸宰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征

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并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述律太后為帝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　衍蕭翰矯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恒州時許王從益及王淑妃俱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為出翰立為帝帥諸酋拜之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子母為意眾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劉知遠仍出居私第　漢主入洛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梁清宮密令殺許王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余未忍忘晉也　明年遼國改元天祿戊申天祿元年二月北漢主殂帝承祐立乾祐元年春正月漢主知遠更

名暠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二月漢主第二子周王承祐立時年十八是為隱帝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國時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為漢有先麻荅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朝廷徵漢官致亂爾帝鴆殺之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地而泣自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　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官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帝有妻兄禪奴利聞晉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辭以幼後數日帝遣騎取之以賜禪奴利

六月朔日食　陘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己酉天祿二年北漢

乾祐二年春二月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遣令晉侯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𩲸得反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侯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寵姬趙氏聶氏而去夏四月太白晝見六月朔日食冬十月遼攻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庚戌天祿三年漢乾祐三年秋八月故晉李太后病無醫藥常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疾亟謂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后諸子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帝下馬入民家爲郭允明所弒時冬十一月也 郭威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贇高祖弟崇之子爲主 十二月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推立爲帝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遣故主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辛亥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春正月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 是月弒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高祖之弟劉崇稱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子劉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帝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冊禮帝大喜命燕王述軋冊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命昊妃爲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稱謝且請兵 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弒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之子逃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 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嗣運屬樂推兵威不戢關河流毒自謂荒淫無妨而不知諸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不知蕭牆之禍啓三十餘年血戰之基業而繼繼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歟

穆宗

遼史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戊辰如南京是月遣劉承訓告哀于漢冬十一月漢周南唐各遣使來弔乙亥詔朔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十二月甲辰漢遣使獻弓矢鞍馬壬子鐵驪鼻骨德皆來貢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壬戌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二月癸卯女直來貢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丁卯復遣使來貢甲申以耶律撻烈爲南院大王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鐵驪進鷹鶻五月丙辰朔視朝壬午南唐遣使來貢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漢爲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媼之兄曷魯世爲阿速石烈夷离堇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就執八月己丑眉古得婁國等伏誅杖李澣而釋之九月甲寅朔雲州進嘉禾四莖二穗戊午詔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歲以爲常壬戌獵炭山祭天庚辰敵烈部來貢冬十月甲申朔漢遣使進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戊申回鶻及轄戛斯皆遣使來貢十一月癸丑朔視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朔州民進黑兎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甲辰獵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閏正月壬午朔漢以高模翰却周軍遣使來謝二月辛亥朔詔用嗣聖皇帝舊璽甲子太保敵烈脩易州城鎮州以兵來挑戰却之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來貢因附書于漢詔達之庚寅如應州擊鞠丁酉漢遣使進毬衣及馬庚子觀漁于神德湖夏四月庚申鐵驪來貢五月壬寅漢遣使言石晉樹先帝聖德神功碑爲周人所毀請再刻許之六月丁卯應天皇太后崩秋七月不視朝八月壬子以生日釋囚己未漢遣使求援三河烏古吐蕃吐谷渾鼻骨德皆遣使來貢九月庚子漢遣使貢藥冬十月己酉命太師唐骨德治太行皇太后園陵李胡子宛郎君嵇幹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十一月辛丑謚皇太后曰貞烈葬祖陵漢遣使來會冬駐蹕奉聖州以南京水詔免今歲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鶻來貢己丑華割嵇幹等伏誅宛及罨撒葛皆釋之是月周主威殂養子晉王榮嗣立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丙辰漢遣使進茶藥幸南京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

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六月
癸亥撻烈獻所獲秋七月乙酉漢民有為邊軍誤掠者遣使來請詔悉歸
之九月丙申漢為周人所侵遣使來告冬十一月彰國軍節度使蕭敵烈
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捷十二月辛酉朔謁祖陵庚午漢遣使來貢是
冬駐蹕杏堝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來貢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庚申漢遣使請上尊號不許壬戌如褭潭夏四月己酉周侵漢漢遣使求
援癸丑命郎君蕭海瓈世為北府宰相秋九月庚辰漢主有疾遣使來告
冬十月壬申女直來貢丁亥謁太宗廟庚寅南唐遣使來貢十一月乙未
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冊之十二月乙
丑朔謁太祖廟辛巳漢遣使來議軍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謁懷陵六月
甲子漢遣使來議軍事秋七月不視朝九月戊午謁祖陵冬十一月壬寅
鼻骨德來貢十二月己未朔謁太祖廟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來貢
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辛未駐蹕潢河夏四月戊午朔還上京初
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
辛巳射殺之五月辛卯漢遣使來貢六月丙辰周遣使來聘南唐遣使來
貢八月己未周遣使來聘是秋不聽政冬十月庚申獵于七鷹山十二月

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
辛巳還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駐蹕潢河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蕭思
溫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五月周陷束城縣六月辛未蕭思溫請益兵
乞駕幸燕秋七月獵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冬十一月辛
酉漢遣使來告周復來侵乙丑使再至十二月庚辰又至　九年春正月
戊辰駐蹕潢河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為兵馬都
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癸亥
如南京辛未周兵退六月乙亥朔視朝戊寅復容城縣庚申西幸如懷州
是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秋七月發南京軍戍范陽冬十二月戊寅還上
京庚辰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事覺鞫之辛巳祀天
地祖考告逆黨事敗丙申召群臣議時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
趙匡胤廢周自立建國號宋夏五月乙巳謁懷陵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
告丙寅至自懷陵六月庚申漢以宋兵圍石州來告遣大同軍節度使阿
剌率四部往援詔蕭思溫以三部兵助之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
州復叛漢使來告辛酉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謀反伏誅以酒
脯祠天地于黑山八月如秋山幸懷州庚午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

哥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下獄死十一月海思獄中上
書陳便宜　十一年春二月丙寅釋喜隱辛亥司徒烏里只子迭剌哥誣
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丙辰蕭思溫奏老人
星見乞行赦宥閏月甲子如潢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視
朝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曆六月甲午赦冬十一月歲星犯月　十
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觀燈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蕭護思為北院樞密
使賜對衣鞍馬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六月甲午
祠木葉山及潢河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
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癸
酉殺獸人海里二月庚寅漢遣使來告欲巡邊徼乞張聲援壬辰如潢河癸
巳觀群臣射賜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見三月癸丑朔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
以示掌鹿者夏四月壬寅獵于潢河五月壬戌斡朗改國所進花鹿生麛
六月癸未近侍傷獐杖殺之甲申殺獐人霞馬壬辰詔諸路錄囚秋七月
辛亥朔漢以宋侵來告乙丑薦時羞於廟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鶻
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馬祭天
地飲于野次終夕乃罷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冬十月丙申漢

以宋侵來告十一月庚午獵飲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十二月戊子射野鹿
賜虞人物有差庚寅殺彘人曷主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戊
戌漢以宋將來襲馳告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癸亥
如潢河戊辰支解鹿人沒荅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識其地己巳如老林
東濼壬申漢以敗宋兵石州來告夏四月丁巳漢以擊退宋軍遣使來謝
是月黃龍府甘露降五月射䴟鹿于白鷹山至于浹旬六月丙午朔獵
于玉山竟月忘返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八月乙巳如磑子嶺呼鹿射
之獲鹿四賜虞人女瓌等物有差丁未還宮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
曲赦京師囚乙卯錄囚九月黃室韋叛冬十月丙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
賜白金二百五十兩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為閘撒狘賜金帶金盞銀
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
夜飲殺近侍小六於禁中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烏古叛掠民財畜詳
穩僧隱與戰敗績僧隱及乙實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樞密使
雅里斯為行軍都統虎軍詳穩楚思為行軍都監益以突呂不部軍三百
合諸部兵討之烏古夷离菫子勃勒底獨不叛詔褒之是月老人星見二
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東幸甲寅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

役。是月烏古殺其長窣離底。餘衆降。復叛。三月癸酉。近侍東兒進匕筋不
時。手刃刺之。丁丑。大黃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
古。癸巳。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夏四月乙巳。小黃
室韋叛。雅里斯楚思等擊之。為室韋所敗。遣使詰之。乙卯。以禿里代雅里
斯為都統。以女古為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撻馬尋吉里持詔招諭。五月
壬申。尋吉里奏諭之不從。雅里斯以撻凜蘇二群牧兵追至柴河與戰。不
利。甲申。庫古只奏室韋長寅尼吉亡入敵烈。六月辛亥。命鬥古獻良馬。賜銀
二千兩。以近侍忽剌比馬至先。以閏賜銀千兩。是月。敵烈來降。秋七月甲
戌。雅里斯奏烏古至河德濼。遣夷离菫畫里夷离畢常思擊之。丁丑。烏古掠
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雅蕭幹討之。庚辰。雅里斯等與烏古戰。不利。十
月丁未。常思與烏古戰。敗之。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歸。殺其妻。丁未。
殺近侍隨魯。駐蹕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賀。甲申。
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乙酉。殺近侍白海及家僕杉福押剌葛楖窣使門
吏老古撻馬失魯。三月己巳。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五月甲
申。以歲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六月丙申。以
白海死非其罪。賜其家銀絹。秋七月壬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

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八月丁酉。漢遣使貢金器鎧甲。閏月乙丑。觀野鹿
入馴鹿群。立馬飲至晡。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己
未。殺狼人褭里。十月庚辰。漢主有母喪。遣使賻弔。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
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紬錦及孕馬百
疋。左右授官者甚衆。戊辰。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
正月庚寅朔。林牙蕭斡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授賢
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乙卯。夷离畢骨欲
獻烏古俘。二月甲子。高勳奏宋將城益津關。請以偏師擾之。上從之。夏四
月戊辰。殺鷹人敵魯。丙子。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群臣。五月辛卯。殺鹿人札
葛。壬辰。北府宰相蕭海璨薨。輟朝。罷重五宴。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壽哥念古。
殺鹿人四十四人。是夏。駐蹕褭潭。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
亟。不受賀。九月自丙戌朔獵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終。冬十月乙丑。殺酒人
粹你。十一月辛卯。殺近侍廷壽。壬辰。殺豕人阿不札曷魯术里者涅里括。
庚子。司天臺奏月當食不虧。上以為祥。歡飲達旦。壬寅。殺鹿人唐果直哥
撒剌。十二月辛未。手殺饔人海里。復臠之。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十八年
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于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群臣

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朔。
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
庚戌。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及監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夏四月癸丑。
殺彘人抄里只。己巳。詔左右從獵。有材器幹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
以休于家。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壬辰。獲鵝于述古水。野飲終夜。
丁酉。與政事令蕭排押南京留守高勳太師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
己亥。殺鹿人頗德臘哥陶瑰札不哥蘇古涅雛保彌古特敵答等。六月丙
辰。殺彘人屯奴。己未。為殿前都點檢夷臘葛置神帳。曲赦京畿囚。甲戌。撻
烈於鵰窠中得牝犬來進。是夏。清暑褭潭。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
元立。來告。遣使弔祭。九月戊子。殺詳穩八剌拽剌痕篤等四人。己丑。登小
山。祭天地。戊戌。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撻烈豫為之備。
己亥。獵熊。以嘆鹿人鋪姑并掖庭戶賜夷臘葛。甲辰。以夷臘葛兼政事令。
仍以黑山東抹真之地數十里賜之。以女瓌為近侍。女直詳穩夏瓓為本
部夷离菫。是秋。獵于西京諸山。冬十月辛亥朔。宋圍太原。詔撻烈為兵馬
總管。發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賀。十二月丁丑。殺酒人
搭烈葛。是冬。駐蹕黑山東川。　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宮中。不受賀。己丑。

立春。被酒。命殿前都點檢夷臘葛代行擊土牛禮。甲午。與群臣為葉格戲。
戊戌。醉中驟加左右官。乙巳。詔太尉化哥曰。朕醉中處事有乖。無得曲從。
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
封冊。辛酉。遣韓知範冊為皇帝。癸亥。殺前導末及益剌。剉其屍。棄之。甲子。
漢遣使進白麃。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
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
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
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
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親。而嗜殺
不已。變起肘腋。宜哉。契丹志。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
也。太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
欒城。諸將長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元
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
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
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辛亥應曆元年周太祖郭威廣順
元年。冬十月。遂遣蕭禹厥將奚達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

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奪兵救之　十二月周王峻至晉遼兵與北漢兵夜遁　北漢主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　壬子應曆二年周廣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世宗之妻弟許以內附請降于周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冀州爲周兵所拒　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癸丑應曆三年周廣順三年春正月遼攻定州爲周將楊弘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穰之於是築壇建太廟於大梁太祖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晉王本姓柴氏幼從姑長太祖家遂以爲子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應曆四年周世宗榮立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榮王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以紙衣歛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傜使以守視勿修下

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衾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一晉王榮立是爲世宗　二月北漢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袞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會遼師趨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　夏五月周帝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袞奔歸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等恃勇輕進爲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　冬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承鈞告哀于遼遼册命爲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卯應曆五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食　丙辰應曆六年周顯德三年　丁巳應曆七年周顯德四年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戊午應曆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己未應曆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其瓦橋關建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趣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爲梁王時年七歲是月周帝崩年三十九謚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唐絕　庚申應曆十年宋趙太祖即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爲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爲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夏五月朔日食　辛酉應曆十一年宋建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壬戌應曆十二年宋建隆三年　癸亥應曆十三年宋太祖乾德改元　甲子應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　乙丑應曆十五年宋乾德三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丙寅應曆十六年宋乾德四年　丁卯應曆十七年宋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　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改元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爲執繼恩承鈞養子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承鈞爲孝和皇帝　九月北漢主繼恩自嗣位以來纔六十餘日爲郭無爲所弒弟繼元立亦承鈞養子改元廣運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栢谷爲宋

將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彊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　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涖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群四時遊獵不離此山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怠緩不恤國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忌猜忍左右小有過愆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弒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英睿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偈日禍敗淪胥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英資關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後世宗以聲色覆於前穆宗以荒淫復其鱗介胄胱諸房帷釁端生於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欲醉色遊畋敗亡之塗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鍾抱於英靈者至茲少歇歟不然何以若

斯其昏昏之國語解世宗穆宗紀　蹛林上音帶地名即松林故地　閘撒狘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　撻馬扈從之官　濃兀部分名　葉格戲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

景宗

遼史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悟不復言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弑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人馳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右皮室詳穩蕭烏里只宿衛不嚴斬之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蕭思溫為北院樞密使太平王罨撒葛亡入沙沱己丑夷离畢粘木袞以陰附罨撒葛伏誅癸巳罨撒葛入朝甲午以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兼北府宰相己亥南院樞密使高勳封秦王夏四月戊申朔進封太平王罨撒葛為齊王改封趙王喜隱為宋王封隆先為平王稍為吳王道隱為蜀王必攝為越王敵烈為冀王宛為衛王五月戊寅立貴妃蕭氏為皇后丙申朔射柳祈雨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天清節從之壬寅漢遣李匡㽦劉繼文李元素等來賀冬十月東幸裊潭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蹕鶴谷乙巳蕭思溫封魏王北院大王屋質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夏四月幸東京致奠于讓國皇帝及世宗廟五月癸丑西幸乙卯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六月還上京秋七月以右皮室詳穩賢適為北院樞密使九月辛丑得國舅蕭海只及海里殺蕭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覩于黃龍府十二月庚午漢遣使來貢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畢奚底遣人獻敵烈俘詔賜有功將士庚申置登聞鼓院辛酉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二月癸酉東幸壬午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己丑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丁未以飛使女里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嘬里及蒲哥厭魅賜死己卯祠木葉山行再生禮丙戌至自東幸戊子蕭神覩伏誅六月丙子漢遣使問起居自是繼月而至丁丑回鶻遣使來貢秋七月辛丑以北院樞密使賢適為西北路招討使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吼墓追冊為皇太子謚莊聖九月乙巳賜傅父侍中達里迭太保楚補太保婆兒保母回室押雅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撻馬部置

官掌之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漢遣使來貢丙戌鼻骨德吐谷渾來貢十一月庚子臚朐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戶四百五十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優賜遣之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乙丑皇子隆緒生是冬駐蹕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漢以皇子生遣使來賀閏月戊申齊王罨撒葛薨三月庚申朔追冊為皇太叔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蕭思溫為楚國王是夏駐蹕冰井秋七月如雲州丁丑鼻骨來貢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十二月甲午詔內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子惕隱休哥伐党項破之以俘獲之數來上漢遣使來貢庚午御五鳳樓觀燈二月丁亥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纛法論死杖釋之壬辰越王必攝獻党項俘獲之數戊申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亥幸新城三月乙卯朔復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為韓王贈伯胡魯古右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夏四丙申白氣晝見五月癸亥于越屋質薨輟朝三日辛未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拽剌斡里魯驅掠邊民牛馬己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堇來朝丙申漢遣人以宋事來告秋七月庚辰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斜里底為中臺省左相是月駐蹕燕子城九月壬午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貢冬十月丁酉如南京十一月辛亥朔始獲應曆逆黨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十二月戊戌漢將改元遣使稟命是月如歸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喜隱坐謀反廢秋七月丁未朔閤門使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里以告喜隱事遷授隴州防禦使庚申臘于平地松林冬十月乙亥朔還上京十二月戊子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壬寅望祠木葉山二月癸亥漢鴈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獻党項俘分賜群臣夏四月遣郎君㧍思使宋己酉祠木葉山辛亥射柳祈雨如頻蹕淀清暑五月丙戌祭神姑秋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張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九月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摶追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摶乃還以餘黨千餘戶城通州是秋至自頻蹕淀冬十月鈎魚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來聘二月壬寅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為定式三月辛未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及貧乏失職者振之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斜軫為北院大王秋七月丙寅朔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高勳等除名辛未宋遣使來賀

天清節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釐丁未如狄山己酉漢以宋事來告是月女直侵貴德州東境九月己巳謁懷陵辛未東京統軍使察陵詳穩淌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來貢壬午漢為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之戊子漢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辛丑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遣使來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撻馬涅木古等使宋弔慰十二月壬寅遣蕭只古馬哲賀宋即位丁未漢以宋軍復至掠其軍儲來告且乞賜糧為助戊午詔南京復禮部貢院是月轄戛斯國遣使來貢　九年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來貢二月庚子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甲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獻援漢之役所獲宋俘戊辰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五月庚午漢遣使來謝且以宋事來告己丑女直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离堇之職以次授之六月丙辰以宋王喜隱為西南面招討使秋七月庚申朔回鶻遣使來貢甲子宋遣使來聘壬申漢以宋侵來告丙子遣使助漢戰馬八月漢遣使進葡萄酒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醜買友來見賜詔撫諭丁卯以可醜為司徒買友為太保各賜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乙酉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當食不虧戊戌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索而還之癸卯祠木葉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二月戊辰獵于近郊以所獲祭天　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長濼二月庚午阿薩蘭回鶻來貢三月庚寅祭顯陵夏四月丁卯西幸己巳女直遣使來貢五月癸卯賜女里死遣人誅高勳等六月己未駐蹕沿柳湖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廟九月癸未平王隆先子陳哥謀害其父車裂以徇是冬駐蹕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撻馬長壽使宋問興師伐劉繼元之故丙申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二月丁卯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為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抹只督之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別部化哥等降納之丙戌漢遣使謝撫諭軍民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己丑漢復告宋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倬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辛卯女直遣使來貢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士卒死傷甚衆夏四月辛亥漢以行軍事宜來奏盧俊自代州馳狀告急辛酉敵烈來貢五月

己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甲子封劉繼文為彭城郡王盧俊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獲以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知三司事劉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並賜詔褒獎八月壬子阻卜惕隱曷魯夷离堇阿里覩等來朝乙丑耶律沙等獻俘丙寅以白馬之役責沙抹只復以走宋主功釋之奚底遇敵而退以劍背擊之撒合雖却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將校賜物有差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于滿城敗績辛未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乙亥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十一月戊寅宴賞休哥及有功將校乙未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上書諫畋獵嘉納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十二月乙卯燕王韓匡嗣遙授晉昌軍節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隱南京留守徙封荊王是冬駐蹕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緒為梁王隆慶為恒王丁亥以惕隱休哥為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二月戊辰如清河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獻党項俘閏月庚午有鴞飛止御帳獲以祭天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五月雷火乾陵松六月己亥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獻党項俘八月戊戌東幸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獲敵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襲營突呂不部節度使蕭幹及四捷軍詳穩耶律痕德戰却之壬寅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哥奮擊敗之戊申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饗軍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幸己丑復幸南京三月乙卯皇子韓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以奉王韓匡嗣為西南面招討使五月丙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偽立其

于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撿之秋七月甲子留禮壽伏誅冬十月如蒲瑰
坡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為
武定軍節度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四年
春正月己亥如華林天拄三月乙未清明與諸王大臣校射宴飲夏四月
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為伏兵
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清暑燕子城秋七月壬
辰遣使賜喜隱死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帝不
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
國大事聽皇后命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重熙
二十一年加謚孝成康靖皇帝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
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
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
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匿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
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契丹志景帝諱明記更名
賢世宗兀欲子也穆宗先為帳下所弒諸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上樞
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

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為皇后　先是火神淀弒逆之時述
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厨尚食劉解里以氊
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戊辰
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
之帝卧床榻間拱手而已　己巳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
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宋何鈞敗于陽曲又為韓
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庚午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
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
祚度城中粮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辛未保寧四年宋開寶四
年冬十月朔日食　壬申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癸酉
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恭帝　甲戌乾亨
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遣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
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乙亥乾亨二年宋開寶八年春三
月遼遣使聘宋　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
出變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丙

子乾亨三年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冬十月宋
太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為太宗　丁丑乾亨四
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
歛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被副
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實倚遼為援仲甫遂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
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
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
有死而已帝知其事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寅乾
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己卯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
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
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
卒疲頓轉輸囬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來其無
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弃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
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相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
西山薄幽陵入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

而北　遼兵先守幽州者皆恥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
所遏進退無計反為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其後于
越曰受命救幽薊令得之矣遂不復追　宋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發
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鎮州為
宋趙延進敗　庚辰乾亨七年宋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
衆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
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遁遂班師　辛巳乾亨八年宋太平興國六年遼大
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醫術伶倫針灸之輩授以節越使相者三十
餘人自幼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憊不能親跨馬令節大
朝會爵爵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氏小
字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共議
皇后裁決報知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
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平興
國七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為其邊將所敗　冬十
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旋在幼齡
中遭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己出不免牝雞之伺祭則寡人聽命

撫塗之手。其得虛
尊而擁號幸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九　十三蕭

遼

聖宗

遼史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乙丑，如顯州。十一月甲午，置乾州。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討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却之。甲子，捷剌千乃方十，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辛未，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薨。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宮于菆塗殿。庚辰，省置中臺省官。　統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殯，不受朝。乙丑，奉遺詔召先帝庶兄質睦于菆塗殿前，復封寧王，加宰相室昉，宣徽使普領等恩。丙寅，荊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戊辰，以烏隈烏骨里部節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戌，荊王道隱薨，輟朝三日，追封晉王，遣使撫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為南京留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綬，總邊事。渤海撻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詔不許，賜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賜于越休哥及奚王籌寧、統軍使頗德等湯藥。命懸篤持送休哥下車帳，以諭燕民。辛巳，達撒獻阻卜俘。壬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于越休哥撓之，勿令就功。趙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籌寧、宰相安寧、北大王普奴寧、惕隱屈烈、吳王稍、寧王只沒與橫帳國舅、契丹漢官等並進助山陵費。癸未，齊國公主率內外命婦進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詔褒美，仍諭與大漢討党項諸部。丁亥，樞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詔不允。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己丑，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及宋主將如臺山，詔休哥嚴為之備。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為殉。上與皇太后因為書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詣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遺物賜

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奏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乙巳以鉚谷殿爲玉殿酒谷爲聖谷速撒奏討党項捷遣使慰勞戊申以惕隱化哥爲北院大王解領爲南府宰相辛亥幸聖山遂謁三陵甲寅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三月戊午天德軍節度使頽剌父子戰殁以其弟涅離襲爵己未次獨山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辛酉以大父帳太尉耶律曷魯寧爲惕隱甲子駐蹕遼河之平淀辛巳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爲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夏四月丙戌朔幸東京以樞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爲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詔賜物命婦寡居者丙申南幸辛丑謁三陵以東京所進物分賜陵寢官吏復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劒不用命者得專殺壬寅至享于凝神殿癸卯謁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陽墓庚戌幸夫人烏骨里第謁太祖御容禮畢幸公主胡古典第飲賜與甚厚壬子大臣以太后預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用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遂如徽州以耶律慶朗爲信州節度使五月丙辰朔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

父母家行禮而薺國公主及命婦群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討請益兵討西突厥諸部詔北王府耶律蒲奴寧以敵畢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遇用吏人詔南大王毋相循襲庚午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辛未次永州祭王子藥師奴墓乙亥詔近臣議皇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讓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幸木葉山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諭党項諸部來者甚衆下詔襃美六月乙酉朔詔有司冊皇太后日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招討使奏党項酋長執夷离菫子隈引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察其誠偽謹邊備丙戌還上京乙丑有司奏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盧俊與公主不協詔離之遂出俊爲興國軍節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廟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丁未覃恩中外文武官各進爵一級以樞密副使耶律斜軫守司徒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聽政乙卯上親錄囚壬子司徒婁國坐稱疾不赴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禮癸酉臨潢尹裊衮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擊鞠丙子韓德威遣詳穩轄馬上破党項俘獲數并送

夷离菫之子來獻辛巳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八月戊午上西巡乙丑謁祖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上與皇太后謁懷陵遂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己亥獵赤山遣使薦熊肪鹿脯于乾陵之凝神殿以政事令孫楨無子詔國舅小翁帳郎君桃隈爲之後乙巳詔于越休哥提點元城壬子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詔許之仍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九月癸丑朔以東京平州旱蝗詔振之乙卯謁永興長寧敦睦三宮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之庚申謁宣簡皇帝廟辛酉幸祖州謁祖陵壬戌還上京辛未有司請以帝生日爲千齡節從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傳導功宜錄其子孫遂命其子洋涣爲林牙丙子如老翁川冬十月癸未朔司天奏老人星見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國舅詳穩照姑癸巳速撒奏敵烈部及叛蕃來降悉復故地乙未以燕京留守于越休哥言每歲諸節度使貢獻如契丹官例止進鞍馬從之丁酉以吳王稍爲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一月壬子朔觀漁捷馬濼癸丑應州奏獲宋諜者言宋除道五臺山將入靈丘界詔諜者及居停人

並磔于市庚辰上與皇太后祭乾陵下詔諭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諸道節度使判官諸軍事判官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毋得阿順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恒加采聽以爲殿最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閭十二月壬子朔謁凝神殿遣使分祭諸陵賜守殿官屬酒是日幸顯州丁亥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甲午東幸己亥皇太后觀漁于玉盆灣辛丑觀漁于濬淵甲辰勑諸刑辟已結正決遣而有寃者聽詣臺訴是夕然萬魚燈于雙溪戊申千齡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二年春正月甲子如長濼二月癸巳國舅帳彰德軍節度使蕭撻覽來朝甲午賜將軍耶律敵不春衣束帶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遣使執手獎諭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從觀獵于饒樂川乙巳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劒便宜行事從之丙午上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韓德威以征党項回遂襲河東獻所俘賜詔褒美三月乙卯劃離部請今後詳穩止從本部選授爲宜上曰諸部官惟在得人豈得定以所部爲限不允贈故同平章事趙延煦兼侍中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直捷授普寧兼政

事令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皇太后臨決滯獄辛卯祭
風伯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劉承規爲承德軍節度使崇德宮都部署保義
軍節度使張德筠爲宣徽北院使五月乙卯祠木葉山丁丑駐蹕沿柳湖
六月己卯朔皇太后決獄至月終秋七月癸丑皇太后行再生禮八月辛
卯東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术不直賽里等八族乞舉衆內附
詔納之九月戊申朔駐蹕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
飯僧冬十月丁丑朔以歸化州刺史耶律普寧爲彰德軍節度使右武衛
大將軍韓倬爲彰國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兵馬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壬
子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鄭緻爲儒州刺史是月達撒等討阻卜殺其酋
長撻剌干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爲宣政殿學士耶律頗
德南京統軍使耶律瑤昇大內惕隱大仁靖東京中臺省右平章事三
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長濼丁巳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爲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並政事舍人二月丙
子朔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三月乙巳朔樞密奏契丹諸役戶多困乏
請以富戶代之上因閱諸部籍涅剌烏隈二部戶少而役重幷量免之夏
四月乙亥朔祠木葉山壬午以鳳州刺史趙匡符爲保靜軍節度使癸未

以左監門衛大將軍王庭鼎爲奉先軍節度使彰武軍節度使韓德凝爲
崇義軍節度使五月壬子還上京癸酉以國舅蕭道寧同平章事知瀋州
軍州事六月甲戌如栢坡皇太后親決滯獄乙亥以歸義軍節度使王希
嚴爲興國軍節度使秋七月甲辰朔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甲寅
東幸甲子遣郎君班裹賜秦王韓匡嗣葬物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
船橋明日乘步輦出聽政老人星見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
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爲昭德軍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守司空兼政事
令郭襲爲天平軍節度使大同軍節度使守太子太師兼政事令劉延構
爲義成軍節度使贈尚父秦王韓匡嗣尚書令八月癸酉朔以遼澤沮洳
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爲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爲監軍以兵討
女直丁丑次槀城庚辰至顯州謁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觀新宮癸未謁乾
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顯二州上所部里杜之數
丙戌北皮室詳穩進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諧領乙里婉妻蕭氏
奏夫死不能葬詔有司助之庚寅東征都統所奏路尚陷濘未可進討詔
侯澤涸深入癸巳皇太后謁顯陵庚子謁乾陵辛丑西幸閏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檢
顯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辛巳詔諭東

征將帥乘水涸進討丙申女直宰相术不里來貢戊戌駐蹕東古山己亥
速撒奏术不姑諸部至近淀夷离菫易魯姑請行俘掠上曰諸部於國無
惡何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冬十一月甲戌詔吳王稍領秦王韓匡嗣葬
祭事丁丑詔以東北路兵馬監軍婁婆底里存撫邊民戊寅賜公主胡骨
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韓德讓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
尺度者丙申東征女直都統蕭闥覽菩薩奴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四年春正月甲戌觀漁土河林牙耶律謀魯姑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
上東征俘獲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
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邑物己卯朝皇太后決滯訟壬午樞密
使斜軫林牙勤德謀魯姑節度使闥覽統軍使室羅侍中抹只奚王府監
軍迪烈與安吉等克女直還軍遣近侍泥里吉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
酒果勞之甲午幸長濼二月壬寅以四番都統軍李繼忠爲檢校司徒上
柱國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爲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
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西蕃酋帥尾泥乙移爲保
大軍節度使鄜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軫蕭闥覽謀魯姑等
族帥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丙寅行次梟里井三月甲戌于越休哥

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鴈門道
來侵岐溝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詔宣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
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復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
進賜劒專殺乙亥以親征告陵廟山川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于
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衆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
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于
宋時上與皇太后駐兵駝羅口詔趣東征兵馬以爲應援壬午詔林牙勤
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仍報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
人趣行馬之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癸未遼軍與宋田重
進戰于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
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爲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
蒲領爲南征都統以副于越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
應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飛龍使亞剌文班吏亞達哥閱馬以給先發諸軍
詔駙馬都尉蕭繼遠領之辛卯武定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呂
行德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以飛狐叛附于宋癸
巳賜林牙謀魯姑旗鼓四劒一率禁軍之驍銳者南助休哥丙申步軍都

指揮使穆超以靈丘叛附于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度使杓窊印以趣征討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隱瑶昇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以捷報辛丑宋潘美陷雲州壬寅遣抹只謀魯姑勤德等領偏師以助休哥仍賜旗鼓杓窊印撫諭將校癸卯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群臣賀于皇太后詔勤德還軍丙午頗德上所獲鎧仗數戊申監軍宣徽使蒲領奏敵軍引退而奚王籌寧北大王蒲奴寧統軍使頗德等以兵追躡皆勝之遣敞史勤德持詔褒美及詔侍中抹只統諸軍赴行在所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黄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又詔兩部突騎赴蔚州以助闥覽擴帳郎君老君奴率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將軍化哥統平州兵馬橫帳郎君奴哥為黄皮室都監郎君謁里為北府都監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軫庚戌以斜軫為諸路兵馬都統闥覽兵馬副部署迪子都監以代善補韓德威癸丑以艾正趙希贊及應州朔州節度副使奚軍小校隘離轄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屬分賜有功將校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甲寅詔于越休哥奚王籌寧宣徽使蒲領南北二王等嚴備水道無使敵兵得潛至涿州乙卯休哥等敗宋

軍獻所獲器甲貨財賜詔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度使蕭啜里執監城使銅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復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議軍事諸將校各以所俘獲來上奚王籌寧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鵝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領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軍次固安壬戌圍固安城統軍使頗德先登城遂破大縱俘獲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贖之甲子賞攻城將士有差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輓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縱還癸酉班師還次新城休哥蒲領奏宋兵奔逃者皆殺之甲戌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丁丑詔諸將校論功行賞無有不實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詔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惕隱瑶昇招討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瑶昇軍赴山西壬午還次南京癸未休哥籌寧蒲奴寧進俘獲斜軫遣判官蒲姑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賜蒲姑酒及銀器丙戌御元

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為宋國王加蒲領籌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丁亥發南京詔休哥備器甲儲粟秋大舉南征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詔以兵授瑶昇韓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瑶昇韓德威不盡追殺降詔詰責仍諭據城未降者必盡殲殺無使遁逃癸巳以軍前降卒分賜扈從乙未賞頗德諸將校士卒六月戊戌朔詔韓德威赴闕加統軍使頗德檢校太師甲辰詔南京留守休哥遣歡手西助斜軫乙巳以老病畢娙里古部送輜重行宮暑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乏遣使讓之丁未度居庸關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甲寅斜軫奏復寰州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從臣進酒陳俘獲于前遂大宴戊午幸涼陘以所俘分賜皇族及乳母己未聞所遣宣諭囬鶻覈列哥國度里亞里等爲朮不姑邀留詔速撒賜朮不姑貨幣諭以朝廷來遠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亥以節度使韓毗哥翰林學士邢抱朴等充雲州宣諭招撫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于越迪輦乙里婉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斡勒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及上所獲將校印綬詰勑賜涅里底等酒及銀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

分賜從臣又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辛卯斜軫奏大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轄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諸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八月丁酉置先離闥覽官六員領于骨里女直迪烈于等諸部人之隸宮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寧為山後五州都管乙巳韓德讓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獲以其半給收者從之乙卯斜軫還自軍獻俘己未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今年租賦詔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乙室帳率相安寧以功過相當追告身一通諦居部節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隱瑶昇撻剌剌烈朔州節度使慎思應州節度使骨只雲州節度使化哥軍校李元迪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琛皆以聞敵逃遁奪官歎烈仍配隸本貫領國舅軍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軫所部將校前破女直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斜軫守太保九月丙寅

朔皇太妃以上納后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
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丁丑次河陽北戊寅內外命婦
進會親禮物辛巳納皇后蕭氏丙戌次儒州以大軍將南征詔遣皮室詳
穩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軍繕甲兵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寧赴行在所甲
午皇太后行再生禮冬十月丙申朔党項阻卜遣使來貢丁酉皇太后復
行再生禮爲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帳郎君吳留爲御史大夫政事
令室昉奏山西四川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
州節度使蒲打里選人分道巡檢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
奴寧十七罪詔橫帳太保戩國底鞫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
曷葛只里亦伏誣告六事命詳酌罪之知事勤德連坐杖一百免官甲辰
出居庸關乙巳詔諸京鎮相次軍行諸細務權停理問庚戌分遣拽剌沿
邊偵候辛亥命皇族盧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勑牓付于越休哥以
南征諭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部
民今年租賦壬戌以銀鼠青鼠及諸物賜京官僧道耆老甲子上與大臣
分朋擊鞠十一月丙寅朔党項來貢庚午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壬申
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女直請以兵從征許之

癸酉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狹底堝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
丁丑以休哥爲先鋒都統戊寅日南至上率從臣進酒景宗御容辛巳詔
以北大王蒲奴寧居奉聖州山西五州公事並聽與節度使蒲打里共裁
決之癸未祭日月爲駙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諸部監勒所部各守營
伍毋相錯雜丙戌遣謀魯姑蕭繼遠沿邊巡徼以所獲宋卒射鬼箭丁亥
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塔川獲自落訓狐以爲吉徵祭天地詔
駙馬都尉蕭繼遠林牙謀魯姑太尉王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間諜軍中無
故不得馳馬仍縱諸軍殘南境桑果壬辰至唐興縣時宋軍屯滹沱橋北
選將亂射之橋不能守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休哥來議事北皮室詳穩
排亞獻所獲宋諜二人上賜衣物令還招諭泰州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
都監耶律盻與宋戰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麃鹿神以盧補古臨陣遁逃奪
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監各杖之郎君拽剌雙骨里遇宋先鋒於望都擒其
士卒九人獲甲馬十一賜酒及銀器乙未以盧補古等罪詔諭諸軍以御
盞郎君化哥權楮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爲都監代盧補古權領國
舅帳軍挑畏請二校領散卒詔以郎君世音頗德等充命彰德軍節度使蕭
闥覽將軍迪子略地東路詔休哥排亞等議軍事十二月己亥休哥敗宋

軍於望都遣人獻俘壬寅營于滹沱北詔休哥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州
命大師王六謹偵候癸卯小校曷主過宋輜重引兵殺獲甚衆并焚其芻
粟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宰相安寧領迪离部及三剋軍殿上
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
進等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丙午詔休哥以下入內殿賜酒
勞之丁未築京觀復以南京禁軍擊揚團城守將以城降詔禁侵掠己酉
營神榆村詔上揚團城粟麥兵甲之數辛亥以黑白二羊祭天地癸丑拔
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邢州降丁巳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
大掠李繼遷引五百騎款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
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疋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東城
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諭降不聽遂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
幼戊寅上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壬辰如華林天柱二月甲午
朔至自天柱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宴累
日丁丑以諦居部下拽剌解里偵候有功命入御盞郎君班祇候夏四月
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冊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
承天皇太后禮畢群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戊戌詔

有司條上勳舊等第加恩癸丑清暑冰井六月壬辰召大臣決庶政丙申
以耶律蘇爲遙郡刺史秋七月戊辰涅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請
留從之是月獵平地松林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六年春正月庚
申如華林天柱二月丁未奚王籌寧殺無罪人李浩所司議貴請貸其罪
令出錢贍浩家從之甲寅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京致仕己未休哥
奏宋事宜上親覽之丙寅以司天趙宗德齎春王守平邵棋閻梅從征四
載言天象數有徵賜物有差三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夏四月乙未幸
南京丁酉胡里室橫突韓德讓墮馬皇太后怒殺之戊戌幸宋國王休哥
第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閏月丙戌朔奉聖州言太祖所建金鈴
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俟軍還治之壬寅阿薩蘭回鶻來
貢甲寅烏隈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產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
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六月癸亥党項太保阿剌憁來朝貢方物乙丑論
諸道兵馬備南征攻城器具乙酉夷离堇阿魯勃送沙州節度使曹恭順
還授于越秋七月丙戌觀市己亥遣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
命者賜休哥排亞部諸軍戰馬己酉駐蹕于落河壬子加韓德威開府儀
同三司兼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東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爲

大同軍節度使癸吾排亞請增置涿州驛傳丙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八月戊午休哥與排亞褭里曷從主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庚申幸黎園溫湯癸亥以將伐宋遣使祭木葉山丁丑瀕海女直遣使速魯里來朝西北路管押詳穩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獲東路林牙蕭勤德及統軍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濱海女直遣廝魯里來修土貢丙申化哥與朮不姑舂古里來貢休哥遣詳穩意德里獻所獲宋諜者丁酉皇太后幸韓德威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戊戌幸南京己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廟以唐元德為奉陵軍節度使癸卯祭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乙卯縱兵西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諭其衆駙馬蕭勤德太師闥覽皆中流矢勤德載帝車中以歸閏宋軍退遣斜軫排亞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攻沙堆驛破之己巳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壬申行軍參謀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言論降宋軍恐終不為用請並放還詔不允丙子蕭寧奏破狼山捷辛巳復奏敗宋兵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宋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休哥擊敗之追奔五六里十一月甲申上以將攻長城口詔諸軍備攻具庚寅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士潰圍夜遁斜軫招之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獲者分隸燕軍辛卯攻滿城圍之甲午拔其城軍士開北門遁上使諭其將領乃率衆降戊戌攻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軍千人出益津關國舅郎君桃委詳穩十哥擊走之殺副將一人己酉休哥獻黃皮室詳穩徇地莫州所獲馬千匹士卒二十人命賜降者衣帶使隸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餘人給寒者裘衣以馬得臣權宣徽院事十二月甲寅朔賜皮室詳穩乞得禿骨里戰馬橫帳郎君達打里劫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獻奚詳穩耶魯所獲宋諜丁巳遣北宰相蕭繼遠等往覘安平侍衛馬軍司奏攻祁州新樂都頭劉贊等三十八人有功乞加恩賞是月大軍駐宋境是歲詔開貢舉放高舉一人及第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師戊子宋鷄壁砦守將郭榮率衆來降詔屯南京庚寅次長城口三卒出營劫掠笞以徇衆以所獲物分賜左右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上知其非誠不許癸巳諭諸軍趣易州己亥禁部從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來援遣鐵林軍擊之擒其指揮使五人甲辰大軍齊進破易州降刺史劉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帥師邀之無敢出者即以馬質為刺史趙質為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

于燕京以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仙壽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丙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詔諭三京諸道戊申次淶水謁景宗皇帝廟詔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己酉次岐溝射鬼箭辛亥還次南京六軍解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詔鷄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甲寅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乙卯大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日幸長春宮甲子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相從乙丑賞南征女直軍使東還丙寅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廷癸酉吐蕃党項來貢甲戌雲州租賦請止輸本道從之丙子以直女活骨德為本部相分遣巫覡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寶奴生戊寅阿薩蘭于闐轄烈並遣使來貢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葉山禁芻牧傷禾稼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李繼遷遣使來貢丁亥詔知易州趙質收戰亡士卒骸骨築京觀戊子賜于越宋國王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以鷄壁砦民戍廷朗等八戶隸飛狐乙丑詔免雲州逋賦乙室王貫寧擊鞠為所部郎君高四縱馬突死詔訊高四罪丙申詔開奇峯路通易州市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是春駐蹕延芳淀夏四月甲寅還京乙卯國舅太師蕭闥覽為子排亞請尚皇女延壽公主許之丙辰謁太宗皇帝廟以御史大夫烏骨領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壽寺飯僧甲子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毬上疏切諫臣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丁卯吐渾還金回鶻安進吐蕃獨朶等自宋來歸皆賜衣帶皇太后謁奇首可汗廟丙子以舍利軍耶律沓為常袞己卯駐蹕儒州龍泉庚辰遣宣徽使蒲領等率兵分道備宋以遂鞏副使控骨离為舍利拽剌詳穩五月辛巳祭風伯于儒州白馬村休哥引軍至滿城招降卒七百餘人遣使來獻詔隸東京辛卯獵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且駐易州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師從之六月庚戌朔以太師柘母迎合撾之二十辛酉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學士

馬得臣卒詔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乙亥詔出諸畜賜邊部貧民
是月休哥排亞破宋軍于泰州秋七月乙酉御含凉殿視朝丙戌以中丞
耶律襃姿哥權夷离畢横帳郎君耶律延壽爲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
甲午以廸离畢涅剌烏濊三部各四人益東北路夫人婁里德仍給印綬
丁酉勞南征將士是日帝與皇太后謁景宗皇帝廟八月庚午放進士高
正等二人及第冬十月禁置網捕兔十一月甲申于闐裴文寶進内丹書
十二月甲寅鈎魚于沈子濼癸亥獵于奸草嶺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臺
湖庚寅詔決滯獄庚子如沈子濼二月丁未朔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壬
甲女直遣使來貢三月丁丑李繼遷遣使來貢庚辰太白熒惑鬬凡十有
五次乙酉城杏堝以宋俘實之辛丑置宜州夏四月丙午朔巖州刺史李
壽英有惠政民請留從之庚戌女直遣使來貢庚午以歲旱諸部艱食振
之五月戊子以宋降卒分隸諸軍庚寅女直宰相阿海來貢封順化王丙
申清暑胡土白山詔括民田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魯古爲北院大王
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各遣使來貢甲寅月掩天駟第一星丙辰女直
遣使來貢秋七月庚辰改南京熊軍爲神軍詔東京路諸宮分提轄司分
置定霸保和宣化三縣白川州置洪理儀坤州置廣義遼西州置長慶乾

州置安德各一縣省遂嬀松饒寧海瑞玉鐵里奉德等十州及玉田遼豐
松山弘遠懷清雲龍平澤平山等八縣以其民分隸他郡八月乙卯以黑
白羊祭天地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請内附壬辰李繼遷獻宋俘冬十月
丙午以大敗宋軍復遣使來告己酉阻卜等遣使來貢是月駐蹕大王川
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渾民饑振之丁酉太白晝見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
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女直遣使來貢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癸
丑回鶻來貢是歲放鄭雲從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
來貢丙子詔禁私度僧尼庚辰如臺湖乙酉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等進
實録賜物有差戊子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辛卯詔免三京諸道租
賦仍罷括田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
爲惕隱甲子建威寇振化來遠三城屯戍辛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
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幹南京副留
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三月庚子朔振室韋烏古諸部戊申復遣庫部員
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北縣令崔簡等分決
諸道滯獄甲子幸南京夏四月甲戌回鶻來貢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
白來謝封册丙戌清暑炭山五月己未以秦王韓匡嗣私城爲全州六月

丁亥突厥來貢是月南京霖雨傷稼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乙巳詔諸道
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於王事者官其子孫己未夏國以復
綏銀二州遣使來告八月癸酉銅州嘉禾生東京甘露降戊寅女直進喚
鹿人壬午東京進三足烏九月庚子鼻骨德來貢己酉駐蹕廟城南京地
震冬十月丁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
勑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授推忠効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十一月乙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是歲放進
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
器玩丙午如臺湖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
州俘掠以還壬申兀惹來貢壬午免雲州租賦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
遣使來奏賜詔安慰辛卯給復雲州流民三月甲辰鐵驪來貢丙辰如炭
山夏四月乙丑以臺湖爲望幸里庚寅命群臣較射五月癸巳朔州流民
給復三年七月辛酉鐵驪來貢八月癸亥觀稼仍遣使分閱苗稼九月癸
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來貢戊寅鐵驪來貢
十一月壬辰回鶻來貢十二月庚辰獵儒州東川拜天是月以東京留守

蕭恒德等伐高麗　十一年春正月壬寅回鶻來貢丙午出内帑錢賜南
京統軍司軍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渌江東數百里
地賜之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衆伏誅夏四月辛亥炭山清暑六
月大雨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
廬舍多墊溺者八月如秋山冬十月甲申朔駐蹕蒲瑰坂是年放進士王
熙載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
疏舊渠甲寅以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耶律碩老爲惕隱詔復行在五十里
内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蠲宜州賦調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謀叛伏誅
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
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
户租賦己丑高麗來貢甲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庚子回鶻來貢三月
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戊午幸南京丙寅遣使撫諭高麗己
巳涿州木連理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是月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夏四月
辛卯幸南京壬辰樞密直學士劉恕爲南院樞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
成幸延壽寺飯僧五月甲寅詔北皮室軍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
清暑庚辰武定軍節度使韓德冲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六月辛巳朔詔州

縣長吏有才能無過者減一資考任之癸未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庚
子錄囚甲辰詔龍鳳兩軍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歲星相犯秋七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視諸道禾稼辛酉南院樞密使室昉爲中京留守
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來貢戊辰觀穫庚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
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事八月庚辰朔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
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乙酉宋遣使求
和不許戊子以國舅帳尅蕭徒骨爲夷离畢乙未下詔戒諭中外官吏丁
酉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九月壬子室韋黨項吐谷渾等來貢辛酉宋
復遣使求和不許壬戌行拜興禮癸酉阻卜等來貢冬十月乙酉獵可汗
州之西山乙巳詔定均稅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一月戊申朔行
再生禮鐵驪來貢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
健者具以名聞庚戌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己未
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并奚王府奧理墮隗
梅只三部爲一其二尅各分爲部以足六部之數甲申賜南京統軍司貧
戶耕牛戊子高麗進妓樂却之庚寅禁游食民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賂
本國及兀惹叛來告丁未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

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廣靈縣丁巳增泰州遂成等縣賦庚
申詔諸道勸農癸亥長寧軍節度使蕭解里秩滿民請留從之庚午如長
春宮二月丁丑女直遣使來貢甲辰高麗遣李周楨來貢三月癸丑夏國
遣使來貢戊辰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
夏四月己卯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起復丙戌詔諸道民戶應曆
以來脅從爲部曲者仍籍州縣甲午如炭山清暑五月壬子高麗進鷹乙
亥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備軍需不許給以官馬六月丙子朔啓
聖軍節度使劉繼琛秩滿民請留從之丁丑詔減前歲括田租賦甲申以
宣徽使阿沒里私城爲豐州丙戌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秋
七月乙巳朔女直遣使來貢丁巳兀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遣奚
王和朔奴等討之壬戌詔蔚朔等州龍衛威勝軍庚戌八月丙子夏國遣
使進馬壬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學
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一區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冬
十月乙亥置義倉辛巳回鶻來貢甲申高麗遣李知白來貢戊子兀惹歸
款詔諭之庚子鼻骨德來貢十一月乙巳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辛酉遣
使冊王治爲高麗國王戊辰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二月己卯

鐵驪遣使來貢鷹馬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是年放進士王用極
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漁于潞河丁巳罷三京及諸州稅賦丙寅
夏國遣使來貢庚午以宣徽使阿沒里家奴閻貴爲豐州刺史二月庚寅
回鶻遣使來貢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爲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
德女嫁之庚戌高麗復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甲寅韓德威奏討党項
捷甲子詔安集朔州流民夏四月甲戌東邊諸紇各置都監庚寅如炭山
清暑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是月奚王和朔奴東京留守蕭恒
德等五人以討兀惹不克削官改諸部令穩爲節度使五月癸卯詔參知
政事邢抱朴決南京滯獄庚戌朔州威勝軍一百七人叛入宋六月辛未
如炭山清暑鐵驪來貢乙酉回鶻來貢己丑高麗遣使來問起居後至無
時秋七月戊午回鶻等來貢閏月丁丑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冬十月
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戊午烏昭度乞內附十
一月甲戌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
州是月回鶻阿薩蘭遣使爲子求婚不許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稅
法太重減之甲子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封蘭陵郡王幸南
京是年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

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詔諸道勸民種樹癸未兀惹長武周來降
戊子女直遣使來貢己丑詔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二月丙申朔如
長春宮戊戌勸品部富民出錢以贍貧民庚子徙梁門遂城泰州北平民
於內地丙午夏國遣使來貢甲寅問安皇太后丙辰韓德威奏破党項捷
丁巳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三月乙丑朔党項來貢戊辰募民耕灤州荒
地免其租賦十年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爲
西平王壬午通括宮分人戶免南京逋稅及義倉粟甲申河西党項乞內
附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
舊餘免癸巳宋主炅殂子恒嗣位甲午皇太妃獻西邊捷夏四月乙未朔
罷奚五部歲貢麕戊戌錄囚壬寅發義倉粟振南京諸縣民丙午廣德軍
節度使韓德凝有善政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
宗皇帝廟己未如炭山清暑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詔平州決滯獄
是月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部族之半六月丙申鐵驪來
貢壬子夏國遣使來謝封冊秋七月戊辰党項來貢辛未禁吐谷渾別部
鬻馬於宋丙子高麗遣韓彥敬奉幣弔越國公主之喪辛卯詔南京疾決
獄訟八月丁酉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

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于憂其深戒之九月丙寅罷東
邊戍卒庚午幸饒州致奠太祖廟戊子蕭撻凜奏討阻卜捷冬十月壬辰
朔駐蹕駝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
僧尼戊戌弛東京道魚濼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繁冗詰其主者辛酉録
囚十一月壬戌朔録囚丙戌幸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是月高麗
王治薨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乙巳鈎魚土河己酉駐蹕駝山壬子
夏國遣使來貢甲寅遣使祭高麗王治詔其姪權知國事丙辰録囚是年
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長濼二月庚子夏國遣使
來貢丙午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喜羅爲中臺省左相三月甲子女直遣
使來貢乙亥鼻骨德酋長來貢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宮所隸州縣民之被
水者丁未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葉山五月甲子祭
白馬神丁卯祠木葉山吉來歲南伐庚辰鐵驪來貢乙酉還上京婦人年
踰九十者賜物六月戊子朔致奠於祖懷二陵是月清暑炭山秋七月丁
巳朔録囚聽政八月丁亥朔東幸九月丁巳朔駐蹕得勝口冬十一月遣
使冊高麗國王誦十二月丙戌宋國王休哥薨輟朝五日進封皇弟恒王
隆慶爲梁國王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爲吳國王是年放進士楊又立等二

人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長春宮夏四月如炭山清暑六月兀惹烏
昭慶來秋七月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
鬼箭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薨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冬十
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
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
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是年放進士初錫等二人及第　十八年春
正月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詔諸軍各還本道二月幸延芳
淀夏四月己未駐蹕于清泉淀五月丁酉清暑炭山六月阻卜叛酋鶻碾
之弟鐵剌不率部衆來附鶻碾無所歸遂降詔誅之秋七月駐蹕于湯泉
九月乙亥朔駐蹕黑河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
軍節度使十二月回鶻來貢是年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
春正月辛巳以祗候郎君班詳穩觀音爲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鶻進梵僧
名醫三月乙亥夏國遣李文貴來貢乙酉西南面招討司奏党項捷壬辰
皇后蕭氏以罪降爲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夏四月乙巳幸吳國
王隆祐第視疾丙午問安皇太后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冊蕭氏爲齊
天皇后庚寅以千攙剌詳穩耶律王奴爲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馬祭

天地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順軍節度使戊午夏國奏下宋
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之秋七月丙戌以東京統軍使耶律奴瓜爲南府
宰相八月庚戌達盧骨部來貢九月己巳朔問安皇太后戊子駐蹕昌平
庚寅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捷辛卯幸南京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
次鹽濼徙封吳國王隆祐爲楚國王留守京師丁未梁國王隆慶統先鋒
軍以進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甲寅遂軍與宋兵戰于遂
城敗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十一月庚午射
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諜溼虞人招古擊敗之己卯觀
漁儒門濼閏月己酉鼻骨德來貢己未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
州租稅　二十年春正月庚午如延芳淀癸丑東方五色虹見詔安撫西
南面向化諸部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來貢二月
丁丑女直遣其子來朝高麗遣使賀伐宋捷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蕭繼
遠等南伐壬戌駐蹕鴛鴦濼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達里底敗宋兵于
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撻凜破宋軍于泰州乙酉南征將校獻俘賜爵
賞有差戊子鐵驪遣使來貢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六月夏國遣劉仁勗
來告下靈州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爲南院樞密使辛

丑高麗遣使來貢本國地里圖九月癸巳朔謁顯陵吉南伐捷冬十月癸
亥朔至自顯陵十二月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賜金幣
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
如鴛鴦濼三月壬辰詔修日曆官毋書細事甲午朝皇太后戊午鐵驪來
貢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來貢戊辰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古等
五部遣使來貢是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于望都五月庚寅
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己卯贈繼
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辛巳党項來貢乙酉阻卜鐵剌里率
諸部來降是月修可敦城秋七月庚戌阻卜烏古來貢甲寅以奚王府監
軍耶律室魯爲南院大王八月乙酉阻卜鐵剌里來朝丙戌朝皇太后九
月己亥夏國李德昭遣使來謝弔贈癸丑幸女河湯泉改其名曰松林冬
十月丁巳駐蹕七渡河戊辰以楚國王隆祐爲西南面招討使十一月壬
辰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丙申通括南院部民
十二月癸未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鴛鴦濼二月乙
卯朔女直遣使來貢丙寅南院樞密使邢抱朴薨輟朝三日三月己丑罷
畨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貢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夏四

月丁卯朔皇太后五月清暑炭山六月戊午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
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爲西平王丁亥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
里篤與里米等部來貢八月丙辰党項來貢庚申阻卜酋鐵刺里來朝戊
辰鐵刺里求婚不許丙子駐蹕犬牙山九月己丑以南伐諭高麗丙午幸
南京女直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廟以北院大
王磨魯古太尉老君奴監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閏
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國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丙寅遂師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于遂城敗之
庚午軍于望都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祈
州賚降兵以酒脯祭天地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謝封册十一月癸亥
馬軍都指揮使耶律課里遇宋兵于洛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排押
獲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
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庚午攻破德清軍
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
利用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
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

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
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皇太后賜大丞
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是年放進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
春正月戊午還次南京庚申大饗將卒爵賞有差二月丙戌復置榷場於
振武軍丁巳夏國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隱化哥爲南院
大王行軍都監老君奴爲惕隱乙丑振党項部丁卯回鶻來貢丁丑改易
州飛狐招安使爲安撫使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
乙未鐵驪來貢己亥党項來侵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
辰乙卯以金帛賜陣亡將士家丙寅高麗以與宋和遣使來賀六月壬辰
清暑炭山甲午阻卜酋鐵刺里遣使賀與宋和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
聘秋七月癸丑問安皇太后戊午党項來貢辛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壬
戌烏古來貢丁卯女直遣使來貢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請先留使者皆遣
之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楊六賀宋主生辰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
來貢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駐蹕七渡河癸卯宋歲幣始至後爲常十一月
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頒給使韓簡太后遣太師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
賀正旦辛亥觀漁桑乾河丁巳詔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于橫帳十

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　二
十四年春正月如鴛鴦濼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輦于
懷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秋七月辛丑朔南幸八月丙戌
改南京宮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
是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
九月幸南京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
啓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大赦是
年放進士楊佶等二十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二月如鴛
鴦濼夏四月清暑炭山六月賜皇太妃胡輦死于幽所秋七月壬申西平
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九月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
阻卜破之冬十月丙申駐蹕中京十二月己酉振饒州饑民　二十六年
春二月如長濼夏四月辛卯朔祠木葉山五月庚申朔還上京丙寅高麗
進龍鬚草席己巳遣使賀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懷二陵辛未駐蹕懷州秋
七月增太祖太宗讓國皇帝世宗謚仍謚皇太弟李胡曰欽順皇帝冬十
月戊子朔幸中京十二月蕭圖玉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刺里撫慰而
還是年放進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鉤魚土河獵于

瑞鹿原夏四月丙戌朔駐蹕中京營建宮室庚戌廢霸州處置司秋七月
甲寅朔霖雨潰土幹剌陰涼四河皆溢漂没民舍八月甲申北幸冬十一
月壬子朔行柴册禮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
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宋夏高麗戊申如中京己酉詔免賀千齡
節是歲御前引試劉二宜等三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賀甲
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宮于乾州菆塗殿二月丙戌宋遣王
隨王儒等來弔祭己亥高麗遣魏守愚等來祭是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
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于宋仍遣臨海軍節度使蕭虛列左領軍衛
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謚爲聖神宣獻皇后
是月宋高麗遣使來會葬夏四月甲午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
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
乙巳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
口故城以實之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
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饑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謁顯乾
二陵丁卯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宰
相駙馬都尉蕭排押爲都統北面林牙僧奴爲都監九月乙酉遣使册西

平王李德昭爲夏國王。辛卯，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高麗
王詢。冬十月丙午朔，女直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王詢遣使奉表
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渌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
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及副將李立，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
餉鎧仗。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
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
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
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還，遣乙
凜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
海陀失來降。庚子，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遁去，
遂焚開京，至清江還。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
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己丑，次鴨渌
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國王隆祐迎于來遠城。壬辰，詔罷諸軍。己亥，次東
京。二月己酉，謁乾顯二陵。戊午，所俘高麗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
三月己卯，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薨。庚辰，皇弟楚國王隆祐權知北院
樞密使事，樞密直學士高正爲北院樞密副使。庚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

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魯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北院郎君耶律世良爲
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劉慎行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夏四月，清暑
老古埚。五月甲戌朔，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
諸部人例。乙未，以劉慎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
使事。六月庚戌，升蔚州、利州爲觀察使。乙卯，韓王耶律室魯薨。丙辰，以南
院大王化哥爲北院樞密使。丁巳，詔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
撫西鄙，置阻卜諸部節度使。是秋，獵于平地松林。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
淀。甲寅，贈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尚書令，謚文忠。十一月庚午朔，韋顯
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樞密使事邢抱質年老，詔乘
小車入朝。是月，置歸寧二州。是年，御試，放高承顏等二人及第。　開泰元
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趙湘、符承翰來賀。癸未，長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長
來貢，乞授爵秩。甲申，駐蹕王子院。丙戌，望祠木葉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撚
等來朝。戊子，獵于買曷魯林。庚寅，祠木葉山。辛卯，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
朝。二月壬子，駐蹕瑞鹿原。三月甲戌，以蔚州爲觀察，不隸武定軍。乙亥，如
華灤。丁丑，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
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樞密使司空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丁亥，皇弟

楚國王隆祐徙封齊國王，留守東京。夏四月庚子，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
臣如舊，詔王詢親朝。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己酉，杞風伯。辛酉，以前孟父
房敞穩蕭佛奴爲左夷离畢。五月戊辰朔，還上京。詔裴玄感、邢祥知禮部
貢舉，放進士史簡等十九人及第。以駙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乙亥，以
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六月，駐蹕上京。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貞爲遼興
軍節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張昭瑩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
寇卿彰德軍節度使，命耶律釋身奴、李操充賀宋生辰國信使副，蕭涅衮、
齊泰賀宋正旦使副。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郎玄達坐論知貢舉裴玄感、邢
祥私曲，秘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萬役陷河冶。八月
丙申，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是日，那沙乞賜佛像、儒
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己未，高麗王詢遣田
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是月，齊國王隆祐薨，輟朝五日。冬
十月辛亥，如中京。閏月丁卯，贈隆祐守太師，謚仁孝。十一月甲午朔，文武
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
帝。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
縣，覃恩中外。己亥，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寳珪、祐守榮，武

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胤四世
同居，各給復三年。甲辰，西北招討使蕭圖玉奏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
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而沿邊
諸部皆叛。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于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
皇后于上京五鸞殿。壬申，振奉聖州饑民。庚辰，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
券。癸未，劉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詔超遷之。
甲申，詔諸道水菑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
遣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
請。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有詔始征商。己丑，詔諸鎮建宣敕
樓。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給事中，石用中翰
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張儉政事舍人，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侍中，王繼忠中京留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尚書，駙
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控溫加政事令，封幽王。丁未，如瑞鹿原。北院
樞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馮氏爲麗儀，耿氏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
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己未，錄囚。烏古敵烈叛，右皮室
詳穩延壽率兵討之。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二月丙子，

詔以麥務川爲象雷縣女河川爲神水縣羅家軍爲閭山縣山子川爲富
庶縣習家砦爲龍山縣阿覽峪爲勸農縣松山川爲松山縣金甸子爲金
原縣壬午遣北院樞密副使高正按察諸道獄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
路略平留兵戍鎭州赴行在夏四月丙子拜日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
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戶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
丙子如緬山五月辛卯朔復命化哥等西討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
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七月壬辰烏古敵烈皆復故疆乙未西南招討
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摸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
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爲患又聞
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
加撫諭使不報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昭令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
毋失掎角之勢仍命諸軍各市肥馬丁酉以惕隱耶律滌冽爲南府宰相
太尉五哥爲惕隱癸卯釣魚曲溝戊申詔以敦睦宮子錢振貧民己酉化
哥等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丁卯封皇子宗訓大內惕隱八月壬戌遣引
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乙丑耶律資忠使高麗
還冬十月己未朔畋鹿井之北命耶律阿管等使宋賀生辰辛酉駐蹕長

濼丙寅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爲高麗
所虜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
異皆積于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
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
有也上納之十一月甲午錄囚癸丑樞密使豳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
官封出爲大同軍節度使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
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牛璘爲彰國軍節度使蕭孝穆爲西
北路招討使放進士鮮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錄囚阻
卜酋長烏八來朝封爲王乙未如渾河丁酉女直及鐵驪各遣使來貢是
夕彗星見西方丙午畋潢河濱壬子帝及皇后獵瑞鹿原二月戊午詔增
樞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資忠復使高麗取六州舊地
三月庚子遣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聖平蔚雲應朔等州置轉運
使夏四月戊午詔南京管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癸亥烏古叛乙亥沙州
回鶻曹順遣使來貢丙子以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爲北府宰相五月
乙酉朔清暑緬山六月乙亥合拔里乙室二國舅爲一帳以乙室夷离畢
蕭敵烈爲詳穩以總之甲申封皇姪胡都古爲廣平郡王是夏詔國舅詳

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
遠等州秋七月乙酉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
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八月甲寅朔幸沙嶺九月丁酉八部敵烈殺其詳
穩稍瓦皆叛詔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撫之辛亥釋敵烈數人令招諭其
衆壬子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冬十月甲寅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
剌詳穩題里姑爲奚六部大王放進士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詔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詳穩
拔姑濼水瑞鹿原以備春蒐丁酉獵馬蘭淀壬寅東征東京留守善寧平
章涅里袞奏己總大軍及女直諸部兵分道進討遂遣使齎密詔軍前二
月壬子朔如薩堤濼于闐國來貢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爲北院大王
甲寅蕭敵烈等伐高麗還丙辰曷蘇館部請括女直王殊只你戶舊無籍
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詔侍御撒剌獎
諭代行執手之禮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獲數戊辰駐蹕沿柳湖
己巳女直遣使來貢壬申耶律世良討烏古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
世良討迪烈得至清泥堝時于厥既平朝廷議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
遂叛世良懲創既破迪烈得輒殲其丁壯勒兵渡曷剌河進擊餘黨斥候

不謹其將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軍小却結陣河曲勃括是夜
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誘于厥之衆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阨勃括方
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
誘于厥之衆併遷迪烈得所獲轄麥里部民城臚朐河上以居之是月蕭
撻哥尚南平郡主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
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晟先携家置邊郡致緩師期
追還之以世良屈烈總兵進討以耶律德政爲遼興軍節度使蕭年骨烈
天城軍節度使李仲舉卒詔賻恤其家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禮以麻都骨
世勲易衣馬爲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爲北院樞密副使秋七月上又
拜日遂幸秋山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獮于有損
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丁卯與夷离畢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爲交契以
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六部奚王冬十月駐蹕捷
剌割濼十一月庚申詔汰東京僧及命上京中京泊諸宮選精兵五萬五
千人以備東征十二月南巡海徼還幸顯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廣
戌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盡獲其輜重
乙卯師次南海軍耶律世良薨于軍癸酉駐蹕雪林二月己卯阻卜長來

朝辛巳如薩堤濼庚寅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韓留為右夷离畢戊戌皇
子宗真生三月乙卯鼻骨德長撒保特賽剌等來貢辛酉諸道獄空詔進
階賜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敵溫為阿扎割只辛未党項魋可來降
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畢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曷魯寧
為副使庚辰清暑孤樹淀五月甲子尚書蕭排隱坐出使後期削其官丁
卯以耿元吉為户部使六月以政事舍人吴克昌按察霸州刑獄丁丑回
鶻獻孔雀秋七月甲辰獵于赤山八月丙子幸懷州有事于諸陵戊寅還
上京九月癸卯皇弟南京留守秦晉國王隆慶來朝上親出迎勞至實德
山因同獵于松山乙丑駐蹕杏堝冬十月甲午封秦晉國王隆慶長子查
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樂安郡王十一月辛丑以參知政事馬保忠同知
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丁巳以北面林牙蕭隈洼為國舅詳穩十二月乙酉
秦晉國王隆慶還至北安薨訃聞上為哀慟輟朝七日丁酉宋遣張遜王
承德來賀千齡節是歲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
卯如錐子河二月甲戌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能齊家降
公主為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丁丑詔國舅帳詳穩蕭隈洼將本部兵東
征高麗其國舅司事以都監攝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為南院大王三

月乙巳如顯州葬秦晉國王隆慶有事于顯乾二陵追冊隆慶為太弟夏
四月辛卯封隆慶少子謝家奴為長沙郡王以樞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
心權知諸行宫都部署事壬辰禁命婦再醮丙申如涼陘五月戊戌朔樞
密使蕭合卓為都統漢人行宫都部署王繼忠為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
為都監以伐高麗翌日賜合卓劍俾得專殺丙午錄囚己酉設四帳都詳
穩甲寅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為右夷离畢乙卯祠木葉山濟河乙丑駐蹕
九層臺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兎兒山西後數日大風起冢上晝
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是月南京諸縣蝗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禮
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吴叔達知制誥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員外
郎南承顏禮部員外郎王景運分路按察刑獄辛酉以西南路招討請置
寧仁縣于勝州九月庚子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丁未以駙馬蕭鍊
節度使化哥知制誥仇正己楊信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乙卯蕭合卓等
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饑輓雲應朔弘等州粟振
之辛未獵鐸于河庚寅駐蹕遼離山十一月乙卯建州節度使石匡鄴卒
十二月丁卯上輕騎還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簡張信來賀千齡節翌日宋
馮元張綸來賀正旦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達離山二月己丑朔拜日如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十三蕭

遼　天祚　九主年譜

天祚皇帝

遼史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父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母貞順皇后蕭氏大康元年
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
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
崩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
乾統大赦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
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麗乙巳以北府宰相蕭兀納為遼興軍節
度使加守大傅三月丁卯詔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甲戌召僧法
順放戒于內庭夏四月旱六月庚寅朔如慶州甲午宋遣王潸等來弔祭
丙申高麗夏國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樞密使庚
子追謚懿德皇后為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乙巳以北平郡王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

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慶陵秋七月癸亥阻卜鐵驪來貢
八月甲寅謁慶陵九月壬申謁懷陵乙亥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壬辰謁乾
陵甲辰上皇考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皇妣曰貞順皇
后十二月戊子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宋遣黃實來賀即位丁酉高麗夏國並遣使來
賀乙巳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初以楊割為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
為太師是歲楊割死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　二年春
正月如鴨子河二月辛卯如春州三月大寒冰復合夏四月辛亥詔誅乙
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
之家五月乙丑斡特剌獻耶覩刮等部捷六月壬辰以雨罷獵駐蹕散水
原丙午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陳家奴致仕壬
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閏月庚申策賢良壬申降惠
妃為庶人秋七月獵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阻卜來侵斡特剌等戰敗之
冬十月乙卯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蕭海
里亡入陪朮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為北院樞密使參知
政事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獲蕭海里免官

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愼思為北院樞密副使。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天興節。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戊申。如春州。二月庚午。以武淸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夏五月戊子。以獵人多亡。嚴立科禁。乙巳。淸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六月辛酉。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尙公主。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蕃遣使來貢。庚申。夏國復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觀德殿。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皇太叔。梁王撻魯進封燕國王。鄭王淳為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百官各進一階。丁酉。以惕隱耶律何魯掃古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廟號肅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莊敬皇帝。廟號懿祖。妣曰莊敬皇后。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十二月戊申。如藕絲淀。是年。放進士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癸卯。燕國王撻魯薨。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來貢。夏六月甲辰。駐蹕旺國崖。甲寅。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來貢。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獵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愼思並知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樞密

使事蕭敵里為西北路招討使。冬十月己酉。鳳凰見于郛陰。己未。幸南京。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樓。賜貧民錢。十二月辛丑。以張琳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國遣李造福等來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遂興軍節度使蕭常哥為北府宰相。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二月癸卯。微行視民疾苦。丙午。幸鴛鴦濼。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五月癸卯。淸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廣、王戩報聘。六月甲戌。夏國遣使來謝。及貢方物。己丑。幸候里吉。秋七月。謁慶陵。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乙卯。謁乾陵。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夏五月。淸暑散水原。六月辛巳。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謝。秋七月癸巳。阻卜來貢。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冬十月乙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魯斡兼惕隱。東京留守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十一月乙未。以謝家奴為南院大王。馬奴為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魯斡為義和仁聖皇太叔。越

國王淳。進封魏國王。封皇子敖盧斡為晉王。習泥烈為饒樂郡王。己亥。謁太祖廟。甲辰。祠木葉山。十二月己巳。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鉤魚于鴨子河。二月。駐蹕大魚濼。夏六月。次散水原。秋七月。如黑嶺。冬十月。謁乾陵。獵醫巫閭山。是年。放進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夏四月丙申。封高麗王俁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為高麗國王。五月。淸暑散水原。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討使蕭敵里率諸蕃來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國王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丁未。如黑嶺。秋七月戊辰。以雨罷獵。冬十二月己卯。高麗遣使來謝。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戊午。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夏四月壬午。五國部來貢。六月乙亥。淸暑特禮嶺。秋七月。隕霜傷稼。甲寅。獵于候里吉。八月丁酉。雪。罷獵。冬十月癸酉。望祠木葉山。丁丑。詔免今年租稅。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是年。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預行立春禮。如鴨子河。二月庚午朔。駐蹕大魚濼。夏四月丙子。五國部長來貢。丙戌。預行再生禮。癸巳。獵于北山。六月甲戌。淸暑玉丘。癸未。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貢。甲午。阻卜來貢。秋七月辛丑。謁慶陵。閏月辛亥。謁懷陵。己未。謁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魯斡薨。九月甲戌。免重九節禮。冬十

月。駐蹕藕絲淀。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是歲大熟。　天慶元年春正月。鉤魚于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乙亥。五國部長來貢。夏五月。淸暑散水原。秋七月。獵。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鉤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為。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寅。淸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成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群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即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秦聖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賜南京貧民錢。丁卯，如大魚濼。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獵狗牙山，大寒，獵人多死。三月，籍諸道戶，徙大牢古山圍場地居民于別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夏閏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為亂，支解分示五京。六月乙卯，斡朗改國遣使來貢良犬。丙辰，夏國遣使來貢。秋七月，幸秋山。九月，駐蹕藕絲淀。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為南府宰相。十二月庚戌，高麗遣使來謝致祭。癸丑，回鶻遣使來貢。甲寅，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丙辰，知樞密院事耶律儼薨。癸亥，高麗遣使來謝起復。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荅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為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

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為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為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為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上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鬭志，望風奔潰。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為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甲午，蕭敵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朶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直所敗。　五年春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賽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遣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都統耶律斡里朶等與女直兵戰于達魯古城，敗績。二月，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等討之。遣耶律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四月癸丑，蕭謝佛留等為渤海古欲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陶蘇斡為都統，赴之。五月，陶蘇斡及古欲戰，敗績。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禮嶺。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癸丑，以親征諭諸道。丙辰，陶蘇斡招獲古欲等。癸亥，以惕隱耶律朮里為北院大王。是月，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軍銀絹。丙子，獵于嶺東。是月，都統斡里朶等與女直戰于白馬濼，敗績。八月甲子，罷獵，趨軍中。以斡里朶等軍敗，免官。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為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為副，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己巳，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為西南面招討使。辭剌還，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疎等，即當班師。上親征。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書上，上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

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柰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賫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群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為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荅岡，敗績，盡亡其輜重。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為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年春，

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戊午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宫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槩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韓家奴張琳等復爲賊所敗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痕孛鐸剌奚十捷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六月乙丑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蕭撻不也爲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帥丁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韓家奴爲上京留守秋七月獵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盡俘以還八月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九月丙午謁懷陵冬十月丁卯以張琳軍敗奪官庚辰烏古部來降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馬哥等攻曷蘇館敗績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蕭氏爲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統耶律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滅㾓馬粟分給諸局是月女直軍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二月涞水縣賊董厖兒聚衆萬餘西京留守蕭乙薛南京統軍都監查剌與戰于易水破之三月厖兒黨復聚乙薛復擊破之于奉聖州夏五月庚寅東北面行軍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虛古等棄市乙巳諸圍場隙地縱百姓樵採六月辛巳以同知樞密院事余里也爲北院大王秋七月癸卯獵秋山八月丙寅獵狘斯那里山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丁酉獵輞子山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復拔顯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詔自責癸酉遣夷离畢查剌與大公鼎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蕭乙薛爲北府宰相東北路行軍都統奚霞末知奚六部

大王事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冊　八年春正月幸鴛鴦濼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議和庚寅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自隨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甲午復遣奴哥使金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得里底爲北院樞密使五月壬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戊戌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是月至納葛濼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馬哥等斬生兒于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六月丁卯遣奴哥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秋七月獵秋山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丙寅遣奴哥復使金丙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戶降于金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四人率衆降金十一月副元帥蕭撻不也薨十二月甲申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是年放進士王翬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荅贊謨持書來迎冊二月至鴛鴦濼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余覩擒撒八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畢事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爲東懷國皇帝已酉烏林荅贊謨奴哥等先以書報夏五月阻卜補疎只等叛執招討使耶律斡里朶都監蕭斜里得死之秋七月獵南山金復遣烏林荅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揚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八月以趙王習泥烈爲西京留守九月至西京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稾使金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陳國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是月遣使送烏林荅贊謨持書以還　十年春二月幸鴛鴦濼金復遣烏林荅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三月己酉民有群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庚申以金人所定大聖二

宇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夏四月獵胡土白山
聞金師再舉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京
克外郛留守撻不也率衆出降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蕭乙薛爲上京留
守知鹽鐵內省兩司東北統軍司事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保大元年
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興兵郡縣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
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元妃生國人知晉王之賢深所
屬望元妃之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娣妹三人長
適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余覩一日其娣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
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事覺昱撻曷里等伏誅文妃亦賜死獨晉
王未忍加罪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
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大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
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
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
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余覩之亡恐後
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以蕭遐買爲奚王蕭德恭試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諦里姑爲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尚奴

金吾衛上將軍蕭幹鎮國大將軍二月幸鴛鴦濼夏五月至曷里狘秋七
月獵炭山九月至南京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趙王習泥烈爲惕隱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
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
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迴矣上遂賜
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
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
國璽于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
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烈並爲都統大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
鴦濼巳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
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群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
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
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
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
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並賜死逐樞
密使蕭得里底召撻不也典禁衛丁卯以北院樞密副使蕭僧孝奴知北

院樞密使事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查剌爲左夷离畢戊辰同知殿前點
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己巳偵人蕭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爲金
師所獲癸酉以諸局百工多亡凡扈從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詔留宰相張
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
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
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
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
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
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
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爲少府少監提舉翰林
醫官李爽陳秘十餘人曾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爲北樞
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
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
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夏四月辛卯
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
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贐

馬駝食羊五月甲戌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漚里謹丙子以馬哥知北院
樞密使事兼都統六月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
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
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
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
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
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
欹枕長嘆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
而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遣立天祚次子
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
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
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
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
人敗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秋
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加太子太
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戶降金辛未夏國遣曹价來問起居八月戊

戍。覩遇金軍。戰于石輦驛。敗績。都統蕭特末及其姪撒古秋執。辛丑。會軍于歡撻新查剌。金兵追之急。棄輜重以遁。九月。敵烈部叛。都統馬哥克之。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乙丑。聞金兵至奉聖州。遂率衛兵屯于落昆髓。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號稱天復元年。命都統馬哥討之。甲子。初張㲄爲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㲄領州事。秦晉王淳既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㲄知遼必亡。練兵畜馬。籍丁壯爲備。立愛至。㲄弗納。金帥粘罕入燕。首問平州事於故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㲄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㲄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張㲄。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㲄謂公弼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還。公弼復粘罕曰。彼無足慮。金人遂改平州爲南京。加㲄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相繼皆降。上京盧彥倫叛。殺契丹人。二月乙酉朔。興中府降金。來州歸德軍

節度使田顥。權隰州刺史杜師回。權遷州刺史高永昌。權閏州刺史張成。皆籍所管戶降金。丙戌。誅蕭德妃。降淳爲庶人。盡釋其黨。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樞密使蕭僧孝奴爲諸道大都統。丙申。金兵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圍輜重于靑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庚子。梁宋大長公主特里亡歸。壬寅。金遣人來招。癸卯。答書請和。丙午。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乃遣兵邀戰于白水濼。趙王習泥烈蕭道寧皆被執。上遣牌印郎君謀盧瓦送兔紐金印僞降。遂西遁雲內。駙馬都尉乳奴詣金降。己酉。金復以書來招。答其書。壬子。金帥書來。不許請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盡救諸子。詰之。五月乙卯。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庚申。軍將耶律敵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爲帝。改元神曆。辛酉。渡河。止于金肅軍北。回离保爲衆所殺。六月。遣使冊李乾順爲夏國皇帝。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冬十月。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梁王雅里殂。耶律术烈繼之。十一月。术烈爲衆所殺。　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以都點檢蕭乙薛

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謨葛失爲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二月。耶律遙設等十人謀叛。伏誅。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張㲄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衆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㲄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㲄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

皆縊殺之。　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象。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㲄有文武材。可用爲屏翰。不然。將爲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㲄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閟疊閣平州附界。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㲄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㲄爲節度使。以安弼黨爲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㲄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㲄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㲄。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㲄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㲄。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爲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

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八月岡等詳
穩蕭撻不也筆硯祇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冬
十月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哥爲本部節度使昭古牙率衆
降金金攻興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舉兵亂北護衛太保术者舍利詳
穩牙不里等擊敗之十二月置二總管府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
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
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术者以貂裘帽進
途次絶糧术者進麨與棗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輩惟齧冰雪
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
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遥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爲南面招討
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
金人完顔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
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
縣乾陵傍耶律淳者世號爲北遼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
魏王和魯斡之子清寧初太后鞠育之既長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
欲以淳爲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與淳善出淳爲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

即位進王鄭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議制兩府禮儀上春
徒王魏其父和魯斡薨即以淳襲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天慶五
年東征都監章奴脅鴨子河軍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
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
漢拜禮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彦作亂劫
淳淳而免收朝彦誅之會金兵至與兵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亡卒數千
人拒之淳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
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
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
皇帝改保大二年爲建福元年大赦放進士李寶信等一十九人遥降天
作爲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兩
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爲德妃
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
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尋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年
六十百官偽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遥立秦
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爲皇太后稱制改建福爲德興元年放進士李球等

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大悦兵勢日振宰相李純等潛納
宋兵居民內應抱關者被殺甚衆翌日攻內東門衛兵力戰宋軍大潰踰
城而走死者相藉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軍
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屬籍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二子
也字撒鸞七歲欲立爲皇太子别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
寨雅里在軍中大保特母哥扶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
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於天祚天祚慮特母哥生變欲誅之
責以不能全救諸王將訊之仗劍召雅里問曰特母哥教汝何爲雅里對
曰無他言遂釋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
見蛇横道而過識者以爲不祥後三日群僚共立雅里爲主雅里遂即位
改元神曆命士庶上便宜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
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
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
撻不也都監突里不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
好擊鞠特母哥切諫乃不復出以耶律敵列爲樞密使特母哥副之敵列
劾西北路招討使蕭糺里熒惑衆心志有不臣與其子麻涅並誅之以進鼓

爲招討使與諸部戰數敗扶先官從行有疲困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
曰今國家空虚賜賚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於福山卿誣獵官
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群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
議糴以償雅里乃自爲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償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
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
令盡償民何堪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黄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
三十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
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
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
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
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
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位十淳皆太祖子
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荅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
乙薛坡里括自立爲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
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
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駞等七州及大黄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

剌也喜與古徳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札而畢。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為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朮薛

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諡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册元妃蕭氏為昭徳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為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徳宗。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

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絶。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為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燕民。及諸大臣。興勤王之師。東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簒也。況忍王天祚哉。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為王而去之。率梢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諸葛武侯為獻帝發喪而後立先主為帝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著以為戒云。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寰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謨睿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

穆宗殘暴。連遘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鄰好。四境人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鼠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己。不幾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契丹志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抹氏。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畢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是歲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壬午。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癸未。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甲申。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乙酉。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請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五月。宋徽宗遣龍圖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既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犯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

務舍容令騎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桀席徑嶺馬隸川兩堡使冠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慴 秋八月天祚以林牙來使而失情遣使復來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傳議皆如約 丙戌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遣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丁亥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己丑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庚寅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天慶元年宋徽宗政和改元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作方縱肆貪得國王帛珍玩而貫所貲皆極珍奇至運兩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櫥床椅等往獻天祚所以速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挈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如此 壬辰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進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

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鶻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癸巳天慶三年宋政和三年春三月朔日食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馳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析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舍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府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阿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與隣皆願從軍異

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遂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雖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涑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

節度使蕭堤易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拜穩蕭河古奴
革略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屬來派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
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斡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
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眾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
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
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戶
女真亦為阿骨打吞併分隸強壯入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
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迯走歸寨或被傷
詣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輙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慣所至
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為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
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
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鬭
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乙未天
慶五年宋政和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
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使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
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

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
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
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
皆嘶鳴咸以為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
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
之遂行女真師至鴨淥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僞
請為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
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
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為之柰何不若殺我一族衆
共迎降可以轉禍為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
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
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
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
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
向西南出衆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
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幷

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東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
王淳淳乃道宗弟弘本之子俗呼為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
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
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
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候前親信
乙信賚御札馳赴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締里外甥蕭延留
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為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幼弱請
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
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
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締里
蕭延留首級以歸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趣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
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
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素戰頼順國女真阿鶻産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
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為婢餘得脫者
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泰州為識者所獲以送天
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

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遂以聞天祚即以
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諸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
之凛誠可憐憫令女真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
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遂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境營逃去天
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再降指揮
若護駕至起離月依上推賞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
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乙未天慶六年宋政
和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刀踰垣
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為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
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
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
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
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
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督軍迎
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
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

鼓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備禍瀋州未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當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轄戶强壯充軍蓋遼東夙與女真渤海有讎轄戶則使從良庶皆效命敢戰旬月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是春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奉先之弟）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者不恕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擬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却退保東京張琳兵抵城五里隔太子河劄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癸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渤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却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飢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撒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即合應援已約已月二十一日進兵徼到瀋州衆以渤海詐作

此機不為備是日聞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燕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衆若招之為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劄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及科數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闔山劄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大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辯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覺之奔他軍免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遂精銳梯城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

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都覩副之太常衮耶律啼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請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為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閒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誇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真遠近傳為笑端有人聞於天祚亦笑而不憚是歲上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訛波渤董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蜂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　丁酉天慶七年（宋政和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　十月至陰涼河聞怨軍時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蕭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

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再宜營前錦後錦者亦有乾營大營岩前營叛者乃乾營大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司農縣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而登州岸具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以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郭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講賣馬舊好　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鬪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真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盛懿濠衛四州皆降燒劫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醫閭山牽馬嶺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

真以爲疫。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爲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爲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竊相謂曰。遼之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即以謂威德可加。使何能爲。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遼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世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旻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

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爲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衮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畧曰。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藏。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緒。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不推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遐䝉。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係犯祖號。改爲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　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爲兄之文。如遐䝉多戩。皆非美意。形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文。蹉卷式。況有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爲謝。乃鞭尚人皆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illegible]冊文爲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

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懼。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迄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己亥。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改元。金天輔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掠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誕謾。類皆如此。遼國累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踣道路。死者十之八九。肯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食。　庚子。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輔三年。冬十月朔。日食。　辛丑。保大元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輔四年。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邊。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渦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然遼

國防也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重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賴都統耶律余覩。提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爲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實欲分其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爲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立塑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爲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倦廢爲戲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曹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密斷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覩。會撻曷里妻嘗過余覩家。肖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

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為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牢𨶒蕭德恭、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蕭奉先。致晉王之禍。蕭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覩宗室之豪俊。負氣不為人下。若擒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為利。皆曰諾。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壬寅。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金天輔五年春。金人陷中京。中京。奚國也。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馬貴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朝絶之。乃命其弟斜也。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兀室用遼降人余覩為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泊。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覩為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戮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覩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惟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

城下。繼諭留守蕭查剌、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匹。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為左右所殺。金兵至雲中。蕭查剌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獲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為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為都統。遂出蕭查剌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中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獨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謙等。盡殺諸軍。陷朔應諸州。擄去群牧良馬三萬匹。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已。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以

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在己上也。李處能、李奭數十人以定策功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尊引天祚為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為肉柱杖。蓋其倚附而行也。安雲哥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諂諛。夫婦共為國蠹。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天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勢。人難力為。朕叨係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群臣之奏。累陳前主之非。所謂慢誅矜能。比頑素德。驟動靡常。節乎居無誥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我實無名。汲妻之亂數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奈群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己。宜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体予至

懷。燕王自稱帝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為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招討府、諸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賫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其書畧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越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木堇、廉見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為史成執送燕京。斬之。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稍集。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

鋒軍。平興宗。總西路之衆也。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韐。宇文黃中。爲參謀。鄧珪。鄧瓊。爲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殺令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拘。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劉宜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者。熱毋令諸軍使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簞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播開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爲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追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世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凡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詬以數罪。追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尚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詵。俟益。請其探報不實。妄請興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

二千餘人。及扇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遼民畫金人入寇。往往窟山谷沙漠間。聞燕王立。燕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爲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使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敗涿州瘦軍家口。王以罪此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五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著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位小底查剌。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茗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爲湘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部年署耶律寧。厲聲曰。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寧擅衆。欲誅之。寧撫掌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朔應等州。復爲金所敗。虜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淳薨。諡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及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爲內應。募豚者持之。并通書馬擴言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虜因。以賤往者歸朝滅虜之言。處溫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蕃及淳卧病。知必死。授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甚。蕭幹與大

石林牙橋。令宰相侍疾。獨處溫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爲備。紿曰奉嫁宮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蕃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爲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改元德興。蕭后者燕王秦國妃也。妃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之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于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溫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即誅。數其罪。但追毀元帥宣劄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爲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太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兔剌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并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陵遲處斬。命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復恐燕國將下。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

溫爲廣陽郡王。子奭爲保靜軍節度使。以其家爲廟。錄其孫一人。 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太戰。生擒都統蕭乾。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騎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曾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州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爲鄉導軍。聲大振九月。肖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藩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御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人皆死鬬。藥師屢敗。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衆軍遂潰。自相蹂踐。幹

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驟馬趨北古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遂入燕關矣。 癸卯保大三年（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吳乞買立，改元天會）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關，時到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左企弓等辭於國門，后曰：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啓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坐，衆呼萬歲，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 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奚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挾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蕭幹自立，僭號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十一　廿八）

天興。時奚中闕食。 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軍馬於腰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 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輜糧於後者，悉為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既失老小，悉怨為蕭幹所誤，為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是時，蕭幹既敗於腰鋪，其黨雖不在，峯山亦敗，生擒偽阿骨魯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常勝軍因此橫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甥常哥，餘免本罪。 張殼者，平州人也，登進士第，建福元年，授遼興軍（興軍乃平州人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金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萬，殼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燕王死，殼度契丹必亡，籍管內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一千疋，招豪傑，潛為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殼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殼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殼事問

參政知事康公弼，曰：張殼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召時立愛赴軍前，進加殼為臨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徙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殼，何如？左企弓等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也。公弼舊為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殼，諭以粘罕之意。殼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而實欲圖之也。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殼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云云至遂縊殺之，見前遼史。 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逃戶拋下田宅，為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悅。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存恤，有官者津遣赴闕，換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殼聞之，喜為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灤州乃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五十一　廿九）

太祖建立也。詹度得張殼納土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語殼毋動，恐為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母國王將騎二千來問罪，殼帥兵拒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熱且去，今冬再來。殼即妄以捷聞于宋，遂求銀絹數萬匹，并誥敕數道犒賞。 張殼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欵於大宋，通好於蕭幹，而緩急救；內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必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 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殼放歸，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開金人釁端，乞斬汝弼以狥，宋朝不從，授殼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擢待制。殼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殼挺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為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函首送平州。 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是歲，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東京也）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帝歲受禮處）而都

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及幸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强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豐州也 東勝寧邊雲中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剌石兵後。乞剌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復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伏。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適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攄來使遼國。令其習儀。攄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太宗兄弟之邦。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右廷泣諫

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欲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遁走小勃律。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嘗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爲覆轍。數世後。遊畋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迁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鄰封。以至攜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大於萌骨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屬部曲。紛擾孤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柙。誰負孟賁之勇。觀大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歟。國語解天祚紀。　佚里吉地名　頭魚宴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　訛莎烈地名　滬里護地名　懽撻新查剌地名　射粮軍射猶也　女古底地名　落昆髓地名　阿里軫斗地名　忽兒珊西域大軍將名　起兒漫地名　虎思斡魯朶思亦作斯有力偉斡耳朶官帳名　葛兒罕漢北君王稱

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諱億書名阿保機　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唐明宗天成元年　秋七月崩。在位十一年。太宗嗣聖皇帝。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　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丁未。會同十一年。北漢高祖天福元年　夏四月崩。在位二十二年。世宗天授皇帝。諱兀欲太祖之孫東丹王突欲之子　丁未歲即位。戊申改元天祿。北漢隱帝乾祐元年　辛亥天祿四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　秋九月爲燕王述軋等弑於新州火神淀。在位五年。穆宗天順皇帝。諱璟初名述律太宗長子　辛亥歲即位改元應曆。至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　秋九月爲庖人弑于黑山下。在位一十八年。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之子　戊辰歲即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　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　癸未歲即位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　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　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年。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　辛未歲即位。壬申改元景

福。宋仁宗明道改元　癸酉改元重熙。至一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　八月崩。在位二十五年。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　乙未。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雍。丙午。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昌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　崩。在位四十六年。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之子　辛巳歲。即位。改元乾統。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辛卯。改元天慶。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金太祖天輔元年　辛丑。改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　金太宗舉兵攻遼。天祚迯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爲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乙巳而卒。遼國遂亡。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首末二百一十五年。實歷二百卅九年。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十三蕭

遼

遼　控制諸國

契丹誌控制諸國　沙漠。控制沙漠之北。置西路都招討府。奧隗部族衙。臚朐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韃靼蒙骨迪列諸署。雲中路控制夏國。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燕山路備禦南宋。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並拜總管府。中上京路控制奚境。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詳穩司。大國舅司。大常袞司。五院司。六院司。沓溫司。遼東路控扼高麗。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軍司。湯河詳穩司。金吾營寨均司。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　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四至隣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渌江。東八里黃土嶺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舍。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回各還便歸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迁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為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粮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與女真人言語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為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毛之物。與契丹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為盜。聖宗令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遂後更不復為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毛之物。與契丹為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鱉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為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為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為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為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二國為害。無奈何。番兵困乏。契丹常為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毛為交易。不過半年。又却為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為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西夏賊黃河為界。　西南至麟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界。　又南至覇州城北界河。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為界。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淵河為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為界。　又南至海。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二百餘外見記五處。　金肅。　河清。　易童。　五花。　振武。　諸藩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荆州。　閭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貞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粟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慶州　宗州　南北朝館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　宋朝皇帝
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
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皴
皮鞾，金玦，京皂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摟機綾共三
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氊韉
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白楮皮裹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
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鏃角骲頭箭十，法漬
法麴麪麴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欉梳蜜漬山果十束，欉尼列山梨柿四束，
欉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麪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麪杭糜梨抄十椀，蕪
荑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臘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
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綵珠貂裘，
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粆臘肉，凡百品。水晶鞍
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及鷙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
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
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
皮白皮二量，紅牙笙笛，觱栗，柏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

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
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國母生
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綾紗縠
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
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
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
人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送於班荆館，至
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纏冠衣
八件，金鞊鞢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
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
節十八人，各綵散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
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
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絳鞢，就館
賜生餼，大使杭粟各十石，麪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杭
粟各七石，麪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

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
序，則遣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襲衣，暈錦窄袍，及衣六件，
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
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絁綿袍，及銀
器綵帛。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荆館，開封府推官
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　西京本末　上京太
宗建　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溟，與
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蓄語山，為胡都水，為烏其東北
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云撻撻水，聚沙成墩，少人
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
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
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
獵，好為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
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叶
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
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

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又契丹圖志云，
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
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大宗建
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
北方，陰幽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撲頻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
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
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地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
錦繡組綺，絕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
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石
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鬬，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
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東京太宗建　東京本渤海
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
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南中為張國所居，多依山
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
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
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

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東都事略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獫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凶奴之强。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眞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眞宗决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

於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盛德大度也。神宗雄材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敗師於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擾我向服。斲喪帝室。腐害生靈。而二聖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爲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爲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遼國。卽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卽大賀氏也。八子爲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頻沒。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唱。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爲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略鞮靺奚室韋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阿保機强併八部爲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册。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爲東京遼陽

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環。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善睡。國人自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鎭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錢闕。太祖卽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二年。庖人因述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修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令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太宗卽位四年。改元曰乾亨。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王師既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滿美。擊敗之。日利月利寨。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

之。請乘釁以取燕薊。太宗以爲然。雍熙二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雁門。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顒。馬軍都指揮使何万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獲寧相駕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邀功。彬不得已。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會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騎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爲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

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楊隱衆十餘萬陷冀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為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木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款塞內附。至道元年。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舉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既而虜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村。陷焉。景德元年。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

王繼忠為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還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為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獻御衣飲食。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東之與同遣使交馳誓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昭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躡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為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儲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權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氏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璧工逮望婕有私謀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為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為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遷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參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衛。准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穸而葬焉。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為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禁黜。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背思歸漢。真宗敕邊吏勿納。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為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

曰。與南朝約為兄弟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間。柰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真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猥恩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為之也。命焚之。隆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願為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

琵樂工蕭氏怒乃加朴萋宗真疑内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内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黄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陵緒家殺永興軍都統高常哥及内侍數十族命内軍都提點王繼恩内侍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陸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朝廷歲聘之物又一日内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聞趙元昊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略睿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税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武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

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唐凡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摯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君女何人也聞嘗變服入酒肆寺觀七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譏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月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雍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書丞吕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艱有詔起復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獵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横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

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虜疑弼言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彦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曆西事未平之時未求黄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戒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覬幽燕恐將噬騰公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家堡為界延州縣閉邊圍大懼冤邀不已絶其歲賜方始懇求帖服今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吕大忠勢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畫界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遼國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絶倫一飛千里非鷹鸇鵰鶻之比延禧縱

慾失道荒于畋獵嘗許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内侍童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宦夫為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污而内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識者以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船不許通行故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何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下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從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窘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温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温與其國人謀立

濬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姪初洪基囚其子濬欲立淳為嗣氏不果已而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車湘大王處温等降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温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耶淳出遂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温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藩中也如燕民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韐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吏姦猾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腹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斐離不常統遼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

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還遂引軍夜遁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月舉無名之師已為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温蕭幹等議曰與若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今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起西處温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温奏曰寧撓衆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瀛陽痛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真所敗真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李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温持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温不至而處温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秘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

子秦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群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乃召處温欲斬之處温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諜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者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壁竟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己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為爾於朝豈可背我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還起啟鑰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舉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稱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狠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隣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出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

選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守失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乙信開啟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蕭乙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曰今日圍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爾敢異議耶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陳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輒師入燕撫定奚人飢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為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既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

之。延禧謂中興有月。欲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今舉國爲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鋭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遣婁室孛董。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跽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爲兀室所擒。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國自阿保機剏業。德光拓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曾無一日秋毫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臣稱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扶虜。莫能自固。以伯主之强。卒制於秦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丈虜也。自燕獲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鋭。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爲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犄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知能將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衆憚北。使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覆。根本虛弱。人易以干覦。五也。委大柄不無疑慮。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敵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敵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數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殆。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非妄也。不狭。然兵累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啟迪其勝

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薊。覽其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爲夷狄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爲彼用。非契丹實彊。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累馬齊憂寇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烏虖。真宗以禮契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游無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侍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歟。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既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党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畧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使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舣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端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李姓。名贊華。移鎮滑州。遥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

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為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隆先道隱各有傳契丹國誌諸王傳東丹王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麄布十萬疋馬一千疋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

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揚隱等皆賜姓名揚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　贊華之歸唐乘舡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為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賷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於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自三十里有望海寺也潞王末年石晉內侮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弟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謚讓國皇帝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曾同封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轘裂于市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遣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遷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荊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位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讒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叔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嚮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

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安端劉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趣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敬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輕僄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賜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用復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禁圜土因

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刼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
留守除室倫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
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
廢立于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矣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
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
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内難與國始終厥後
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虖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
不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
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矢連
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絶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
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為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
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為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
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
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迺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
特謀構陷太子陰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
律達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

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
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鞫案太子具陳枉狀
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為欵伏
上大怒廢太子為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
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
留守蕭撻得紿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
人殺之帝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
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
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絶父子之親爲萬
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事姦邪之臣
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
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齓馳馬善射出爲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
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宫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
剌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
及長積有人望内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
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

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
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
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
乎契丹誌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
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
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尋薨
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撻剌封趙王爲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
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帝第二子生而岐嶷儼
若成人幼時與群兒戲爲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
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爲梁王加兵馬
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封秦
晉國王入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
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況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遷
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爲東京留守崇
建宫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
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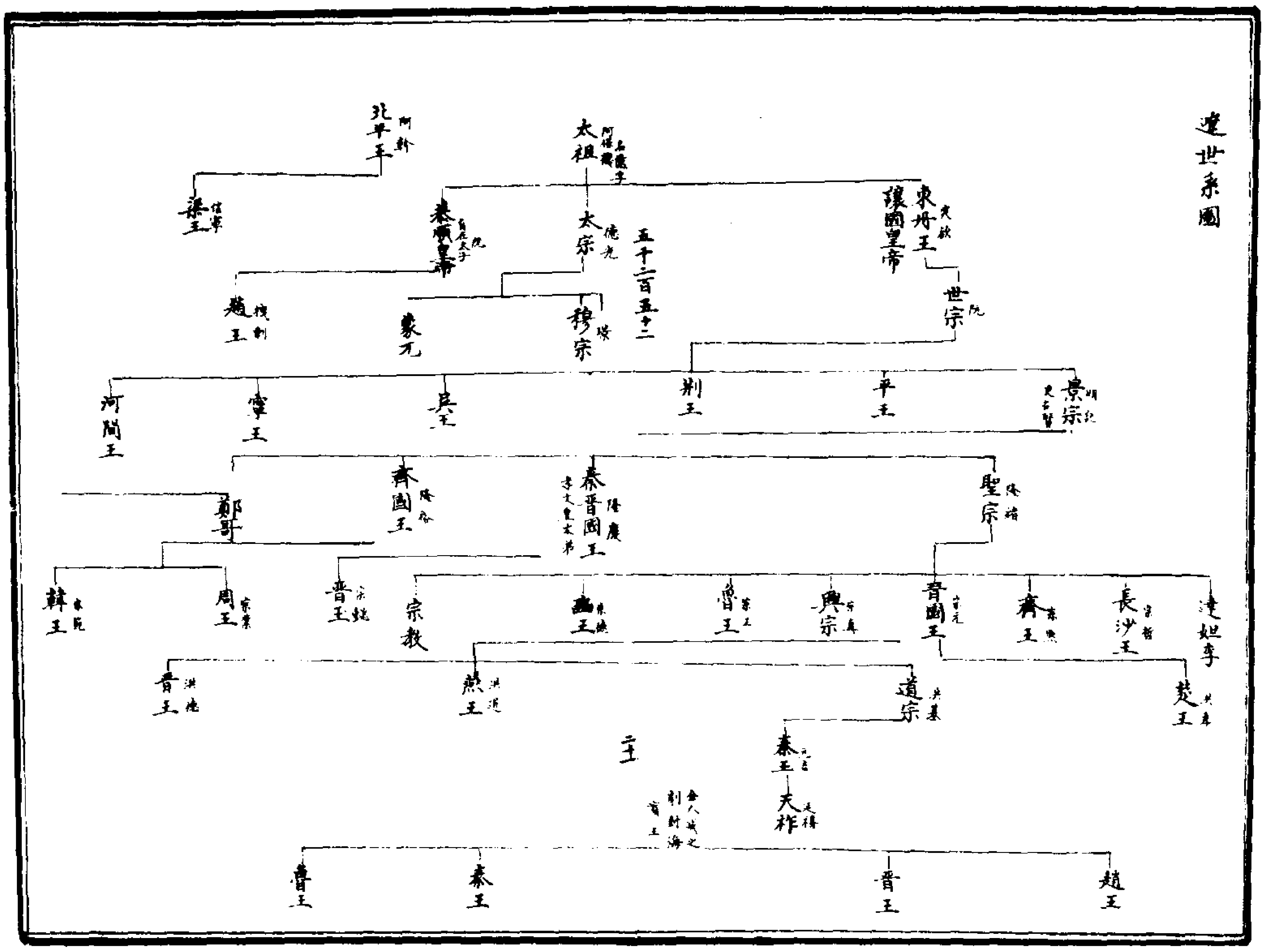
王　晉王宗元　晉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勇狠愎過人始封鄭
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因犯死罪者命衆集射
斬而臠之流血滿前飲啗自若意志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
命以爲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弒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伏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
少有氣局幹畧過人聖宗雅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才能陵物勿以富
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饒建宜平州節度使
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
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
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頻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
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斛里北大王烏魯斡之子始以祗候郎
君授林牙雲州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遂太后出宫拜
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並並后
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
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冢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議矣
既而述軋生閒罹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遼史國語解史

自遼國以迄晉唐其為書雖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
賢何超董衝諸儒訓詁音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
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
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
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里率以國語為之稱號
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
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禮 祭東 國俗凡祭
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軍制
有拽剌司此則掌旗鼓 瑟瑟 歲時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殺之次 大行殯出群臣以羖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禳祭 上
於決切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禳詛敵也 勘箭 車駕遠歸閤
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擔牀 一人肩任曰
擔兩人以下共舁曰牀 攢隊 士卒攢隊各為隊伍 方裀朵殿 凡
御宴官卑地坐殿中少墩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座左右朵殿 地拍 田
鼠名正旦日上於廳闥擲米團俟隻數為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迴
担咿唲 正月朔旦也 押里时 押讀作狎时讀作頗二月一日也 六

月十八日實國舅族亦曰押里时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
賽咿唲 重午日也 賽伊唲奢 月辰之好者 捏褐耐 犬首也
必里遲離 九重月也 戴辣 燒甲也 炒伍倘时 戰名也 卓帳
卓立也帳氊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袞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
名 禰里馬特本 官名後陞辛袞 麻普 即麻都不縣官之副也 初
名達剌干 知聖旨頭子事 掌詰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者 廳房 即工
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尢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渤海等國官名疑即撻林字訛營
衛志 象吻 黃帝治宮室陶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 尢里 官府名
宮帳部族皆設之凡宮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抹里 官
府名 閘撒狘 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朵 算腹心拽剌也斡魯朵宮也
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斡魯朵名其注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
國也 奪里本 討平也 耶魯盌 興旺也 蒲速盌 義興耶魯盌
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盌 孳息也 阿斯 寬大也
阿魯盌 輔佑也 得失得本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也里誌 屬

珊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隸之帳下名屬珊蓋比
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
從水也 鄚頡 上奚各切下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且慮 皆平聲 興中
府縣名 貕養 上音奚 幽州澤藪名見周職方 菑特 幽州浸名出周
上 墮瑰 門名遼有墮瑰部 野旅寅 野謂星野旅謂躔次寅者辰
舍東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 儀衛誌 金寠 下租叢切 馬首飾也 果下
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賓里辞袞 祭服之冠行幸
山攬則服之 鞊鞢帶 上他協切下徒協切 武官束帶也 扞腰 即拄
腰以鵝項鴨頭為之 胡木鑿 冑名 驋馬 上音伍 馬不施鞍轡曰驋
白氈青鉀以白鷺羽為網又崩也 兵衛誌 捉馬 拘刷馬也 攔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靜 弓箭鋪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
塹折木稍為弓以為團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旁簽置木稍弓以充攔栅
食貨誌云為戶 義即營運字之訛也 刑法誌 鍾院 有冤者擊鍾以達
于上 播鼗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訊囚者 皇子表 五石烈 即五
院非是分院為五以五石烈為一院也 六爪 爪百數也遼有六百家
奚後為六院義與五院同二院即迭剌部析之為二百是也 裂麃皮

麃狂麃力能分牡麃皮 先世表 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蠕蠕 而兗切 國名 俟斤 突厥官名遊幸表 鹻鹿 鹿性嗜鹻洒鹻
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瓌 虞人名 列傳 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忒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里麽 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麽母稱 乙
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諸功臣傳 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
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累
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撒剌 酒樽名 選輦乣 選輦帳下軍也其
書亦與宮分乣十二行乣黃皮室乣者做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禿
里同吐禿字訛 㲉殿 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黃
攄男幼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選輦魁 選輦帳下掌兵官 抵枑 宮衛門外行馬也 楷樞羣 千
歲蛇角又為篤納犀 珠二琲 下蒲昧切 珠五百枚為琲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痤中 上座 東切 地名 堂印 傳之家名 臨庫 以帛
爲通用具一庫之物盡數籍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
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勑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夷
离堇畫者 畫者人名為夷离堇官虎斯 有力稱紀言虎斯義同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遼。本契丹太宗改號遼。姓耶律氏。太祖。名億字阿保機。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居山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已有娠。及長。雄勇有謀。北覆後常有光。併呑諸部。與梁通和。其國新大。遂稱皇帝。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五。謚大聖大明天皇帝。葬祖陵。稱元年者二。神冊六。天贊四。太宗。名德光。字德謹。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爲人雄傑。改國號遼。滅後唐。立後晉。後伐晉入大梁。四單至欒城。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謚孝武皇帝。葬懷陵。天顯十。會同十。世宗。名阮。太祖長孫。突欲之子。母曰柔貞皇后蕭氏。諸將立之。察子酒色。爲察割所弑。在位五年。壽三十四。謚孝和。葬顯陵。天祿五。穆宗。名璟。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好獵嗜酒。晝常眠。人謂之睡王。爲庖人所弑。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九。謚孝安敬正。後附葬懷陵。應曆十九。景宗。名賢。世宗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亦頗喜音樂。有風疾。不能聽馬國事。决於皇后蕭氏。由是衰矣。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五。謚孝成皇帝。保寧十。乾亨四。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十二歲即位。母蕭太后臨朝。復稱契丹。宋真宗時。與宋爭戰。後定和議。以宋爲兄。遼爲弟。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統和二十九。開泰九。太平十一。興宗。名宗真。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謚曰神聖孝章皇帝。景福一。重熙二十三。道宗。名洪基。興宗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謚曰仁聖大孝文皇帝。清寧十。咸雍十。大康十。大安十。壽隆七。天祚。名延禧。道宗之孫。刑賞濫。好畋色。女真攻號大金。與宋夾攻之。爲其所獲。降封海濵王。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乾統十。天慶十。保大四。右遼九主共二百十年。括曰。太祖太宗始創業世穆。景聖。興道。後天祚以上。共九。君。二百十年金所滅。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五二六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張文洋
圈點監生臣雷承化
臣[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六十八　十三蕭

祆

洪武正韻伊堯切祥也說文引左傳地反物為祥亦作祆許慎說文祆从示芺聲於喬切顧野王玉篇祆於驕切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祆說文作祥徐鍇通釋於遙反郭忠恕佩觿集祆祆穚上呼賢翻胡神中乙喬翻祆祥下分物翻祓禊又芳吠翻丁度集韻或省通作妖張有復古編袄祆並於喬切上妖从女芺巧也一曰女子笑貌下祥从示芺反物為祥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祥也元結中興頌蠲除祆災或曰祆虛煙反此非然未詳釋行均龍龕手鑑祆今祥正災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祆災或作祥五音類聚又作祅音妖孫氏字說漢文帝紀有訞言之罪律歷志作祆言並讀作祆以祥妖為大楊桓六書統影母祥於喬切祆或从大夭聲祆隸祆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漢志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又先韻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妖非字濮傳義災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混妖借夭周禮大烏之巢作祆妖非俗字又巧言非道衣服詭言艸木之怪皆曰祆作謀非漢大紀訞言之事俗字二義並得从示定意二字芙聲韻會定正字切影母因煙祆

祆

洪武正韻同上　篆書 [篆字] 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字] 徐鉉篆韻　[篆字]　[篆字] 並六書統　隸書 [隸字]

[字] 並六書統　草書 [草字]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枖

洪武正韻伊堯切木少盛貌許慎說文枖从木夭聲詩曰桃之枖枖於喬切徐鍇通釋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枖枖鍇曰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故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速長者以得愷風也子所以速大者以母劬勞而養之也尚書曰厥草唯夭又詩曰桃之夭夭亦喻女子在家形體日盛長也夭物若遂眾而速大故亦謂短折者為夭也殷喬反陸法言廣韻木盛貌本亦作夭唐玄度九經字樣枖夭音妖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引詩桃之枖枖或从屮司馬光類篇又於兆切木名枖屮少長一曰木華茂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於驕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枖音枖義同一曰木華葉茂楊桓六書統影母枖於喬切枖夭人少美貌言木之少盛猶人也統聲枖隸枖俗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字濮傳義夭枖枖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但用夭韻會定正影母切通作夭字切

影號影　因煙枖　篆書 枖 徐鉉篆韻 枖 枖 並六書統　隸書 枖 六書統

草書 枖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

洪武正韻伊堯切，夭夭和舒貌。又少好貌。又盛貌。書厥草惟夭。字本作夭，經典誤以夭折之夭為夭，後世相承不敢改也。又篠巧二韻。陸法言廣韻和舒之貌。又乙嬌切，宋重修廣韻於喬切。司馬光類篇屈也，从夭象形。凡夭之類皆从夭。於兆切。又古老切，少長曰夭。又烏酷切，地名，山海經軒轅國有諸夭之野。婁機廣干祿字於驕切，又烏晧切，少長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大，屈向右。韓道昭五音類聚倚苗切，必長也。又折也。楊桓六書統影母夭統意夭隸。熊忠韻會舉要引清音論語夭夭如也。又篠晧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見杲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影號切，注其色愉也。字切影號影因煙夭。

篆書 夭 古論語 夭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夭 六書統　隸書 夭 六書統

草書 夭 張錦漢 夭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夭

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毋氏劬勞。正月氏令之無祿，夭夭是椓。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草夭

書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注少長曰夭。詳育

桃夭

詩周南國風篇名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

朱子集傳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輔廣童子問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婚姻宜矣。此本乎天時之大者也。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中庸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事也。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宜者和順之意，須要體切之。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劉瑾通釋嫁曰歸，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嚴氏曰見詩緝。孔氏曰見讀詩記。媒氏注曰見前。通釋氏曰見童子問。梁益旁通嫁曰歸，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謂嫁為歸。仲春令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氏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毛萇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孔穎達正義桃之宜室家　毛以為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當為異。傳桃有華之盛者　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辯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　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箋

宜者至俱當　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復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陸德明釋文少壯詩照反，俱當丁浪反。蘇穎濱集傳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東萊呂氏讀詩記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程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者多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自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復歌詠之爾。毛氏曰見毛傳。孔氏曰見正義。李氏曰見李黃集解。麗澤論說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世以難色傾室家者多矣，今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豈非男女之以正哉。學詩貴於言往知來，如此詩只說宜其家人，大學又推而至於教國人，蓋詩人從上面看，故推而上之。如桃夭乃后妃之致，大學從下面看，故推而下之，可以教國人，此亦觀詩之一法也。嚴氏詩緝興也。桃夭夭然少壯，其華灼灼然盛，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此行嫁之子往歸嫁于夫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迂仲曰見李黃

集解孔氏曰見正義華谷嚴粲詩緝今曰牀心夭夭與書厥草惟夭皆少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毛以為華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字為盛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花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解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傳曰並見毛傳曹氏曰見於齊詩說宋華鎮雲溪集桃夭二月華仲春婚姻之時故以桃夭為興李恕音訓桃之夭夭言木之少而好也灼灼其華言其花之明而盛也木少則華盛人少則色麗此女及盛年而歸其夫則男有室女有家各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方桃之發也夭夭然而微灼灼其華又華之開也灼灼然而甚盛孟仲春之月之子于歸此于於此詩而往嫁宜其室家則婚姻以時男有室女有家皆得其宜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朱子集傳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云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云家室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有蕡浮雲反實貌蘇潁濱集傳蕡大貌也華谷嚴粲詩緝今曰蕡大也墳為大防鼖鼓為大鼓有頒其首用案鼓蕡皆訓為大凡蕡同音之字皆為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傳曰見毛傳李氏曰見李黃集解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桃之夭夭夭夭指桃之木也灼灼其華曹氏曰解明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興也桃之有華正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時詩人見桃之少好其花灼灼然解明因以興嫁者盛年而容色麗婚姻以時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解同上有蕡其實反實之成蕡然甚大蕡音墳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同上李恕音訓蕡大也木少壯則結實亦大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朱子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輔廣童子問自華而實自實而葉詠歎之無已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之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孔穎達正義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横謂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人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爾故云家人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蓁蓁側巾反至盛也盡以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　要義宜家人謂一家盡宜毛傳鄭箋互註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蘇潁濱集傳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嚴氏詩解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毛曰見王傳華谷嚴粲詩緝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為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閒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　詩記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傳曰見毛傳李樗詩學備忘蓁蓁葉之盛也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同上其葉蓁蓁反葉之成也蓁蓁然甚盛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婚姻以時而一家之人盡得其宜矣　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夭夭毛氏曰少壯也說文云以夭字從木從夭則是為少盛貌桃之少壯則其華灼灼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華不復灼灼矣桃之少壯則其結實必大也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矣桃之少壯則其葉蓁蓁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歸者言婦人既嫁曰歸之

子于歸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家室亦室家也王氏謂宜其室家先女而後男男下女也宜其家室先男而後女女下男也夫婦正也此非也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孔氏以家猶夫人猶婦此又不然如大學之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家人為一家之人明矣灼灼其華毛氏以喻女子之少壯也此其說得之矣至於有蕡其實則曰方嫁之時非但有華色亦有婦德雖未得詩人之意亦未為害理若夫言其葉蓁蓁則為婦人形體浸大其說非也夫以婦人形體浸大亦何足以形容婦人之美乎鄭氏於葛覃之詩以葛之覃兮喻婦人形體浸大毛氏於此又以為婦人形體浸大皆非善形容者矣孔氏以三章上二句為男女以正下二句為婚姻以時然觀此詩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皆總見於三章之中不必分別也蓋所謂婚姻以時非指春秋之時而言之也不過言男女得盛時而婚姻耳而孔氏謂仲春得婚姻嫁娶之正時王氏以謂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若如所言則何彼穠矣之詩曰華如桃李豈是直言桃李之盛時乎孔氏王氏之說非矣　黃曰人君之治有出於政事之所及者有出於風化之所及者是以月令與周禮所載農功之事是政事所及也七月豳風所言農桑之事是風化之所及也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越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

是特政事爾后妃不妬忌於深宮之中而天下之男女皆自各得其正各
及其時豈為政之事所及乎故作序者曰后妃之所致也致當如致師之
致為之於此而彼自至也后妃豈能家至戶曉而諄諄諭之哉閨門之躬
行而天下之自化非有法令以驅之也孟子述古公亶父愛厥妃至於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此詩之意歟今桃夭三章不特言其婚姻以時而
亦言其男女以正自其及時言之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有蕡其實
又曰其葉蓁蓁皆只形容其及盛年而嫁耳先儒或以灼灼其華諭婦容
有蕡其實諭婦德其葉蓁蓁諭形體淺矣非詩人之意也詩人之辭豈若
是其膚淺哉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
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
之非所謂宜也如氓詩言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如古
人戒奔詩曰聘者為妻奔則妾不堪主事奉蘋蘩此皆非所謂宜也大學
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一篇
只是婚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王之望集桃之夭
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
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木或華縟而實不甘或實

豐而華不茂若夫華實兼盛而又早成者莫如桃故詩人以興焉夭夭少
好之貌興其早成也灼灼其華以興其容之麗有蕡其實以興其德之美
其葉蓁蓁以興其服飾之盛蓋有容而無德則其合或不以正合不以正則
其服飾亦不能以備禮今也容德如桃之華實服飾如其葉之茂而于歸於夭夭
少好之時此序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者也葉者所以芘其枝榦猶服
之芘身也故詩人以其蓁蓁興服飾之盛焉其始歸也男親迎以下女所
見者婦容而已故一章言其華而曰宜其室家室家云者女上而男下始
歸之時也其既歸也女以正而承夫則婦德著焉故二章言其實而曰宜
其家室家室云者夫先而婦從既歸之後也惟其合也以正則服飾足以
備禮服飾足以備禮則非特夫婦之相宜其室家之人舉將宜之故三章
言其葉而曰宜其家人蓋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何以得家人之
宜乎此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東山所以詠其新之孔嘉也放齋曹粹中詩
說夭夭織柔貌說文作枖枖木少盛貌灼灼鮮明貌蕡大貌蓁蓁盛貌之
子謂嫁者也女子以嫁為歸男子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桃之夭夭與其
體之纖柔也灼灼其華與其貌之鮮明也有蕡其實與其嫁而有子也其
葉蓁蓁與其家道豐盛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自相得而已至於

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得以順為正之道矣夫之子以盛年美色
而嫁不敢驕其夫而能承上接下使內外無間言化后妃之德故也此之
謂后妃之所致非止於不妬忌而已戴岷隱讀呂氏讀詩記桃之夭夭有
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室家
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
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慈湖楊簡詩傳桃主榮夫好其華灼灼女之顏
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告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
家也蕡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
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
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為序者不
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
詩言之則為贅則為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贅
序果衛宏所作精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為敷陸德明亦云
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
原九歌瑤華與離居叶漢齊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華與蒼梧叶
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作陰麗華急就章芜華與蔡蘆叶易林

云桃夭少華李女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家古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
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
可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騷經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
龜策傳漁者幾何家諱名為預且或曰家本音姑為阿家家即姑也未詳
按華有胡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
叶此二音者今定從一讀且予余切林岊講義比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
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家室
猶室家也嫁而宜家則一家之人亦盡以為宜也謂婦人之歸無踰時者
如桃之盛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男女
淫奔則非正矣夫妻反目則多鰥寡矣宋袁燮絜齋集經筵講義　桃夭后
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灼灼
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
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
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於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

無怨曠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雝雝
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
卑無不挈然有當於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
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効固已立應況於浸大乎既
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娓德之可
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禮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
者矣后妃無妬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
進則內無怨女化行於外婚嫁以時則國無鰥民此和氣溢極治之時也
詩人安得不於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嫁及時後人如是者亦不少
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睽以乖睽閨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於風化也先
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溫濡於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
資性婉淑是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
及時為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
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於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
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
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鈞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

惡繫焉吾身之脩不脩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許謙名物
鈔桃夭詩人見親迎者異 經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
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莫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
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
人則於其室家又脊教訓風俗安得不爭乎 傳 一章少詩那反按地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中春陰陽交以成
婚禮順天時故謂喪禍之變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號喪禍之故
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毛傳東門之楊篇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彼
以刺婚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號明謂秋冬為婚無正
文而妄引荀子家語為證賈公彥疏周禮破其說而引詩殷頌易春秋
夏小正之說以正毛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特引周禮之文以
見婚姻之正時也中直用及詩經見前未善詩經解順宜者和順之意和
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
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
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
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

則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
感應之機矣劉玉汝詩纘緒月令二月桃始花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
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尊指首章言次承二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
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
詩之託興多如此如黍離之苗穗實亦然不必別為之說蓋亦一體也周
國女子之嫁始至而詩人見其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家曰知曰必為其始
至可知必詠始至者詩美女子之賢多如此如關雎鵲巢碩人皆然蓋古
者明日見舅姑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前此皆為始至之時女子之賢否於
此乎觀周民熟文王之化皆能修身以齊其
家故女子既賢人亦歎詠而深喜其賢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劉瑾

通釋陳書乘曰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義也
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
不閑於婦道輕銳之士不堅於臣節 輔廣童子問文王之化自家及國
至於桃夭而天下之女子皆有以和順其家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而賢
才衆多亦其必然之勢也故次之以兔罝詩傳纂疏陳氏曰室家之順非
難而正為難 謝氏曰易曰家人利女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男為家之主今惟曰利女貞何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故睽次家人家人正必自婦人始婦人正則一家之人皆正易曰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此桃夭一詩男女以
正婚姻以時而必推本於內也 陳氏曰見通釋 黃氏曰見李黃集解 劉
玉汝詩纘緒此文王治國之實也國之所以治者以人人能修身以齊其
家也國人之家齊而後君之國始可以言治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
平矣

宎

洪武正韻伊堯切深窔莊子宎者咬者亦作窔𥨍又篠韻二韻丁度集韻
窔聲司馬光類篇又伊鳥切又一叫切楊桓六書統影母𠕋从六 大聲熊
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 篆書  六書統
作窔景號切見去聲亦此音作宎非

芺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
乙嬌切苦芺也又詳上聲

襖

伊堯切顧野王玉篇烏消切襖襆也宋重修廣韻於霄切丁度集韻襖衣
襆也或从糸作䙚司馬光類篇伊消切又一笑切衣䙚楊桓六書統影母

纓从衣从嬰衣之在嬰者也从糸从嬰繋於嬰閒也今作褸纓並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通作要詩要之襋之字滚傳義音要纓純也韻會定正影號切業褸也字切影號影因煙褸

篆書 纓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纓 纓 並六書統

隸書 褸 纓 並六書統

蠳 伊堯切顧野王玉篇於招切毒蛇名宋重脩廣韻於霄切丁度集韻青蠳蛇名司馬光類篇伊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蠳系聲蠳隸字滚傳義音要

篆書 蠳 六書統 隸書 蠳 六書統

皀 伊堯切宋重脩廣韻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皀望遠合也航注皀隸字滚傳義於宵切

篆書 皀 六書統 隸書 皀 六書統

魩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魚名宋重脩廣韻於堯切丁度集韻傳雅鰌魩鮹司馬光類篇又於虯切又於九切又於糾切又乙六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魩从魚幼聲魩隸

篆書 魩 六書統 隸書 魩 六書統

鴢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鳥名宋重脩廣韻於霄切似山雞而長尾丁度集韻山海經甂山有鳥名曰鴢鶌其名自呼服之不眛或从隹作雓司馬光類篇伊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於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鴢从鳥幼聲鴢隸

篆書 雓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鴢 六書統 隸書 鴢 六書統

鴢鶌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六經甂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鴢鶌幺要二音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訞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巧言貌丁度集韻說祥或作䄏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言訞亦作祅漢文紀除訞言之罪注訞與妖同云釋行均龍龕手鑑訞二俗訞正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嬌切災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訞於喬切从言夭聲訞或从芺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谷永傳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師古曰易訞占之辭即妖字韻會定正影曉切訶謠之怪字切影曉影因烟訞

篆書 訞 古老子 訞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訞 訞 並六書統

聽訞 人名羅泌露史後紀炎帝居母曰聽訞桑水氏之子也太平御覽訞音妖主常林女子宜有叔音或作訞作鄒韓夫也

吆 伊堯切丁度集韻吆吆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吆从口幺聲吆隸字滚傳義於宵切

篆書 吆 六書統 隸書 吆 六書統

⿺辶杳 伊堯切丁度集韻遠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幺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辶杳从辵从杳辵行也杳日下而昏也行而不能至朔其所歸之地杳然也遶故如此亦聲

篆書 ⿺辶杳 六書統

宎 伊堯切丁度集韻戶樞聲也司馬光類篇又伊鳥切又一叫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宎又烏皎切从宀夭聲宎隸字滚傳義於宵切

篆書 宎 六書統

⿰耳幺 伊堯切丁度集韻⿰耳幺⿰耳幺耳鳴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耳幺从耳幺聲⿰耳幺隸字滚傳義於宵切

篆書 ⿰耳幺 六書統 隸書 ⿰耳幺 六書統

犳 伊堯切丁度集韻山海經陸山有獸狀如狗而文首名曰犳司馬光類篇又職畧切獸如豹而無文楊桓六書統影母犳从犬勺聲

犳 六書統

頝 伊堯切丁度集韻頭小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頝从頁从幺幺微也航注字滚傳義音幺

篆書 頝 六書統

楆 伊堯切丁度集韻木名其子細實司馬光類篇伊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楆从木从要楆隸字滚傳義音要

篆書 楆 六書統 隸書 楆 六書統

⿰歹芺 伊堯切丁度集韻害物也司馬光類篇於喬切楊桓六書統影母⿰歹芺从歺芺聲⿰歹芺隸

篆書 ⿰歹芺 六書統 隸書 ⿰歹芺 六書統

鴮 伊尭切丁度集韻鴮鴮鳥名三首六目六翼六足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嬌切又烏皓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鴮於喬切从鳥夭聲字潆博義音妖

篆書 鴮 六書統

䬙 伊尭切丁度集韻餸也司馬光類篇於喬切楊桓六書統影母䬙从食祆聲䬙字潆博義䬙音妖

篆書 䬙 六書統　隸書 䬙 六書統

𠢸 伊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妖要同上

𤬪 伊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要

𡚥 伊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妖

𡛜 伊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尭切美女也又蒲浩切

橇 洪武正韻丘妖切泥行所乘漢書作毳又隊韻顧野王玉篇橇丘喬切亦作鞽又子䩲切孫愐唐韻橇蹋撟行又烏所來也丁度集韻或作鞽亦从木作橇司馬光類篇撟又居妖切㨜捍也又渠嬌切說文水渠也一曰𣏾橇亦姓又居夢切起勁疾也又舉夭切關人名秦有盛橇又渠廟切牛貫鼻木橇又祖芮切又充芮切又祖悅切又訖約切說文䄟也郭守正紫雲韻史夏紀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河渠書泥行蹈毳亦作橇周昌芮反漢溝洫志孟康曰毳形如箕如淳音蕝彥曰毳讀如本字在去聲今監注在此恐亦可押釋行均龍龕手鑑鞽俗鞽或作𩋃音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孟康云橇形如箕擿行泥上亦作檋也楊桓六書統漢毋橇本子芮切假借為舉上義橇丘嬌切从業喬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史記作橋通作蹻文選海賦乘蹻絕往抱朴子乘蹻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龍蹻二氣蹻三鹿盧蹻韻會定正字切漢號漢輕韋橇

篆書 鞽 集韻 橋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橇 橋 鞽 並六書統

草書 橇 漢張錦 橇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泥行乘橇 史記夏本紀禹治洪水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蹈來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芮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踏橇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長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復進冀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注雙枝𧿒放脛令人所謂接腳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閒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文獻通考漢世有檀木技謂有長橇伎陳暘樂書宋雜樂有踏毬蹴毬踏橇藏挾雜旋弄槍之類夢粱錄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人踏橇之類事類全書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今之橇人蓋象此也

趫 洪武正韻丘妖切捷也許慎說文趫善緣木走之才从走喬聲讀若王子蹻去遙切徐鍇通釋趫足捷也顧野王玉篇去嬌切緣木工也陸法言廣韻善走又緣木也又巨橋切陸法言廣韻又祈喬切又去遙切孫愐唐韻起遙切宋重脩廣韻又巨嬌切司馬光類篇渠嬌切又丑小切輕走貌又巨夭切戴侗六書故丘遙切高舉輕捷也又作趬行輕也一曰舉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趫俗趫正楊桓六書統漢毋趫喬喬高木也故从喬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漢號漢輕韋趫

篆書 趫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趫 徐鉉篆韻

隸書 趫 六書統　草書 趫 漢張錦 趫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塗山趫 人名路史夏后紀禹娶塗山氏曰趫世本廣雅作嬌非

蹻 洪武正韻丘妖切舉足行高又企也唐陳子昂傳蹻以待陷又見下又篠藥二韻陸法言廣韻揭足孫愐唐韻去遙切舉足高也又其略切丁度集韻舉趾謂之蹺或作趬蹺嶠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渠嬌切又舉夭切爾雅蹻蹻憍也又拘玉切山行所乘以鐵如錐施之履下又迄却切方言蹻也山之車曰蹻一曰𨁚躡貌又訖約切引詩小子蹻蹻又極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蹻俗蹻正趫喬反蹺俗羌遙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迄消切楊

恒六書統溪毋蹻與蹺同从足喬聲蹺从足堯聲與蹻同蹻余見毋
聲蹻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驍溪轎牽蹻

篆蹻集韻見杜从古蹻蹺蹻並六書統 隸蹺六書
書蹻集篆古文韻海 書統 書蹻統

草書 蹻蹻 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乘蹻 太平廣記有盧生與唐山人遇合因衍唐傳緇錫術唐具述盧乃吠語唐曰藏悟殺尓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者亦死某火傳乘蹻之道者因拱揖盧忽失所在

鹿盧蹻 太平廣記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橦廳有一僧爐至嵊宰周某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以來杜異之明發僧去宰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蹻也

羸縢屩蹻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嬴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愧色

太上開天龍蹻經

道經黃帝請問寗君訣軒轅黃帝咸植佛津上嶽神精誕靈持秀位承天帝後道求真清齋玄闕越雲臺山科參寗君請問三洞曰朕承鴻緒雖統萬機每請真要奉脩玄肓心形奔躁聖道幽微真理虛凝未能玄悟洞玄靈寶五篇道生洞神佛經普垂色像大洞聖教義貫虛無託質通虛三寶齋真凡情惑滯至道難明三洞通生通同一否寗君答曰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三清三界普垂鬼體佛真聖位九品玄階三洞混通應感有異歷劫應化三寶齊臨高聖下凡隨機降投上聖傳道應說雖言中真傳德奇言通理下界傳經因言脩習開度有賢三等斯別黃帝再拜跪請答曰救開真道三品互差顯示其要令無疑惑寗君吉曰三境三界通礙見殊高聖下凡悟有淺深洞通無礙名爲三洞道方感報不等言上聖傳道者至聖玉帝於能淡劫時應爲天寶大洞聖君上玉清十二聖天當傳聖道而與影單天帝九天丈人禪善天帝九天真皇頊延天帝元始天王各教三天九品聖道亦明劫時應爲洞玄靈寶真君次生上清十二真天傳於真道而與叔然天帝元始先生不驕樂天帝高上元皇應聲天帝虛皇玉帝各教三天九品真道上皇劫時應爲神寶洞神佛君次生太清十二佛天傳於佛道而與梵輔天帝萬始先生清明天帝紫虛帝君無爲天帝太真玉皇各教三天九品佛道此是上聖而傳其道也言中真傳德者太易時傳授太帝君太始時傳授天帝君靈陽于太初時傳授太微帝君太極時傳授太微天帝君太素時傳授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君上相素童君玄帝君此是中真而傳其德也言下士傳經者魔化法門十二等事一者三洞宣說本文二者神符奉宣告信三者玉訣示無疑難四者靈圖寫相好五者譜錄歷代授道六者威律防非禁惡七者威儀摩手執格八者方法修行節度九者術數隱景貴形十者記傳示學人十一者讚誦歌頌聖德十二者章表章請表奏三洞道達應感證緣三乘積功證果亦別隨功高下上主諸天諸天果報乘經說證三十六部證品主天三十六天隨經修品上證道果因有發脩解脫有緣自然正性也黃帝再拜又重啓曰三十六部三品應緣三十六天隨經修品經證天品三品感經凡情巧翳未曉道源證品通否寗君吉曰三洞經法天尊相門應感通生皆從相立身光洞耀朗徹太空境界天人咸皆稟植三寶應象九帝翼形妙有通滋始成神識神清智朗志鑒慧明氣濁神昏暗障斯起體冶大道境界通玄靜念身佛三清洞合八景保梨真葉雲駢九天翼形濳昇淨境三十六部洞瑩爾身三十六天念隨心見

諦聽吾言方爲汝說寗君吉黃帝曰至道無象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顯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感象通貫三寶漸頓三乘接生皆起法身身光相好三身相好境界垂形應感天人同滋齋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玄精始成妙用第一法體玄徹幽微真一妙智清靜無礙上顯法體三十六門應演三洞三十六相上下相合七十二相第二應身應體顯象三境三界上下圓明降氣生神而成靈識無量功德福被人天應感業緣隨功證宅上顯三境三十六天下應三界三十六帝上下通應七十二相第三化體開化人神皆含三洞九氣生育徹天象地合爲識靈內顯化身三十六相外示生人三十六相內外相合七十二相三十六部是無相源從理寄言令詮其理應生境界福彼十方歸根反本以立階品證果進位超昇大羅體解大道入真實際圓滿清靜澤被黎民善開方便示有爲法道主妙用而起識神萬化應緣一相空靖也寗君吉黃帝曰玅寂法身而主空洞空洞之內而主太源太源之化三氣生焉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主出乎元元氣所主出乎始此氣之本宗於衆帝之先故曰玄元始氣也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上應三境而立三尊中生三界。三乘接引通爲三元生入三宮故此三氣品物生焉

三主萬有根源本始也寧君吉黃帝曰三清天中玄元始氣以三合五化爲八景神各生八方而爲二十四帝者上爲三清二十四宮紫虛億用降爲四梵四八化生各爲三界二十四宮普爲一天二十四氣內主八身二十四體故此三元三部八景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十神六六品族合氣生神上爲三清六十四梵氣二六相合三十有二降生三界三十二天普通一天三十二帝二十八宿璇璣玉衡故主一天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一地三百六十名山一人身中三百六十骨也寧君吉黃帝曰玄元始氣合生九氣故爲九帝上爲九天中生九八下爲九地諸天九聖皆備形神生人九戶稟道主立又生北地九野分方上通五帝四運周措九氣列正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成生也寧君吉黃帝曰三清九天各生八方而爲七十二宮三元各有二十四帝上爲二十四真中爲二十四神下爲二十四生三元八景品族主神合中九宮八十有一通生諸天八十一分普主諸地八十一域內生人身八十一關節也寧君吉黃帝曰正一大道以出真帝正一玄真而生大神三元解覺則一之所生故玄功歸一萬事生焉此至道之祖宗元氣之根始也從本降迹普植形神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通爲境界應氣主神三洞道化

以爲天尊三公天也九天通化應爲天尊九卿天也億真各位各證九品故有三九二十七位故爲天尊二十七大夫天也九天初構上下重壘及其分應則列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位故爲天尊八十一元士天也通前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各主氣務故爲天尊百二十郡天也又於百二十郡等天內爲五豐外爲五官各生十神合爲天尊千二百縣官天也又於千二百縣中各有三元元各五鄉故爲天尊萬八千鄉天也又於萬八千鄉天各稟五氣以爲五天亭故爲天尊三萬六千亭天也又於三萬六千亭中亭各五候合爲天尊十八萬候故此官屬通主諸天又備人神各稟氣務並得安立而植生根紫戶玉闕三萬六千關節根原本始一時生神也寧君吉黃帝曰吾昔承玉帝開天上經三洞法門萬化根始降生境界而植形神應感衆靈普稟官屬三清上境三洞玄根下生三界二景通合四緒御運五氣遞興百六數交劫有生滅諸天壽限高下不同隨功證報見有差別故演三洞道君奉宣當度有賢歷劫開度汝今請問向序應生諦聽吾言示汝寶訣元始開化道貫天人身主相好境界通稟虛無應體寄象立言因有發脩方登空寂三洞指引九品降差妙極道源真通玄一體解幽曠識朗慧徹三清妙門脩念斯感寧君吉黃帝

曰吾昔承太帝昔住初劫龍漢開圖內演混沌十號化身託迹諸天成立諸法顯言說道無礙生津天中之尊無形化生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降主三境三十六天三洞法門萬行根始下生三界品物流形八方已下各生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等無極三界北地等天八方皆有三千大千世界無極三界皆稟三清三元上下三十六天每方四天四九列位上應天璣三十六門普爲北地三十六音一塵之內三十六氣天人相感同稟道生三十六地對象道感三洞通化凡聖有殊應感隨機復有九種上上聖教上通玉清中上真教次通上清下上仙教次通太清上中聖教次通無色中中真教次通色天下中仙教次通慾界上下聖教下接利根中下真教下接平根下下仙教下接鈍根三乘漸頓三根不同三界天人三寶接引三清聖教三洞玄階上帝道鄉曠理虛漠通生妙有諸天良梯道性虛凝不生不滅無來無去願衆妙門恍惚隨迎示真實法諸天受樂從有發修因緣行業根本果始證果超拔從此六門慈悲善忍四等俱備雌柔忠信謙靜止息恥行有德心捨無德念念增廣福德慧隆天眼了達察無相想想既已去色形又無捨識增修無有勞動斷無動作輕塵都忘超出生滅至四人境壽福浩劫無礙化身託下秋凡積

功昇進昇玄證果又登四梵漸昇太清登入九仙次昇上清登入九真次昇玉清昇入九聖上至上聖上上聖果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忘功忘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真會虛空天尊道身常性湛寂寧君吉曰三洞開化普植天人一切官屬咸皆稟受有物生生無形常存境界應身皆爲天帝普爲上下三十六天尊又於北地三十六音主諸天世界通含三十六帝形下地上方通管三十六育氣三十六部普度無崖三十六天昇進階品三清衆聖妙寂常恒三界九地四運遞速三界劫壞混沌無生三清三寶更降元氣每劫重造三氣爲宗三寶通生九運不等故無色界上元頂天其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爲小陽九小百六其天氣相交六千六百度爲中陽九中百六其天氣相交九千九百度爲大陽九大百六色慾下界爲上互差下短上長其色有異其上無色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次下色界中元頂天即有六千六百度又不慾界下元頂天加有九千九百度其上無色小陽九其中色界中陽九其下慾界太陽九其下慾界萬劫齊粉其中色界百圍劫壞其上無色一迴普淡又於慾界九土亦異天地相交三十三百度三土受衰水火兵病饑饉餓死六千六百度六土受害九千九百度九土並損故顯太一布氣流行太歲宮氣更相之適適禍家國內及人身所至之宮

隨神見疾三塗逆順交錯八方三十六載十二周滿此是小會積數成災轉讀是經方免斯患大小劫會九氣終時業果不定上下報異 三洞通生元五品是時黃帝拜參寧君請問三洞尊經三品傳道啓開說已又拜稽首復請訣曰三洞尊經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三十六部既生境界各有三十六天三十六天亦是三十六部否寧君答曰玄元始氣三境玄根三十六部主天法宅三洞降德為天人之主主九聖通化為眾帝之玄根三十六部為境界之生門三十六天為入道之階品故因經以開道明氣象以通於經開還路以證道鄉藉證修以登聖果淨身神以通道境修盟約以杜惑情三十六部洞觀齋臨三十六天隨心響應三清上境下界忍緣三界昇墜動在心首階級不等故立界名隨根應拳凡有五種諦聽吾言方為汝說寧君告黃帝曰吾昔承道主生化法王天中之尊皆悉稟受初降妙一聖凡初始始生於元元通具道元生於玄玄主僊教僊真聖位三洞玄尊三寶立位三號亦別故於龍漢初時元始開圖應為玉清天寶聖君號為大洞無形天尊而說大洞十二部經而教玉清十二聖天次於赤明劫時應為上清靈寶真君號為洞玄無名天尊而說洞玄十二部經而教上清十二真天次於上皇劫時應為太清神寶僊君號曰洞神元始天

尊而說洞神十二部經而教太清十二僊天三十六部經生於諸天天人稟受故名三界三乘漸頓接引通方開度有賢應身降受歷代教化天尊通神三洞寶經隨方顯用寧君告黃帝曰元始應身七十二相上主三境下生三界皆稟三元品物流形生天元始故稱天尊三十六部天尊化體三界之內三寶後主應感不同故為無色色慾界也又為眾生根性參差雖同一天咸有五種一者三洞三界二者應化三界三者反出三界四者流染三界五者輪迴三界言三洞三界者三十六部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中生三界三十六帝下主九壘三十六土皇天人相通三乘接引精氣相貫皆稟三洞善氣得生也其二應化三界者三部八景應為陰陽四時變化見有生死其三反出三界者至道妙氣灌養生神雖居耽著不為所染超出三界去有為門反此貫塵獨超上道也其四流染三界者悟道妙本寄備陰陽形染六情起見通識迷悟有無善惡相續流轉見報入善惡門也其五輪迴三界者耽迷滌著而墮三塗流淪惡道不能得出永沉苦海長淪愛慾也寧君告黃帝曰元始應演三洞尊經通成境界接引階品無有為有開化天人令登無相以入空解上顯三境三洞通方下生三界應感三種一者豁爾虛空二者質礙形色三者緣慮心體言豁爾虛空者空

洞道氣混化太虛應景立無而成境界山河石壁嶮岨幽深端正好醜以為耽滯天人六道感有見無故云一者豁爾虛空也言質礙形色者應化三界三十二天生處陰陽而成有體從道妙一善資生津寄託胞胎世間父母兩半相合而執有形具足諸根是為色聚既根成就生六種識而起分別是為識聚既妄聚塵分別假相而生覺着是為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愛而起貪嗔是為行聚既觀聚合妄想堅成執見愚癡而生惡行淪沒三塗不能得出是故名為質礙形色也言緣慮心體者即體是報由業緣生善智慧者逆道後流愚癡洞爭流派惡道隨其所報應感見生六慾四心以為界畔是故名為緣慮心體也是故為說三界感差受報各異而有五種一者未入三界繫縛之位雖生其域非三界因出於主滅上生四人天也二者感生無色之業上出色慾猶四輕塵捨識增修忘形神淨也三者感生色界之業為色深重漸捨六塵三度重捨十八天報四者感生慾界之業六慾耽染故感六天五者感生三惡道業為耽六慾三毒見生而落畜生餓鬼地獄道也 通生官屬元置品寧君告黃帝曰元始天尊昔於大羅天明霞觀中應生境界而演三洞三十六部大洞上品十二部經具有三洞三十六部尊經之福何以故大洞聖教通具生僊兼包眾經一切官屬故

有洞玄洞神三十六部上品功德洞玄部中不及兼上唯通於下而攝洞神故有二十四部具僊之力洞神僊經不及於上唯有洞神十二部經生僊之福三洞應化通起生源三寶接引祕妙有別從道妙氣降迹主神無有為有有無所有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解脫無為常樂我淨也洞玄具教中乘應緣從聖降真通玄入妙故說應化開方便門知有不有從有發修無受染心離有為境修習正觀安住中道洞神僊教寄情因緣故立境界諸天官屬開化人神成立諸法三寶運化僊為生門從生發修入無相體故顯應化仙陽生首從生還僊還僊入真還真入聖還聖入道三洞妙有以氣為宗宗主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玄玄始氣通聖上主玉清元始主真中生上清玄主仙教下生太清三清應象三寶通臨三十六部應天教投三十六天三洞主根三界稟氣應界修品七十二相境界垂形八十一好表主大有故於龍漢劫時號為無形天尊應為玉清天寶聖君以為大洞之尊玉帝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里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大劫次於赤明劫時號為無名天尊應為上清靈寶真君為洞玄之尊君而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里

一炁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
為中劫次於上皇劫時號為元始天尊為洞神之尊神而生九萬九千九
百九千萬炁一炁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里一炁各生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小劫天尊言吾今應根
境界通身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應化關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為師授
或生下界與物混漠託質通凡沉淪莫辨與道通化應接有緣為授是經
令聞悉解潛行救度不恃有恩志淨神清為寶是法寧君重告黃帝曰三
清九帝八景通方應生三境道為接引下降三界品物成形開心天人間
稟官爵故玄元始炁各生八景而為二十四帝九天各生八景而為七十
二宮言二十四帝化為二十四神二十四神化為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
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之為形影出之為造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
結萬物神其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之中皆以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
十四帝下為三界二十四氣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
十神混通三界三百六十神各生一天三百六十宮各生一歲三百六十
日各生一月三百六十時各生一身三百六十骨普生一地三百六十名
山下通天氣八景齋臨上濯主津合氣岡植無極三界普稟此原天人相

通萬境通貫八景開化應纂立象二十四帝上生三百六十神六位而成
合為六十四梵氣六位相合三十有二三十二歲天一周也故明三界三
十二天三清九氣上下通神傍貫璇璣四運明朗三洞天曆歲為三元六
位陽辰為六齋月八景通運八節修門十直朝尊奉修十善燒香顧念功
感諸天然燈續明拔生救死香花寶蓋供養諸天轉讀尊經令通悉解上
識七祖先代宿殃下為含靈周滋法澤三清衆聖俯鑒丹誠三界官屬
無鑒映三官清淨九戶圓明五藏映徹六腑通悉八十一好光生八十一
關機三十二相通明三百六十骨三十二帝未現玄虛三十六天顯登頂
相八景備衛九天翼形駕景乘龍上登玉清也寧君告黃帝曰大道生化
無物不通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物不裏無物不生無物不度無物不成
開廓太空分為十等從上太羅天下及三清而為七分上及傍並皆備太
空以為道境故玄都玉京山上品有七覺之氣也太羅已下而生三境合
為七分傍備太空通為聖境又復次三清八方正中各於其下又為一分
而生此地五億億五萬億五十億五百億五十億五五億等無極三界皆
感五運五氣生成故通天地五十五數三元上下皆以三洞合通九帝一
十二天總合三元三十六帝正中八方普稟三清唯感四序二十二天三

百六十度以成二十八宿五運生化雖感道原分應通凡從上第八分也
復次各於無極三界已下又為一分以為九壘三十六土皇皆稟三界上
通三清每年八節四季之日錄人善惡上奏三清善惡罪福上下計會與
通從上第九分也復以九壘之下而有八門九幽地獄上是陽考下主陰
罰上下各九亦名十八大地獄也於此獄下大風澤之氣似風非風似水
非水識苦性昏不可分別擎持地軸全不傾倒此是從上第十分也寧君
告黃帝曰三洞通化九氣混生天有三十六帝君地有三十六司府三境
下降九氣通生九壘上騰三界通感一天境域二景合明三光齊臨四維
咸備璇璣混合總統彌羅廣覆主神應氣成熟周天壓紀過度玄關九壘
土神各為北地太歲太陰大將軍歲德建破之神若有行人奉修三洞三
清上經當免下地九土靈祇不為作害故第一之地名元德其氣上清中
黃是元土卿所治原一萬一千一百一十里土家百官悉治其中第二之
地皇德其氣通黑元處土丞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三之地帝德
其氣通蒼是虎口土龍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四之地王德其氣通
黃是元心土大將軍所治第五之地人德其氣通赤是元福土令所治第
六之地地德其氣通白是元谷土長所治第七之地星德其氣通紫是始

甲土父母所治第八之地賤德其氣通青是始賢土宗正所治第九之地
昌德其氣通綠是軒始土下有二千石所治九地土皇各管土府上通此
地十二神官也　　至通法身應生相好元置品是時黃帝越雲臺山拜參
寧君請問三洞二等開度應接天人次問三寶通生境界又問境界通主
天人人通道生主通道體道通無外普備形神至道無私感化何異寧君
告黃帝曰三洞九帝九天生門仙真聖位各有九品二十七位三洞品階
從凡遷仙八十一等本為三界迷暗參差故立三乘以為階品至道玉帝
功備十方故立三寶三尊不同應顯三身三體各異故於龍漢劫時應以
無極號為無形天尊赤明劫時應以真教號為無名天尊上皇劫時應以
仙教號為元始天尊三寶應教三乘有差應化法身本迹亦別昔於初劫
龍漢開圖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應主境界各有三十
六天內演十號混沌天元玄元始氣應為玄象身光洞煥九色重暉八景
圓明而生相好應生境界化體成人入天果報凡聖不等三身相好上中
下殊開立人神皆稟化體也寧君吉黃帝曰吾昔初劫至道玉帝無形天
尊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開三洞應生十號救九帝而立九天仙真聖位
為三寶之玄津二十七位為境界之修品三十六部上為三境之玄根下

為三界三十六天之總宅七十二相境界無形八十一好入天主本消息
變化適備大千吐納應身通生五億無極三界傍亘無崖境界通神上下
俱稟無物應現名號有殊歷代化身尊名有別第一號源源是源本第二
號混混不可分別第三號沌沌是朴大第四號濱濱是濱然第五號滓滓
然無滓第六號濛濛如細霧第七號澒澒如澒涌第八號始始氣凝於大
羅第九號元元善之長第十號玄玄主上天玄之又玄天中尊主位稱陛
下上俗生原是故無名天尊上從大羅八號始氣初生玉清應以聖教大
洞法門次從玉清元號元氣下生上清應以真教洞玄法門次從上清十
號玄氣下生太清應以仙教洞神法門復次三境下生三界境界相感三
乘互差三境接引三界亦別玉清聖境下通無色上清真境下通色界太
清仙境下通慾界復次三洞通生人神天人相通九戶齊育玉清聖境生
人上一泥丸上宮上清真境生人中一真為絳宮太清仙境生人下一黃
庭仙宮故人下一黃庭元主以為生神含氣命主仙道主主四生修習仙
之言遷遷升太清遷仙入真上升上清遷真入聖上升玉清遷聖入
道上升太羅至道之境曠理凝漠也　元始應演三洞三十六相元置品
是時黃帝拜受甯君為演天尊開化事已復更啓問主天元由玄元始氣

三境玄根降生三界萬象通備天尊十號三洞生由三境三界普稟斯感
元始降化應相成天天既有主相門何在甯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烝
大羅天初生境界開化形神故立天帝建設主津為諸大聖而演太上開
天上經七十二相三種應身八十一好三度化體從本降迹漸顯有為故
顯法身復次應身更示化身通生境界同稟相身一切天人皆感生用始
成靈奕而有識神也玄元始氣三洞本原三十六部境界階品玉京玄臺
三洞應成紫微金闕九氣通立故示法體以顯天容應化通凡人天澄宅
三洞妙本道立身光境界無形應緣斯起妙辯無礙是曰聖真高上莫過
是為相體故顯九變九一化形四九通方三十六等三十六相三度應身
解脫貪塵是真實際妙而無礙應為至一光明無上應為皇一百神聖宗
應為帝一純粹湛然應為真一萬善之長應為元一司陰真宰應為天一
虛通無礙應為玄一長生大主應為太一盟威法王應為正一於此九一
內顯虛用寂曠無視故顯為希迺平無礙而示於爽妙辯無方應之為微
大包無外普備為空同物變納通容為洞豁然不滯應為妙無於此妙無
漸顯應教而示意神次立志神復次念神三念發跡應教超用故從正智
而生實智復次實智而生權智於此權智而顯三寶精神氣也言精者以

靈智為主神者不測以變化為功氣者氣務以生成為用功用既異故謂
為三體不可分故名三一於此三一又示三體一者以色心為體二者以
三洞為體三者以妙德為體言色心為體者取地本身以具一妙智為體
言三洞為體者修進階次應品立元證果升位廣度一切為大智共原色
是累礙升進階法九聖以遂皆求進品既滯慾累並言有色真道累盡唯
有妙心上證道果其一功德寂不可見名為妙無動時隨迎同物有體心
色雖妙物備見之故名妙有以位感報伏結升玄進登上聖至上聖果忘
因忘果自然正性同於大道與物混濱高上莫過始稱天尊故於天尊漸
顯應身而生境界玄元始氣通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光上
主於天炁元為白光中主於人玄為黃光下主於地元始天尊於此三色合
生九光通起法身光明洞耀始生於混混為蒼光混生於洞洞為赤光洞
生於浩浩為青光元生於昊昊為綠光昊生於景景為黃光景生於遯遯
為白光玄生於融融為紫光融生於炎炎為碧光炎生於演演為烏光九
色光耀瑩徹法身於此九光通生境界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以示天容座
無洞映下生三界三十六帝權應化身善貸生門漸頓引育故名三洞三
十六相也　天尊法身應生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甯君告黃帝曰吾昔

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應身生相境界無形上為三
清三十六天尊下主三界三十六天帝故顯凡聖應顯通方七十二相人
天報異三清上境妙寂常恒九品玄階忘功證報三界之門為有見生妄
想堅成而執眈著故設應感三十二天齊備陰陽通生攝受玄元始氣八
景圓明上為四梵三界頂天天尊應運開生下為三界上下相重三十二
天帝總御四八大象交周九氣相參化成運度三十二帝傍貫璇璣皆為
一天二十八宿九天重疊亦為八方比地九宮四天王天上下相重亦為
四方四八生主皆稟九氣兩半根和本迹合通三十六位故為上下相重
三十六帝也天降一氣則五氣生焉齊備陰陽合氣成體故陽有少陽太
陽陰有少陰太陰故陽中之陰為木陽中之陽為火陰中之陽為金陰中
之陰為水和中之和為土少陽之氣各為一天皆為東方九氣青天而生
東方太黃皇曾天太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上
明七曜摩夷天虛無越衡天太極濛翳天總屬東方九炁青天上為一天
各有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度上屬一天皆為陽明主天三魂也太陽之
氣各為一天皆為南方三炁丹天而生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耀明宗
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曜天觀明端靖天玄明恭慶天太煥極瑤天總

翦南方三氣丹天上為一天各為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度上翦丹元主生天氣也少陰之氣各為一天皆為西方七氣素天而生元氣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黃孝芒天太黃翁重浮容天無思江由天上犦阮樂天無極曇誓天穢翦西方七氣素天上為一天皆為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度上翦陰精主天七氣也太陰之氣各為一天皆為北方五氣玄天而生皓庭霄度天淵通元洞天太文翰寵妙成天太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太釋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平育賈奕天穢翦北方五氣玄天上為一天皆為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度上翦北極主天玄津也無極三界用稟此門上下傍亘通方感用故亦應身三十六相也九色寶光各生八景八十一好元皇品寡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皇品經訖身立相萬象法門寶寂法身應為化體身光洞耀表現玄虛應相生天而成相好相者是本從寂宣言好者是迹因言明理因言宣理開度有緣從理寄言接引階品故顯身相洞貫諸天相中生好更示主體九光洞徹上下通耀境界圓明普無隔礙九天重疊各主八方內合九天本迹雙應八十一好通備形神三十六部證緣無滯九一通化妙辯無方九色寶光始一為主玄元始氣合生九門三號各三

故為九一至一始聖混為蒼光皇一始聖洞為赤光帝一始聖浩為青光元一元真昊為綠光真一元真景為黃光天一元真遯為白光玄一玄遷融為紫光太一玄像炎為碧光正一玄仙演為烏光九天合德普植形神八景圓明境界通立九天妙一上上重曜亦為北地而生好體第一上下聖天亦為一天北地一宮九氣生門始一天主皆為鬱單之清淨世界其次第二禪善聖天亦為一天北地二宮延福鄉天仁靜世界其次第三須延聖天亦為一天北地三宮大堂鄉天納善世界其次第四兜術真天亦為一天北地四宮元福田天用賢世界其次第五不驕樂天亦為一天北地五宮大福堂天中方世界其次第六應聲真天亦為一天北地六宮福德鄉天延賢世界其次第七梵輔仙天亦為一天北地七宮福堂州天盛行世界其次第八清明億天亦為一天北地八宮福集教天長安世界其次第九無愛仙天亦為一天北地九宮究黎城天囊賢世界九天重疊各有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好也　應身三清三十六相元皇品寡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為諸大聖而演太上開天元皇品經身主應身七十二相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下主三界三十六帝三十六部三洞法門九品化生萬象宗本主天元始是稱天尊無上法王號為玉帝三十六

部境界玄梯三十六天三洞昇品玄元始氣三合成身九色寶光偏茲法體始生混氣混為蒼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蒼氣通生鬱秀增長布備色象名曰鬱單廣備開生應無量體證果立位上登玉清功德無量始登聖果故言鬱單無量天九天丈人萬善之長故顯第一上聖證品而立無形清微天次顯第二高聖證品而立無精波羅摩舉天次顯第三大聖止品而立無色無量億羅天復次第二混生於洞洞為赤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定善行體能修定善壽命無量故號上上禪善天九天真王備中聖道福報無量而立此天神通變化故顯第四神聖證品故立玄微上虛為餘天次顯第五玄聖證品而立玄都郡首約淨天次顯第六真聖證品而立梵行措郡邊淨天復次第三洞生於浩浩為青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高舉須修延年願以三氣開度幽明故號梵監須延天元始天王通真證聖故顯第七仙聖證品而生玄梵羅迦淨明天次顯第八靈聖證品而立無上上靈赤天次顯第九至聖證品而立太梵行如天復次第四元生於昊昊為綠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端寂無聲廣容通度德業通容升進道境故號寂然元始天王立真實智故顯第一上真證品而立寶梵玄妙天次顯第二高真證品而立飛梵福德天次顯第三太真證品而

立虛梵隆淳天復次第五昊生於蒼蒼為黃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行人不驕而樂。慶瑞是依故名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教中真道故顯第四神真證品而立大梵近際天次顯第五玄真證品而立行梵快利天次顯第六億真證品而立虛無結愛天復次第六景生於遯遯為白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真道應聲相通慾修真戒令不惑亂或長魔王應聲化形隨心所慾而亂行人應此身相漂戒所慾故顯此天令不退墮故號洞玄化應聲天真天帝主虛皇玉帝應宣正行故顯第七天真證品而立大梵道德天次顯第八靈真證品而立梵行須達天次顯第九至真證品而立極梵阿那天復次第七玄主於融融為紫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靈化統任無崖無極三界總統天關皆為中斗上為七元普為人首洞通七戶故號靈化梵輔天萬始先生通生妙混應為億主而統生門故顯第一上億證品而立徹梵道德天次顯第二高億證品而立虛梵識慧天次顯第三天億證品而立空梵伊檀天復次第八融生於炎炎為碧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重霄虛玄高遠清明洞雕瑩鑑形躯降氣三元主人三宮內為藏九府華蓋上應金華應天華府故名高虛清明天帝真華府命元也紫虛帝君通灌生體此天中人業行高遠上生重霄超主三界上

進偓品升解脫門故顯第四神偓證品而立緣梵慧入天次顯第五玄偓證品而立玄梵念慧天次顯第六真偓證品而立雲梵阿釋天復次第九炎生於演演為烏光不假日月自然光明示以無想無慾能離胞胎之結無復存形之變而得無想之心無結之業極果之人上證此天故言無想無結無愛天其天帝主太真玉皇為說五慾念想假空故顯第七天偓證品而立洞微含邪天次顯第八靈偓極品而立玄上臧然天次顯第九至偓證品而立極色普邪天九一應體以示應身三洞通形而演三十六部應生三境三十六天從有生有漸等語言不住於有性無所礙是名應身三十六相也。天尊應身降為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寄君告黃帝曰昔往龍漢元始開圖無形無名天尊於大羅天上生三清三十六天下生三界三十六帝身放五色應化身光為諸天帝而說太上開天元置品趣光立四梵此真上天以次為東華西靈南極四天重疊四緒各成各生八景四八通運故為四八三十二天內含四梵三十六相應生十號託跡諸天一號自然是物根本二號無極莫知所窮三號大道普包滋育四號至真真是至純五號太上極大窮高六號老君歷代應接七號高皇光明極上八號天尊天中宗尊九號玉帝玉真尊主十號陛下諸天上帝高上莫過

天中之尊位稱陛下更無過上七十二精上下洞明八十一好傍照無極上無四帝下備四方四梵通生而立四緒四天各八三十二門合中四九三十六品故上三清九天妙氣降生三界九氣應生從上第一鬱單無量第一上天始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緒四梵太清等天次生四人而生二萬二千氣而成太極平育賈奕天此天中人壽一兆九千三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億三千二百萬歲上進階品第二上上禪善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三萬三千氣而成龍變梵度天此天中人壽九千六百六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億一千六百萬歲上進階品其次第三梵監須延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而主四萬四千氣而成太釋玉隆騰勝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八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億八百萬氣上進階品其次第四寂然兜術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黑色上生五萬五千氣而成太虛無上常融天此天中人壽二千四百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一億四百萬歲上進階品此上四人天善樂悲替其次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六萬六千氣而成太素秀樂禁上天此天中人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億五千二百萬歲此天中人氣

觀耕妙增修四等精除餘習上生四民天也其次第六洞元化應聲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遯遯為白色上生七萬七千氣而成太文翰寵妙成天此天中人壽六百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億七千六百萬歲於此天中又怨都失便觀此識若有若無觀即生太素秀樂禁上天其次第七靈化梵輔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遯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八萬八千氣而成淵通元洞天此天中人壽三百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億八千八百萬歲於此天中又患心識勞動便作捨識意修得生太文翰寵妙成天其次第八高虛清明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融主於炎炎為碧色上生九萬九千氣而成皓庭霄度天此天中人壽一百五十萬九千九百四十九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總淨麤淨都無如虛空也想既已盡色形又無便存心識以入氣觀得生淵通元洞天此是無色麤色都無為對下界由有六輕塵色聲香味更無觸體故感四天三界上報其次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為烏色上生二百萬氣而成無極曇誓天此天中人壽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億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細淨由有一輕色塵其次第十從上第一鬱單無量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生三百萬歲而成上摽阮樂天此天

中人壽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億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細淨由有二輕色塵其次第十一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四百萬氣而成無思江由天此天中人壽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億六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細淨由有三輕色塵第十二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五百萬氣而成太皇翁重浮容天此天中人壽九萬四十三百七十一億八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細淨由有四輕色塵第十三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六百萬氣而成始皇孝芒天此天中人壽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五億九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細淨由有五輕色塵第十四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七百萬氣而成顯定極風天此天中人壽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億九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細淨由有六輕塵第十五從上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遯遯為白色上生八百萬氣而成太安皇崖天此天中人壽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億四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淨五色塵細淨第十六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遯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九百萬氣而成元

戴孔昇天此天中人壽五千八百九十八億二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
色塵麤淨四色塵細淨第十七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漸流降融生
於奕奕為碧色上生二千萬氣而成太極瑤天此天中人壽二千九百
四十九億一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淨三色塵細淨第十八從
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奕生於濱濱為烏色上生三千萬
氣而成玄明恭慶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四百四十七億五千六百萬歲其
天中人四色塵麤淨二色塵細淨第十九從上第一彰單無量天中氣漸
流降濱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生四千萬氣而成觀明端靖天此天中人壽
七百三十七億二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淨一色塵細淨第二
十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五千萬
氣而成虛明堂曜天此天中人壽三百六十八億六千四百萬歲其天中
人六色塵麤淨由有細色塵第二十一從上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
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六千萬氣而成竺落皇笳天此天中人壽一百八
十四億二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染五色塵細淨第二十二從
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七千萬氣而
成濯明宗飄天此天中人壽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

麤染四色塵細淨第二十三從上第五波羅尼蜜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
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八千萬氣而成玄明恭華天此天中人壽四千
六億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染三色塵細淨第二十四從六第六
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避避為白色上生九千萬氣而成赤
明和陽天此天中人壽二十三億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麤染二色
塵細淨第二十五從上第七寬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避生於融融為紫
色上生二億萬氣而成太極濛翳天此天中人壽一十一億五千二百萬
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染二色塵細淨第二十六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
中氣漸流降融生於奕奕為碧色上生三億萬氣而成虛無越衡天此天
中人壽五億七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俱染初出慾界由有輕慾
塵第二十七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奕生於濱濱為烏
色上生四億萬氣而成上明七曜摩夷天此天中人壽二億八千八百萬
歲其天中人五慾根麤淨一慾根麤染第二十八從上第一彰單無量天
中氣漸流降濱生於混混為蒼色上生五億萬氣而成元明文舉天此天
中人壽一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慾根麤淨二慾根麤染第二十
九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六億萬

氣而成玄胎平育天此天中人壽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根麤淨
三慾根麤染第三十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為
青色上生七億萬歲而成清明河童天此天中人壽三千六百萬歲其天
中人三慾根麤淨四慾根麤染第三十一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
流降浩生於昊昊為綠色上生八億萬氣而成太明玉完天此天中人壽
一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慾根麤淨五慾根麤染第三十二從上第五
波羅尼蜜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九億萬氣而
成太皇黃曾天此天中人壽九百萬歲其天中人六慾根俱染是名慾界
故此顯明天尊降生三界下顯三十六天天人之相也　玉京九山通生
天人八十一好元置品寶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
開天元置品經應身生好普無色象故顯法體應物成科下降主津境界
通貫三清聖境玉京之山山有十重而有十名一曰蓋天首山二曰彌玄
上山三曰羅玄洞虛山四曰高上真元山五曰衆實幽却山六曰無色大
覺山七曰周觀洞玄山八曰景華太真山九曰不思議山十曰太玄都玉
京太上山最上一重三清天蓋統彌羅上為玄臺在下九重應為九天各
生八方九氣天關混為九九八十一宮內顯天尊應為身好通生大有而

植形神境界天人同稟法象山高峭遠欲陟難升七寶光明示無陽礙三
十六帝九色流輝玉京天蓋顛登頂相此山應化通生天人降主三界上
為四梵下生應化三十二天復為三界每一天心皆為玄臺崑崙上宮赤
名玉京玄都之山金城九重下統九氣玉樓十二八景持樞各總一天四
氣生育中為天柱上通天關總氣上元三十五分合為璇璣百六生主赤
主人首頭象崑崙總統三宮九戶成體三元八景各備主神五運七元一
身華蓋下貫溺水匯統靈關神龜呼吸蓄為雲雨皆稟玉京崑崙生好也
元始化身而立三清三十六相元置品寶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
太羅天為諸天帝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說身立相境界無形玄元始
氣九聖通體七十二相遍備天人九色身光洞朗明徹上部九變三境通
形中部九孔九一通化下部九名九土通神三十六相三宮通關頭象大
羅闡通無礙腦有九宮九天應身心有九孔九聖洞明下部九名應無生
體腦九宮者第一太皇宮太上君后居之第二玉帝宮玉清神母居之第
三天廷宮上清真女居之第四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第五玄丹宮太一
居之第六演珠宮神僊居之第七丹田宮上元赤子真人帝君之卿天帝
君居之第八洞房宮左有無英公子右有白元君中為黃老三魂居之第

九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官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真官居之太一真人
是腦之精生入三元九宮生神也中一絳宮心有九孔通於九真中元真
人居其中宮丹皇君輔皇卿共治絳宮而守絳宮九真之道與物混通應
為至人變現無方應為聖人真淳妙化應為真人普度遷升應為僊人神
通無礙應為神人達有通無應為靈人妙辯道微應為賢人抱道懷德應
為道人功行兼濟應為行人心有九孔應生九人九種通方備中一相也
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為黃庭元王右有保𣃧卿而守下一黃庭宮桃康
命官合精通象紫霞三匝黃雲四纏肥胎命門生神之主上通九天下通
九地內生一身而為九神上有九人三三為位左有韓衆右有茫蟲中口
大成子左腎為司空公右腎為司徒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
白素玉女中有玄光玉女玄光玉女者道之元氣生成之母降氣下一肥
胎之府三清妙化九氣降神生人三宮二十七位內合九神三十六相也
元始化身而生三界三十六稍元置品齊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
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託身立稍應體生天開化入神普垂色
象上為三清無形化主三十六天尊降生三界應化立形三十六天帝二
景道運五合生成各為天闕天皇大都東極中辰中央星也吾為上首作

主人父也從道父母寄備因緣託化陰陽而成有體青陽元氣為太陽精
東王父也太和之氣以為陰精西王母也上結四梵三界須天下治崑崙
上通九氣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總統二景四運璇關上生人日日月通光
下生兩乳為日月會日夜升降否泰互差天人同道幽顯見異三清三尊
帝一太一帝君等神通生天人皆稟氣象無量妙一結為紫戶天中王氣
上為腦精頭圓法天頂為玄蓋百神靈宗生身窟宅津液山源一身命主
頭為高臺象天崑崙髮是明堂星辰臨精腦有九宮三清通貫面為尺宅
真人之宮上關七戶七元相通身為玉樹足為地關口為心關手為天關
看是白元為人華蓋上為交止而合三元帝君生氣以養神童左右真人
通光徹視目是太一通神日月左為王父陽景滋軀右為王母陰光定體
鼻為天門通天玉液金匱之鄉神之門戶上挾日月歸於中斗營室之中
旋璣玉衡口是絳宮心之泉淵舌為靈根五音金鑰無英公子長生龍糅
齒為茂胎胃宮截刀耳是帝君通響聰門喉為玄關藏池之精吏符僕下
傳付太倉腸為氣邑腎為玄谷上應南斗大腸三十六蓋命稟三十六天
小腸各有二丈四尺普感八景二十四帝下元玄氣為大鴻臚中元元氣
為八十一元士上元始氣為高車使者通神上皇九天玉帝也膽為天子

大道君脾為皇后貴女心為太尉公左腎為司徒公右腎為司空公肝為
青陽東宮主鍊三魂蘭臺府肺為玉堂西宮主鍊七魄尚書府心為絳宮
朱雀闕門元陽府腎為北極幽闕玄武內門幽昌宮大和府脾為明堂宮
侍中內侍省門太素府內為太倉天子之廚吾之舍也膀為紫微宮無極
府胃為上海日月所宿臍為下海日月更處中有神象呼吸流氣作為風
兩通行四支無不周至脾傍五城五藏神也十二朱樓十二子也外有八
神八景匡識內生人身應天八節三焦神六人左杜右稷風伯雨師雷公
霹靂以為震動而起識神上下陰陽日月通宿崑崙弱水晃晃朗朗冥冥
之淵日月之行故天晝日日下照於地萬物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日
下照於臍下故萬物皆得其明夜日上胃中上照胃中萬神遊戲相與語
言人識交感所以有夢也故上三洞玄元始氣三合生神上元始氣主人
上一華蓋之下泥丸上宮上元赤子上通天氣位為腦精泥丸天帝右有
帝卿守人上宮三魂七魄五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中一絳宮元氣所主中
元真人生人中宮右有輔皇卿共治中宮主四支八脉精骨五內三魂七
魄三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下一黃庭宮玄一所生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
為黃庭元王右有保鎮卿神共守命門津液之神三魂七魄一日三來而

朝受事也三洞流布九氣結形三十六天同為滋身相故髮為青城君頭
為三台君兩肩為八極君左目為玄明君右目為曜明君左耳為聰明君
右耳為決明君鼻為天妙君口為牙門君脣為玉戶君齒為二十八極元
士君舌為無極君咽為校尉君喉為九卿君肝為絳宮君肺為華蓋君膽
為長命君心為丹田君膈為紫白君胃為太倉君脾為黃庭君左腎為玄妙
君右腎為元正君大腸為食母君小腸為導引君腹為衛道君三焦為玄
光君左股為小車君右股為徘徊君左足為雷電君右足為雲氣君天尊
言三十六生氣君者應起吾身通主相體普植天人同滋識用也天尊言
若人危疾恐怖不安誦念生神聖降神就主道增益命壽更延若識主源
冥通上境天人相貫上感玄根八景鑒明九天通識身神響應影逐隨形
密意主慈禍從外赴罪福報應毫分無差境界法門念隨心立欲尋玄路
舉趣目前志靜神清道通無礙也　元始化身通生境界而植人神八十
一好元置品齊君吉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
品經元始應體萬象法門三洞九帝主身法宅三境三界三寶接主九天
九人三乘通感應茲法體普備十方託氣化形皆稟好象故應化身妙一
成立在天天一在人人一在地地一同感妙一兩半生神三元聲分八景

成列上一散為二十四具中一散為二十四神下一散為二十四賢三元八景七十二神依變七十二方經三天各二十四帝內含九宮八十有一故應九九而生其好上元八景洞真部中元八景洞玄都下元八景洞神部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正是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之為形影出之為造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神真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中皆以三洞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十四帝者正是下方二十四氣是也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合七十二元元各五神而生三界三百六十神合為六十四梵氣混為三十二天帝故主一天三百六十神一入三百六十骨上為三宮生人二十七天關中為三宮生人二十七神機下為三宮生人二十七靈節混通三元八十有一因茲法象而植形神通道生津始成靈識故應生人八十一好也寡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元始天尊而演三洞身光相好應化通生七十二相本迹雙顯上主三境福方莊嚴無量功德三十六相下生三界應報見生善惡命根隨緣感宅故應三界三十六相境界通應以示人天三身各顯七十二相內明三洞而植其神外顯通生始應天體於此天象生人普植黎元皆稟三十六門而生神識三十六相三洞通玄七十二相境界相貫八十一好九九化生三身

應相三度通應皆從九一而生九天九色寶光通為九戶遍於境界廣備太空普感道源而成識用外通玄象俱是化身內靜虛通是吾正性也是時黃帝拜受寡君請問大道通生於人寡君為演上宣玉帝生天化體應相成人三洞化形九天合德天人通貫法象齊臨妙一同滋五德咸備聞天要訣釋滯除疑曉洞玄津通趣遐感又白請問谷寡君曰三洞聖路元始通生天通於人人通於道後道修真玄關何在寡君答曰神符告命萬帝俱朝佩服蹻符三洞通谷九地保舉八景營形聖境真鄉消升往至汝可諦聽受吾蹻符升虛入無皆從此起經是徑路趣道來由符是玄樞入道法戶也黃帝拜謝又咨白曰生天相好感象成軀神淨身明入道方急志求倦路願示實文幸及神顏勝無聖目請乞受持奉修祕旨寡君告黃帝曰元始應相境界無形天人相通報力隨感九天應化尚自不同九品上人骨相皆別輕重有異報應無差夙有玄名始有仙相汝先代有慈慶及今生昇入仙階奉吾此籙大道無象應相立形應相生天始名相體凡學仙道未可即成皆藉先緣仙相後感言龍蹻符者雲綱蹻舉昇虛入無乘氣御龍上至玉帝元始告命太上為宣方始至汝遣吾傳授也吾今宣道為汝宣經應感見吾即吾非有道通無外授汝寶章仙籍通天天亦通

汝應合得道名奉將來始受汝符告命之信也神符神籙元天命門神印神經三天告始志合吞服六甲圓明佩帶靈圖七元通谷九天命召九地委名神昇於天經道雙顯符經具目受說不同次授蹻符別為一籙可傳後代有道聖君寶而修之非賢不度也何守澄曰三洞祖教諸天所崇祕於上宮不傳季俗自非夙鍾餘慶玄譜著名骨相合仙之人莫得窺盼篇目而況三品戒律四極明科以譜參傳經籙年限有期師資雄承必立明誓登壇奉幣告聞等身質以祖先始可傳授也身相太上開天龍蹻經者昔九天丈人備福定命真君應答軒轅請問三洞後道求真之語於寡君昔之曰至道無象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顯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感象通貫三寶漸明三乘接生皆起法身身光相好三身相好境界無形應感天人同滋寶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玄精始成妙用又曰三洞妙有以氣為宗三寶通化仙為生門從生登修入無相體故顯應化仙陽為首從生還仙還仙入真還真入聖還聖入道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志功忘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實會虛空常住湛寂也大哉道念眾生應周永劫隨方設教出書度人功德不可思議是故太上天尊若於大羅天明霞觀中告九天丈人真君曰吾今宿相境界通身

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演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傳為師授武主下界與物混寘託質通凡況浮真辨其道通化應接有緣為授是經令開慈眠潛行秘度不恃有恩志淨神清為宣是法守澄遵承斯旨謹述是經傳教世間流通持誦廸諸同志修證奉行

驕

洪武正韻丘妖切壯貌詩四牡有驕又見上丁度集韻馬壯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起喬切揚桓六書統漢母驕余見見母韻會定正字切湊驍溪

輕韋篆 驕書 驕 六書統

𣪍

丘奴切許慎說文𣪍蒼囙也从殳堯聲牽遙切顏野王玉篇公幺公的二切擊也陸法言廣韻又古免切徐鍇通釋牽聊反宋重修廣韻苦幺切丁度集韻𣪍又堅堯切或作𣪍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牛交切揚桓六書統𣪍毋𣪍余見見毋敫辨𣪍本吉了切統𣪍敫隸字潘傳義又五切交打也趙謙聲音文字通𣪍饒切

篆書 𣪍 集韻見杜从古 𣪍 徐鉉 𣪍 並六書統

集篆古文韻海 𣪍 篆韻 𣪍

隸書 敫 敫 並六書統

繑 丘妖切。許愼說文：繑，絝紐也。从糸喬聲。韋摇切。顧野王玉篇：繑，口袄切，絝也。宋重修廣韻：去遥切。丁度集韻：繑，牽幺切。或作憍。司馬光類篇：又訖約切，屐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繑，俗；𫄨，俗通；繑，正。去喬反，爲所乘也。又渠喬反，紗也。楊桓六書統、溥母𫄨，原聲繑。隸：憍與繑同，从巾喬聲。憍，隸。趙謙聲音文字通：駱駮切。篆書：繑。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繑。徐鉉篆韻：憍。六書統。隸書：繑、憍，並六書統。

顤 丘妖切。許愼說文：顤，大頭也。从頁𡉲聲。口幺切。徐鍇通釋：按詩曰：牂羊顤首。作墳借扶云反。顧野王玉篇：又火幺切，頭大。陸法言廣韻：顤，大貌，吁驕切。又去遥切。孫愐唐韻：又許驕切。丁度集韻：牽幺切。廣韻謂之顤。釋行均龍龕手鑑：去消反。楊桓六書統、溥母顤，原聲顤。隸字：滕恃義起囂切。篆書：顤、顤，並六書統。書：隸。顤，六書統。

趬 丘妖切。許愼說文：趬，行輕貌。一曰趬，舉足也。从走堯聲。牽遥切。顧野王玉篇：又丘照切，起也。丁度集韻：或作蹺。司馬光類篇：堅堯切，又牽幺切，又詰弔切，又丘召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趬，俗；趬，正。去堯反，亦起貌。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古堯切。五音類聚：高也。楊桓六書統、溥母蹺，舉止也。蹺，月上蹻。或从喬聲。蹻，隸；蹻，或从止。蹻，隸字：滕恃義又音驕，捷也。篆書：蹻。徐鉉篆韻：蹻、蹻、蹻，並六書統。隸書：蹻、蹻，六書統。

鄡 丘妖切。許愼說文：鄡，鉅鹿縣。从邑梟聲。牽遥切。徐鍇通釋：按史記孔子弟子有鄡單，字子家。口幺反。顧野王玉篇：苦幺切。鄡陽縣，鄡，輕彫切。鄡名，在鉅鹿。陸法言廣韻：鄡，堅堯切。宋重修廣韻：又姓，出何氏姓苑。在鉅鹿郡。丁度集韻：牽幺切。或从梟作鄡。韓道昭五音類聚：古幺切，又口聊切，又丘消切。楊桓六書統、溥母鄡，原聲余見，見母鄡，从邑梟聲。鄡，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溪驍切。鉅鹿，𨚙。又鄡陽，在鄱陽，作鄡，非。篆書：鄡。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鄡。徐鉉篆韻：鄡、鄡，並六書統。隸書：鄡，六書統。

撟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引也。丁度集韻：引手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溥母撟，从手喬聲。撟，隸字：滕恃義起囂切。

篆書：撟，六書統。隸書：撟，六書統。

燆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火行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虛嬌切，炎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燆，俗；燆，正。又光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堯切。楊桓六書統、溪母燆，从火喬聲。篆書：燆，六書統。

墽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地名。說文：磽也。宋重修廣韻：苦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墽，原聲字：滕恃義起囂切。又音喬。篆書：墽，六書統。

寮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寮，空也。宋重修廣韻：苦幺切。丁度集韻：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寮，原聲寮，隸。篆書：寮，六書統。隸書：寮，六書統。

撬 丘妖切。丁度集韻：舉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撬，从手毳聲。撬，隸字：滕恃義去遥切。篆書：撬，六書統。隸書：撬，六書統。

㩖 丘妖切。丁度集韻：𫎇，𤡍犺，健也。楊桓六書統、溪母㩖，原聲㩖，隸。篆書：㩖，六書統。隸書：㩖，六書統。

僑 丘奴切。丁度集韻：僑，佷多智。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僑，从人喬聲。僑，隸字：滕恃義去遥切。篆書：僑，六書統。隸書：僑，六書統。

喬 丘妖切。丁度集韻：喬，詰意不平。楊桓六書統、溪母喬，余見，見母。又渠嬌切。字：滕恃義起囂切。篆書：喬，六書統。

趫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招切。

蹻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袄切。

鄡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消切，又丘昭切。亭名。

𪅳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詰堯切。

篍

洪武正韻此遙切吹筩所以勸役急就章𥫗篍起居課後先又尤嘯二韻許慎說文𥷿从竹秋聲又七肖切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蕭管一名篍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雌由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篍从竹秋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樂書言其聲秋秋然也竅蕢及篍爲作休之節令閫閫欲相㨿合吹揹爲節趙謙聲音文字通青駹切見去聲此方音

篆書 篍 集韻見杜从古 篍 集篆古文韻海 篍 六書統

隸書 篍 六書統 草書 篍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鍫

洪武正韻此遙切方言番鍫也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楊雄方言趙魏謂之𣅊字亦作鍫詳臿韻野王玉篇七消切鍫臿也鏶同上又才刀切。鐵劉析陸法言廣韻鍫亦作𠟠張參五經文字鍬七遙反又吐兗反又音遙丁度集韻鍫千遙切爾雅斛謂之疀或作𣄢𣄴鍬鍫𣂋橾亦書作鍬司馬光類篇鍫又才勞切毛晃禮部韻略𠟠削器俗作鍬莊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音義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戴侗六書故鍫臿類所用以𢁉取土物也又作𣂋有司禮𣂋匕挹湆注于𣂋匕鄭康成曰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橾又𣓓衣裳之齊亦曰鍫又作鍬韓道昭五音集韻鍬與鍫義同俗用也五音類聚作𣂋又橾昌朱蘇侗山蒭三切說文曰車轂中空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鍫與斛同从金秋聲鍫隸𣓷與斛同从木桑聲𣂋與斛同从斤𣂋鍫斛隸鍬或从金兆聲又以招切鍬隸𨩲與斛同从金喿聲鏶隸𣂋統鍫斛隸𣄢或从句从鍫𣄢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田器說文本作斛今俗作鍬字說文斛旁有斛注見本韻他凋切周伯琦六書正譌斛剪臿以手𣂋聲假借別作𣄢鍬竝非魏柔克正字韻綱斛從古編云別作鍫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青駹切或音搖𣃘方音雙音見吉韻又青高切或用橾𣂋作𣄢𣄢鍬鍫非方言番鍫也俗字又匕也作𣂋非覺音見透音韻會定正字切清駹清清千鍫

篆書 𣃘 𣄢 𨩲 鍫 並集韻見杜从古 鍫 集韻古文韻海 鍫

橾 𣂋 鍬 鏶 𣂋 並六書統

隸書 鍫 鏶 𣂋 鍬 並六書統 草書 鍫 鮮于樞

鋘鍫 胥滕錄鍫曰 鋘鍫。鋘音華

幧

洪武正韻此遙切歛髮謂之幧頭亦作㡘許慎說文幧从巾喿聲七搖切楊雄方言紗績鬢帶髮帶音績亦十幧於怯反幧頭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帞頭自河以北趙魏閒曰幧頭或謂之帑或謂之幨其遍者謂之鬢帶今之偏疊幧頭也或謂之㡜帶𡇾

亦結也覆結謂之幘巾或謂承露或謂之覆髮今結籠是也皆趙魏之閒通語顧野王玉篇七消切幧同上陸法言廣韻七刀切所以裹髻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倉刀切幧又子了切一曰山首飾幓又疏簮切㡘幧衣裳毛羽垂貌幓又師炎切旗正幅爲幓又師銜切又所感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幧从巾喿聲幧从巾秋聲幧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後向栩傳注古詩脫冠著幧頭儀禮鄭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晉書作幧五行志大元中人不著幘頭趙謙聲音文字通青駹切帞頭也此績收但用幧自具此義或用𢄼作幓帑非韻會定正字切清駹清清千幧

篆書 幧 集韻並見杜从古 幧 集篆古文韻海 幧 徐鉉篆韻 幧 六書統

隸書 幧 六書統 草書 幧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㯗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杪飯匙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𣒉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楊桓六書統清母㯗从木从𠙴聲㯗隸字潒傳義音鍫

篆書 㯗 六書統 隸書 㯗 六書統

䌮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生麻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䌮麻苦西土壞也或作纅䌮司馬光類篇又思邀切楊桓六書統清母䌮系聲䌮隸䌮或从𥧶桑聲𩀓隸䌮或从糸集聲䌮隸𩀓本即消切借充上義

篆書 䌮 䌮 並集韻 䌮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 䌮 䌮 䌮 韻海 䌮 並六書統

隸書 䌮 䌮 䌮 並六書統

鄡

此遙切張參五經文字千消反又七報反見春秋丁度集韻地名在鄡倉刀切又倉含切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蘇遭切長狄國也又七到切春秋傳鄡伯卒於鄡楊桓六書統清母鄡京聲鄡隸者字潒傳義七遙切音鍫

篆書 鄡 六書統 隸書 鄡 六書統

鏒

此遙切丁度集韻以蔵秋衣通作𦆢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七紺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鏒从金參聲此文从參疑从喿而譌鏒隸

篆書 鏒 六書統 隸書 鏒 六書統

摻

此遙切丁度集韻持物也楊桓六書統清母𢭃千遙切又山檻切擥也从手參聲摻隸字潒傳義七遙切

篆書撊六書統　隸書撊六書統

撊此選切丁度集韻廣雅撊撊高也司馬光類篇千遝切楊桓六書統清毋攦从手爪聲撊隸字淺帰義七遝切

篆書撊六書統　隸書撊六書統　草書撊謝靈運

湔此選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湔泼也楊桓六書統清毋灪象聲瀬隸　篆書湔六書統　隸書湔六書統

揀此選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遝切揀揗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十三蕭

昭 昭公十四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公羊作侵羊 杜預註祲祥地闕 陸德明釋文祲子鴆反徐又子鴆反 何休註不日者孟諱其盟使若議結善事 徐彥疏盟于侵羊 解云穀梁傳作侵祥者服氏本引者直作祥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 凄不日至善事 解云上文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秋平丘之會邾莒子與晉為諸不容公盟而執季孫理宜書日明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為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為信辭使若此盟方欲謀論結其善事然則隱之者晉氏作所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蒜因誤字也 江東箋纂疏魏校在邾侍實書致兵於魯魯猶晉霸之東漢梁視柯而執邾莒人取其田賊而學知其罪也之邾受城昭之齊仇於盟洪王同盟重在齊晉既積貢之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杜預註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禮謂之禮 陸德明釋文好呼報反 重書非禮也禮也並祥見隱元年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註泉丘魯地 釋文帷以其帷位悲反一本作帳以帷幕音莫 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註鄰女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釋文僚力彫反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 註二女自共盟 僖子使助薳氏之薳 註薳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 釋文薳為彼反本又作蔿薳本又作蘧初又反說文蘧從升倅七對反令力呈反 孔穎達正義蘇註薳副至助之 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薳亦副倅之意妾為正適妾為副貳薳氏之女先為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為對偶之 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註字養也似雙生 釋文生如字或一音所敬反 疏於泉丘人 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即連書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宜上讀為句 要義泉丘人助薳氏之薳謂副貳 見前正義 林堯叟句解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孟僖子即仲孫貜修好修先君之好 好去聲禮

也。蓋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之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夢以帷列帳幕當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泉丘之女以夢故奔歸孟僖子。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泉丘之女與其僚友結盟于清丘之社。曰。載書曰。有子也，曰設若有子。無相棄也。二人不得輒相棄背。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薳，悲去。反自祲祥。及僖子反自祲祥之役。宿于薳氏。留宿于薳氏，副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泉丘女生二子。長懿子，次敬叔。其僚無子。泉丘女之僚友，無所出。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養敬叔以為子。葉夢得讞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盟常事也。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修好，發例按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為好，是忘哀也。以是為禮，孰不可為禮。陸淳辯疑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杜諤會義大夫出盟尊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徐徽曰周謝杜

預淺息齋高閌集註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為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乎。齋洪咨夔說德不孤，必有鄰。修諸己者無闕，人將觀而化，慕而來，不期親而自親矣。否則寡助之至，親戚亦叛，安能強人之我附乎。公立以來，君臣如晉如楚，如齊如宋如滕，無虛歲，與國無一介之跡涉魯庭者，且十年。邾自昔屢朝于魯，今亦見侮不復至。孟僖子至往會于祲祥，以修好禮，我無以來之，宜輕於鴻毛矣。本訥趙鵬飛經筌邾悼公嘗仇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家鉉翁詳說喪不二事，禮也。前既薨于北蒲，此復為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為魯諱歟。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如常日，春秋不得為之諱也。黃震日抄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

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貜與之修好。家鉉翁備忘公羊注云諱喪盟若結議善事。趙伯循云春秋盟會常事，何獨於有喪之時而得禮耶。蓋其時無大故，邾又小國，何有能救患之益，而取諱喪盟之譏。趙氏之論固是。然非君親出盟者，比以三家為之也。左氏曰修好禮也。注謂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經筌復曰會嗣君且修先好也。今詳經筌之言，豈以為修好為禮也耶。蓋趙氏以急緩之時言之。今無故而喪盟，誠不可也。上北蒲之薨，胡氏有云有門庭之寇，乃身從金革，從權而無所避，唯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因知此盟雖不可比之三家之僭，不忌喪而薨，非善也。書貜所以殺魯君親盟者之罪，以是時魯政在三家之久故也。程端學本義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李廉會通按公註以為諱喪盟，故不曰。然春秋內大夫盟會諸侯者九，惟鄭丘、句繹書日，餘皆不日，則何氏之說不通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俞皐集傳釋義因會而盟，未前定也。左氏傳見前。趙汸集傳不月，略之也。例在成元年。趙汸屬辭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會者一，邾悼既釋怨來朝，而魯會之葬，於是貜會邾子盟，則是盟邾志也。故稱會。李衎集說著魯臣之背殯而要盟於小國。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

薨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左氏傳註並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意，公羊作隱。弱，公羊作酌。罕，公羊作軒。厥慭，公羊作屈銀。杜預註：厥慭，地闕。陸德明釋文：佗，徒何反。慭，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五轄反。屈銀，並如字。徐音跣于屈銀。 解云：左氏穀梁作厥慭字。左氏傳：楚師在蔡。杜預註：前四月之師。 陸德明釋文：向本又作鄉，亦作向，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註：物，事也。 孔穎達正義疏：物以無親。 正義曰：物，事也。言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釋文：將焉，於虔反。 重言將焉用之。十二，詳見閔二年。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註：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註：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註：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釋文解息淺反復於扶又反本又作復 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狐父晉大夫 釋文狐音胡 林堯叟句解楚師
在蔡向四月之頃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韓起曰不能救陳八年楚
滅陳晉不能救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又不能救物以無親物事也事
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之無能為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為盟主首為
諸侯之盟主 已音紀而不恤亡國而不憂恤危亡之國將焉用之安用
盟主為也 焉音煙 秋會于厥慭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也不
書救蔡不果救 鄭子皮將行子皮將會厥慭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必不
能遠到不能救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役從
不順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而強暴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天將棄絕蔡
國而以壅滿楚惡盈而罰之罪惡盈滿而降之罰蔡必亡矣蔡必滅亡不
可復救且喪君而能守者且國君為人所殺而能保守其國者 鮮去聲
鮮矣蓋亦少矣三年此後三年王其有咎乎楚靈王其有殃咎乎美惡周
必復周歲星一周十二年也凡人為善為惡數歷一周必然反復王惡周
矣元年楚子殺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靈王
為惡之數已周知其必有咎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晉大夫請楚

救蔡弗許楚人不許葉夢得讞會于厥慭謀救蔡也 右文九年公子遂
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為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緩不及楚師故皆
書人以懲不恪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為叔孫豹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
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為救蔡耶則當書救以為謀救而後不果耶
則前援不及師且見貶況不行乎救災恤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而
貶蔡圍謀救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圍蔡救之之中
故傳意云爾是宜別以事會言救蔡者妄也趙汸補註將焉用之陳氏曰
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競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傳見晉人能合諸
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辭疑傳妄胡氏乃
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有愧於荀吳矣且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
事悉從其恒辭 胡安國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
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虔反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
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
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汪克寬纂疏商人弒舍襄公三十
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會卿諱而不書

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纂疏趙氏曰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
之不能亦可知矣纂疏荀吳云云蜀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
晉侯受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略而不序亡纂疏大也義利之分狀同是
下同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會卿諱而不書
失重輕之別筆削反下同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
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
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纂疏按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
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夫以強并弱春秋
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
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
杜氏曰見前杜預注襄陵許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註襄陵許氏曰蔡
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
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傳見前左
氏傳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杜謂會義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
中國不紀夷狄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楚夷狄也而錄
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正而反為之受制也降杞國之於微國之列

以志夏后之後不足成之而反至於淩轢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
杞也蓋傷王道之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前胡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
微葉夢得傳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閌集註楚師在
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蔡能堅守不下此其易助也
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夷狄益驕有以量中
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卿不足書而書之者閔
中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譏重貶者蓋不
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間一見之者存不忍棄之仁也慈湖楊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上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不書救蔡者春秋明晉
君臣道不全德不備不能討弒父弒君之賊無辜者多殺四海之內大亂
常情觀當時事勢必以為難而恕晉而春秋不恕者以於道可以行道心
虛明無所不照如曲折變化無所不通湯七十里文王百里尚能運天下
於掌而況於諸侯千乘萬乘而畏楚乎謀於蔡衆置賢君焉不利其土地
而後可也瑞明戴溪講義甚矣晉之謀國者無識也當楚之滅陳也陳未
有大罪晉為盟主執視而不救蔡侯殺得罪於君父中國不能討使夷狄
借其名誘而殺之中國固當愧赧慕縮而晉之大夫方謀救蔡是何其倒

置若此也義不足以羞楚力不足以庇蔡厥慭之會徒以重蔡世子見執之禍爾 平齋洪咨夔說晉自重丘之後諸侯不會者十八年虢之後諸大夫不會者十年而諸夏皆奔走于楚晉君惰渝而臣苟偷不復念霸業之紹矣陳滅不能救蔡圍又不能救昭公初立韓宣子勉強為厥慭之會以謀救蔡而終不能以此見政柄倒執未有能攝其國者是會序大夫無譏辭不足譏也不屑之教誨也 木訥趙鵬飛經筌蔡般弒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於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若失之於後故厥慭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于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於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八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又不振其能一衆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強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而取名也 李俞集義謝湜曰大夫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方是時夷狄益強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書會不書救罪之

也故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胡安國曰見前 家鉉翁詳說按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善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為蔡請益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為首戮乎 黃震日抄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又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避楚楚屢滅國而晉不問此乎公之為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其敵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 傳見前 左氏傳 許氏曰見前 張洽集註 陳深讀春秋編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慭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

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復問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 敬鉉備忘此本救蔡而不書救以不果其救也雖皆大夫然猶序者雖不果救而心則有救之善以楚方彊大不克救爾師氏謂得序者其力不能非貶也經筌謂澶淵之會無歸宋財皆人之不強以人力之不足也力不能救徒為是會故書會而不書救胡氏謂謀救而力不加無惡但任氏謂竊救蔡之名以欺衆考之聖經大夫皆序則此說似大嚴若奄之盟以將討齊取賂而止不可同也 程端學本義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筐 程端學或問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慭先儒皆為謀救蔡而子違之何邪曰謂謀救蔡者左氏之說葉氏辯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救蔡之文以事跡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在救蔡之中故傳意之耆進之矣 程端學辯疑左氏曰楚師在蔡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愚按王平王其有咎莫惡周必復之哉與公子棄疾圍蔡傳同為不經之論 葉氏曰見前 葉夢得讞 俞皐集傳釋義華氏亥名北宮氏佗名皆三命大夫為會謀救蔡也 左氏傳見前 胡氏傳見前 胡安國傳 趙汸集傳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 梁寅考義傳云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末楚圍諸夏君多親行晉謀救蔡則大夫專之固無以制楚矣及請于楚楚人不許於是遂已獨不能以大義責而代之乎觀是會有以見晉之衰矣 李衡集說著晉之不能救蔡而徒合諸侯見中國之益衰也蔡世子有嬰城堅守死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八國之衆將以救蔡畏而不進狐父往請徒示之以不能故楚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韓起之罪也 左氏曰見前 汪氏曰見前 汪克寬纂疏 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 左氏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杜預注 單成公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 註 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陸德明釋文 著張慮反徐治居反注及下同 蕝呂慮反 孔穎達正義 疏注著定至表著 正義曰著宁謂佇立定處杜預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俗本表下有緜蕝

也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為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故於朝有著之文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意而為規過非也會有表注野會設表以為位疏注野會立為位　正義曰禮諸侯建旂設旂以為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為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為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　釋文襘古外反說文云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注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釋文道音導下同踰言不過步　正義曰言發於聲不過一步　注貌正至曰從　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容貌當恭恪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注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踰無守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以死　要義朝有著定謂路門外之位　會有表野會之位設旂尚左　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即單成公視下其視過下惴惴然言徐其言太徐奄人然叔向曰晉叔向譏之曰單子其將死乎言單成公其有將死之禍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則設表以為位衣有襘襘衣之領會也帶有結結帶結也帶大帶也會朝之言凡會朝之言語必聞于表著之位其聲溫和適中必達于表著之位不過於徐所以昭事序也所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會朝之時視不過於衣襘帶結之中不過於下所以道容貌也所以道達容貌之共敬也言以命之言語足以命之毋失其和容貌以明之容貌足以明之毋失其敬失則有闕失言失貌則於事有所廢闕今單子為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公為王官之長而命事於會而命諸侯之事於于戚之會視不登帶視不登於大帶之上過下也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跬步之外太徐也貌不道容貌不足以道恭敬之容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昭行事之序不道貌不道容不恭貌正曰恭恭音恭不昭言不昭不從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　止齋陳傳良章指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傳見特相會雖王卿士不書東萊呂祖謙傳說今單子為王官伯齊桓晉文為諸侯之伯今單子是王朝之臣繞出會盟又為桓文之伯洪皓紀詠視下言徐成公視下復言徐叔向知其守氣無良為會朝昭事序定公容俯可同書傳云見前左氏傳接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後七年魯入邾執邾子

九月己亥高閌集註二十三日葬我小君齊歸

杜預註齊謚　陸德明釋文齊如字　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杜預註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

國　陸德明釋文語魚據反　孔穎達正義曰傳稱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為介來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感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為魯郊言昭公必為魯人所逐而出在郊傳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注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　釋文祜音又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注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注忌畏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注為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重言能無卑乎三[illegible]二十六年昭十六年林堯叟句解九月葬齊歸五月而葬公不感昭公無哀戚之容晉士之送葬者晉時遣人來魯送葬歸以語史趙既歸晉以昭公不戚語之大夫史趙史趙者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史趙之左右何故問何故昭公必為魯郊曰史趙答歸姓也姓生也言昭公歸以所生不思親今昭公不思念其親祖不歸也必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言魯之公室卑而不振矣君有大喪昭公有母夫人之喪國不廢蒐國不廢蒐于比蒲之禮有三年之喪母夫人齊氏三年而無一日之感昭公不感國不恤喪為魯國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不忌君

也。忠畏也。是不畏君之威。君無慼容。自鄭歸之子而生無哀戚之容。不顧
親也。顧念也。是不念親之恩。國不忌君。國不畏君。不忠也。君不顧親。君不
念親。不孝也。能無畢乎。忠孝俱失。畢盡之漸也。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
孫于齊張本。趙汸補註。祖不歸也。不為祖考所歸。義何取於歸姓。與外傳言
宣王不藉千畝。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似。當時自有一等道說之論。
左氏傳之不精耳。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休註。歸氏。胡女。襄公
嫡夫人。　陸德明釋文。嫡。丁歷反。　徐彥疏。齊歸者何。　解云。欲言夫人
初至不錄。欲言其妾。薨葬且書。故執不知問。　注。歸氏至夫人。　解云。
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然則涉避之會。襄公始生。而
成功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
也。陸淳纂例曰。昭公母也。五月而葬。息齋高閌集註。妾母而以夫人之禮
薨葬。又別為之謚。從先君之例也。平齋洪咨夔說。易書十年乃字。十年勿
用。天有十日。周則必變也。公在襄公之喪。宜感而有嘉容。今母夫人之葬。
仍不知感。童心雖越十餘年。猶在此而不變。終不變矣。故曰不愚不移。程
端學本義。齊私謚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
端學辯疑。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至殆其失國。此格言也。但非本義

不終。

冬十有一月丁酉。高閌集註。二十一日。**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杜預註。用之。殺以祭山。　孔穎達正
義疏。蔡世子。　正義曰。父執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
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范甯注傳十九年。鄫人執鄫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故謹而日之。　陸德明釋文。叩
音口。衈音二。惡烏路反。下文及注同。　楊士勛疏。註。故謹而日之。　釋曰。
傳例滅中國日。則此書日。為滅而云。惡用蔡世子友。故謹而日之者。滅國
書日。傳例以明用人書日。其文未顯。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其實
二者皆當日。又檢經上下執例。日則書日。為惡故云謹而日之也。左氏以
為用之。殺蔡世子祭岡山。公羊以為用之築城。今范引傳十九年傳則用
之祭社也。**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預註。蔡靈公之太子。蔡
侯廬之父。　陸德明釋文。岡音剛。廬。力吳反。　孔穎達正義疏。用隱太子
于岡山。　正義曰。此時楚以書牲用之。無人為之作謚。此是蔡侯廬歸國
乃追謚其父為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此是
楚地山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註。五牲。牛羊豕犬
雞。　釋文。為。于偽反。武如字。　疏。況用諸侯。　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
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注。五牲牛犬雞。　正義曰。爾
雅以此五者。并馬為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
此五者當之。**王必悔之。**註。悔為暴虐。　要義。隱太子既以書牲用之。乃有
謚。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冬十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
岡山。**隱太子。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也。蓋殺而用之以祭岡山。**申無
宇曰。不祥。**言殺人以祭不祥。蓋必不為神所佑。**五牲不相為用。**五牲牛羊
犬豕雞也。不相為用。如祭馬者不用馬之類。**況用諸侯乎。**況殺諸侯以祭
山川之神乎。**王必悔之。**悔為暴虐。**止齋陳傅良章指。楚子滅蔡。**止**王必悔
之傳。言楚子眨書師。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何休注。據陳
子也。　徐彥疏。注。據陳子也。　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註。靈公即殺也。
不君。不與靈公坐殺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
上不與楚誅討賊。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疏。不君至子也。　解云。靈公枉
殺父而立。殺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
為君也。故曰不君靈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

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為成
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為嗣君。以繼其父。故曰不成其子也。云靈公坐殺
父誅者。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上四月楚子虔誘蔡侯
般殺之于申是也。云上不與楚誅討者。即上傳云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
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是。**不君靈公。
則曷為不成其子。**註。據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註。雖不與楚誘討。其
惡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疏。註。當以坐
云爾。　解云。若不君靈公。而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
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其爵者。凡眨刺之例。正可於一事之上。足見
其惡而已。寧可文文皆眨。似若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譏。譯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
讎狩也。其餘從同是也。　注。言執至滅之。　解云。春秋之義。眾滅國以為
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云。不書殺萊君者。眾滅國為重。是今
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眾滅
為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譏託義。故別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蔡之世
子。以滅其國。當先書其餘。似若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是以八年注云此善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故是也非怨也無繼也註公疑子當絕跡非怨也無繼也 解云註四年傳云今紀無罪此非怨與何以云怨近怨齊人諸此非怨其先祖近之于子孫驗然則齊人謂近怨爲怨也言今不成有爲子者非由惡其父遷怨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實有作恐字者誤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讒滅人 陸德明釋文惡乎音烏惡不烏路反頭注日者疾讒滅人 解云正以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上四年秋七月楚滅屬之屬是也今而書日者疾詐諼故也葉夢得讞傳例世子君在稱世子君没稱子凡未踰年之君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或挈之以見正或與之以見善挈之以見正者鄭忽是也所以別突之不正也與之以見善者蔡有是也所以見其能效死守國以盡其爲子也今乃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且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傳以爲春秋之義也靈公雖弑父何以絕有使不得爲子哉不成其子而反謂之世子是乃所以爲子也其說固自不能通矣所謂誅君之子不立者於經亦無見内則桓公弑見所當誅也而

不絶莊公之君外則楚商臣弑父所當誅也而不絶莊王之君不知傳爲何據用之築防其說尤陋穀梁傳此子也范寗註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註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曰即不與楚殺當貶楚爵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責楚子也而稱師圍已貶矣楚子也啓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殺兩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待其君終 楊士勛疏此子至子也 釋曰世子父没仍得稱世子母弟兄死而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没若有所見則亦得稱之母弟者對兄没則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 注滅蔡者楚子 釋曰經稱公子棄疾師師圍蔡鄭知是楚子者以棄疾非貶當云楚人今貶而稱師故知楚子也又傳云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暴是衰中國之衰申夷狄之强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故云世子也葉夢得讞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 右不與楚殺則何爲復稱世子鄭康成以爲使若不得其君然春秋蓋有成齊舍爲君而正商人之罪者矣未有反黜人之君爲世子而正一人之罪者也吾說已見鄭世子忽胡安國傳内入國而以其君

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以䏁反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湖江反下同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汪克寬纂疏公羊傳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暇使立乎其位而殺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力驗反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纂疏中無字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弑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内狼狽憂虞未能備爲君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 陳氏曰見止齊陳傳良後傳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劉敞傳及權衡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王氏曰見杜諤會義師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註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傳見前左氏傳劉氏傳見劉敞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陸淳纂例啖子曰稱執者因繫之也趙子曰稱用者義同僖十九年邾用鄫子傳孫復尊王發微諸侯在喪

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噫楚子既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若此也劉敞傳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其君既没其稱世子何君没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者盡於世子矣劉敞意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貶黜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斯之謂歟劉敞權衡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蘇轍潁濱解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其求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

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歛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没
既葬稱子未葬稱子其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龍學孫覺經解蔡世
子有即位未逾一年法當稱子楚子用之特稱世子者蓋子之心務在絶
蔡之宗祀殺戮蔡之子孫已殺其君又殺其世子世子者世世有國者也
執其世子而殺之則是欲絶蔡之世子也公羊曰不成其子也按春秋不
與楚爲討賊何得罪蔡乎穀梁曰不與楚殺義亦通西疇崔子方經解是
公子棄疾也而曰師貶之也凡滅國不貶以爲其惡不貶而自見然則此
爲執世子有以歸用之貶也且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
般以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猶晉
獻公已死而奚齊猶未君也杜諤會義箋義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
其無道以夷狄之衆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之滅也故有存之之辭 集
議曰蔡般弑君父在官在宮者皆得而殺之春秋不正楚之殺般者以其
專利於己而志不在於討罪也般雖死而討之不正則友尚宜爲君矣君
而在喪以常文書之當曰執蔡子友而已今言世子猶經書鄭世子忽歸
于鄭所以正其宜爲君也正其宜爲君者非所以善般而録友也蓋疾楚
貪利而殺其二君也虔書名友書用可以見經之意也 諤曰楚之暴横

固不可道也春秋書疾而責之且以志諸侯不能驅正而逆爲楚所會伐
也凡所以滅人之國楚強暴伐之多矣今以師滅蔡既可以罪之而又執
世子以用之其惡尤甚故春秋書滅書執以懲其惡也然蔡必曰世子者
亦以志其爲世子不能保守以失國故又曰以歸而重之矣 左氏公羊穀
梁曰各見前 纂例見前 陸淳纂例 發微見前 孫復尊王發微 葉夢得傳有
未逾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
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爲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
焉非有以歸也以爲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
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爲謂之師不正
其伯討則是其爲師焉者而已矣息齋高閌集註楚師滅蔡 楚子滅陳
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夷狄之衆強滅之也雖滅之不與其滅也故有
存之之辭焉四月圍而十有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 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 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
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爲可恃也今蔡侯既爲
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絶其
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

也未得乎立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喪柩未至則世
子固未得乎立矣而能拒強楚者三時不改真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
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共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君而殺之
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録
之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霸統又絶諸侯莫能救致
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宋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止齋陳傅良
後傳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書
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平齋洪咨夔說弑君之賊在官在官者殺無赦蔡般遭孽楚執以歸猶以
世子繫之國者諸夏無霸夷狄恣行父圍堅守力窮勢屈見滅於以亂治
亂之虔而莫之救爲可哀也宋襄圖霸用鄫子于睢社而不得其死楚靈
滅國用隱大子于岡山而不得其死會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春秋雖
諱不書而公亦不得其死淫鬼不靈何福可徼山與社皆聰明正直而壹
者牲人以要福神其福之乎木訥趙鵬飛經筌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虐兇
得獲既飽不饜則復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
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

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夷狄而略有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傷
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爲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
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於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
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月父不成喪而
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未有蓋能死
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
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桓公弑隱自立
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
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
甚矣李俞集義謝湜曰有稱世子有未立也世子書名降諸侯也執以歸
非服也用之殺而用之也楚子殺人之君滅人之國絶人之世以國嗣子
同之六畜而忍於用之逆天暴物未有甚於此者也楚滅陳滅蔡皆稱師
者著楚之強也著楚之強所以責中國也方是時諸侯衰微中國不振由
是楚靈肆爲殘虐有并呑邦國之心託治罪之義殺陳行人而卒於滅陳
託討惡之名誘殺蔡侯而卒於滅蔡其亂則陳之首逆不以即刑其虐則
蔡之世子用爲六畜諸侯委靡相視而問罪之代不加於強暴之夷天下

相吾為左袵之民矣故春秋著楚之強列楚之罪而責中國也胡安國傳見前家鉉翁詳說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為春秋所錄合二說而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違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夷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以酅入齊苟為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乘其父之篤疾殺父所嬖而篡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錄其為宗社死公羊以為父坐弑誅子不得有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黃氏日抄傳載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惡謂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陳深讀春秋編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與其滅也君沒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沒其世子之名

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有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慎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左氏傳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敬氏備忘蔡般有罪伯者當正其罪討之既誘殺般非正又使棄疾圍蔡且般死而又出師執其世子而虐用之楚靈之惡詐譎之心甚矣任氏謂殘忍不道莫此之甚詳記於一歲之中所以傷中國也集義謂貪利而殺二君其曰世子石氏云未立也胡氏云般死於楚而喪未至不歛不葬未成乎君也孫氏亦曰未立黎氏謂執其正嫡故如鄭忽稱世子雖未立寔正嫡也但公羊不成其子又不正之論誤其稱師與八年楚滅陳同義程端學本義蔡般弑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強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事可為亂臣賊子之大鑒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存耕趙氏曰楚虔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踰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以病中國也啖氏趙氏曰並見前陸淳纂例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左氏曰見前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黃氏曰見前黃震日抄程端學或問曰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劉氏謂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某君既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之謂也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說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者據事直書者也非君子與之繼世而為此設辭也人有弑其父者可謂不子矣而春秋書楚世子商人蔡世子般然則稱世子者君子果與其繼世乎知弑父之賊復稱世子則知盡世子之道者不以世子見義也孫氏曰有當稱子而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虔誘殺蔡侯般楚棄疾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其未立可知也康侯胡氏亦用孫氏以為說予既附于公羊之辯矣程端學辯疑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左蓋以築防也愚謂蔡般弑逆人所當討雖使在位十二年其義猶不君之然春秋亦據實書曰蔡侯般矣何至此反不成其子乎設使不成其子安得反稱世子乎凡經書用之謂享神也與執人用鄫子同公羊以為築防何氏又強為解釋曰持其足以頭築防可謂互為臆妄者也穀梁曰此子也其所以惡楚子也按蔡有居喪也立謂之子未立謂之世子豈有不與楚殺而特稱世子之理乎稱用世子自足以惡楚子但稱世子豈足以惡楚子乎　康侯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李廉會通按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此設胡氏已辯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為得之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詞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左氏啖趙見前孔穎達正義胡氏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見前尊王發微劉侍讀曰見前劉敞傳陳氏傳曰見前止齋陳傅良後傳梁寅考義蔡侯雖有罪國不當滅也而楚人滅之執世子歸用之者用以祭也楚靈之逆天違道甚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衡集說楚師滅蔡著晉之不能救而楚得以肆其暴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著楚靈暴虐無道之甚也左氏曰見前師氏曰見前張洽集註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

左氏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杜預註終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杜[illegible]城

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陸德明釋文羹舊音郎漢書地
理志作更字　孔穎達正義不羹　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
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臧為韻但近世以來獨
以此地音為郎耳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
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注子元
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
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釋文櫟力狄反　重言擇臣莫如君傳六年
知臣莫如君　雖語子元至見殺　正義曰杜以子元為鄭公子曼伯與檀
伯為一人莊公城櫟而置子元又使檀伯為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
而殺檀伯劉炫以為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為櫟邑
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
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皆
爭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
不得為櫟人也鄭眾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東偏發
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為左拒即云曼伯為右拒則曼伯
子元近是為一以規杜氏今知劉說非者案晉杜叔子曲沃而以欒賓
傳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為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
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公城櫟而數子元則有檀伯居櫟何為
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殺厲公但此因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
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為懷劉又以子元為曼伯
棄從五年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蔡師于北
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
之注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水
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義
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探習古言故云五大
也言五官之長尊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雖鼓
上古五朝廷　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
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
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
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數皆
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為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

耳今無字探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尊大尊盛過節則不
可居邊城將據邊城以慢本國也五官之長其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
使威行於下將為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
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眾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
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
累世正卿衛寧殖居蒲孫林父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
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為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字唯言五耳
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
通故改之耳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注襄十九年鄭
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注曼伯檀伯
也厲公得櫟又并京　釋文曼音萬雖注又并京　正義曰厲公并京傳
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注在莊十二年齊
渠丘實殺無知注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雖注
在莊至廩邑　正義曰渠丘為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
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眾以渠丘為無知
之邑無知不坐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叔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為
無知邑衛蒲戚實出獻公注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
釋文出如字徐音黜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注折其本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注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釋文掉徒弔反　重言君所
知也三襄二十五年衰八年雖則害至不掉　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
乃是頼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
子之建諸侯欲令藩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
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拇指毛脈大能掉小
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虻䗈之既多
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要義古羹臛字皆音郎今獨存地名　櫟許
曲沃皆以一人寘二邑　五大五細先儒各以其意言　以雍廩殺無知
知渠丘是雍廩　大邑雖能討賊亦為國害　楚語制城邑若體性遠境
國之尾　蕭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十二月單成公卒於叔向之言楚子
城陳蔡不羹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
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　羹舊音郎漢地理志作更字使棄疾為蔡公楚
諸將尹皆稱公此棄疾為蔡將公王問於申無字靈王以用棄疾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言棄疾居蔡得夫如何對曰無宇荅擇子莫如父子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父之為也擇臣莫如君臣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君之為也鄭莊公城櫟昔鄭莊公嘗築櫟邑之城而寘子元焉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邑使昭公不立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而寘管仲焉傳城穀為管仲也至于今賴之管仲相齊興霸至今猶賴其澤臣聞以臣所聞五大五官之長也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青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五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不在邊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使居邊境五細五官之屬也不在庭五官之屬細弱不勝其任亦不可使居朝廷親不在外親戚之人不使久居於外羇不在內羇旅之人不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外棄疾親也而居外鄭丹在內然丹羇也居內為右尹君其少戒勸靈王其少思戒備王曰國有大城何如靈王問城陳蔡不羹得失如何對曰鄭京櫟鄭京櫟二邑大城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實殺曼伯以取鄭國宋蕭亳宋蕭亳二邑大城也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

民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殺無知莊九年齊雍廩殺無知渠丘齊雍廩邑也衛蒲戚衛蒲戚二邑大城也實出獻公哀十四年出獻公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觀其得失則害於國則鄭城過大必為國之害末大必折譬之樹木末大者必折其本尾大不掉譬之獸畜尾大必不運掉掉調也君所知也此君之所自知也昭十三年陳蔡作亂傳張本東萊呂祖謙傳說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註疏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鄭丹在內丹本不為害其意欲說棄疾且相帶他說精說同洪潛紀詠五大不在邊知臣自昔莫如君楚有靈王異楚文五大在邊憂棄疾喻如尾大卒紛紜傳云見前左氏傳僖七年傳云申侯有寵於楚文王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爲文公所殺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欲鉉續屛山杜氏遺說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五細弱不勝任不可居朝廷疏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至不知五者何謂五大親之類五細羇之類如六逆六順之說但不詳說爾杜氏以五行五鳩以足其數又以才不才為大

小其迹踈矣晉氏之言五大有理及言五細未盡善今從孔疏但其言不知何謂及取屛山但不詳說爾以五鳩五行才不才之言良誤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昭　昭公十五

辛未　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高閌集註：是年閏正月。汪克寬纂疏：晉昭二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蔡滅。鄭簡三十六年。曹武二十五年。陳滅。杞平六年。宋元二年。秦哀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預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陸德明釋文：偃，音宴。孔穎達正義：疏三年至國都。正義曰：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酅為一，亦云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敬仲曾孫酅，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酅，是偃為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　范甯註：三年所奔齊者。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　林堯叟句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納之于陽，內弗受也。陽即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　汪克寬纂疏：按唐縣今屬保定路。通旨：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左氏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註：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林堯叟句解：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陽也。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先得入唐，止齊。陳傅良章指：傳見北燕伯款，不書名。葉夢得讞：右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當否，則何納之與。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何休註：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　陸德明釋文：斷，丁管反，又丁亂反。　徐彥疏：註即納至問之。　解云：納上伯款者，即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犯父命而見納，言于邑者，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註云：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者是也。然則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納上伯款，即非犯父之命者，正以出奔猶伯，不似蒯聵猶世子故也。是以何氏於款之上，連伯言之，見非犯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傳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云：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註：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　釋文：刊，苦干反。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註：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于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釋文：女，音汝。強，其丈反。令，力呈反，下令裝同。億，於力反。措，七故反，或七各反，字或作措。孫註如猶至億措。　解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具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故曰：奈汝所不知何也。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妄曲若改之，謂已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莊七年星霣如雨之下，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然孔子脩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以劉公即君與為不上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億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億度，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若億度而中之者，無傷，則榮也。其來事，由也。其死矣之類是也。若億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類是也。云子絕四者，備於鄭註引之者，欲道無事億措，乃孔子所絕，是以脩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註：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讀誌唯齊主次序。　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衰，未亦不醇粹，是以僖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繆公之下，註云：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者，是鹹之會，當桓末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註：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書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錄，下書于比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　釋文：惡，烏路反。跋註：其貶至之罪。　解云：即春秋說者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者，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且上有伯款出奔齊之文，知今納宜是篡人也。　註不書至不錄。　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適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令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然今非被篡，但是微

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乎被篡出奔寧不畧之乎何氏所以必於未
踰年君約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亦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款之
徒是也　注不足至史文也　譯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
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
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楚殺其大夫成然者左氏作成熊穀梁
作成虔寀葉夢得讞伯于陽者何以主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右此即孟子
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由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
以為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說因失之矣又
蓋以公子陽生之事且前見北燕伯款出奔齊故令齊以高偃納之于陽
猶言納頓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櫟衛
衎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其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為
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國不可知然經凡言納者皆
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篡是以
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於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紀
事之書也苟錄於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闕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何

用不華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為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
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平
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
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
范寧註據義不可受則應名而絕之　楊士勛疏據燕伯之不名何也者
釋曰楚人圍陳納頓子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稱納而不名衛侯入
于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朔入于
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
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為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衛侯
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書也鄭伯突亦未入國
書名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注邵曰公子遂
以去公子為挈燕伯以書名為挈者皆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為挈君不
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挈也是以曰燕伯而不書名所以
不與高偃挈之　釋文挈苦結反以去起呂反　葉夢得讞右諸侯出奔而
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納頓子不名齊
高偃納北燕伯不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邾捷菑而名者子糾捷菑皆未居

也傳之不以高偃挈燕伯則是然不當與自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起問也
以納為內弗受其失與前同張洽集註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
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傳見前左氏傳杜氏注見
前杜預注　孫復尊王發微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于燕者明未得國
都也劉敞傳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權
衡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
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
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絕則
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絕蓋何足復錄乎明春秋之作據
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穀梁
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哀禍也顧以為弗受反
當逆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
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
即何不名頓子乎蘇頴濱解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
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
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納者六其四

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二頓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
地則生名頓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蓋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
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頓子北燕伯為齊楚納之而又名
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者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
穀梁曰不以高偃挈燕伯蓋一偏之詞公羊又非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北
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杜諤會義集議曰三年書北燕伯款出
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款可知也出奔書名史策之常也入而不名者
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闊
何休徒見晉趙盾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故以設非犯父命釋之是亦
方納而不通經之義例也　諤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非一春秋不
與而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帥師以納之其惡可
知矣　左氏公羊穀梁曰又註各見前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葉夢得
傳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
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息齋高閌集註三年北燕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
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
已其失國難反如此可以為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

巳自絶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東萊呂祖謙集解 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逆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左氏傳見前杜氏註見前杜預註泰山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止齋陳傳良後傳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頎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款衛世子蒯聵也是內弗受之辭也端明戴溪講義穀梁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北燕伯之出奔與其入國其本末甚明公羊何所見而以公子陽生釋之如公羊之言夫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爲知其亦異於夫子也已矣平齋洪咨夔說入者歸之易納者歸之難北燕伯奔齊以避諸大夫之偪出名而納不名其納之正耶非也齊爲義不終行大事不以信使燕伯失所歸也先是景公親伐燕以納簡公取賂而還今命將往納非復親伐之勤力雖可以逆諸國都牽於賂已之私僅納之陽以塞其請而已信義安在哉異時取鄆居公即此意呂大圭或問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傳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卻趙

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爲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爾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爲助之辭也木訥趙鵬飛經筌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於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其無實而干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否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於名不名以見之鄭突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別其無惡焉李俞集義謝湜曰燕伯之奔齊也景公爲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豈有悖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別邑而不能爲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燕

伯雖失位義未當絶也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意家鉉翁詳說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逐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爲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曾昭孫於其境子家覊知景公無信不足伏勤使改圖良以是故黃震日抄高偃高傒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爲燕闢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爲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知其所終也陳深讀春秋編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左氏傳見前餘同前張洽集註及蘇穎濱解東萊呂祖謙集解致鉉備忘諸侯不生名失國

則名此不名者蘇氏曰出奔其納以高偃不名燕伯君臣辭也不曰于燕曰于陽者未能得燕也納者壇置之辭高偃初納之時晏子有不克君睹之言豈至此僅猶有是心故不能得燕僅納于陽也燕伯不名集義曰亦衛侯入夷儀之比也經筌曰鄭突以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不名別其無惡也燕伯無惡故以君臣之辭加之若有惡則不以君臣之辭言也衛侯入于夷儀詳石氏之說吳澄纂言北燕伯下一有款字左傳曰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本義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款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爲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辯疑左氏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案經但書經北燕伯于陽左氏云因唐之衆未詳信否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至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案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款出奔齊今經又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爲諸侯明矣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雖訓詁亦悖然也而又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與明知其爲臣而非君乃以爾所不知而不敢改

焉而又推春秋爲信史，皆妄也。其惑後世甚矣。穀梁曰：納者，內不受也。至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案諸侯奔而名者，非其爲何君耳。非貶而名之也。然伯不名，出奔時已前見耳。非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李廉會通按：衛侯入夷儀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衛世子蒯聵也。皆內弗受之辭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　按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者以爲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奉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錄之。左氏、穀梁各見前。張氏見前張洽集註。王元杰讞義：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二子皆至其邑而不及國都。然趙鞅之納蒯聵，陽虎以爲必至；齊燕之納北燕伯，晏子知其不入。此理之必然者也。夫蒯聵得罪於南子而已，以父而取國於子，則其事爲順，蒯聵終以爲君。北燕伯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嬖，於事爲逆，況燕伯見逐於臣，其入也又在十年之後，國已立君，其民不貳，故止於陽邑而不得入。夫以諸侯千乘之貴，得罪於衆民，人見棄，失國出奔，雖有彊援，終無復國之道。春秋謹而書之，以爲失衆

失民之戒，可不慎歟。俞皐集傳釋義：高氏偃，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也。不于其國而于陽，則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汸集傳：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李衡集說著：齊景之納燕伯，不能盡力也。其不名者，蓋傳寫闕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呂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集解。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三月壬申。高閌集註：二月無壬申，日月必有誤。

鄭伯嘉卒。杜預註：五同盟。孔穎達正義疏註五同盟。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書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請舊去，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林堯叟句解：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杜預註：除葬道。陸德明釋文：爲，于偽反。及游氏之廟，註：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註：用，毀廟具。孔穎達正義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敎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待，立而無用，即毀廟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註：敎毀廟者之辭。釋文：女音汝。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釋文：迂音于，一音於。疏司墓之室。正義曰：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註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註云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孫皆親親相似。毀之則朝而塴，註：塴，下棺。釋文：朝如字。塴，北鄧反，徐甫贈反。禮家作窆，徐彼驗反，義同。疏註塴下棺。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塴，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釋文：憚，待旦反。要義：鄭莊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墓。窆、封、塴字不同，聲相近。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三月，鄭簡公卒，見經註。將爲葬除，將除治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將毀廟爲葬道。子大叔使其

除徒，子大叔使除道之衆。執用以立，執毀廟之器用以立。而無庸毀，而無用即毀其廟。曰，敎除徒曰。子產過女，子產若過汝除道之所。女音汝。而問，必問於汝。何故不毀，緣何不治道而執用以立。乃曰，乃爲我對曰。不忍廟也，不忍毀人之廟也。諾，又敎其徒自應曰諾。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大叔之敎。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迂道避之。碑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若毀司墓之室，則朝而塴，塴，下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棺。塴崩去，禮家作窆。弗毀，不毀司墓之室。則日中而塴，道迂，故日中而下棺。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其室。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迂道久留賓客。子產曰：諸侯之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憚勞苦來會吾喪事。豈憚日中，豈憚動勞至于日中。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客本無所損。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人必有所益。何故不爲，何故不迂道而爲之。遂弗毀，不毀當道之室。日中而葬，迂道至日中而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以不毀游氏之廟及司墓之室，可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無毀他人以成自己。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傳子大叔請毀司墓之室。或曰：上大叔既以已廟不欲毀，使

除人親用以為而言乃免大叔何復欲毀他人之室乎蓋大叔知子產仁必不毀而設詭辭以成子產之仁也。息齋高閱集註鄭去中國即楚父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在位三十六年民蒙其澤蔚為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為定公黃震日抄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產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杜預註定華椒孫。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杜預註宋元公新即位。　重言通嗣君也。六詳見成四年。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陸德明釋文為于偽反蓼音六樂音洛。　孔穎達正義蓼蕭賦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為賦蓼蕭者文四年衛寗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註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書技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註懷思也寵光之不宣註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註為二十年華定出奔

傳疏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為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王相對也詩云為龍為光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壽豈定當知已有德以為頌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定當受同福將君恩也各準事而為之文。　要義享燕有常樂特賦蓼蕭以技華定。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夏宋華定來聘。見經註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故通嗣君。享之。享人享之為賦蓼蕭弗知。不知其義。又不荅賦。又不能賦詩荅會之賤。昭子曰。叔孫昭子必亡。言華定必將滅亡。宴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思。寵光之不宣。二章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同福之不受。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承受。將何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三十年華定出奔。東萊呂祖謙傳說華定不荅賦春秋公卿大夫皆知學問如華定者亦少。洪游紀詠賦詩弗知。　司徒怙侈不教詩為賦蓼蕭曾弗知渾似叔孫讙慶季徒歌相鼠及茅鴟。　傳云見前左氏傳至二十年華定出奔陳襄二十七年傳云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明年慶封來奔叔孫食慶封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註云茅鴟逸詩刺不敬襄二十九年傳云宋司徒侈七家之主也即華定慶季慶封也。息齋高閱集註宋元公即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木訥趙鵬飛經筌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黃震日抄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見前。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杜預註晉昭公新立。林堯叟句解齊景公衛靈公鄭定公朝于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杜預註晉人以莒故辭公。　重言公如晉二十一詳見文三年。至河乃復五。昭二十二十三二十一定元年。　汪克寬纂疏通旨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左氏傳公如晉杜預註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註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註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孔穎達正義疏註慭魯至於策。　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

其還此慭知已謀違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遂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為此故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今刪定以為慭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斷而書之也劉以為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慭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林堯叟句解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至晉之河乃歸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莒以取邑告於盟主晉有平公之喪晉以平公新卒未之治也未能治魯之罪故辭公。故辭公之朝不肯受公子慭遂如晉。葉夢得讞公子慭遂如晉。　右按魯大夫出未有不書於經者今但見冬十月慭出奔齊而不見如晉是未嘗往晉也杜預謂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蓋復言慭與叔仲小南蒯謀季氏而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閒亂及郊奔齊故云爾是亦不然公孫歸父亦謀季氏不克而奔者經先書公孫歸父如晉復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公孫敖以非禮而逃者經亦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後書奔莒何慭而獨不乎趙汸補註公子慭遂如晉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穀梁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楊士勛疏季孫氏釋曰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擅公故也劉敞傳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焉莒人愬于晉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劉敞權衡按經無慭如晉之文也杜云慭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非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此亦不復命者何以書其如晉乎檉地在境外慭奔在郊不得獨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如周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時也且史之記事始遣使則書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耶欲為傳史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杜諤會義乃者難辭之稱也公之削弱事晉不暇令往至河晉辭之公屢自返公之心實所以為難也故以乃稱之左氏曰穀梁曰各見前息齋高閌集註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穀梁子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蓋託詞耳慈湖楊簡傳按左氏公如晉至故辭公然則諱而書是也平齋洪咨夔說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競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周桓公為鄭言也欲以逆之猶懼其貳又畀一睦焉逆群好也曾穆叔為小邾言也周之於鄭魯之於小邾小不加敬已有不來之懼魯何畢於邾鄭而晉郤之又郤之耶魯為諸夏之望盟主經營糾合之功常以得魯為重今至河輒郤是公之昏弱不足為江湖鳧鴈之多寡晉無志於霸亦不以繫心一生海濵不下為憂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昭公之前公之於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郤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為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譏已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譏也晉侯不察以為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郤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已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復公如晉晉皆郤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竄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怙季氏而不與已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第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為得罪於晉而晉郤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

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郤其朝何為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李俞集義謝湜曰左氏謂晉人以伐莒辭公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于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郤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敬鉉備忘按左氏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至河乃復不諱者以三家伐莒乎子取之非公之惡故不諱示不以三家之專累公也三家累公受辱屢往屢復亦弱之甚程端學本義義見二年李衡集說蕃暘公不能以禮為國而祇取辱也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左氏曰見前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穀梁曰見前通旨曰見前江先寬纂疏

五月葬鄭簡公

杜預註三月而葬速左氏傳六月葬鄭簡公杜預註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趙汸補註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復見昭十五年息齋高閌集註因會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諡之罪黃震日抄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三月葬宋穆公杜氏曰見前杜預註俞皋集傳釋義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左氏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杜預註簡公未葬陸德明釋文相息亮反下同孔穎達正義疏子產至於享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伯於葬以國事重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為得禮晉人許之禮也杜預註善晉不奪孝子之情重言晉人許之見六拉見襄三十年禮也見隱六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杜預註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杜預註淮水名坻山名釋文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濰濰齊地水名下條濰亦是齊國水也宋渢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韻積作淮是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疏投壺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在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寓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為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算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

九扶。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箭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蓄扶矢大七分。注。淮。水名。嶓。山名。正義曰。杜以淮為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為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為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為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注。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釋文。中。丁仲反。下及注同。澠。音繩。時如字。本或作特。音同。注澠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注。代。更也。釋文。更。音庚。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注。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注。欲與晉君代興。是弱吾君。齊君弱吾屬輕君。君以為弱也。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注。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釋文。帥。所類反。禦。魚呂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注。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釋文。傁。素口反。徐又所流反。旰。古旦反。要義。鄭簡公未葬。定公朝晉。子產辭享。投壺有相者祝辭禮。劉以淮坻不韻。坻為水中地規杜。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衛鄭侯來朝。為設享燕之禮。子產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定公。請辭享禮。相。去聲。下同。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待免喪。從晉之命。晉人許之。晉人許其不與於享禮也。不奪孝子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晉昭公以齊景飲酒。中行穆子相。即荀吳相禮。投壺。晉侯與齊侯射壺為樂。晉侯先。晉侯為盟主。故先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淮。淮。四瀆水也。言有酒如淮之情。有肉如坻。坻。山名。詩云。宛在水中坻。是坻乃水中高地也。言有肉如坻之高。坻。音遲。寡君中此。寡君投壺而中此。中。去聲。下同。為諸侯師。當為諸侯之師長。中之。乃射矢而中壺。齊侯舉矢。齊景公次舉壺矢。曰。有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清。有肉如陵。陵。大阜也。言有肉如大

阜之高。寡人中此。寡人投壺而中此。與君代興。當與晉君更代而興。亦中之。亦射矢而中壺。伯瑕謂穆子。伯瑕即子文伯。名匄。穆子即荀吳。曰。子失辭。言荀吳失言。吾固師諸侯矣。我固為諸侯師長矣。壺何為焉。何暇投壺以為輕重。其以中儁也。言投壺雖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晉君代興。是輕晉君以為弱也。歸弗來矣。齊君既歸必叛晉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言我三軍諸帥強禦。卒乘競勸。步卒車乘競強勸勉。乘。去聲。今猶古也。晉德不衰於古。齊將何事。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趨進。傁。齊大夫。趨走而進。傁。音叟。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旰。音幹。可以出矣。可以辭出矣。以齊侯出。乃與齊景公以出。傳言晉之衰。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辭享。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卻言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未稱帝。猶稱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尚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至此方稱帝。投壺與射。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是簡易。射又大於投壺。古人纔是宴時有此。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同。至齊卻舉本國澠水名。至晉言淮。卻不言晉。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貍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然後遂徹馬。馬即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算爵。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此句是說得不是。與君代興。言與晉迭為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閑事。以齊侯出。蓋緣齊閒得伯瑕穆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侯出。續說同洪諮夔記詠有酒如淮。酒如淮水肉如坻。中此為師已失辭。賓主投壺非儁異。齊君弱晉代興衰。傳云見前左氏傳。啟鋒續屏山杜氏遺說傳。今猶古也。齊將何事。遺說曰。穆子謂今晉彊如古。齊將敢為何事。杜云不事晉。將無所事。頗疎。左氏傳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杜預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陸德明釋文。種。章勇反。沾。張廉反。又音帖。字林。他兼反。孔穎達正義疏註。鮮虞至陽城。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

昔陽爲肥國之都。鼓平治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爲都也。下註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細言連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襄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豈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縣絕，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鼓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過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還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爲土地例，猶有參差疑辭，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註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釋文臯，古刀反。累，劣彼反，又力輒反。　要義晉由鮮虞入昔陽，猶湯違路升陑。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晉荀吳僞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僞若將以師與齊師會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晉軍道以與齊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遂乘勢入之。秋八月壬午滅肥，肥，白狄也。荀吳滅肥，以肥子緜臯歸。緜臯，肥子名。爲下晉伐鮮虞起。止齋陳傳良章指爲下文狄晉起。滅肥不書，滅鼓不書，皆以狄晉爲重。趙汸補註以肥子緜臯歸，不書，併後伐鮮虞，肥鼓皆白狄微種，鮮虞之屬，故十五年滅鼓亦不書。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杜預註傳在莊前，公上經從赴。陸德明釋文熊，音雄。　林堯叟句解成熊，即成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杜預註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　孔穎達正義經成虎。　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實，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註解經所以書名。　要義成熊字虎，猶伯魚名鯉。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楚子謂成虎，成虎即成熊。若敖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託言若敖之餘以討之。遂殺之。遂殺成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或讒譖成虎於楚靈王。成虎知之，成虎知我人之譖已。而不能行，而不能見幾去以避禍。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書懷寵也。言其懷思寵祿也。解經所以書名。東萊呂祖謙傳說懷寵也，此最要看。人多犯此病，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可貪他祿位。劉敞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葉夢得傳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鬬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息齋高閌集註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慈湖楊簡傳稱楚殺，則明楚君臣皆無道，而成熊仕於杌逆之朝，其死也勢也。左氏及註並見前。家鉉翁詳說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及，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耽祿，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黃震日抄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遙矣。楚之淫刑乃如此。陳深讀春秋編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爲貶，未可以一槩論也。左氏傳見前。敖鉉備虎熊書名，罪懷寵也。稱國以殺，罪信讒也。然成虎他無大罪，被譖殺身，聖人以懷寵罪之，爲後世慮深矣。洩治之忠諫，賢於成熊遠矣，然猶書名，以爲後世慮，何仁之甚也。後之不幸遇暴君者，卷而懷之可也，懷寵被譖，去之可也。使臣得無死，而君免殺良臣之惡，聖人之仁，後世深矣。若

夫不顧進退之義，抵罪貪禄，戀戀不能去，以累其宗，失聖人之微旨，可勝嘆哉。左氏云或譖成虎，虎知之而不能行，義之正。劉氏云懷寵安利而殺其身是也。程端學本義：左氏曰楚子謂成虎，王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程端學辨疑：左氏曰書曰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譏專殺耳。非謂懷寵而書殺其大夫也。

秋七月。重言秋七月十七。詳見隱元年。息齋高閌集註：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左氏傳：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杜預註：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群也。 陸德明釋文：絞，古卯反。 孔穎達正義疏：註原伯絞，周大夫。 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為周大夫，甘簡公為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杜：跪尋，絞弟。 釋文：跪，求委反，又音詭。絞奔郊。杜：郊，周邑也。林堯叟句解：周原伯絞虐其輿臣。虐其衆臣。使曹逃。曹，群也。使群曹逃去。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原之衆人逐伯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更立之為原公。絞奔郊。郊，周邑也。東萊呂祖謙傳說：虐其輿臣使曹逃，正如今或有一縣吏人皆逃相似。左氏傳：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杜預註：甘簡公，周卿士。 陸德明釋文：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同。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釋文：去，起呂反。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杜：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杜：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 釋文：鰌，音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過，劉獻公太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杜：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亂。林堯叟句解：甘簡公無子，甘簡公，周卿士。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後。 過，音戈。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過欲去其先君之族黨。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成景之族，賂之欲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劉獻公受賂故殺之。而立成公之孫鰌。鰌為是為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傅，甘悼公黨。殺瑕辛于市。瑕辛，周大夫，亦甘悼公黨。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子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亂。趙汸補註：殺甘悼公，陳氏曰：不書，義同七年單獻公。傳載甘戰之禍，皆所以起周亂。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憖，公羊作整。杜預註：書公謀亂故也。 陸德明釋文：憖，魚覲反，一讀為整，正領反。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杜預註：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陸德明釋文：蒯，苦怪反。

費，音秘。南蒯謂子仲：杜：子仲，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杜：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杜：更，代也。 釋文：更，音庚，註同。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杜：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釋文：語，魚據反，註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杜：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杜：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 孔穎達正義疏：季悼子至為卿。 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歿，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欲見昭子為卿，遠在平子之先。 杜：十年，至三命。 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即平子於時已為卿矣。釋例曰：會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炫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賈氏以為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於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據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

命，昭子以例加為三命也。叔仲子欲構二家，杜：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重言非禮也。詳見隱元年。 駁註：言昭至先人。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為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遠言之耳。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杜：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杜：禍在四年。 釋文：適，丁歷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杜：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杜：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杜：頗，偏也。 釋文：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杜：憖，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杜：介，副使也。 釋文：介，音界。使，所吏反。及郊

閒貲賄逐奔齊。注言及郤，解經所以書出。疏注言及至書出。正義曰，凡
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書出
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書出也。此言及郤，已入
魯竟，傳言及郤，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
注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注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
之貌。釋文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事反。隘，於賣反。
懸，音玄，本又作縣。疏注恤恤至之貌。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
為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貌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
為懸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注
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釋文思，息嗣反。注
同。疏深思至君圖。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
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
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己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
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有人矣哉。注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
筮之，注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釋文枚，武回反。汎，芳劒反。疏南蒯枚筮之。
正義曰，禮有銜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箸之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九

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
枚謂歷一一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
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為杜云
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則禮云無雷同，是總衆之辭也。今俗語云枚雷，則
其義理或然也。遇坤䷁注坤下坤上坤。釋文坤，苦門反。之比䷇注坤下坎
上比。坤六五爻變。釋文比，毗志反，注同。曰黃裳元吉，注坤六五爻辭。以
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注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
忠。重書忠也。凡七，詳見僖公六年。疏以為大吉。正義曰，筮遇此爻而
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為所謀之事必大吉。疏注坎險至為忠。正義
曰，坎彖云，習坎，重險，是坎為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為坎，
坎有險難，故為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為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上，
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為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注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
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
得其色。注言非黃。釋文長，丁丈反。疏注水和至本也。正義曰，坎為水，
水性和柔。坤為土，土性安正。安，猶恬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之道，既

和且正，信之本也，故為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萬
端，總之皆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
吉。解此文辭之意。下不共，不得其飾，注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注失中
德。疏注失中德。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
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元，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
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外內倡和為忠，注不相違也。釋文倡，昌
亮反。和，戶卧反。率事以信為共，注率，猶行也。疏注率，猶行也。正義曰，率
訓循，循道而行，故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注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
釋文供，九用反。養，餘亮反。疏注三德至克也。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
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彊，柔則失之於弱，
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暴虐，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
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注
本為供養，解云，盡其所以養成三德也。非此三者弗當，注非忠信善不當
此卦。釋文當，如字，注同，或丁浪反。疏非此至弗當。正義曰，既言文為
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為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九十七　二十

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為初始，於人為頭首，元
是諸善之長也。五者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
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為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與事不善，則不得其
善之長也。言為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
為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為忠也。行事以信，無有
虛詐，是名為共也。人之為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
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
不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注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
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釋文夫，音扶，注同。令，力呈反。疏且夫
至事也。正義曰，且夫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也。惟可以占忠信之事，不
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所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
且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餘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為元，善則
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猶
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注夫易至之飾。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
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
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為

下之飾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為共。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注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釋文參，七南反，又音三。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注有闕謂不參，或。將適費，飲鄉人酒。注南蒯自其家還適費。　釋文飲，於鴆反。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注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　釋文圃，布古反。杞音起。枸，音苟，本又作狗。從我者子乎，注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令名。　釋文稱，尺證反。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注鄙猶賤也。　釋文倍音佩。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注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疏鄉人至士乎。　正義曰：鄉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為歌以感切之也。圃者所以殖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有圃生之杞，以喻南蒯在費欲為亂也。若能從我之言，不為亂者，是為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為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倍其鄰近者，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詁云：杞，枸檵。舍人曰：枸杞也。注已乎至不改。　正義曰：杜以解原南蒯之意，蒯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謂歌者自言己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

叔仲小。注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注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　釋文為，于偽反，下同。　要義諸侯之臣再命書[illegible]，一命以下皆人。平子以功，昭子以例，皆加三命。禮三命不踰父兄，與此異。枚筮，謂汎卜。表云故當總之。　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供養三德，董遇云：盡共以養。忠善共參成可筮，闕則不可。鄉人歌圃生之杞，以感切南蒯。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季平子立，即季孫意如，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即公子慭。吾出季氏，言吾逐季孫意如，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也。言歸其家財於公室。子更其位，子謂公子慭，更代意如之位。我以費為公臣。我以費邑為公家臣。子仲許之。公子慭從其謀。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語去聲。且告之故。且告以季平子不見禮之故。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武子之子，季平子之父。先卒時。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昭子即叔孫婼。傳言叔孫昭子受命為卿，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在十年。克之。克莒取郠。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叔孫、季孫二家使相

惡。謂平子，叔仲小告季孫意如。曰：三命踰父兄，言叔孫昭子受三命，自踰其父兄。非禮也。以踰父兄為非禮。平子曰：然。是叔仲小之言。故使昭子。使叔孫婼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有家禍，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殺適立庶，殺適子仲壬，立庶子婼。適音嫡。故婼也及此。婼，昭子名。故婼得立為叔孫後。若因禍以斃之，若因叔孫之禍而斃踣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若不廢棄魯君命卿之典。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自有定位。昭子朝而命吏，昭子因朝君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言我將與季平子訟曲直于朝。書辭無頗。頗，偏也。書辭無敢偏頗。　頗，普何反。季孫懼，季平子恐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故三子同謀去季氏。慭告公。公子慭告昭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年夏。南蒯懼不克，南蒯恐不勝季氏。以費叛如齊。南蒯以費邑叛如齊。子仲還，及衛，子仲，即公子慭，自晉歸至衛。聞亂，聞季氏之亂。逃介而先。介，副使。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歸及魯郊。郭外為郊。聞費叛，聞南蒯以費叛季氏。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鄉人或知南蒯之謀。過之而歎，過蒯而歎息。且言，且以言感蒯。曰：恤恤乎，恤恤，憂患之貌。湫乎攸乎，湫，愁隘

貌。攸，縣危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淺。　思，去聲。邇身而遠志，身雖近而志徒遠。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上坤下坤，此正卦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為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以為大吉之卦。示子服惠伯，以卦辭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言即欲有所為之事，如何。惠伯曰：吾嘗學此矣，言我嘗學而知此義矣。忠信之事則可，忠貞誠信之事，則可以筮。不然，苟非忠信。必敗。必至敗喪。外強內溫，坎外卦險故強，坤內卦順故溫。忠也，強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水和而土安正，故和以率正。信也。和為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故其辭曰黃裳元吉。黃，黃之為色，中之色也。中央之色也。裳，裳之為服，下之飾也。在下之飾也。元，元之為義，善之長也。眾善之長也。　長，張丈反。中不忠，居中而不能盡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在下而不能執恭。　共音恭。不得其飾。不為恭。事不善，作事而不能盡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外內倡和，不相違背，是之為忠。　和，去聲。率事以信為共，率，循行也。行事以信，無敢不實，是之謂共。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養三德，無有虧損，是之謂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三者，不當此卦。

且夫易。易猶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卦。夫音扶。不可以占險。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將何事也。問其之為宜事。且可飾乎。且可以從下之飾乎。中美能黃。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黃色。上美為元。元首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美。下美則裳。足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服。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可闕也。若不參成，猶有闕失。筮雖吉，筮雖得吉卦。未也。其義未合。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遂適費。飲鄉人酒。南蒯以酒飲其鄉人。飲去聲。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以諷南蒯。曰我有圃。言我有圃園。生之杞乎。杞，枸杞也。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我可不失今之美稱。去我者鄙乎。去我必至為人之所鄙薄。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倍叛其親，必有恥辱之事。已乎已乎。已矣。言自遂不改。非吾黨之士乎。如此所為，且非吾徒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即叔仲子。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季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解說。小聞之。叔仲小知其謀。不敢朝。恐懼不敢朝見。昭子命吏謂小。叔孫使吏謂叔仲小。待政於朝。使之待政事於朝廷。曰吾不為怨府。言我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止齋陳傳良章指：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至以費叛如齊。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故此傳載

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強君，二氏遂專。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傳見經書公子慭與書公孫敖、公孫歸父異，說見後。傳杜氏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非是。南蒯之將叛也，至吾不為怨府。傳言魯三家本不同心。東萊呂祖謙傳說：南蒯以費為公臣，見得陪臣漸強處。書辭無頗，蓋是昭子命有司分明直書兩家之辭，不得偏曲。南蒯與子仲本謀只要就本國逐季氏，後來子仲遂出晉，南蒯之黨孫恐事不成，遂據得一邑出奔。子仲反至衛，聞魯亂，知南蒯却自據邑出奔，遂失了當初本謀。子仲亦恐歸國得罪，遂亦出奔齊。洪皓紀詠：易不占險，以決嫌疑卜有筮。家臣恤恤欲君圖，雖知易象難占險，筮短龜長泥亦愚。傳云：見前左氏傳。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傳三命踰父兄。註：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疏：諸侯之卿大夫，至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遺說曰：父兄謂諸大夫踰其先人，非也。續遺說曰：孔疏得之。初平子感仲子之言，以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言也，以未詳解其義也，輒令昭子貶黜。昭子能知其本義而故不服，而平子亦徐悟，乃歸罪于叔仲小也。昭子自有位皆之言，蓋言非內朝自有位者也。傳文於疏為合。傳惠伯曰：黃裳元吉，至參成可筮。註：三德謂正直、剛克、柔

克。非忠信善不當此卦。遺說曰：三德謂黃裳元吉，又曰上美中美下美。杜氏謂正直剛柔，不類，蘇軾云耳。續遺說曰：東坡之言是也。左氏有引詩書者，尚有義與今說者不同，何遽取書之三德乎。此本言忠信可當此卦，故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又曰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皆言忠信，然皆以元配之為三者，元為善長，忠信黃裳之事，不以善總之則非善矣，故有供養三德，乃有上美中美下美之言也，添而為三，又何疑焉。正猶古今皆曰五常，孟子止論四端，四端之教皆以信成之，乃五常者也，可以類推之。張洽集註：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見前左氏傳。劉敞權衡：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慭本患季氏強，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矣。蘇轍潁濱解：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慭，不克，南蒯以費叛，慭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西疇崔子方經解：慭之奔不日，見非其罪矣。葉夢得傳：公子慭，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閌集註：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止齋陳傳良後傳：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

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退，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有奔焉爾。慈湖楊簡傳：季氏之不有公室，天下皆以為當逐，而慭則往率其奔也宜。左氏曰見前。平齋洪咨夔說：權彊之難去，甚於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欒施高彊，惡陳氏不能克而奔。費魯，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不能克，而蒯以費叛，慭奔齊。智小而謀大故，施與慭之曠宗失位略同，而陳氏季氏之禍其國亦略同。然慭愛公室之心則可亮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是以不免季氏者，不免於季氏而出奔，則忠於公室者矣。公之黨日銷，而季氏之黨日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家鉉翁詳說：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事詳見明年叔弓圍費。陳深讀春秋編：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慭，不克而事變，慭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左氏傳見前。敬鉉備忘：慭書奔書名，杜註謂謀亂故也。後傳云慭與南蒯初謀季氏而告君，未復命，聞亂奔齊，或謂此必不協於季氏而忠於公室者，而公之黨日銷，季氏之黨日盛，然慭既不自量力，不能動晉安君，止以平子不禮於己而生亂，何得為忠於公室乎。誠若是，則公貴公為之徒乃為忠子

家子以為不能去之者。反為季氏黨也。不亦顛乎。書出奔。罪慭也。程端學本義。慭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王元杰讞義。程氏曰。南蒯與慭謀出季平子不克。故奔齊。元杰曰。公子慭者。魯大夫子仲也。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公子慭預聞其謀而泄。南蒯懼以費叛。慭遂奔齊。若子慭者有強公室之志。然生貪冒而遺釁。事不克濟。奔竄他邦。使昭公之禍自此稔成。至于失國。謀之不臧。孰有大於此乎。經書出奔。其失明矣。趙汸集傳。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出季氏。而慭臭其位。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二年如晉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告吾君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彥
圈點監生臣當長允
臣馬宗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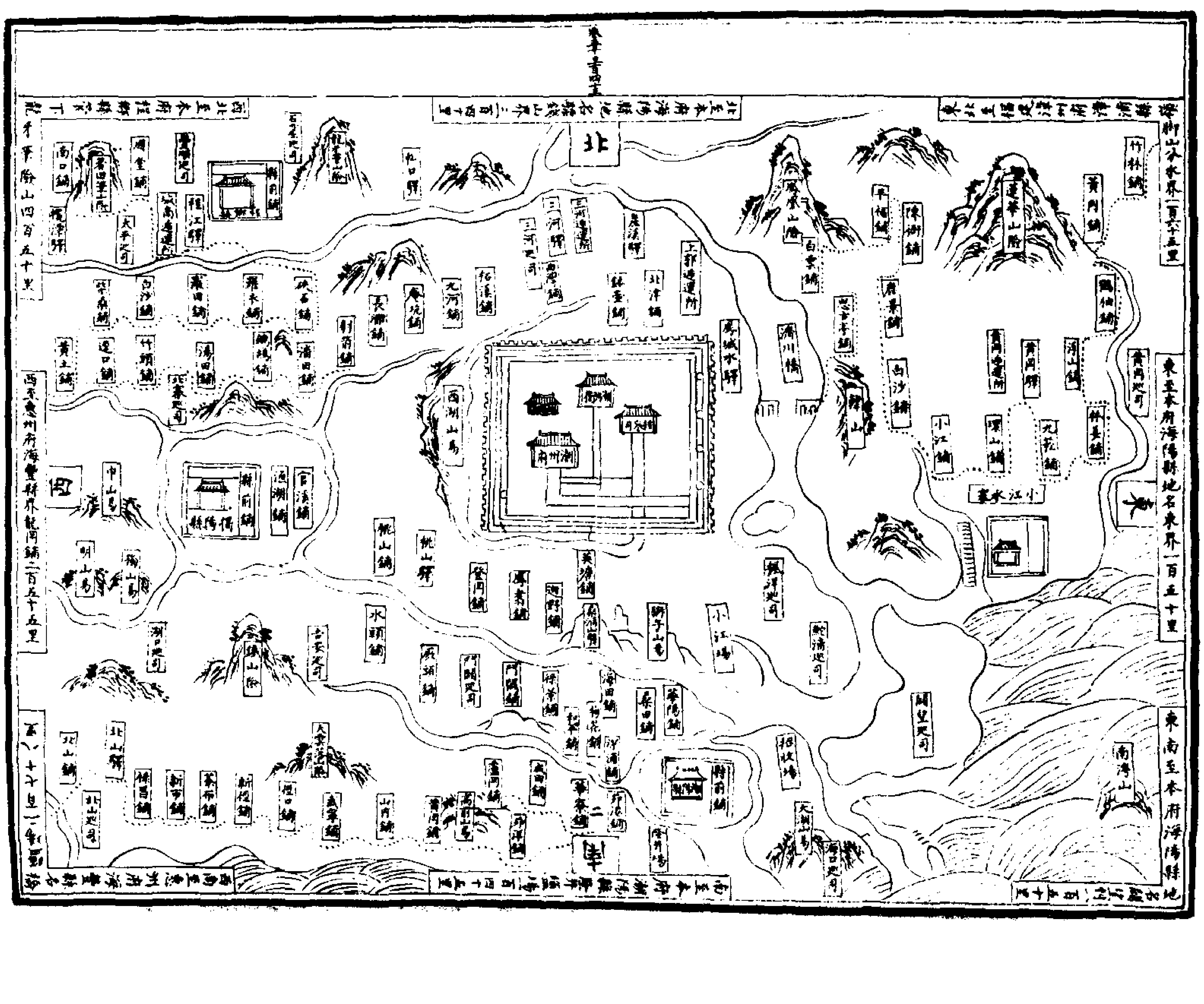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十三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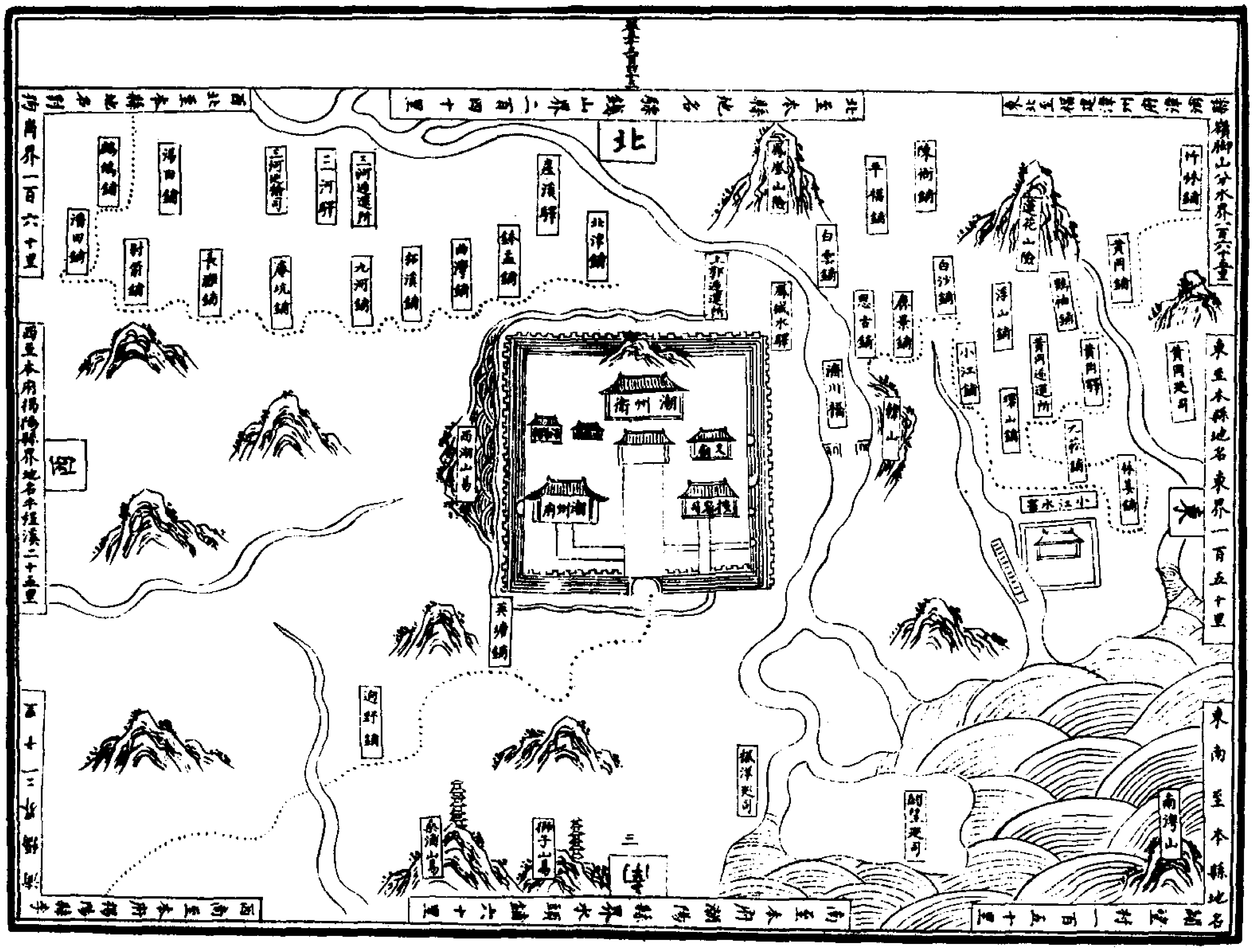
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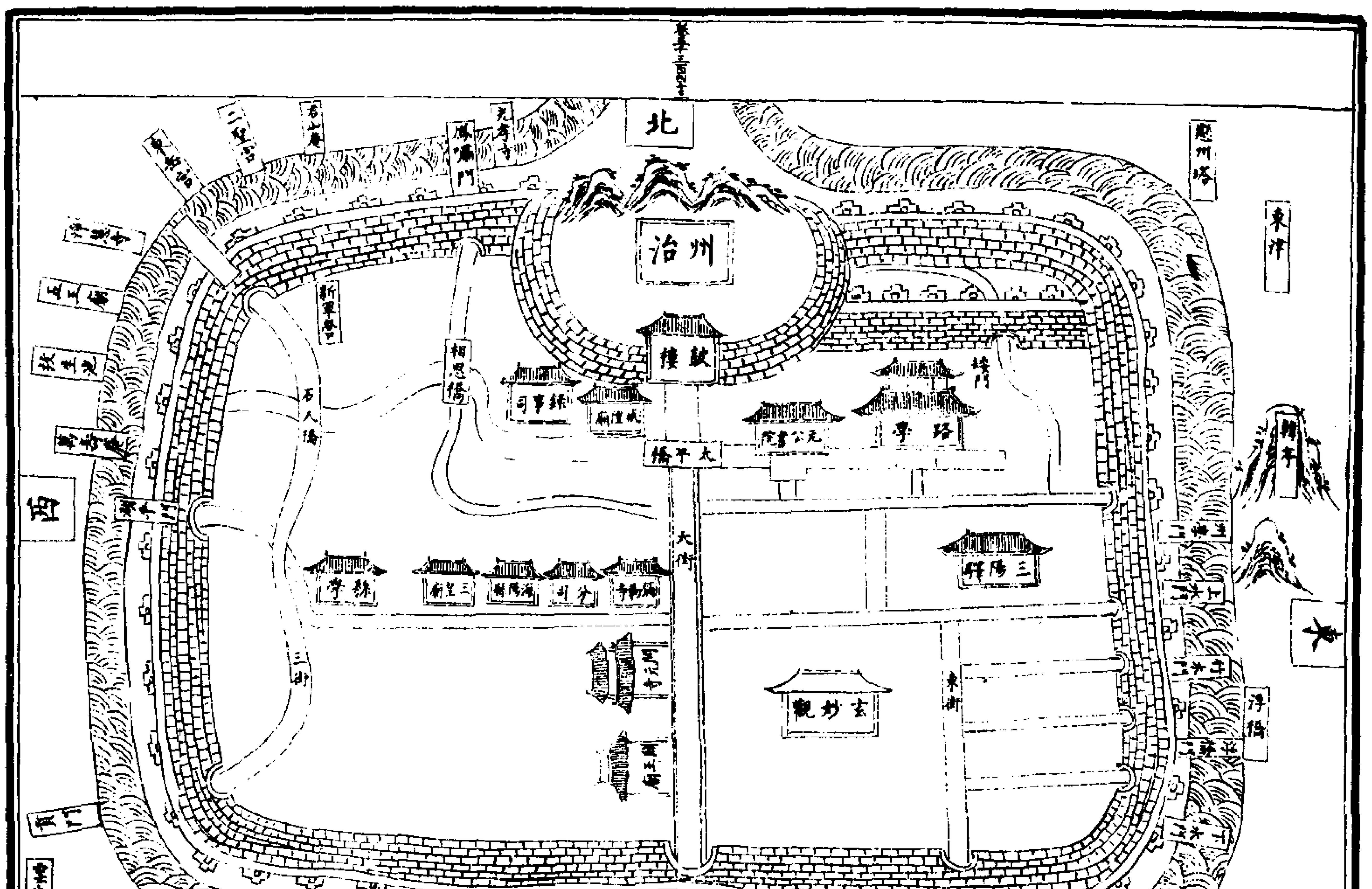
潮州府

總圖
歷代序文
建置沿革
星分野
道里
歸附始末 平潮始末
風俗形勝 氣候
城池 教場 營寨 橋道 街路
壇場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無祀鬼神壇
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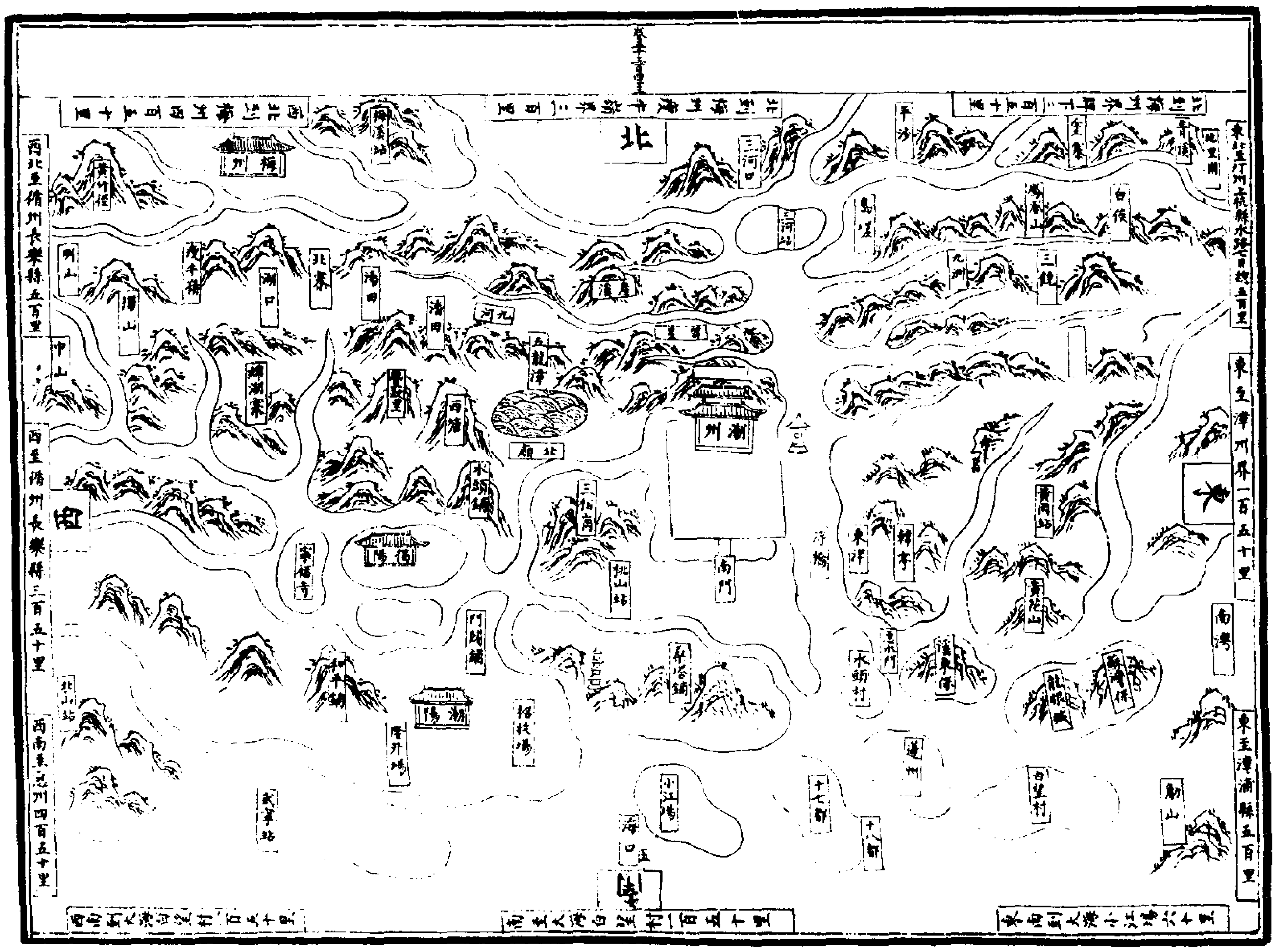
田賦 田糧 夏稅 畦桑 鹽課 稅課
土產 土貢
官制
公署 州治形勝 衙門 倉庫 館驛 鋪舍 中明亭 養濟院
學校 儒學 文廟 宣聖堂 書齋 學廩 貢院 解額 書院 書院廩田
古蹟 射木圃
官蹟
人物 題名 卓思宋室 戴星 忠孝節義 仙釋
紀異
山川 山 巖 石 湖 西湖亭榭圃 溪 洲 渚
宮室 樓 亭 臺 齋 家 廟 寺 院 庵 堂 園 宮 觀
保里 坊巷
津渡
陡岸
文章 雜文 題詠 碑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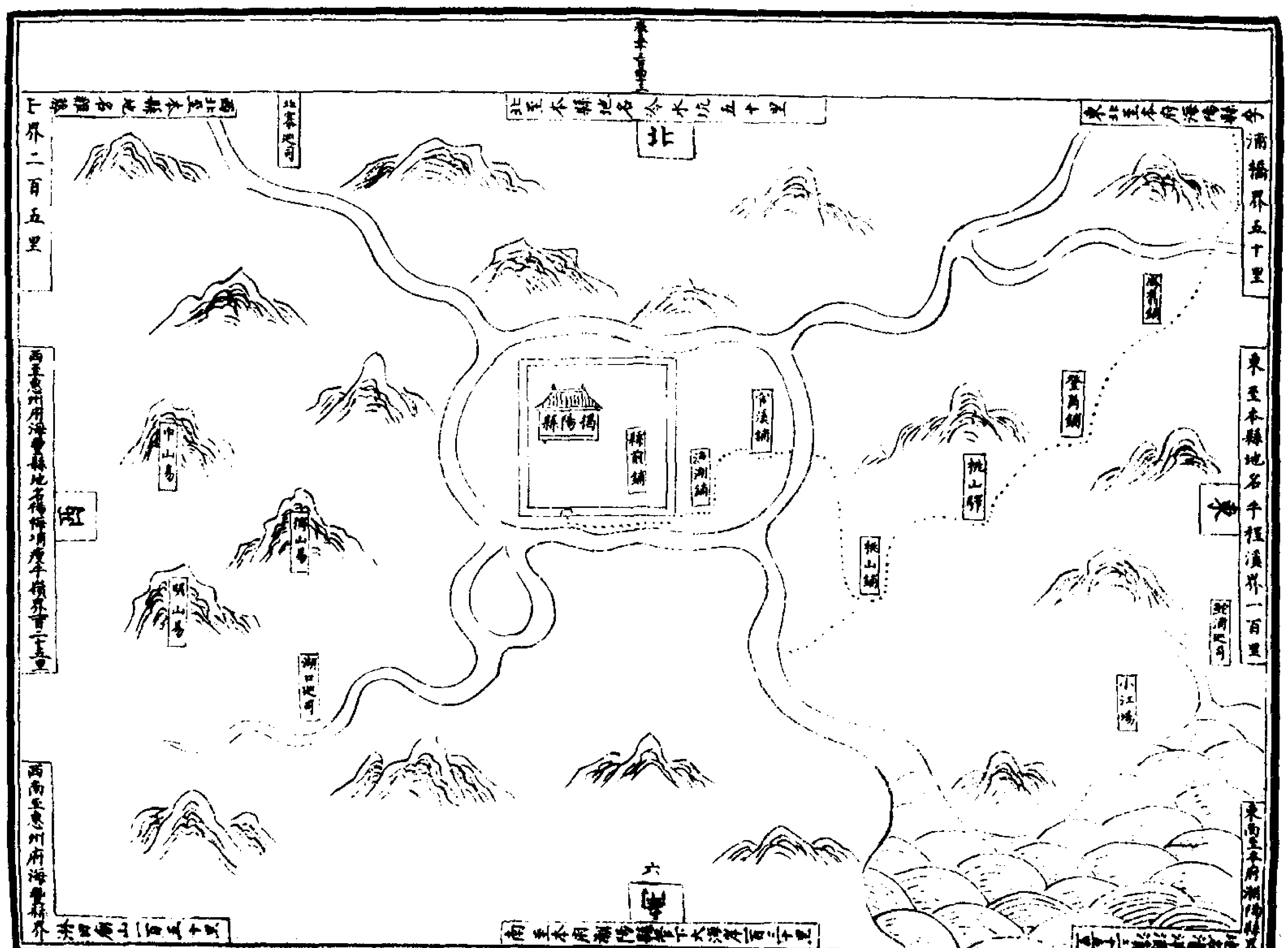



北
東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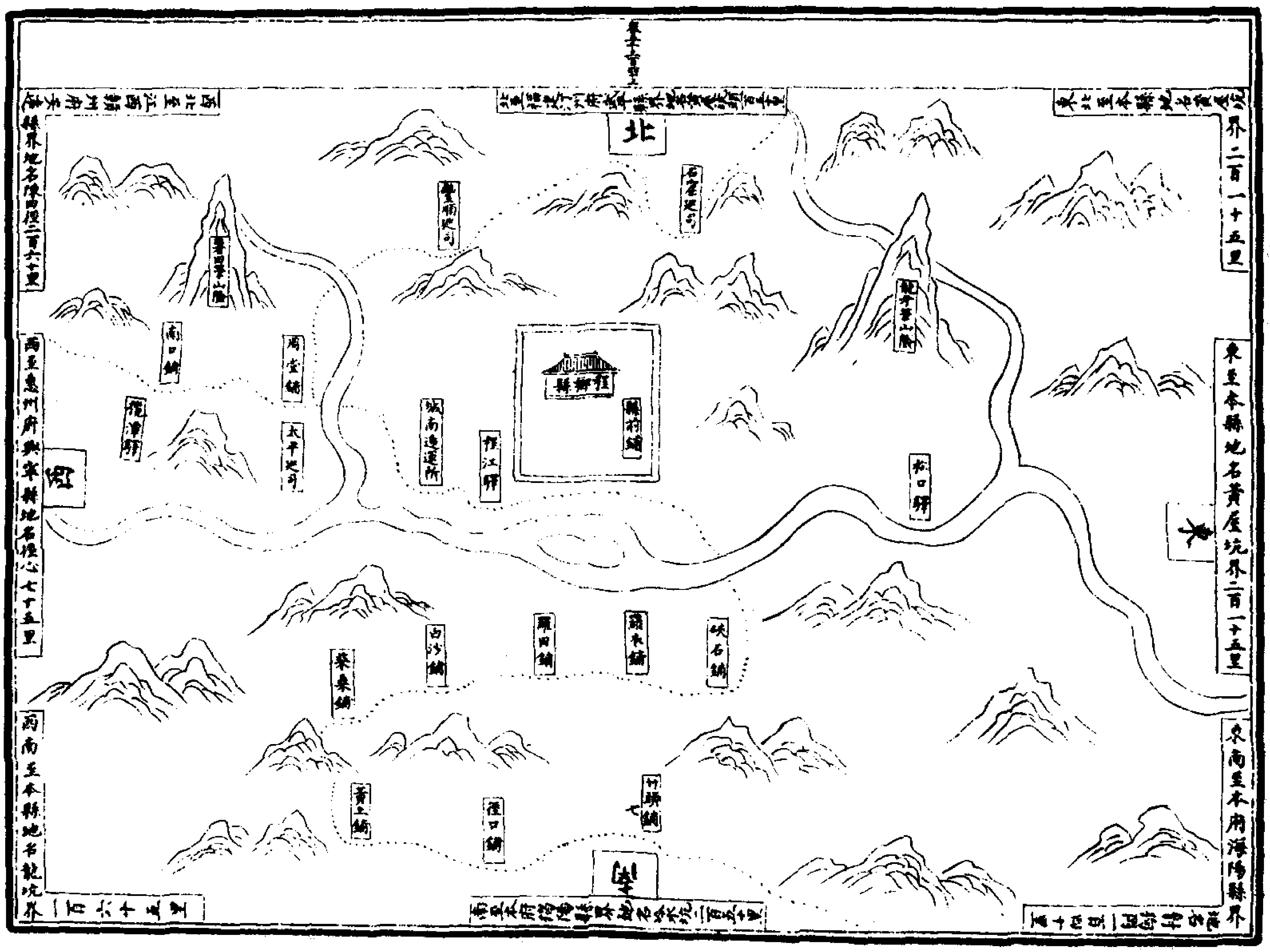

北
東
西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三





二四四七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牽牛分野　秦屬南海郡後屬南越漢爲揭陽地後屬南海郡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東官郡義熙九年又分立義安郡及海陽縣宋齊並因之梁置東揚州又改瀛州陳罷州爲義安郡隋罷郡置潮州大業中罷州爲義安郡唐武德五年復爲潮州天寶元年改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四年分廣南爲東西路而潮州屬東路元改爲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爲府圖經志晉成帝時屬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始以揭陽縣地別置義安郡領縣五曰海陽綏安潮陽海寧義昭　梁改義安郡爲東揚州尋改爲瀛州　隋改瀛州爲潮州煬帝大業三年改州復爲義安郡廢綏安義昭置程鄉萬川二縣領縣五曰海陽潮陽海寧程鄉萬川唐武德間改郡復爲潮州開元二十一年隸福建次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改州爲潮陽郡隸福建尤年又隸嶺南乾元元年改郡復爲潮州廢海寧萬川二縣領縣三曰海陽潮陽程鄉　五代南漢割程鄉縣置敬州本州領縣二曰海陽潮陽　宋紹興十年本州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元至元二十七年以本州爲潮州路總管府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聖朝洪武二年改爲潮州府領縣四曰海陽潮陽揭陽程鄉寰宇記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屬南海郡東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置義安郡按南越志云義安郡本屬南海郡後隸東官郡晉義熙八年割立其地與晉安郡接境吳興餘杭隣界是也歷宋齊因之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　元領縣三　今二　海陽　潮陽　一縣割出　程鄉爲梅州　九域志縣二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縣隸州元豐五年程鄉復隸梅州　潮州潮陽郡軍事治海陽縣輿地紀勝潮州　潮陽　義安　鳳城　鰐渚　揭陽　海陽爲貢揚州之域通典潮州郡揚州之部封漢武平南越後屬南海郡　今州即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地此按元和郡縣志而通典亦以爲漢揭陽縣地又而漢志南海郡下並有揭陽縣宋齊因之宋齊二志義安郡下並有海陽潮陽二縣隋末陷於寇境唐平蕭銑復取嶺南嶺南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來降通鑑在武德五年元和郡縣志云武德四年復置潮州寰宇記以爲武德元年復置潮州不同象之謹按通鑑武德元年蕭銑僭位於江陵銑之境土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實有之至武德四年九月始平江陵至武德五年始定嶺南則元年四月尚屬蕭銑通鑑武德五年循潮二州始來降則改郡爲州當

在武德五年。而元和志寰宇記年月非是。今不取。五代為南漢所有。五代史南漢劉隱傳。載初盧光稠據虔州。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拔韶州。隱以兵事付龔。龔遣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二州。寰宇記云。南漢割程鄉置梅州。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略。在開寶三年。分隷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而潮隷東路。令領縣三。治海陽。方輿勝覽事要。郡名。潮陽。古瀛。鳳城。以鳳凰山得名。金城。以是州舊屬於金氏。鰐渚。以鰐魚名。三陽圖志。元平江南。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戶。以本州為中路總管府。於城內設錄事司。城外四廂隷焉。所領縣三。鹽場三。小江。招收。隆井。寨九。北山。吉安。門闢。三河。楓洋。黃岡。北寨。明已。紀淸。元一統志。宋開寶四年。平領南。有其地。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而潮隷東路。元至元十五年。唆都元帥奉命攻取。宋裨將馬發閉城抗拒。唆都擊破之。地歸版圖。十六年。改為總管府。以孟招討鎮守。未幾移鎮漳州。土豪各據其地。二十一年。廣東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以兵來招諭。既去。二十三年。復來。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道宣慰使以鎮臨之。令始底定。設錄事司。元貞元年。以梅州來屬。令領州一。縣三。錄事司。舊無有。至元二十二年。始置。割海陽縣郭外四圖六保分隷焉。

分野

圖經志按杜氏通典。潮在古揚州之域。亦曰古閩越地。於天文為牽牛婺女之分也。

至到

圖經志本府。東至本府海陽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龍岡鋪二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五百五十三里。共八百八里。南至本府潮陽縣隆井鹽場一百四十五里。外抵大海。北至本府海陽縣至名縣錢山界三百四十里。自界首到福建汀州府五百一十里。共七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府海陽縣地名闊望村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西南至惠州府海豐縣石橋鹽場二百七十八里。外抵大海。東北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嶺腳山分水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漳州府三百里。共四百六十五里。西北至本府程鄉縣管下龍牙華儉山四百五十里。外無路通行。程鄉縣志。州境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八百七十四里。四至八到。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汀州九百五十四里。東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南至惠州一千一百一十里。東北至汀州九百四十里。西北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二千三百里。四至八到。西北至東京七千里。西北至西京七千四百里。西北至長安七千六百里。東至漳州七百五十里。西至循州界石場三百里。東至大海一百里。北至虔州雩都縣二千二百里。東南至海口九十里。西南到循州海豐縣本步鎮六百五十里。西北到虔州安遠縣一千八百里。東北至汀州黃碳鎮六百五十里。元無陸路。九域志。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本州界九十九里。自界首至漳州二百里。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梅州四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七百四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一百五十九里。西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二十里。三陽志。州於廣南為極東。界上由東而西。三百五十里。由南而北。三百八十里。去行在所三千一十有二里。東界于漳。南界于惠。西界于梅循。北界于汀。東南西北之間。亦是四州。接與建于海而已。通典所紀乃云。北至南康郡千五百六十

有七里。而南康郡亦云東南至潮陽郡一千五百六十有五里。雖與今之地勢遼然。州於唐初隷江南道。而南康與贛州迭互為廢置。贛州或為南康郡。則界于南康。理固無也。若夫由惠至廣。不過五日。舟行亦止三四日。通二十有一程。韓昌黎潮上表乃云。去廣州幾二千里。來往動皆逾月。望其自海濱一水泝流而止耶。令之趨廣。間有西自循梅往者。較諸南路為差近。但嶺路險澁。不若南路之坦且平。圖志云。又逆流之遲。不若陸行之疾也。由廣至韶。韓曰泝流。亦不過十餘日。通而言之。亦不過月日。公之瀧吏詩。主韶陽作也。乃曰。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恐亦不至若是其遠者。其詩又曰。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今自南達于海。其地曰鮀浦。去州八十里。由東而進。其地曰小江。亦將五十里。蓋不止于韓公所云也。圖志云。韓詩云。然蓋未可曉。無乃十數為數十耶。姑記之。以待知者。本州界至。東至本州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三百一十五里。南至本州界二百六十五里。若從渡龍井即鹹四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四十五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五十里。北自九河上計六程。北至本州界七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北路通陸崎嶇。雖為往來舟行差便。使又不以程途計。元一統志。本路東至上

都七千三百八十里。東至大都六千五百八十里。東至漳州路漳浦縣界分水嶺百四十里。西至梅州程鄉縣界度牛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本路海陽縣界關望村八十里。北至梅州程鄉縣界雙流津三百五十里。東到漳州路五百里。西到梅州七百里。南到大海邊闘望村八十里。北到梅州五百里。東南到大海邊小江場六十里。西南到揭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汀州路一千一百里。西北到梅州六百里。錄事司　里至與本路同。

歸附始末

圖經志潮自至正壬辰，下嶺海寇起，興山峒徭獠相扇攻破潮揭二縣，人民依險防守自保，豪強各據其縣十有餘年。後有江西福建兩陳氏攻救不一。丁未冬，大兵下七閩，潮之守土者往泉州迎大兵納欵。洪武元年三月。

朝廷始調兵守禦潮民，得以安其生矣。三陽圖志元平潮州始末。至元十三年丙子。宋德祐元年也。宋知州葉侯得驛報大兵已下臨安府，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元帥易正大統兵來潮，葉侯驚懼，以印授通判柴某自逃去。宋主益王廣王船泊廣之崖山，在廣州新會縣八十里。遣安撫使方興來潮慰諭易正大兵走梅州，四郊多壘，郡人馬發為推鋒寨正將，與推州黎季遠不睦，黎退去，發乃推州人稱為安撫使。十四年丁丑正月十七夜，安撫發大設宴儀，而省鎮撫忽魯渾統兵到潮陽縣，先驅一人。乙夜入城諭降。十八夜，發率兵遁去于州後鷄籠潭。大兵驅至，與之接戰，未幾大兵不利，棄去。十五年戊寅正月二十七日，唆都蒙古歹又統大兵并郡豪陳五虎兄弟陳懿等圍城，馬發勒兵閉守，城中軍民乘城詬罵大兵，不勝其忿。至二月二十九日，守南門廵檢黃虎子擊書矢上射出，與陳五虎等通謀，約潛開城門納大兵。已而黃虎子從城東偏縋出城門不守，大兵鼓譟突入城，遂隳焚民室廬，火焰亘天，城中居民無噍類。已而黃虎子亦為陳五虎所屠，馬發遂收殘卒百餘人入子城拒守，勢窮力殫，至三月初一日，其妻妾皆縊死，發亦自鴆，子城尋亦破矣。大兵北歸，乃遣陳五虎兄弟權知州事。五月，漳寇陳弔眼復來潮，民殺掠殆盡，與陳五虎兄弟交戰，不日敗去。十一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督師南征至潮陽縣之和平村，獲宋左相文天祥，不屈，執之以歸。自是數年干戈搶攘，生靈魚肉。惟陳五虎家迨今貲富，蓋有功於元者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樞密副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散兵歸農，時丁侯聚來守此邦，遺黎自此始覩天日。

化年以來，皇風清夷，恩波洋溢，嶺海之間，如在輦下矣。

風俗形勝

圖經志潮之分域，隸于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於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州人之知書者，或以為自文公始。雖然，趙德潮人也，人不知學矣，而有德。德蓋其知名，公請置鄉校牒亦曰：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貢于王庭者，則非寔然不知學也。公之意豈亦勉邦人為進取計，有若閩之進士自歐陽詹始之意耶？至別趙子詩則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蓋德之學行見於韓集一叙其隱居求志，不屑於宜春之行，則其當時同門合志若德之輩行者，不無人也。自是以後，業儒者益衆。太平興國間，始有聯名桂籍者出。故陳文惠公送潮陽李孜主簿詩，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為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為。蘇文忠公作昌黎廟碑云：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州之士風其盛如是。郡縣志唐皇甫湜撰韓文公神道碑云：貶潮州刺史，洞究海俗，海夷陶然，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輸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三陽志郡以東，其地曰白鵞寔，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或曰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為郡人誨，一失其真，遂不復變，市井間六七十載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惟白鵞寔水南之人相習猶故，吁，文公能一潮陽之人於詩書之習，獨不能語音變哉？是未可知者。至別趙子詩固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則當時若德之輩行，而不以姓名顯者，不無人也。以德而不屑於宜春之行，韓集一序，且與文公相表裏，則德之輩行之人，有未易窺者，向所謂業成貢于王庭者，豈至是而後有見哉。　州之舊俗，婦女往來城市者，皆好高髻，與中州異，或以為椎結之遺風。嘉定間，曾侯𠷣下令諭之，舊俗為之一變，今無復有髽椎者矣。故曾侯元夕嘗有詩云：居民不許燈前語，游女新成月下粧，蓋紀實也。三陽圖志其弊俗未漫與中州殊異者，婦女敝衣青蓋，多遊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滴，宴集婚姻或不倚媒妁，是蓋教化未洽也。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元一統志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閩嶠之語。人文盛，或繇韓公趙德而來，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鱷遠徙，掃除青草黃茅之瘴霧，髣髴十洲三島之僊瀛。余崇龜文集云：　潮陽舊俗，嬰鳩居多，自韓文公守潮，命趙

德爲師，人始知學。王大寶以諫拔風采動朝端，士負氣節。孝宗嘗問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習尚至今然。潮陽志云：城號鳳棲，俗傳鯉徙。余崇龜文 海氣昏昏水拍天。韓文公詩 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作，掀簸真差事。文公詩 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多作。韓文公潮州謝表 閩南西越之界。韓文公所作少府胡公碑 輿地紀勝：能一潮人於詩書之習，州人知書自文公始。潮陽圖經 稻得再熟，蠶亦五收。寰宇記 大海在其南。韓退之鱷魚文 潮之州云云。鱷魚稻蠏，不暴天物。皇甫持正集韓文公神道碑 公爲州刺史，泂游海夷，陶然遂生。云云 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退之潮州表 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濤瀧壯猛，颶風鱷魚，患禍不測。云云 閩南兩越之界。韓文少府監胡公墓碑 東越王餘善至揭陽。漢書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擊南越，至揭陽，以風波爲解，卯北七 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緣溪而出。曰鰐渚者，以韓公驅鰐之舊。曰揭陽者，蓋有取於古之舊縣。曰潮陽，蓋有取於今之郡名。圖經序 方輿勝覽在廣府極東。韓愈潮州謝表 臣所領州云云，界上去廣府雖云才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方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憐之，誰肯爲臣言者。

氣候

圖經志：表孫無忌作脩志云：嶺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多瘴癘。韓公謝表亦云：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蓋因地卑土薄，陰陽之氣偏，一歲之間，暑熱過半，晝燠夜寒，晴燠雨寒，晨夕霧昏，春夏雨淫，潮之氣候大抵然也。然今此州民物繁夥，風氣傾殊，至今或有霜霰，非曩日比矣。至若寒暄不時，嗜欲無節，則在在皆瘴，又在調護何如耳。陳文惠公寄題潭浦縣詩云：潭浦從來瘴霧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載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此真樂瘴方也。

城池

圖經志城池教場附舖附 州舊有子城，以金山爲固。州之外城以土爲之，歲久頹圮。紹定間王侯元應因舊基築之，外砌以石，自三陽門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東西南北闢七門以通往來。元兵至潮，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帖里太中僕脩東畔瀕溪之城，謂之堤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至正壬辰，因山海寇盜生發，廣東帥府照磨彭本立總戎，始興工脩築，潮民得堡障。

聖朝平領南，洪武元年冬，指揮俞輔統兵來潮，越四年，因舊基而再興，內外皆砌以石，高厚堅緻，各門外築甕城，皆屋其上。爲門七：東門、上水門、竹木門、下水門、南門、西門、北門。十年，指揮曹貴扁南門曰鎮南，北門曰望京，新柵西門曰安定，餘皆仍舊。城濠環繞，自南門至金山後。三陽志：城郭州之子城，依金山爲固，前俛而後仰，面南而北，統以壕，東則溪也。方柵置之始，土工不堅，未期悉圮。宋皇祐間，儂智高自邕攻廣韶，循外金壁以侍。至和改元之九月，鄭侯仲始至，不二月，興畚鍤，自農務外八閱月而就。紹興初，黎寇掩至城下，攻具百出，屹然不爲之動，允避寇于內者賴以免。其外郛故以土爲之，久且虧。紹興九年間，徐侯渥欲接溪流帶湖山，去天慶觀數百步爲之基，築具畢備，力因可爲，繼因議論不協，於是輟其役。迨十有四年，李侯庚文乃移以自近，址循壕流故基爲之，四廂居民各築其地，繞及丈餘，甃石且半。會質役者故出入其基，訟者紛然，李侯怒而罷，故址今悉爲民居。遇有少警，遑遑然無寄足之所。雖有子城，無地可容，因州之關興已。子城外帶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東以江水隔民居纔二里，直州而

前爲街三，從一巷陌貫通，所闢者外郛耳，餘見子圖。州子城門三，東、西、南，東門今廢。子城四圍九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廣一丈，基倍之。壕面闊七丈五寸，自城下轉西而南，繞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餘丈。三陽門，郭之南門，結樓其上，舊曰揭陽門，存古也。常公禕始創，林公嘌增崇舊基而新之，更其扁，蓋取三邑皆以陽名。外城舊基周圍一千一百七十丈，石城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爲民居所侵無復遺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 是淳熙間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總計一千五百三十丈，與舊城丈數異，今兩存之。右按外城自李公庚文輟役後，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築城之請屢矣，殆成文具。淳熙間沈範迫境，城市之民避於子城，什不容三二。壕流自子城外西漸入于湖，湖未流又入于濠。慶元間有感於陰陽者，謂濠流而西不利于郡，鑿堤爲二閘，閘取諸郭門之石以洩之，決濠流東入于溪。地勢東仰，西流如故。後溪洪暴漲，反導水潰堤，沈公杞率居民負土石以塞之，僅免水患，濠復故流。然民居久侵，官壕填塞過半，閘構毀。元趙公師呂正濠之界，稍加疏闢，濠流僅通。然築外郛沒故濠，當復有爲長遠慮者。州之外城，右有舊基，歲久頹圮，外無扞禦，居民每以爲慮。紹定間屆有梅揚陳寇之警，王侯元應

從邦人請。遍分委州縣曾操及富民有材幹者董以判官俞林因舊基築之。外甃以石。特志於速成。客土未實。亡何壞者過半。許侯應龍復築之。通積堅緻。自三陽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由北距女墻高一丈五尺。西北關五門以通往來。正西曰貢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鳳嘯。對岳祠曰和福。與南三陽而六。由是居民恃以無恐。端平初。葉侯觀復撤廟官巡視。即兩所壞處為之修補。然城之內面未及累甃。嘗有繼而成之者。　州治之東。溪界于左。循梅舟筏順流而東。直至子城下。扦禦之備。視三方尤為要害。此方空闕。南西北雖有城。與無城同。端平初。葉侯觀下車未幾。首慮及此。慨然有興築之意。然工役繁浩。所費不貲。損公帑之外。遍喻諸座戶。俾佐其費。人樂輸之。遂東自新城門。沿溪傍岸。築砌以石。至于三陽門之南。首尾與舊城聯屬。計五百五十丈。高二丈。雉堞與焉。仍結四門以通水陸往來之道。於是城郭周密。民居其間。始有安枕之樂矣。是役也。判官趙汝端縣丞趙必乾實監督之。然始創至於圖成。多因居民水閣舊址。未免凹斜屈曲。端平丁酉。劉侯用行重新整砌。雉縣壁立。不復如前日之紊迓矣。　州之外城。及沿溪一帶城壁。歲久剝壞。權判照門歆領淳祐丙午。陳侯圭僦工葺理。環雉堞四千餘。而一新之。城樓之頹圮者。若登瀛。若三陽。若貢英。若和福。若湖平。若鳳嘯。一一更創。以至城北隅之新路。三陽門東西之二東衢。舊雖有門。而樓櫓闕然。今皆鼎建。扁其東曰閶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環相望。規模視昔尤勝。城之旁。草木屏翳。至是分隸營寨兵卒悉剗鋤之。保障為之屹然。是役也。糜金錢二千四百餘貫。三陽圖志元混一天下。至元戊寅。大兵破潮。迨至甲申。樞密使月的迷失散軍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太中帖里中復上司。復修東畔濱溪之城。謂之堤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為便焉。

教場

圖經志教場在城南門外西南。三陽志小教場在子城外之西偏。　大教場在舊熙春閣之側。舊教場高頹。陷四面空曠。春秋大閱。兵民喧雜。今修亭宇。築外垣。啟門鑰。軍律嚴整。自趙公沖多始。　推鋒軍教場在寨門之外。

營寨

三陽志州兵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鋪兵。曰土兵。禁兵四營。總而曰澄海。內有第六第七第十九第二十五指揮之別。合千有二百人。廂兵之名有四。曰清化。曰牢城。曰城面。曰作院。合為一營。計三百八十有四人。鋪兵無

別營。隨地散處。止百五十有三人。土兵之名有五。曰同巡。曰潮梅。曰小江。曰赤砂。曰缺樓岡。分為五營。計五百人。總而言之。二千一百三十有七人。州所以自備者。蓋如此。惟推鋒一軍。自四十年以前。蓋未之有。紹興初。寇掩至城下。是時承平日久。兵不素練。莫敢誰何。所幸土豪率民兵曰召募者相與守禦。閱月。廼卻。黎寇既滅。它寇蝟起。布滿山谷。為害益滋。潮梅循惠實均之。朝廷始命四統制兵。曰申。曰趙。曰單。曰韓者。控扼要害。蕩滌無餘。且慮後患之叵測也。乃留韓侯京一軍駐于循陽。隣郡各分若干人。以備不虞。遇有警急。參錯為用。前此者州有千二百人。繼復起發。僅存七百人。自後分戍不常。或五百。或三百。或止二百。迄無定數。統以一將。或二將。蓋精兵已韓之後。張侯寧繼之。猶治于循。張既罷。上命統制一員總于韶。餘州悉聽其節制。本州於屯駐人外。在循州諸軍且給其餉。既無慮於山寇。乾道三年。閩海寇暴作。剽略民居。漫不可蹤。太守傅公自修既激諭以利害。舊知光州熊飛者。特為缺樓岡巡檢。傅公命飛躬往開譬。賊留飛為質。遣偏裨五七人先詣公庭。受傅公所以約束者。閱數日。黨類八十人悉投戈棄舟。徒手而造郡治下。其故為農商者。公令復業。百不問。有迸卒之無歸者。請于朝。得旨刷水軍一寨。以收其衆。且撫且招。今百七十有六人。蒞以統轄一員。本路帥司是隸。海道有警。固可倚為用。而平居無事。尤賴控制之有術焉。　澄海第六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七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十九指揮元額等四百人。　澄海第二十五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清化指揮元額管一百八十人。　牢城指揮元額管一百二十人。　作院指揮元額管五十八人。　城面指揮元額管三十六人。　右禁兵廂兵七營。內城面作院為一營。三陽圖志淳熙丙午。陳侯圭重創。在城西之崇武坊。南北布列。兵共二十餘人。省鋪指揮。後與清化營接。巡轄司在其側。今遺址已為民居。軍額元管一百五十三人。　潮梅巡檢司。在光孝寺之側。近歸湯田元寨。軍額元管一百人。　同巡巡檢司在金山之陰。元寨在潭口。軍額元管一百人。　小江場巡檢寨。去城五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赤砂巡檢寨。取潮陽縣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缺樓岡巡檢寨。在揭陽縣之側。近歸赤岡新寨。軍額元管一百二十人。　推鋒寨。在州郭之北。軍額見管一百卅一人。　水軍寨。駐劄於潮州揭陽之軍福院側。軍額元管二百人。　海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潮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揭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郡國養兵以衛民。若毋存虛籍。毋給他役。訓練有素。緩急可倚為用。自林公嘌整達戒罷。每遇變日

親引廂禁兵閱習之。後趙公師旦益加教閱，具有常程，武備少修。繼是者常令精練，隨闕隨補，庶不虛耗養兵之費。三陽志以上營寨軍額今存廢

黃岡寨存。本州禁軍自春秋大閱之外，散在諸廳，分局執役，每遇日教，視為文具。寶慶丁亥，孫侯叔謹始至，請郡將於尺籍伍符，寄委不輕，倡率當自州家，始應寨座占名禁旅如宅庫、廣兵之屬，盡令赴教，戎裝一色，旗甲精明。又招刺驍勇之卒，令為一隊，教以擊刺長技，號帳前親兵，軍容為之改觀。農隙點集四隅民兵，部曲整肅，紀律嚴明，不擾而辦。　水軍寨舊駐劄於揭陽之寧福院側，嘉定間曾侯西上便民五事，乞移於鮀浦場，以扼海道之衝。然水軍填補多刑餘之人，面已涅矣，無復顧惜，向寨瀕於縣，猶有所憚。及遷鮀浦，旁若無人，主將專恣，容縱出海，幹端百出，將以防遏，反為民害。權軍呂興捻惡有違紀律，孫侯白于帥府，逐之，見議申請復舊。州之廂禁軍、推鋒軍各有營寨，歲久頹圮。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錢鼎創諸營外門，凡七牢城、清化作院及四澄海指揮是也。更造營之神堂，凡二第二第七指揮是也。軍房癸屋百間，易以瓦屋為巷者四，推鋒寨是也。以至清化之廂房，牢城推鋒之土牢，所以處罪隸者，一皆撤舊而新。自是營壘嚴肅，而兵卒無踰閑犯夜之虞，牢犴周緻，而囚徒無燥濕疫癘之患矣。

黃岡寨前此未有，業因汀贛梅寇張恩明卜蓋衛突饒源北溪湖潦等處，居民被害。淳祐壬寅，劉侯克遜請于朝，欲置寨屯兵其地，仍拘沒勢戶所占民田以贍軍。癸卯間，鄭侯良臣準朝旨相度地勢，移就黃岡，創立營寨，以同巡黃董其役，委理掾趙時昇括所占田七百一十五石一斗半，歲收租三千四十九貫七百八十七，官省以給養兵之費。李侯遇繼之，增益軍房，城砌以石，畢事於淳祐乙巳之夏。屯兵以百人為額，新招軍伍拾名，外伍拾名撥鮀浦水軍寨正額兵更番駐劄，兵卒月粮一石五斗，舊例和糴三分之一。陳侯圭憫其勞，爰盡數給之，一飽之餘，然後繩以紀律，寨門昔瞰道旁，易而內向，時其出入，不復貽害於民。三陽圖志元革命，制度一新，鎮守一路，設萬戶府及鎮撫千戶百戶，以統兵，有事則戰，無事則守。二年一遷，調蓋防其久則與寇馴熟也。然此邦荒遠，去大都萬里，軍官得人，則民間無搔擾之憂，不得人，則民被其害。如守城門，則往來負販者受禍；巡哨則鄉村閭井被苦；守橋，則船筏上下者有礙。軍之衣食既出於民，民之防衛必賴於軍，其可以衛民者，而殘民乎？在上者盡思所以懲之也。　萬戶府千戶鎮撫百戶衙，皆在于城之西，軍營列布焉。　軍額。　府牢方手潮陽縣方手六十名。　海陽縣方手六十名。　揭陽縣方手六十名。

錄事司方手十名。　各處巡檢司方手三十名。

橋道

三陽志由東以入廣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葦可航，雨積江漲，則波急而岸遠，老於操舟者且自愁，閱一日不能四五濟，來往者兩病之。由潮而南百三四十里間，聚沙彌望，四無人居，路入平岡，無寸陰可以少憩。凡道于潮惠間，以冒暑得疾者且半，加之驛傳無人，器皿不備，惟監司貴客至縣，乃檄里保辦之，它客不卹也。紹興二十九年間，參政林公宅將將漕入境，詢由廣之路，有司告曰：南自惠往，而西北由循梅，達道里荒遠。二路則同。林公乃進州之三邑長若尉而前之，諭以植木治道，傳新舍，且情語之以無為里保擾。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傳，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判官司，百役悉蠲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曩日之憂，已惟興梁之舉，未有慨然作意者。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汪乃造舟為梁八十有六，夔以接江之東西岸，且峙石洲于中，以繩其勢，張其址。凡三越月而就，名曰康濟橋。議者謂橋或可成，未有若是之神且速者。越三年，舟以雨壞，太守常公禕所以處此者，與曾公一縣出帑餘，為居民唱，乃令以損其制，以便操習。其舟數侈於前者十三，役畢，餘力猶裕，遂郵傑閣于西岸，以鎮江

濵，名曰仰韓，以韓文公遺蹟，實與是閣對也。東顧則鬧嶺橫陳，西望則刜江直瀉，南連滄海瀰漫，而莫觀津涯，北想中原，慷慨而益增懷抱。勢壓滕王閣，雄吞庾亮樓，屠牙共斗柄爭衡，砌玉與地軸接軫，樹木張四時之錦，屋廬環萬疊之鱗，溪流滉漾，以連空山色，回環而入座。登高寓目，足以豁羈客之愁，對景賦詩，庶幾動騷人之興，固一方之壯觀也。董是役者，軍事推官曾槱。　淳熙己亥，朱公江建登瀛門，左掖三，已亥疊石掖南門奇觀門之舊址，即仰韓閣也。閣以火毀，為門，增石洲二，與舊為三。累亭其上，東曰冰壺，西曰玉鑑，中曰小蓬萊。　庚子，攝郡王公工切復增一洲，距西岸數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無衝突浮梁之虞。　己酉，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為八，亘以堅木，覆以華屋，曰丁侯橋。紹興甲寅，沈公宗禹增石東岸，結亭於前，扁曰益秀，與登瀛門對峙。　慶元丙辰，陳公宏規益東岸之洲二，結架如丁侯橋而增廣之，曰濟川橋，更扁秀曰濟川亭，以止過客。亭之後曰見思庵。　戊午，林公宋衍濟川橋而東之，增以四洲，雄麗過於西橋，又撐潮界上道路，硯磧捐金砌石以便往來。　嘉泰癸亥冬，濟川橋火，為亭若庵，一夕俱燼。趙侯師旦亟興焉，俾承規增崇石洲，故址屋覆其上，磚甃其下，面橋為亭，名悉仍舊。大書題扁，侍郎陳公讜筆也。

開禧丙寅林侯會捿濟川橋之西增築石洲者五修其舊者一亦屢復而碑葺之扁曰小蓬萊自朱侯命名之舊。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復捿丁侯橋之東增築二石洲三陽圖志後屢經漲洪風覩之餘今屋俱弊端平初葉侯觀借式卑趙公善變始命判官趙汝為督工悉鳩而新之中扁王鑑與小蓬萊對仍闢二亭西北曰乘曜為祝聖放生之所西南曰主賓為禮賓餞之所郡人即登瀛州之左為堂繪二公而祠之初運判曾公守沈公康書始全徹謀築其一而未就侯乃克成之淳祐丙午陳侯圭修橋及舫。太平橋。在州治之前。去思橋。在子城之西壬戌歲趙侯諧始作石橋立是名浮橋舊以鐵纜絡定梅冠衝突倉卒錯纜為兵置以夢之縣隨成輙壞開慶己未林侯光世造新舟十四鐵纜七十丈從李巽而貫之遂可永久。西門橋。北門橋。新路橋。湖頭橋。新溪橋。南濠橋。甕門橋。徐西門南濠外自東外城後由步以板新溪今廢已上七石橋係在城。州城東抵大溪溪舊有橋橋之西扁曰丁侯東抵中石州橋之東扁曰濟川西直小蓬萊自乾道以來且築且增有燬有復東西為屋共四十間中流聯絡以二十四舟濟之時其操縱與波上下壬戌颶風之厄舟與亭屋俄頃而盡游侯義甫捐己俸合眾力一新之述之敘者

攺築材之靈者更新橋成極其壯觀林直院希逸記之。咸淳丁卯歲講年鄉滌增修所未備且捐舟楫之闕行者無履險之憂。三陽圖志至元戊寅此橋厄於兵火大德二年監郡太中帖里修造橋亭尋復為洪流所壞大德十年郡守少中常侯元德復砌石洲高三尺餘重修梁亭自捐圖本定三年判官買住易以石版僅成四間餘新補舊亭屋俱備忽一夜第一間石版自折天曆己巳五月三日郡人觀競渡第二間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十餘人至順壬申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人本路同知朝列大夫共惻然捐俸鳩合眾力盡換木梁添砌亭屋往來者遂無戰兢之恐失其餘小可橋梁津渡附列于左葉侯橋。三陽南門外城濠舊石橋也為通衢往來之衝慶元初陳侯宏規誤聽陰陽家者說鑿壕東達于溪未幾溪洪暴漲西衝于壕橋遂以壞沈侯杞既築塞故隄遂為之更創扁曰沈侯橋立石其旁然舊隄既鑿之後雖復填塞竟未全固加以城築之役就便取土隄益以薄端平乙未秋因巨漲奔突潰隄入壕橋復壞焉葉侯觀躬親相視既撤海陽宰常俊孫董役監督故隄復度工籌費捐緡為倡命寓公黃夢錫趙汝敵戶掾趙必𢘿提督更造橋成邦人德之遂榜今名刻石以于不朽。三陽圖志泰定丁卯判官買住再加修葺補亭其上揭舊榜曰見

忠敏伕何民先為記東路石橋道。潮自古瀛抵分水嶺以達漳州乃南北往來之要衝蹊逕硗确流斷絕舊橋砌以石者僅秋溪一思古亭一後增十有餘所大率規模苟就閱歷未幾頹仆繼之其路又多泥濘間或累砌累累小石纔過溫潦行者涉者病焉。淳祐丙午陳侯圭捐金市石倅私直儆工石而橋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餘丈惶惶往來無復畏涂病涉之患邦人余震為之記橋今列于左。思古亭橋。思古三里橋。黃金塘橋。平福橋。麻景橋。小江庵橋。林姜庵橋。陳塘橋。水磨頭橋。百丈埔橋。黃崗五里橋。竹林徑內大橋。竹林第二橋。三陽志州治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塔外疏兩渠中為官街歲月浸久塔之僅存者二居民遂侵官地以廣其廬溝瀆於堂奧之中通衢湫隘累政因循而莫革者百有餘年淳祐丙午陳侯圭欲復舊觀明示榜文諭以四害謂市肆挨擠易啓紛爭突煙衝越易至漏雨滲特至易生浸淫溝道不通易生疾癘意旨一孚民悚而信不旬浹閒而官街盡復於是捐公帑益己俸以時價市石以私直儆工撤舊砌新自太平橋至三陽門長五百單五丈八尺東抵西闊二丈四尺官溝在外街之兩傍石刻丈尺為誌砥道軒豁有中州之氣象焉邦人紀善甫為之記立石于宣

詔亭之左。三陽圖志丙子兵火街路無恙而石與亭無存矣

壇場

圖經志社稷壇。本府在城西門外海陽縣附三陽志社稷當風雨師附社稷之壝凡建邦國皆首立焉按舊圖志但云錯居廣法淨樂二寺之後僅附見焉城郭門非所以尊社稷也今奉而出之。州社稷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其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海陽縣社稷壇在城南舊韓廟之後。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句龍氏稷以后稷氏配牲用羊一豕一黑幣二。準令州縣長官到任親謁社稷點撿壇壝若春秋祈報非有故不得差官郡邑通祀以社稷為重風雷雨師次之其為農祈穀則一也郡之社稷壇實處城南廂三陽門外之西而風雷雨師壇舊各在郡一方壇惟丙土門壇闕然當其祀時蕞泥泥濘則寓于浮圖氏之舍李侯遇始合其壇而三立之風師置在社壇之東雷師雨師在稷壇之西二壇同一壝方位制度焉如令甲淳祐乙巳林侯壽公捐金增加修飾壇壘以石徑砌以甓有堂中峙有垣環列其外門扁曰州祀壇以示祟祀報本之意云三陽圖志本路舊社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大德六年肅政廉訪司備奉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內一

狄嶽鎮海瀆名山大川風師雨師雷師當祀之日須以本處正官齋潔行事有廢不奉祀不敬者從本道肅政廉訪司糾彈欽此大德八年總管府奉上司行下照得至元八年欽奉聖旨内一件該自古春秋二仲戊日祭社稷於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南郊立夏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欽此當年立社稷壇於舊地立風雷師壇於東雨師壇於西圖經志風雲雷雨山川壇本府在城南門外之南三陽志風師壇在西湖明既廟之右雷雨師壇在北廟指鋒寨之左三壇各一丈五尺高二尺五寸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此宋壇壝之制也圖經志無祀兆神壇 本府在城北門外海陽縣附

戶口

圖經志戶口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計六萬九十七戶二十一萬四千四百單四口永樂元年人戶八萬六百九十一戶人丁男婦二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口郡縣志唐開元戶一千八百 宋朝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寰宇記宋朝戶主客都共五千八百三十一 九域志主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 輿地要覽七萬五千九百單二戶 三陽志生齒之數蓋視時以為多寡創郡之初為戶一千一百九十口五千五百二十其時屬縣有五等而言之是一縣僅有二百四十戶當時民物固可知已隋之去晉止二百載間乃有二千六百有六戶較之往昔幾於倍數唐杜佑作通典載潮陽郡戶有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韓愈請置鄉校牒亦曰此州戶有萬餘逮歐陽修作唐書誌乃云戶有四千四百二十口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五且損於杜佑韓愈之所紀何哉宋朝開寶初有戶三萬餘逮元豐間九域志成主客戶計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比於唐時七倍其數比歲以來總稅客戶與客戶言之以戶計者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計者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較之於古不啻百倍自今已往不其愈盛哉 本州三縣主客戶總一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三戶總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口 三陽圖志元滅宋平潮以前亂離瘼矣數萬生靈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盜賊或轉徙他方至元二十七年 朝廷籍江南戶口方見其數比年以來民稍生聚戶口日蕃矣 本路三縣一司民戶總七萬七十戶 南人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三戶 北人一百五十四戶 錄事司總三千三百五十八戶

田賦

圖經志田糧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官民僧道學院沒官等項田地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頃四十六畝六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五微八塵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六升四合八抄九撮五粟七微八塵六埃 官田地六十三頃六十一畝三分六釐三毫一絲六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八百六十一石三斗二升三合一勺四抄八撮三圭四粟五微 民篭田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頃四十三畝一釐七毫一絲二忽六微四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三斗三升五合五勺九抄一撮二圭四粟一微三塵一埃 僧道田二百六十八頃七十八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五忽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二百六十八石四升九合七勺五抄八撮七圭七粟五微 學院田一百一十三頃三十四畝七分五釐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一百四十三石九斗一升二合九抄二撮 沒官田二十七頃二十八畝七分二釐三毫二絲一忽二微三塵三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壹千四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四勺九抄八撮六圭九粟六微五塵五埃 夏稅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青黃麻參豆芝麻綿花藍靛等地二百九十五頃二十七畝八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微 青麻地一十三頃三十三畝一分一釐一毫六絲九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千三百三十三斤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四毫 黃麻地一百四十四頃二十畝二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萬四千四百二十斤三兩七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 烏豆地四十三頃六十五畝四分五釐二毫四絲一忽每畝科正豆三升計正耗腳豆一百五十四石一斗四升四合一勺二抄四撮五圭九粟七微一塵 小麥地四十一頃五十七畝四分六釐八毫七絲六忽每畝科正麥三升計正耗腳麥一百四十六石八斗二勺二抄一撮九圭一粟五微六塵 綿花地三十四頃三十六畝四分五釐七毫七絲五微每畝科綿花八兩計綿花一千七百一十八斤三兩六錢六分一釐六毫四絲 芝麻地一十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七毫每畝科正麻二升計正耗腳麻三十八石九斗四升五勺三撮五圭八粟 藍靛地一頃六十畝八分六釐九毫每畝科靛青八兩計靛青八十斤六兩九錢五分二釐 畦桑本府海陽等四縣畦桑地五頃六畝三分五釐每畝栽桑四十株計桑二萬二百五十四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五頃九十畝一分一釐四毫 夏稅小麥三千八百一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七勺

綠二十七斤。一十一兩七錢二分八釐。　鹽鈔一斤五兩三錢六分。
米六十九石。七斗七升四合二勺。　秋糧米一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五
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三陽圖志　什一取民古之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
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之後。隋錢閒架之類。往往病民。下逮五代之季。賦
役無名。民愈告病。元一區宇。以寬民力爲第一義。凡前代無名之賦。一切
蠲除。惟種田納地稅。買賣納商稅。商稅三十取一。魚鹽舶貨之征。隨土所
有。本州自歸附以來。客戶亦納丁米。每戶二斗五升。今亦蠲免。爲客戶者
何其幸歟。此見聖朝賦役之輕。愛民之至。遠過於古矣　本州三縣一司。
　糧米總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石。五升四合。　録事司。糧米七百五十
五石。九斗八升二合二勺。　賦稅。州之賦稅。產戶曰苗米。曰產錢。曰二科
役錢。曰七等鹽錢。白丁則折米丁錢而已。初。丁米之數。於產戶差重。黃公
定斌從今額。丁錢之重。公亦方議寬削。以召命遷矣。鹽之舊賦輕甚。城市
鄉邑居民量行均買。未有抑配之擾。淳熙間李提舉燮二廣鹽莢。本州鹽
課始增。乃從主客丁口科級。紹熙間趙提舉復請減鹽額。隨產高下。作七
等均敷。閩地瘠墓產僅一丈。數鹽與田產五十文者等。白丁免而小產下
戶益困。慶元四年。太守林公嵘。於是撙節贏餘。以代第七等之賦。沈公杞

趙公汝謐趙公師岩相繼代輸。推此心以往。凡可以寬民力者。次第施行矣。
若場務之征。厥有常額。并列于左。　本州全年總催三縣產役丁鹽錢稅
米。　七處場務。　州稅務錢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六貫。六百九十九文省。
　潮陽稅務錢四千七百九十七貫。二百七十一文省。　揭陽稅務錢四
千三十八貫。七百八十四文省。嘉定癸酉。因邦人有請。貴侯自求列于朝
得旨省罷。蓋揭乃州之小邑。相距數十里間。縣務與圖灣鎮。舵浦場鼎廛
縣務稅錢。大槩取辦於產戶田租之食餘。自省罷後。邦人至今便之。特孫
侯叔謹初尉邑實贊成其事。　圖灣鎮錢四千六百二十八貫。六百八十
七文省。　舵浦場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八百二十九文省。　小江場錢
一千五百一十七貫。八百文省。　漳口場錢八百五十貫。五百六十二文
省。　竹木場元係抽摘無定額。　本州白丁乃無產業之民。輪充甲頭責
之催科。仍買錢鹽。間有逃亡。復勒代納。民甚苦之。獨力之戶。貧富隨時高
下。州縣凡有科需。只憑舊籍追擾趣辦。既非常賦。又非寀名。剝民尤慘。慶
元間林侯㟽復奏朝廷悉與除罷。至今民受實惠。　白丁舊納錢數一千
足。折米價直初科三千五百足。民甚病之。嘉泰間大師廖公德明數奏朝
廷。納丁只用五百五十。折米只用二千八百。悉從所請。至今民以爲便。

七等之賦。救及貧民下戶。每歲所納。殊以爲艱。慶元間林侯㟽始爲代輸。
嗣是一二政沿例而行。厥後無有繼之者。紹定己丑。孫侯叔謹撙節歲計
之羸。總一萬一千七百有餘緡。代納三縣第六等鹽役貧民下戶均沐實
惠。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本州三縣催科。按舊例隨鄉分居民充保
長。以其熟識人煙聚落去處。易趣辦。在城小產元不曾差充。自海陽張
宰輕變舊例。行之未幾。民被其害。端正初士民列詞聞于邑宰常君俊孫
隨照舊例。特與蠲免。繼聞于州。已禁止縣胥以杜來者之紛。更復有照本
縣已行之判。仍榜示通衢。揭爲定式。是歲穀直五六十文。或者以爲德歟
之應云。黃夢錫記之。見古瀛丙集。　本州三縣諸保人戶。白丁錢。慶元以
前。縣責之甲頭催納。自林侯㟽奏請除罷。只令戶給由子。聽其自納。始者
縣吏散由。厥後以由寄保長分俵。由付其手。則摑業其身矣。非獨責令代
償。又且誅求不一。曰領單。曰照顧。曰把限。曰比呈。曰監納。曰驅磨。曰對鈔。
曰申足。非錢無以行之。以保長之微產。所陪納者凡幾丁。一經執役。立致
破蕩。淳祐二年。運帥方公太琮因民陳訴。牒州照奏請　指揮。聽民自納。
不許差保長催丁。罪政遵行。至今民以爲便焉。　本縣城內四廂居民舊
有身丁錢。前此官吏只憑丁籍取辦。然市井小民。遷徙不常。無由追納。其

間又有老病而不爲銷去者。有物故而科及妻子者。公私交病焉。　淳祐
癸卯。鄭侯良臣始編排在城白丁計七千七百單三戶。盡爲銷豁。申聞于
朝。得旨如章。人給公據。子孫永勿科。父老刻石頌德。邦人藍震龍爲之記。
　本州三縣小產最爲貧窶。畝地不出尋丈。歲入不過升斗。而輸爲官者
二稅產米鹽役等錢。靡費與中戶同。其間僻居山海。不能達縣者。有鄉司
攬戶私領不納之弊。親來投納者。復有祠候往返之費。既納之後。吏緣爲
姦。對鈔銷簿。色色有錢。由是下民轉爲貧民。陳侯圭軫念民瘼。盡刷三縣
產數。自一文至五十文。小產計二萬六千八百五十餘戶。節郡帑指己俸
爲錢七千八百貫。官省代納。以上小戶七年。八年夏稅產錢。遍榜給鈔與
民收照。三邑二萬餘戶。可以少紓而無流離轉徙之憂。漕臺嘉其恩愛。板
榜本州。仍備牒風屬諸郡。以侯之德政爲列城勸。　本州三縣潮陽當孔
道。舊例無丁鹽寬剩。揭邑有之。其數尤少。惟海陽歲解六千貫省。淳祐三
年。秘監李侯邁從縣中各免。

稅課

圖經志酒醋雜課附。洪武十年分稅數。本府稅課司。局歲辦商稅錢鈔歷
銅等項。折計鈔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一貫。六百九十二文。　稅課司歲辦

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三貫四百文。本府海陽等四縣。歲辦酒醋等項課總計實鈔二千三百四十九貫六百三十四文。永樂元年。實徵各色課程鈔一萬九百四錠。三貫七百八十八文。商稅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三錠。三貫一百七十文。額辦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二錠。三貫一百七十文。增羨課鈔一錠。酒醋課鈔四百三錠。四貫五百二十文。茶課鈔一十二錠。四貫七百八文。窰冶課鈔一百錠。六百八十四文。房地賃鈔九十二錠。八百九十三文。比附魚課鈔七十一錠。四貫八百一十三文。廢銅二百二十八斤一十二兩。米七千六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六合七勺三抄。茶課米三石二斗一升四合五勺。魚課米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二斗一升二合二勺三抄。本府稅課司實徵商稅課程鈔銅。鈔四千一百九十一錠。二百二十文。廢銅一百二十斤。鹽課（鹽場附）本府地面鹽場凡三所。（各有來從來引）總計額辦鹽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引。三百一十斤一十四兩。小江場（在揭陽縣紀浦村）百夫長六員。額辦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洪武九年。三分中推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六千四百六十三引。二百八十五斤一十兩。招收場（在潮陽縣沙浦都）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

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洪武九年。三分中推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七百一十四引。五十七斤五兩六錢。隆井場（在潮陽縣舒郭都）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六百六十七引。洪武九年。三分中推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三百七十八引。三陽圖志。天一生水。潤下作鹹。瀕海居民。煑波出素而成鹽。蓋鹽為肴食之將也。用虞書鹽貢之法。行周官鹽人之職。設則其由來尚矣。然十一之稅。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強。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推責。遂以為常。潮之為郡。海瀕廣斥。俗富魚鹽。宋設鹽場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鈔以助亭戶。立管勾職以督課程。鹽之為利。既可以給民食。而又可以供國用矣。小江場。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招收場。歲辦歲二千八十六引。隆井場。歲辦鹽一千六百八十六引。本路三縣一司。歲散民鹽總八千四百八十六引。每引正鈔三錢。羅腳鈔一兩六錢四分。總辦課鈔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六錠。一十七兩四錢。錄事司。歲散鹽四百二十八引。課鈔一千二百九十八錠。一兩九錢二分。洲州戶計司。歲散鹽八十引。課鈔二百四十二錠。三十一兩二分。商酒課自龍斷罔市利。而商征筆始。漢入推酒酤。而酒稅遂行。買賣者納商稅。沽釀者納酒稅。古今國用不可廢也。聖朝推稅如舊。而嘗加優恤之意焉。本路三縣一司。歲辦酒課鈔總二千二百二十二錠。一十八兩九分六釐六毫。在城務歲辦課鈔六百五十七錠。單三兩五錢六分。

茶課。自大禹別九州之產以作貢。而未嘗貢茶。下逮漢魏晉梁皆不及此。至李唐時。如趙贊淓王播王涯之徒。如創推茶之制。宋朝又有推務交引三分三說之法。而茶之賦始繁矣。產茶之地出稅。固宜無茶之地何緣納稅。潮之為郡。無採茶之戶。無販茶之商。其課鈔每貫於辦鹽主首而代納焉。有司者萬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本路三縣一司。歲辦茶課鈔一百八十九錠。二十六兩二錢八分。錄事司。歲辦茶課鈔二十一錠四十九兩七錢九分

土產

圖經志。土產。凡有土則有產。特精粗多寡不同耳。本府之所產。如花菓竹木之類。畧而不紀。其間所有藥物。具載如左。貫衆。川山甲。蜂蜜。石决明。蓮荻木。甲香。天茄。胡芥。交齊花。爵金草。枸杞。鱉甲。蛇床子。紫梢花。澤蘭。甘菊。骨碎補。天門冬。蒼耳。山藥。木賊草。何首烏。淡竹。烏藥。苦參。香附子。生地黃。商陸。續隨子。山茨菰。白扁豆。

旋伏花。牽牛子。天南星。地骨皮。蔓荊子。夏枯草。車前子。石菖蒲。楮實子。括蔞根。金櫻子。木饅頭。橘皮乾。海螺蛸。史君子。金毛狗脊。木通。郡縣志。蕉布。（育）鮫魚皮。（育）寰宇記。水馬。海桐皮。千金釣藥。煑海為鹽。稻得再熟。蠶亦五收。五子樹。郡國志云。潮陽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核。治金瘡及霍亂。三陽志。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再熟。其熟於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穩禾類。是赤糙米。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杭與秫。即一熟。非膏腴地不可種。獨糙赤米為不擇。秋成之後。為圃若田半植大小麥。踰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菽。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若夫果實之生。不能以數計。其可品者若楊梅。若枇杷。以春熟。若茘枝。若蓮房。以夏熟。秋則龍目。冬則黃柑。雜於春夏間者曰梅。曰李。於秋冬間者曰棃。曰橑歷。四時而常有者曰蕉。曰甘蔗。間見時有而不可以常者曰波羅密。昔無而今有者曰蒲萄。曰木瓜。以至竹之種類。曰筀竹。曰單竹。可於屋宇用。曰慈竹。曰紫竹。可於庭館。植木之種類。曰梓。曰桂。可以備器用。曰楠。曰樟。可以架屋室。曰離。曰杉。曰榕。曰綿。可以閱千百載不壞。花不勝其異品也。其香與色俱者曰梅。曰蘭。曰茉莉。曰素馨。曰酴醾。曰木犀。曰鷹爪。曰含笑。曰勝

春香不逹其色者曰海棠曰山茶曰牢心實相曰玉龍鬚曰錦綉堆曰玉
肴曰御帶其他藥物之盛於治病者難於品第姑雜誌其略云 仙茅
鹿茸 鹿角 紫檀香 海馬 黃蠟 紫金藤 班猫
黃連 半夏 山藥 草荳蔻 山羊角 草麻子 熊膽
草撥 大戟 茱萸 芥 蘆菔 青藍 茼蒿
莙薘 波稜 萵苣 苦蕒 芹菜 韭 葉菜
苦筍 香蕈 石髮 紫薑 此特其常啖者餘不能盡錄至
於海錯如鱟魚蠔山章擧頗狂人韓公南食所詠與夫車螯毛屋河豚魁
蝦香螺赤蟹之屬皆味之美者其他名類不一難以悉載。元一統志鹽
小江場在海陽縣蘇灣保所轄龍眼砂栅南洩東西二栅大埕栅大港栅
二面埕栅招林栅官冨栅白砂路石頭栅貴閂前栅丈領揭陽縣蓮居亭
夾七栅 隆井場在潮陽縣東南五里所轄古埕栅平湖栅石下栅惠來
栅神億栅 招收場在潮陽縣北二十里所轄大栅洋背栅鷄閂栅青嶼
栅上浦栅 鐵 糖 大參 各 栗 豆 麻布 蓮 蕉 榧 桃
李 柿 橘 柚 瓜 梨 茉莉 薔薇 素馨 蔥 蟹 車螯
牡蠣 已上諸縣並出 荔枝 有亭在郡治後金山 魚 韓文公詩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地產鮫魚皮 鱟魚 諸縣有韓文公詩云鱟
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蛤 韓文公詩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 蠔
韓文公詩蠔相粘爲山百十各自生 章擧馬甲柱韓文公詩章擧馬甲
柱鬭以怪自呈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

土貢

三陽志土貢綱運附 自晉義熙創郡以來土貢不記至唐乃有蕉鮫革甲
香蚺蛇膽鼊石井銀石水馬等物本朝削去其餘惟歲貢蕉布五疋甲香
一斤鮫魚皮一張近歲復罷其餘惟蕉布仍舊外有天申節進奉銀大禮
年分銀雖曰去其無用增其有貴者然銀價錢每歲半撥於轉運司其不
妄取於民蓋如此前此州縣奉行失責乃白科民戶以足其數既不支與
本錢其交收糜費且半於正數乾道六年閒守臣曾公汪一切罷去止郡
融本州歲計錢徑行買發三縣民戶莫知歲貢之有銀也其它若鄂州大
軍助賞銀運司雖歲撥本錢若較諸市直三之一爾舊來科輸蓋混於天
申節銀數內以產錢高下爲兩數曾公亦以官錢代輸而大軍馬料穀歲
營輸之民者一以是處之雖承以來若宋公敦書常公禕一循其舊不復
民戶獲常公之初後准運司行下謂天申節銀係臣子奉上之物向所謂
價錢已不復給常公固曰奉上之物臣職當然也既不復上司請亦不復
斯民費歲貢猶故焉聖節進奉銀二百兩赴行在藏西庫交納大禮年
分進奉銀四百兩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助賞銀遞年起發三千二百一
十八兩四錢二分四釐赴鄂州大軍庫交納上供全年起發銀二千九百
單四兩七錢五分赴行在藏庫鄂州大軍庫交納 鈔鹽 本州均賣鹽
三千單六籮內二千單四籮係三縣隨產作七等均賣又一年單二籮坊
賣坊市公吏口食及州統務鹽籮賣銀分作三綱解發赴提擧司交納
第一綱正鈔銀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係六月發附發
坊市等銀七百六十兩二錢二分 第二綱正鈔銀七百九十兩九錢六
分係九月發又附發坊市銀四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 第三綱頭剏增
計加饒猶留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係次年正月內發附發坊市銀
二百八十一兩一錢 常平窠名綱運 坊場河渡錢二千一百一十八
貫六百二十八文省貫銀五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 官戶不減半
役錢一千五百單九貫八百三十八文省貫銀四百一十五兩二錢一分
新舊贓下吏人食錢一百四十七貫七百文省貫銀四十兩六錢一分
八釐三項錢貫銀分上下半年發赴行在左藏庫及湖廣總領所交納

吏祿錢三千五百七十六貫二十一文省貫銀九百八十三兩四錢一分
分上下半年起發赴提擧司文納 錫本錢一千八百貫文省貫銀四百
九十五兩起發赴韶州通判廳交納 經總制錢通判廳每年分作四季
起發行在淮西江鄂等處綱總計銀二萬八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
春季銀五千七百五十五兩二錢二分 夏季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
一錢八分 秋季銀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 冬季銀六千七十
九兩二錢八分 右諸色綱運令附載于此

官制

國朝置圖經志潮州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
員 照磨所照磨檢校各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儒學教授一員
訓導四員 永豐倉大使副使各一員 稅課司大使副使各一員 僧
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 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各一員 陰陽學正術
一員 醫學正科一員 廣豐庫大使一員 潮州衛指揮司指揮使 同
知 僉事 經歷司經歷 知事 鎮撫司鎮撫 左右中前後五千戶
所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公署

圖經志州治形勝　州治基于金山之麓韓山峙其東西湖山屹其西金山盤踞于其後山其上有石門巔有石傑立不群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曰初陽頂傍有石奇而秀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曰西暉巖之下叢石恠峭雜於篁篠曰隱石有洞曰仙遊臺曰鳳臺蓋是州之勝槩皆萃于金山舊曰金城者以是山祖於金氏也城之東有溪其水自循梅汀贛而下曰鰐渚者以韓公驅鰐於此而得名也蓋潮之為郡實與閩越江西接壤處廣地之極東界自唐韓子謫居於此其名由是而益重豈非地因人而勝也歟三陽志州治　郡左有溪北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鴨湖按圖經所載曰古郡治基址頹毀漫不可考惟居民揮鋤者時得瓦㼜百千數於雜壤間其制異今或以為古署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或郡治之故存鴨湖或未可必若曰韓公嘗治焉則大不然者今郡西有李公亭始於唐貞元之十三年其亭記亦是年作也因曰亭為觀稼之地在郡西陽今亭廢已久惟故址與記尚在鴨湖視之亦處於西然謂之西陽則為今之郡治形勢合矣韓公刺潮元和十四年也其去貞元二十有一載則韓公之時郡治已遷于今矣謹按今之郡治實基于金山之麓其狀若屏之隱起州子城環是山而基之州治之前手詔頒春二亭在焉自南門入次則鼓門門之西理院在焉次則儀門翼以廊廡甲仗二庫東西對峙庫之西省庫在焉設廳峙其中城東西門自廳之兩腋以出州院舊倅廳居其東米鹽二倉閱武堂居其西幕掾法曹諸廨列其後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宣美今名平理北曰清心燕寢之室實附之益東而南向有堂曰明遠後更為思韓為文公設也由堂之東循城以上有亭曰疊翠其亭額陳文惠公筆也循亭而北有亭曰獨遊文惠倅郡之日實名之復記之二亭相去咫尺舉目轉盼至有景物今獨遊已廢疊翠屹立於其前由是而往則金山諸境間見層出蓋前後應接之不暇者初金山雖處郡治後其勝槩久秘而不露大中祥符之五年王侯濆始命前闢由石門東上躋于山頂有石傑立不郡題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題曰初陽頂傍有石頎而秀題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暉巖之下聚石詭怪與篁篠雜題曰隱石石側有洞可以遊仙題曰仙遊有臺可以集鳳且州為鳳山之舊也題曰鳳臺其存於今者蓋如是外此者若蒻枝鳳凰亭之類名存而實亡者悉自王侯始歲久諸題蕪沒至者惟今之凝遠就日二亭是賓凝遠亭故見遠也而于城郭就日亭故初陽也而于溪山二亭起廢於

翁侯子禮之手淳熙改元常侯偉始至採幽發藏悉命掃滌就日亭陰又有一覽亭者江流回洑于前後亦翁侯之舊也亭圯日久亦復新之凡故亭具在者畢加葺治實為州治後圃以今視昔氣象益不侔矣若夫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㳂溪而出曰鰐渚以韓公驅鰐之舊曰揭陽蓋有取於古曰潮陽又郡之通稱而潮之軍事則治於海陽焉　設廳正直儀門景定癸亥郡守游侯義甫重建　治事廳右設廳之右郡守曾侯天麟建陳侯炤重修　清心堂在治事廳之後游侯義甫重建輿地紀勝清心堂在州治萬卷堂在清心之側輿地紀勝萬卷堂在州治東　思韓堂在萬卷堂之東紹定初孫侯叔謹重建直院陳常伯貴誼記之後有亭曰仰斗刻韓公像於其中刻韓公及諸賢墨跡於兩廡莆田王邁為之記　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光世再即舊地撤而新之為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　郡圃接宅堂之後黃侯定創堂其中扁曰熙春前值兩亭歲久皆廢殿講年卿以堂宇將壓重修　瀛州別墅在熙春之前　歲寒堂在郡圃之後創始於沈侯宗禹重建于游侯義甫而金山岩石之勝真奇觀也　浮香亭在歲寒堂之前亦游侯義甫重建　疊翠亭陳文惠公所名沈侯埴建江山之勝盡在目前　鳳山樓在疊翠亭之北舊名鳳栖葉侯觀重建易以今名　明秀亭在鳳山樓之北其後為月臺　回瀾堂跨金山之東得要臨清二亭交峙其下真得江山之要俱游侯義甫重建　一覽亭在金山之巔亦游侯義甫重建　披雲亭在金山之麓葉侯觀所建與戴星東西相映游侯義甫重修　古瀛洞天在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為流觴左右二亭曰欵涼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亭榭之廢者凡八處今列于左　梅花院輿地紀勝梅花院在倅廳取陳文惠梅花廳院竹青青之句以名　三陽志文惠公初　淨亥　俯揖　東皐　清嘯　植節　疑曦　浮碧　僉廳在公廳之右紹定初孫侯叔謹更創歲久頹壞咸淳丙寅殿講農卿年侯潔重建　軍資庫在設廳之右傾頹欲壓年卿潔鼎新廳屋門廡重修諸庫規摸壯觀視昔有加　公使庫在公廳之左年卿潔重修　酒庫在公廳之東年卿潔重建　都倉在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年卿潔重修　當直司在僉廳之右使院在僉廳之左皆年卿潔重修　設廚在公廳之左年卿潔重修　通判廳在設廳西乃閱武堂故址淳熙庚子王倅正功創之淳祐乙巳趙倅善䏌更造　風月堂在廳事之東　判衆堂在廳事之西

登金堂在宅堂之東。文惠堂在後圃。創於趙君善㦤後增祠昌黎濂溪歲久頹圮。景定壬戌通判程應斗重建。以韓周二先生各有專祠。而賢良許公中嘗從文惠游揭溪。廖公德明嘗倅此州。故並祠焉。前爲堂扁曰梅竹舊遊。拙窩在文惠堂之下。舊名遠碧。廖公德明更今名。朱文公書扁。并濂溪拙賦刻諸岩石間左右。多前賢磨崖亦程倅重建。判官廳在子城之西偏。嘉泰壬戌判官曹愈創。始歲久頹圮不復可居。咸淳丙寅判官方元吉鼎建郡侯殿講年鄉游賓相其成。推官廳在子城外之西。中廢爲郵傳。景定甲子推官劉用相請于郡。以鳳儀驛舊地重建。戶部徐明叔爲記。錄參廳在設廳之左上。兩參風居是官者往往慨舍以處。咸淳丙寅錄參陳休慨然以興廢爲請。殿講年鄉捐金錢撥木植俾之重建。司理廳在鈸樓之西。獄舍傾倒幾半。咸淳丙寅殿講年鄉撥錢俾理掾黃中重修建。司戶廳在登瀛門之左。司法廳在子城西門之外。三陽圖志已上路事衙今大與廢海陽縣在製錦坊內。三陽圖志今之澄清坊丞廳居左。簿廳居右。尉廳在開元寺之後。三陽圖志永簿尉廳今皆廢潮陽縣在新鄉內。丞廳在縣郭內之北。簿廳在縣郭內之東。尉廳在縣郭內之西。揭陽縣在永寧鄉之第一都。丞廳在縣之西。簿廳在縣之東。尉廳

在縣之南。嘉定壬申孫侯叔謹調尉于此。始立題名壁記。又闢地築堂于廨舍之側。扁以繹志。教閱諸簪纓者以傳。舍視之漫弗葺治。併與廨宇俱成荒墟。越十有四年。孫侯來守是邦。復捐金鼎創。邦人黃夢錫爲之記。見古瀛丙集。以上曹職廳舊在子城內者。後既遷故復與諸官廨附載於此海陽縣主簿廳舊無丙廡。吏舍陳侯圭爲之創。海陽縣尉廳蕪廢不治。幾二十年。僅存故址。更數政慨屋浮寓。淳祐丙午陳侯圭撥木植捐金錢二十七萬四千有奇。因故址鼎創一新。自是無官民雜處之弊。都稅務在州學之東。歲久欲壓。咸淳丁卯權務王進勇宗達請于郡侯殿講年鄉。以所得贅錢重新修建。今遷于大街就長坊南。廨宇。潮之廨宇兵燹後墟矣。至元二十一年。樞使月的迷失來潮分㨂。郡守丁侯聚募役剪荊棘。芟瓦礫。始創官廨三座儀門兩廊。後累政續葺補。後曰清心。中曰忠愛。忠慎范梓爲之記。至順辛未同知怡都刊公榮後新粉飾。視昔有加焉。經歷司廳三座。在府廳事之左。扁曰衛政。憲幕范梓爲記。架閣庫在焉。司獄廳二座。在經歷司之東南。獄房在本司之前左。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廣盈庫一所。在儀門之前左。鼓角樓一座五間。在子城之南門。錄事司衙在太平橋之右。廉訪司分司在道愛坊內。今改爲澄清坊海陽縣衙在廉訪分司之右。惠民藥局在大街榕桂坊之南。平準鈔庫在大街星郎坊之南。潮陽揭陽縣衙在舊處。圖經志潮州衛指揮司在金山之麓子城之內。係元潮總管府舊廨鎮撫司在衛前鼓角樓門外之東千戶所。潮州府舊在金山之麓今移五百德坊之大街提刑按察分司。本府在衛東澄清坊前三陽驛舊址司獄司在舊澄清坊前海陽縣舊址巡檢司計一十四處俱隸附海陽縣管四處。潮陽縣管四處。揭陽縣管三處。程鄉縣管三處。倉庫司局。本府永豐倉在潮州衛儀門西本府廣盈庫在潮州衛儀門東行用庫在大街西名賢坊南稅課司在大街西甘露坊南本府惠民藥局在大街內榕桂坊南館驛計十二處遞運所附本府鳳城馬驛在府治西馬五匹驢三匹。鳳城水驛在北門外上葑船五隻。東往漳州府漳浦縣界館驛一所。黃岡驛係海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南往惠州府海豐縣界館驛四所。桃山驛係揭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靈山驛。武寧驛。北山驛以上三驛係潮陽縣管每驛馬五匹驢三匹。西北往惠州府興寧縣界館驛五所。産溪驛。三河驛以上二驛俱海陽縣管每驛船五隻。松口驛。程江驛。攬潭驛以上三驛係程鄉縣管每驛船五隻。輿地紀

勝西津驛元和志云在州西豐亭縣元和志云在海陽縣近海百姓貴海水爲鹽遠近取給圖經志本府遞運所計四所鋪舍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本府東抵漳州府漳浦縣界由城東門海陽官路往鋪舍計一十五所。府前鋪。思古鋪。白雲鋪。平福鋪。陳街鋪。鹿景鋪。白沙鋪。小江鋪。環山鋪。九嵆鋪。林美鋪。浮山鋪。鶴袖鋪。黃岡鋪。竹林鋪以上一十五鋪係海陽縣管南抵惠州府海豐縣界由揭陽潮陽二縣官路往鋪舍計三十三所。英塘鋪。迴野鋪以上二鋪係海陽縣管鳳翥鋪。登崗鋪。漁湖鋪。官溪鋪。縣前鋪。桃山鋪以上六鋪係揭陽縣管水頭鋪。廠頭鋪。門闢鋪。𧗟景鋪。海田鋪。桑田鋪。華陽鋪。縣前鋪。深浦鋪。梅花鋪。和平鋪。盧崗鋪。成田鋪。華寮鋪。芧港鋪。芧洋鋪。黃崗鋪。山內鋪。武寧鋪。俓口鋪。新俓鋪。茶市鋪。新市鋪。祿昌鋪。北山鋪以上二十五鋪係潮陽縣管西北抵惠州府興寧縣界由程鄉縣官路往鋪舍計二十二所。北津鋪。缽盂鋪。曲灣鋪。柘溪鋪。九河鋪。磨坑鋪。長灘鋪。射箭鋪。湯田鋪。鵬鵠鋪。陽田鋪以上一十一所鋪係海陽縣管竹頭鋪。俓心鋪。黃土鋪。茶桑鋪。白沙鋪。羅田鋪。羅衣

鋪。砍石鋪。縣前鋪。周塘鋪。南口鋪。以上一十一鋪係程鄉縣管。

三陽志鋪驛。州當閩廣孔道，車蓋憧憧，殆無虛日。侯館郵亭，從昔有之。惟郡將送迎，使軺迎按，貴官經由，始加修葺，然大率支撐塗飾，以苟目前。供需貴辦於正長，擾亦甚焉。自運使林公安宅新傳舍，太守傅公自修繕賓館，凡過客使之，更閱歲月，頹陋如故。紹熙壬子，運使黃公掄始以遷庵規摹檄郡營創，張公用成建三庵於潮陽之黃崗，新還北山，榜曰光華館。賓客舍，僕馬具，庖湢、床榻、薦席、器皿、薪芻之需，無一不備，簿遞而至，如適其家。守以僧，給以田，環以民居，爲慮遠矣。間有汙敗室廬，摩毀器用，暴橫難禁者，僧得以經聞于官而爲之懲治。僕卒往往知懼，故庵迄今猶始剏也。自是潮惠之間，庵驛相望。慶元己未，林公嵘新鋪驛而爲庵者凡七，措置便利，視光華無以異。因漳而潮，東馳南騖，惟適所安。然城郭近地，宦轍輻湊，雖有館驛，猶病無所容。嘉泰甲子，趙公師岌吏創濟川亭，越明年，復建來賢驛。來賢古驛也，歲久復廢。景定乙丑，游侯義肅建潮陽驛，高明雅潔，凡使者按部，郡將到罷，皆居焉。又修舊推官廳爲來賢驛，而游宦入南者，皆有可栖止之地矣。凡鋪驛則列于左。

潮陽驛在大街之西，游侯買地創建。行衙在子城州門之左。鳳嘯驛在大街之西，林侯壽公重建，特來賢已廢，遂移其扁於斯焉。歲久廢，游侯義肅以其地俾劉同祖建推官廳，而以舊推官廳爲來賢驛也。濟川庵在浮橋之東，寶祐甲寅郡侯陳鄉煒鼎建，規模視昔有加焉。南州奇觀在登瀛門之右，今廢。來賢驛在少微坊，歲久不存。淳祐丁未陳侯圭即故地而立新館焉。又於南州奇觀廢址別築一館，而東西行者各得其所。盍簪亭在城南昌黎廟之故址，沈公杞建以爲迎送之所，丙寅重建。右在城亭驛。

蠶桿鋪孫侯叔謹移近民居，鼎創新庵，名以平福。米至廣十五里有亭曰思古。鹿景庵去州三十五里，曾侯垂建。小江驛今爲庵，曾侯垂重建，紹定己丑大帥方公深增修。九瀧庵去小江十里，曾侯垂建。林姜亭在浮岡，方帥建。黃岡驛今爲庵，方帥重修。竹林鋪今爲庵，孫侯叔謹重創，方帥捐金爲助。分水嶺亭，方帥建，傍有小庵。右東路庵驛。

冷水鋪。北洋鋪。竹崗鋪三十里。黃湖鋪。散湖鋪。春光鋪。蕉坑鋪。横坑鋪三十五里過度牛嶺。湯田鋪十五里。右西路鋪。

馬洋新寮大帥方公深建。迴野鋪今爲庵，方帥重建。桃山驛今爲庵，方帥重修。門闢鋪今爲庵。鹿景門新亭，方帥建，傍有小庵。桑田驛今爲庵。通潮驛。撫寧驛今名鎮寧，十五里。光華中庵十三里。飛來驛四十里。光華下庵十里。右南路庵驛。

北路山徑崎嶇，便於舟行，並無鋪驛。已上庵驛歲久弗支，陳侯圭撥錢千緡助臺閫修造。惟濟川、黃崗、桃山三所，郡案獨力爲之，費金錢一千四百餘緡。舊例橋道庵驛，州縣責之里正，里正斂之民，是特衆役畢舉，而擾不及下，居者行者莫不便之。已上驛鋪庵亭，世變後皆廢不復存矣。

元混一區宇，制度更新，陸置馬站，水置船站，事急則馳馬，事緩則乘船，所差使人各有執𣏌。聖旨劄子，爲憑驗於要會之地，設立脫脫禾孫，專以辯驗真僞，以防詐冒。惟官府文書，則別置急遞鋪，內設郵長，司其承發日時，以防遺滿阻抑之弊。設鋪兵若干名，以走遞文書。置郵之法，可謂盡善矣。今錄站鋪于左。

在城水馬站。馬一十六疋，船五隻。海陽縣。黃岡站馬八疋。三河站船三隻。產溪站船三隻。潮陽縣。縣站馬十疋。武寧站馬十疋。北山站馬十疋。揭陽縣。桃山站馬十疋。

圖經志：申明亭共一百八座。本府。府前街盂亭一座。

三陽志安養院舊名養濟，自陳侯未明修闢之後，歲久邦人使占，移其院於新溪外城之側。淳祐丙午陳侯圭因其頹圮，更創而崇廣之，門宇軒豁，廊舍周環，易以今名，而民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院舊傳歲有租入，籍今不存，田亦難考。養濟院開元寺後之廢庵也。慶元丁巳陳公米規修闢之，以處道塗之病患及廢疾無告者，官爲置曆給其錢米，并療治之費。後林公嵘每遇有死者，給錢一千，市棺以殯。公後與通判廖公德明營度小江之平峯寺側，鼎創庵舍，分爲左右，以處單寡，左以待有妻孥者。既撥公田，又益錢七百緡，增置以贍之，區處纖悉，登載于簿。三陽志今建於秦凱坊子城側，以處孤貧者病不能自贍者，官給衣糧醫藥，薪至冬復給綿絮。廣諮司所在倫視存恤，望見凡優矣。

安樂廬在小江平峯寺之側，即慶元間林公嵘與廖公德明之所營創者。後廖公持節本路，復增廣其規。歲久頹圮，故址僅存。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更創，以復其舊，益之以公田，嗣是修治不加，此廬復廢。淳祐丙午陳侯圭鼎創，根括租輸，撥錢四百貫省，買園歲收租錢四十貫，置曆支給往來病者粥食湯藥棗粮之費，董以緇流，由是道途有疾病者得此棲止，而蒙賙救惠焉。

學校

圖經志：儒學社學附，本府學在大街東，係文坊。屬縣儒學四。文廟見儒學。三陽志宣聖廟制宇等崇，廟附。按舊圖經云：州學自宋以來凡六遷，初建夫子廟于治城南，址慶曆間立學于東江之湄。先是陳文惠公咸平二年倅潮，其修學記曰：郡之西郊，先有夫子廟于侯九流，徙於郡治之前。

以是考之則如廟亦屢遷始者廟學猶未㷀屬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廟學始並立焉嘉定辛巳捕守謝明之教授淸叟重脩大成殿仍新兩廡從祀淳祐甲寅教授呂大圭重建兩廡景定癸亥潛侯義甫教授黄君操重建大成殿始易木柱以石仍重脩儀門郡助錢五百緡餘取足於學廩之羸若夫祉室舊在廟之東南隅教授張淸叟始營之一夕江流踰侵衝突傾墮僅存餘址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重架夢砌護石六十餘丈巋石立巍峙不全備 廟之有樂舊矣春秋上丁奏以釋奠樂器不幸一經黎冠再經鬱攸考諸劉昉秦唐輪脩學記紹興二年黎冠猖獗學宮其衝焚蕩殆盡八年寇火相望六七年間學舍荒陋樂器淪胥未有脩者十二年教官莆田林霆慨然興起考古制按音律脩舊補缺與潮士肄習二丁祭執器登歌用士人為之迎神送神奏凝安寧安奠幣奏明安酌獻俱奏成安石同而曲有三升殿奏同安降亦如之亞獻奏文安終亦如之今所存者編鐘編磬其數十六琴自一弦至九弦者十笙瑟鳳簫搏拊各二潮學一新士知古樂教授林霆之力原道堂碑刻猶存昭然可考歲月悠久士失其傳淳熙間朱侯江代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置雅樂校正一員出所藏大常樂章參訂其樂器樂章雖朱孫二侯潤飾之中更廢墜賴以獨存者教授林公之功居多焉諸生因祠而祀之存祭樂祖于瞽宗遺意示報本也 獻官祭服三襲趙侯思岩依頒降制度更造爻執事生員祭服二十有三 祭器之屬爵以銅坫纂以錫爲數凡二百五十餘曹侯垂依朱文公釋奠新儀所製也籩豆尊俎凡三百有奇孫侯叔謹捐金脩之殿上尊罍簠簋豆坫昔以木爲頎易弊教官呂大圭易鑄以錫文質相稱至是大備矣 祭服更製於趙侯師岩歲久多弊而分獻官之服尤甚陳侯圭以其多損淳祐丙午仲秋捐金改造遂丁未秋丁祭前又改爲三獻官祭服各一襲 執事祭服寶祐間教官呂大圭從而一新開慶已未春刑部林侯光世更製初獻祭服習樂士人衣深衣更方履丁祭之夕步武趨蹌威儀整肅文物益可觀矣 潮之大成樂政和間頒降也紹興兵火樂器散缺教官劉定林公霆脩舊起廢樂賴以全暇日領諸生習而歌之孔堂絲竹幸有遺音至今二丁祀得以備他郡所無者劉定力也淳熙間朱侯江易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命士人專充雅樂校正樂工奏樂如故僅能考擊金石琴瑟塤篪笙竽特塵器爾寶祐戊午刑部林侯光世以刪定鎬傳洞曉音律丁祭前一月出示家藏刪定手澤本樂章請與樂乃冑子之教用伶人非所以祀先聖命郡博趙崇邳與諸生講

習特登歌奏樂者三十四人音譜詳見祠堂石刻外置田入學附刪定祠堂庫爲習樂生員廩給費職事習樂者優異以示激勸樂初成侯領寮屬寓公按閱而訂正之習樂者由是益精其能丁奠之夕冠佩濟濟雅頌洋洋高下疾徐抑揚中度刪定之遺響復振矣 大成殿欞星門舊以木爲柱屢壞郡博士趙崇邳更以石遂可垂不朽云大成殿橋舊以板郡博士呂大圭易以石至順壬申從于教授司前 以上廟制樂器皆廢 至元十五年戊寅大兵破潮城廟學樂器祭器祭服悉付一炬獨書閣歸然如魯靈光抑天之未喪斯文耶逮二十一年甲申丁侯聚來守郡命郡人林元煜王伯老同攝學事遂闢草萊昇危礫備講堂十齋郡學正張智甫董役大廟猶未有也二十九年壬辰正月貳府王侯宏買五虎陳星宅以爲正殿五月憲僉張公處恭分治來潮命郡人鄭必大董役儀門兩廡配祀像設無不備具公又慮久遠無以爲脩葺費爲置潮陽田四百畝歲收谷四百石名之曰新廟田張公之謀可謂宏遠矣至大四年教授方時發捐已鈔一百卅二錠造祭器二百二十四件皇慶元年學正朱安道造樂器五十四件教授朱深道請樂正與諸生肄習製幞頭唐巾華帶以與諸生執事行禮自是丁祭之夕禮樂備矣泰定元年教授何民先得石柱三十根欲改作禮殿不果詳見石柱記天曆己巳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慨然捐俸率衆命學正劉貢珍市材鳩工亟成其事諸生請遷于學右以崇聖人之居明年庚午春正月立柱會憲僉任公仲琛巡按來潮乃率官吏捐俸儒人助金以爲費僅成一正殿而先聖像猶未遷焉至順辛未夏亞中大夫聶吾寧軒王侯允恭來守是邦命工如法粉飾正殿建兩廡砌泮陛新塑聖師從祀神像整標星門結泮池甃橋道其費沽大學廩莫供王侯捐己俸鈔九錠又率官吏各捐俸以助焉舊時民居環廟學逼近汙穢甚爲褻瀆前政未有能去其不便者公下車之初即喻居民撤其室廬以地還學周圍新築粉墻八十餘丈翩思賢堂於西廡之北翩見賢堂於東廡之北皆教授從道李復董其役焉由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宮墻數仭煌煌輪奐皆寧軒王侯之功也潮之人士作歌詩以頌侯之德蓋風化所繫人心之所同樂也歌詩見本集思樂亭教授朱深道仕內建舊在學前今移廟於舊學地則亭在廟前矣標星門郡守寧軒王侯撤而新之教授李復董役正三門五間上即萬卷樓本欲撤爲儀門以其經兵火而不毀故耆老以爲斯文之瑞遂不敢毀大成殿一座五間舊殿乃五虎陳私宅府判小云赤海牙鼎新未完郡守寧軒王侯繼成之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

董役。東西從祀兩廊十八間。郡守寧軒王侯鼎嘗併新塑神像。教授李侯
董役。祭器房在東廡之上。樂器房在西廡之上。廚房三間在東廡之西北
並教授李侯修建。　學舍　三陽志。潮自有郡以來。與學並置。世代更革。莫
究其所。唐元和十四年。韓公出刺是邦。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日久。則
前乎此。固有學特未有振起之者。按徐師仁創學記云。學舍舊在西湖陰
陽。皆以爲不利。元祐中。王侯滌雖有遷徙之議。病其難而未暇。王公大寶
遷學記云。潮之學凡四遷。慶曆中。建學于東江之湄。元祐四年。徙于西山
之麓。七年遷州之巽。維按舊圖經云。建炎初。元有育寵神霄宮。其宮故廣
法寺也。明年。方侯略即宮爲學。四年。緇流請復舊刹。且願增治故學。張侯
恩永兩復其舊。紹興二年。學火。秦唐輔記云十年。舊圖經云八年。今從劉
昉記。越四年。徐侯璋乃遷于今地。至周侯昕實克成之。二十一年。教官楊
宗材以其弊陋。意欲修而力未能。是歲八月。常侯元振出公帑之餘。鳩工
市材。越明年九月。郡二院公畦相與協贊。復爲一新。嗣是隨時繕治非一。
學之中門。御書閣其上。諸職事位于兩腋。講堂中峙。名曰厚道。堂之後直
舍在焉。翼以正錄位齋舍。參列于東西。淳熙己亥。朱侯江新作三門。己酉
丁侯允元敞直舍。更創六齋。教官李泳易齋名。浚源曰蒙征。閣中曰養善。

進學曰拔尤。明誠曰上達。力行曰樂志。登俊曰騰茂。各銘其命名之意。慶
元戊午。林侯嵘增二齋。曰升俊。曰立義。隸于學之西偏。嘉定戊辰。沈侯埴
重建御書閣。比舊規爲優。嘉定壬午。曾侯噩復脩之。更升俊立義二齋北
其向。與仰韓堂對。堂乃縣之舊學也。自遷貢院于北郭外。即院之舊地東
西六十尺。南北四百尺。爲學之前街。先是教官鄭璜砌以石。嘉定癸未。教
官張渭叟旁植以槐。後爲居民侵占。糞壤旁積。寶慶丁亥。教官陳宣子以
前街密邇於登閣孔廟。褻而勿治。非尊君崇師意。請于權郡李文伯。撥公
帑築墻以護之。南北立華表門各一。紹定改元。孫侯叔謹以上達蒙征樂
志兼善四齋頹剝日甚。捐俸重創。規模宏敞。林直院岊記之。　御書閣嘉
定戊辰沈侯埴重建。年深屋老。覆壓是懼。淳祐癸卯。教官林經德捐已俸
學職生員相率助金。撤舊而新之。傑閣崢嶸。宸章輝煥。視昔有光焉。　原
道堂重創於紹興間。歲久棟撓。累經補葺。罅漏隨之。淳祐丙午。陳侯圭捐
俸鳩工。撤其尤桷而一新之。　八齋自丁侯林侯創締之後。歷歲既久。多
就頹圮。蒙征兼善尤甚焉。重以增置教官支費倍而事分無有過而問焉
者。教官趙良銓祗任。以修治學舍乃掌教者之職。不以學帑窘迫爲辭。遂
與薛教積飛白于郡。啟請農卿年滌嘉其請。捐其成。更新易舊。興仆植僵。

大加整葺。而舊觀復還矣。　直舍自淳熙己酉丁侯卜捌之後。屋老且壞
過丁祭。郡侯至僑寓學職位。寶祐乙卯。郡博士許夢炎撤而新之。閱踰一
紀。檣柱傾攲。凜然欲壓。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滌以丁祭宿齋。至命二教趙
良銓薛積飛重加修葺。遂復舊觀。　小學舊在舞雩亭之址。慶元己未。沈
侯圮所建。嘉定乙亥。權郡鄭寀之教官丘迪嘉遷於直舍之左。既而又遷
於仰韓堂之右。寶祐戊午。教官趙崇郛改刱焉。　采芹亭。與教官廳事對
峙。泮水遶其後。趙教崇郛所增脩。　公廚之建。其來舊矣。郡博士趙崇郛
以屋老將壓。亟行改建。閱歲既久。雨水滲漬。檣柱腐壞。過者危之。咸淳丁
卯。教官趙良銓既請于郡侯年卿興舊起廢。乃命工鼎新之。而氣象視昔
有間矣。　射圃在直舍之後。紹定改元。教官陳宣子所刱。歲久荒蕪。教官
趙崇郛命工開闢。中立亭。扁曰君子。取吾夫子無所爭之意。三陽圖志。以
上學舍齋堂。兵火後皆廢。　兵革之間。學士經生逃難解散。至元二十一
年甲申。乾清坤夷。此邦始建學校。後亦累加脩葺。天曆庚午。訓導唐讓炎
陳士榮魏象養請于權府判官小云赤海牙謀遷　先聖廟于明倫堂之
舊地。府判公從其請。遂起新廟于今地。以舊廟爲今明倫堂。以從祀兩廡
爲六齋。曰常德。曰守中。曰育材。曰進德。大學生員居之。曰說禮。曰興賢。小

學生居之。規模宏偉。視昔有加矣。　明倫堂一座。即舊廟。顯屋一座七間
杏壇一區。在明倫堂前。　儀門五間。　東西兩廊二十二間。爲六齋舍
以上並係郡守王寧軒教授李復任內修整完備。司書王公壽監修。　潮
學逾年。殿宇堂陛前後。教官相繼修造。整整可觀。奈櫺星門以木爲柱。再
易再蠹。明倫堂本夫子舊殿。日久榱桷撓。幾至頹傾。兩廡從祀。遶陽未備。書
樓一翼朽折。教授司廳一所廢甚。教授三山鄭輝自到任來。以學校爲心。
一一扶傾起廢。立櫺星門。以石柱者六。易明倫堂以新柱者五。教授司廳
書樓一翼。從祀遶陽。並手僣作。已見完成。此亦有功於學舍之一端。是不
可以不誌。三陽志。書籍　郡書舊數十種。歲久漫滅。多不復存。今以見貫
及新刊者。列之于左。　大字韓文公集并考異一千二百板。　中字韓文
公集。九百二十五板。　通鑑總類一千五百板。　渼嶲一百九十板。　蔡
端明集六百五十板。　趙忠簡集四百三十五板。　陳內翰宗召　徐學
士。啓　北門集三百二十板。　三山王詡齋集一百二十板。　許東澗盧
龍集二百二十板。　績談助二百七十板　諭俗續編四十板。　林賢良
草範五十板。　新脩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　大字韻略
一百板。　藥方五種。　瘴論三十板。　備急方三十板。　易簡方九十板。

治未病乃九十板　癉瘧秘方四十板以上書板並留郡　濂溪大成集四百板　呂氏大圭　孟子説三百二十板　呂氏大圭　春秋集傳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　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　朱文公中庸輯畧一百八十板　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　北溪字義一百三十板　呂氏易集解三百二十板　孝經本旨九十板　三陽講義一百板　陳平湖膠黯集一百板　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説共七百五十板以上板留郡學　新刊元城劉忠定公集一百八十板　春秋辨傳二百五十板　年心齋讀史詩吉藏丁集五十板三陽圖志學廪　按韓公請置郷校牒曰自出己俸以為本收其贏餘以給主使厨饌當是時養士之費州自給焉宋朝以來庠序大興教養日盛州撥田肆于學歲入以充廩餼其見於舊圖經祗云元祐間王侯滌嘗少增其數而多寡俱莫可攷自曹侯登而後所撥之田具載于籍養士舊額百有二十人丁侯允元增五十人今增至一百八十人遂為定額歲當大比外增二十人自曹侯汪始每拜郡二百斤以助其費賸學田租今始錄舊數仍續其所未載者　元符間曹公登撥田客種六百二十石三斗荒田七十餘石未墾納白米三百五十四石八斗六升準梳錢一千六百一十貫八百二十一文

足山浦濁地等稅鈔在内據本學耆老儒人稱此項田元係秦二娘捨入本學坐落海陽管下桑浦盤礜鶚潭等處　開元寺等處房廊地租錢一百四十四貫八百一十六文足淳熙庚子黄公定撥田九十七石九斗六升稅錢四百三十六貫六百一十文足乙巳黄公杞撥田八石五斗稅錢二十四貫四百一十文足庚戌丁公允元撥田三百六十五石五斗稅錢六百五十四貫三百八十四文足麻一十六石五斗紹熙辛亥張公用威撥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四貫四百五十文足癸丑沈公宗禹撥田二十石五斗稅錢六十五貫六百文足慶元戊午林公嶸撥田三十石三斗稅錢七十九貫三百文足又臨受代之時以舊例額船乘載行李錢三百五十貫撥入學買外蕭田六石四斗充兩新齋養士之費庚申沈公杞撥小學田稅錢二百一十貫文嘉定辛酉趙公謐撥田七十四石六斗稅錢一百六十貫七百六十文足嘉定戊辰張侯鎬撥王三復等田客種六石三斗除一半荒外每歲租錢三貫五百二十文足嘉定癸酉貫侯自來撥方宜郷等田客種五斗每歲租錢三貫二百文足庚辰陳侯偶撥推鋒阮正媳婦林氏田一十四石紹定己丑七月孫侯叔謹撥林輔孫田客種五石八斗每歲租錢二十貫三伯文足又貢士劉光宅狀告執逮次華所置南衙五板山與方復亨冒占皇山八所相連亦被攔占願撥入學又有八所山先是豪民方復亨冒占累為郷民經臺部論訴續准户部尚書所判其山廣袤數百里連跨三州豈容豪民所占行下本州戒約不許方復亨吉據如敢違戾當科累年冒占計贓之罪孫侯遂以兩項山並撥隸于學抽收山稅木植以為修郡庠韓廟之用申部照會端平甲午葉侯觀撥楊真予與黄男爭沙洲田計二百單二畝五十九步又撥阿黄與斬國光爭田五斗又撥陳伯脩納長洲田九十六畝二十七步端平乙未有方復亨男富壯以户部前後看定又孫侯所申一宗文字在部因遺漏無可考證遂用計課計較部符下行本州結絶學職黄子楙等列詞其山自紹定己丑七月準孫侯公文撥以贍學當招人請佃至乙未歲已經六年方復亨已不敢侵占而方富壯復妄有詞判官趙汝瑞索到本學干照看定擬呈葉侯慨然移文仍舊以五坎山係劉光宅所買有産之業合撥贍學外方復亨八所之山為吏胥受賄隱蔽影呈乃還方富壯然與其資豪右以擾民孰若歸學校以養士利害輕重不較可知但方富壯得此拏免後來紛紜之訟終亦必歸于學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黄文達冒占海陽縣學蟹溪船洲坑等處官山延袤數百里為人告首悉拘入官憲與縣斉作整仍前使

占遂隸于郡庠每歲招人請佃隨租入之多寡與縣學均之景定癸亥游侯義甫撥陳庶捐陽浦尾盤後下塘田共五石四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　兵火後贍學田土山簿契無存稅額虧損或為豪右所瞞佔家所占又為則為畬者攬佃其租入學者僅得十之一二耳至元甲午憲使張公燮恭分治來潮以修學餘貲買潮陽韓襄等田四百畝計收租四百石其田段具在碑陰續置田三十三畝七分該收租谷陸拾石以為修葺廟學之費外有貢院地基及學左右地租錢該鈔四錠有奇今錄見在實數于左

米四百一十七石二升　鈔壹百叁拾肆錠叁拾兩柒錢伍分　新廟租鈔玖拾貳錠叁拾捌兩　貢士莊鈔肆錠壹拾柒兩伍錢　一泰定三年九月内本學用新廟租錢并元折中統鈔陸拾貳錠貳五兩買到在城許汝王戸田二十三畝二分該租谷四十石坐落錄事司登瀛保等處新舊契據通計紙二十八張　錄事司登瀛保東湖村　田一段坐落土當後安山計三十五坵客種一石該租谷四石係東二十三耕東至溝及黄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黄家田北至溝及黄家田　海陽縣大和保白蓮湖村　田一段坐落新溝墘計五坵客種一石該租谷三石五斗係吴十畊東至趙家田金照磨田西至莊家田今黄家田南至蘇家田北至陳家

田。田一段坐落白蓮湖、山前計七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五斗。元林大五耕、東至陳家田、西至蔡周家田、南至洪家田、及溝北至山。田一段坐落山邊湖頭、計二坵、容種一石二斗五升、租谷五石五斗、孫大三畊、東至溝及蔡家田、西至溝、南至蔡家田、北至溝。田一段坐落陳桶壠、計三坵、該租谷三石二斗五升、元係吳廿四畊、以上俱係吳十畊、東至陳家田、西至許家田、今蔡家田、南至陳家田、北至陳家田。田一段坐落湖頭、計一坵、該租谷五斗、元係李大三畊、今周羊承畊、東至蔡家田、西至車溝、南至車溝塘、北至溝。上莆保橫壟村。田一段坐落裏洋、計六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元係鄭定元耕、今董進養耕、東至溪心橋頭、西至大坪壟、南至董家田、北至許家田、今李家田。田一段坐落壠頭吳家門西田、計四坵、容種一石、租谷六石五斗、係湯萬三耕、東至思長泉地、西至池溝及人行路、南至吳家田、北至王家田。田一段坐落橫壟倉前裏詳、計四坵、該租谷七石五斗、邦十一、黃十一畊、東至河心溝渡、西至許家田車溝、南至鄭家田、北至溪心。泰定四年七月內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二十九錠三十五兩、買到江東保蔡百敬、承故夫父梁大用戶田一十畝五分、坐落揭陽縣二十六都三摎港邊等處、該租谷一十九

石八斗、立霜錄事司契據等紙共計八張。揭陽縣二十六都。田一段坐落三摎港邊宮後一大坵、容種五斗、該租谷二石、係陳大四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本學田、北至林家田。田一段坐落三摎港邊、計一大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　十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南洋、計四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通後二石、係陳三佃、東至楊家田、西至楊家田、南至港、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計一小坵、該租谷通前該二石、俱係陳百三畊、東至蘇宅田、西至溝、南至溝、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大浦邊南洋、計二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翁大二畊、東至孫家田、今吳家田、西至託家田、今吳家田、南至路、今吳家田、北至黃家田。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三坵、容種三斗五升、該租谷二石五斗、係陳百三畊、東至寧福庵田、西至本學田、南至溝、北至本學田。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二坵、容種一斗五升、該租谷捌斗、係劉三十一畊、東至溝、西至陂、南至本學田、北至陳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橋頭陂腹內、計二十二坵、容種一石、該租谷五石、係陳大三耕、東至路、西至溝、南至溝。北至吳家田。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該租谷五斗、係黃大一畊、東至溪、西至楊家田、今許家田、南至蔡家田、今

楊家田、北至林家田及溪。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邊、計三坵、該谷五斗、係邦大二畊、東至路、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楊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前、計五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林師清畊、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田一段坐落橫清人家前、計三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陳翁畊、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溝、南至黃家田、北至吳家田

貢院

三陽志貢院　試進士以來、闢貢院于城北之五里、建炎間火、為草冠毋遇賓興、旋赫浮圖居、為旬月計、歷七八詔、迄無定所。紹興二十年、謝侯每乃營郡學故址而院之、時試于有司者不逮二千人、已覺其隘。越一舉、人數益登、守陳公孝則倅張公勉相與協力、再闢複廊於東、其長與故東廊等、閱數舉又不足以納郡士。乾道六年、曹侯汪乃徹考官位為解試所、外闢戶室為考校地。紹興間張侯用成增架中霤橫屋者三。後趙侯謐以中庭逼窄而撤其一。沈侯宗禹又闢西偏地、增創西後廊。州自舍法特、歲貢八人、大比歲十人、總三歲二十六人。及罷舍選置科舉、每詔以二十人貢、較於往時、纔損其六。淳祐改元、試士僅三千人、至嘉泰甲子科、中場四千

餘人。自後人物日盛、地窄無以容。嘉定間守陳公悟倅趙公善連、乃遷於北郭之外、東西南凡三門、分為東西者各三、橫界于考官房之後者亦三。監試考官計六房、為中堂扁曰萬桂、彌封謄錄二院對立于第二門之外。門庭軒豁、廊廡寬舒、皷勇而前者無踐踩之患、連案而坐者無填委之黃。西山真公德秀為記。由是而後、終場之數日增、於黃至戊子、衆已六千六百餘人、而地勢僻士尤不以為便。劉侯用行欲遷復而迫於授代、擢公帑二千為倡。曾侯天麟繼之、合衆力以迄于成。外闢三門、中砌三衢、翼以循封謄錄二院、廳事中峙、監試主文與四考官各有位置。東四廡、西二廡、而試席終以窄隘為病。庚子、詔遂通所學直舍後、加橫廊者三、爾是累科因仍。淳祐甲寅、全侯將孫再闢西畔二廡、遂與東廡等。然試之日、雖不置直舍後橫廊而通學如故。景定甲子、游侯義甫以通學試士、齋廬堂廡多為之蹂踐、非便、遂揭三門邊至平準邊着二坊、復就外各築東西四廡、以繼接之。自是應試之士、坐案從容、無有迫窄之患。戶部徐侯明叔為記。今廢

解額　潮風號文物之邦、自罷舍法置鄉舉、每詔以二十人貢、端平御札普增諸郡解額之窄者、遂以辛卯科終場數參考增二名。然視舍法時已減其四。自是就試者日益衆、今終場至萬以上人、司文衡者每以遵材

爲歎。擢密包公妖將漕日請于朝。乞增十名得解額。肯增一名。不無望於方來者云。今廢。

祠廟

圖經志。九賢祠。在朝廟東。今廢。三陽志。八賢祠。舊在湖山之顛。况侯祀始創之。八賢乃天水趙先生德、莘郡林先生巽、賢良許公申、真講盧公侗、金紫劉公允迪、遯翁吳先生復古、新州守張公夔、尚書王公大寶、皆邦人以德行節義著名者。每歲之春。郡遣其屬祭之。八賢子孫皆預陪拜。嘉定十五年。曹侯垂遷于州治東南之堤外。紹定二年。孫侯叔謹以其地逼近税務。戎廨非尊賢之所。遂卜韓廟之左而遷焉。立亭於前。扁曰海山風濤。取韓公别趙子詩語也。邦人黄夢錫記之。文見古瀛丙集。三陽圖志。今添姚宗中爲九賢。圖經志。馬侯發祠。在校官東偏之室。今廢。三陽志。賢守祠。在大成殿之左廡。蓋曹侯登、黄侯定、丁侯允元、陳侯宋規、林侯崍、沈侯杞、黄侯自求、曹侯垂、孫侯叔謹、陳侯圭。皆有功於學者。今廢。心齋先生祠。在大成殿之右廡。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滿來守。修學養士。除賊戢奸。邦人士德之。學校諸生相與立祠焉。今廢。三侯祠。在韓廟之側。乾道三年。曹侯江以郡治之左有溪湍流。東西相距。綿亘五里。往來病涉。假

舟而濟。一遇風濤。多遭覆溺。始於中流。甃石爲洲。東西編爲浮梁。行者便焉。始立祠於登瀛門之旁。淳熙十七年。丁侯允元又自溪之西岸立石洲五。易舟爲梁而屋其上。邦人得之。叉侯新作韓廟。乃相與即廟而生立祠焉。嘉泰改元。判官曾忩始遷曾祠于今地。與丁侯並。其後孫侯叔謹爲政有德於此。邦人相率。立祠於二侯之側。今皆廢。判定林公祠。在郡學仰韓堂之側。林公名霆。紹興十四年。典教于此。當兵火之餘。新學舍。課雅樂。校定御書孝經。頒示生徒。諸生立祠於大成殿之東廡。寶祐戊午。公之孫光世來爲守。遂卜地改創。且捐倅市田隸于學。又董山院所撥園租歲入五百七十貫足。冷水坑田谷一百二十石。倅掌計者司其出入。以其餘充習樂生徒二季廩食。今廢。水村先生祠。在西湖。今廢。游侯生祠。在濟川橋。景定三年。橋廢于颶風。游侯夔重建。邦人即其地而祠焉。圖經志。趙豐公鼎祠堂。在名賢坊第三街。三陽志。二相祠堂。在光孝寺之左。唐大中間。李衛公德裕嘗爲司馬。宋紹興間。趙豐公鼎來寓是邦。人慕其勲名德望。有祠舊矣。慶元初。沈侯杞更創。嘉泰初。豐公之孫趙侯識重闢其堂。仍置田歲收所入。以奉香火。每歲春秋。郡遣其屬致享焉。又有得全堂。在少微坊。蓋豐公來謫時故居也。淳祐丙午。陳公圭撥錢重脩祠堂。其排括勢家冒占圍地。撥錢五十千足。委郡學司歲租之出入。至今香燈之奉甚盛。陳文惠公祠二。一在倅治之後。二在郡泮仰韓堂。與韓公並祀。今並廢。二公祠堂。在金山之後。乾道八年。守宋公郛書倅袁公嘉跋以江流洶湧。陂決而西。民居漂蕩。協力築堤。增廣舊基。延袤八十餘里。民志其惠。遂肖像而祠焉。今廢。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韓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澤在人。久而不磨。於是邦人祠之。亦畏壘之民俎豆尸祝庚桑楚之意。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倅潮。立公祠於州治之後。元豐七年。詔封昌黎伯。元祐五年。王侯滌乃立廟于州城之南。榜曰昌黎伯廟。則以廟易祠矣。繼是邦人或因守倅之美政足以感人心。寓公之高行足以激流俗。皆爲立祠。以爲後勸云。元一統志。昌黎伯廟。韓愈元和中貶爲州刺史。至今廟食。宋元祐五年。封昌黎伯。廟舊在州後。又移水南東坡作碑。陳文惠公堯佐守郡日。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名曰招韓詞。

書院

圖經志。韓山書院。在城内西南。三陽志。微四書院之創。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廟舊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遷其廟于水東之韓山。其地遂墟。三陽圖志。以溪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祀山

所無。土人于焉韓木。慶元己未。沈侯杞即墟創亭曰主賢。淳祐癸卯。鄭侯良臣。以韓公有造于潮。書院獨爲闕典。相攸舊地而院之。外敞二門。講堂中峙。扁曰城南書莊。後有堂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趙德像。翼以兩廡。四闢齋廬。曰由道。曰行義。曰進學。曰勤業。山長堂長位于祠堂之左右。倉廩庖湢井廁靡不畢備。復撥置田畝山地爲廩士之費。租入附于學庫收支。董以僉幕。洞主郡守爲之。山長郡博士爲之。職事則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試。則用四書講義。堂計齋職以分數升黜。一如郡庠規式。春秋二祀則用次丁。郡率僚屬以牲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之詩以侑之。此書院創始之規模也。淳祐乙巳。陳侯圭以復齋嫡嗣來守是邦。尤切加意。春秋課試。槪爲命題。講明四書及濂洛諸老議論。以示正學之標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書實于書莊。與士友共切劘之。又刊復齋所書仁說于二壁。以廣諸生之見聞。撥錢一千五百貫。置田益廩。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先生像。並祠其中。以濂溪侍郎本路。槎溪嘗倅比邢。繼而爲本路憲帥。盛德至善。至今使人不能忘也。三陽圖志。越路之東。對望有亭曰南珠。祀本郡九賢也。人名見後。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二十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一員以主之。尋

後立夫子燕居室于公祠之前。神位皆西坐東向。因地勢也。泰定乙丑。仍
撐廟于書院。燕居之南。從公之舊祠遺像。北坐南向。至順辛未夏。郡守亞
中大夫寧軒王侯元恭始至。謁祠周旋顧瞻。謂諸生曰。夫子西坐東向。文
公背夫子而坐。又且面浮屠之鍾樓。次序位置。皆有未安。非所以尊聖賢
也。即議改制新祠。遷公像于燕居室之後。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
堯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則以前代賢守王侯滌。李侯邁。丁侯
允元。廖侯德明。鄭侯良臣。林侯壽公。陳侯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
前。舊制舊南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
亦丈餘。侯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扁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
東曰進學。以為諸生肄習之所。至是規模弘遠。皆郡守寧軒公之功也。董
是役者。海陽宣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圖經志元公書院　在
太平橋東隆文坊邊。三陽志淳祐己酉。內講兵部周侯梅叟所創。侯森陵
人。以廸祖濂溪先生。熙寧三年漕廣東。四年就領憲節。潮為屬郡。巡歷至
州。有題大顛堂詩。筆跡猶存。於是為立書院。相攸郡庠之西。割教官公廨
之半。砌石為橋。堂曰逍遙山長堂。長位於祠之左右。其外敞二間。扁曰明
通公溥。皆侯筆也。齋廬有四。曰中正仁義。祠曰光風霽月。書院與祠顏。端

明趙公希塈書之。命直學許希附等董役。規模與韓山書院鈞。眷秋二試
同日異題。教養生員二十有三。職事自長計而下。有十容通州學講說課
試。一如學規。山長以教官兼之。堂長則擇其文而學者充焉。矜佩來游。蓋
為講明義理之學。非徒肄業于業。擢科第。媒利祿計也。書藏於書院。可書
職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廣其傳。周侯之待後學至矣。合二程橫渠朱文
公詞。以道學淵源。濂溪倡之。諸賢和之也。初祠堂通於行衙淑匽。行禮無
所容。郡侯陳煒闢而廣之。郡博士呂大圭記。龕于壁。始制書院。思平守衆
齋先生黃必昌記之也。潮二書院。他郡所無。文風之盛。亦所不及也。三陽
圖志至元戊寅兵火。郡痒與昌黎安靈之地。悉付一炬。獨元公之宇。如魯
靈光。後攉為學。移而為廟。至元壬辰。憲使張公庭恭分按來潮。謝文廟太
守陳侯祐。復移廟而復為書院。同知蒼侯傑文實繼作之。至順辛未。亞中
大夫寧軒王侯來守是邦。視書院之前。民居雜蹂。污穢藜漬。甚非所以尊
先賢也。即命撤之。環以粉垣。仍改制兩廡。粉飾正堂。輪奐可觀矣。三陽志
韓山書院廩田　淳祐癸卯。鄭侯良臣撥錢九百貫足。買周公吳等大和
保田一十一石。稅錢一百單九貫足。又錢四百貫足。買趙桀變鶻溪田八
石。稅錢三十九貫五百五十足。又錢七十貫足。買龔氏上水田三石。稅錢

一十五貫足。又錢一千一百七十貫足。買夏侯允英斗門地田二十石五
斗三升五合。稅錢一百一十六貫四百六十足。又錢五百五十貫足。買劉
氏揭陽縣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稅錢六十六貫六十足。又錢九十
貫。買僧有惠溪東田一石八斗。稅錢一十貫足。又錢三十貫足。買許奴閒
溪東田大小四坽。稅錢三貫三百足。又錢四十貫足。買阿塘溪東圍一所。
稅錢四貫足。又錢六十貫足。買許氏大和保田三段。稅錢六貫足。又錢二
百六十二貫足。買林氏白水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二貫五百足。又錢一
百二十貫足。買吳氏斗門地稅錢十二貫足。又錢七十五貫足。買臨安壽
溪東田二石。稅錢八貫足。又撥楊達父沒官東莆蜅洋田七石五斗五升。
稅錢三十五貫五百八十足。平林田六石二斗。稅錢二十一貫七百足。平
林馬鞍田七斗。稅錢二貫一百足。蔡塘溪邊田四石七斗五升。稅錢一十
四貫足。溪東湖板田五石七斗五升。稅錢七貫足。又撥陳士貴沒官木綿
田九斗。稅錢四貫五百足。又撥柯榮沒官鳳棲路口山一所。稅錢一貫足。
又撥方惟一戶絕貴冗團田一十石。稅錢二十四貫足。又撥水東韓廟舊
管田三十二石一斗地三所。園埔四段。稅錢一百一十五貫一百四十足。
就內每月撥錢四貫足。付守廟人充燈油錢。添糟行供。淳祐乙巳。林侯壽

公撥錢五百貫省。買楊達父東莆保田一十一石九斗半。稅錢五十一貫
八百文。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五百貫省。買允阿定溪陳田稅錢九貫足。
又買趙大監沈洋田稅錢二十七貫四百足。又買芋洋黃興宗田稅錢九
貫五百足。淳祐丁未。再捐俸一千貫省。三陽圖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

古蹟

輿地紀勝義昭縣　南越志云。義安郡有義昭縣。昔流人營也。義熙元年立
為縣。水初元年。移上郡之西。海寧縣　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六里。西接東官
縣界。龍首山。龍溪山。龍吐水。自此而出焉。綏安縣　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十
里。海邊也。東接東州晉安縣界。北連山數十。日月蔽藏。昔建德代木以為
舟船之處。又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
女三百人牽之。既而船俱墮于潭。時聞擢船者有唱喚督進之聲。來往有
青牛馳逐船側。侍郎亭　在州東山。昌黎登覽其地。俗呼侍郎亭。又曰韓亭
丞相嶺　唐丞相常袞為刺史得名。有題詩者曰。有唐常袞刺潮陽。南出
龍川驛路長。自此乎為丞相嶺。茂林脩竹有輝光。思韓堂　見潮陽舊圖經。
仰韓閣　圖經云。在江之西岸。以鎮江流。名仰韓閣。越王走馬埒　去潮州五
里。平坦可容數百人。九域志　三陽志偽劉據有南海郡。今廣州也。潮雖在

境內而去廣二十里其獻馬于此或未可必攷諸傳記錄祖仁安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後僭王南海者其孫陟也今曰越王云者豈追封向日長史之謂哉又按韓昌黎遣秦濟以羊一豕一祭鱷魚故老所傳亦其地今圖祭鱷事於昌黎廟者乃金山後石龜頭之景物其水心浮圖具寓之其云既祭乃以浮圖鎮焉及攷金山後之壁記石龜頭乃刋於太平興國之八年自周侯明辨始前此者因山傍之塹石其奚地之可祭況文公親排釋氏而努尤以緊浮圖不待識者而後知其誣若曰祭於走馬埒而埒之形勢若古所謂除壇者其下即溪也祭畢以羊豕投意武然哉文公故迹又有所謂天慶觀之木龜者初黃冠輩除而火之於烈熖乇有物甚巨獨不化火爐取而視之形則龜耳以木爲質傳以泥衆之差重夫雜於糞除而久不腐固可異已投諸烈火而不能焚此何爲者哉斵泥而驗下有刻字其行二一曰唐刺史韓愈製一曰刺史職方陳鑄畫脩鑄之典州實慶曆之三年其去韓公幾三百載而泥傳之質至鑄猶在鑄之後又至今尚存豈昌黎遺物獨有神物護哉今婷事者加以彩繪立於北方鎮天神之足遺識固在已其它若潮陽之闢牛巖故湯於水因顛師卜居而得泉名曰大顛泉　揭陽焦山之甘露寺有雷霹石廣不盈尺雖側身不可入中有刻字云許道人二千年在山　有地曰陸亦揭陽屬也有一足跡甚巨名曰大人跡其一乃見於闢牛巖之側與陸

內者一等其相去六十有餘里　又有地曰夾水湖乃三十餘境所會之地有石龍盤于水中身足鱗甲混然天成長五丈餘身首與爪猶世之所謂肉紅者鬒乃亦色今不計若千年不少變亦居揭陽界內若夫故圖經所載西疊水宄中銀瓶之類非今所見者故略而不錄　木龜有堂舊在天慶觀北極殿之左近爲道流竊取而去今莫知所在矣輿地紀勝鄭令君讀書堂在西湖直講盧公讀書堂乃盧公洞書堂韓木圖經云邦人於此卜登第之祥其奉夕多寡視其花之繁稀有無亦如之　方輿勝覽揭近考詩云笑為先生一開天身前身後兩盤旋本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三陽志韓木即橡木也

韓木



三陽圖志潮州府志書序　廢而有興夫而有復古今理勢之必然也然必待其時與其人而後可以有爲當可爲之時而得能爲之人興復之猷實在於此乎潮郡乘曰三陽圖志圖則明而易見志則久而不忘郡之有此其來尚矣自宋歷元其山川城郭風土人物與夫社稷學校錢糧戶口之類靡不具載而無遺其板藏於宣聖廟之萬卷樓至正末燬于兵太平雖存已非完璧民間所藏全本僅有一二仕于此者往往索取而去其書由是而廢良可惜已

皇明奄有四海文治熠興潮人版籍八年于茲廣東僉憲趙公廷歷至郡以興學校詢土俗爲先務召在泮諸生首問郡志知其廢失慨然以興復爲公內事今邑長鮑與偕旁求博採得其壞爛殘缺之餘以足成之間有文義不屬與其冗官不稽者刪而去之鋟梓以永其傳昔後漢鍾離意發夫子甕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夫書之修其時與人亦皆素定今郡志雖非孔氏通世之書而一旦獲遇僉憲公興其廢而復其失信非偶然殆亦斯文之未喪歟繼自今邦之人士與守斂觀風者得有所考豈小補之哉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十有二月壬子三陽林仕猷序

三陽志潮州圖經序　圖志以詔事周制也後世因之至宋而益詳今著

在甲令凡諸州圖經十年一上之職方氏以備參考是則圖經之設豈苟然哉潮舊有圖經兵火以來散逸殆盡厥今所載不過叙其道理之遠近縣鎮鄉里之若乇有司使以爲文具而已至若州邑廢置之由戶版登耗之數風俗之所尚王地之所宜則漠然無所考蓋一邦之闕典已矧潮在東廣號稱佳郡名公鉅儒古今相望流風遺跡猶有存者基而識之又烏可後予郡事稍閒因衆是以屬之教授王君中行君一鄉之秀出者也傳識洽聞多所採摭於是以其平日之所得於聞見者益加搜訪紬繹審訂述成一書其文典其事實其地形則繪以圖使覽者一開卷而盡得之予既鋟版郡齋君謂不可以不序予曰夫書以紀事事以傳信自古文人紀事多失之浮侈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挍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論者多詆訐其侈言惟杜子美間關秦蜀夔峽湘潭間凡所賦者皆其風土事實如烏蠻白帝黃牛白馬家家養烏鬼竹林清峰畫之類不可殫舉間有未達者多輕改以便其說後得其實乃知子美之不虛故人謂之詩史傳以不朽君世爲潮人事皆有攷書成而邦人無異辭予知是書可以傳信矣淳熙二年七月既望朝散郎權知

潮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常禕序。圖經有績非直爲風土民物
□也以郡有政績故亦書之時以示方來無知所懼乎昔昌黎文公僅半
歲而擇置鄉校於海濱民食其生士習其教卓然已有可紀則今之爲郡
率井藏而吏則若利若害苟有興而除者宜優爲之至於東橋之中間尚
舟而纜而城之內多木石而荒與無貢院之蓄遺水軍寨之舊復丁錢之
猶可貸賦鹽役之猶可代輸凡若此類皆能一一次第而爲之繼此使議
者重真驛之歎而使邦人築宅生之患將有大書屢書復於是乎積又安
安知後之人不覩其所積且更相繼於無窮耶州民林刪中敬書　州學
學錄架鈴唐吏　從事郎新循州閱清縣尉趣捉私茶鹽礬兼催刪林
刪十。又　九域有志蓋以稽風土之敝惡也。職方有圖蓋以便民物之登
耗也。郡國圖志作於前者既有一定不刊之典。述於後者何更爲哉。然而
井邑之有遷改。禮文之有損益。戶口之有增減。財賦之有盈虛。若非陸續
而纂集。則殆將何所考證。宋舊制十年方一條上。意有沿革未遽登載。姑
少遲之以俟詳備。庶幾仰副九重之披覽。而周知天下之版籍。其關繫也
甚重。爲守臣者宜體此意。隨時編次。靡有遺缺。斯可傳遠而致信。然有爲
期會文書所窘束者。謂非急務。悠悠歲月。不屑經意。板之朽腐。字之磨滅。

幾成廢典。迨其當上之歲。臨期補緝。苟簡應需。特循故事而已。潮有圖經
其來尚矣。昔昌黎文公將至韶。石貽詩於郡侯張端公曰。願借圖經將入
界。一逢佳處便開看。則知諸郡圖經唐已有之。參稽舊序。其言一經兵火
散逸殆盡。淳熙二載。常侯禕方裒而集之。繼閱二紀。趙侯師爲又從而修
之。歷年二十有五。孫侯叔謹徵夢錫偕同志編緝校定。僅成全帙。以歲數
計之。自淳熙乙未至于紹定己丑。幾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僅三焉。端
平改元之四月。郡侯華觀撫朝行而守茲土。莅政以來。重士愛民。百廢具
興。修學增廩。采石甃城。繕治興梁。疏闢郡治。置立坊門。葺砌隄岸。公餘閑
暇。因閱圖經。歎其未備。豈前是數政。屬歲事荒歉。隣寇搶攘。拯貧民饑。簪
鐔軍餉。以故莫遑耶。今茲事簡年豐。儻不拾遺補闕。竊恐寖久易墜。再令
夢錫與唐曾林刪十。點勘編修。續而新之。於是搜訪事蹟。紬繹典故。可刪
則刪。可錄則錄。絮然靡不具載。始事於七月之望。迄成於閏月之晦。若夫
先後編集之有其人。品式條畫之有其目。前序以歷言之矣。然以事有因
革。不可不紀。其顛末時有纂修。不可不記。其歲月。復叙梗槩。諗諸來者云。
端平二年八月朔日。朝奉郎主管棲慶府東嶽宮賜緋魚袋黃夢錫謹序。
三陽志州縣總叙　潮州於禹貢爲揚州之域。於天文爲牽牛婺女之分。

秦定楊粵爲南海郡東境。秦末爲趙佗所據。漢初猶佗屬。方南粵未滅。已
有揭陽之名矣。武帝既建德後南海郡。乃以揭陽爲屬縣。王莽時更爲南
海亭。世祖中興名既復舊。不曰縣特曰城。晉成帝時分南海之東官郡。安
帝義熙五年。分東官立義安郡。郡之名蓋始於此。宋齊因之。梁曰東揚州。後
改爲瀛州。陳廢州。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大業三年罷州復爲義安郡。唐武
德間改郡爲州。復爲潮州。天寶元年爲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州。凡五易
然後州名以定。州自陳隋間南海爲一都會。唐初置十五部。隸江南道。開
元二十一年。置福建經略使。徙州隸之。明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又隸福
建。越九年乃隸嶺南。迨今焉。按宋元作惡溪對。元和間也。州已嶺南屬惡
溪。州所有也。宋元乃曰。閩有水曰惡溪。杜佑作通典。亦曰古閩越地。則未
可以嶺外視之。州所領縣。在義熙間有海陽綏安海寧潮陽義招等五縣。
至大業間。綏安義招已廢矣。乃有程鄉萬川二縣。合爲五。永徽初省潮陽
縣。先天初復置。乾元間乃罷其余。獨有海陽潮陽程鄉三縣。偽漢劉鋹時
割程鄉縣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爲梅州。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隸于
潮。元豐復梅州。以程鄉歸焉。至紹興六年。猶熙寧之制。九年復元豐之制。
潮止二縣也。乃置揭陽縣。初創于劉黃村。數年不果立。至紹興十一年。移

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陽之稱。唐韓愈刺潮之日。又嘗建爲揭陽樓。而故
圖經以爲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者。而揭一字。其見於漢書地理志
者。韋昭以爲其逝反。顏師古正之曰。音竭。至南粵王趙佗傳載揭陽令史
事。蘇林又以爲音揭。顏師古不復正之。今惟蘇林是從。若夫趙佗自秦末
據有粵地。傳嗣五世。至武帝元狩五年始滅。而漢初高武乃以長沙豫章
桂陽南海立番君爲長沙王。若南海於長沙爲郡。則揭陽亦將長沙屬矣。
致當時之意。豈亦適以南海爲番君付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官主簿臣沈湝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蕭

潮

潮州府三

文章

圖經志唐韓昌黎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則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
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
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
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
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
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
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
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
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
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
并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
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為。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
此披陳。趙德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
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
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
今。大於後。金石鏗鏘。斯文樂然。德行道學。又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
饑食渴飲。沛然飽滿。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
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為之卷。私曰　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
云。　昌黎祭鱷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
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
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
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
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

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界石神文。或言即三山國王。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

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

獲罪戾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答。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祭大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牢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又云　云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繅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又云　云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并序。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祀之之義。蓋所以獎激忠義而厲賢材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文公愈以刑部侍郎出為潮州刺史。至郡卑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悅其教。誦公之言。藏公之文。綿綿焉迨今知學者也。郡之下。即惡溪焉。有魚曰鱷。涯生卵化。蛟之類也。大者僅百尺。小者即其子孫耳。早暮城下以人為食。雖牛馬羊豕見必尾之。居民怖焉。甚於虎兕。公憤其酷。乃投之牢食。諭以禍福。使其引去。魚德公之言。信宿大風雨。率其種類而遁。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到于今賴之。漢東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南粵大率尚鬼。而公之祠弗立。官斯民者。又曰仁乎。余出京府從事。出吏茲土。觀求所然。頗得其實。且歎舊政之闕也。會新夫子廟。乃闢正室之東廂。為公之祠焉。既祠之。且招之曰。

公之生而不及見之兮。惟道是師。公之歿不得而祀之兮。乃心之悲。峩峩然民兮。奉實有虧。濟濟多士兮。官斯者誰。南粵之裔兮。在天一涯。吾道之行兮。自公之為。蒼蒼海隅兮。咸閱禮以教詩。浩浩江濤兮。悉走害以奔奇。功之大者亘古今而不衰。德之盛者信蚋雉而並馳。何廟食之弗

供兮。俾祀典之孔彰。實我生之包羞兮。亦斯文而已矣。眈眈邃宇兮。孔堂之東。儼儼盛服兮。如生之容。闢窈窕之軒楹兮。列游夏之朋從。陳蠲潔之俎豆兮。奏鏘洋之鼓鍾。顧丘禱之不歇兮。幸神道之來通。厥斯民之仰止兮。尊盛德以無窮。

陳堯佐戮鱷魚文并序。己亥歲。余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贊。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妄也。明年夏。余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湄。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洎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恃焉。而任暴性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慮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細毗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以為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聰明風雨弗敢渝。鱷魚恃陰與遠。毒茲物。俾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疑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乃投網緘止伏不能舉。縣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拽之以出。

賊其吻械其足擸以巨舟順流而至䦨郡閒之忘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勢鬃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令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慼宣王者之威行焉余始慎之終待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書之以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惟則曰悠兮魚之佯則曰穌兮二者之異不可麾兮張氏之子乎為狩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䖸䖸母氏佯何說兮余實命吏類斯作梵害而弗去道將索兮風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蟠蟠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佯人嚮兮鳴鼓召衆春而斬兮而今而復澤其廟兮　王十朋祭王尚書大寶文　惟公生稟南方君子之強藏昇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策過太上皇擢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將潛心稽古傳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覽權思用忠良蔵我咸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來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霸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端凛然不赦財很言如著龜去自芬芳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

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賊倉如皎日月於明昌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美盡歸于來粥諧賢裏天不憖遺衰哉詎亡十朋昔以諸生受知上庠竊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龜亦曰兩王鼠豈虎偶蔑依王傍把麾泉南稍近門牆欲雖獲脩見則靡違忽聞訃音痛摧肺腸瞽彼大廈壞其棟梁如體無骨四支焉強為國惜賢潸然涕滂　蘇來叛祭遠遊先生吳子野文　朝奉郎提舉成都王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麻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閭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于儆武似壹子柱氣發機適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噓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獻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主作死非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作馴非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

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遠遊菴銘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待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

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究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龍蹲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噱而少留乎

胡銓王尚書墓銘　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為周耶曷用而不盡耶上在潛宮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肇乘典禮曾不逾時權試諫議屢嬰逆鱗抉恩攬義肉食者鄙相時射利請罷督府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折力詆觸宰相嗔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幽首謂銓君遂孤立相顧泫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擢常伯寔不得黔何獨歎羣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鉞石煙皇以表夕塞

廖德明八賢讚

天水先生趙公　粵始距今五百載餘風同郡曾比其權輿歎弄明珠光聯北斗沾溉者多寔維師友

贊良都運許公　天賦異才帝加優擢褒然之舉聲動海嶽於塵埃中已遇知青在嚴護持德重神欽

草範先生林公　直忤權貴忠徹冕旒一官莫繫拂衣歸休俯視玄虛研深探賾會我真機有待其後

知郡直講盧公　石聞于朝文行經學法嘉力踐持論允催朱轓弗來弗竟發軔仰止高風湖山舊廬

遠遊先生吳公　卓撇蓋門心不滓塵問及源委破妄而真無欲無求不憂不喜清風萬古有道之士

金紫知郡劉公　辭爵弗受解章弗綰封返真遊璞樓玉韜青娥有約素屏留詩問君來時蟠桃為期

知郡朝散張公　竹符千里一片氷壺傳家有子不隊清猷南國儀刑上心簡記萬古難磨屏間姓字

聞學尚書王公　進步舉首扶闕下像止塗再闢喉舌清朝謀謨沃心言多逆耳進退從容直道終始

後序　事有當於人心而關於風俗教化之本君子於斯不容已蓋今之為郡者惟汲汲於財賦獄訟簿書之末風化之本鮮有經意況侯自脫屣丈闈駢聲仕路被薦公朝者屢矣治郡牧民出於存誠故洞明本末加以天資高明學力宏博發為文章政事過人遠甚昔柳惲有其美之稱謂其才藝可了十人餘今於況侯見之公之嗜好一無所溺惟寓意於翰墨考古訪賢意謂風俗之本教化之原自賢者出究唐以來所得八人其餘特未易縣舉要之八賢道義文章青史中罕見其建祠立象廷湖山之顏以鼓舞邦人願不懺歎經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夫子亦以文獻不足不能證夏商之禮八賢者典刑也文獻也風俗之本也想夫英靈華表鶴之往來今昔孰是是康之履舊步覺皆非惟爾邦人桑之與梓必恭敬止况今儀令則洋洋如在其上瞻仰之際宜不發感動之機東漢之時陳寔平心率物以厲鄉閭人有爭訟為曉曲直退而歎曰寧為刑戮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為盜者請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令王彥方知之由是而觀賢者之有益於風化豈淺淺哉去古遠矣九原不可作矣植象示儀化頑成俗亦庶幾焉

王大寶撰韓木讚　潮東山上有亭唐韓文公遊覽所也亭隅有木虬幹鱗文葉長而傳稜者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韓木乃條子木廣無是種也潮人不識之舊林既老類更滋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議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盛傾城賞之來歲捷報三人蓋比前歎多也繼是驗不之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遇或時運適然未可知爾大寶嘗讀蘇端明為公廟碑論能不能有天人之辨竊觀公植之木能逃化機為一方瑞表宜容僞始具善教之道及達物而嚴諸用使潮人思慕千萬年莫之厭者矣碑何以不書木盛也盛而無妄邦人誠之誠而不書天下後世曷然之夫鳥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蕭韶儀鳳周啟嘉禾各以類應公刺是邦命師訓業綿綿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效祥於木理之宜然君乃術業荒怠惟瑞之證於世妄誕者之為君子鄙之為之讚曰　召公之棠孔明之栢既詠勿翦且歌愛惜瞻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清德化維服化隆而孚華繁以符邦人勗之此理匪誣

陳文惠公撰鱷魚圖讚　余讀昌黎文公傳見鱷魚事甚異且未敢誠其說太歲己亥出官海上乃公之故郡也郡之下即大江焉江口而下舟人則曰入惡以其沉淵巨浪覆者相繼也江有鱷魚大者數丈玄黃蒼白厥類惟錯似龍無角如蛇有足卵化山谷間其卵無數大率成鱷魚者一二焉餘則或黿或鼉鱷魚喜食人狎于水者每罹害民居畜產亦啣尾去潮州舊苦此患俗不能禁元和中公出刺下車文而逐之信宿鱷魚遁去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自是州郭無之殆今猶然余至郡訪其事乃與傳合始信史氏之不誣也會婁網于淵獲始化者以歸胖自利鹵九者駭焉嗚呼貌狠而性仁者有之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小人之殆不若此乎余感公之行事樂魚之遷善且慮四方未之信也乃圖而讚之　惟水之奇有魚曰鱷利口劍戟貪心溪壑猗歟文公示之好惡魚既化焉人寧不怍

圖經特猶未載鱷紋指中不及之

元周伯琦伯溫肅政箴　元肇古建官分天下為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塞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發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賊兵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饒魚鹽以故敬給甲郡郡然貫樵傜蜑衆錯洞獠距學雜處獄

扞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赦租徵惠姦元元於是遍閱告牒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施讞釋其枉若詿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壅紬鋪璝墨雖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厥戟昔之所謂海瀕鄙曾者於乎匹紙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遐邇孰敢不自獻以違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霜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 惟辟代天立法乂民秉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夫直指周建漢因彝典括揭用禮體仁刑以弼教戢頑聳懦明目達聰仗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尨情澀恫瘝乃身贖貨臧公憤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備紀綱呂振風俗呂淳致告執事敬慎咨詢是月乙酉經筵參贊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左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昇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來潮宣諭 宋王漢撰金山記 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瞰大湖闌闠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從昔榛莽翳塞為蛇虺之囿麋鹿之居俚始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詭

州之耆老咸以目所未觀壬子仲冬余始至郡聞其近邇庠廩畏崖之伏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為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為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巍然出叢薄間因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拆聳頗望曠絕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數石尤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望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復巨觀者必先傍無所僟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夕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險亦以西暉名之巖東南五步叢石怪詭隱篁蒲閒披剪未竟勢若騰躍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偃遊有臺曰鳳臺謂佛所宜遊處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觀焉惡溪瀨為郡隣唐而還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於我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為亭以便遊觀人呼曰侍郎亭渡惡溪陟峻嶺土無嘉葩美木亭火已壞惟一樹獨存夏炎赫曦傍無以芘則茲山居城隅適郡署樹石開錯坡徑紆直陟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為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記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太守王漢記 山以仙名水以龍靈不在乎

高深也今王侯以金山勝境過於韓山為可紀毋乃夫言歟舊亭雖廢新廟隨興居者思其澤過者拜其像佇瞻鑽仰者如有所得遊觀宴集者如有所懷雖千載如一日而金山茅塞且久矣君子之言可不慎歟守斯土牧斯民從其大者而小者勿論也勝境云乎哉因題以自警至順壬申郡守蠡吾王居敬書 陳克佐撰獨遊亭記 群居侶遊可以終日而守道之士患乎僕僕之未能也順乎俯仰媚乎庸語從之悔也遠之吝也故君子謹獨焉易曰閑邪存誠又曰比之匪人凶也玩其占索其象得其象則盡其意所謂正夫一者其靜而勝乎余少居長安杜門力學耳目視聽不書與人接士有造余者必紿而卻之雖來之益勤而拒之益堅蓋道不可苟合顏不可妄悅由是咎余者云云且曰陳氏子傲人也何為交焉余聞之不敢逃其說作傲士箴以自警後第名禮部游宦凡一紀顛頓狼狽人或聽之會余失律京府奔命海上乃曰不能為碌碌子所知也今萬里南竄又安得其友而絕之乎余復之曰夫形骸之交勢利之合蓋隅而已大而不敗者幾希焉如予之說則所謂咸其腓執其隨者也吾后帝萬幽家六合而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何往而不得其友潮州處駱越之南實聲教所被養蒙復性亦其所也余何懼焉余既至即睹公守之東偏古垣之隅

建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是獨也不獨愈於人之敗敗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原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或者之說不果承命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吝而獨善也故載其說于屋壁 陳餘慶韓山亭記 州之東山惟雙旌為最高山有韓亭昔文公選勝遊賞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陵峻豁然地稍平衍有舊亭之東者曰觀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陰以級躋於南北峯之巔有圓亭曰扶雲方亭曰東風太守曾公造以政事之暇而增治之落成之日尚書王公取吏氏之贊蘇公之詞而名之也增治之意命名之旨所以壯形勢所以聳瞻觀蓋期與邦人景慕高標宏達遠覽飄飄然有風雲之志要無愧於前喆焉大凡奉天子命為千里師帥者一聽斷一舉措必存教化於其間俾規模遺愛漸溢于攸久毋徒為簿書湮沒而已文公以忠言直節不容於朝來刺是邦首命趙德訓導諸生自唐迄今文風滋盛其建亭于山巔植木亭左以舒襟宇以繫休澤以慰厥後去思之懷而其精神若與神明參若與造物伍故四百年之後韓木時花以為邦人科第之應旄倪愛戴衣冠敬仰凡分符於斯者罔不欽豔其餘烈獨曾公報政之後登臨環視乃堂乃亭以縱遊步由以儘峻極之靈顧以發山

川之秀意英傑華出於邦用廣文公之謚莊悼呼偉哉尚書公式嘉其志以思韓之念廟鄉閭之曉道傳學篤行嚴罷誊清以遲其遠者大者故揭是名且有深意存肖孟子以登泰山觀瀾水以明其道司馬遷上會稽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以發其文謝靈運陟危嶺窮幽峻躡幽潭以暢其詩思謝安亦寓會稽娛樂山水以豐其相業而傳說之巖夫公之渭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勲者兆茲東山巍然有峭拔之氣象亭堂之設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四表八荒恍乎目前奇峰疊巘拱乎胸次長江巨海波濤滿激以蕩其汗漫之詞源朝霞莫雲變態殊勝以擬其構藻之章句尚書公既以經術忠鯁為天子侍臣破荒於前是必有真賢實能嘉猷義槩接踵於其後然則曾公之舉豈以為遊覽之樂而已哉曾公自下車來云為注畫未嘗不以文公為儀式業業戢戢如清潭鰷儵脩學侍士如立師訓拓東山之景以表其景行之篤俾見邦人思之與文公齊休於不朽其備負郡庠樂其有教勸之誠敢不書之乾道七年乙酉秋郡博士陳餘慶謹誌

王大寶清平閣記　仲尼歎川感時易邁孟子觀瀾致用廣大凡寓意於物理罔匪標表蘊而表真趣也山下有泉蒙以育德地上有水比以親賢行於地也陰不失信溢於澤上節不踰度萬折必東朝宗于海是以君子審所歸向宣湖在嶠南負山抱海層巒環翠蜻溪演繞衆會于江以挹郡治之左源遠派拱混混不息余先廬沙堤內址去江纔二十步晨華暮景風紋雨鏤目愁而情怡其機根諸中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淡相親也時因諸閭縱武江滸經營堤外得爽塏焉舊日之佃地不妨民舍不剗荊卉亘域郭繞闤闠真方隅面形勝恢基崇址挹朝陽以考宅相樛桷瓌挺堂室宏遠文峯秀氣羅拱于楪宇練流縈帶泓若一池於是直居之前枕涯砌蓋建閣以舒曠望揭之曰清平蓋莊周所謂天德之象也噫性未嘗不清亦未嘗不平嗜欲貪儲玩習侈靡一或雜之何以能清忘恐喜怒權勢名利一或動之何以能平然則鬱而不流激之過顙豈水之性哉澄清準平趣東達海率水之善殊未可量聖賢觀感各有攸措容光爾而瀾曰時除清平乃能樂是閣人惟清平乃能居是閣名一得三請書以訓

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哲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凝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馭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業而為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

賢其亦有得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華出乎衆何見而顯是邪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危貴揖遜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撰家家數百載間而君厨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建立於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挹其糟重為何如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道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對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召對而擢直講盧公其人也君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僊官遠遊吳公則有祿避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耶客曰唯或者從而譏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開則明雷霆息兮震而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昔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不可量也天誘其衷爰命我侯發其幽光啓其往蹤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銘煙閣勒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龍之譽後官位卑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闡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觀盛事竦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輪奐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慶元庚申六月朔日廸功郎潮州州學教授王宗烈記

黃景祥湖山記　湖山峙立於郡城之右齶渚遠其前浮圖矗其巔環賴則平林疊巘紛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鱗次萃于一州勝槩也昔時諸公登臨賦詠磨崖紀石遺跡尚存閱歲積久湮翳堙墊榛菅蒿翳木戕於斤斧石瘁於敲斷遂為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林公嘌守潮之明年政成俗阜暇日偕郡丞廷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從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塹者夷之翳者剔之崎嶇者砌而級之植以松竹雜以花卉僕搆三亭以便遊憩緣山在趾捫藤躋而上半躡煙雲者命之曰雲路翛然負塔而東向埋視前峰者曰東嘯少迂而西巨石數四卓犖而環侍者曰立犖洞心駭目之觀一朝闡露得非天遣地設固有自然之境必得人而後興耶斯時也吏不踵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以恬以嬉相與具盤飧羅樽罍以窮登覽之勝飲者酡顏歌者喧咽舞者

扑曜朝而往夕而歸而公之與侔和若一家侍像屬之親若朋友愛士民也不翅若子弟故時亦出籃輿與賜從盤桓其間相忘相狎而無間春溫而林木茂隆暑而清風來徂秋而爽氣豁祁寒而青青不改四時無非樂也然公之樂不在山而在民故能因民之樂而樂其樂昔滁之瑯琊下有釀泉太守歐公亭其上公餘與客來飲有歌難陳觥籌交錯頹然而醉醉而與滁人遊以相樂也滁之山水因以名勝然則林公於湖山殆亦歐公之於瑯琊也夫慶元己未郡人黃景祥記　方孫思古亭記　潮陽古曼舊傳地居鱷湖唐刺史韓文公嘗治鱷為民害公文以逐之又嘗登雙旌山手植嘉木邦人以比甘棠歲寒之姿迄今不易旁有屋數椽俗號侍郎亭二者咸在溪東自公去潮垂四百載遺愛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厥後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溪東父老作亭于此南望韓木右顧鱷湖以表去思故亭名思古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歲月浸久老屋傾頹邑子蔡氏易以柱石營而新之庶幾過者因亭以有感今流俗乃號為師姑亭殊溪東老父去思之意推原其故侍無類於小姑彭郎之謂哉夫小姑本小孤也彭郎本平浪也傳習既久且移小姑以嫁彭郎況是邦乃昌黎舊治聲名文物不減中原南有迪野北有思古皆舊院館迪野之名或訛為

行者俗謄南音之為累也如此守亭者以為請因用思古舊名申述故事且告來者示不忘也　西山真德秀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朔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予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復始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廻環而縈帶雙柱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鄰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遂而弗暢市廛諠囂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模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太守濟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汝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鈞稽出納則郡庠之彥曰方遇龍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損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蓋今之為守貳者有簿歛升星之旌有牒訟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頗有獻焉夫所為復還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庠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滓於貲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絲忽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止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士者哉陳公名塏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璙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建安真德秀記　元邢世衡思韓亭記　東於郡山有韓名唐潮州刺史昌黎伯韓文公廟焉相傳即揭陽樓遺址其縣守居後者今為精舍在郡之南七里蘇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實存延祐四年二月朔休告僉海北廣

東道肅政廉訪事長安張公款精舍祗謁竣事謂茲山公素所遊息杖屨經行草樹榮耀以來至為憮於是屏騶從挈胥絕磴躋攀勤窶倚徙而上百舉武梯石臟乃至焉款揭虔稽圖訪古俯伏叢篠美蔭繁蘇手植木瀉蔓生不復識舊侍郎亭曰仰韓則近名危攬浮灝風榭邈空與郡西湖山對望彼舟登蠕鐫有華厥初而此湮沸靡倚僅得不廢可惟也公慨然捐俸屬郡府鳩工庀材完舊益新扁以思韓以仰之目不若思之心也猶懼幾以貽永冬越十日丁未孔子用祭郡士畢集公曰潮詩書澤由韓公始爾士子志之邪皆辭不敢乃僉志一力助錢相役為錢中統萬緡公命置永業田為租百石廩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籍歲入備葺不時出納不實者有司察之志慮深矣郡之搢紳處士耆老之儒咸願有紀謹按公扶樹教道息邪距異論官市出牛元翼從裴晉公平蔡用鄭中事在史傳此皆不書特惜夫世常以文論公而不知其絆道績直楷正傳其有處非漢唐諸儒所及三郡廣南一隨伯父貶官韶一令陽山一刺潮咸以言事故遷其不鄙遐畊勤治務視摘官猶賓遷郡有鱷魚食人以文逐去遷無患民賓口為常訐膺免之未相直賴與錢贖且著令故至今思侯為深傳頌侯事為習夫以公之猶義澤仁雖身海上乃心罔不其主之悟道之行至

謂公要覲南海窺衡湘詞迫切非公本意獨賀茲郡之遺者使其玉帶金魚秉執鈞軸論說唐虞谷天一隅雲龍上下晨星落如而流雅通經之趙德驄明識理之大顛遂得附著于公以托不朽獨非斯人之幸歟遐想一時親見予雲以為適然百千載之後萬頸胥延音塵邈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舉酒相屬俯仰江山詠侯遺愛聞風而興起醉義而忘歸其獲從令公遊者豈獨非幸歟書諸石所以志公之難遇而潮獨幸俾邦人壽厥貽欽于世世忽怠將仕郎前南雄教授新安邢世衡記

范梈撰總管府忠愛堂壁記　潮陽古百粵地控海之陬雖俗雜夷夏而民稱易治國朝承平日久涵養生聚郡之殷庶名嶺南右人民之休戚實係守者同德焉泰定二年制授廣平宋侯用朝散大夫為同知總管府事至未朞月洒滌故弊厥政大行一新公府之署揭其視事之廳曰忠愛之堂與府判官賈仕君推官劉君克敬及其知事趙弘道馳書三山屬予文以記之予謂潮嶺南右郡諸君一時同德其作新振起於斯堂宜矣抑嘗求古聖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今太守古諸侯也天以天下付一人不能遍覆而剛治於是剖千里之地與其民簡其人使分牧之所以重所付也太守受地與民擁朱轓綰三品章綬官有承貳佐吏奔走者自邑令長群執

事咸下風聽命焉亦崇且華矣得人則一方受其安不得人則一方蒙其殘苟殘矣是太守責所簡而簡之者輕所付矣曾謂有志忠愛者固如是乎漢人有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然不必盡良得一人則一方重勢可見已國朝疆守之廣度越三代人材之盛超軼漢唐詔書方又重郡守之選焉有膺是責而居是邦食天祿而治天職乃自附於不為者乎或曰潮之距京師遠其治固有緩急是又不然譬之天生物之眾乎土者去天誠若覆絕矣而物之所由以生者雨露之澤至深切也郡視京師雖萬里有國之制昭如日星設官分職以宣布之信賞必罰具在有司今且云然是猶知天之高不可極而不知生物之無一日不蒙其澤知朝廷之遠而不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太守任宣布之職於其間宵思無愧於易與良者而已此非獨為潮言也為天下道也今諸君當涖政之初適豐歉之歲因其故弊爰有改作求言之意乃不藻繪之尚而拳拳以人心世道興起懲勸為先非真知忠愛之實有所為而必無所負者又能如是乎余雖未獲登潮之堂然切識諸君之義於書辭之表故樂頌之夫同知而下郡丞貳也而所立如真守況守者哉因請刻文堂上且為方來執事規異時論相於郡如漢故事必自潮始則今日之規又所以為頌也泰定三年正月范

梈記　經歷司衡政廳記　余既記潮之公堂已其請則又曰郡幕之著扁以衡政政言正衡言平也幸遂識之嗚呼夫正人者烏得有不卜者耋且百官之有贊佐莫今郡為難也郡方千里責有民社都轄者臨於上衆聽者仰於下郡處中焉制經歷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郡凡三員上以承太守下以攝郡吏已又處中焉卑不得有所撓崇不得有所陵凡所興起廢操持者皆國之故也事無大小重經具于案牘紛至吾前者有萬不同吏曰可未也守曰否未也贊佐者常執其衡進退其權而取事之中舉無所容吾心是以守雖貴不得以廢吏之是吏雖賤不敢以徇守之非政於是乎平訟於是乎理教化於是乎宣風俗於是乎淳其致此者何哉以吾無私而已夫私者非貪賄比周之謂一有容於吾心即賊乎天理之公矣故有詰據以立異依違而苟隨居兩上下之間而不思其難所與起廢操持或異則衡將不在己而在人欲正人而人反正之正人則衡在己人正則衡在人一公私之間而利害相懸若此服庶官者可不慎歟今潮之幕貳則浚儀趙君也君擧茂異起家風紀當明正人之說矣因誌廳壁諗之君子泰定三年三月七日范梈記

吳澄潮州路重建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

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是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異哉或謂潮人始未之學自韓文公為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我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愚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脩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授部也廟殿門廡畧具潮人以為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頒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僉憲任侯仲深又率諸官捐俸命群士掄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黝堊之以彩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襍喧聒逼迫諭而徙之地域洗并繚以宮牆尊嚴閟伍首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殊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營繕者教授李優學正劉貢珍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度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請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為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放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傚春秋記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為東廣諸

郡貳中人以下仕住喜官斯土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州之泉
然靡不敗節喪名安於汙泥坐織圖而不悟豈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
雖武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從已滅理而窮欲又烏知崇士
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意於廟
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于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
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也今予所書之非常者書其
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
之官而無一豪傑乎澄嘗攷古驗今審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
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為虞芮
二君爭田一覲周民之讓畔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
能脩行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之官于潮者儻見如此之士雖有翏戾
亦必頗有慚作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往千於二三千
里之外聞潮郡之仕庶循捿蹕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
如今也潮之士其勉哉是年六月既望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臨川吳澄記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
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攷其言論識趣大

率非秋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晉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
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為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
下文人所能及哉嘗因論佛骨事謫潮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
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遠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淳
馬皇元奄有此土屋燬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為先
聖燕居先師兗鄒沂鄆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焉唐時先聖配祀獨一
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
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離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僅僅規模隘陋
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隋其長阿里沙其
貳精都判哈蠻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然居位置
相專寬衆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闢
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藏粗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門藏一
一俻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
役越明年山長陳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
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如之何必也學

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冀翅貢於王庭如韓陳所期而已由是
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冀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
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翅德並且不可是為深有負於
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賢聖之蘊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
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後取
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耆蠡人也歲在壬申七月己
巳吳澄記　劉應椎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潮廟碑記皆摹之惟張許二
公功德在天下迄今赫赫若前日而劉之文後能脩述以示來裔且謂與
韓公戒有默合之說尤為超見故不敢略而錄之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貼危擎
累卵而措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為徒死矣有如張許二公夫汗血累戰
之憊扞夫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寧以義徇挺身為東南之長城而橫遏
之功不在太師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背裂毛髮洒淅凛
然凡凡矜如生之面距非蒼天綱網之五行宅土茫茫之上黨者歟唐皇
養虎遺患致漁陽鞞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則九州之上腴自
開元晏繁以來恭養安恬士習脆輭聞角聲而隕如雨者衆矣翠華搖搖

倉皇幸蜀之碑雖帝割愛之懲亂匪降自天上失其馭故也賴天地之靈
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兒實矣尚有餘孽鋒
銷斧擣朵頤函夏而遷在野之庥尹子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宗合
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雛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衆以奇
取勝賊每戰輒敗僅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矢盡使霽雲求援於賀蘭
此中包胥哭于秦庭時也而援兵不至割妾殺奴以飼士此宋華元所謂
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江淮之保障棄睢陽
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斷天為厲以去賊寧
示見神若聞茲言亦瞻淡變色而為之悲咤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
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
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昌黎辭而闢之廓如也肆今崇祀隸韓公過化
之鄉意所精靈之合以韓公為知己故翩然被髮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
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子男邦耶祠廟初基宋熙
宗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歸德謁廟幻靈夜夢神語以神
像十二銅輥一閘後殿匱中錫汝保汝伴奉歸以祀而邑之東山明發趨
京事迄允濟回具脩牘牒告神睨畢記夢中語取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

嶽祠鐘鼓鍾而立化。邑人駴異。時見玄旌樹于嶽麓。廣寺僧徒夜見光焰。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威。二神與尊王爵。鍾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燹。廟祀浸疏。大德末年。邑令裘天漢號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復謀營創。趙爲潮著姓。率衆易儈楯貨市材。鑒三門兩廡前後殿。通三十二間。璞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岡兌忠者像設儼然。儀衛甲仗。駢坐於壁楯之間。歷歷如見當時裡拳賁血之勇。惟嘉祐侯貴擎始者。故特祀之。煙始於至大戊申冬。落成於皇慶壬子春。廉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歲時薦真。鱗集雨暘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神之血食于潮。赫靈濯聲。懸有冰天桂海之異哉。唐呂溫云。烈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皇元統一。晋裒忠義。名紀祀典者五人。而二公與辟事南公居其三。信哉大忠大義。越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係以辭曰。天將宪節付二公。仟敵江淮嬰孫壤四百餘戰柱賊鋒。誰知降運陽九窮。生爲人英沒愈雄。桓圭丹鳥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端厥躬。趙公精誠與神通。植僵起廢新斯宮巍哉雙廟等山崇。鐫珉勒石紀豊功。　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　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休。潮於漢爲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峯曰玉峯。峯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于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爲巾山。地名淋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于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峯之界石。廟食于此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爲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衆都異之。乃周爰咨謀。卽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濯靈。日以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庇庥于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敗北。南海以太。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覩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

繼元以降。凱旋之夕。有旗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敕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革命之際。郡罹兵凶。而五六十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駸駸如後元時。民實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古者祀六宗。望于山川。以捍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可求。非神降于莘。石言于晋之所可同日語。人能助國愛民。以功作元祀。則捍菑禦患抑末矣。凡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非諂也。惟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爲德不可度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社而稷之。飯必祝。明山之鎮于梅者。有廟有碑。而巾山爲神肇基之地。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妥靈。則神之豐功盛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寔甚宜。於是潮之士某合辭徵文以爲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錫命于神。圖取其廣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儼雨暘時若。年穀屢豐。則福吾民。卽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神之仁愛斯民者豈小補哉。雖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威顯於民。禍福影響。於雁乎仲表神竹之靈。於劉鋹之速閱鐘之報。彰善癉惡。人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勵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邦。使山爲礪。與海同流。豈徒曰扞我一二邦以脩。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中大夫。潮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蠡吾王元恭篆蓋。　南珠亭記　南粵自尉佗分封之後。椎結餘風。驟漢歷唐而未殄。惟潮陽乃韓文公過化之邦。較之他郡。汙濊爲易新。自置鄉校。騰進士趙德爲之師。潮之人士。始篤於文行。遂爲海濱之鄒魯。至宋大中祥符三年。天子東巡時。則有若許公申。以賢良應詔。試學士院。擢進士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歷官憲漕。至刑部郎中。嘗因災異言事。極詆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後此以賢德標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泝其源則由趙公始。韓公呂山斗之望。來刺于潮。趙公呂鄉國之善。見知于韓。聲應氣求。是可觀其所主。迨韓公移刺于袁。以詩留別趙公。有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之句。民到于今誦之。潮人以思韓之故。而有廟祀。而有書院。扁以韓山。以趙公配。慶元庚申。郡守沈公杞。從采趙許二公而後有若林公巽。有若盧公侗。有若吳公復古。有若劉公允。有若張公夔。有若王公大寶。皆爲古賢。一邦之所尊敬者。爲一祠。淳祐癸卯。郡守鄭公良臣。移

建書院于城南邦人又以姚公宏中通祀為九賢與書院對峙有亭翼然
臨于前者扁以南珠取韓之詩示不忘也中罹兵燬革創之餘書院雖存
而堂廢矣地易主矣至順辛未夏今守亞中王侯自江西省闥分竹南來
下車初政不棘不徐惟厥中先有司以清獄訟訪民瘼以蘇疲瘵除螟去
螣振滯匡乏好賢下士悉以韓公為師一洗積年乘陋之習以新我泉民
鼎建泮宮禮殿呂尊先聖次撤書院而新之以敬先賢重建九賢堂于舊
基歸侵疆若干畝步仍刱南珠亭於前以備太平之盛觀此豈俟政而不
大者之所能哉初公之治省闥也嘗夢至一僧舍有以手卷書南珠二字
以遺公覺而異之洎至于潮暇日於書院鄰寺中或指南珠亭故址以白
公公恍若記前夢而新是圖豈非九賢之精爽不昧豫以起廢之事屬之
公耶繼自今登斯亭者景仰高風固得古賢專美前代此則公之所望於
士也世人有愛珠者至剖腹而藏諸其與匹夫懷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
寸回視公之興禮崇化所寶惟賢而不泚其顙者幾希公之治績宜不一
書將如西都之良二千石增秩賜金於在官之日徵為公卿於選表之餘
此又士之所望於公者也昔孟嘗為合浦太守潔其身而去珠復還今公之
至於是邦踵以正而百廢具興使南珠之亭復舊汶陽之田來歸方之孟嘗

所廢詎肯溟滓然第之哉公名元恭字居敬蠡吾世家寓軒所自號也若
夫九賢之爵里詳載圖經公之脩理與學院自有碑刻故不書　周伯琦
宋死節臣馬侯祠記　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君子必有取焉况
當城傾于隍之特而能以危為安以斂為完奮不顧身以盡委質之義者
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宋既內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
且壓境守令棄印綬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綠砦將攝州事勞
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郛既虜猶收創殘百餘
人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為廼令妻妾自縊於是服鴆就死潮遂平時十
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
十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予司憲閩俗于潮潮之父老猶能言其略及
閱郡乘乃得其人如未有祠父老欲為之而未能也因呂屬郡賓佐三衢
張君宗元為即言于郡貳倅孝吉為主治祠于校官東偏之室先正之次
為大告之已復請予記其事今夫衣冠而祿食者孰不曰我為良我為忠
爽考其行非怵於勢則奪於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其趙記命四
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為已計馬侯獨以孤孱之餘抗驍驁之衆非有所
挾而氣益厲非有所冀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真足以暴於天下所謂生

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賓佐是舉可謂
知為政之本矣故為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潮者曰南粵之陬宋有斯
人焉是月既望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周伯琦伯溫甫
記并書篆時佐吏田仁德濟可那思義仁仲偕行　歐陽玄趙忠簡公得
全書院記　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玄嘗記之時以國子
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
祠事甫畢尋遷亞中大夫出為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為秦檜所斥居之地
也忠簡為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罪檜為相欲使其君慝怨
事讎以修金人之好於是檜必殺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慭未已
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為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
嗚呼忠簡為國元臣而以免於橫逆為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
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簡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
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謚為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
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
清訟理大振厥職以所得職廩之營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
衛之右然居祠庭講肄之室垣墉門廡燦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

中請設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曰解之祠君記之矣潮之
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
之全而歸之者為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為訓也然語有曰
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毀豈俟計哉能達此
乎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為幸乎已而思
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挾
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
親之道猶庶幾可也忠簡之為是言豈得已也哉況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
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為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
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特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
宗殆天之所為也雖然忠簡不幸遇衰偏負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
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為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
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學子來遊思
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為非得已又思繼清顯親為孝而淑人以錫
類則藏修進退動沓其是海邦黎獻衆然為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
忠簡名鼎字元鎮事業詳見宋人所紀載茲不悉書繼清名貢翁延祐初

科進士累歷中外今位通顯寓居淮泗間至正二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記 三陽志元何民先文廟石柱記 潮陽之地多石故家巨室寺觀廟宇往往斲以爲柱闌檻礎礩未爾而釋氏尤壯獨文學鮮焉匪吝也力不贍也予一日閱三陽志因見宋有教授趙崇邦寄以石爲楹輕門柱此事更偉猶有蔡焉遂與直學盧斌商之召匠計之索直三千楮酬以二猶不足增五百焉乃定議爲石柱六石闕三每柱左右長二丈有二尺中稍加議甫協部使者劉公適至祗謁先聖慨禮殿於刹弗合材且易蠹問建幾何年諸生前曰此五虎陳侯之故廳也兵後遷此以故弗如制公曰盍更之嘻昔陳氏歌舞是間而居大聖人可乎宜更之由是損前所計而專意於其大者會歲入不給儒人石國珍等自陳願輸力焉異齵後三歲公義其請下之府府率而行之下之學僎既承命唯謹掄材是務直學盧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蔡君景大官裔也當其盛時建祠堂以奉祖考柱斲以石小大凡三十大而圓者八中而圓者四小而方者十有八今廢矣有釋氏之徒購以楮五千蔡不售乃悉以歸諸學蓋其詩書之澤道義之味夐出流俗猶古意也予既得之告于公公大恱命與之偕來勞之杯酒溫以仁言且戒斯大夫免爾橋役蔡亦訢然無驕無悔學即諭貴委盧斌暴夫與匠及舟議之析之雜之什之伍之輓之車運于陸舟載于川勿亟勿徐不趾而進枚置于庭其勞且艱可既言哉觀者嘖嘖驚羨詎意事與願乖纔兩月間主議者去職輸力者皆盟而叛渙矣人越一年而儒紙同役紛紛莫止矣雖欲爲之末由也已嗟夫石不負余余其負石宜廢與有數而猶有待乎抑好事之難成也予夙夜以思慊然慊然姑記其由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無有以知予之心何民先記 陳餘慶重修州學記 潮之爲郡實古瀛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紹聖以來三歲賓興第進士者家家相望而名臣鉅公節義凜然擅曲江之美而增重東廣之價者挺挺間出迹其所自豈惟山川炳靈抑亦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郡有學始基於南郭之廣法改築于今之貢院紹興十一年韋開又改卜于茲風凟雨隳棟撓瓦剝燕蘆濕滿經閒傾側士之鼓篋來遊者若不安適春秋課試皆以學校爲寄材之地而無久留之意噫學校之設豈徒爾哉今太守曾公造下車之初祗謁于先聖先師周行顧視有動於色其規模固以默定而未發也明年提綱挈領百廢具舉一日謂郡丞姚公某與其屬曰彼瞿曇以禍福謝莊之說恐動流俗其徒之

居金碧照耀爭務壯麗陋則增修壞則易置若無其難者罔吾先聖以大中至正之道立名教其福天下澤萬世者爲如何而學宮之弊一至於此是焉可後乃以海陽令張君某爲才命董其事役於農隙而民不苦勞資以羨財而欸不及衆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昔之未備者增而置之加意修飾有司經始不逾時而告畢浚以清池環以粉垣輪奐相新一何盛耶公之在潮也以嚴明爲治清以充勤敏而有斷秋霜肅物吏畏其威淑景熙春民懷其惠歌謠載道境內晏然其於激獎士類尊崇學校尤切致意學有須賜大成樂皆他郡之所無有久廢而不講公之始至乃命生徒肄習樂章釋奠舉而用之赳弁我如衣冠褡如珩璜琚瑀之聲適中疾徐調絲絃竹敲金擊玉黃鍾大呂之奏成乎繳繹公與諸生仰登俯降周旋揖遜乎其間使在庭之人竦觀動聽皆知賢邦君之將以禮樂化導此邦也嗟夫今之爲政者莫不以刑獄財賦爲急而視學校禮樂爲不切之務公獨後其所先而急其所緩者豈非家學有源而見聞獨與時異趣乎學既訖工又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其成公拳拳之意豈徒爲是文具也哉繼自今學者講於斯詠於斯遊息於斯庶幾亦有得於斯他時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者亦莫不由斯而出則公之爲賜豈淺淺哉某幸際盛事謹摭其實以傳諸來者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郡博士陳餘慶謹記 王大寶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尚天地乾陰陽栽成滋育之化以翁庶類之殖羽騰蹄逝鱗流介息蠢動根荄均被其澤德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迹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以敦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堙湖餘壤僅存十畝逕洛以奉約束索魚於埜傾金以注邀禽於籠掛掌而揚治藂淺久罔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業量包滇渤恩沛雨露睿志弘廓崑以壽常之丘堅縱飧嘤獸嘝之惠爲哉今上皇帝寅奉嚴訓寫丕績好生之德洽于遐邇群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蒞茲邦政事修舉期年而治乃詢元有臨江立界之意俾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惟城之東清江浩漫源遠而派會晝夜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累基建闌以除弘深礲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以禁捸捕涉旬而號乎誠克稱於承宣之職矣噫濟以東興蔦若虹梁之爲便灘以梏樟蔦若罧罧之爲淵鰭鯆之濺奚可以活鰻鰷鯿鯤之枝奚可以紓鴻鵠詳斯池之規方于翼翻曠邈優裕任其自適廣乎衆多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以有瞻則晨鼘寿晔而傳嗚和回顧則暮雲歸岫而柢翮戀南觀則靈潮

雀吸而鯨鰐潛北望則層巒幽翳而麋麻伏使倚而環視之頓首革尾涕
瀦獻嶽㶁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鷺鴟鵂之儔佪翔乎煙渚翹昂於沙磧
送無網罟增弋之虞仰而思之躊躇而釋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
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物之章其見於今日乎老臣居杭江流
時樂斯樂故特書于右

余靖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彌綸天人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密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是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最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屠為勝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後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歲峙寖久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倡而新之其募資也無吝聽無蓋藏間焉者懷異焉者觀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規模立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五百羅漢之容率飾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又為二樓一儲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仁宗皇帝御製一懸洪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成凡寺之制完者飾之缺者補之穢者革之凡五百楹為一郡表至若幡馬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為之書云

王滌拙亭記

東萊太原叟年六十餘承命敘守於潮起小亭於燕居堂後池之北岸有水竹皆因其舊雖景最幽寂而規模甚朴叟公餘退食橫書隱几默坐其上妻孥嬉嚱於旁且不知其異鄉之牢落也叟太息而自訟曰信勞二紀當途名公卿固有知者不能求溢希凉致位顯要攜幼稚窮山水之險南走七十餘里叨竊存祿以期飽暖既至增學田以贍諸生建韓廟以尊先賢濬芹萊瀆以疏水患築梅溪堤以障民田可矣而又將闢金湯之圖焉廷議險以容保斯民而輒取上官之怒幾不免竄逐賴仁者體至察其無私恕為完人嗚呼何其拙之甚也遂以名其亭麻田居士予野吳君惠然訪叟問其所以叟語其故居士曰嘻叟何惑也未性天之命也富貴貧賤亦天之所命惟樂天知命直以事道不作偽以勞心不飾詐以釣名古君子之守分也矣謂之拙叟瞿然而起聳聽以謝居士曰拙之義至矣哉不獨終身請事斯語願誨子孫使守之無斁

莫儔隆慶寺一真軒記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館于潮之北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衡從函丈居士葺之因其號目之曰一真軒有客過焉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予見上棟下宇赤白圭潔櫨欂凋闢游者改觀此非前日壞於奴隸之廬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琳扶疎際空蒼翠溢目此非前日之荒榛棘區者耶太唐衆廓山邑相迎使人超然志在凌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蕖覆水蛙黽屏跡泓澄淳澈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惧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之境也吾與子試為一真之游乎摘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游下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絕榮辱兩謝廻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無非文殊門戶凡耳剽者無非觀音壇墠凡意造者無非普賢林凡容乃撤撓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為記

曾汪廣濟橋記

金山莘嶺俯瞰洪流悍鰐叢特各以為居自昌黎判史咄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蜿蜒颶橫浪激時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勢若微殺往來經歷踵肩摩輕舸短楫過者寒心愈欲編畫鷁而虹之幾閱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矗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千八百尺中端石洲廣五十尺而長如之僅加銳焉為舟八十有六亘以為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為康莊矣償貲錢二十萬户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己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涸為之合樂以燕賓僚坦履之始人胥懌云郡守長樂曾汪書

張羔卿韓閘記

汕潮之東古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閘翼然壯麗固兹橋而作也溪當閩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檐溪渡移晷驟雨暴漲翻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曾公汪叢領郡闔郡請維舟為梁以濟公順之不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鐫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午夏潦怒溢自汀贛循梅下潰流奔尖不可遏齧纜漂舟蕩汝者半存者僅漏太守臨邛常公禕曰利衆者易興謀衆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凡耶乃酌約宜實括督劫袁首為倡響應繼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參訂成畧指授舊舫之大者少損之銳者易平之以便撐揖出金貿材計直償工衆皆一力伏不淹時舳艫編連龍卧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羨創樑閣于岸右贖地闢基斐石拜溢隆棟脩梁重層疊級遊觀覽眺遂甲于潮循建舶便廣公似良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笑憩舊地實與閣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閣以臘月經始越次二月訖工方敝精舍官給田以償後役軍事推官曹崇者時董其事常公合

樂張讌。遨賓僚而落之。乃勝書曰。是役不擾而濟于力也。曹屏伏對。嵩何勞。顧二公規畫之素。嵩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建信侍人若時耶。式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登者彼豁。凡適潮者。悉戴二公之賜。朋儔祝頌。肖像立祠。群請于嵩曰。泚筆勒成。予職也。今二公實惠偉績如是。巨業默無紀。嵩詳捻顛末。不敢以斐陋辭。謹摭實而述于左。

林安宅潮惠下路脩驛植木記　紹興戊寅。予蒙恩將漕東廣。至潮間。淦趨番禺。父老謂予曰。自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之海豐。謂之下路。綿亘俱八百餘里。上路重岡複嶺。峻險難登。林木蓊翳。瘴癘襲人。行者憚焉。下路坦夷。煙嵐稀遠。行人多喜由之。然猶有不便者四。自有下路以來。從保甲為亭驛于。亭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攜幼。具薦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須臾離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則斜之于手。巡檢之土兵。預以符來。需求百出。容或他之。則計薪芻。盡錙銖取資直而去。民以為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午。魚肉百姓。編氓遠徙。不敢作舍道傍。行人無所叩閽以求水火。長堤曠野。絕無蔭樾。炎天烈日。項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則飲惡溪之水。其不病者鮮。此其不便二也。驛可宿。亭不可宿。日行止於三四十里。過是則役夜無所。橋道頹毀。積水不減。

春霖秋潦。橫流暴漲。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後進。此其不便三也。沙汀彌望。杳無人煙。盜賊乘之。白晝剽劫。呼號莫聞。受禦者不一。而州縣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予聞之不覺先聲嘆息之不已。乃移檄州縣官。既同王事。安可坐視。而潮惠之守令。皆欣然相從。與其佐同心協力。創蓋鋪驛。增培水窟。夾道植木。湧河為梁。誘勸鄉民。移居邊道。而海豐令陳光。又俗增置鋪兵之說於予。而潮惠二守深以為然。每亭驛各差兵士以供執役之勞。而百姓之為亭驛于者。率皆獲去。得倚仰事畜。不復有追呼之擾于。又例上路驛鋪之冗兵。以益下路。依閩中溫陵上下路。各置鋪例聞于朝廷。於是鋪兵與居民相為依倚。道傍列肆為酒食。以待行人。來者如歸。略無前日之患。夫世事未有不忽於因循。而成於勉強。人情未有不悅於須臾。而厭於持久。是役之興也。人莫不難之。今不費於公。不勞於民。幸迄于成矣。予以為不難於始。而難於終。使所種之木。勿剪勿伐。因其枯瘁者復藝之。所創之舍。勿折勿毀。因其摧圮者復新之。儻歷百年如一日。為蟬經數政。如一人焉。夫又何患。此予所以深有望於來者。故書其歲月以貽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

鄭厚金山亭記　須彌天下之鎮也。岱華衡恒。中國之鎮也。金山。潮郡之鎮也。郡有鎮山。猶人有元氣。能衛生者不問四肢九竅五臟六腑。惟問元氣盛衰如此。則潮於金山何可忽諸。鄉者潮之盛時。亭榭竹木。冀蔚於其上。當其文物之美。版籍之饒。甲於二廣。抑有所本。兵戈以來。守郡者但務目前催原之事。所未暇舉。亭榭圮於風雨。竹木殘於斧斤。不恤也。地與時會。翁侯寔來。儒雅飾吏之餘。思所以為潮善後之方。乃致意于是舉。即山之陽。為亭者三。曰凝遠。曰咸趣。曰披雲。俯揖金城萬家於几席之上。紅塵與車馬分譁。蒼木共閭閻開鑽。俯仰之際。形容不盡。脩山而東。則川岫凝藍。長江曳練。桑麻近落。煙雨平疇。目力交馳。景趣競遠。身居城郭中。翛然如在四瀆之埜。於茲作亭以臨之曰就日。其後絕山之冢。亭其上曰一覽。砌石為道。絡繹其間。澆桃灌李。種竹植木。以足其景物。夫潮之形勢。不在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榭竹木。非亭榭竹木無以為金山之壯觀。亭榭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之氣象。金山之氣象。實潮之氣象也。孰謂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爾。亭成。太守暇日宴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挈孥榼偕樂焉。惟茲邦人。見亭之成。寧知太守營亭之功。共亭之樂。寧知太守建亭之意。不歛一銖。不役一丁。鳩材傭工。築亭宇如築私室。此太守營亭之功也。冀本本盛。浚源泉長。提綱振領。類非俗吏所能為。此太守建亭

之意也。農豐官達。爰自今日。補弊起仆。緊舊儀人。紹興戊辰鄭厚記。

林汝可刻漏記　潮之城弊而漏刻又愈於城之弊。冗木桎梵水而注。以賦浮箭。晚桎取刻。歲久水蝕桎腐。以至晝地測晷。是所以賦爾之數。皇祐癸巳冬。郡守下車。首完城。明年乃議新刻漏。有以臨汀郡蓮花漏而獻者曰。其法出於待制燕公。最為精密。乃擇牙校就汀受法。指工繩木。別參筆奏。歷四旬。凡總六十事件。而漏刻成。成於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也。盥壺納水。不絕如綫。水之不搖。箭無遷刻。故自朔至晦。累三千刻。以較晝夜短長。一與之合。獻者之言其信矣。十二月己亥。乃徹舊漏。用新法宜也。夫城郭溝池。作郡之壯。鼓角漏刻。該郡之警。夫不可闕。郡太守舉宏其闕。又得其法最精密宜。後來毋廢其法。且思郡守庠博鄭侯仲也。

鄭厚鳳水驛記　郡國有傳舍以待假道之賓客。古禮也。今天下通名曰驛。或人從而高大加飾焉。則易驛之名曰衙。所以遲綉衣鑾節之臨郡。與夫道貴重客。顧他賓非可擲舍。故一郡所以待過客者必有二館。否則上下混數於市郊。此轍跡之通患。潮居廣府之極東。與閩嶺比壤。凡將官於廣者。閩士居十八九。自閩之廣。必達于潮。故潮雖為嶺海小郡。而假道者無虛日。郡蓋有所謂遲重客之所。而驛無舍。其所從來舊矣。自脩來此周歲。易蠹補弊。自祠

廟學舍倉廩府庫下至獄犴營伍率以奇羨隨先後緩急而爲之皆嚴固潔好方以賓館闕焉未備思所以力不勞而事濟者適掌醞以醞舍壞未論使至加葺迄功條擧總其事者請試陪觀因周視堂皇廨廡則寢者有室膳者有舍奴馬有芻飦之地井廁户牖皆有條理以爲醞舍則華而大以爲賓館則與郡大小稱其宜既而得老屋數楹直于城東南隅乃故儲醞之宇於是易其地而兩增葺之因以郡水而名榜曰屬水驛復爲造寢處飲食之具爲榻著六紫與竹木庄牀十有八廚以爲薦藉者各三十器皿鑊鼎悉備使閽一人掌其扃與物之藉而加鑰焉過客之車馬及郡境請預以告棧館之禮當敬從事無怠雖然古君子所屋一日必葺其牆宇去之日如始至無謂古人獨然自今以往凡至此毋壞几廚毋毁垣牆使後來者無之是亦古君子已郡倅來鸞紀歲月于驛壁款併以告

陳諧海陽築隄記　紹興辛亥九月大夫張侯被命鎮州至則宣德意訪民隱興利除蠧勸學勸農有循良吏風於是距城十保之衆知公之有志乎民也㗖然釋耒相言曰吾儕耕鑿于斯幾百載邊溪岸海倚爲長城固者伊隄之力今隄圮室壞鴻鴈轉徙老稚之屬駢肩踵跡造于庭公延詢其故良久曰吾至郡工役不妄興臺榭無增飾恐爲民力困然是隄不築民將永無寧居狂瀾吞噬日削一杯月且百倍數歲之波焉知桑田不轉而東海乎退而周謀咨度思始圖終命海陽尉趙善連而告之曰予其爲予往毋具文毋悚虐速則易壞緩不及事一心遠猷用宏茲賁尉承縱觀注洋浩渺之瀕𢌞覆基地表撤封域號召丁壯萬杵如雲二之日擾擾奔騰之勢合戰而退二之日奄鰲魚驚之區屹然山立三之日沮洳化爲平土流民志其本業矣士相與詠於塾農相與歌於野謂此隄不脩而底于潰民屢以病告非董郡者以謀多而憾伐大而沮謀作者以力少才疎而敗乎是役也守與倅合謀卒與佐同力吾若子泊孫萬世永賴其敢忘功乃涂地刱宮合祠繪像既事謁于僚曰懷惠而報德靦顏而起敬吾儕小人事也記久明遠伴遺波懿績與河洛並傳郡博士其毋辭僚曰至人無功神人無名自郡侯之至是邦也崇教化緩刑獄戢追胥興義役安濟置坊亭堠築館殊勳數十退然不矜意者期與世相忘儕壤間而泯迹無懷大庭之上小有形迹隨即刻畫豈侯本心哉然白公之渠鄭公之陂若功不加于時澤不遐于後時能使人去思之矣向也憂塡溝壑纖而措之枕席之安懽愉鼓舞社而稷之夫誰敢議抑使彰彰之治最梟使既刻而上聞矣一朝而隨召盡節磬忠竭猷吉上金城萬里將爲天下大庇豈以此隄爲豐

功而欽于侈言耶紹興年月日記

許騫重開西湖記　西湖古放生池有山嶄然擴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嵐光爲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莽爲蕪蹊而榛荆叢生童然一山矣慶元乙未夏太守林侯嵘既成聚風月山樾秀纍始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而無湖哉率廖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剗耨壤剪叢檝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踞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徑插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欄繞奮平闌虹影宛然數步之内祠宮梵宇雲蔓鱗差浮榮女牆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遞送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杯遷竹下草際苔中湧觴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簪盍將泳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畧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嶢榭本青里閈蕭條畫艎宮羽稚耋怫鬱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涖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又欽麟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澤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梅香月白春滿城我公政暇停艫擧白民亦熙熙陶陶鳴儔緞賓藻野縟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斯夫山巘湖乎公卿之讖百年遺迹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佩洋洋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廢擧而衆美具焉是用踴躍而書鐫于湖濱之崖石

新隄記　寶祐元年南桂新隄成南桂之人頃歲水再至漂田畝包廬居老弱沉溺壯者散之四方矣今隄固於曩吾里之人得以父子寧畜養者非賢使君之賜而誰賜歟伊而不記無以示來者遂相率請于府尹盍記之惟潮居循梅汀贛之下流每一潦至則四州之水匯于潮之溪以注于海溪旁皆平地也隄之以捍馳流而後民得以耕於斯家於斯古隄八十里望之若連繩然一敗不牢則繩遂斷絕而南桂之隄據要衝紹興辛亥水隄決僅百丈十保之地盡爲壑郡侯張行成叟築之民乃粒六十年而當淳祐辛亥八月水陡漲與紹興害亦畧等有倡爲塞水口之議者增其故基與水爭勢春中之役方休而夏潦至又潰潰益甚新築之址亦化爲淵民白之郡聞之臺權郡樊公應亨遣公吳燧皆曰築隄縣令職也海陽令王君衛翁爲有才亟委之令乃相地之宜避水之衝立標以定其北北起許銀巷口南抵五福堂後而又外築涵南横隄以障數千户口分十統論以

總之時有不便告者即委主簿趙君孟浴相視簿曰發檄可蹈乎宜從今
議撰始定矣顧其役大其事未易集也今郡侯全公昭孫涖事之初首訪
民病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春且澇吾民其魚矣促成之乃命陳翀檢
濬督役出入田間與役夫同勞苦侯一意仕之民有悍然不從令者有以
他辭規避者侯不阻不威諭以利害而戒飭之要以事成就乃止又以令
言聞其棄地之產而急者乃悍者備勞役者懽悅令亦時至而相勞焉不
數月而役畢蓋為堤之址廣八尺其上半之其高一丈二尺其長如廣之
數七十有六夫以工計之者三萬有奇經始于壬子仲春告成于癸丑孟
夏而溪東之堤所以捍三保之民同時並舉里人陳天驥董之於是兩岸
屹立悉復張侯之舊矣或曰天地之數有六十窮則復始是堤也其潰有
潰之者其築有築之者蓋數也大圭曰非數也人也向者紹興之役蓋有
陰肩謠言巧相阻敗者矣非張侯其孰主之近者之役亦有轉移吾說沮
撓吾令者矣非全侯其孰成之不然堤之成久矣然則亦人爾安得諉諸
數哉故大圭謂是役侯之美有三知其人而信之明也堅其力以行之果
也寬其役而恤之仁也行一物而三善備焉是可以書侯又慮新土之未
實也夾植柳以盤其根患衝流之易突也築子堤以殺其暴其為後日慮

至深遠也噫嘻推是心也豈特一堤而已哉寶祐元年記　元熊炎重建
大廟記　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義道德之說明而天下建
善政蓋吾道非空虛無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自漢
而下良吏著名史冊者皆以興學立教為首而人或以迂闊視之噫吏道
不古世變亦極矣潮俗號為易治建學且數百年繇昌黎延趙德為師而
人亦敦於學作後來士風方之鄒魯元運初興王師平江南不數月廣去
天遠後六年始定亂離斯瘼瘡老稗切齊命鋒鏑經生學士宣直逃難解
散而已潮介海外雖絃歌自如誰以之為守禮義之國乎干戈甫定潮復
為郡然經營收拾於武夫健將之手章逢筆方晦跡遠孔宮墻遺地鞠為
圃蔬美輪美奐誰復念此丁侯聚來潮大廟草創規制朴陋無以寓敬恭
建鄭必大領鄉學府尹陳祐權府陳贏皆有意修復命能有成至元二十
九年正月貳府王宏始成正殿他宇謂可次第就而達貢侯興又未及竟
肅政廉訪張公以是年五月監治涖政慨然念曰廟學校宣明教化吾
職也此而不圖無以塞上意稱明旨一日語鄭君曰廟雖王侯所創而實
重予請也其績成之毋中道廢吾能主張是鄭唯唯承命公復集耆衆令
之曰前是官府之役率不給直汝避為今給以備費食以學廩必勉諸有

受若直怠若事者罰衆亦欣喜就役於是築之登登伐之丁丁斧者鋸者
斤者斲者日陳于前公躬自課督率漏下乃去晝必傳餐而食不譴一人
而人用勸自經始至落成三月為門之間七為廡之間二十有四廚湢庖
廩無不具棟梁榱桷無不飭配祀像設無不藻繪絺繡又懼其無以養也
為之置潮陽田一莊每歲收粒肆伯石以助供給其區畫具矣嗟夫學校
風化之本衰章尊顯夫人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況久廢必興大仆必起
人事物理決有當然或者創之而不遂其事為之而不既其功蓋時之未
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雖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潮學之
興固公為政出治之先務而亦時之有待於公也用能於旬月之間一復
舊觀使殊方萬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聲名文物復炳然於世變風
移之後非使臣之遠有光華者乎非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經曰見
義不為無勇也又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公可謂忠且勇矣興一事而二美
具所宜得書潮之士居游其中惻然動念於茲學廢興之由而思所以副
公教養之意蹈德咏仁砥節礪行不以詩書禮樂為空談不以仁義道德
為迂說則家稷人臯又豈不大可書哉公名處恭汴梁人至元三十年癸
巳將仕郎廣南東道儒學副提舉熊炎記　姚連衆重建元公書院記

潮為廣左甲郡文物亦諸郡甲在昔學宮惟傳韓山書院亦然宋淳祐己
酉郡侯周君梅叟喜其文物盛欲以道學淑人心乃營元公周先生祠于
郡庠右謂公為道學權輿也併拓宇以聚學子聞于朝得請亦曰書院橫
渠二程晦庵四先生皆有功於道者遂合祠為五戊寅兵大郡頻與昌黎
伯要靈之地悉皆瓦礫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因為學移而為廟建至
元壬辰廣東道肅政廉訪張公處恭分治來潮鼎新文廟路總管陳侯偁
復移廟而為書院經始未全同知提舉蕭侯小云赤不花繼之率作甲午
春本道儒學提舉熊炎沿檄至郡慨然有意成之既委山長張圭英石國
珍併力了辦乃動垣墉乃塗塈茨乃立祠像不逾旬月久者悉備於是祠
堂之間五講堂之間三翼列四齋前峙門廡復舊觀而新之視舊有加焉
仲丁舍菜新祠觀者歆歎今張君連其子仲明自潮來書其事屬然記辭
不獲因思道在天地間歷萬世如一日有續無絕有存無亡不以世道升
降為升降不以世運盛衰為盛衰昊古鴻荒有熊氏以上無算惟精惟一
自堯始傳而舜禹又傳而文王周公孔子孟軻是謂道之正統軻後道脉
微狀正學者如荀揚仲淹之輩皆功不追軻寥寥千載始有元公疏源導
流太極動靜之體五殊二實之氣仁義中正之理凡天地人所由立萬事

萬物所從出。天下學者所以正心脩身者。二程朱張四先生又引而泝之。遂使道學涵濡人心。養成士君子之質。非後來孔孟歟。宋熙寧間。公嘗持漕憲節。潮亦付郡之所。祠固宜然。非為持節祠也。為道也。於道有功者。廣合祠。但土木之功久則弊。世更事異。道則無弊無革。恃有知道君子扶持耳。其有志於道若子賦宣勞其間宜也。至如總管陳侯力主推之。又能捐己宅光廣之舊。侯聞出力以助之。其餘任事辦材給用度。補闕遺。則於職分乎宜盡。皆可書。書院舊有田。暫為浮屠氏所據。又安知他日責豐之不復。姑俟之。今我朝崇尚儒學。講明理義。尊先賢。續道統。求道有書。存求極有圖。在元公其大有功於後學。噫。不有廢何以興。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前太學進士姚然記。

何民先重建水東韓廟記　士君子宦遊以倖江山。為幾江山以倖士君子為重。方其登臨遊目。騁懷俯仰千古。賡歌自適。及其後也。邦人懷思。愛及草木。則有尸祝之者矣。昌黎先生之於潮亦然。公以忠言擯潮。道建人心。功在生民。嘗愛溪東山水之勝。公退之暇。時一遊憩乎下之木。所親植也。舊林既老。飛枝復生。州人以韓木稱之。且瑞其花以卜科目。或曰公嘗遣官祭鱷魚于此。其下即鱷魚潭也。廟舊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虛其勝。敞弟甘棠遺。公廟鎮之。以天水趙君文

惠陳公配享。公嘗請趙為師。以訓潮人知學。陳守是邦。又書錢鍔于市。道同志合。猶一日也。距今百餘年。雖華凡幾。元延祐四年。憲僉張公世榮行部至潮。致敬焉。徘徊眷慕。深慮脩葺之費無所出。非所以計久。乃聚儒生捐金買田。計五十八畝七分。歲得穀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其用心尤遠矣。泰定三年秋。牧守丞中公馬合馬偕士友絕江謁祠下。至則門廡亭宇皆烏有矣。惟正堂僅存。遺像蕭瑟。粉壁穿剝。楣柱朽蠹。撐支風雨。慨然久之。士友咸言其故。公曰。文公功德若是。江山形勝若是。而又憲司維持甚其。可廢乎。歸與同知宋君用。府判賈侍。推官劉君克敬。知事趙君弘道謀。僉曰然。遂以命僚。且戒勿擾。僚受命惟謹。乃跡故基。乃市良材。鳩功傭役。一時惟真是鈞是鑄是斲是舁。作者構之。廨者撤之。已而正堂巍然。兩廡翼然。三門魁然。維亭維祠。各復其舊。中外一新。丹雘交煥。棟雲飛棟。曉增流階。東有三峯。如屏如几。西面橫江。樓臺鱗簇。大海精其南。蛟龍所家。三河瀉其北。檣楫若注。一登廟而山川之勝盡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之義焉。亭曰天風海濤。取相期風濤觀之句焉。尊賢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額其門曰韓廟。萬戶侯尹公鑄大書不一書之。經營于丙寅冬十有一月。成于丁卯春二月。秋八月而潤色大

備。涓吉落成。牲酒既具。邦大夫率僚屬咸拜于庭。士友鼓舞而慶曰。微諸君。廟其墟矣。大夫曰。文公之靈也。斯道之福也。聖天子之德也。方今天下清平。崇重儒術。潮雖海濱。自文公以來知有教矣。至今號稱易治。而吾儕得優游其間。是果誰之賜歟。有係於世教民彝者。君子與其興。不與其廢也。嗣而拓之。且將有望於後之同志者。言既。屬僚記之。於是乎書。潮州路儒學教授何民先記。

張思敬脩文廟新田記　潮為郡。僻于海隅。而風士頗穢。民始未知學。然朴且易化。逮唐昌黎至。命師教育之。迄今號稱多士。實甲閩越諸郡。學有廟甚偉。咸燼于兵。猶書樓巋然。至元甲午。憲僉張公龐恭分治。循視舊規。慨然以興復為己任。命提舉鄭必大董役。不踰歲而落成。況鬱輪奐。士子動色。然颶風不常。木性易腐。公深以為憂。曰。學有田無幾。而養士也。若墁剝而凡梁柱傾。而棟撓則將若之何。適工畢。初欽餘財。及後時而助者。得若干。悉置田凡四百畝。距府治遠。租輸運頗難。從佃者請而優之。取直而已。毋失之荒。他庸弗徵也。學職一員。專其出入。然非土木之費不敢用。凡年於茲矣。會其數不為不多。茫然挺巧於簿書間。沿襲而率歸焉。有廳廡之加新。吁可嘆也已。吾儕道周孔之道。職師儒之報本。曾豺獺之不若。舉張公創始之端。頗毋厚乎。思敬自江西歷至

潮。覩鄭君言。丞革其弊。爰鋟諸梓。不惟衍張公之永圖。庶來者知所警也。至於田畝之畔。租數之詳。具之碑陰云。大德壬寅提舉張思敬記。

黃剛

大三陽驛璧記　昔世祖皇帝臨御十有六年。平江南。潮為僻遠。師至城乃下。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昀逵失奉旨鎮廣東道宣慰使來潮。剪棘夷道。拓集流離。稍復為郡。東西際閩廣之衝。南北接山海之會。餞送蹄劇無日無之。送往迎來。迄無定舍。前政念斯民瘡痍之後。牽補度日。然王人之來。不館不飯。昔人所戒。同知蒼朝列慨然移檄于府。總管丁驍騎。府判馬脩武。階府僚佐議以克諧。一日諗於衆曰。方今薄海內外。同條共貫。雄藩壯邑。星羅碁布。十里一亭。六十里一驛。令下如建瓴水。凡通津要途尚不可缺。況城郭乎。乃卜日相地。開拓舊基。百姓聞令。奔趨恐後。若子若來。不期而集。值凋餘侵掠。境內沿徼出征。府判馬脩武董其事。獄曹湯鼎旦暮巡督。出己見規畫。庀斧鋸而已。為堂前後有二。為廳前後有四。柱石堅固。垣墻周密。面陽開戶。氣象軒豁。背山鑿池。景仰幽勝。風月有時而自至。冬夏無適而不宜。湯沐飲食之需。供帳服用之具。件件精實。是役也。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經始。同知蒼侯凱旋。又踰一月而工未就。慮久役妨農。呼督役吏詰之曰。今與汝期。違有罰。如期訖事。時則元貞元年四月也。因命剛

大爲之記。惡謂驛館之設。其來久矣。昔成周盛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至漢高祖有置傳。有馳傳。有乘有軺傳。傳即今之
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歷代相因而損益者隨其時。
欽惟皇帝繼統。勵精圖治。垂萬世業。振弊起廢。政臣子服勞之日。任郡牧
者。不敢不勉。茲驛之興。民雖其成。故能不擾而辦。俾破碎凋殘之後。復觀
太平之盛觀。塗墍丹艧之美。益彰遠使之光華。自王公卿而下。與夫一介
行李。於是館焉。吾想夫馳驛奔軺。朝幽燕暮荊楚。冒風沙蒙煙瘴。至則解
鞍弛擔。俯仰欠伸。撫手捫腹。揮長鋏而行歌。識胡床而坐嘯。馬芻奴飯。吏
散庭空。休息之際。使臣於此其有思乎。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又
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古之使者。傳令入境。則訪求民瘼。觀察風謠。視其
財用之豐不豐。橋道之脩不脩。田野之闢不闢。戶口之增不增。所以廣朝
廷之耳目。明郡政之臧否。而後得爲使之體。若夫飾廚傳。取名譽。非侯之
所望於使也。使乎使乎。苟以是心。至不惟知侯之爲侯。亦可知使之爲使
也歟。言既。驛吏請書于壁。　劉貢珍續石柱記前教授何氏允有記見上。
潮之宣聖廟。自宋迄今。凡六遷。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迨景定癸亥。郡
侯義齋。教授黃岩孫重建。始易木柱以石。事甚偉。兵火後毀析靡存。元朝
以來。廟宇草創。職教者因循簡陋。泰定初。教授何民先。竊有感焉。召石匠
計之。工料價賤。以庠廩不贍。遂寢。偶直學盧棫得石柱小大三十根於里
中蔡氏舊居。購以諸弗受。川浮陸運。出凡礎而置廟庭。亦石之幸也。越明
年。士張槃從。其勢遂渙。何公憮然記之曰。石不負余。余負石。豈興廢有
數。而猶有待乎。天曆己巳冬。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諸學。深慨殿制不古。
詢之耆老。咸曰。此五虎陳氏舊宅塚而創是焉。是以制度失稽。木火且盡。
命更之。構以石柱。捐俸千緡。暨府推周傳照磨陳鼓。亦各捐俸。諸生因請
遷廟于學右。以尊聖人之居。方董工。會憲僉任公仲璞偕憲史黃士俊。郡
友真。樓迎勉廟。祗謁先聖。特禮殿。始基見石柱而喜。計本學廩入無以爲
繼。乃捐俸率庶僚以助工。又奉聖制。勸從。俾儒人隨其豐儉以助焉。自非
尊德樂道。能如是乎。諸生忻然如抱撫。又得以睹聖人宗廟之美。乃相非
言曰。昔之興學置田者。廉訪張公也。後田贍士者。廉訪趙公也。今之興學
蠲從者。憲僉任公也。彼二公既爲之。構祠立像以光于前。令我公亦宜嗣
之以振于後。然此非公之本心。特潮士愛之深。慕之切。欲以表我公之德。
與斯石相爲終始也。昔何公作記。謂有負於石。由今觀之。乃石之遇耳。何
負焉。信廢興有數。且有待乎。天曆三年正月。潮州儒學正盧陵劉貢珍記。

程準揭陽雙峯院記諸寺院記文。不關世教者不錄。此篇獨不厭其
說。以患善術義。行文有法。感人情思。與他寺院記迥異。故特錄之。世人以
成壞觀物。見其成無不喜。見其壞無不悲。成者自成。壞者自壞。於我何有
而作是念。善哉善哉。此天地聖賢之心。愚不肖之所同。儒者之謂善端。佛
者之謂無量心也。一切萬物。皆有成壞。是悲喜心。無有成壞。由其不壞。壞
無不成。故自一念之善。以圖其成。天工可代。七政可齊。六府可修也。自一
念之悲。以極其壞。浮水可印。龍蛇可驅。河流可塞也。鵲巢石窟。珍樸寶屋。
廣狹不同。華陋殊絕。皆不過人天小果。曾何足以置忻戚於其間。然十室
之邑。三家之市。蓬廬一宿。終身眷眷不忘。他日過之。頹垣斷礎。未有不徘
徊故墟。爲之感愴者。他日又過之。殊蘿環堵。如舊觀重來。又未有不欣然
慰滿。若已興有力焉。此豈復有窮奢極侈之工。動心悅目之景。可以牽縈
懷抱者。終不成壞。壞無不成。彼之心猶吾之心也。吾不知此日是心何從
而來哉。天高地下。在物無終壞之理。往過來續。在人有不壞之心。彼積蘇
累塊。以成壞較難易。金地寶林。以興剎爲殊勝。雖其徒稍知道者。亦必感
然警聞然嚮矣。皇元仁洽萬方。垂情慈教。天馬飲海。龍象如如。而揭陽雙
峯獨摧劫灰。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載。峰德彰君振來尹茲邑。報恩無地。
將經始起廢。民父老合辭荐請。君乃捐俸漉貲。起釋子石山必瓊董其役。
瓊亦罄橐畢力。初構殿元棟間。始庚戌夏。迄辛亥冬。邑人劉君用賓林君
叔翔。好善隨喜。法堂開。經輪轉。山門品列。廊廡魚貫。僧寮師室。香積寶庋。
種種完美。又三年。梅仔象君暴治。徹適圭。暨歸衆鏹五十萬圓滿之。且尹有
人民社稷。補弊塞責之不暇。能以餘力及此。象君非居仕是邦。而死與無
杏容。若劉與林鄉之善士。視墳雖爲暮不同。要皆非有所利而爲之者。不
遠數千里。詒記於予。公等得無悲其壞而喜其成乎。是心也。何從而來哉。
無性不侵者天之道。感今懷古者人之情。余所謂天地聖賢愚不肖之所
同。蓋有不求而獲。無爲而爲者。秉彝好德。固非殊法之所能外也。韓山蒼
蒼。韓木章章。大顛堂室。廬存人亡。歎書珍重。吾意公亦喜其聰明識道理。
而重其憂世之悲也。表斯文。歎光千古一日。余方求公書而玩索之。又要
侍不因請君之喜而爲之書也。尹字文舉。今爲惠州路推官。蒙字仲剛。今
爲潮華長。謙齋劉君時主簿。程鄉友梅石山林興瓊自號也。財施工力姓
氏列著碑陰。泰定初元甲子三月朔。承直郎南雄路總管府推官程準記。
題孟漈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在水東。按蘇子瞻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
而已然。所書止王君滌遷廟城南事。使非所知也。其來遠。依關感乘浩然

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
臣因創講堂以來學者今猶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
木李侯遇丁侯允元因而更祠之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
濼豐葺不怠廟用以修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
實有待皇元統一文美聿新延元貞二年有太中帖里來長茲郡創浮橋
立茲廟大德五年卞侯主宗階猶未完九年常侯元德暨乃像揖倅計侯
顯卒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斯以清名英藏為郡知事攷為伋馬慨為
己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蹟之鑿之縻之培
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
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翼如峙如復挾二亭於其側閎偉壯麗稱
智極慮邦之耆老來拜來視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
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張君有以致其伎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
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近惠陽別駕王君瀞寀檄至潮謂僕知學諳以
其事且俾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思曩令宰揭陽將拜祠下不果今羅
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得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
敢僭以綠于所不及書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

兼勸農事趙孟傑記　潮之為郡介乎閩廣之衝凡趨
閩趨廣者靡不經焉郡之東有溪昔鰐魚之所窟宅也昌黎韓文公辭而
遂之而其遺蹟至今泓深莫測涉者病焉宋乾道間曾君汪來守斯郡始
造舟為浮橋以濟不道繼是而作者或甃石為橋梁或屋其上以便往來
數十年間溪水泛濫橋遂中折驚風怒濤舟或淪沒民甚苦之至正甲申
歲府判喬侯賢輔事伊始慨然曰脩理橋道余職也爰與推官崔侯思誠
謀復之來歲同知張侯撝華長盧君德直知事張君宗元繼至咸曰是亦
便民之一也遂捐俸以相其役且曰是役也必擇屬之廉能者任焉事乃
有成詢于衆得錄事林君智鏡命之曰君以廉能信於民今舉君以董是
役期於必成府不汝責其曰毋怠君受命乃庀材鳩工日往來其上與群
工相可否或以石或以木各適其宜鎮守萬戶邢惟明偉是役之洽也亦
施鏹以助不給越數月而橋成築亭于橋上者為楹二十有四為閣于橋
之西而未得其名衆曰茲橋之東韓山在焉昔日於是名曰仰韓頎復其
舊落成之日郡侯暨賓集宴其上仰觀壯麗俯視淵深乾坤端倪莫不獻
狀東有韓山之秀東湖之美南有文公書院絃誦之聲西湖之山界其西
金山諸峯聳其北誠一郡之偉觀也越明年乙酉林君以請事至廣具本

末之詳于憲府諸公咸嘉其功之有成也於是憲僉周侯伯溫篆書仰韓
為閣之額嶂山公復大書濟川為橋之扁且屬余撰文以記之余謂韓文
公驅鰐魚以綏此土太守曾汪即其溪為橋今之繼政者又能起廢而新
之且閣于其上以為仰韓之所俾潮人後世不忘也錄事林君又能襄其
事今而後潮人思公侯之惠愛與韓公相為不朽矣他日諸公乘駟馬過
此者無野水橫舟之歎大其施於天下可也遂為之書至正六年丙戌奉
政大夫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梁祐撰　迷失攝通圓通
閣記　觀夫大士悉蹟極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而不能喻其及物悲
願功德之高深也是以后主君公百僚庶尹億兆元元靡不愛戴豈非趨
十地證十號慧性圓通者能若是耶潮東臨大溪實閩粵要津宋郡守曾
公始造舟為梁于中流者二十有四而砥柱于兩岸者亦如舟之數後之
人於橋西城門上繼作圓通閣以為斯橋之冠冕內附初閣隨兵燹而橋
制僅存前府判賈仕脩之不數稔而風濤蕩滌殘盡至正甲申倅車喬君
秋官崔君咸以為念遂屬錄事林君新之通威守張君下車曰此守土當
為率衆助之就建圓通閣增其舊制閣之東仍建華嚴閣請前住南山禮
翁善恭為開山是成之萬戶邢侯暨僚屬亦有功于是越明年元幕盧君

亞幕張君剌官覽山川之勝感今古之儀韓亭在望議作仰韓閣于橋之
上凡是役皆會府諸君建言用周其美者錄事之力也是年冬林君沿檄
至羊城以其事來告乙予為記咸憲奉議公為書其扁予惟圓通大士從
無始劫來以聞思脩證二十五圓通十種大辯才誓度一切群生聲入心
通無諸障閡其首淵哉厥今當路諸賢政通民和成此盛事豈非圓通願
力之首乎林君號一清永嘉人也嘗筆大士像喜動龍顏云文林郎海北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迷失攝通記　李僎府官續題名記　元有天
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
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通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
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班載于郡志今之
美像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
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論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
守其來尚矣潮為廣左甲郡承敎之舊之寓民淳俗厖昔稱易治蓋昌黎
過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
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石垂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
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回以為懲勸豈不韙歟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

心。直內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申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倏記。

宋文古賦　持之奇北遊賦 并序。潮陽吳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自少好遊。凡四方幽遊環觀之觀。然不足也。過余於南海。留與語數日。復告于將北遊也。作北遊賦以送之。辭曰有美若人兮。寔生長乎南州。爰自少以謏鈍兮。好輕舉而遠遊。采丹砂於句漏兮。問仙竈於羅浮。跨無著之三山兮。閱巨鰲之番休。搴菖蒲於幽澗兮。擷靈藥於芳洲。要安期分我以大棗兮。邀把袖乎浮丘。闖朱明之洞户兮。杳不測其深幽。過鮑靚於南海兮。曾不肯以少留。復舍此而之他兮。曰吾何適而不逍遙。陋區中之狹隘兮。騁蒼螭而駟玉虬。款重華於九疑兮。挾崇山以揭尭。止南嶽而見魏夫人兮。巨石龍蜒而鼎峙。訪武夷之清溪兮。弁幔亭之飛橋。與洪崖以相肩兮。挹王井之湍流。倩麻姑以爬背兮。薦騏驎之珍羞。控黃鶴以凌雲兮。追陵陽而友王喬。覩琴高於釣臺兮。覘遺藥之遊鯈。窮鑄鼎於帝軒兮。訪首山於中條。涉半削之橋陵兮。想攀髯以飛超。躡太華之絕頂兮。覩玉女之洗頭。覯道玄於皂馱兮。緊斯齒於既熾。問廣成於崆峒兮。畏摇精之可憂。翔陰山而睹西王母兮。焉然穴處。吾不與夫卒化之執優。娟吾魯於無何兮。回吾車於不周。登寒門而歷玄闕兮。忽焉忘其道路之阻脩。逢一士於沈瑩

兮。欲下棲乎塵埃。塵無為而驅象罔兮。合漢而參寥。低回眺聽。曾不得其彷彿兮。焉用師曠與離婁。畢海寓於勺撮兮。恣龍絡而并包。乘變化以獨往兮。莽不記乎春秋。後天地而不老兮。遑恤蟪蛄而蜉蝣。擘衆妙於希夷兮。謂無得而獻酬。上與造物者為友。而下與外死生。遺哀樂者處。吾乃於是乎相求。

黃楠博陵家塾賦　廉城。越東之佳地也。林君廉城之偉人也。予東書而南。見其山聚水環。奪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星月觀。於是乎知有異人以產乎其間。及猜君而生。見其氣閑神妙。照人之水鑑。而不可以水玉曉。於是乎又知有老作以稱乎其表。然則是塾之興。豈苟乎哉。斡方寸之清而發見乎詩書。窮不可名狀之變而浹溢於闠闠。伏飛甍疊棟。輪奐而已。巍樓樓鶱赫奕而已。君不徒是。連籤積軸。鱗郁而已。鳩鍾樹琴。鏗鏘而已。君不徒是。試叩君之所存。而告于子弟鄉人曰。陋巷簞瓢。可以為顏淵。桑樞甕牖。可以為原憲。苟以寢處之便而求安於此者。不知學也。帳前聲妓。而不亂於馬融。國中授室。而不慊於孟子。或以華膴之故而不安於此者。亦不知學也。足之所履而心或不知。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隨。森森乎眎萬象之橫前。而不足以損吾之毫釐。此真善學之徒。而君亦望乎弟鄉人之至於斯也。若夫歲月之春秋。廨廡之巨細。則有詩焉。有記焉。茲不後析其一二。

蔡渤圓嶠賦 為漳守朝兩中侍郎夫。絪縕吐崇庫紋。福地峙。洞天啓。上有嶠之圓兮中規。下有臺之方兮中矩。天地粥氣兮萃為方臺之洞賓。天地正氣兮萃為圓嶠之洞主。由宋迺唐。視頗從呂。蓋嘗問訊方臺之客。東遊圓嶠之鄉。始見夫地闢清漳。在天一方。危樓縹緲。偉觀騫翔。南山號傳仙兮。弄虎之跡。西山號侍仙兮。化龍之臺。東望梁山兮。白鶴茶床之舊。西望　山兮。金鷄丹竈之光。八柱中峙兮。上陵圓穹之蒼蒼。八窗玲瓏兮。旁瞰圓嶂之煌煌。則曰此圓嶠之境界也。繼見夫桃和露煙。杏倚雲栽。樹兩兩兮扶日起。花七七兮迎風開。雲旗畫翻。王母下也。玉笙夜響帝子回也。鳧飛天外。子喬過也。鶴集雲端。令威來也。圓冠朱履兮環列紫府。圓顱素頸兮歌舞瑤臺。則曰此圓嶠之人物也。有美一人。角巾羽衣青眉紅頰。著見胸中。德圓而神。機旋性內。道圓而覺。尹日圓精感。壓筆下卿月圓魄。光宣海角。侍玉皇之香案兮。佩奎畢之圓符。守奎文之閣兮。伏環立之圓木。卓擎仙階。沾濡帝渥。則曰此圓嶠之洞主也。須臾客退。舉似其主曰。方臺下圓嶠一等。此去非特尋丈矣。圓嶠群賓舉首而笑曰。竭渤海之波。疏圓嶠之德難盡。磨蒼崖之石。視圓嶠之勳難窮。渤海之東。圓嶠在中。其主意之藏。有不知之潤。主意之發。有不言之功。蓋案舊陰陽。胚胎元

氣。鈞衡乎春夏秋冬。方其丹烏赤翅。如燎如焚。大帝始旅。龍師不聞。我於此時。一噓生雲。蒼狗白衣。如峯如縈。風伯離之。波神不慭。我於此時。一噓為雨。陰霾不開。四維方墨。風雨如晦。三光如蝕。我則談笑扶桑而浴日。波濤洶湧。山岳摧傾。鰲腳一動。鱗介其腥。我則雍容一柱以擎天。况其一毛一羽。可以為一世之瑞。一草一木。可以為文章之英。得其麟筋鳳髓。亦可以享富貴而長生。信夫圓嶠之豐功茂德。非騷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於是集而歌之曰。赤城丹臺兮。司馬子正之廬。石橋鐵柱兮。葛稚川之居。青城天目兮。樵先生之都。此數公者。知入而不知出兮。蒼生之望其蘇。又歌曰乖崖公欲分華山兮。鍔壁其蒼。六一公欲洞神清兮。猿鶴成行。東坡居士仇池之穴兮。訖奔走於四方。此數公者。又知出而不知入兮。江湖之志其荒歟。君圓嶠之仙翁。倏出入之全德。君看圓嶠之居。扁以老圃之額。既享靈椿於春秋。何羨黃花之晚節。是圓也。東都以前。彼美一人兮。宣錦于相。東都以後。彼美一人兮。菊坡于五羊。念四夷未賓。陰陽未順兮。天其未許我公之閑。吾不願公為端平之崔兮。願公為慶曆之韓。方臺之賓。歛衽而揖之曰。太極圓其圓兮。動靜乘其時。先天圓其象兮。進退適其宜。嶠為仙出為相兮。是圓轉之機。鰍生用其髣髴兮。遂援筆而賦之。

題詠

圖經志韓昌黎集中有左遷至藍關示姪湘及瀧吏等詩皆非潮州所作今不贅錄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蟆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放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答柳柳州食蝦蟆　蝦蟆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皰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秖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恆願眠不覺頗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廻櫂　別趙子德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

眷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此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鱉蟲瞿瞿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驅宜各從所勝未用相賢愚　陳文惠公赴潮陽倅　沉醉猶難別常州潮城春色重淹留公關預想消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　休把空言較短長算來齊物也無妨蠻民解唱升平曲頗須閑愁入醉鄉　潮陽作　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門前歸北路微雨柳桑條　靜院鶯啼竹幽關蝶在花登臨轉惆悵斜日兩三家　遊西湖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閑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遊鳳棲寺十里水煙迷禪居倚杖藜地靈人不老山好鳳曾棲暑氣消將盡苔痕長欲齊松間何所倚泉石兩三題　歸闕感懷　望闕二年餘中宵夢玉除忽聞天上詔乍厭海邊居歸路尋芳草空橐載舊書君恩何以報零淚落麈裾　憶潮陽　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記得幽人舊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　寄潮州于公九流　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溪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　濂溪先生書大顛堂壁　退之自

請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鄭厚　寒食登韓亭　播身介乎意何悵理遮昌黎道更光慷慨一封論佛骨流離萬里入蠻鄉孤芳亭角留韓木遺愛人心比召棠勿謂筆端無造化如何祛鱷似祛羊　王安石送潮州呂使君　韓公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州公慨此盖重所見輕所聞也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之汨彝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餘所陳　唐庚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作夢泉記令余作詩為賦此篇　入道肯著相出神得佳泉起尋定中境偶在山之巔四人蹋航航數里聞潺湲備聲到巉絶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寮魚難筌分為縞練長濺作珠璣圓一窺宿醒解三嚥沉痾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成顛山澗短於井海飲疾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興物為知已妍誰陪濠上遊諒携室中天雖無十丈華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常煎蔭亭羽觴冷魚腹青菌連新文來遠矣開卷猶凜然但欲抱琴去臨流聽天全不但受以耳癡幾神者先寓為夢泉操第入樂府篇將前概復起萬事付有緣　文天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　沁園春　為

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公愛君許子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人生翕忽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被人唾罵安得遺芳古廟陰沉遺容儼雅古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與地記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潮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霆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　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並韓詩　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貴浪仙寄韓湘此身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賈島寄韓潮州大光关半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退方應悟不獨榮空辱自空白居易寄潮州楊繼之風雨瘴昏蠻海日烟波魂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惡

漢詩。潮民遺愛處，八十里長堤。朝士送太守李朝參 潮陽山水東南奇。魚塩城郭民熙熙。當時爲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爲。陳文惠公送潮陽李狀主簿。滄溟從來瘴癘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戰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陳文惠公寄題滄浦軒齋。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與載人物，海邊鄒魯是潮陽。陳文惠公送王生及第歸潮陽 三陽圖志宋楊萬里詩登韓文公亭。侍郎亭上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寄潮州刁太傅 夾荒村落獨遊亭，江上寒山列翠屏。記得幽人舊吟處，梅花庭院竹青青。送進士林從周貢程歸潮 空拳孤戰偶無成，半落歸心萬里程。莫向花前詠招隱，已留大債在神京。丹山毛羽忽傷弓，歸去潮陽足養蒙。自有匣中孤劍在，莫將閑泪洒春風。宿潮州海陽驛不寐 醉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聲有何益，不然作音敵壓到天明。韓批兼三王。施四事。特不可矣。數更聲光驚夢。非知心者不能會意。朧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聽，此聲元自不須多。韓批使口覆邦國不在多耳。蚊聲云乎哉。余於二詩深有感焉，讀者不可以辭廢而遺之也。 謁昌黎廟 南海行幾徧，東潮欠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粵王臺。文字天垂日，興亡草

上埃。聊吹鰐溪水，洒起六丁雷。 題韓木 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 突爲先生一問天，身前身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登南州奇觀 前臨大江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 海邊樓閣海邊山，雲竹初收霽日寒。看着南州奇觀了，人間山水不須看。 玉臺冰底卧青龍，海外三山望眼中。奇觀揭名渾未是，只消題作小垂虹。 平賊班師明發潮州 不是潢池赤白囊，何緣扶服到潮陽。官軍已掃狐兔窟，歸路莫尋山水鄉。便去羅浮參玉局，更登浴日折扶桑。還家兒女移行李，滿袖雲煙雪月香。 潮陽海岸望海 動地驚風起海陬，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家盡頭。衆水更来何處着，千峯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一白鷗。 除夜宿石塔寺 醉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竹驚寒夢，休羨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頓趨新。遥憐兒女團欒處，政欠屠蘇第十人。每歲屠蘇余居第十。林嵘郡守詩題西湖山石。咫尺移文唤即磨，此亭便可配韓亭。溪流横過一灣碧，山色平分兩岸青。落日鍾聲鳴遠樹，半空塔影到寒汀。雲煙滿目皆靚種，留與邦人作畫屏。湖山蓋林守所浚值。坐對高春放晚衙，春来和石也穿芽。鷗邊雲閣

三千頃，樹杪烟横數萬家。貯月未圓松頂峰，怯風無力竹欹斜。叮嚀好護湖山景，養得陰成宿莫鴉。 登潮陽東山 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烏歸周早，蒼山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莫雲殘。 九日題潮陽縣齋 去歲重陽尚故鄉，今朝官舍又重陽。人情不似黃花好，處處相逢一種香。 王安中詩潮陽道中 大輪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樹割黃雲。蒔茅已遠無深瘴，溪鰐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終欲老耕耘。 王滌郡守詩懷潮士吳子埜。椽惊半落惜離群，疊翠樓前日漸曛。金餅光茫升海月，玉龍鱗甲護霜雲。星星漁火隨候見，歷歷樵歌隔水聞。馬足車音在何處，嶂南岐路鎖煙氛。 贈子埜歸潮時會大名府 河朔頻河地早寒，城煙牢落水回環。幾番夜雨漲新岸，一片秋雲歸舊山。君馳漸騰梅嶺外，我來猶愧菊籬間。潮人若問何如守，病骨支撑兩鬢斑。 王漢郡守詩金山獨秀峯 千古壓嶙峋，標奇世絶倫。形從天賦授，名自我推論。侯所命名 衆嶽猶前席，群峯合望塵。不知居海郡，知己是何人。 趙所立詩石門岀 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岀懸石際，萬木挿雲間。鳥過暮山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絶 焉知魚樂我非

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窓，小聰烘日誤馳趺。 小齋斗大四壁立，只看庭林與瓦墟。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着工夫。 偶成 疊翠亭前秋水深，忠韓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用向潮陽度歲陰。 訟牒無多公事希，道心已熟壯心微。晚來吏散閑携杖，步到金山趁月歸。 再題濠上齋 外物爲藩籬，障此道之徑。昧則終日迷，達者然爾靜乎夏出入間。悦樂猶異境。誰能入吾鄉，鄰今四時正。 薛利和詩文惠公獨遊亭。 軒檻前臨一水涓，此亭誰見獨遊時。春風生處無人伴，秋月行來有影隨。文酒每關事會友，溪山贏得自裁詩。城東老屋今仍舊，當日高蹤孰可追。 韓亭 嶺脊孤亭勢倚雲，前臨城邑俊荒村。八千里外人歸久，四百年間木尚存。直北惡溪氷滚滚，落南瘴海霧昏昏。先生偉績傳青史，萬古民懷逐鰐恩。 西湖亭 一泓泉色漲溶漣，貔虎西湖幾百年。泛出芰荷錢萬疊，洗開楊柳眼三眠。雪鷗卧聽揮僧塔，錦鯉行驚釣客船。若比錢塘江上景，欠他十里好風煙。 曾汪郡守詩送舉人 樂作娛遊太古庭，韓門今喜見諸生。千間厦敞聼雄思，萬里橋成助去程。王醻孟深鄉意重，銀蟾宫近客身輕。前賢已有驚人舉，更聽臚傳第一聲。 常禕郡守詩送舉人。 羣才類聚斷選掄，翕然公論一時伸。棘闈共試三千士，海郡聯

飛二十人。鵷鷺馬群空冀野。好看鯤化上雲津。從來自有湖平讖。由此公卿穩致身。 韋元振詩會諸官韓亭。 我愛韓亭好。文公像逼真。音容雖已往。英槩恍如新。 我愛韓亭好。天遥眼界寬。引觴延勝友。笑語出雲端。 我愛韓亭好。看空宿霧收。望中江入海。應有濟川舟。 陳知柔詩謁韓祠。 斯文何罪竄南荒。來謁孤祠淚數行。恐有遺書藏壞壁。豈無哀賦弔沅湘。精神不受氛煙蔽。道義長涵日月光。四壁蕭蕭香火冷。何人能與作堂皇。 韓木 層江波靜鰐如掃。一畝寒陰禽自呼。莫把甘棠比韓木。令人瀟洒共長吁。 康成遊寄書帶草。玄德祥標羽葆桑。名與此山俱不朽。何如煙抄鬱蒼蒼。 積潮本韓集 大雅家聲不復還。如公幾待古人全。格高枯淡後志賦。意到渾淪原道篇。趙子遺編今復亂。歐公校本亂能傳。古音秘矣尤難識。聊與磨鉛一究研。 劉藻詩蒙齋 蒙齋遠塵市。勝槩幾多清。山下一泉湧。望中千畝平。林深俗客少。亟小曉烟輕。杖屨從登眺。誰知有利名。 史浩詩送潮士王司業知溫州 平生子韓子。廟食南海濱。千載凜英氣。鍾此真天人。道德昔未泰。肯流今不屯。向來子韓子。無乃公前身。 林未美詩西湖亭 金山亭榭遍林泉。獨有湖山古得先。一鑑靜開塵外境。數峯高挿水中天。避人幽鳥聲如翦。隔岸奇花色欲然。太守與民同樂事。公餘不惜綺爲筵。 方庭實詩金山亭呈翁守。 新亭高敞枕城隈。萬里江山與氣來。雲外孤峯擎日晚。林間啼鳥喚春回。登車攬有澄清志。覽景慚非賦詠才。太守風流民訟簡。落成尊酒許相陪。 丹碧崔嵬切斗魁。峯巒憐抱水縈回。春歸亟谷幽花發。日上樓臺宿霧開。天近鳳城瞻帝座。雲連鼇海接蓬萊。登臨誰會逢留意。共折梅花更一盃。 魏詩見遠亭 金山巃嵸壓蓬宮。見遠堂開萬象空。心與天遊身世外。眼隨雲到有無中。嶺頭樹接蒼梧北。海面帆來日本東。此景春容吟不盡。丹青圖寫愧宗工。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 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閑。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 鈋粹詩登前守李公亭。 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官守二年如過客。風流千古是虛名。捫蘿緣徑尋新徑。隔水微茫認故城。陵谷變遷君莫問。此中氣象轉分明。 陳希伋詩題鳳棲寺。 千載傳聞執是非。高梧脩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雀飛。 許仲禮詩鳳棲寺。 廻環疊嶂倚長空。丹鳳曾樓騎霧中。殿閣至今無燕雀。溪山隨處有梧桐。竹帶秀實籠晴景。漆瀉寒泉激應風。佇看來儀新樂府。吾皇勲德與虞同。 鄭太玉詩潮陽東山。 暮天涼雨急霏霏。十二巫峯高傍低。醉竜不受風飄斷。只恐行雲自濕衣。 黃公度詩瘦牛嶺。 自笑平來爲食謀。扶攜百指過南州。時乎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 盧廷輔詩鳴湖。 並山終日蟻孫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瀛州。 龔茂良詩惠來驛。 十里平疇際遠山。上青未動覺牛閑。行人多謝晴相送。只恐妨農雨大慳。 晴雲甫午爭揮扇。曉霧生寒又著綿。此是嶺南春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 彭延年詩浦口莊舍五首。 浦口村居好。先思創置難。切雲架樓閣。休水植琅玕。澤氣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懷舊德。爭忍不盤桓。 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爲伴侶。種藥是生涯。吟苦詩成癖。心閑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螯有龍蛇。 浦口村居好。柴門鎮不扃。精嚴深滴翠。寒蜀嫩抽青。酒筆驅吟健。林風引睡醒。東堂清比處。侍創碧漣亭。 浦口村居好。盤犢動鄉感。蘇肥真水實。鱗滑是泥精。子困蠣堪膾。朝醒蜆可羹。終年無一費。貧話足安生。 浦口村居好。邊高望處。餘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磴。溪船簇浪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黃補詩韓木。 先生來潮南。先生一時屋。潮南傳先生。潮南千載足。嗚呼潮南俗。亦淳先生遺。樹今猶存。春山二月春鳥響。遊人樹底羅酒尊。尊殘倚樹初不語。猶覺山翁淚如雨。山翁之淚良可憐。我生不及元和前。元和萬事已塵土。惟有亟遠留此樹。樹本於人果何識。爲是先生手親植。先生一去今幾秋。亟頭滿樹春風浮。風從昨夜何慟慄。儼似當年祛鰐色。鰐魚東遁不回頭。一帶寒江遶郡流。郡人向晚爭歸舟。樹與江波相對愁。 徐璋詩送舉人。 揭陽多士天下郡。聲名籍籍南海隅。往往能騎龍馬駒。咪手可持於莵鬚。犬食刀斫亦斬壼。緑沈弓箭金僕姑。太阿何止敵萬夫。四海可歸與地圖。一舉拄旗到三吳。金單接上甘泉書。不比白面謝石奴。漢庭挺出萬卷儒。玉尊含笑御玉壺。此時賢臣氣焰舒。更看相瓊界齊衡。鳳池鷄省爭先趨。 張夔詩和韻 縣綠佳氣凌三都。奎光搖動天南隅。追風千里麒麟駒。神珠盡撥蒼龍鬚。巨鼇金背浮方壺。詞源白練飛舒姑。偉哉賓興賢大夫。南觀扶搖九萬圖。機雲蔽藻攜來吳。銀鈎健字揮頻書。無關歡伯呼酪奴。鶯挃鳳吹充寒儒。北門視草庫久虛。騰空萬丈虹蜺舒。相將直上青雲衢。影金鳴玉彤庭趨。 元張智甫和忠佑廟詠韓木韻。 先生種木物於唐。木到于今色倍蒼。有大才名蜀相栢。無窮教思召公棠。人懷遺愛誰甘斧。天鑒孤忠不悉霜。稍與靈株長不朽。韓山山上一爐香。 歎甘露寺。 類分甘露自颯宸。偶作郊行詭不真。屋許天台小方丈。僧疑石室老功臣。半霄雲霧聞人語。一塊虛空挂佛身。要識此山

奇絕處石間詩句最精神。 山行有感 米一盂兒飯一鍋間關石𡼏作
生涯。山林純是歡娛鳥。天地不開煩惱花。荒草田園元兌屋。浮萍弟妹少
陵家。此身不得如微物。有觸令人重歎嗟。 山中憶故友 自從學舍厄
戈矛。嗟昔文盟一霎休。不見新詩來飯顆。似聞家誄滿瓜丘。未寒夢繞梅
邊驛。才藉心懸雪裏舟。顧入東都名節盡。如今尚有幾人不。 題翠香樓
危樓獨上幾咨嗟。望眼何由見翠華。一水空流殘月去。萬山枉被亂雲
遮。士夫不還中原變。將帥誰鳴半夜笳。衆草寒煙凝睇望。何人猶唱後庭
花。 洪必元詩。省官命諸生爲守城馬發挽詩。欲爲申奏立廟。 伏波衆
屍還馬革。苦戰死至今骨猶香。勲名照青史。桓桓馬將軍。或疑其孫子。逾
月嬰孤壘。四面集飛矢。生不爲降俘。死期爲厲鬼。小卒竊開關。大兵遂劘
壘。滿城血爲池。全家腦塗地。英雄爲痛心。三十餘年矣。陰房野燐青。壞道
蓁祠圮。天朝未旌忠。誰爲血其祀。名公訪古跡。立馬斜陽裏。臨風吊英魂。
月寒天在水。 黄惟賢詩。萬卷樓登高。 潮州書樓天下稀。摩挿雲漢吞
秋暉。人間健步方到得。世上弱羽安能飛。諸君於此興不淺。樂士與我心
無違。拍闌長歌飲義酒。一覽衆山拳石微。 黄益詩。朝入朝京道中。何
事若波查。翻令憶在家。亂山隨去馬。落日誌栖鴉。田野生涯盡。關河去路

賒。斷橋人不渡。拂石看黄花。 宿黄盧站 古道樹丫丫。青帘誌酒家。有
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
麻。 黄光龍詩。題萬壽院。 人言海上有三山。今見三城海國間。雲散龍
歸波浪闊。草肥馬健甲兵閑。日沉平野疑天近。水近長空覺地慳。狂客入
來油幕縱。閑來方丈叩三關。 莫肅震詩。謝郡守王寧軒。 泮水美王侯
能脩潮郡之泮宮也。 泮水溶溶。新廟有顯。飛榔羅呈。棟梁捎虹。黝堊丹
青。百堵皆崇。東西從祀。有睟其容。冠佩來駢。几几雍雍。千古萬古。聖道尊
隆。 泮水淵淵。芹藻其菭。青青子衿。斯游斯息。顧謂余言。伊誰之力。曰我
王侯。豐功碩德。可鍋可鐫。彝鼎金石。與廟齊休。垂之罔極。 思樂泮水。薄
采芹藻。王侯戾止。其馬蹻蹻。我有子弟。侯訓教之。我有老貧。侯廩稍之。我
人好之。何以報之。既富且貴。永錫難老。 又蘇元當聞文翁興學於蜀。蜀
人美其德。常衮興學於閩。閩人紀其功。蓋王政之本。風化之源。關係至重
也。潮自昌黎文惠數公之後。鮮有以興學爲急務者。至順辛未。蕭吾王侯
隼軒自江西理問來守是邦。思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究心於學校。急先務
也。公餘涖泮。色笑勉勵。士懷其德。民化其浮。于時孔廟方遷。雖一殿落成。
百廢未舉。公迺慨然捐已俸以贍之。率僚屬以助之。計工直。節浮費。廊廡以

新。從祀以塑。宮墻以完。其規模宏遠矣。諸生何幸覩此。是大有功於名教
乃爲之頌云。輿地紀勝。以六。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福
建之語。人文郁郁。自韓公趙德而來。 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鰐遠
徙。 掃除青草黄茅之瘴霧。號爲十洲三島之僊瀛。 眷今古瀛。實望南
粵。 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 城號鳳樓。溪傳鰐去。
訪古侍文公之木。手植猶存。遠遊經乎野之庵。歲寒如昨。本朝蕭貢潮州
黄守。惟潮陽之偏壘。實廣右之奧區。 千里秀民。久已習韓昌黎之教。七
朝故老。猶能言陳文惠之賢。英宗朝潮州林守謝宰執 惟時嶺表。莫盛
潮陽。 儒雅相承。乃韓昌黎之舊治。風流未泯。有陳文惠之清規。同上 眷
潮陽之小壘。實海南之奧區。 指餘慶之清風。有退之之遺化。 魚佩虎
符。香自凝於燕寢。鳳城龍首。患何有於鰐溪。李公甫回張潮州啓 方輿勝
覽。演綸鰲禁。剖竹鳳城。 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於上國。 文章政
事。曾逢嶺表之韓陳。氣習風聲。今號海邊之鄒魯。 碑記輿地紀勝。韓退
之題名。集古錄云唐韓愈元和十四年題名在濟源并大明寺盤谷記附 李公
亭記。唐正元十三年立 韓文公廟碑。東坡文集 金山石刻。金山始號金城
山。又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州守名 招韓辭。陳文惠公為韓公祠為文以

招之。名曰招韓辭 古瀛集。陳三凡著述以聞于州學係薛介編為集 潮州
圖經。郡守常禕序 新圖經。教授陳余慶序 三陽志。碑刻。淅東憲 文惠公
像。梅翁像 水某像 韓文公像。方客刊 昌黎伯廟碑。東坡撰并書 鰐魚
圖。陳文惠公贊 韓木圖。大昌王大寶贊 先天太極圖碑。 四先生法帖。來
牍。趙鼎 鳳山 梅府 乾象地里圖碑 起文堂帖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曹一奇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三 十四爻

郊 郊祀神位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元年祭告天地采元始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注黃圖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象明山阜百川衆流澤汙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次 二年制郊兆洛陽爲圓壇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地赤帝位在丙巳地黃帝位在丁未地白帝位在庚申地黑帝位在壬亥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營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外營門封神合三十二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群望皆在營內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數類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各以四立日黃郊則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以其方從祀

西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因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 按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之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禮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從

爲無定制也聞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彌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後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東晉晉書禮志元帝太興二年三月親郊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二郊天郊從祀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鄭樵通志略北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是月辛未祀北郊以宣穆張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南宋南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六年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梁隋書禮儀志南郊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方上帝太昊悅騏黃帝少昊顓頊五官之神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神氣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太史設紫壇於丙地北郊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馬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得其方而爲壇

陳曾與中郊祀禮武帝永定二年正月南郊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

後魏隋書禮儀志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置木主七於壇上魏書禮志二年正月南郊天位在壇上南面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餟在外壝內北史魏本紀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以太皞等及諸佐配

北齊隋書禮儀志北齊制圓丘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事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遵於內壝之中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歲正月上辛二祀南郊爲壇於國南祀所感

帝靈威仰於壇。方澤則以夏至之日。祭崐崘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嶽。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嶽。霍嶽。衡鎮。荆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嶽。太嶽。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嶽。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閼山。方山。蒼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澇水。渭水。涇水。酆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沲水。衛水。洹水。延水。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

後周隋書禮儀志。周制圓丘。以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南郊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　後周五郊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

隋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乃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爲大祀。星辰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爲小祀。　天文志。經星中宮四方二十八宿。幷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乃同晉志角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幷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實表災異。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

唐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冬至祀天圓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中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六十丈。每禮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外。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唐會要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參定南郊之禮。禮官祕書少監賀知章禮儀使中書令張說等奏曰。晉元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業之南郊。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臣等集禮令。五星已下內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座位。升降頗錯。令奉墨勑。據尊卑升降。又新加杠星等座。總三百一十九座。幷衆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以爲常式。十六日。舊紀。戊寅。親享圓丘。令張說爲禮儀使。韋縚爲副。使賀知章重定從祀星辰圖。舉去東晉尊卑錯亂之失。　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掌知修撰。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從之。杜佑通典。開元禮。冬至祀圓丘儀禮。前一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新唐書。

太一作紫微餘內官諸坐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坐並在後又設二十
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
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
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唐書作市垣帝座大微五帝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
在後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
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天寶中術士蘇嘉慶上言始置九宮神壇於城
東其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
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
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在上六八爲下符於
遁甲此則九宮之定位每歲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棊謂之飛位自乾元以
後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飛易仍減冬夏二祭會與中郊祀禮德宗建中元
年正月親拜郊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大帝北極天一太一准星經
及天寶中勅並合升在第一等制從之　貞元元年十一月親郊司天進
圖勅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與博士柳冕等奏曰開元定禮垂之
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爲定
詔令復依開元禮仍永爲則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

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
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
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
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
列在十二陛間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
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
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皆十有二陛間又祀外官百五座於
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按此星辰之位蓋渾儀制
圖聖人觀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爲衆星故天有萬一
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各各有所主令並依郊壇圖而爲之也正月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郊七座也又祀五帝
於壇第一等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司天監新定從祀星辰圖上
之中書門下詳定祀昊天上帝儀設皇地祇之位從祀五方五帝五星總
六百八十七位有司議請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張昭請以宣
祖崇配詔從之宋會要太宗淳化二年二月八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

至言伏見立春祀青帝舊以句芒配今以金提氏及句芒配按令式及開
寶禮無金提配食之文伏請止以句芒配詔太常禮院參議既而上言曰
禮經並無金提氏並配惟祭歷代帝王舊典有金提句芒二神配大昊伏
犧氏廟亦猶風后力牧后土俱配軒轅廟其土王祀黃帝止以后土從祭
今請祀青帝日去金提配座祭歷代帝王仍舊兼配從之宋朝長編紀事
本末真宗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事
者言郊丘天地神位版皆有司臨事書題多不嚴肅望令重造行禮日宣
於玉輅前清道赴祠所詔鹵簿使王欽若與內臣吳延厚詳閱修製欽若
言司天監供到南郊神位版內有五方帝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
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臣竊恐是五帝之名理合迴避詔太常
禮院并檢討官同詳定以聞既而上言謹按儀禮鄭玄注及開寶義纂靈
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皆是五方帝號又漢書注五帝自
有名即倉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爲美
稱不煩迴避從之欽若又言南郊神位版據司天監文籍壇陛之上升降
未便漢書郊祀志五帝爲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
龕與六甲嶽瀆之類同處北極衆星所拱今與尚書大理之類接席帝座

爲天帝之尊市肆斗斛宦者之星附焉今居尚書大理三公輔星第二等
之下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
如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龕帝座在第三
龕亦高下未等如以爲同在壇上不拘等列則陛龕差級誠虛設矣況所
命行事官第一等以四品充第二等以五品充第三等以六品充是則位
既高而官亦崇矣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天棓當爲
天福天記當爲天紀闕文未正理合討論望令司天監衆官參驗詔欽若
與禮儀使趙安仁太常禮院司天監同檢討詳定以聞欽若復言周臣陳
請不可復同尚權請委禮儀使等詳定從之既而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檢
討杜鎬陳彭年狀按開寶通禮元氣昊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
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
之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
祀錄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
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
唐建中元年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中勅並

合升在第一等從之貞元二年親郊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與博
士柳冕等奏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皆方士之說非典
禮之文請依禮爲定詔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錄又云壇之第三等
有中官市垣帝座等十七座並在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宮
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
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
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
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之樞蓋
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
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
可同位天輳主鑾輿輦轂不當作福字天記一星在午皆第四龕則有天
紀九星在寅皆第三龕壇圖並載不當改而爲一竊惟壇圖舊定悉有明
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詔從安仁等議十月六
日欽若復上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
天皇大帝又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
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鴻儒所述豈皆方士謬妄耶古禮

舊制未必全是至如九宮貴神天寶並祀在宗廟之上文宗初紓元輿敕
率鄙見降爲中祀厥後水旱作沴元輿果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須明詔列
爲大祀靈心昭答景福並臻今如以方士爲妄即九宮之祀可廢乎至如
中市帝座雖前代未有異論按晉書天文志帝座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
行既名帝座則爲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所議以子孫二
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使爲侍
禮實恐聖朝茂典猶未適中豈可信正元之末學輕談略經史之群儒讜
論除執法天輳天記三星安仁已有典據今請如舊其天皇北極帝座孫
星四座臣已新制版位恭俟宸旨詔天皇北極特升在第一龕又設孫星
位于子星之次帝座如故十日復言帝座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
等唯天市一座在第三等此人情之所未安也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
云天王座實與帝座不類也詔特升在第二龕十一月乙巳翔鹵簿使王
欽若表神位板對于便殿壇上四位並以朱漆金字自餘皆黑漆第一等
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以漆柙覆以黃縑帕上降階觀
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謹其事禮儀使趙安仁上新定壇圖且言郊壇神位
令依儀注寫定望付司天監製爲繪圖壇上神位四昊天上帝皇地祇太

祖太宗第一等神位八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第二等神位七十三北辰
耀魄寶北斗天一太一五帝內座凡六位差在前五星十二辰河漢暨內
官四十九座嶽鎮海瀆十八座凡六十九位差在後第三等神位百七十
九二十八宿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台
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凡四十五位差在前二十八宿暨中官百
五十九座山林川澤二十座凡百三十四位差在後內壝之內神位百三
十五外官百五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並齊列內壝之外衆星三百六
十並齊列總七百五十九座第二等五嶽第三等四帝座黃帝座舊圖差
在前皆合在後河漢中鎮舊圖在第三等據儀注合在第二等並乞刊正
從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城使劉承珪言準詔新造郊祀壇昊
天上帝皇地祇配座太祖太宗神位版詔有司藏於嚴潔之所以備親祠
八月詔九宮之神所職尤重將來封祀宜別擇地建壇致享依大祠禮例
施行唐天寶中九宮貴神次昊天帝大宗太和中降爲中祀武宗會昌中
復升大祀宋初爲中祠咸平四年三月以杜鎬等議升爲大祀壇再成上
安小壇九王用兩珪有邸幣如方色四陛之外西南又爲一陛曰坤道入
門行事升降之所淺兩壝御書祝版餘禮同社稷二年九月十九日翰林

天文那中和言伏覩景德三年周伯星出亢宿之下按天文志角亢爲太
山之根果符封禪告成之事望自今郊祀列位於亢宿之間詔太常禮院與
司天監參議遂上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亢氐皆鄭兗州分望俟親郊列
於氐宿壽星之次從之　四年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孫奭言謹按禮文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有司攝事祇以天神從祀當有六百九十位而近歲冬至
祀昊天乃以五方上帝及五人帝五人神從祀并配座共十七位而天皇
大帝以下絕無秩祀之文且夫太皞勾芒等俱非冬至從祀之神惟孟夏
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及之今乃祀於冬至其爲差異恐未叶宜詔兩制與
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月令十一月祀昊天上帝
於圜丘注云以五方帝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從祀五月祀皇地祇於方
丘注云以岳瀆等神從祀又按開元禮郊祀錄開寶通禮冬至祀圜丘有
司攝事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方帝日月七座第二等祭五
星而下五十五座第三等祭二十八宿而下百五十九座內壝之內祭外
官百五座內壝之外祭衆星三百六十座總六百八十八座孟夏雩祀季
秋大享明堂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天帝第二等祭五人帝
壇下祭五官總十七座夏至祀方丘壇上祭皇地祇配帝第一等祭神州

地祇內壝外祭嶽鎮海瀆而下六十八座總七十一座令據司天監狀稱圜丘雩祀明堂並用版位十七夏至方丘用版位七十一則是夏至方丘有從祀冬至圜丘無星辰從祀但與雩祀大享同祭人帝再詳司天版位實爲闕典孫奭奏議深協禮經其冬至圜丘神座望令禮院諸司皆令一依開寶禮所祭神位爲定從之　五年十二月八日詳定所言按周禮蓋冬祠司民唐朝避太宗諱改爲司人令請玄武爲真武玄宿爲真宿玄戈爲真戈玄枵爲真枵緣各配南郊及臘祭望擇日遣官於南郊設昊天上帝位并於本龕設玄武已下四位祭告從之　八年正月一日詔玉清昭應宮奉天下臣庶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又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　天禧元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　續通鑑長編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九日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文耀鉤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今每歲奉祀而祝文位版皆書其名令有司呼之非所以恭神之意於是下太常禮院議而去之　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嘉祐二年四月翰林學士承旨章侍象等言奉詔詳定司天監生于淵奏祀九宮貴神位止用一局乞

將九宮太一經依逐年飛移位次祭告謹按郄良遇九宮法有飛棊立成圖每歲一移兼推九宮所主災害之法分主九州若依所請亦協舊文乞祭九宮之時特差司天監官一員赴祠所隨每年貴神棊之方旋定祭位從之其法自天聖七年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棊巡行周而復始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案周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釋者曰居謂坐也凡郊之布座皆有明法焉是鬼神祇各有居以辨其名物則若今之神位版是也昔祖宗按五代禮廢之後每遇大禮焉或以紙書神號而以皈帖於版者逮乎治其日脩禮文日煥而版位始以朱漆金字稍精嚴潔臣等猶以爲未盡之謹按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享諸侯亦如之蓋旅上帝非一帝也饗諸侯非一侯也故必有版以辨其名與位焉而版必以金爲之者蓋禮之大者莫過乎事上帝與饗賓客所以極其嚴潔而不敢忽也伏請凡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上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與配神之帝皆以黃金飾木爲神位版鏤青爲字其餘則用朱漆金字以是爲尊卑之差從之宋禮樂志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言五行於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天莫尊於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於天祇而岳帝次之今陛下躬親祀北郊之禮而五嶽尚與四鎮海瀆並列請升之於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東岳於壇第一龕東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大神祝融南岳於壇第一龕南鎮海岳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於壇第一龕中鎮於第二龕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於壇下西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玄冥北岳於壇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藁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餘並如元豐儀壇壝之制其位板之制上帝位板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板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

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太祖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於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於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於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於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於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槀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位　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先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答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向之位非所謂答陰也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失釐正今新壇亦於午陛設小坎望賜裁定詔設神位於方壇上南方北向　六年六月十二日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面受睿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共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

於書。謹參考禮文傳以經緯。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以取參天之數。
厚九寸。以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以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
以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以取兩地之數。厚六寸。以取坤元用
六之數。廣一尺。以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以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
之制。以金為之飾。又謹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禮。王者必以祖配之。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為匹合也。無所會合則
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
詩序所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
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從之。
八年。四月九日。吏部尚書許光凝言。乞自今應祀前一日神位版即安
奉於祠所幄次。初獻以下。悉詣幄次恭視。庶幾仰稱陛下崇奉之意。詔祠
神位版理當嚴奉。可依奏行下。曾與中郊祀禮。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二
十日。禮部太常寺言。夏至日祭皇地祇。國朝禮制。設神位於壇上北方南
向。昨政和四年。因夏祭方澤。禮制局議定。設皇地祇神位於壇上南方北
向。緣令來夏至日係於南北望祭行禮。即難以北向設位。欲自今後夏至
日祭皇地祇。設位依舊制。從之。中興禮書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

部侍郎王賞等言。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於城外東南路建圜壇。并青
城齋宮。與勘將來。若依五禮新儀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合補冬祀大禮合
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
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皇
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
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合取自朝廷指揮。詔行郊祀大禮。
六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令條具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勘會昨紹
興十年。明堂大禮所設神位。係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
天皇大帝。神州地祇。以下從祀。四百四十三位。共四百四十七位。令來大
禮。合添設衆星三百二十四位。通共七百七十一位。　一勘會昨紹興十
年明堂大禮。許令本寺權暫追喚太史局合干人。齎星經赴本寺照儀貼
定神位次序。委本局官看詳畫圖。申尚書省。并申太常寺。所有將來郊祀
大禮。所設天地并從祀神位圖本。欲乞依上件禮例施行。詔依。後倣此。
壇上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于北方南向西上。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
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
明廣孝皇帝位于東方西向北上。　子階　第一龕。　神州地祇一位。

第二龕。　鈎星。天柱。真杵。天廚。柱史。五位為一列。以西為上。　第三龕。
虛宿。女宿。牛宿。織女。四位在前。人星。司命。司危。司非。司祿。天津。離珠。羅堰。
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西為上。　內壝
內。　天壘城。璃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十
有二位為一列。以西為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為一列。以西為上。　丑
階。　第一龕。　北極一位。第二龕。　女史。星紀。御女。三位為一列。以西為
上。　第三龕。　建星。斗宿。箕宿。三位在前。天雞。輦道。漸臺。敗瓜。扶筐。匏瓜。
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西為
上。　內壝內。　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
星。十有一位為一列。以西為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為一列。以西為
上。　寅階。　第一龕。青帝一位。　第二龕。　帝座一位在前。尚書。析木。河
漢。大理。箴星。木神。句芒。東嶽。八位在後。為一列。以北為上。　第三龕。　尾
宿。天紀。心宿。日星。四位在前。天籥。女牀。候星。市樓。宦者。天江。車肆。斗星。斛
星。天市垣。列肆。東咸。罰星。東鎮。東海。東瀆。十有六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
北為上。　內壝內。　魚星。龜星。傅說。神宮。積卒。從官。天輻。騎陣將軍。東山。
東林。東川。東澤。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十有八位為一列。以北為

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為一列。以北為上。　卯階。　第一龕。　大明
一位。　第二龕。　陰德。大天。天槍。真戈。天牀。五位為一列。以北為上。　第
三龕。　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六位在前。貫索。鍵閉。鉤鈐。周伯星。
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十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北為上。　內壝
內。　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十位為一列。以
北為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為一列。以北為上。　辰階。　第一龕。黑
神一位。　第二龕。　三師。輔星。壽星。相星。太陽守。五位為一列。以北為上。
第三龕。　攝提。角宿。軫宿。太微垣。太子。五位在前。天田。平星。進賢。郎將。郎
位。內五諸侯。九卿內座。三公內座。謁者。幸臣。常陳。十有一星在後。並各為
一列。以北為上。　內壝內。　平道。南門。青丘。長沙。土司空。五位為一列。以
北為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為一列。以北為上。　巳階。　第一龕。
赤帝一位。　第二龕。　太一。天一。二位在前。天理。勢星。鶉尾。熒惑。內廚。火神。
祝融。南嶽。八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東為上。　第三龕。　明堂。翼宿。張宿。
三位在前。內屏。從官。虎賁。靈臺。少微。長垣。黃帝座。四帝座。南鎮。南海。南瀆。
十有一位在後。並各為一列。以東為上。　內壝內。　左右轄。軍門。器府。東
甌。天廟。酒旗。南山。南林。南川。南澤。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十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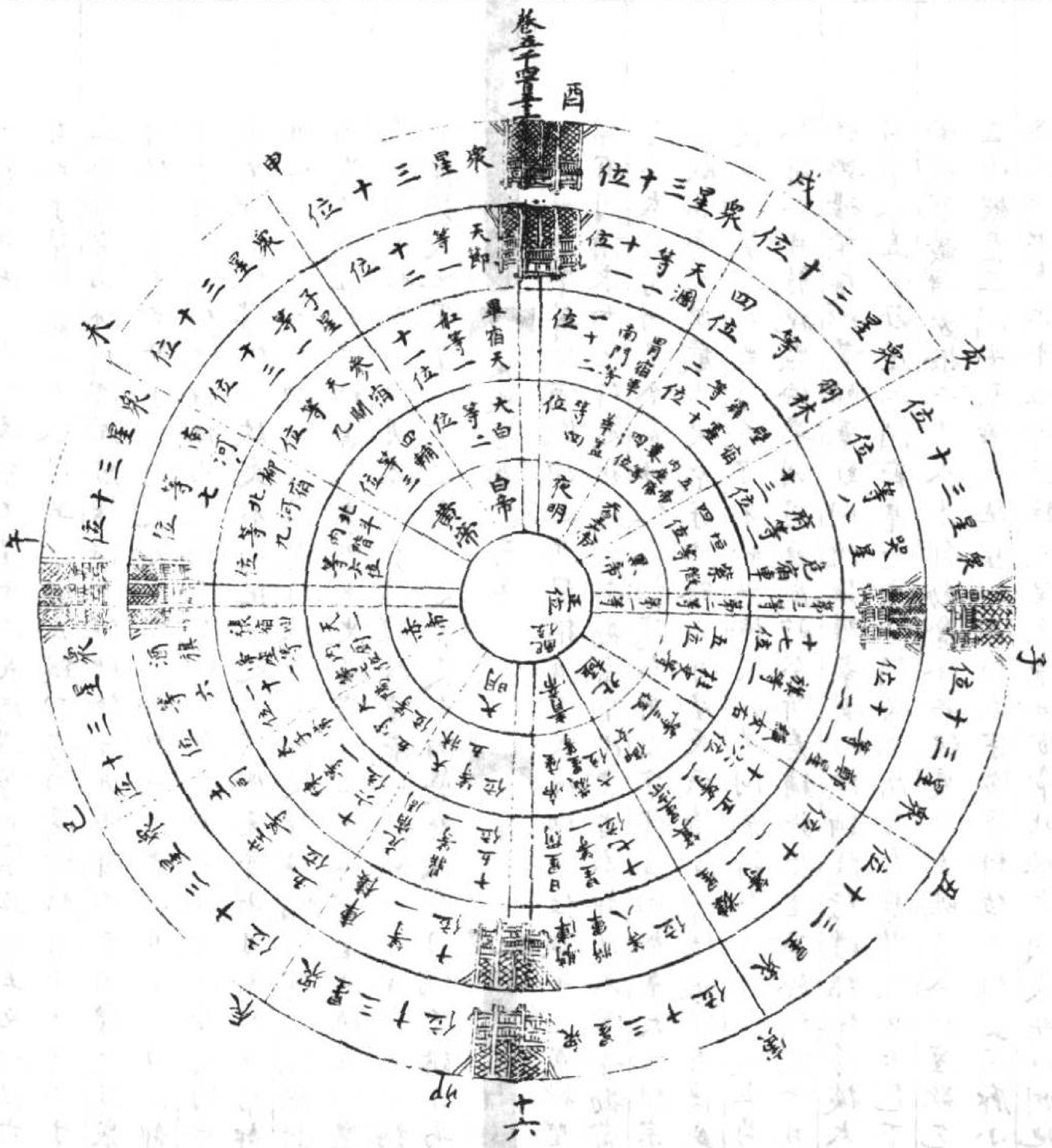
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午階第一龕黄帝一位第二龕北斗一位在前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上神后土中嶽八位在後爲一列以東爲上第三龕權星星宿三台柳宿四位在前内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中鎮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內壝內天相天稷爟星天記外廚天狗南河中山中林中川中澤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十有七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未階第一龕無神位第二龕鎮星鶉首四輔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第三龕鬼宿井宿參宿三位在前天罇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內壝內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十有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申階第一龕白帝一位第二龕實沈太白金神蓐收西嶽五位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觜宿五車諸王畢宿四位在前咸池天潢三柱天高礪石天街天船西鎮西海西瀆一十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內丈人天廪天廁伐星屏星軍井玉井九游參旗附耳九州殊口天節西山西林西川西澤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五十有二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酉階第一龕夜明一位第二龕八穀大梁杠星華蓋四位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月星昴宿胃宿三位在前積水天讒卷舌天阿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軍南門九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內天囷天陰天廪天苑天園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戌階第一龕天皇大帝一位第二龕五帝內座一位在前傳舍六甲降婁三位在後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婁宿奎宿壁宿三位在前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九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內外屏土司空八魁羽林軍四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亥階第一龕黑帝一位第二龕鈎陳瑯營辰星紫微垣水神真冥北嶽七位爲一列以西爲上第三龕室宿危宿二位在前螣蛇雷電離宮造父土公吏內杵臼星壘屋虛梁墳墓車府北鎮北海北瀆十有四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內壝內壘壁陣鈇鉞敗臼北落師門天綱天錢泣星哭星北山北林北川北澤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十有八位爲一列以

西爲上內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九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今來郊祀大禮前一日朝饗太廟依儀設七祀并配饗功臣位於殿下差官行禮合用神位慕次欲乞依禮例令儀鸞司計會太廟奉安所排辦詔依後皆倣此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禮儀前祀一日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配位東方西向北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內壝之外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南郊從祀神位內已設赤帝位于第一龕而正月上辛有司合祀感生帝欲依淳化典故更不別祀從之淳熙元年七月十八日禮部言准四月二十三日勅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楊恂劄子奏臣昨爲秘書丞季點太史局竊見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版與日月星辰嶽瀆諸神重疊堆積於一小室間甚不稱陛下寅畏天地虔奉祖宗之意間之官吏蓋循襲既久有司偶不講耳禹貢曰包匭菁茅菁縮酒微物也其嚴猶爾况天地祖宗位版乎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講求而施行之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送太常寺勘當欲乞令太史局將見今奉神位處相度合用屋宇修蓋擬截奉天地祖宗神位版各爲一匣嚴潔安奉并其餘日月星辰嶽瀆諸神位版亦用匣盛貯嚴潔安奉令太史局差官不時點檢及每遇祠祭將合設神位版本局官於前二日躬親點檢畢別用匣盛貯令所差鋪設學生等於祠前一日用腰輿擡擎覆以黄帕奉赴祠所設幄奉安以俟鋪設行禮詔依尋據太史局申合蓋小殿屋三間廊屋一十八間安奉所有看殿潛火兵士乞下臨安府京畿將差撥二十人本部勘會除兵級更不差破外令相度欲乞止蓋小殿屋三間安奉天地聖祖太祖太宗徽宗神位六位蓋兩廊小屋各三間安奉上十位神位係天皇大帝五方帝北極大明夜明神州地祇位并造聖祖徽宗神位二位木罩匣二箇各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四寸闊一尺八寸並用朱紅漆并造上十位朱紅匣十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朱紅漆及造日月星辰嶽瀆諸神等黑漆匣二十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黑漆候今降指揮下日從本部行下臨安府修蓋殿屋等及下文思院製造木罩匣等施行詔依

續宋會要光宗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詔將來郊祀大禮鋪設高宗皇帝
御書天地宗廟神位等自今後依禮部祝冊儀範體例迎引赴圜壇太史
局條具一圜壇上鋪設御書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
四位並係朱紅漆腰捍匣罩見在文思院雅飾每位製造迎引朱紅漆獻
桌一隻銅麻爐花瓶一副羅帛花二十枝點照神位朱漆紅紗燭籠四隻
黃絹夾燭籠袋四箇一圜壇十二階龕鋪設上下從祀神位黑腰捍匣共
十有二每匣朱紅紗黃夾袋燭籠各二一撞擊御書天地祖宗神位四位
乞差撞擊每位天武官八人撞獻桌打燭籠每位天武官各四人十二階
龕從祀神位腰捍匣一十二每匣乞差打燭籠天武官二人以上共八十
八人乞下殿前司前兩月差撥赴局人各製武弁冠緋羅寶花袍白抹帶
一援衛唱引神位合差街司三十二人乞下金吾街仗司牒步軍司差撥
內三十人衣製如天武官外給黑漆杖子一條將校二人乞製平巾幘紫
羅寶花袍銅革帶錦螣蛇二件儀刀二柄其冠幘袍帶等乞下文思院依
法製造一令來壇置前項撞擊神位獻桌燭籠天武官乞破數入壇殿號
八十八道援衛唱引三十二人乞破黃方號三十二道一圜壇十二階龕
合用從祀在天諸星神位係一十二腰捍匣太廟七祀敕門九宮貴神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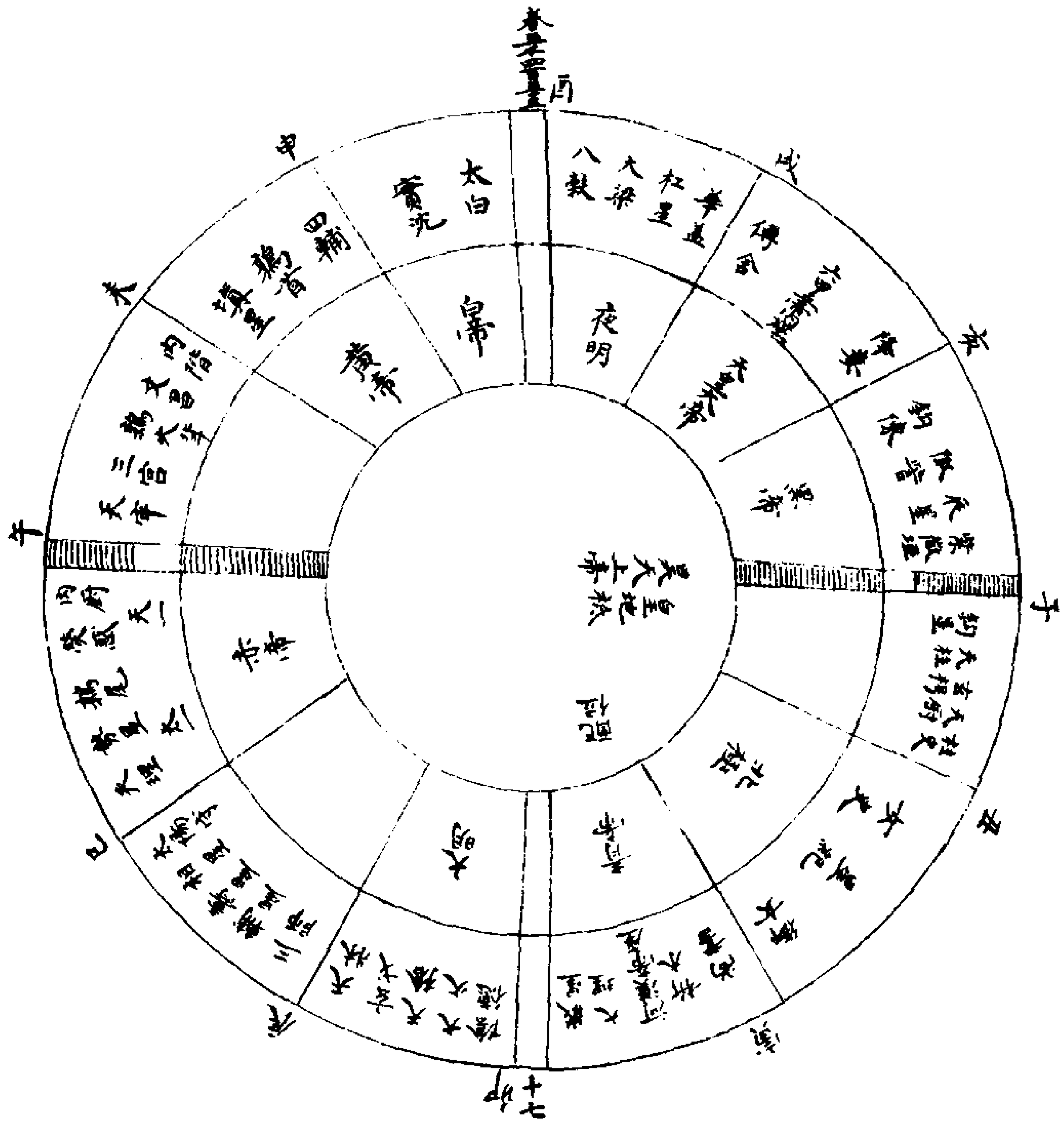
社太稷係四腰捍匣每一腰捍舊例軍兵四人共用軍兵六十四人管押
二人本局依例於殿前步軍司差到七十人除撞擊神位外有四人空閑
欲祇備撞擊軍兵不測病患一將來郊祀迎引天地祖宗神位等合用點
燭和香乞下兩浙轉運司應辦一天地祖宗神位及從祀神位等至圜壇
乞令儀鸞司預行高大絞縛幕屋五間以俟至期安奉神位禮部太常寺
看詳內朱紅漆獻桌止合添造一隻銅麻爐花瓶止添造一副羅帛花止
添造二十枝其撞擊人照合用數裁減餘欲並從所申事理施行詔依禮
部太常寺看詳到事理施行　寧宗嘉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增太子星
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以張宏圖進南郊辨駁從其言也
遼史禮志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
班又偶植樹
以為神門

元太常集禮
神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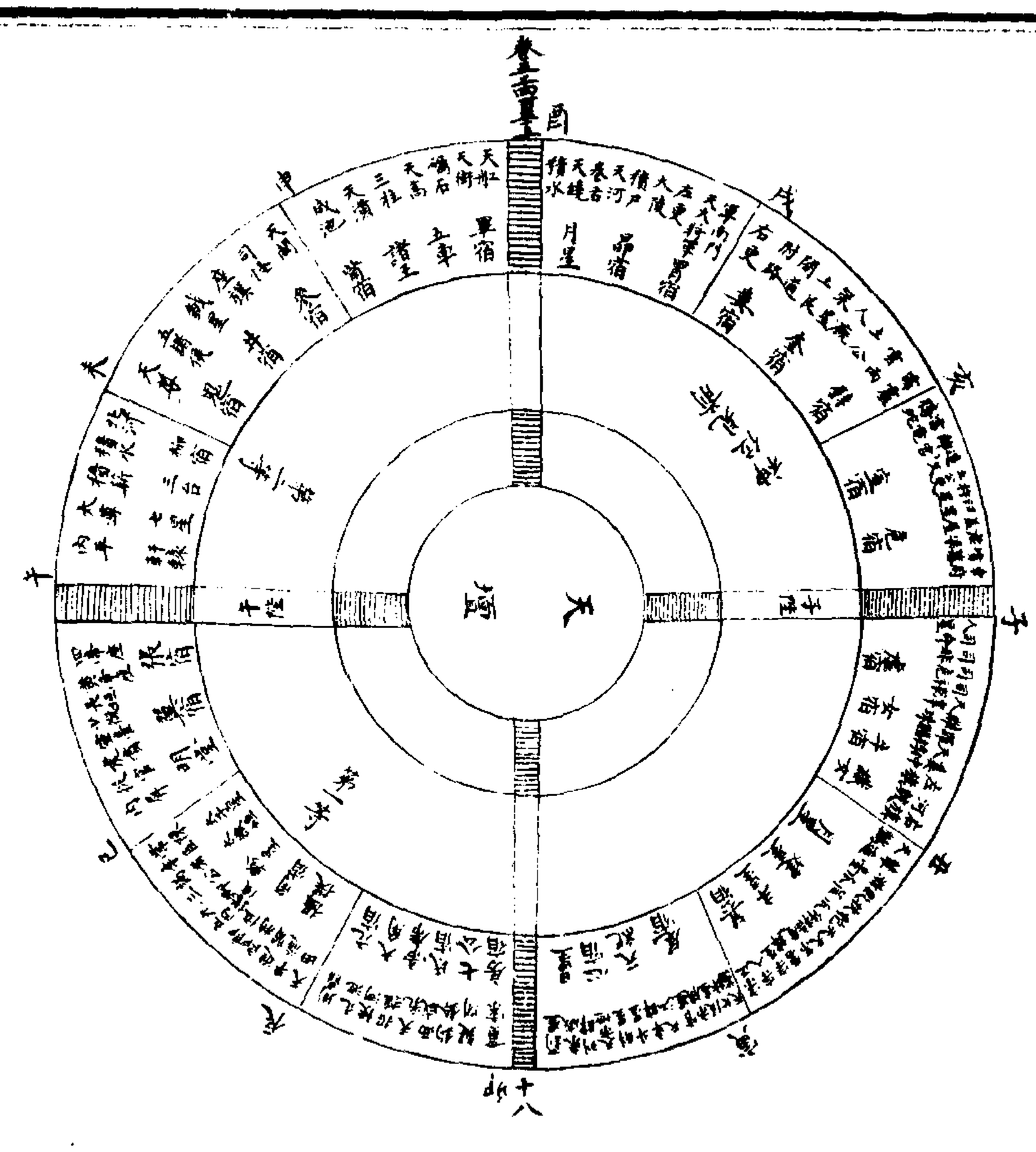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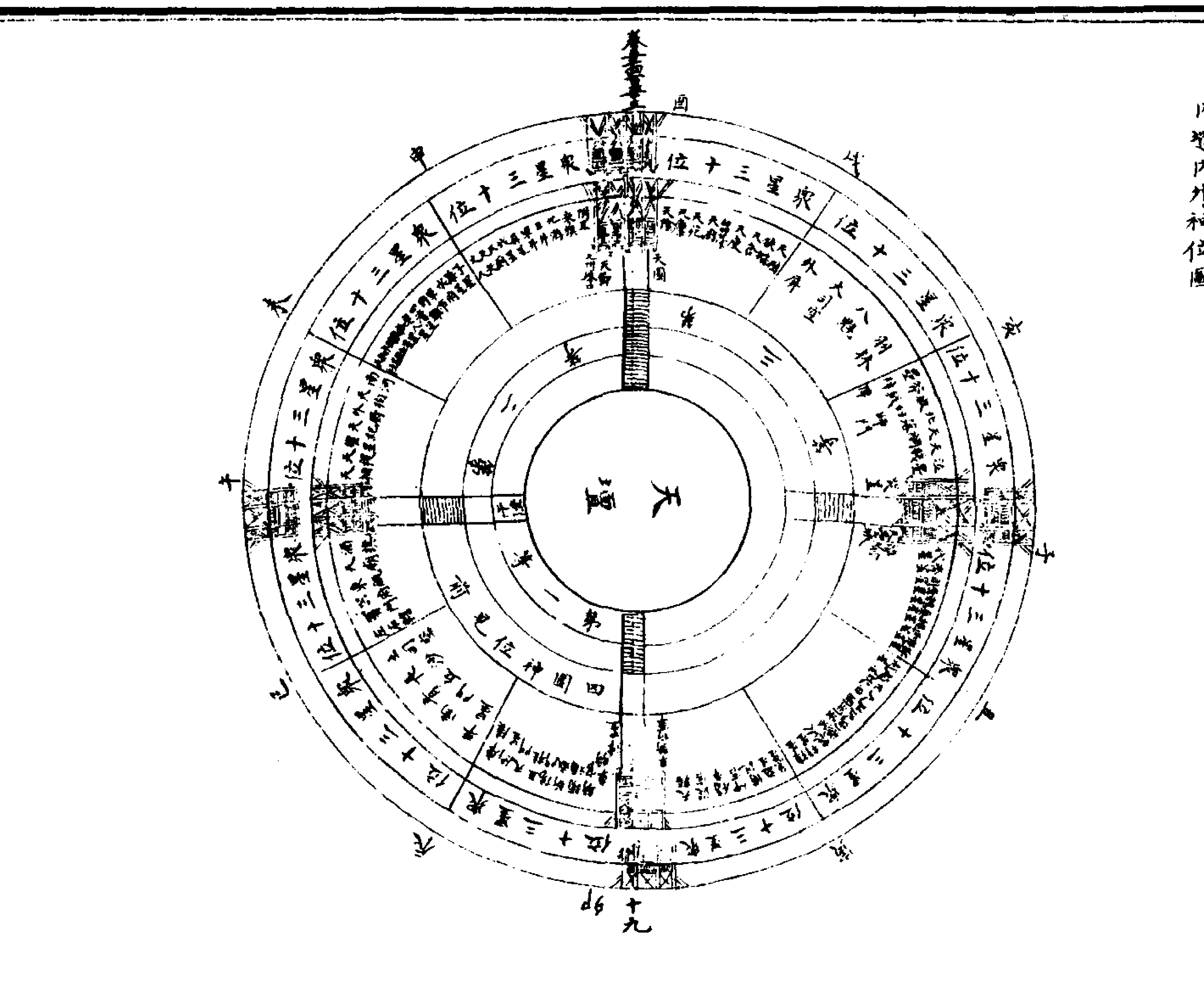
右星辰圖位為戌亥子以東為上丑寅卯以南為上辰巳午以西為上未申酉以北為上

天壇及第一等第二等神位圖



第三等神位圖





內壝內外神位圖

憲宗皇帝　壬子歲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
配有二條始用歷代之制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以
受尊號預告天地先是博士議於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當中南向
皇地祇次東少卻並用座褥位牌至期於所建圜丘之所有事焉設神位
二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夏四月壬辰平章政事伯顏預中書省事何榮祖
等與翰林集賢太常寺官及博士會議于中書堂參攷歷代祀典依唐虞
三代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續議舉行博士言舊制神位版用木中
書集議改用蒼玉金字白玉爲座博士復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都省准
擬止用木主令工部計會太常寺依法製造博士按舊制長二尺五寸闊
一尺二寸上圜下方丹漆金字松栢皆可紅漆匣盛貯黃羅帕覆之秋八
月大都留守司依式成造畢有司議所藏以博士李之紹議藏置南郊之
香殿議者復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
所製神主遂不用止設神位藁秸蒻頭不納神席緣以青繒青綾褥一青素方
座一用平章何榮祖議請專事昊天上帝奉旨准配位遂省成宗皇帝大
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即位祭告於南郊昊天上帝皇地祇主用栢素質玄
書武宗皇帝至大三年有旨用冬至祀南郊昊天上帝神位一先是尚書

省奏南郊配位從祀乞舉行上若曰其速行之遂奉太祖皇帝備作主其
從祀圜壇第一等九位青帝位寅赤帝位巳黃帝位未白帝位申黑帝位
亥大明位卯夜明位酉北極位丑天皇大帝位戌五帝主用栢素質玄書
大明夜明北極天皇大帝用神位版丹質黃書位皆內向第二等內官位
五十有四列于十二次鈎星天柱玄枵天厨柱史位于子其數五女史星
紀御女位于丑其數三自子至丑神位皆西上帝座歲星大理河漢析木尚
書位于寅帝座居前行其數六南上陰德大火天槍玄戈天床位于卯其
數五北上太陰守相星壽星輔星三師位于辰其數五南上天一太一內
厨熒惑鶉尾勢星天理位于巳天一太一居前行其數七西上北斗天牢
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于午北斗居前行其數六填星鶉首四輔位于未
其數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太白實沈位于申其數二北上八穀大梁杠星
華蓋位于酉其數四五帝內座降婁六甲傳舍位于戌五帝內座居前行
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陬訾鈎陳位亥其數四東上第三
等中官百五十八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虛宿女宿牛宿織女人星司命
司非司危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位于子虛宿女
宿牛宿織女居前行其數十有七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天雞輦道漸臺敗

瓜扶筐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于丑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紀尾宿罰星東咸列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車肆天江宦星市樓帣星女牀天籥位于寅日星心宿天紀尾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貫索鍵閉鉤鈐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位于卯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五北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常陳幸臣謁者三公九卿五內諸侯郎位郎將進賢平道天田位于辰太子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居前行其數十有六南上張宿翼宿明堂四帝座黃帝座長垣少微靈臺虎賁從官內屏位于巳張宿翼宿明堂居前行其數十有一西上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內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位于午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居前行其數九鬼宿井宿參宿天罇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位于未鬼宿井宿參宿居前行其數九自午至未皆東上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天船天街礪石天高三柱天潢咸池位于申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一北上月宿昴宿胃宿積水天讒卷舌天河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軍南門位于酉月宿昴宿胃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婁宿奎宿壁宿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位于戌婁宿奎

宿壁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自酉至戌皆南上危宿室宿車府墳墓虛梁蓋屋臼星杵星土公吏造父離宮雷電騰蛇位于亥危宿室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三東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天壘城離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位于子其數十有二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位于丑其數十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騎陣將軍天輻從官積卒神宮傳說龜星魚星位于寅其數八南上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位于卯其數十北上土司空長沙青丘南門平星位于辰其數五南上酒旗天廟東甌器府軍門左右轄位于巳其數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紀外廚天狗南河位于午其數七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位于未其數十有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天節九州殊口附耳參旗九斿玉井軍井屏星伐星天厠天矢丈人位于申其數十有二北上天園天陰天廩天苑天囷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位于酉其數十外屏大司空八魁羽林位于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星天錢天綱北落師門敗臼斧鉞壘壁陣位于亥其數八東上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位分列于十二次皆內向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位版皆丹質黃書內官中官外官則各題其星名內壝外三百六十位惟題曰衆星位　至大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太常博士蔣汝礪呈檢討得歷代圜丘從祀等儀自漢而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武德初始定令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宋金因之具載於圜丘合祭圖本經世大典神位　神州地祇在方壇第二成東南設位　嶽鎮海瀆二十八位南嶽南鎮南海南瀆大神祝融東嶽東鎮東海東瀆木神句芒中嶽中鎮土神后土西嶽西鎮西海西瀆金神蓐收北嶽北鎮北海北瀆水神玄冥各隨其方壇第三成設位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神祇南山南林南川南澤東山東林東川東澤西山西林西川西澤崑崙北山北林北川北澤一十七位各隨其方在內壝內設位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三十六位內隨其方在內壝外設位　前件議得方丘從祀自漢已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宋金之制具載於圜方合祭圖本今合無參酌累代典故議行祭祀元史郊祀志凡從祀位皆內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東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

酉居酉陛北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四文

郊

郊祀神位

國朝存心錄　一貞丘每歲常祀用冬至日　一神位止以日月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從祀第一層壇上設

昊天上帝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第二層壇上設　大明星辰位居東夜明太歲位居西　一內壝東設　風雲雷雨師位　一方丘每歲常祀用夏至日　一神位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天下山川從祀

壇第一層設

皇地祇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壇第二層設　五嶽四海位居東　五鎮四瀆位居西　一內壝東設　天下山川位

大明集禮　從祀　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猶偏也蓋祭天之時日月天神共為一壇而日為衆神之主泰祭四時漢祀大一從祀之禮無見焉東漢光武初郊祀日月於中營內南道北斗在北道之西其中八陛及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外營門封神共千五百一十四神皆中營神五星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隋文初郊五帝日月在圜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六百四十九座唐初五方帝日月七座在圜丘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四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宋制天皇五帝日月北極九位在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等神位五十四座在第二龕二十八宿中官等神位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六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元制五方帝日月等共九位在第一等內官五十四位在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九位在第三等外官一百六位在內壝內衆星三百六十位在內壝外

國朝遵用古制惟設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而不襲前代之繁實待貴誠尚質之義焉　神位板　唐神位板用松柏木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上闊下方黃金為飾鏤青為字丹漆匣盛黃羅帕覆正位題曰昊天上帝配帝題曰太祖景皇帝從祀板用朱漆金字宋制同元嘗議正配位用蒼玉金字白玉為座後以郊祀尚質依舊制用木藏南郊之香殿中書後議曰神位廟則有之今祀于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止設神座不用木主

國朝神位板長二尺五寸闊五寸厚　寸趺高五寸以栗木為之正位題曰

昊天上帝配位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用黃質金字從祀題曰　風伯之神　雲師之神　雷師之神　雨師之神並赤質金字　從祀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祭天地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者謂四郊祀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漢元始中用王莽議祭地理山川皆從光武祀北郊地理群神從祀皆在壇下其日之詳見郊天從祀中　隋以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及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唐從祀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宋以神州地祇五岳五官五行之神神祀於壇之第一等四海四瀆五鎮於壇之第二等崑崙五山五林五川五澤於壇之第三等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內元合祭天地于圜丘亦不及岳瀆山川之從祀

國朝惟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　方丘神位板　漢以前祭祀地神位板無考魏明帝題曰皇皇后地梁武時題曰后地而不見其制唐題曰皇地祇配帝曰太祖景皇帝其神板皆以黃金飾木鏤青為字其從祀神位則用朱漆金字宋如唐制元皇地祇位板用青漆金字

國朝正位題曰

皇地祇配帝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五鎮之神神位板並赤質金字諸司職掌　神位　正殿三壇

上帝南向

皇祇南向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　丹墀四壇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西東向星辰一壇在東西向星辰二壇在西東向　東十壇

北嶽壇　北鎮壇　東嶽壇

東鎮壇　東海壇　太歲壇　帝王壇　山川壇　神祇壇

四瀆壇　西十壇　北海壇　西岳壇　西鎮壇　西海壇

中岳壇　中鎮壇　風雲雷雨壇　南岳壇　南鎮壇

南海壇

議論兩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祀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爲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墬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

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晉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隋書禮儀志天監四年何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攢題宜曰皇天座地攢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

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柒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柒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無坎位矣　陳文帝天嘉中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星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文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籩豆之數同于雩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岳四鎭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

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之。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也。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舉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奏。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是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交違明義。又案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在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請條附式令永垂後則。詔可之。遂附于禮令。武后臨朝。永昌元年九月一日。勑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王涇郊祀錄辯神位。聖唐典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小祀。各有差降。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爲大祀。日月。社稷。帝社。今禮謂之先農。先代帝王。岳鎭海瀆先蠶文宣王武成王

諸太子廟風師雨師並爲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祀並爲小祀。臣涇案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而已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以下。今據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顯周官之文也。風師皇唐天寶四年。升爲中祀。其有置沿革並見後本門卷中也。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曰釋奠。臣涇案祀者以祀象爲義。天神懸遠。故以象而祭於郊也。尚書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鄭康成云享獻也。祭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之。三者雖小有差別亦可總爲祀而通言也。案禮運云。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社於國。列地利也。帝天帝也。而言享。社土神也。而言祀。推此而言。可祀爲總名明矣。釋奠者。釋奠之。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等之。郊廟奉祀禮文圜丘祀天皇大帝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口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　圖唐開元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壇上壇第二等祀昊天大帝 開寶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第二等祀天皇大帝臣等看詳周禮止稱昊天上帝而諸儒以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壇第二等復設天皇大帝位以爲繆誤蓋緣唐禮參用異同之說而未嘗考正元豐元年二月六日中書批進呈奉聖旨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合更改禮文聞奏臣等詳周禮所祀天神止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不言天皇大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而漢魏以來所祀名號不一漢初則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帝天梁則曰天皇大帝其名號不一至有如此惟兩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其稱與周禮合矣而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二等又有天皇大帝蓋議禮者上不敢違周禮下又拘於鄭氏之說故因存焉臣等詳考所謂天皇大帝其略有三曰在勾陳口中曰在北極曰即昊天上帝皆鄭氏之說也若曰在勾陳口中則壇第二等已有勾陳位矣若曰在北極則壇第一等已有北極位矣若曰即昊天上帝則壇之上已有昊天上帝矣進退考之皆無義據所有天皇大帝位伏請不設以明尊無二上之意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行宋史禮樂志神

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鎛鍾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然則爲三壝者所以序祀事也郊廟奉祀禮文主日配月 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正義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禮記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注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 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群臣莫敢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又曰掃

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爲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則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元豐四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四年十月戊午詳定禮文又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南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

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爲二壇同司中司命司祿則爲四壇同壝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宋會要四年十月六日己未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之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黑璜禮北方此五行之帝也左氏傳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季夏之月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周禮曰血祭五祀此五行之神也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帝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帝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

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崇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黄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壇中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壝。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非山澤而何者來格。今蒞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暘考其名位。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壝。從之。　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秉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祀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嶽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言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無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示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之。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嶽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嶽而王四瀆。竊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嶽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會與中郊祀禮。徽宗大觀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始祖僖祖配。備與迎氣之禮不同。尊異之也。而乃祀於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謹按禮記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先儒指爲周制感生帝之壇。以爲王者之興。必感五帝之精以生。因其所感。別祭尊之。自曹魏從齊後周與隋。皆別壇而祭。雖其制不同。而各崇奉感生之帝。正合先儒之論。請於南郊別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庶稱國家尊異之禮。從之。宋會要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崇寧祀儀。崑崙地祇設位於壇之第一成。其說出於鄭康成。蓋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

地祇位於壇上。則崑崙地祇一位。不當重設。崇寧四年。有司講明已如其非。乃復列於西方衆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其中矣。欲乞除去。從之。又言先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吞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北之位。非所謂吞陰之。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未釐正。今新壇亦於午陛設小次。望賜裁定。詔設神位北向。於北面設小次。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部侍郎王賞言。若依五禮新儀。冬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冬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親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詔行郊祀大禮。陳藻樂軒集。郊重事也。以三歲之久。乃就一行其禮。自漢而後益重焉。雖重其事。而神明位序之高下。且講求而顛倒。是尚得爲重也乎。雖然豈以爲顛倒而行之。亦必有說。試舉而質諸。恭惟國家郊禮。多沿唐舊。唐自蕭子儒輩。以昊天上帝耶其蒼蒼者爾。因序耀魄寶於五帝之下。然則太微之五星。其果尊於紫微之北辰否也。既以五帝尊於北辰矣。今以六陛正錄分獻之可也。且我火德也。赤熛怒若熒惑若心爟。皆當時所崇。尚何以例之而不別耶。天文有與黄帝同號者。聖祖別名也。易而謂之攝我得大運而權居木爲之次。則其別名豈無所自來。是固不當尊之乎。列於西廊下龕。而厨宰勢理居其上。是何也。商宋星也。宋爲國號。趙爲國姓。吳越駐蹕之區。皆當特祀而不待祀。是果何見耶。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五帝之佐爾。五帝猶諸侯。而其佐則諸侯之大夫。皇祐露帷於庭中。今與北極天皇同處壇之一等。殿之兩墀。不惟三公三師上台上相下之。而天王后妃太子亦下之。何耶。妖星之見於史傳者三百餘。瑞星三四爾。周伯其一數之。以其躔度錯於五緯之間。晉隋二史舉張衡之說。然則其尊同五緯。不然降之一等耳。五緯或爲貴相。或爲上公。此以伯名。亦非泰秩之所謂微者。祖宗朝次於氐宿壽星之間。猶可也。今而寘諸卑肆鍵閉宦者之列。其故何耶。隋唐以來。以二十八宿之內星處壇之上等。牲牢酒醴之數豐。二十八宿之外星處之下等。牲牢酒醴之數損。天人一理。內之府史。特有重於外之岳牧耶。爲可國朝沿唐而有不沿也者。尤可疑。壇之前列內官雖多。而錯以外官左吏右吏泰爵之初等處焉。堂之後行外官雖

多而錯以內宮。天相處焉。是又何也。既祀帝坐矣。又有中帝坐。既祀黃帝
矣。又有黃帝坐。是果鹵莽而重煩瀆否也。紫太天市之環衛。以司馬遷天
官虛李才一行並闡素祐新書蘇頌法要考之。當分三十有九祀。而今之
明堂郊丘三祀焉。闕其三十六位之天神。是果疎略而脫失瀆否也。周司
冠有司民之祀。權之兩角是也。天府有司祿之祀。文昌次四之星是也。今
之馬又何也。漢志有維星天下之綱維係焉。乃闕其祀。太白之詩有酒星
即酒旗也。而又增之。其他闕祀不可勝舉。若以神明者漢不可得而盡其
區別之詳。則古人於此。亦未嘗苟也。諸君封論必有素。其有備它日顧問
者。幸先以語我。元史郊祀志。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
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
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
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
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
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
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
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

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
大三年圖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郊祀神位座席周禮春官司几筵。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筵亦
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五席。莞席。藻席。次席。蒲席
熊席。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唐杜佑通典同。周禮祀昊天上帝。以藁秸及
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注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
王。晉神席議曰。按小雅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正義曰。釋草云。莞
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
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為小
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明莞
細而用小蒲之。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旅于上帝。則共其
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疏旅上帝。謂祭五天
帝於四郊。此旅上帝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宋大觀中。議禮局言。祭
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故必有版以辨其
名。版以金為之。所以極其嚴潔而不敢褻也。禮記禮器鬼神之祭單席。此
以少為貴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此以下為貴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

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注
設藁鞂者。傗古總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主謂本與古也。郊特牲
郊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貴
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祭
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之
前漢西漢書郊祀志。成帝朝丞相匡衡言。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不
能得其象於古。 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
玉几。劉昭曰。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十三年。隴蜀平。增廣郊祀。中壇天地位其
上。皆南鄉西上。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
外壝日月在中營。內皆別位。四營群臣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用席十
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
三神。
梁隋書禮儀志。武帝天監四年。尚書左丞何佟之啓云。周禮天曰神。今天
不稱神。宜題曰皇天座。從之。南郊為圜壇。祀天皇大帝於其上。天撰題曰皇
天座。席用藁鞂。禮畢有司燒埋之。志書分紀天監十一年。大祝言二郊相

承用梁俎盛牲。素案盛玉。衆神之坐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皇天大
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壇不應茅。於是改用素俎。座悉用蒲席藁薦。
後魏北史魏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天位在壇上南
面。神元帝配座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席用藁秸。
唐開元禮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
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席以藁秸。又設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凡座皆內向。又設二十八
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昊天
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卻收。俟祀前一日鋪設。後所設之。至祀日
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
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唐會要元和元年十二月七日。太常奏郊廟貴通
褥。准武德正觀故事。並用紫褥。至德已來用黃色。今緣大禮日逼。恐造紫
不成。少府監見有褥。請准至德故事用黃色褥。制曰可。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衆星位版。并
刻滿時辰。司天臺慶奉預中嚴辦。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

郊陳恕言：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令並委逐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監祭使封還。從之。元朝長編紀事本末：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立冬祀黑帝，按禮文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今則配帝以下皆不設席，按通禮，席以莞，且人帝以下無取埽地之義，望依禮設席。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判太常寺李維言：按郊祀錄，天地日月五方帝九宮並席以藁秸，餘以莞席。制天地日月社稷五方加褥，望依典奏，令太府寺少府監自令依禮陳設，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一日，詔郊祀所設褥依不得踰越，行事官及樂工，自令並致齋沐浴，諸壇星辰龕位尊罍，官監視，仍委監祭使覺察。九年三月十四日，禮儀院言：冬至郊祀昊天上帝神座等，合司天監陳設。近止委官并無職官檢校，望自令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從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六月十二日，太常禮院言：按禮記，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五帝用莞。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設席加褥，而無藁秸與莞，將來奉祠郊廟，宜更制藁秸莞席為藉，從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四年二月十八日，太常禮院言：三司乞織造圜壇地衣準，詔檢詳典禮以聞。今檢到前後典禮，并南郊一行儀制，即無地衣制度，詔圜壇無

用地衣。　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儀禮司局又言：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諸儒皆以謂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歷代崇奉，以為天地大祠，故席以藁秸，其儀必與昊天上帝皇地祇等。從之。宋史禮樂志：徽宗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昊天上帝位席以藁秸，太祖位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日月席以藁秸，星辰中官神位席以莞席。曹興中郊祀禮。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準詔南郊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氾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〻在上，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十三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有司檢奏大禮依舊例合用珠子坐褥。事天以誠為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乃不用。　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儀注，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太宗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候告潔訖，權徹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元元史郊祀志：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壇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緣以繒綾褥素座，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黃，藉皆以藁秸，配位居東西向，神席綾褥錦方座，色皆用青，藉以蒲越，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注：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秸，配位蒲越，太常集禮云，皆剪頭不納胃，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座、圓褥，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太常集禮：神位版長一尺八寸，博五寸四分，厚一寸八分，剡上方下，第一等青漆金字，第二等已下青油黃字。按此與今元掌神位制度不同，姑存以備參考。　正位神位一，神席一，藁秸一，示紋褥一。　配位

神座一，神席一，蒲越一，青綾褥一。　第一等神位藁秸九，神席九，綾褥方座各九，如其方色。　第二等神位及內壝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青繩代壇一成。都省集議郊壇內以青繩代一成，凡用繩二百條，各長二丈五尺九丈五寸。　前件議得內壝內以青繩代第三成，內壝內神位重行，析津志：昊天上帝藁秸一，褥以青，加神席，加青綾褥，青素方座。　皇地祇藁秸一，褥以青，加神席，青綾褥，青錦方座。　第一等九位藁秸九，褥之席皆以莞，加方座，各如其方色。　第二等以下每位席以莞，凡用席三百十有二。　前祀之日，張錤幕及二神門，皆施黃顏帷。　祀前三日，有官受誓戒于中書省，從奉禮郎布版位，及祭亦如之，設燭燎。

國朝大明集禮神席：郊特牲曰：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藁秸祭天之席，蒲越配帝之席，俱所以藉神者，明之者，神明之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高祖配用紺席，光武增廣郊祀，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席，率一席三神。晉宋用蒯席，不設裀褥，梁用藁秸，五帝以下用蒲席。唐高祖麟德二年，詔以文質不同，代有釐革，惟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是自處以厚，而奉天以薄也。宜改用裀褥，於是上帝之座褥以蒼，配帝以紫，五方帝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開元中，上帝後用藁秸，配位以莞，五帝日月以藁秸，五星十

二辰河漢内官席皆以莞宋初上帝日月並以藁秸配帝以莞仁宗時席
皆加褥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後去褥元席以藁秸仍加青綾褥青錦
方座配位神席以蒲越青綾褥青錦方座從祀第一等神藁秸神席綾褥方座各
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内壝内外諸神位莞席三百

國朝尊事
上帝用龍椅龍案上施錦座褥
配位金交椅織金黃褥香案同從祀位置於案不設席　周人祀地席用蒲越
藁秸漢以莞蕈唐麟德中正位及神州加用黃褥配帝以紫從祀以莞開
元中正位仍用藁秸配帝以莞神州地祇以藁秸五鎮以下用莞宋景德中
席又加褥正位以黃配位以緋元豐中從撤去惟用藁秸及莞元皇地祇
用席褥
國朝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配位同從祀神位並設于案不設席
議論宋會要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臣等
見親祠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
壇宮廟内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
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
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壝門道
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
次之前至壇上請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
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
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
壇黃道褥欲更不設郊廟奉祀禮文祭天蒲越藁秸　禮記郊特牲曰莞
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
也正義曰今禮及隋禮藁秸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俱藉神也禮器曰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正義曰熊氏
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
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秸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
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
之居辨其名物鄭氏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臣之精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位孝經說郊祀
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布席極敬心也
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
極祭地方澤象后地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漢舊儀云高皇帝配天紺
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
義埽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
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
報功唯至誠爲可以報之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之屬宜
皆勿脩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
十六枚皆莞簟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神坐藺席各二不設茵蓐古
者席藁晉江左用蒯梁南郊席用藁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唐會要
麟德二年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變革唯祭祀天地
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之間復
有瓦甗秸席一時行禮文質乖駁而不倫次深爲未愜其封祀所設匏杯
等物並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
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皆以方色内官

以下席皆以莞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藁秸高
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藁秸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内官
五十五星座席皆以莞開元禮義羅曰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
明之也凡人功所飾皆非稱天之德尚質貴本不敢同於所安褻乃交神
明之宜故云明之也配座莞席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自五星以下席
並以莞所以異尊卑也禮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神道異人不假
多重自溫也唯宗廟異於外神孝子緣生以事之也王涇郊祀錄按禮云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貴本之義孔晁云郊天祀地器用陶匏席
用藁秸者以其至尊萬物無以稱德故禹貢三百里納秸服是也今日月
以上各依幣色而加褥也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
以藁秸配帝以莞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儀注席皆加褥通禮親祠凡
大祠中祠小祠皆以藁秸莞爲神座之席不設褥通禮序例云天地以下
祠祭設神位舊席以藁秸及席以莞者今案郊祀錄及近敕相承並加裀
褥各如其壇幣之色慶曆祀儀諸祠太府少府前一日供設神位席褥昊
天上帝四祭感生帝一祭褥皆以黃配帝皆以緋皇地祇正位以黃配帝
以緋禮院儀注慶曆七年禮院奏准脩製郊廟祭器所狀案禮典昊天上

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配帝及五人帝並用莞唐後禮加褥又太常卿攝
禮官孫奭所請自今諸祠祀神位用藁秸莞褥伏覩今郊壇正配位各設
緋席加褥今欲更别製藁秸莞席爲藉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奏謹案禮云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謂蒲越藁秸藉神席也疏曰凡常
所安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秸故曰貴其質而已以其交神不可同
於尋常行所安褻之甚也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
物無以稱其德者今若加褥於席在人則爲之安於天則近褻矣欲乞今
後祭天神位止設藁秸蒲越乃爲合禮詔再送禮院定奪臣等再詳蒲越
藁秸爲祭天神位之藉稱其德也自周漢所記至唐開元禮悉皆用之其
席褥之設惟自唐後禮至本朝始用加於藁秸之上今伏見新修祭器改
用匏爵瓦登瓦豆之類蓋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只設藁秸蒲越乃
爲相稱詔依舊於藁秸蒲越上設褥仍令遍行告諭南郊儀注昊天上帝
皇地祇神坐席以藁秸上設褥太祖皇帝配坐席以蒲越上設褥五方帝
日月神州神天皇大帝北極坐皆以藁秸上設褥臣等謹案禮記曰禮以
少爲貴以其内心者也德産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
唯至誠爲可以報之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

貴誠尚質不敢備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
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簟晉江右用蒯宋
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裀褥梁南郊席用藁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
藁薦隋禮藁秸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
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釐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
薄其諸郊祀並宜改用裀褥開元後用藁秸莞席王涇郊祀録又言加褥
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藁秸配帝以莞景德儀
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天神以黄配座以緋比之開寶
禮則非矣夫先王之制禮也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不可瀆也若天地
尚質而用宗廟之文宗廟尚文而用天地之質則不稱而瀆矣蓋莞簟人
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藁鞂者尚其質也將致誠質以交神祇而
欲徇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簟先王猶不施之以郊況裀褥乎伏請郊
祀天地席以藁鞂配帝席以蒲越更不設黄褥緋褥元豐元年十一月五
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臣等看詳明堂儀注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
蒲越上皆設褥開元禮大享明堂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莞夫以裀褥
施於神位其爲非禮明甚伏請明堂神席上不設褥元豐三年八月二十

一日中書劄子
奉聖旨依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何初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蘇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十六麻

沙 長沙府十八

湘陰縣古羅志韓愈黃陵廟碑記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經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二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舜之正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次第推而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

之沒皆曰陟方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大同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之北牖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碑刻之　蕭振脩廟記　歲在單閼律應蕤賓太尉中書令楚王重脩新二妃於洞庭岸所以酬靈感而答前顧也在昔有鰥側陋將弘試可之功釐降觀刑始協嬪于之德於是化流媯汭德洽堯聞周矜帝子之尊盡執家人之禮洎南巡不返北渚俱來莫追龍馭之蹤空見象耕之所遺天有恨甘委骨於重泉同穴無期分捐軀於積水芳流舊俗德被遺黎煥廟貌於千秋儼精靈於二聖魂歸紫府想從西母之遊迹瘞黃陵猶錫斯民之福有祈皆應無感不通權水旱於鄉關運修舒於土植吞刀吐火越巫而但騁驕趨桂酒椒漿楚老而猶通肸蠁我太尉中書令楚王撫戎多暇訪古遺蹤敬神而遠之非鬼不祭也以二妃廟基頹毀棟宇傾摧荊榛翳薈於軒墀苔蘚斕斒於像設靈蹤未泯寧無步襪之塵祀事不嚴亦繫蒸惟之政乃命魯工削墨郢匠運斤初洞啓於崇扉忽鳥翔於峻宇污墁雲布春錦星羅在三農而不妨雖一日而必葺蘭橑衙比桂柱翬飛渠閣之蝃蝀不收蘑際之鷲鶩欲起黛眉斯斂若含黃屋之愁綉臉如生將不革芳之淚始者欲為經度盡自內財仍奏皇明請崇徽號奉唐景帝天祐五年六月十有四日勅旨以黃陵祠封懿節廟切以世遠三古事遠重華褒揚必在於正人寵數方加於異代故可使窮泉發耀貞魄有歸非至德可以通神明非至靈何以感直氣厥功既就盛德將書鐫銘永記於他山悠久便同於元造宜求絲筆以述芳詞振跡泰前旌名徵候館仰承嚴命俯和廣音無陸氏之患多有景純之木寤它年岸上應知杜預之功今日江邊且媿曹娥之作　知縣程文度重脩廟記　重湖之南兩舍之地有二妃古祠在焉其廟號昔謂之黃陵因其地而名也今謂之昭烈以德而稱也載籍群書皆盛稱堯舜之德二妃即堯之女舜之妃也帝

堯以丹朱不肖二妃有德不肖則不可以傳神器有德斯可以贊帝圖錄是妻于有虞以光堯之聖德降于媯汭以成舜之孝道若俾丹朱有二妃之德行堯必不讓舜而傳丹朱矣有虞無二妃之翼贊舜必終匹夫而況側微矣是知堯舜之德巍巍蕩蕩民到于今稱之者皆由二妃之所致也豈止從舜南巡昭其靈跡而已哉噫事于須莫顯妃之節溺于沅湘見妃之烈湘竹之斑謂妃之血湘水之聲謂妃而咽噫主為虞嬪沒作湘神享廟福人在江之濱唐元和十四年春吏部侍郎昌黎韓公愈以忤類獲戾出牧潮州過妃之祠精意有禱惟妃恤含忠之節施福善之功爰自海隅章復朝位韓公感妃之明靈如在傷妃之祠宇其頹再樹豐碑崇脩舊址于今垂二百年矣碑已殘缺廟亦圮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將作監丞程文度銜帝之命權理湘陰去邑一舍先過妃廟臨湘江之鋪緣列楚嶠之堆藍樹古祠荒堪成圖畫郵廡之下得其舊碑塵蔽苔封頗難辯識熟而視之乃韓吏部之碑也其間解二妃為湘君夫人證以經書駁其舛謬實巨儒達識之作也又解舜陟方乃死之義以陟為死是為死方乃死歟理未明竊以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經夫子刪定其虞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傳云陟升也方道也言舜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刔自魯恭王壞宅得書悉還孔氏原其作傳之意順協删書之旨垂世立教豈有異端文度雖省已不才敢徵其事爲證且許由避堯之讓許由即爲道人矣大禹承舜之禪虞舜亦爲道人矣以道之情高故曰升道是以聖人用則爲堯舜之理捨則與巢許同歸以其體道合天故謂之帝孔傳解陟方爲升道於理爲通若韓吏部解陟爲死即下不得言方乃死也義斯明矣慮惑後世乃述斯文右補闕直史館荆湖南轉運使趙公昌言博學雄才之士也自臨職司先豐邦計奉公之外繼絶爲心每問謁黄陵祠歎其廟毀碑殘非人不葺乃拜章上請思壯神居因廣舊基從增峻宇正殿孤起回廊四合總二十餘間棟桴宏材並從官給舊有神像舜居其中二妃夾侍監察御史荆湖南轉運使李公請惟大學擅價智辨過人常議及古黄陵祠前後謂之懿節謂之昭烈並歷代以來官錫廟號皆美二妃之德以名焉故事顯然具載豈可以舜在于茲斯蓋鄉俗所立今宜改正遂去其舜像止存二妃舊碑潭州刺史沈傳師書題趙公昌言以碑辭殘缺將墜于地慮湘君湘夫人之靈跡漸于湮没遂採新石重刊舊文仍以碑陰見託爲記文度承命爰筆指事直書知予罪予其在于此太平興國八年記

湖南運使孫冕重建廟記

黄陵二妃廟事韓退之之碑詳矣然引虞書之文五十載陟方乃死以陟爲句斷方乃死獨爲一句後於陟字之上加一舜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又曰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且韓吏部唐世大儒當有依據何區區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謂爲陟大雅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然則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周之詩人獨不能避其嫌耶予謂安之傳坦然明白自漢末諸儒後無譏焉是故荀悅非禪讓之說李白遠別離之篇悉皆攻取異端達戾聖教無乃有爲竹書之所誤乎至如論衡問孔之辭史通疑經之料雖擅名一時終流議千古後主可畏來者難誣抑吏部之用心將正其失乎將亦其得乎予固不敢知也廟在湘陰縣之北三十里闕湘岸之東爲陵谷遷移興廢遞及祥符已酉刑部曹郎楊君韋守長沙得召從容宣室以是爲言且惟神無以畫而民無以福也因乞以巡檢侍禁崔承祐庀其徒而時其事天子可其奏不踰月宣荆湖南路轉運司俾相度而完葺之會予供職於是司兵部郎中劉君師道復典是郡遂以官給材庀之直委崔君承祐備餘力於湘陰之富民迨將半年奕然新廟承祐將種也異哉之習崇閣不墜縣此則楊君神明之政崔君幽顯之行可以見其一二也至於知入集事誰不然之乎凡建正殿三間廊廡亭閣等共二十六間而俳徊功畢以狀告予乞文其實職司多故未遑下筆其秋琢磨貞石孜孜來言適會使車中有善書劉者遂不復讓時大中祥符三年天子親祀于汾陰后土之前記

蔣之奇書碑陰

韓愈作黄陵廟碑辨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説有考余甚善之至謂稱舜陟方乃死非安國之説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方者與竹書副書同文也其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噫失之矣安國謂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是説爲不可易矣若以帝王之沒皆云陟堯曰殂落湯曰沒武王曰崩不皆言陟也書惟禮陟既天與新陟王言陟而已其它不言陟由是言之則舜亦曰死爾且謂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其謬益非六經惟書辭最約蓋有互文以見意者矣未有陳辭於上而下自爲訓解也聖人之言不應若是其煩君以爲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者是又不然地之勢信東南下矣若蒼梧之野則不全在東南其勢蓋近於西夫水流卑者也地益高其流益駛江之尾遭於吳而後入海則吳於最卑自九江而上至於西江而水益悍者地愈上故也洞庭瀟湘之水皆下而入於西者蓋其地又高於西江也況其衡山九疑天下之高山在焉則蒼梧之野亦不得爲下矣書謂之陟方而傳以爲升道南方其言爲不謬矣愈之碑誠甚奇而於此獨近於鑿故余欲削其不合者庶幾後世焉完碑云

知縣王定民重建廟記

天子五載一巡狩巡諸侯之所守也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嶽陟方乃死蓋在位五十載而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焉並投溺于沅湘二妃謂之娥皇女英俾觀刑于厥家釐降嬀汭順行婦道于虞氏終助成有天下之大法及舜之南巡也傷其不返赴江無憾沅湘之人愛其正行于是有祠以血食黄陵沅湘之濱四時之祭不絶遂著爲有國之常典輯退之貶潮州禱之祠下以私錢十萬易壞垣斷甓于岳之刺史當時尚嘗于岳自馬氏王楚已隸長沙請命于唐之天祐吏號懿節運判王公元耋中舟過祠于扁其額毀因有祈禱之想使新之人以神爲靈而神之興廢因于人乎惟邑湘陰適丁鳩工之初實尉劉師錫董其役寫杜君堉槩訓繕材將即成緒余于是得以致其功悉其朽腐之速而完以堅木避速漏隕之患而後殿廡于廢址之東模制增煥咸倍于前邑之南舜舊有祠今亦荒穢黄陵相望二三十里而黄陵獨表二妃之像四時之祭不相須夫二妃傷舜之不復見乃願見于已死而甘于投溺推其心豈欲與舜各處而異食邪義有未安遂遷合于黄陵之祠不亦宜乎懿節雖嘗受封而黄

陵之之號爲蔗顯故新大其榜篆而揭之又爲之文以蹟其事。易祓重建廟記　黃陵之祠二妃古也傳記述之詳矣其地隸潭之湘陰縣古羅子國廟去縣四十里邑民奉事惟謹凡禱于神如響答焉近遭鬱攸倏爲煨燼寶慶丙戌秋八月潁川曾侯默來牽是邑初謁大府權帥許使張右史首命建祠欲舉未遑明年春大資參相曾公開帥府之初即命鳩工捐錢緡凡三十萬侯乃哀其搏節餘財以佐其費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那用以董其役凡木竹瓦石之類乃捋乃載不擾而集迄於是歲遂克有成邑之士民請識石以壽其傳侯乃走書于祓求叙始末辭之不可遂參訂而告之曰二妃者堯女而舜婦也舜居側微堯聞聰明以二妃嬪之帝女之尊降而不驕儷成饗受之功聖德益彰英靈在天豈惟黃陵哉黃陵者何輿地記以黃陵爲水名西入于湘逕二妃廟南其說出於酈氏水經長沙風土記云黃陵即二妃葬陵因立廟焉是否或未足據二妃生于翼壟降于嬀汭婦儀不出於閨壺君之何而南浮于湘也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從鄭氏釋之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以葬王逸爲楚詞註亦援其說以爲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長爲湘君次爲湘夫人逸不思記禮出於漢儒附會之辭漢儒若王充者亦以不實況舜典自有成說舜生

三十而後召用歷試三載而後攝政苗民弗率命禹徂征以至竄三苗于三危皆在攝政之初凡攝政二十有八載又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間相去七八十載之久與征苗不相涉烏有征苗而死之事又舜典言陟方乃死本無南方之說孔氏乃言南方征守死于蒼梧之野所以啓後代紛紛之論劉向傳列女遂謂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間以時考之是時二妃各百餘歲舜亦百一十歲謂耄期倦勤之後舜及二妃遠適要荒豈其然乎唐儒韓退之深以爲疑援竹書紀年以陟爲昇後代多以小疵辯之繼言以道終則大體甚正毋庸佗議先正司馬公亦有薦禹爲天子誰肯後南征之句公非苟作者嘗考之孟子曰舜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屬東夷而蒼梧在衡山之極南烏可認陟方爲南方而謂遠葬于極南之地孟子去古未遠其說可信彼異論者不攻而自破然則二妃廟于黃陵者何所從始曰舜征南歟千載而下民思其德凡聲教所曁有嚴廟貌二妃亦與故其神通隱顯所在皆著此黃陵所以廟也賢方伯以大臣分閫注意祠事侯能興舊起廢以示風化寧容議怔荒誕之說得以厚誣天下余故不得不爲之考明焉猗歟休哉神游帝鄉峙三湘昭宣靈光驅除孽殃化荒爲穰易沴爲祥江波不揚蛟龍遁藏神用降康厥功孔彰輙述二妃廟祀之

詳俾湘民祠之而不忘。杜甫黃陵題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不不淺染淚在叢筠　又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韓愈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能語空看別袖翻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烟梧中巫雲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吹波聞吟古龍　李頎　沅上秋草色蒼蒼竟女祠無人見精魄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沒遠楸聚神降時回風迎赤豹飋雨驟大螭受命出天海焚香徵楚詞來毖感遺跡一弔湘水湄　郎士元　蛾眉對湘水遂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岑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劉言史　堯女採山蕉縞紗度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閑歌曖逦深峽裏曖逦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翠華寂寞嬋娟沒野草空餘紅淚

情青煙寞寞霞杉桂崖壁參天風雨細音入幽恨此地遺綠芳紅艷含愁姿清猨未盡鼯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游九疑雲入蒼梧愁　王真白　舜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滄洲日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鳴咽不勝愁　李壁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遠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　高孤　渺渺三湘萬里程淚篁出石助芳貞孤雲日斷蒼梧野不得攀梧到玉京　碧杜紅蘅縹渺香水綠彈月夢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疑百斷腸　少杼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春花壇上去未攔紅紫闘穠滿　陳羽　二妃愁處雲沉沉二妃泣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趙瑕　湘娥不葬九疑雲楚水連天坐憶君惟有啼鳥舊名在思教鳴咽夜長聞　宋白　重瞳天子狩南荒二女音容已渺茫靜聽瑤琴當皓月再聞珠淚灑幽篁松愁老鶴清無夢水映疎螢冷放光一夜遼遼千古意香魂依約逺瀟湘　李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唐庚　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橘林香處飯杉木翠疊程山帶湘靈
慘川含楚些清江湖無限句遷客要才情　畢田　玉輦南巡去不還翠
蛾望斷楚雲閒波寒刹寫哀絃怨雲冷偏溢淚條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
峯嚶嚶慘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陶弼　漢工龍蛇
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疑仙服霞留綺新粧月印眉楚民
已水旱簫鼓謝神禧　石湖范成大　湘山中間湘江橫蒹蘋萊薺春漲
生盤渦沄沄去無聲吞來桂舟沂中流揚波聲汏雙櫓獰艫引筆如千
鳴驚師絶叫畫鼓轟潛龍跳奔乳猿驚暖煙浮空畫鬱騰山長水遠天無
情吹簫樹瑟弔湘靈水妃風馭纘來迎問客良苦遠征行昨日斧鉞下青
冥　丞相李邦彥　湘江如鑑山如圖有祠如翼臨清淵虞妃懿節儼如
在翠瑉數尺鏡莫祠蒼梧杳靄迷遐躅晩雲愁入脩眉綠薰風不動五絃
空清血斑斑在山竹丹心如日神敢欺摳衣下拜夾所祈濤江不及潮陽
好此行詩效黃陵禱　侍郎史正志　玉馭蒼梧去不還淚痕猶洒竹尚斑
斑空傳朱瑟流幽怨謾詐明珠解佩還　廟塑湘妃少女容誰知百歲奉
重瞳從今好事詩騷客莊肅當存念慮中　直方誰似退之賢過廟當時
禱亦虔徽福已靈旋有助傾囊十萬出杖錢　楊傑　黃陵二妃廟客過

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欲問蒼梧事
白雲生棟間　丞相李綱　湘妃廟貌枕江湄不見當年鼓瑟時玉珮風
搖雲苒苒翠帷煙濕草離離淒涼清淚留斑竹寂寞深林叫子規斷簡遺
編杳難考無人爲立退之碑　侍郎孔武仲　盤空鳥鵲噪叢祠船人行
人半起時殘月朧朧傾島嶼南風嫋嫋透旌旗聞帆便欲日千里別廟仍
澆酒一巵岸芷洲蘭俱可薦新聲聊入九歌詞　張孝祥　百世黃陵廟
淒涼屋數間只憐斑楚竹那憶赭湘山訪古韓碑在徵歌楚些聞虞嬪更
堯妥莫作水僊斑　御史周謂　代變時遷事迹存見來誰不暗消魂上
程此日湘江過依舊脩篁有淚痕　梅堯臣　勞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
纖作湘紋簟依然淚花紫淚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欲識舜娥悲無窮似
湘水　刺史張芸叟　蕭韶不返九疑愁雙鳳追思楚水秋褘翟飄搖摧
畫壁珮環零落掛蘆鉤春深蘭芷供香案日暮烏鳶送客舟自是江湖淸
絶處後人憔悴爲離憂　胡廷眞　瀕江誰立湘妃廟後世人知帝舜功
千古香魂渺如在一川芳草恨無窮浪花穩泛瓊樓月木葉輕搖寶瑟風
唯有鄉人重懷古年年釃酒報時豐　周炎　卧隨流水下煙汀暫泊扁
舟謁廟靈古屋淒涼庭不掃斷碑漫滅戶空扃林藏宿鳥春聲好澤躍金

鱗夜氣腥簫鼓送神人去後滿江沙草自青青　鶴駕雲軿去不廻空遺
廟貌古山隈鐵心石骨昌黎伯也向黃陵擲玟杯　王遵　帝子當年悵
幾多楚山千疊鬱嵯峨淚痕點滴留斑竹寶瑟悲涼隔素波嬀汭舊存虞
史載蒼梧誰證汲書訛淒涼千古堪傷處那更瀟湘接汨羅　楊萬里
古祠蕭瑟淺山傍日極平沙雁落行霜後寒波洲吐尾蘆花十里雪茫茫
陳舜俞　明月輝在天落日光轉地天維地軸千萬年粉筐尚有春風
淚蒼梧茫茫九疑高湘江之水多怒濤衫衣不御琴絃絶黃陵廟前碑已
裂春禽啼秋葉飛行人舟檝去復返虞舜南廵胡不歸　黃彥文　瀟湘
江頭三月春柳條弄日搖黃金鷓鴣一聲在何許黃陵廟前煙靄深丹青
欲畫無好手穩捷玉勒况今久焉蹄不爲行客留心掛長林屢回首　王
大初　冷落黃陵廟吁嗟帝子留猩鼯叫雲木蕭鼓奠芳洲聚散真難得
古今同一愁三湘容易過天暝欲維舟　白與時　兩妃作配從南廵死
有英魂福萬靈千里洞庭崇廟貌四時佳氣鎖林扃祠荒月淡魚龍躍水
落沙平草木腥鼓瑟清音今寂寂空餘雲外數峯青　林采　鱗律黃陵
岸度趙帝女祠莫櫬隨楚俗佛石讀韓碑北渚來何遠南廵事莫追漢黙
鼓靈鼉起舞想馮夷　如縣趙希鄂　悵望鑾輿不復還令人疑盡九疑

山朱絃一斷南風操粉淚長留楚竹斑往事悠悠流水去空祠寂寂暮雲
閒客情弔古多悲恨起理歸舟遡碧灣　賈誼弔屈文　恭承嘉惠兮竢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
厥身於戲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
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
于嗟黙黙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
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
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
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
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蕭振作重脩廟記
噫楚懷失道遠君子而近小人靳尚讒言興浮雲而蔽白日子也含寃靡
訴抱直無歸叩閽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予排徊澤畔顦顇江濱吟
貝錦以空悲佩崇蘭而自諭雲裝而駕東皇君忽爾來游歛袵瑞蓍鄭詹

尹於焉靡詭懷忠履潔憂國愛君鶩翕而徒欲迸枝弃婦而豈忌廻首離騷詠盡不廻時主之心靈璅長辭竟葬江魚之腹秋溺之蘭橈競逐招魂之角泰爭技霈焉千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尚歸崇基綿歲月以斯多黷精靈而未歇然即金鋪零落蘭橑摧頹潟涎全染於杏梁蠹蠹平穿於桂柱苔生玉座塵壓珠簾蓬蒿漸蔽於軒楹風雨無侵於像設我太尉中書令楚王道惟濟物德必通神思闕政而咸脩想忠魂而有感况靈符禱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之兵威克靖二兇之沴氣遂得升聞上請跡爵進封爰旌感應之功是錫昭靈之號相府乃減淨財於厚禄模大壯於遺祠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飾欂將日曜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蟠而獸走飛鐎鳥企瑤礎千靈官與鬼將爭趨海若共波神並侍陰風瞑起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深但哭己山之鳥前依積水迥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冀馨香於萬古其或征人輟棹歸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是枉渚波生之後千聲鼓枻猶傳濯足之歌一紙沉書曾吊懷沙之恨風急始知於草勁火炎方辨於玉真當時之凡釜雖鳴異代之桐珪忽及况重新廟貌光被綸言圓可以大別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爰於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跡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遺愧諱賓名參霸府唐唯代舍歸來歎歎於無魚地實長沙日晩誰驚於有鵩從軍精戰訪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思捧受章之音勒他山之翠琰序有土之殊功風聲永播於無窮遠邇使期於不朽何人讀罷起三十里之沉思今日興然憖二百年之述作直書盛跡用告將來

唐蔣防廟記

噫日月明而忠賢生日月翳而忠賢斃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自青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天傾地摇山折川竭猶可待而評論焉及生軒轅氏之天以道為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力牧待適其材為帝堯氏之天以德為日月無生斃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待信其用焉帝舜氏之天以仁為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弘其理焉大禹氏之天以公為日月無氛霾之蔽故皐陶稷禹之臣得專其任焉啟湯氏之天以信為日月不暾不昧故伊尹得行其志焉文王氏之天以心為日月無薄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張其化焉我大唐氏之天以政為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列國下逮周隋咸以耳目為日月或以左右為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為也非地之所為也故萇弘辟伍員梟茫蠡舂連去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而揭大文况吟鬱澤哀鬱自贊爰興褒貶六經同風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况吾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牴湘陰歇帆西渚邑宰馬摶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以三閭投汨水而殞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圖經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則為大水也古之與今其汨不甚異也人楚人惜三閭之才閔三閭之死舟馳檝驟至今為俗安有尋常之水而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祠有小大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為三閭魂歸於泉尸歸於墳靈歸於祠焉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泊馬摶以予常學古道熟君臣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賢之業云於戲後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讒人泣兮屈碑摧兮讒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隈兮天高地濶孤魂餒兮

王定民書碑陰

人之于死一也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有義有命而已古者忠臣烈士道不行于我而忠義欲感動于其君不能偷生苟容甘同殞于大辱當是時死重而生輕與夫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異矣楚之屈原於懷王為同姓備聞擅志明于治亂之要議事出號王之所任實厚於是同列爭寵而害其能者上官大夫之譖至罷令國之大權而君妻之於我信也成于我而行于君猶有漏言夫身之禍未成而詆奪其闕文忠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使之無怨怨生于覲覲之過大而不怨蓋人子之不可譏謂之不孝屈乎以人子之于覲而怨其君可怨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焉達猶以為自怨豈怨其讒而不怨其聽讒歟抑讒不足以怨而以身之不見信而怨歟懷沙而投于江流渦疾救晚而失其骸皆不見疑也與申徒狄負石何以異而蔣防于此疑之是疑其無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于葬能藏其棺衾而不見貌于是有廟以祭之祭以思其貌邑有廟者三以見湘人思之多也平以君見疑而死死之遠防為文于唐又以死為疑是重平之不幸也夫詠其事之實莫如鄉人余居于亳之澳此知為澳至徐之沛過宿之虹然後知為沛為虹余緝圖經至此說其凝附于防之後

端明大參高定子新脩汨羅廟記

以道殉身者不能以道而殉人殺身成仁者不肯求生以害仁忠臣志士遺時不逢忠不售而讒興乃至舍人所甚欲而取甚惡傷哉其清烈公三閭屈大夫之湛身乎天台胡嘉明仲宰湘陰之明年敎享訟理賦平役簡歸廢張怠不擾而政具舉遺予書曰公祠在吾境內歲久不治余予汨羅之沉與盡然傷之曰九州傳大而公之死夭靡他謂吾同姓卿也不敢與朝泰暮楚者齒生忠於國沒潔其身葺祠揭虔君盍為公識之公生于孟後莒前先儒謂其有功於詩已春秋之繼此特以

遺騷作詞貴重公耳抑末也舍大節不論何哉公仕楚以懷王親信故朱
讒口弃去然忠確一誠猶冀王一悟則宗國可以圖存忠不見報亂是用
餘卒之懷王入秦不返襄王承之相望一轍矣嗟乎左右皆薛居州則王
誰與爲不善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懷王既無明遠之見不察讒
慝之行使積讒群謗得以救美醜正獨行纍纍公得遂其忠君愛國之心
乎靈脩數化君無常矣重華不可悟生不辰矣公雖不獲乎上懷左右爲
先游則王庶幾改之令高丘無女則在高位者既無賢蘭委美而從俗椒
亦專佞而流從則當時可恃者又不可以據荃草心化而爲茅芳草直爲
蕭艾則衆芳蕪穢皆不能不爲俗所移矣既比而椒蘭充幃滋蔓而蕡菉
葹盈室草木皆吾臭味而淪胥流失曾無一爲公地生斯世也莫有知報
忠之分義而時君亦以國斃身已爲懼公至是始不過欲依彭咸之遺則
特以死自許耳終不免從彭咸所居則忍於永訣爲猶不離道死不害仁
決爲汨羅一沉而不悔公豈不知禮義之中而爲是哉侯生之辱直死之
榮公不得已也公不沽其爲榮而人榮之廟祀尸祝昭質不泯在吾土地
敢不敬恭明仲俠廟壖故址而新之其知所當事矣嗟夫教化之行遺中
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民彝好德天賦
寧有厚薄而王乃信讒不聖使戶服艾而衆好朋獨有一賢而不之容惟
近習遠亂已相尋可畏哉廟成當考明仲既索予記其事矣請繫以詩而
送迎神乎周復明仲曰昔予同產弟鶴山魏了翁過歸鄉沱祠作詩以紓
公憤深得發潛詠歎之意子出其門必嘗與聞哉爲之歌神戒享之明仲
謂予言是盍歌之乃歌曰人生同而氣稟異不與俗靡兮爲君子嗟若椒
蘭兮公屬意騷中與歌首兮蘭必以椒對謂椒不芳兮蘭不可佩盍言混
凡草而殊臭味何歲移月改而變其始蘭豈王子蘭爲可恃椒豈大夫椒爲
同類椒蘭爲而委厥美騷以茝蕙而混名氏託之微詞而無怨誹猶冀
不化艾蕭而化爲茝椒蘭信芳而俗與靡追其習成兮甘蕪穢不容一賢
而寧以宗國斃國人傷公廟而祀歌以送迎神辭止　鶴山魏了翁新修
汨羅廟歌　鸞皇棲高梧那能廟鴟梟椒蘭自昭質不肯化艾蕭人生同
一氣初有善不善一爲君子歸寧受流俗變云何屈大夫屬意椒蘭芳蘭
皋丘椒丘蘭藉薦椒醑騷中與歌首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
佩此言混凡草臭味自爾殊已同歲時改二物一變初以蘭爲可恃委美
而從俗椒亦佞且慆干進而務入椒蘭信芳草氣質自堅好胡爲埭於是
晚節不可保意者王子蘭與大夫椒始亦稍自異久之竟蕭條追其習

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寧以宗國斃而暴於共鯀旦封與鮮度周
根後並生何嘗改其故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世賢亦
愚況原周姓卿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挽我本兄弟女媭知
胡越乎以是觀離騷庶幾原心乎哉云茝蕙等豈必皆名氏騷者詩之餘
毋以詞害意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嬖小臣況意有不知此詩係
通時所沈祠下所作前記用以爲歌故併載之　胡嘉經理汨羅廟記
按史記屈原遭讒放逐作懷沙賦自投汨羅以死註云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又云長沙有汨羅縣北帶汨水湘陰古羅子國也則汨羅在湘陰不在
他縣有曰在寧鄉者非也以志考之縣北五十里爲汨羅江原之正廟故
冢在焉好古君子顧瞻徘徊未有不加封殖以無忘其忠者嘉東浙儒生
幼讀離騷企想遐躅謂安得訪汨羅之濱擥蘭芷之香持斗酒以酹英魂
于既選得邑不圖獲遂斯願始至之日圖有以廟地當正廟宇當新爲吾
者事方倥偬條理未就姑少需焉既而繙閱公牘探聽輿論乃知寓閭餘
之厄因尺蠖之屈浩有年歲不容不疾治而亟圖之遂委寓公屬士友聯
騎相度歸以語嘉曰兩山對峙一水縈紆是爲汨羅其右爲廟其左爲冢
廟之椽宇將摧冢之荊榛如沒群木在山枯者可圉之以爲材生者可藉
之以貽後至於豪民削碑剗以泯故實貪土地而包隴畝張主維持皆君
之責嘉瞿然曰雖不材敢不殫力負荷爰檄藍田王君錡任歸擅之事命
僧與土人董建廟之役於是詰姦辯方而執其領鳩工聚材而圖其新入
深十三丈有奇積廣九丈有奇北廟之基地然也廟前東向爲丈六十有
五南向爲丈一百二十西向爲丈一百二十有二北向爲丈六十有六西
南隅爲丈一百三十有八西北隅爲丈二百五十有三皆起於濟水止於
界石詳載之圖志則地之已侵者歸矣自正廟繚室廊廡拜亭門屋凡二
十五間又結庵以居焚獻者架橋以便往來者糜錢三十萬取給於枯木
之餘縣助其不足七月戊申興役迨九月下澣畢手則廟之將摧者興矣
自夭至死凡三百五十五號爲廟木自弟至甲凡六百五十有三號爲墳
木椽釘有牌紀載有籍則兩山之木可考而數矣噫嘻殖殖新阡冤復青
種有秖可蕙有畹可蘭擷芳搴洲于以盤旋巍巍祠宇足蔽風雨桂醑其
馨荷衣其芰來鸞駕鶴于以來處古木維喬賢登昂霄斧斤不入民無敢
樵休陰息影于以逍遙疊是三者經理古意大略槩見若冢前之祠類毀
冢外之地侵據又將次第舉行之朝思夕念盡瘁竭勞亦求以無負於公
而已雖然人之負公不特是也稽之武陵志則錫號清烈進侯爵而爲公

者久矣已以侯稱猶故茲廼正名位新扁額辦香昭白神必聽之厄者漸
舒屈者伸忠魂耿耿萬古如生其嘗以畸昔之愛君者愛斯民則民被
公之福爲無窮所以報公者亦無窮廟食百里其將來永不替歟鋪叙甫
既復取其傳讀之公之繫心懷王而顧睠其宗國者不以讒間阻不以黜
遠廢方上官之譖得行此身已不能安于王之左右而張儀之殺既諫之
秦國之會又諫之王不一寤欃以頃襄卒遷之江南以成百身不可贖之
恨殺身成仁公固無憾而楚則可哀也太史公曰懷王兵挫地削身客死
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信哉予故併討論其事以彰我公之盛
心以寓後世之深戒云　重脩縣西行祠記　清烈公正廟在南陽汨羅
江行祠三一磊石一黃子市一縣西汨羅正廟傾圮弗支磊石行祠傾削
非養蠹弊經理竭心蘆正皆捨舊而新是圖其在縣者始至莫謁入其
門革茅沃滕循其廊廡宇將壓蹬其像風雨剝蝕闕其址波濤吞齧凜乎
朝不謀夕之憂乃喟然嘆曰是考是度予責弗可緩踰年遷于廣照之東
因地於寺因材之堅好而易其朽腐因貞貌之已設而施爾藻因面向之
西而踈竹通河宇要而不峻牆素而不雕椽斲而不塗堦夷而不級大槩
取其麟密牢固悠久難壞經始於六月己已落成於九月爲屋九間縻錢

十萬梅仙從事趙善與實董其役聞之父老祠舊在黃照前嘉定癸未邑
宰林同易黃氏地移建縣西至是後歸之寺蓋祠寺密邇晨香夕燈僧洒
掃以時公之英靈度粦乘風御氣駕鸞鳳而來歟楚節奏儀每于行祀而
不于正廟予謂捨正廟而致敬於所寓非禮也甲辰端陽始持瓣香屬寮
官仲一酹之誠於汨羅揭爲定式所以慰藉忠魂興起衆聽行祠舊貫仍
並舉而不廢脩建造事將記歲月于堅珉併書其意貽諸後人勿替此意
雖然商之比干以諫而死寥寥千載繼希闊不可蹈常之高躅公一人而
已自漢至唐文人才士讀離騷之詞而起敬誄懷沙之事而興慨者蓋以
直氣干雲霄表風隘宇宙殺身成仁廉貪立懦天地無終窮公之節槩亦
與之無終窮耳若夫易操於貝錦之成變色於綠蠅之止依阿於輸荀容
於世則瞷公之文拜公之祠寧不顏厚十甲嘻珮攜蘭並載製芰荷湘江
東注砥柱頹波江流可竭忠不可磨　重脩磊石行祠記　事之興廢在
時而亦有數焉時與數偶舉而措之難難而易特與數乎則動輒齟齬易
亦難矣是皆關于天運之推移非人力所能預也自乾坤奠位日月著明
以忠而殺身成名者三閭清烈公表表霄壤閒懷沙之恨無窮招魂之祀
不廢楚俗迄今千有餘載錫寵號而旌衆扁樂義賢而新廟貌固非一人

其祠之在磊石者實爲放棺金以重脩蕭振磨松而作記今讀其記有曰
前依積水迴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莫磬香於萬古則擅界未嘗不廣衆
也人曰規圓矩方工棟下宇華榱鄒菸將日耀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蟠
而歟走則祠未嘗不壯麗也蓋自維持之意不堅奸猾之計得逞傾吞并
之心者奄有其地不之恤肆凌鑠之志者傾覆其廟不之顧於是廣袤者
削壯麗者隳甚至委蕭碑於荒郊遷神像于陋屋皷符吞以實其妄治墳
宅以擴其所欺公法而忘陰譴旁若無人靈祠氣脉僅不絕如綫此識者
爲之拂膺議者不能緘諸口也磊叨恩試邑適在行吟之邦觀遊遡而興
懷慨遺忠而抵掌凡可以効振起之力者扶山起海靡或憚勞故南陽正
廟剎意經理縣西行祠竭誠改剏而磊石香火廢壞莫支因詞牒之來擻
委寮佐躬爲料理神奪豪民之氣而攏其魄俯首聽命標釘界止地之已
侵者漸歸承認建造廟之委泒者復興步驟規畫雖未盡還舊觀尚庶幾
無負於清烈磊石距南陽纔踰一舍英魂義氣凜凜如生想夫乘鶴駕之
驂騑擁雲旂之蔽芾擇東皇而從彭咸翺翔兩地間則其瞻所居之新美
履其畝之縱積知時與數之適偶亦將開一笑於冥冥矣予既任其事懼
來者無所考據不揆劣材鋪陳顛末勒之堅珉若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有

隆無替　清烈公之韋也湘陰百里之望也　顔延年祝文　湘州刺史吳
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系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
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時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羋遘紛昭
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
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
忠難闕　黃君陳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楚三閭大夫忠潔侯之神去
歲旱暵禾稼黕至盡槁君陳職忝字育撫救無術用是再禱于神神享其
衷立霈時雨崇朝霑霈至足而後已民免阻飢神之所賜仰思大惠豈敢
弭忘惟神以義事君以忠潔顯世千古之下人能福訖斯民是宜嚴邃廟
貌振顯功德俾民承事不怠名播於無窮然而祠宇久毀大不稱靈明故
以其事而告于郡師求建新祠郡師又因以其事而表于朝廷已崇封號
今奉明命爵神曰忠潔謹具吉日潔禮告成祠下以嘉之意具于訓辭其
鑒之尚饗　晦庵朱熹文　惟神爲國忠謀遭讒見逐行吟憔悴厥有離
騷懷沙自沉身在湘水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令脩
奉亦既訖功敢擇雲辰敬陳椒糈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西山真德秀文

德秀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歎焉甚哉先
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季媚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洗厥顏矣德秀雖無
似顧仰其人於千載之上睨事之始歎不啻度履潔含忠益當自勉 胡
森侯抱忠貞而不遇兮嗟無路以叩閽困行吟於澤畔兮志於邑而莫
伸託離騷以紓憤兮慨想乎唐虞之君痛濁世而若浼兮甘俎豆於江捋
葬魚腹而不悔兮播千古之清芬惟懷沙之遺俗兮迄流傳於楚人歲滿
節之來臨兮潔舞香而招魂伊南陽之故里兮祠妥靈而若存界一江之
相望兮蓋木拱而輪囷貫彊界之廣袤兮儼侯據之紛紜熟釐正而使歸
兮量予刀而微畢欲東走於長安兮言懼畢而莫聞腸朝思而夕念兮莫
慰侯於九原薦菲奠於正祠兮擷澗沼之蘋蘩希御風而下降兮鑒予意
之勤拳 韓愈題詠 猿愁魚躍水翻波千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
處奠空聞漁父扣船歌 柳宗元作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
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張耒作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
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戴叔倫作 沅湘
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西風起蕭蕭風樹林 朱行中作 委命仇讎
事可知章華荊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如金石不見秦嬰係頸時 張孝祥

作 伍君爲濤頭姊婦名何澤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識大夫公自
託肺腑親獨醒棲群昏聚臭醜一薰盪血摧心肝懷襄如不聞己矣無奈
何贊之雲中君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伏世非汝留賜汝班列真司命
馳先驅太乙郊吉辰翩然乘回風脫迹此水濱木宮紫貝闕冠珮儼以珍
宓妃與娥女脩潔先下陳至今數千年玉顏凜如新楚人休不知謂公果
沉淪年年作端午兒戲公應嗔 橘齋魯丰作 彭蠡澤南地祝融峯上
天其洪無擇物所偏不容賢湘水恨歸處衡雲愁到邊勇哉輸一死死日
勝生年 文彥博作 楚澤荃衡盡化蓬日須高謝脫池籠從知鴟鳥真
無賴猶使瑤臺聞有娀 張詠作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
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虛死亂羅中 司馬光作 白玉徒爲潔幽蘭未
謂芳窮羞事令尹誅不忌懷王冤骨鎖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
與日爭光 鄒季倫作 汨江五月雲水愁千人萬人思忠侯侯之忠兮
貫日月侯之憤兮衝斗牛休休休自古忠良難獻諫冰雪滿胷難凜凜片
言不悟當回頭我獨醒衆皆醉苦舟不用金章貴李杜英魂忽此遊三仙
共騎黃龍去 潛齋魏良臣作 清白聲華正直風數千餘載譽增隆侯
封忠潔將紳外廟立汨羅煙霧中新宇有功脩己頓舊碑無字蹟難窮他

年我若官湘楚願採遺言問釣翁 彭淮作 玉壺清鎖寒江色兩岸蒹
蒲風索索白雲紅樹古今愁青山遠水離騷國舞香來吊大夫魂口不能
言空嘖嘖魂之生兮世莫容觥耕一身天地窄脩門一去不復返正聖撤
蘭在君側忒象玉屬昇豐雲哉採芙蓉搴木末鉏心緒讀多思戀逐彭咸
歸楚澤魂之去兮二千載凜凜照人霜月白空令兒輩擷芳華吟到大招
呼不得依然歎乃聽漁父愁歎三閭孤憤客當時黑白不可辨今日丹青
俱有論其山煙鎖子胥祠汨羅水遶三閭宅 不知名氏 蒼藤古木數
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奠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縣丞趙彥
政作 所歷登臨盡愁新屈子居青脩一峰遠紅蓼數花疎直節乾坤外
騷文雅頌餘歎勤酹江月生氣凜如初 知縣趙希鄂作 懷沙一死國
壞傷千載脩名寔未亡舉國無人君不悟斯文有幸日爭光 護言杜以文
薦忠正論終歸蘭芷香解印欲辭羅水去祇傾羅水奠離觴 提刑許嚴
大作 白鶴真人朝玉京故留仙屬鎮山精時人卻道投潭死不得其千
所以鳴 侍郎王容作 詩詞 李應記 鍾景辰少孫爲余言李應廟
之異聞其立廟之所曰昭湘陰縣六十里有山曰白鶴山頂有泉下注而
東出于洞口是爲鳴水之潭廟實居之問其所祀之神曰晉太康中有陶

淡者投宅昇天其姻劉氏偶游宅所歸而悵恨自沉于潭土人憫之因爲
立廟號鳴水府君父老之傳云爾問其廟食之故曰靈應尚矣請言其近
歲在壬寅吏民禱雨隨即滂沛年亥乙卯以及丙辰皆常苦旱亦獲響答
廟食不絕實由於此問其賜額之由曰縣之士人張廷老免解進士鄧炳
揚先思等列靈應之狀上于本路轉運司運司遣官覈實而上于朝朝廷
下禮部太常寺復請于上天而命未頒鄉人龔與寧葬鄉專吏馳遣而始
賜令額余曰有是哉是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而曰神者耶是能禦大菑
捍大患亦宜祀者耶其廟宜其賜額亦宜少孫曰子以爲宜矣盍記之以
永廟食而迎神休乎余曰諾哉因爲記其始末而未畢也既數月矣少孫
訪余曰吾偶得一夢夢君至白鶴有碑焉視之闕其半是何祥耶余驚曰
吾涉筆久已草其半而偶未脫藁而神已知之耶夫能拯民水旱之菑以
福于一方而達于上以載諸祀典而又能出異夢以驚動人之耳目是謂
神已書之石以章夫神之靈以慰夫民之心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河內
盧載作觀記 古者府宮觀之名未立也號謂之老君廟焉唐開元中明
皇始尊祖于老君乃進謚曰玄元故其廟得以用王者制緣是或曰府若
升霞通玄之名是也或曰宮若太清之名是也或曰觀所以並兩觀之崇

而得以用王者制是已噫盛事專興盍範區內潭州湘陰縣白鶴觀亦其一焉觀寔陶仙君故廬之地也按晉書隱逸傳仙君名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少孤好道父或鄙之然志祈神仙不移遂餌靈草辟穀絕欲擧家棄金犢千左右僅百隸不以盛自累終日淵默好究易者窮卜筮餓而棄家結廬於長沙之臨湘山常畜一白鹿出入與之偕爲其屬有將觀之者後從渡澗而竟不可覩會郡舉秀才因聞而避之復從卜廬於羅縣之埓山生而樂其山泉石秀異加北瞰洞庭大澤遂居焉有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來栖仙君亦隱而不出也其屬或有來訊其存否者竪至則聞其無人林木晻靄忽臨澗閒萬籟之際有若仙君之語曰子無見吾仙凡異耳其屬後聽慕益深於是家焉永嘉中復有樵者得石室於中峯之半而室門偶呀然洞開因熟視之中有二仙一謂樵者曰吾陶真人也於此得道乃於室前取草一葉而與之食曰使汝延百餘歲後果享齡百五十餘矣夏用循考縣志則羅遷而爲湘陰埓華而爲白鶴蓋衢所謂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疏山之名肇自於此矣而觀之名復得於山矣山據縣之東南餘二舍峻起二十里環匝二百里境與長沙梓木洞分有澗流自洞口沿山麓奔湍而東下數十里越觀僅十餘里而抵鳴水洞澗流經

巨石如瀑布自洞口百丈懸瀉入于潭潭納弗止復數十里東濟於湘江而匯於洞庭壯哉山水之高遠非仙君其孰能宅於此其故事蓋千年表夏遠世莫得而盡聞復用循考野史則爲仙君名玦芝桂冠鶴家八十口而餘修道於此山太康二年遂拔宅觀即故廬之地也雖事蹟與晉書異而野史蚤之亦有年矣故兩出焉次贖其聞見而詳之者則約而序之餘所未詳者則不書且夫仙君既隱而不出於是後世道家者流得以傳其故廬之地而主之加田疇三百畝目之爲三洞以謂中峯石室之前仙君之丹壇也其上有竹曰釣絲清吹時搖歸其壇而常淨又有石壇據觀之南隅傳云在昔中和之先有百歲道人者自號逍遙子常隱於此歲或亢旱則杖鈇符以鎮江潭須臾而雨暨檢校左僕射鄧侯進思引兵下岳陽也道人始出所隱侯既歿官所其子右散騎常侍康特挈族以歸是邑治曰鶴之別墅數將是觀于時三洞壇塞公爰命扶理之其田疇遂如初殆清泰中有羽褐彭幼謙者偶葺丹壇獲大藥一粒乃餌之享齡百四十餘矣信乎山爲靈鎮地實洞府遂垂祥應豈易隆耶則土木之工時有廢興蓋傳而主之者果何如人耳先有羽褐者主之寔匪其人觀僅廢焉既而司封員外郎王公彬出典長沙有以觀之廢而言於公者曰孰爲其人我將

辟以代之僉曰郡有道士太原王善慶者少慕冠褐風蘊志節必也辟其人舍此固不可與公然之天聖二年甲子中始被命師至而喟然歎曰惜乎山弗育林木之邑猶人之去毛髮也弗擧土木之工猶人之失衣裾也雖能書其大體乎蔚山存地在則吾何處焉是用植以松篁期茂密乎山之澗壑計之技枘將壯麗乎地之荒凉何哉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寶元二年己卯中師因謂邑人鄧威曰若予被命而來凡十六年今此山既以補植矣此地將謀改觀矣始者惟茅茨數楹窮陋何嘗乎不堪其憂雖葺飾於漸然至事未立若乃大道無形寔先乎象帝真官列位莫尊乎三清蜀殿廢不作粹容無以奉安時至不爲學者何所依怙爾君祖先有濟三洞壇塞之力故流福世世俾玉帛獻飲禮義之風著矣子孫蕃大縉紳之門高矣然則三清至事因風謀於君而君决能爲我立之者乎威聞之乃施錢一百五十萬師既受是用革集梗柟彝驅匠工上棟下宇群材羽翼乎嚮背以日繫時五色輝映乎內外三清寶坐儼列其中真官仙杖羆衛乎側塑繪威重香火嚴謹峻址當中分埓而趨然後有重門以壯其前有四廊以衺其傍有仙君輔聖殿堂連接其右有水軒山謝花木映帶其外有廳事以敞其左有集館以亞其入有虛閣遂齋琴棊雅尚其次有

寢堂書室圖畫清閑其中雖然師緯有未平之意且曰夫道家者流居宜圖正寔度三清殿西循山麓而上僅百步有巨石東嚮而横鎮之乃其正址也及許之以工直甚大乃謂邑人吳大翼曰予將先鑿石夷址君能施財於其上者乎大翼許之暨聞命以歸專經揆之先已寢食之暇千斛資庖萬力齊擧堅頑削平有若神助遂獲大翼施錢一百五十萬遂建玉皇殿於其上不日而輪奐既以精絕像衛塑繪益以威重新址之西尚有虛位繼而胡文寶施錢三十萬乃作正堂直引廊廡前接玉皇殿之南則有劉耕李德施錢三十萬作紫氣堂爲道侶齋膳之所北有廚倉凡六十楹下接舊址總三百楹而餘仙像百有餘軀旌幢供器名數頗多無不備新而嚴謹者皇祐五年癸巳冬載自豫章之西山復來長沙遂克畢介齋手墨以招我遊暨至周覽興葺制度加備厥見託記其功敢讓夫由三清殿而降逮二紀餘大興葺之謂功也何嘗於功亦有識而已耳抑夫向所謂山存地在吾何處焉之謂識者也蓋以土木之功爲外飾喜乎大體之未變得非有識者歟不然安得衆廣施之歸大功于師者也故始見託以功遂將齎之以有識文之旨也　宋迪作

道者性之適也儒老佛之所共貫也虛乎內則與物兼忘而又忘其所忘則萬化感通至真來會夫真理之妙

皆始煉氣以易質運神以鎮元內觀三一之樂外集六九之粹召檄靈馭以
濟物爲功出入群生以誘善爲事然後登景漢以凌邁躡雲嶺以適遐變
不常形飛無迹翩列高名於金闕肆廣步於玉清者非宿命元德衆真共
持而能竊冀於仙途耶晉陶真人之居是山也得群峯之秀處靈源之長
幽林參天洞房啓景真人德冬世表跡超物外道醇醇乎不雜志泯泯而
無累餌赤液以養三官佩青要以友四老藏天隱月授元君之書聞聰微
明契紫虛之叙奉日月二斧之訣不留世居咀瓊玕九轉之丹遂騰天馬
真人以大康中白日冲天後以其他建觀曰白鶴天聖甲子歲道士王善
慶來主此地比羽化凡四十年耶山治材相地營室輪奐壯麗爲湘楚之
冠。事備先生盧戴白鶴觀記治平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吳公守長沙以
真人遺事白鶴名奏請榜額因賜曰冲真觀以表靈蹤以崇至道也噫孤
風莫繼遺像長存隱芝空老於寒巖紫氣尚鬱於丹闕遂使湘南學士日
俯仰於松壇闕中鄙人獨徘徊於巖石也　通判潘周伯作萬歲寺記
余觀湘江之鄉靈壇古迹龍君藏焉釋子居之盛興盛廢顯晦因繫乎時。
固繫乎人湘陰爲古黃陵。南眺瀟湘北枕岳陽洞庭之澤洶湧乎中舟航之要
津江漢之通道也昔軒轅氏奏樂于重湖之上釋子以其遺址立小招提。

命名曰龍壽山萬歲寺。於是有龍君之祠多歷年所。楊公沸湖金碧輪奐。
勅黃碑額蓋陸煨燼寺廢矣龍乃韜晦紹興六載方還舊觀寺興矣龍復
顯應公而綱運私而商旅皆於此乞靈焉始到彼岸厥後主僧屢易無力
興脩日頹月圮嘉定庚辰夕郎鄭公卽潭命本邑南陽徒弟沙門祖發主
席是山卓錫云初君入青野棟宇摧倒香火蕭條祖發慨念風濤之險舟
楫之危不有佛力何以扶顛極溺既濟急救難者觀音之願力也浮杯度
錫者羅漢之神通也洞庭之神以龍君爲長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衆聖
革靈不可不與祠設像以爲往來祈福之地遂建觀音大士寶閣增脩羅漢
應真之閣周圍上下鏤絲排壁以示莊嚴又架洞庭龍神八殿及祠山大
帝殿與夫佛殿藏殿暨諸堂殿方丈寢殿堂僧堂官廳兩廡三門望江樓
等屋色色圓備以至傍岸沿江路徑磚石甃砌靡不精緻興工於庚辰落
成於丙申洪功浩果約費三萬餘緡無非祖發倒鉢傾囊積珠累寸傢憑
佛化抄募衆緣以畢斯事聚徒安衆不下五六十人晨夕香燈遠近檀施
翕然信慕豈寶社當興故龍神推出若人以任是責哉竊謂湖右名刹如
漢陽之鳳棲公安之二聖皆據乎江濱水面泝流而上順流而下莫不輸
金施粟田無址角而贍衆動以千計意有陰化嘿助人辦心而神斯供者

此山雖律舍持戒焚脩接待不遜於鳳棲二聖勝事告成祖發以記來請
此固余之所當記然余所望於山主者更欲闡揚聲價興起道場必使龍
神長護沙門必使龍王來聽講席然後見地之靈龍之靈得其人而益靈
山谷黃庭堅作題詠　南風日日縱篙撐晴書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
銀線亂蔞蒿數筋玉簪横　于湖張孝祥作　鼓發營田市帆收磊石山
水航六十里煙髮兩三鬟天氣水雲合人家番網間晚來風更熟列浦梓
歌還　通判張某人作　天設鯨波險神依象教崇林巒明水府金碧焕
天宮澤國鴻濛外陰靈肸蠁中白雲千里望拜手願分風　佛閣重湖表
山雲五月寒三湘當眼界七澤倚闌干帝子遺靈冥騷人詠澧蘭鏡中羅
萬象着句始知難　知縣林采作　地接熊湘尾天開龍壽山精藍依石
峽遠岫點煙鬟青草渺茫外黃陵顧盼間攀緣尋古跡足倦不知還　搶
祥方信儒作　磊磊洞庭石渺渺蒼梧雲客行離騷國長歌弔湘君湘君
不可見古廟藏江氣空壇頹已悉誰爲真將軍　提刑樂章作　風波瞻
白晝雲雨晴空山楚客鵝傳棹湘妃慘濕鬟化成群木杪砥柱衆流間肸
蠁通精意行人易往還　趙汝衡作　萬頃鯨波內巋然一石山江神靜
其闕湘女露雲鬟客棹蒼茫外祇園紫翠間我來嗟索寞登眺却忘還

錦屏陳隆之作　瀟湘天下景絶勝是湖山水圖三千界煙光十二鬟乾坤
水鑑裏樓閣畫屏間有路憑風馭心隨倦鳥還　劉章彥大作　雨花鬱
曉色風葉競秋山浩蕩含清境巃嵸聳翠鬟衆湘海外日斷水雲間多
少登臨勝詩囊挈得還　長樂鄭良臣作　軒轅奏樂洞庭濱樂罷齋呼
萬歲聲留得伶倫鍾一箇山僧日夜祝皇明　周望之作　浩渺洞庭水
嶢巖磊石山片帆青草外高浪白雲間古跡千年在人生幾日閒微官莫
拘我尊酒且開顔　東萊呂祖升作　重來洞庭野往事付行雲樂奏思
黃帝珠寒訝鄂君朝廷用儒術兵甲洗妖氛好在胸中策堂堂整六軍
陳東叟作　湖光撑巨浸嵐色如凝雲舟子却停櫓煩我扣湘君平明谿
朝曦明顧藏陰氣拍手掛帆去可以壯吾軍　李慶齡作　磊石山藏寺
重湖水接雲臺高先主將祠奉洞庭君河北欣停浪風神罵掃氛登臨待
佳句健筆凌千軍　知縣范揆辰題萬歲寺壁　水深水綠露春流一品
梅花咲竹閒最喜行人訪晴路汨羅溪上楮家山　湘陰古羅志南堤
堤介兩湖之間久爲巨浸齧蝕行者病焉余以歲十一月望日至自念曰
此先務也土膏將動春水方生則無及于事矣遂借夫於私給直於公士
有黎元爲是都保役者又欣然助以版木於是閱月而成時寶祐癸丑嘉

平大名郡庶誌。杜公亭。亭舊以杜公名已而易爲政入曉春相傳工
部繫舟處也歲久弗葺日就頹圮余亟撤朽弊而新之且復舊名余非徒
爲是美觀也緬想詩翁雖不偶於唐而形之篇詠間乃心罔不在王室登
斯亭者當以是心遡杜公可也詩云乎哉時寶祐甲寅孟陬大名郡庶誌
湘水驛記　邑介湖南北間爲水陸衝要使車行部幕府沿檄縣官始
終吏往往稅駕僧舍或僦居於民非便也舊有驛嘉泰間令尹王君栩歲
久弗葺木蠹且腐棟撓句稷夫國曰此邑大夫責也余雖代庖者其敢辭
一日乃視其地吾久于官墻在焉卯州大星森其前而頹蘚敗壁居其左
外觀非美內亦所以崇重意春秋凡役必書余是役有名矣亟撤朽弊而
去之吏相顧駭愕且云將何所取財余謂先正有言財在天地間只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民蓋以聚之官不如散之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
矧惟財在縣家者亦只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則聚之官先正猶以爲不
可財聚之私其不可亦甚矣余無私焉或者其可乎丈始叩頭禀命曰可
矣廼龜卜廼鳩工市竹木於江滸而牙儈不知市磚瓦於窰戶而鄉保不
預匠日給以直人時勞之而人忘其勞由門觀而聽事由書院而堂室前
列舍後置庖湢至者如歸焉既成扁曰湘水驛湘四通八達之區也國家

全盛時朝京者道所必由上方有事於荆州用武之國當有望中原版圖
上職方者駟馬驅馳軺車駱驛則此驛不虛設矣是不可不書以紀歲月
時寶祐甲寅孟夏大名郡庶記。　惠民有錢大參曾公嘉惠邑民至渥也
久而羽化吏手師漕荆谿吳先生俾覈其實九百緡糴米外余錢繞四十
六緡廼積蓋鑄漏今見錢一千六百一十貫省十八界交一千三百四十
貫書以詔來者暴家岐稅務新砌江岸記　爲關所以禦暴也征譏云乎
哉務因暴氏獻地以名聆三邑之會據衆水之衝商賈輻湊舳艫相銜者
無虛日其關防有道其征取有數津欄纂節中寓待客非左右望而罔利
暴征橫斂之謂也然則奚惡乎名前主定遠薄槎溪張君簡受知荆谿先
生俾攝務事廼辭之曰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先生力勉其往始至遇
秋潦深處江岸不固務因以圮有意營築而力不逮乃積州所得俸務所
得茶湯錢至歲終會爲銅二十萬屬太虛黄翁工嗣榮董其事龜陰陽鳩
工石先春而工閱月而畢君張君可謂勇於爲善矣爲暴者能之乎天官
舍孰不視爲傳舍也矧爲權官視之將不止於傳其能植砥柱關止逵深
根固蒂爲長久計者蓋不多見先是余代製縣錦綬從務與張君語甚歎
關之衆時江岸在今橋江之中流去今之江岸十有余尋紹興迨今務官

知幾其能有以江岸爲急者豈至今之務場十有余尋之地盡爲魚鼈之
所據謂其事可護得乎知君能力行好事僕從吏之事竟底成有志者固
如是夫張君括蒼人邊賞補官不樂仕進以詩鳴湖海間諸公爭欲致之
寶祐二年春大名郡庶記。　詠飛亭壁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凡飛潛蠢
動圓形於天天地間者皆生意之流暢也雖然生之者在天地而所以生
其生者在聖人夏之歲若商之去網周之德及雖鳥獸魚鼈昆蟲亦得以
各正性命況於人乎三代有道之長率由是推之人臣志於愛君者欲推
廣此生意於流動充滿之域遇誕節必放生亭之所由作也嵩呼華祝川
游泳雲飛于天于淵在郊在沼盡入物之性與天地參其文故事云乎哉
亭經始于淳熙之甲午已而中廢權邑令左譙復舊觀木艱就頹圮臣以
寶祐甲寅之秋廼撤而新之欄楯其前俊梯級其高低丹堊其壁踈檽其
門而扁之曰詠飛偶閱圖經則其名已舊矣是亦有數乎哉不可無以識
歲月臣郡庶拜手謹書。　脩縣衙壁記　湘本春秋羅子國秦始列爲縣
縣有民有社凡催科獄訟簿書米鹽月椿歲輸外仰給于縣者件目之繁
影期會之峻急悉萃于令之一身故爲令者謂縣爲灘謂邑爲債以其不
易歷且償也是匪獨湘爲然余以濱之薄書掾代製錦惴惴然深虞其傷

今尹仟吉戊期善善去有日矣因自念曰邑有治臨民莅政之所也奚可
以將去而不爲來者計耶顧瞻前樓上漏下濕環歷兩廡左支右吾東爲
神祠卑陋莫稱西爲倉門頹圮弗支內而堂奧下而庖湢或棟撓或柱朽
壁格板面或爲蠹者所薪著眼且不堪況著脚乎余欲爲是役而力未暇
者久之若必俟暇裕而後爲是終無可爲之日也於是爲之益力畢者崇
之敝者正之可因則可革則革且爲之新整樓層重飾縣牌以壯觀美觀
此必有新美其政事者邑士民其嗣書之時寶祐甲寅中秋日大名郡庶
姑誌脩造本末。　暴家岐務新砌江岸記。　縣有商稅舊矣惟湘陰稅居
洞庭青草之上左磊石右琴岐兩山作限一道之水歸會焉至若洪濤起
漲蕩颶島濱衝者奔當者壞稅場由是遷徙不一殆嘲於喬山黄帝淩之
側再遷於楊家灣三止茲地暴氏所獻因其姓名曰暴家岐岐要害地也
總括三湘并吞沅鼎商摧消滄綱絡群流廼立纂節廼創廨宇而務成焉
舳艫蔽江財貨通阜記一時之盛觀也歲在癸卯水失其性蕩廬鬻垠公
廨一木不留官無定居多就民舍戊申秋三山潘公瑞以柳齋陳大參奏
攝事命與於是乎一新越六年槎溪張君以荆溪吳大師檄來適當秋潦
水勢訊急砅崖鼓作棟宇屹屹君謂隄防不設壁屋其能久有乎廼鳩偉

得錢二十萬又益以己錢五萬縣助錢楮二萬龜吉屬太虛管拜王嗣榮以董斯役時功價而人不知財費而吏不與興於甲寅之正月閱月而告成基石入地六尺高十有五尺長二百二十尺上下甃爲二層以㪣泰洒岐之父老曰務翔於紹興初年水齧者屢堤始築於今日吁興廢其有特耶後之君子能以君之心爲心嗣而葺之堤不壞則務存其功豈淺淺哉君括蒼人邃奏入仕嘗從西山鶴山游有大行于世亦特立獨行之士也寶祐二年五月丙申侍省進士管勸農公事潭州長沙喬口監鎮黃邃記

知縣趙通直生祠記景定初元歲在庚申孟秋六日邑大夫趙侯嵩神慶生天潰寮曉湘之士民少長咸集薰心香沸賀聲鼓舞隘衢誰謠盈耳相與揭壽祠於東明清淨之宮奉壽相於玉皇香案之近頌於斯歌於斯舉手加額于斯千萬人同一誠也豈曰文云乎哉禮生於極順樂生於和和順中積禮樂外著非人心外物也是蓋自然而然何者侯之德斯民也深民之德侯者亦深侯之愛斯民至而民之愛侯者亦至侯之福斯民也與湘山爲無窮民之福於侯者亦與湘山湘水爲無窮噫嘻此香火新祠之翔建天人壽相之具瞻神動機隨鳶飛魚躍不自已於人心宜與雄湘之陰控長沙洌川隤陽之三邑匯洞庭三峽之上流去歲秋季虜渡武昌勢

壓江面羽檄之水馳陸遞者若飈風迅雷之疾自廣透潭直逼城下哨騎之草逆露宿者距縣治一舍之邇然且奸詆劉於鄉清辛逆於境黠冠伏於波官軍出於市洶湧震懼驚駭奔竄一同無寧居累月不聊生境有風寒誰其獲之邑有井市嚋其安之人有室廬嚋其芘之家有老稚嚋其保之列柵木於四關以捍衛突集義丁於四境以壯軍聲置郵傳於南北以伺敵勢檄於總諸郡以保鄉落使之禦侮者然也貰威民之掠奪以肅奸膽亟使民之保聚以安衆志出余本錢以濟民之行勸糴令以甦民餒侯之弭患者然昔夫子有言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百里之國無城池之險無甲兵之利無倉廩府庫之積生民之命寄焉有人焉臨大節必守封疆守社稷而不奪於浮言之胥動非學道愛人君子之巨力量能之乎方其夜半聞探聞者股立江干警傳覩着色變十室九空居者心悸候於此時也屹然坐鎮不動如山是可能也孰不可能也彼有慷即遠徙棄治弗顧旋不免焚掠蕩析之者渠不愧恌漸汗于事爾定侯不自以爲功亟狀烜揄曹君掾兩江總轄宣勞著力上之幕府制取侍郎向公如響斯荅大書曰虜不得入境如縣南突徙新之儀頓審戕不待焦頭爛額而後以爲功取從請褒録侯涉秋訖冬隨機應變措慮運籌爲生民立命可謂不負茲土百姓戴之大關厲之天子亦將嘉之邑不立謫無以見公論祠不紀實無以後來若夫廉於律身勤於涖官修泮宮以厚風化繕亭橋以便前緒壯廟宇以崇明祀是又春秋常事不書報政三年以一身壽百里之民社惟班昇朝由一邑以壽天下之生靈像商岩圖雲臺瀍淩烟皆自是推之也郡建向大公帥壽祠邑建明府趙侯壽祠獨吾郡吾邑之有祠於是可以觀人心之禮樂也用摭其實以俟太史觀風之采擇侯名時錙字宗堯寓括之龍泉中元日進士岳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中元日進士嶽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湘陰風號樂邦括蒼趙侯提銒手撫字之一再書最矣己未冬邑南北俱有哨警侯當是際以鎮靜狂驚疑以周密窒跡漏以一真仁惻爲四境悵慘卒之騎哨不侵寫居咸定草竊之奸亦帖花封之暖自如侯之保民之惠爲侍而徐諸紹興初宇侯植種愛是邦邑人許世表衆述其三異十善令侯之惠尤爲表表付之無述可乎君美輒不自量爲趙侯保民惠政紀實詩一十五首悉述其事昔李既歸班編儀清要許之一述至今炳炳圖經中侯報政匪遥上將倚宗磐爲國棟不待邑人之祝區區引喙聊曰無邇於云耳景定庚申二月二十一日己子侍省進士學賓邵君美謹敘

紀措置夫丁一　習書來自漢黃洲南北相關事可憂于于寨兵差發了民丁箇箇是貔貅　鄂渚警報日急縣當湘南北水陸衝要預合關防鄰調于手寨卒入城縣無所恃趙侯措置夫丁上江置撣壓團結口岸漁戶下江置撣壓總轄排集窰丁聲勢一振縣稱有備

紀鎮靜有功二　官船隻隻靜已城隣境如何免得驚鎮日愛人堂上坐夜更朝鼓轉分明　縣接岳陽僅百八十里哨至岳陽守令以下避地舟至縣岸一邑皇皇趙侯處以鎮靜涖事如平時民恃以無恐

紀存郵流民三　南陽過渡盡流移携子携妻那處依興化寺中都住滿傣錢傣米給他歸　鄂岳奔移之民輻輳至縣趙侯一一存卹貼興化寺俾之安居仍支傣錢米流民莫不感戴

紀犒遣過軍四　客軍過縣沃公憩百姓驚移怕起爭犒物犒錢皆望外秋毫無犯各程行　南北潰軍每過縣郭以百爲群民間驚駭趙侯委曹犒犒出郭悉以錢米酒肉犒遣之遂出界外潰軍既不敢生事縣民亦得安業

紀置柵關防五　縣方憂北人憂南無寨無城廣障柵近縣路頭都置柵哨教直突也應難　鄂岳之寇方啟郡報南寇又迫縣無城寨可守趙侯慮寇將近境急於近縣捷路壁排杈匿伏水堀陷坑各分民丁把守保障既密遂無騎哨直突之憂

紀錢截縣江六　縣江日日過

串船傳是官單或不然截斷縣江教莫入民舟方始得安眠　縣江來
往串船人艘姦細鐵特借透漏趙侯委上江彈壓釘截縣江自是居民
與備舟之家咸得安安　紀勸諭發糶七　米舟米擔盡無來有米有
家戶不閉急把公丈行勸糶貧民生意挽將回　客舟興販不通場民
亦鮮出縣市井閉糶貧民倆惶趙侯急行勸諭上戶發廩嚴禁鋪家停
閉貧民遂無待哺之憂　紀出俸錢權當八　庫家不典更愁人作整
經營未與薪自出俸錢權抵當雪霜時候反如春　富家閉庫不閉小
民艱見愁修趙侯以錢差廳吏就縣前權當不收其息又恐諸券無人
收允就增價收允以通有無縣邑愈爲之感悅　紀杜絶草竊九　盗
豬何見拔官刑部恐因茲草寇萌押向市心捷去手金場窯卒敢縱橫
金場允徒乘時嘯集近縣窯丁雖有彈壓亦間有寇竊者遣捕獲盗
豬人解官趙侯謂不可不重治以杜其余命析其手斷剃拘鎖自是草
寇閑風帖息　紀團集民舟十　居民苦要買船艘甲在前湖作一團
好箇規模如水寨風波無恐況風寒　縣界水濱居民備舟逃難趙侯
主盟令其結甲團集縣岸又委土豪踏逐水寨民無遠徙之苦見免江
湖之虞　紀置安報旗十一　朝朝探報曉民間猶更記傳百十般旗

上大書安與急展開安字一齊安　郡戒嚴關關緩急無報趙侯添招
手力差貼吏置十鋪至州成側一日一申唱示縣門以安民心置兩旗
題一曰安報其一曰急報令遞者無事則持安報旗有事則持急報旗
四隅各置　鼓約以有急則皆鳴俾各知備故百姓安心市井如舊
紀幇給官軍十二　宣司調卒過千餘幇請那如廩幇虛一發券頭支
五日道般調畫有雖如　先時上縣有官　批券　爲備不素縣遭焚
抹及宣司調軍壹千五百人道湘陰而縣幇廩亦虛民皆危之趙侯籌
畫有方券到加支數日單皆感悅詰旦即行民允贊歎　紀關防縣界
十三　己湘二介關關防不是隅官不說詳費得琴堂數杯酒　南陽一
度勝金湯　岳陽城守既虛月縣之北蕩無障蔽趙侯因已陵陽絶至縣
待以禮遇勉其團集鄉丁防把二介由是岳陽之寇哨至自蔭渡而不敢
南向　紀哨馬伏地十四　黃花市路若無多長樂街頭幾度過哨騎欲
來先自伏邦人喜不見兵戈　南寇劉寨長沙之黃花審過縣界哨至大
里塘馬忽伏地遂不敢犯境繼又屢經長樂市將尋縣路又以馬伏地而退
邑民不見兵革皆曰非趙侯仁政感天何以有此宣功感賴　紀百姓感
恩十五　花歡柳喜勸耕天綵幟如雲擁轎前萬口一辭何以祝福王堂

處有青氊　自乙未九月至庚申二月南北須洞水已湘邑獨晏然無虞
民感趙侯之恵值舉故事卸農争製綵旗大書頌語以獻雖貧丐亦爲之
凡數百首擁列轎前於此人可見侯保民有恵之矣　重修泳飛亭記
泳飛有亭焉祝聖壽作也其沿革已見縣志歲久弗葺委諸江滸漁樵上
下糞穢其間折柳樊之弗敬甚矣歲在庚午將祝華延指公費委曰鶴主
首郭道允鳩工修繕上覺下楚前窓後楹楯陛森嚴丹艧輝映不無泱而成
之凡川而泳雲而飛者於是欣然並生無一物不囿吾君之仁矣若夫推
及物之心以及人使田里鎖愁耕鑿各得于以傳聖天子仁壽之澤則又
承流宣化者責也敢不勉乾會滿散日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主管勸農
營田公事兼兵馬監押兼弓手寨兵軍正兼權安撫司幹辦公事臣陳蘭
孫百拜謹記　新建筆峯亭祝文　按縣志筆峯元在縣市內歲久平塌
僅存一井與筆峯胛爾後好事者謂陰陽家以尖峯屬貪狼遂砌一石尖
於井前以象倒地貪狼不經甚矣咸淳五年冬知縣陳宣教蘭孫乃採士友
議始作亭于井之上以象筆峯曾委直學鄧垗進士晁世基任責提督而
官助費焉亭成氣象高聳咸謂壯觀乃請於水壷趙尚左書其扁而濱音
以祝之其文曰巍巍筆峯宅是邑阛誰鑿而平闍焉林蔥文運之後一亭

函三上映卓筆突兀天參下有德井淵泉地涵相我多士激芳濯藍恵我
千室汲清酌甘君子之澤百世可覃　重修魁星橋記　鄭子産以其乘
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惜其恵而不知爲政後杠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然則
橋之興廢亦可以觀政歟按縣志文星橋在堤南跨秀水之中流水本出
撥水江之枝橋支流數百步匯于橋所迤流而南拱揖縣岸邦人士以爲
南方文明之地故水以秀名橋遂以文名其來尚矣歲久橋圮水亦湮塞
淳祐乙巳令尹胡君廸命直學彭揆邑士彭迷踵而復之橋而亭之開慶
己未胡塵澒洞令尹趙君斷橋以禦賊而橋與亭遂壞趙君秩滿雖幸獲
不數戳巨浸衝齧又壞咸淳庚午余既領邑之二年每一過之僅存略約
肩不容並軌不容方顧謂直學彭燧曰此君家舊德事也方詔歲文明蔚
興而文星無橋可乎彭君慨然謀諸季父迷迷亦欣然任責於是官爲之
倡而率有力者爲之助或畚而土或鑿而石築而丁曾不踰月而橋復成
凡廣一丈三尺凡袤三丈九尺規撫視昔猶壯方議作亭其上或曰陡瀕
胡不宜亭亭久將壓橋必易圮越明年湖果倒溢陡岸一壑而此橋完然
如鼈跨水造以不壞湖山環遠煙霏晦明來者往者戴者負者車者笠者
傴僂而提携者晏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非此橋之一遇歟成諸君合辭

請名以魁星而屬余書且余曰斗魁戴筐多士之祥橋以利名涉豈士獨當其奇耶彭君曰歲居心而仁澤洽明堂亮而泰階平凡三能兩比之所臨百里其福又安知夫往來負戴者無駟馬車之過其門而偃僂提攜者無龍鍾老之出其間哉余既樂爲之書而又作而歎曰今之邑非昔比矣邑政之可以利民亦多矣飢者欲食寒者欲衣顛連困苦者欲安樂趺息焉得人人而濟之如此橋之利涉乎後之觀政者必有得吾心之同然矣咸淳七年歲在辛未十月朔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兼權撫幹陳蘭孫記迪功郎潭州湘陰縣尉兼運僉吳興文書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十六麻

沙　長沙府十九

詩文

學正林應龍撰新建儒學之碑　皇帝神聖武文體元開統撫有方夏還過畢臣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下潭州士民撰堵如故越三日學官偶弗戒于火悉焚之潭爲東南名藩業文者率是學无不可一日廢聖朝以潭介荆衡閩拊五嶺控重湖分行省鎮焉故名公賢相來蒞茲土者率以學爲重事第大邦新定多務未遑明年政脩人安平章公有命依舊址創新學首師伻卒所拋地繼給木以助而爲之倡方鳩工集材而有征海之役廼委府官董厥事廼留戍校督厥工學徒慶悦師作友應富獻力貧效勞翕然相與經始瞻學有土多荒少入除給外釐其所有以供費逾年而後成宏壯美麗視前有加初廟立屋峻甚市氏小弗稱官僕畀以巨且序者復焉於是有殿巋然有堂巍然三門前峙兩廡旁翼可以安神棲奉祀薦可以集生徒肄事業矣雖齋祠亭閣庖帑庖湢未悉備亦次第告厥功夫以邦人新服厥命名莫攸居而學乃厄于火豈斯文未將表邦不有大人出而力名之宗則斯道何所立歟且道不依形而立固不以學之興壞而爲存亡然有學此有教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前代帝王莫不有學虞曰庠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頖宮至庠於黨序於遂雖一家猶有塾皆所以脩道也故學莫盛於四代而治莫盛於四代也迨漢學猶做古而人昧於道始以儒名家自儒家之名立而後人爭以家自名而道其所謂道吁道一而已外此豈他有所謂道哉他亦非吾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此由漢以來千百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皆斯道不明之故夫所謂道者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以古之人凡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率不外是蓋人之生也皆有是性皆有是倫誰能不由斯道苟不由斯道則非人矣此教之所以不可不明而學之所以不可不建也否則人道其能一日立乎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以有天下者必有學也今上混一區宇州縣皆有學治理風化將遠追帝王之盛是以公奉命此來不待息馬投戈而亟脩庠序之教者可謂知所本矣自今以往吾黨之士群遊新學盍知所以立教之意相與學問思辯求古所謂道而共行之窮則善其身達則施諸人庶幾化行俗美措世于安斯

無負我公今日主張大教興復斯文之盛心公爲人正直方大待相臣體其愛民重士皆本於誠下江南百餘城猶破竹之易功成不伐惟以附百姓爲念安畜恤窮興利除害日孜孜於政真勳在社稷而德及生民者矣剏建行省其壯麗既足以示威又前立危譙盱鼓角以竦人瞻聽今文廟一新氣象宏美復爲南州冠公於政教可謂兩盡非如所本能如是乎是不可以不記

李琳撰重建大成殿碑　國朝聲教被寰海仲尼道化相遠通潭郡甲重湖儒先以道鳴響於冠蓋劇縣稱瀟湘洙泗天曆元年冬龍飛御極綸音誕敷申飭學校風化之源敦勸勉勵而郡之文廟適完巍冠湘楚先是泰定四年冬大成殿菑延及齋舍廊廡祭器所儲惟宣明閣巋然存庾廩積粮仍擴其崎憲而建明湘閣議克合諏郡規畫新是圖共惟先聖海宇所通祀而廟庭像設一焙而燼證之蒼姬麟筆所書蓋嘗紀意雖廢興麗於數而建立存乎人蓋此道爲天地民物之所寄事若緩而實急郡集州邑之官于潭者敦禮勸誘尚義而家贍給者歡踴力協有不俟勸而樂輸者裒其所助如車兩輪翼六翮於是雖楹騈巻凡礫堅具塼杵築並作以明年夏四月甲午程工畫堵鉅材碩植輻輳而至匠石輪輿各當其任六月壬子大合樂舉脩梁篆紋雲湧騁拴歌偉憲使大中王公

克敬慨念斯文力維興建是日集寮寀致祀莫宣閫中奉公閭閭師邇屬鈞指奉旌助累綵騈脟歡聲騰譁廉輯肆至益加勉勵憲使中議公管不八通議呂公楨憲副承德公八十朝散白公鐸憲僉儒林劉公藝朝列公忽都不丁經歷承務韓公文直照磨承事王公濟布公衛道以底于成湘閭寅協隆儒教化宣慰使正奉公萬奴中奉公閭閭副使朝列公忽魯忽先經歷承直秦公從政都事承事錢伯圭照磨將仕佐趙煥翁公勤克濟勗哉倩續郡侯闊闊中順恪乃心力及茲竣事祭器洗金亦就魏峩奐輝麗藻藏端嚴如闕里眂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潭初職域方越三日學宮燬當涂群郡士之錢於鬻者按圖分搆歷三載始備茲歲月未及半而縶克功後倍仰稽先聖之集大成自騶孟氏闢熽始終條理聲金振玉鏗鏘萬古暉揭殿庭值昭代崇文光增徽號樂以大成饗祀徧北南日月九霄有日畢睹飈霆八極有耳悉聆刲潭爲會府朝之建所以肅贍瞻嚴敬共蓋風教之所感孚人才世道之所關繫教脩於六合同文軌之際化行於諸儒演濂洛之區於此率先以最衆力作新以昌士氣砥念扃衙著寒弗渝既勤且敏以踏就緒即六經大心宇爲宮庭三綱五常爲棟楹碣礎日用脩齊餘力挾群華拾科芥亦各識性分擴充之廣居盛矣哉每見漢文翁守都脩建禮殿及象七十二子飭勵郡國歲進十餘人復敞其式並立學官以西都循良推心如是石室祠之更千餘年來者忻慕之劉寬容刻爰言釋奠古止辟雍以州二丁牲幣會計諸郡歲費四十萬請罰其資興學校以真元朝士持議如彼汗簡載之猶有餘論歷數百年識者感淺之而此幹化樞而庭春啓道蕃而戶曉棣漢之隆孳唐之陋筆佩瑕瑢泳義游藻鷟齋湖光映帶欄楯儼若觀承事大成教父父和指喻如河汾通銘纂罔極之思何其偉歟侯徽紀成琳讀書於此冠而游薊蚤老隱湘茨及睹侯類之闕麗光偉時從尾皓鄉飲歌絃摩抄綵錫誦嬾勉勵盛心敦勸遺愛爲方來勸若協叻名數登載出納紀之別鐫乃系之以辭曰維郡大賢莫城之南殿庭昔搆玉映荆潭豆籩簠鏞冠蓋聚萃礫垓於燼廼罹於數斡旋以道建立在人勉勵敦勸啓橐指囷鉅杯陛植輻輳而至畫堵程工輪輿犁枝巍然先聖萬世所師功拄三極德彌四維新新大運最初崇尚宇宙閒朗飈雲動盪六經妙用與造化俱侯務所先砥志弗渝以淑人心以隆風教揭茲宏規稷其遠效脩邑禮樂樹立綱常濟濟鮮佩洙泗瀟湘冕圭藻黻霄馳日轂宮殿既完巖磨共肅森嚴壯觀游泳升平秋君脩理集大成戎歌嬾侯頫遠之大史刻辭牲石締千億祀

李邕嶽麓寺碑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兵鎮而安故耆闍以居取於安定者已已茲寺大抵厥旨玄同是以廻向度門纏于邦右仰止淨域列乎巖巔實堂炭業於太虛道樹森梢於曾堵無風而林整肅務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城本真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湖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賓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泊翌日弘聚諫介衆來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制立壇畫于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者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澄源不垛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模搽建方面法物增備壇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蹶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響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歆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實山鼓乎弓治華構聞魏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侯時候法宇之傾低財玢債以興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丁義重玄

別搆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
建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内史蕭沉振起法鼓弘演梵言継揵椎於景鐘
納貝葉於層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
國楨秀者壯廻廊以雲搆蔚聯居以天霞開元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
身澄清悲海嚴幢標㑹智火融明燄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
賢登而至遷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材及樹梁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當
大振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禱德裝嚴善慧方便疏寫四部
鎮重百城有若智蘊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
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
有若首楞法師者丈丈平道遵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圓於剎
中真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戴歡解說是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
衆方等有以復諸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場所互為住持惟欽禪師者迹其
至憩其高起乎雲門紹彼塵網深以為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明習
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圓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正是浮
漚和正覺何若冥搜憩息而精進甲堅愛除而煩惱散散百川到海同味
相醎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詎能聞者

順其風觀者操其遺牧伯革止皇華游驂落梵香之上緣託神佛之嘉願
上座惠杲寺主惠豐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論轉次因差別而非
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辯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脩
行之迹如此而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被
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賓公名彥澄碩德高聞紹賢遠識器守岳厚撫操
水清嘗以師長闕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
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丕若且猶歸心淨土謨範佛乘權倫慢之外幢
興開示之真語建諸群吏乃命下寮顧岐山之易疲歎龍宮之難紀其詞
曰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
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二歸顧塞其一金方置廟衡麓開場龍象擁錫人
天護香思神賜上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照法侶大啓禪房其
二幽谷左谿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
際月窺窓裏玉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比
明齊哲佛日環照千車結轍連率順風駟驤欽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絕其
四俾圾莫建兟物未弘和合是請依承是膺政教大郡信發廣衆顧言有
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其五 盧摯三皇廟碑 天之生民不
能自養之聞其有生之資代天以養之者三皇氏是也不能自教之秩其
有生之序代天以教之者仲尼氏是也縣京師至郡國祀孔子於校官始
漢高帝十二年其廟祀三皇於京師始唐天寶六載後代因之俾職醫者
祠焉迨國朝始自京師至郡國儕先聖於崇祀無以吾皇元之興與三皇
氏所以繼天立極符道契德而然歟抑如三皇氏之開其養民之功歟吾
夫子秩其教民之言不可偏廢而然歟潭郡於元以東晉謙聞王廟祠三
皇始至元二十四逮至大初元垂二紀矣地隘宇摧甚不稱所以揭虔妥
靈而業醫之師生夙暮誦習休於無所湘憲使識篤耳公王公宏相與謀
曰寅於事神以及保民以宣上德意以勸校官吾職也潭廟孔子而序士
者既完嫩矣皇之宇庠醫者若是可乎予以副朝廷荅神休慈民命者固
若是乎年登民隙器其時哉廼移諸宣府議更爲焉宣府叶其舉之上鄂
省省檄是之地以故宋漕署其廣袤畝三十有七頃則自辯章鄂省貫公
宣憲兩府贊以倡焉楮幣以緡計三千七百五十承其事嚮於自勸潭守
倅而下及其屬城以緡計七萬三千八百有奇材以木計爲幹二萬二千
六百有奇尾甓以枚計合二百萬有奇借力傭工以人計最一十萬有奇
工之直日予則悅於相役者殿於中屋以間計七楹於殿之四周塈其顛

以尾三十有八北其殿者高嬴五尺堂於殿之後所其師生講習爲間五
之序於西東者衙堂之數三十有六闢三塗之門于殿序之南爲間如堂
門于南曰靈星以表周垣達三塗臨達路焉廟完則會其餘才羨緡瑑廟
而廬者爲間四十市田而穫者爲畝凡缺田廬之歲八月儆祠宇經費胥
此出焉廟益有所賴以勿沫是役也始元年秋訖二年春宣副智侯受益
實躬任其事口畫指授日至而躍其勤良憲識篤耳公久時率其屬而往
揆焉方廟皇之役興王公宏既倡憲議已而使予宣府會右丞荅思公諳
𢮦公繼至領使一完厥心周能垂期月而事咸集興鉅役而民靡擾潭之
播紳逢掖以及閭巷田野觀者詑曰皇之祠之雄之崇不特肩大子之宮
而甲湘之南矣鄂省湘宣憲數公若撫字於湘咸以偉湘之祠惠湘之民
以興起湘之人沐皇之靈之庋之恩其可既乎不有以貴厥時功石諸王
祠數公之績將無以徹示來者於是宣憲兩府書其事俾以宣屬吳撝思
義來宣請記義承之使湘廟皇之事職所當然而竟未能然令數公則然
記其可辭遂書古聖人代天養人與夫教之者授撝義歸刻之與地紀勝
碑記 屈大夫碑酈道元水經云湘陰之汨羅口有屈大夫碑而字或無遺矣 黃陵廟碑在黃陵廟唐韓文注云廟在湘陰縣東八十里韓文公

有碑。既傳師書，又梁開平中，楚王亦有廟碑。湘陰二妃廟碑 柳子厚文。雲
龍寺記 在衡山縣岳山之雲龍寺，有記，本文本撰。岳麓書院碑 在岳麓書
院道左，乃唐李邕撰并書。澈禪師碑 在唐興寺，唐劉禹錫撰。延壽院紀事
碑 即在城報恩光孝禪寺。已晉天福中，楚武穆王命翰林學士唐遼土是
舞禪院紀事碑。北崇勝禪寺碑 寺在城中，有唐咸通元年碑，斷缺不可讀。
月庵界禪師塔銘 在善化之道林寺中。寶林禪師塔銘 在善化縣之道林
寺。南岳真君碑 容齋隨筆之開元十二年，趙頤正撰，蕭誠書。岳麓山寺碑
唐開元中李邕撰并書，在善化縣之惠光寺。鄭半南岳祀異碑 在李邕碑
陰。義興禪師碑 在善化之靈來山顯聖寺，唐盧攀撰。彌陀和尚碑 在衡山
之勝業寺，柳子厚撰。唐御史劉著碑 在衡山之南臺寺，唐天寶年建禪師
道南馬庵於臺上，御史劉著有碑。法澄和尚碑 在衡山之雲峯泉德寺，衡
子厚撰。瑤律禪師碑 在衡山之衡岳寺，唐皇甫決撰，王翊書。五寺碑 在衡
岳寺前，唐李巽撰，羅中立八分書。關羽廟祝文 在益陽縣，前大中元年栄
休後記，程嗣真記，字多漫滅。柳子厚般舟和尚碑 在南岳山彌陀峯下之
彌陀寺，貫唐元年趙劉郢詩云寺火燒，慶不足征，今有子厚彌陀碑。威武
王廟石刻 去潭州十里至三沙，有廟在焉。景祐二年，馬殷爲馬援建廟。
有天祐二年石刻在廟中。洞真觀碑 在善化之萬壽觀，晉開運二年李弘
皐撰。漢高文廟碑 在湘西岳麓下，唐大中十一年，有重修碑銘。賈誼并文
唐正元中，賈說有貢文刻於石。大圓禪師碑 在寧鄉之大溈寺，唐咸通中
鄭愚撰碑。岳麓寺詩 集古錄云：唐沈傳師撰并書，在岳麓。岳麓道林寺碑
歐陽詢書。張謂長沙風土記 唐詩紀事云：張爲本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
記。江陰志報恩光孝寺新沙記 自浮圖氏入中國，千有餘歲，道盛徒勝，
天下名山勝地，盡爲所有。大剎千楹，衆至數百人，魚鼓之聲，鏜然圜頂方
袍，鴈行麇至，趺坐展鉢，不問所從來，充足飽滿而後去。其米鹽細碎用物
衆多，與巨室等。爲住持者責在一身，非道行禪學足以服人，智慮才幹足
以集事，未易勝其任。兼是二者，吾於長老洽公見之。乾道元年，洽公來住
寺事，宗風既振，檀施雲萃，興利補壞，庶務畢舉，唯是樵爨日市于郊，時遇
乏絶，人苦旰食。思所以爲長久之計，會賓廸鄉有沙漲出江中，乃清於官，
願準甲令，撥以入寺。郡既從之，衆大歡喜，合辭來告，欲紀其事，勒之堅珉，
傳示不朽。客有過而諗曰：利之所在，人爲貪冒，數十年後，漲沙日廣，土毛
日增，得無動心於斯者，小人嚚訟，侵擾士大夫，依執豪猾，師有遠慮，嘗及
是哉？洽公辴然應之曰：我佛以不貪化人，使之樂施錢財、珍寶、肢節、手足，

一無所吝，若反伐之以飢，僧衆是不仁之甚者，即我教中得輕垢罪，刲寺
以報恩光孝名，是惟徽廟薦嚴香火道場，爲臣子者，尚忍爭乎？法不可行，
義不容犯，雖歷千萬年，其何慮之有？余聞其說而善之，謂其合於天理而
當於人心，乃爲之書。三年閏月既望，左從事郎充江陰軍軍學教授章洽
記并書。　唐劉夢得浪淘沙辭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
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
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
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卻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
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
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翦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
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
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
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濤
沙不蹔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　司空
圖浪淘沙　不必長漂玉洞花，曲中偏愛浪淘沙。黃河却勝天河水，萬里
縈紆入漢家。　唐皇甫松集　灘頭細草接踈林，浪惡罾船半欲沉。宿鷺
眠洲非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蠻歌荳蔻北人愁，松雨蒲風野艇秋。浪
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聽江流。　唐李君虞度破訥沙二首　眼見風
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　破訥
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陸
龜蒙新沙　渤澥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到，應益
年年税紫芝。　宋歐陽脩風吹沙 一本題上有北字　北風吹沙千里黃，
馬行確犖悲摧藏。當 一作窮 冬萬物慘 一作無 顏色，冰雪射日生光芒。一
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 一作起鞍 躍馬行勿遲，酒熟花
開二月時。　公是先生總集宿烏沙　朝離巴陵岸，暮投烏沙汀。大江屢回
環，反顧猶洞庭。月色奪晴日，舟人各宵征。東南浮雲際，極望都冥冥。不辨
水與天，高低皆見星。分明銀河流，來與江漢并。安得數尺檥，漂然向天廷。
宋王荊公　汀沙雪漫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
家家圖畫有屏風。漢許后偶妾詠作吳屏風詩于某所，日故事無有，李白
詩：湖南七郡凡數家，家家屏障書題遍。上述原山茶花詩：江南池館厭深
紅，零落山煙山雨中。却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宋陸放翁沙
頭　游子行已遠，沙頭逢暮秋。孫劉鼎足地，荊益犬牙州。鼓角風雲慘，江

湖日夜浮此生應窮家高枕看東流。宋劉屏山沙頭灘瀨寒相傍老樹
槃跚枝拂浪前村急雨漲灘流日暮漁舟撑不上。宋石湖范成大上沙
水邊大吠隔林蘿落蕭森日半陰繁杏鎖紅春意淺晚梅飄粉莫寒
深。金沙沙中旣金傑然人成珠取多不成莊嚴福地守靈仙不爲人間
計子錢。一掬瓓瑚光照眼路傍饒綠杠流涎。宋楊誠齋岸沙 水嫌岸
窄要衝開細蕩沙根似剪裁蕩去蕩來元不覺忽然一片岸沙摧。又海
岸七里沙。大風吹起翠瑤山近岸還成白雪團一浪捲先千浪怒打崖
裂石與君看。行人莫近岸邊行使恐波頭打倒人若道岸高波不到王沙
猶濕萬痕新。又海岸沙行。海濱平程沙上路海風吹起成黃霧行人
合眼不敢覷一行一步愁一步步步沙痕沒芒屨不是不行行不去君爲
行到無沙處穿逢石頭齧足拇穿路黃泥濺袍袴海濱沙路莫再度。龍
太和詩海繪章集詠沙。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迴日
射星。劉後村十五里沙。只見如山白浪飛更堪動地黑風吹渺茫直
除九州外洶湧常如八月時河伯豈能窮海若靈胥僅可嚇吳兒惜無散
髮騎鯨友共了南游一段奇。又崇化麻沙道中。經行受此人煙好面俯
清溪背負山平舨何妨呼渡去小橋不礙負薪還遠聞清磬來林杪忽有

禾欄出竹間深處安知無隱者卜隣容我鼓柴關。江湖集沙頭。寂寞
杪冬候沉沉夜氣清宿雲江樹冷翻月浪花明漁水積深浦罾更度遠城
高沙魚米賤隨在有懽聲。宋劉忠肅公文集清明後一日下沙。微風
吹牽陰晴笑側吟鞭十里行時節早蚕生穀雨人家新火接清明衣積
鼻均無物雞鶵雲鵬各有情欲把浮丘挽春駁尊罍安得瀉東瀛。宋許
倫集。老婆淺河之北沙名馬行沙面伏動不怕沙頭納納行男兒報國
一身輕斬可擬變黃河水却挽天河洗甲兵。宋蘇泂稅馬盤沙二十餘
里。故里何人起卧龍飄然琴劍只西東馬頭忽與長安近又聽三茅觀
裏鐘。宋劉安去沙二首。軒窻高下傍巖隈花木層層取次栽誰道山
深春色晚等閒桃李已齊開。飛山髻鬟如天竺環合峯巒一徑通何
日再來亭上宿靜聽猿叫月明中。宋任希夷文集盤沙行。錢塘江狹
沙成路潮水來時人欲渡沙隨浪沒未容知人恐潮迴且爭去倉皇競同
蜂蟻奔咫尺直恐蛟鼉怒狂風一作浪如屋可憐有時迫昏暮長江渺渺
前無航千沙茫茫絶歸處幾人到此不復反海水西來更東注君不見祖
龍英雄吞九州臨此江波尚慷慨濟川舟楫果何人莫說稻穰與芒屩龐
公今爲鹿門行將歸更作盤沙賦我衰絶望釣連鼇三復君詩送予步

儀真志過沙南。幽意樂雲水輕舠拂浪花晴沙卧林影遠日在天涯鷺
颱激頹波歲月已崢嶸玉梅行犯臘江柳欲回春南山浮霽色飛翠入江
城豪賞不知愁煙渚發行舟高帆掛落日疊鼓下汀洲樽中山影度波上
夕陽流蕭聲轉前浦餘恨滿倡樓。元張獻武王弘範壓沙懷古二首
秦宮漢苑爲功名梵寺何由也廢興試問雪香亭上月向人脉脉不能廳。
又。桃花慣聽玄都觀萬樹黎花是壓沙一夕春風俱掃地雪香亭下
盡桑麻。又。已聞春日雪生香更着秋禾葉醉霜到此春秋無一物不
堪回首予興亡。元何太虚集黃沙道中。深淺柴煙曲塢間杉皮小屋
繞幽潺紫苔青石梅花路隨處閒看雪後山。又。雪中重過黃沙。環
環磴屢折剩剩峯爭回木陰與石決梅花抱泉開長思黃沙好每待春雪
來陽和發坤厚寒冥失貞材亂雲貫餘勇陰飈行新堆重戒一川雪步步
雷漿回杉竹懸明冰琚瑱逼清衣叢石動溪響呼充出林限含欣羈孤慕
迎賓利蒼苔風昔多新友兹焉起余悚。元東洲杜國英集匾擔沙。一
抹黃沙水拍天沙名匾擔古今傳猴舩過處如山重說與湖神好着肩
元張伯雨集涉當江沙。冰底沙流曉未枯前驅探棗似疑狐箧與飛上
圖山了錯寫寒江待渡圖。小山雜著集外沙。水寒似我心無滓山光

於人意轉親有此溪山長作伴不妨高卧漳江濱。清源胡仲弓江湖續
集送丁仲圭歸合沙。去秋曾作送行詩又見貞人話別離楊柳弄條未
堪折梅花聊贈歲寒枝。劉克遜江湖續集抵合沙作。近城夾道萬株
松八面無非水路通督府壯爲天下冠人家盛與帝京同。三山峙立蓬萊
境千刹相望兜率宮明日歸程更奇絶浮梁十里踏晴虹。龐燕孺白蘋
集與挽子權渡沙子。沙子晴波欲浸天華湖長蕩白相連雲中遠色明
秋墅鏡裏清光渡客船去鴈來鷗同夕照遠山高樹共清煙平生江漢飄
零甚照水姿容只自憐。元董嗣杲廬山集泊曹家沙二首。雪霞蘆花
障遠郊小舟不待起風拋沙頭只有三家住爛草崖頭兩把茅。行沙回
望岸南頭疊疊層層雪積綱氏杜一同猶是寄歆應覇跡此生浮。人
險危屢涉尚未慣沙上盡認家爲曹江空不見雨點大船隘莫禁入語高
遠歸離道日辰誤小醉自覺精神豪乃埜孤寨脫世故南山斗底誅蓬蒿
雲溪居士集。盡日道途經曲直連天林木見高低況多田野迎秋稼
亦有人家報午雞穿覺身過江尾外秪疑地是海隮西此心不解分明想
眼界多爲近事迷。張秘書中州集沙邊。晚雨漲平堤沙邊獨枕梨長
風催鴈北衆水避湖西楚客相逢少吳天入望低故園無路到春草自萋

莫。元雪窓詩集。沙洋洋馬蕤蕤大車轔轔小車屬嗚嗚吚吚曉吹竹日出都城照紅玉北門四月柳如雜高髻女兒歌長歌銀罌勸酒當街哭春風秋雨奈君何奈君何勸君酒沙洋洋莫回首射得黃狼及早歸穹廬夜宿羊千口。劉迎中州集。沙漫漫草斑斑南山北山相對看我行乃在山之間行人仰不見飛鳥樹木足知邊塞少沙漫漫草斑斑我行欲趍西風送僕夫汝莫愁衣單我但着衣思汝寒。賴說弄筠唱浣溪沙　薛昭緯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人好唱浣溪沙詞有門生獻規曰侍郎重德滿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沙時謂之一至言。又門氏作浣溪沙詞。張楫侍郎夜夢妻悼念不已其猶子贍作浣溪沙詞曰桃摩薰爐隔綉幃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大阮朝退睹詞慟曰必是阿氏所作然於名教還亦不可阿氏中誅字也。宋歐陽修集浣溪沙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　惆悵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翠眉低。趙德麟侯鯖錄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宋吳垌五總志　東坡廣玄真子詩為浣溪沙曰

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莎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莎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貌自以為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宋韓淲澗泉集　玉水明沙峯回路轉城倚橋斜老我登臨何誰酩酊一望還賒　飛鴻杳靄天涯但拼取心情酒家紫菊枝枝紅茱顆顆休問年華。樂府詞無名氏唐人絕句　玉饗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總潭州詩　永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湖守東南奔為閩楚國富山水青峰邊選僧寮園沈傳師湘流繞南岳絕目傳青青張九齡征鞍窮野路歸拜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張九齡回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李白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李白詩湘水回九曲衡山望五峯李白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杜甫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杜甫秋曉岳增翠風高湖湧波杜甫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杜甫白沙解作雲山蒸五嶺風壤帶三苗同上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相呼杜甫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唐詩杞事卒退千

登湘潭寄杜甫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韓愈江亭枕湘江蒸水瞰其左韓愈題合江亭湘流分曲濆漭繞古城東戴叔倫偶向東湖更東處數聲雞唱翠微中還知楊柳是門處似覺芙蓉無路通戴叔倫東湖作江草行將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劉長卿送孫上人江山三楚分風雨二妃祠韋昭詠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湘鄉隔洞庭羈客春來心欲醉東風莫遣柳條青武五湖南春日斑竹泣舜婦清湘弔楚臣韓愈詩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降帷唐詩紀事李翱在潭州有舞柘枝者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委身樂部受辱焉之叮嚀其白香李技娟舊態十而緣之行元與詩云曾見今古詩沿女李翱尚書於潭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憔悴御殷先落即席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滋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李義山　湘南湘北水悠悠佳處中間冠十州楚客離騷狀不盡唐人題跋尚分流我來江上重尋日景入詩中為點頭潭中詩秖應清夜夢難成枕底清流柏岸行舟泊檻前千穠靜水浮江面一樓明孤鴻往事休勞問老鶴閑情待與盟詩了衡岳峯天秀湘潭無底清岳陽唐詩　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之武才天

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呂溫道州入城千里瀟湘琴瑟流回思舊宅在蘩頭鑿開青帝春風浦移下嫦娥夜月樓徐竹溪題王之御馬家公子好樓臺鑿破青山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猶傍水邊來文昭湖在濟川門外與國朝柯永鋒開守圖史云昔為馬家今歸趙氏回開提壺有感　城中烟樹綠漫漫百萬樓臺綠影間陶弼　江聲洞庭去山色祝融來陶弼　長沙雄冨冠江關百萬樓臺綠柳閒張廷處　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宋狀元陳樵知潭州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遠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鄭獬送吳丁復知長沙　春過三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張總侍　上天甲子慶昇平春到瀟湘倍有情白壁當天千里共紅蓮照夜萬枝明劉將公退也須偷賞玩郡城無夜不樓臺南軒　雄衡屹南荒作鎮自開闢定王十里城處處見山色黃翰事寧　知城東路有此梅萬林近坡與連嶺玉立同一區城東十里滿野皆梅張南軒詩云　洛陽年少空白頭三閭大夫恨自昔南軒　定王遺蹤覽長沙城郭山川四面佳林來之　王臺千年依舊長安土萬里思歸帝子家同上　南岳詩　南岳配朱鳥鴻洞半炎方杞融五峯高峯峯次低昂杜甫　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回

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李白。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陳僅。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翮。青冥結精氣。磅礴宜地脈。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劉禹錫望衡山。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資。秘文螭虎形。同上。疊嶂入雲多。孤峯入去遠。貴賤不可到。蒼翠空在眼。劉文房石困峯。祝融絕頂萬餘層。策杖攀蘿步步登。行到月宮霞外寺。白雲相伴兩三僧。處默登南岳月宮蘭若。猿到夜深啼岳麓。鴈知春近別衡陽。與君剩採江山景。裁取新詩入帝鄉。杜荀鶴送友遊湘致。壽紫蓋下。宿設祝融側。呂溫衡州於南岳。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孟東野懷南岳隱士。今日高樓重陪宴。雨龍衡岳是南山。元微之望岳樓。祝融何峻極。下看白雲根。絕頂人稀到。諸峯勢獨尊。澗能遮日。峨高不避天。閣。閻防九千丈外雲間寺。一萬年餘石上松。引手莫高疑觸斗。臨池母久恐興龍。劉夢當池。　壇峙麻姑石。溪懸憂禹碑。劉夢題禹碑。方維望三楚。形勢扶中原。潤占瀟湘腹。高摩巽軫門。劉夢它國西南隅。豆地岣嶁外。奇峯七十二。主客推相對。嶽在想度游。銘知知禹會張所氏。黑壓巴蛇背。青舂朱鳥翰。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同前。北折知蠻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覺率瀧。同前。曾到祝融孤嶺上。步隨

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窻雨。盼聽雷聲在半山。句。衡山上三日晴。山下三日雨。不見祝融峯。遥遊瀟湘去。貫休送。衡山之峯七十二。俞走芙蓉蓋供職。胡宏。衡山鎮南極。五峯面相直。紫蓋峯巔走日東。芙蓉峯巔棲白鶴。胡宏。我家巫山十二峯。浮江直過巴陵東。瀟湘水與蒼梧通。環遶衡嶽青冥中。胡宏。故人來從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陀幾千里。安得置之行李中。韓駒。勢疑撞巽軫。草欲滿瀟湘。王元。　洞庭青草瀟湘詩。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謝元暉。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謝元暉。露氣聞芳杜。歌聲識採蓮。戍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王法然。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李白。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鴈飛。李白。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李白。明湖長秋月。獨泛巴陵西。李白。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李白。湘遠春色還。風暖烟草綠。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李白。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李白。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李白。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李白。人迷洞庭水。鴈渡瀟湘烟。李白。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李白。爾客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沙邊。李白。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

酒白雲邊。李白。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杜甫。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蟠古木。迎棹舞神鴉。杜甫。靜思屈原沉。遠想賈誼貶。韓愈。三春日日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春。韓愈。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韓愈。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韓愈。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韓愈。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湘中一葉舟。韓愈。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日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丈相呼問姓名。柳宗元。瀟湘多別離。風起芙蓉州。江上人已遠。夕陽滿中流。張籍湖南曲。沅湘日夜東歸去。不爲愁人住少時。戴叔倫。淸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戴叔倫詩。一本作王維狀詩。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戴叔倫。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滿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盧仝。不恨湘水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元次山欸乃曲。鴈影數行秋半逢。漁歌一聲夜深後。何消瀟湘賦。消來陽人以賦者。所消何消一夜賦瀟湘也。中流欲暮見湘烟。岸葦無窮接楚田。去鴈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李頻。嵐狀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秦韜玉。波濤四面白。雲木一堆青。任鵠廬山詩。水國葉黃時。洞庭霜月夜。李瑞。司馬通湖中。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韓偓。半湖來早月。中路入疎鐘。韓偓。沅湘流不盡。屈宋怨何深。

日暮秋烟起。蕭蕭楓樹林。戴叔倫過三閭廟。秋色照瀟湘。月明聞盪槳。石横晚瀨急。水落寒沙廣。劉文房浮石瀨。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鄭谷望湘亭。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唐詩紀事杜子美。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唐詩紀事張渭。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湘靈鼓瑟詩。三湘月色三湘水。淚骨寒光似練鋪。一夜塞鴻來不住。故鄉音信半年無。杜荀鶴湘江秋夕。烟愁雨細雲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欸乃山望斷不知處。鷓鴣隔花時一聲。僧塗湘中弦。湘山落木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舟中誰借問。月明只自唱漁歌。戎昱元日湘江中。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淸猿夢裏長。王昌齡送別。洞庭昨夜起春風。故人尚隔湘江水。桃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唐詩紀事。岑參春夢詩。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岑參。謫居瀟湘渚。再見洞庭秋。極目連江漢。西南浚千峯。滔滔盪雲夢。澹澹搖巴丘。賈至詩。川源通漢泗。舟楫下瀟湘。沈宋詩。雨昏蘭芷湘君浦。烟鎖滄浪漁父家。王觀詩。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李白遊洞庭作。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隨

渚波兮遠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前湘水絶竹上之淚
乃可滅李白詩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杜甫
詩湘水終日流湘妃昔時哭美色已成塵淚痕猶在竹施肩吾湘川懷古
目斷魂消正惘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劉
九嶷中隱二妃廟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劉
文房斑竹岩詩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
遠山長愁殺人李群玉黃陵廟詩舜帝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
時珠淚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高駢湘妃廟人作四人詩不同虞舜南
捐萬乘君靈妃揮淚竹成紋不知精魄遊何處落日瀟湘空白雲胡曾湘
川詠九疑望斷幾千載斑竹淚痕今更多許渾過湘妃廟帝子不可見秋
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蛾眉劉文房湘妃斑竹蒼梧去不歸洞庭
葉下荆雲飛顧況竹枝斑竹林邊有古祠鳥啼花發盡堪悲當時惆悵同
今日南北行人可得知李涉湘妃廟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
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
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劉禹錫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
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劉禹錫夜泊湘川湘水冷冷徹底

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唐詩紀事盧仝秋夢行人歸五嶺暮天碧日下三湘
寒水清傷心靈跡在何處斑竹廟前風雨聲張祜湘中行二妃哭處湘江
深二妃愁處雲沉沉商人酒滴廟前草蕭索風生斑竹林陳羽湘妃祠南
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孟郊湘妃怨荒祠古木
暗寂寂此江濆木作湖江雨知爲何處雲劉文房題湘妃廟二女廟荒江
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唐狄渙
湘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郭士元空留二妃
泣無復五弦彈陶弼詩黃陵二妃廟客過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
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易祓詩秋入楚江水獨照汨羅魂手把綠荷
泣意愁殊淚翻九關不可入一犬吠千門上邪楚思爲蠛朝野盡陶陶不
覺官高愁一高憔悴草酬漁父笑浪交千載詠離騷江邊三閭廟襄王不
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胡曾懷
哭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唐詩紀事借文獨爲千一輪湘渚月千
古獨醒人唐詩紀事清貫休懷湘洲江懷古屈原爾爲懷忠沒水府通天
化靈物何不驅雷擊電除姦邪空作沉泉抱冤骨唐詩紀事李郢汨沉湘
南來莫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柳宗元汨羅懷王獨與佞人謀聞道忠臣入亂流今日登高望不見楚雲
湘水各悠悠戴叔倫湘川野望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
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船歌韓愈湘中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靈均
如可問一爲弔清湘馬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清音
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劉禹錫遠謫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接
風日復晴開唐詩紀事張說送別梁知微自潭入朝別於岳陽以詩送之
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白居易讀史詩去漢文誤賈生謫去瀟湘陰是
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
深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戴叔倫漢文有道
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劉文房過
賈誼宅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
到長沙同上賈生詩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到屈子亦痛斯文
孟浩然江上南風起白蘋長沙城郭異咸秦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
賦鵩人胡曾長沙詩卑濕長沙地空拋出世才已隨生死理鵩鳥莫爲災
李群玉讀賈誼傳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尚長沙住歲餘杜牧朱坡詩故國
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語扶魚書又云共作河南門下士不聞萬里向長沙

宋晙詩湘爲長沙大溪扶持一跡滿遺編漢陛前頭正少年誰道恃才輕
絳灌却將惆悵弔湘川吳仁璧賈誼詩四六衡山作固湘水通流紀
王新書昔爭之威開江左猶有故城賈誼之才動洛中空餘舊宅新書
吳將一事拒關羽曰使羽聞吳啼唾聲不敢度又舜禹所經風教更殊離
騷之忠流聲未泯不見賈生並趣長沙之召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洪
學兼岳麓脩明遠自於前賢壤帶洞庭鎮拊近頒於元老朱晦菴謝表俾
承二仕孰稱萬分同上長沙古郡全楚名邦事迹長沙巨鎮南國上流同
上三湘假守全楚大藩同上劇長沙之奥壤控二廣之要衝同上吳芮推
忠之地尋獲使安營丘賜履之封騑更委寄同上領荆衡之奥壤控江淮
之上流同上賈生鵩鳥不遠青徽楚湘江魚猶聞憤歎紀室新書方行湘
水之春頓近長安之日梅花雪片識禱祖之詩流嶽秀湖光續離騷於大
手余元一賀湖南劉帥啓三湘謀帥一札由中余元一代賀湖南李帥啓
矜天府彈壓之威爲長沙詩書之帥余日華賀潭帥劉文倚郎啓劉益
長沙素號重鎭江山控帶民物繁衍潭州謝表春益南楚實寄重湖控百
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陳許南湖南劉湖宰相啓眷長沙之巨屏居
湘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十與遺文頌典九千二月李綱制湘中

乜郡殫壓上游左振牂蠻右馳甌越控交廣之户牖擬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韋見素和叔文集云云半天下之安危繫焉惟長沙千里之平衍隆岳秋而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李公甫代潭州安撫謝到任啓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李公甫賀潭州安撫衛參政啓

題詠新編方輿勝覽夜醉長沙酒唐杜甫詩云云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風壤帶三苗杜甫詩云山蕪五嶺云云秋曉嶽增翠杜甫詩曰云云風高湘操汶衡霜生春草杜甫詩云云津湘共海楚子兩邊作楓岸張九齡詩紅樹霜下路歸棹入湘流云云數處楠為洲岫千峯碧韋昭寄杜甫詩云云湘潭一葉黃洞庭值秋曉韓愈送李正字歸湖南詩長沙入楚深云云入隨鳥為少江共暮霞邊雲水洞庭寬狄梧送李韓劉長沙詩送送長沙去情君判一官風帆彭蠡疾云云木落洞庭蔽來江鳥接颯風莫言平湖地本必之新數水溢洞庭湖賈至送王員外赴文沙詩攜手登臨處巴陵天一隅春生雲夢澤云云共嘆盧翻杜甫悲阮雒是長沙舊平漢今古不應殊雲日楚天暮賈至送長沙李明府之任詩狄入長沙縣調絲旅宦心烟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云云沙汀白露深達知松底來已放鳥幾江烟作夕嵐戊星送張秀才之長沙詩雁向長沙去長少僕為詩雖云桂嶺北幹是洞庭南山鳥上朝雨云云松醉能解客慎勿滯湘潭潭府邑中甚淳古杜甫詩云云使領吳王弟一州邦斛送吳十後詩初登兩漢文章府云云先邦白雲斷數送滿帆明月洞庭秋四六出綸天闕一札由中出綸鳳掖長沙巨鎮作屏星沙三湘諫師作牧熊湘南楚上流眷長沙之巨屏天開熊楚之封惟翼軫牛女之墟居南紀之上游星躔壽沙之次接猺獠蛩黎之俗全楚號古要區控百粵以分封洞有霸麋之豫俗長沙爲今巨屏包九疑而奠壤野無闘閱之徭民彬彬禮樂之鄉惟荆楚之真區陸梁屢嘯於猺獠濟濟文物之盛控江湖之孔道蒐獵久勤於貔虎眷此罷熊之壤壯三營之甲胄方休兵爭買於犢牛鄰於蠻獠之居鼎兩學之衣冠而小醜肆爲於虺蜴嶽麓置書院而復建學官鴻儒接迹比植森建牙於此地武安總州兵而增乜禁旅虎士舊威多運壽柔軸之大臣洞庭青草之波瀾無非恵澤長沙千里之平衍隆嶽狀嶽麓道林之境勝盡入詩篇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控重湖而亘九疑郊圻甚廣邇則邊鄙守禦之計未撤餉三營而給兩學賦入頗艱近而軍旅調發之費不貲泰階騰雨雨之輝旁

連翼軫五營將卒華犀角以雲屯維石肇嶽巖之勢特鎮湖湘兩學儒生紛芋袍而雪委學兼嶽麓脩明自於前賢壤帶洞庭鎮拊近頃於元老

祥異

湘鄉縣湘潭志神仙靈異江東鳳凰山潭陂塘銅坑聖井三郎不計年代姓字本行雨龍王顯迹凡遇縣官邑人禱祈無不感應元符元年連州連山商人羅遠到南海地名千里石塘萬里長沙遭風打破舟船忽夢中見一人頂帽衣冠指汝出陸回家從崇寧五年二月初八日因作商到銅坑思夢中神儀無異遂捨餘利命匠建殿又有白石大郎英政二郎而龍王號曰三郎　感應寺飛來佛舊傳過襄州田氏家崇奉之像自渫乘空而至田氏皈仰嚴肅其人偶犯極刑當誅劊史揮刀自成三段略無所傷獄官聞之必有異術田氏以實告使人驗之佛像右頸刃痕長寸餘尚流血太守異之錄聞于朝乃釋其罪及田氏還家遂失其像日夕號慕一旦以夢示田氏曰吾居此寺更不復往汝但返舍嘗念吾恩自後邑人敬信凡有懇禱無不感應號聖佛　梅龍山尖有仙壇昔傳會有朱夏二仙人鍊丹飛昇于此下爲龍蝸舊名石門歲取水置壇禱之輒應　白龍潭在縣南二十里匯江爲潭舊傳漁者入水常見靈異歲旱或投竿簡有應　縣東仙林觀唐時常氏之故宅也二女早失怙恃凡謂其妹曰吾欲以汝嫁入妹曰業已學道不願從人遂簪竹衣褐養氣煉真危坐諷經姊則往來東山採藥率以爲常一旦共憩石上仰見鳳凰銜天書二女持書躡雲鸞鶴仙仗迎導而去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也淳祐乙巳冬後二日知縣趙汝璀約同官遊東臺山於殿隅之陰得仆碑而拂拭之乃大觀年間詹事侍制陳公邦光名亭鳳音留題于寺述鳳凰啣書事頗詳遂各用前韻以紀其遊仍徙是碑于仙林觀爲二女昇仙之據　鳳凰寺阿氏多尊者于執爐其中時有香烟若人六根清淨隨意隨發見或如遊絲如象霧知縣鄭厚作聖香讚刻石于寺　周公道者潭州攸縣人名法深砌南嶽山有功衡山張從事率衆買度牒請爲僧固辭不允知衡州王侍郎琥請架浮橋次住湘鄉監井蓮華峯卓庵建塔於崇寧伍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在益陽縣管蒼水市東禪寺大聖堂坐化申聞于縣委李尉審實尉前期三夕夢一道者相訪遺者云無來無去無生無滅受牒則坐化已四日矣及至其所異香芬馥見有頌曰亦無來亦無去亦無生亦無滅涅槃二路古今無別袖頌謁縣宰相與驚訪知非凡人遂以香泥塑肉身安奉

䖍爲德兮周公道者遇有禱祈無不感應遠近爭競迎請湘鄉之民訴于漕後歸于本縣華華峯屈原離騷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 滔他刀反史記作陶陶莽莫補反汩越筆反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沅湘也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眴與瞬同一音胡絹反兮字一在杳杳下靜下一有兮字慜史作墨黙一作寃慜一作愍而史作之鞠叶各頓反一作鞠寃屈而史作俛詘以抑叶於革反眴目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鬱遣也慜痛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供也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刓五官反一無初字迪史作由畫音獲志史作職改叶音己刓圜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法未廢不能遽變也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本循章明也志念也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法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斷兮孰察其揆正 厚史作直正史作重晟史作盛倕音垂史作匠斵一作刓一作斵揆一作撥匠以下皆非是所晟所盛美也倕書作垂性巧舜命以爲共工斲斫也撥度也即上章所謂畫也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處幽史作幽處史无瞍字睇音弟明叶音芒言墨也幽實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眄之也瞽盲者也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 白下以史作而下叶音户笯音奴又女家反又音奴一作郛二字皆非是鶩音木一作雉笯籠落也 同糅玉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糅女救反槩古代反鄙一作交又無惟字固作妬余作吾無之字槩平斗斛木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重直用反瑾音僅瑜音逾知史作得下仍有余字盛多也陷沒也滯留也濟度也此言重車陷滯而不得度也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 邑犬羣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犬下一有之字令從史非俊史作誹駿傑史作桀一無二也字非疑也智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廝賤之人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疏史作踈內音訥又如字余史作吾異一作異采叶此禮反朴史作樸積史作質有叶于彼反文質異文不艷也疏遠澗也內本訥也異采殊異之文采也材本中用者也朴本斵之質也委積

言其多有而所用之而世莫之知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平聲下重直用反遻一作遌史作牾洪云當作遌五故反與遌同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遻遇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史無何而字故慕下皆有也字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違一作違强其兩反慜史作湣一作閔像史作象違遠也像法也強於爲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爲法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舒史作舍娛作虞言斯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待前也於是特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史此句有兮字自此至篇末並同分一作紛皆非是汨音骨水流聲又音鶻脩一作遺遠史作拂此下史有曾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浩浩廣大也汨流貌脩長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質史作情情史作質匹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來時今考之則可見矣沒史作歿驥下有將字無正無其有日夜無正之工之意同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較量其力也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民史作人稟史作有一作萬民之生錯置也言民之生各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爲壽夭窮達之分固各有置之所而不可易矣昔者不能使之必至者不能使之去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物所動然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曾音增喟丘愧反史無溷字莫作不一無人心字或無人字或無人心而有余字一本無溷五人心四字按此四句蓋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亢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懲是後人因校誤加也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愛叶於既反明下一有以字補曰君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捨愛死也人之類類法也以比言爲法也

沙州

宋會要蕃夷志瓜沙二州本漢敦煌故地自唐天寶末陷於西戎大中言刺史張義 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州人曹義金爲長史義潮卒義金遂領州務後唐同光中又來修貢即授歸義軍節度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自

稱留後世宗命以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太祖
建隆二年十一月元忠泊瓜州團練使曹延繼並遣使貢至鞍勒馬三年
正月制推誠奉義保塞功臣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
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沙州刺史上柱國譙郡公
食邑一千五百戶曹元忠可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使持節沙州諸軍
事行沙州刺史充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
等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貳伯戶散官勳如故又以瓜州團練使曹延敬
爲本州防禦使檢校司徒封譙縣男食邑三百戶仍改名延恭即元忠之
子乙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三月其子延祿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
來貢玉圭玉盌玉䩞波斯寶氎安西細氎葺褐斜褐毛羅金星礬等四月
詔贈元忠敦煌郡王制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譙縣男曹延祿可檢校太保歸義軍節度瓜沙等
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又以其弟延晟爲檢校司徒瓜州刺史延
瑞爲歸義軍衙内都虞候母進封秦國大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八年遣都
領令孤願德入貢淳化二年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來獻並賜
紫方袍館於太平興國寺至道元年三月延祿遣使朝貢制加特進檢校
太尉五月延祿遣使來貢方物乞賜生藥臈茶供帳什物弓箭鐃鈸佛經
及賜僧圓通紫衣並從之十月延祿遣使上表請以聖朝新譯諸經降賜
本道從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遣人進貢玉團馬二匹四年制進封延祿
譙郡王五年八月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曹宗壽遣牙校陰會遷入貢
且言爲叔歸義軍節度使延祿瓜州防禦使延瑞將見害臣先知覺即投
瓜州蓋以當道二州八鎮軍民自前數有冤屈備受艱辛衆意請臣統領
兵馬不期内外合勢使圍軍府延祿等知其力屈尋自盡臣爲三軍所迫
權知留後兼差弟宗允權知瓜州訖文表求降旌節制遏蕃戎朝廷以其
地本羈縻而世荷王命歲修職貢乃授宗壽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
持節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
使封譙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竭誠奉化功臣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
御史大夫知瓜州軍州事宗壽子賢順爲檢校兵部尚書衙内都指揮使
妻紀氏封濟北郡夫人宗壽即延祿族子養教之也景德元年四月宗壽
遣使以良玉名馬來貢且言本州僧惠藏乞賜師號龍興靈圖二寺修像
計金十萬箔願賜之又乞鑄鐘匠及漢人之善藏珠者至當道傳授其術
詔賜惠藏師號量給金箔餘不許四年五月宗壽遣瓜沙州節度上司孔

目官陰會遷等三十五人詣闕貢玉團玉印乳香硇砂橐駝名馬詔賜錦
袍金帶器幣酬其直仍降敕書示諭所乞藥物金箔量賜之閏五月沙州
僧正會請詣闕以延祿表乞賜金字經一藏詔益州寫金銀字經一藏賜
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以歸義軍兵馬留後曹賢順爲本軍節度使弟賢
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歸義軍掌書記宋慶融爲檢校工部員外郎
導引歸義軍進奉主蕃部落大首領遏胣爲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
以其遣使以母氏及國人陳乞故也賢順入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
詔賜之仁宗天聖元年閏九月沙州遣使翟來著等貢方物乳香硇砂玉
團等景祐四年六月沙州大使楊骨蓋副使翟延順入貢康定元年四月
沙州遣人入貢方物二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諤支副使李吉入貢慶曆
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塞副使張進零和延進大使曹都都
大使翟入貢皇祐二年四月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十月沙州
遣人來貢方物文獻通考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
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領河沙甘
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
張氏之後絶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
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宋建隆三年加
兼中書令子延恭爲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
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晨爲瓜州刺史延瑞爲衙内都虞
候咸平四年封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
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太平御覽十道志曰沙州燉煌郡禹貢
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屬西戎漢置燉煌郡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曰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蒙犯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
田與汝剖分而食之瓜州地在燉煌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燉
煌郡徙人以實之應劭曰燉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傳曰東則接漢扼以
玉門陽關今壽昌有陽關及玉門故關　漢志曰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
玉門關舊唐書地理志沙州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西沙
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元年改爲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爲沙州舊領縣
二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京師西北三千六百五十
里至東都四千三百九里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
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
千八百五十九里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夏五月丙午陞長沙爲路

沙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以沙村場地置沙村縣隋為沙縣屬汀州開皇年間廢唐武德四年復置屬建州後省入建安永徽六年復置大曆十二年來屬五代南唐保大六年改屬劍州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

奇沙州 舊唐書地理志奇沙州於護特健國所治道塞城置仍分其部置拂濤大泰二州

佉沙州 新唐書顯慶時以文地爲佉沙州授石昭武夫阿喝判文

扇沙縣 隋書地理志扇沙縣舊有提縣開皇十八年改爲提川大業初廢入

鳴沙縣 舊唐書地理志鳴沙縣隋縣武德二年置西會州以縣屬焉貞觀六年廢西會州置環州九年廢環州屬靈州神龍二年移治廢豐安城

茶猕沙國 諸蕃志城方一千餘里王着戰袍縛金帶頂金冠穿皂靴婦女着真珠衫土產金寶極多人民住屋有七層每一層乃一人家其國光明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於雷霆每於城門用千人吹角鳴鑼擊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孕婦及小兒聞日聲皆驚死

弗敵沙國 魏書列傳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竪沙國 山海經海內東經竪沙居繇音遥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芳
圈點監生臣蘇泰
臣陳于廷

花

簪花

戴花插花俱附見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在位六年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舊唐書林邑傳范崙婆利國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鏤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又云王卷髮而戴花夫人首戴金花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開元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游宴歎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武林舊事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楊誠齋詩云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宋吳自牧夢粱錄宋明禋禮成登門大赦大理寺等處以見禁罪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騎伏門下傳旨釋放宋史莫濛傳濛假工部尚

書使金賀王旦金庭錫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能改齋漫錄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為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云為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也寇萊公為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眾皆榮之澠水燕談錄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典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禧召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為余言聞見善善錄司馬溫公作訓儉示康云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

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不可違也乃簪一花江少虞類苑大中祥符天禧之間暮春之月真宗賜宴飲上御水明殿面北而坐須侍坐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進名花有牡丹重台千房者并諸奇花首貫御座前餘皆散布諸臣彫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次諸臣皆自戴焉上忽乃顧晁迥宣言曰與學士戴花俄有中使數人遽至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詠動也蘇黃門龍川略志丐者王江居蛇丘書飲酒醉臥塗潦中不以為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鬢戴花小兒摩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詳見異人下江淮異人錄李夢符者常游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張文潛明道雜志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宋邵子擊壤集簪花吟　簪花猶且強年少許酒固非佯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奈何明日病還深　插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爭忍花前不醉歸蘇東坡集李鈐轄坐上分題戴

花詩　二八佳人細馬馱（注李白詩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注曹植詩名都篇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王維詩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注曰綠珠石崇家妓也善吹笛）欲把針紅插皂雀　又座上賦戴花得天字詩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老御曰太史公詩青春妖艷非老者事）老狂聊作座中先醉吟不耐歌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卻須還與散花天（續曰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自）胡銓澹菴集長卿見過賦美人插花用其韻　花亦與不淺美人頭上鬧心事眼句破鬢香魂引來笑春燭底影濺淚風前枝分韻得先字答令誰可哉陸放翁詩插花　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時過花枝空人老酒户衰今年病止酒虛負菊花時早梅行可探家醞熟滿卮君不強一醉

歲月復推移新詩亦當賦勿計字傾欹醉翁跋錄宋林美戴御花詩　木枝枝頭嫩葉青光將蜂蓋照春晴若無須色宜言院安得花間御戴名項安世詩天中節錫宴戴花　泥金撚鐵綴花枝淺白深紅映酒巵回首壇林真一夢掉花還是去年時金趙周臣滏水集戴花詩　病來酒盞懶重持猶為殘花折一枝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莫近鬢邊吹元王景初蘭軒集戴花詩　倚欄終日對花吟爭似分來坐上簪春色偏宜映紗帽天恩何必宴瓊林青春共道留連好白髮誰知感慨深非為風流詫兒女一枝還寓故園心王惲秋澗集跋張龍兵簪花圖　醉吟賞盡洛陽春老與坡僊作近鄰未礙一枝長在眼靜庵方寸本無塵龍丘子晚居黃自號靜庵居士與東坡為隣

買花

唐白居易詩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洒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宋趙鼎臣詩老覺歡娛少愁驚歲月頻能消幾日醉又過一年春陌上枝枝好釵頭種種新買歸待傳笑貪自可憐人手壁詩風格孤高卻後時夜來律管已灰吹無端紅紫偷先發未見瓊

瑤第一枝虞儔詩蝶蜂上下鬧輕狂問柳尋花處處忙誰識南坡無盡境藩籬元不恨風光江湖續集宋陳起詩　今年神清覺步輕杖藜聊復到前庭市聲亦有關情處買得秋花插小瓶元顧世名詩不買花　清似威平處士家紫頭詩卷是生涯膽瓶莫訝無花插過了梅花不買花

賣花

唐司馬札詩賣花　少壯彼何人種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卻笑耕耘輩當春賣春色來往經幾代長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良金不惜費競取園中最一朵纔占煙笙歌已高會自言種花地終日擁軒蓋農夫官役時獨與花相對那令賣花者久為生人害貴聚不貴花生人自應泰江湖後集唐李群詩　十里宜春下苑花濃香染著洞中霞採夫移得將何處擔入宮城許史家來鵠詩紫艷紅苞價不同匝街羅列起春風無言無語呈顏色知落誰家池館中宋陸放翁詩城南上原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資又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辛亥九月十二日偶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而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一詩　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垂鬖鬖許綸涉齋集賣花行　緗桃緋杏琴心疊曈起海棠妝酥頰脂爍偷徽錦薰籠金脂染就來禽帖姚家魏家昔留春先信木先紅一捻賣花老翁正自癡預喜荷錢出小池卻恨身非腰七七一日之中成四時不念書生把孤節昨夜東風長華髮趙蕃淳熙藁見賣梅趙都城者甚夥作賣花行二首　昔人種田不種花有花只數西湖家秖今西湖屬官去賣花迺亦遍戶戶種田年年水旱傷種花歲歲天時穰安得家家棄花只糴米壓皺炊香勝瓊琚　頳肩負薪行所直不滿百大網載之來江頭自山積不如花作捆先後價增損身邊得錢多入窶知務本　來時纔賣木犀花賣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定應詩興在天涯　連日陰風作許寒晚來妍暖似春闌十分待放梅花吝留我數枝歸到看張鎡詩賣花　種花千樹滿家林詩思朝昏惱不禁撍上青紅相逐定車中搖兀也教吟雖無蜂過曾偷採猶恐塵飛數見侵應是花枝亦相望恨無人似我知音　分數論春物都應讓牡丹幾枝單葉紫滿擔夕香寒除我知心切從人得可難貨辭面攉日多辦剪來看陳後山詩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伴騎馬於花下往來遇好花則駐馬而

飲王仲塗詩入歎天不違何惜不令翁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凰城郎受與老杜詩春興不知凡幾首街陽紙價倘能高劉禹錫詩南山宿雨晴春入鳳凰城漫游集閩南之俗婦女負販宅舍驅使多用女人海國廣奴皆處女蓬萊北屋是仙家雲窗月戶春常在無日街頭不賣花元白居舉詩兩生課賣花因用其韻　喪亂淹行李晴明見賣花趁先春市集待向曉窗誇紅粉爭酬價黃蜂誤報衙園丁高者眼莫過阮郎家　賣花人起早負擔入春城裏露宜三嗅臨風忽一聲趁虛神盡悅倦繡夢頻驚多寡錙銖裏來君也世情丁繼道詩賣花聲　賣花聲過日高時梳洗佳人睡起遲雲鬓未梳羞出戶隔簾喚接半開枝　國朝高李迪缶鳴集賣花詞　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簾聞叫聲移去莫愁花不活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莫歸猶有蜂蝶隨身飛買花朱門幾迴改不如擔上花長在

陌上花

宋蘇東坡集　幷引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次曰丁令威詩城郭如故人民非　遺民幾度垂垂老續曰僧貫休詩一瓶一鉢

去圭老寫水千山得得來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次日社
詩河陽縣裏雖無數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東日古詩十春
背我堂堂去白髮秋入收收土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須
日社怡君只次苔花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
去魯曾草日王子云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獨歌緩緩
妾回家晁無咎詩陌上花　郊外金軿步帳隨道逢遊女看王妃內官走
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暮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蜂蝶
何妨行緩緩送春歸畫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更
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
江笑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
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山後白鷗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
面來不見當時翠輧女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牋作信來佳人陌上
看花回妾行不似東風急為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倫來為看花號聲鵝
怨莫天斜擯車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長留天地間集胡字生詩
陌上花臨春暉臨安女兒吳王妃吳王沉醉香風圍金泥為寫緩緩歸陌
頭夜雨花成泥年年長見花開時吳王宮妃招不來　陌上花嬌欲語笑

王妃臨安女封書寄與緩緩歸陌頭花好能幾時錢塘之門幾易主嬌紅
猶似吳妃舞吳妃一去招不來花開花落無窮期雅南集陌上花開緩緩
歸浙江亭上月明時千古萬古此明月吳王越王多別離　陌上花
開緩緩歸採蓮聲過跌橋西採得碧蓮心更苦城頭一片暮雲低

墓上花

宋趙希循會心錄陳了翁居南劍州沙縣好與方外之士遊一
道人吉陳曰吾有一地葬之可以大君家頒君未有陰功恐不
足以稱陳私念曰吾業讀書凡人之無力教子者吾竭力誨之是吾儒之
陰功耳於是開義學以授生徒居三年道人復來見陳大喜曰若面有陰
德紋因指示其地後既葬墓生一木淳熙辛丑了翁之孫大應登科乃開
小白花古今事通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公教之十七年後言身死家
人埋於武陵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得聰明文章　國朝
僧宗泐集墓上花　墓上花開滿枝行人看花行為還行人有恨花不知
不生名園使人愛卻生墓上令人哀誰家此墓臨古道寒食無人來祭掃
莫是春君惜無主遣此開花伴幽兆聊持一杯酒酹爾泉下客今日此花
開正好但恐明日花狼藉人生
似花能幾時古今之人皆可悲

隔墻花

唐李中詩隔墻花　顏色
尤難近馨香不易通朱門
金鎖隔空
使怨春風

墻頭花

宋裴棐梅屋集墻頭花　墻頭新露一枝紅壓
盡情人萬綠工香艷使栖雲笑老也勝飄泊脫
西風樂府詩集墻頭花二首　蟋蟀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為君裁舞衣天
寒剪刀冷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趙孟堅
彝齋文編墻頭花紅且白一百五日過寒食寒食過了好風日風又吹日
又炙滿枝好花盡狼藉人生百年罕七十愚者見花不知惜我輩見花當
卿卿有酒莫停杯當歌莫停拍頭上絲絲霜雪來老大見花方歎息　國
朝劉基詩墻頭花紅錦妬美人抱琵倚高樓只恐花飛逐風去熒熒蜂蟻
送殘宵燕語
驚啼伴日暮

山路花

宋騎省徐鉉集山路花　不共垂楊映綺寮
倚山臨路自婚饒遊人過去知香遠谷鳥飛
來見影搖半陽烟嵐遠隱隱可堪風雨暮蕭蕭城中春色還如此幾處笙
歌紫舞腰　徐照詩路上花　富女易主嬌貧女難保節紅紅路上花行人
意先

道傍花

宋張文潛詩道傍花　長夏百草秀道傍多野花無
名自紅紫有意占年華灼灼照流水斑斑上古槎中
折
園何日掃將
弱付泥沙

野花

唐羅鄴詩野花　拂露叢開血色殷枉無名字對
空山時逢舞蝶尋香至少有行人輟棹攀若在侯

門看不足為生江岸見如閑結根必定輸桃李長近都成紫陌間　宋文同
丹淵集昨看百草抽新芽今看百草開新花豈限水側自成例紅魏紫賤
何交加東皇施恩直不薄隨所付受無少差爾之瑣細亦蒙被盡使奮發
爭春華纖叢密蔓不可數競起塗抹如矜誇嬌鶯野蝶不爾顧去爾自欲
奔名葩爾知有艷貴爾否歌管匝樹侯王家爾從此地弄顏色只自狼藉
隨泥沙何當照水自窺覽枝根葉攢相藏遮晚村無限曛殘日素源為爾
成吁嗟司馬溫公傳家集喧喧桃李蹊何妨笑幽草但願保天真徐共春
風老徐節孝先生集一點香心寂寞春收童歸後更無人誰家庭院栽楊
柳猶自飛花入四鄰趙蕃淳熙藁　野花吐芳不擇地幽草吹馥寧只蘭
日縱為無事日此身不是自由身　野花無數不知名白白紅紅俱賦情
縱使不蒙姚魏賞雨開風落亦何爭江湖後集殷紅如染白如霜淺紫深
青後淺黃天為幽芳均雨露平分春色作秋光廖行之省齋集草木送春
歸去後山花種種自然開略無嚬倒遊人至自有交情戲蝶來日暖欲令
紛錦繡風和未遣委塵埃清幽渾絕無塵態應遣青陽恨莫陪任希夷斯
庵集野徑風來陣陣香名花未省拍何方卻思一卉何能爾應是春原集
衆芳薛季宣浪語集墻匝叢叢綉舞茵一般顏面各精神均鄉不為東君

去野草閑花滿路春王炎雙溪集秋日山所見野花詩　風流渾似內家粧也想春風不分香從得傾城與傾國牡丹入道是花王徐衡仲集野花不識名詩　誰將一氣轉洪鈞萬綠千紅類發生堪笑野花開獨早向人雖好不知名李莊簡公文集民先兄寄野花數枝狀似蓼而叢生夜置几案幽香襲人戲成南歌子　南國秋香過東籬菊未英蓼花無數滿寒汀中有一枝纖軟吐微馨被冷沈烟細燈青夢不成皎如明月入窻櫺天女維摩相對兩忘情

塹花

宋韓淲集塹花香盛詩　不柰茶滌氣試度清微風浮渠水南北天以語句同塹花吹郁郁岸擁疊濛濛抵手今何夕酒過面亦紅

岸花

唐孟東野詩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藥發新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橈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岸花著雨晚鮮鮮老眼怕閑真自憐樹底鳴鳩來說法會人意處有因緣李龔剪銷集紅枝欲盡紫枝繁少有行人攤棹攀芳草隴邊四首客肯將榮落意來看

巖花

宋張舜民詩巖花　託根何太遠得地亦相宜土石生為偶紅香想自知風英將片片雨實漸離離成客思攀折無何歷旋危

園花

宋張文潛宛丘集園花盛開拒病不能觀作詩諭之　來風看花花狀靡花風吹入入欲醉老翁逢花如啜醨強自把酌終無味閑紅鬧綠千萬態長笑化工夸幻事若知空色無異觀世上何曾有桃李　晨興自籬西望東園花新開詩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却從籬外望新花安禪豈問荒三逕閑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爲翁淺盞酌流霞王東牟先生集隣園花成欲具旬會病未果二首　嬌春意謂已堅牢次第千林散錦袍恐有天魔妬妍好還連風雨作威豪　平從脹脈冷侵肌强欲尋春怯自疑豕病因知無可柰不須妨我看花時楊誠齋集病中春雨聞東園花盛詩萬類欣欣一老悲物華豈是不佳時病夫自與春無分好景非於我獨遺花底報來開已閑雨中過了更曾知風光九十今强半又約芳菲隔歲期周彥美詩園花為風雨所摧　空園一花開幽士三日喜春工巧相違雨勢飄飄纔紛紛解未房的的呈青子禁華初何困憔悴復誰使念我一畝宮獨樂天所委滂沱折拱木豈問花餘幾及茲弔淪謝零落殊未已媛雲晴更襆垢妝晨不洗金刀斷連鎖機亂那復理吳王徽玉食可柰羅數死決水遠宮墻不忍聲在耳安得返生香非時面桃李洪适盤洲集檢校園花詩　往夏新開成援去園中葵萬花問千藥十大勞徒移舉香頗待花客影初參差烈日吁可畏時雨不能滋未秋葉先隕欲冬柯已萎虛蒙濩

況忌無復嫣然姿嘩雀飛且止不肯登空枝寒螿守枯莖未忍相棄離永懷新新日豈料憔悴期誰呼殷七七來伴紅紫兒金鼎一劑藥返魂庸可追春來作高亭綠沼揚清漪舊蹊類陳迹遠圃分芳熟結根旬浹間生意渾熙熙微白李賦質小紅桃入肌栁條道顏色已含烟雨眉遊蜂相呂引有底渠先知地力固自若大鈞不偏私此秀匪機巧向衰非鈍遲萬物理固然飈芬須得時李處權菘庵集賦樊氏園雙花　天地有至和薰蒸故孳祥異哉桃李蹊葩萼俱作雙紛紛承朝露一一含春陽飛來兩珍禽文采繁成章鳴集芳樹間其音美如簧近君白玉堂奉君黃金觴君家伯仲賢入物偉相望衣冠作嘉話何止誇一鄉永言華好歌樂殊未央我賦角弓詩封植詎可忘元劉文貞公集園中花詩　雜花千樹遶樓臺都是司花手自栽絕艷共憐蜂莫妬芳心明見蝶休猜馨香馥郁吹飄散車馬駢闐賞識來莫對西風恨蕭索一年合得幾番開

江花

唐元稹詩江花落詩　日暮嘉陵江水東梨花萬片逐江風江花何處最腸斷半落江流半在空宋彭汝礪詩江花四首　江水挼藍綠江花潑大紅夕陽幽鳥下渾似畫屏中　鷗鳥來何事漁舟到亦迷落花流更遠疑是武陵溪　水近花逾碧花臨水更紅鷗飛錦城外人立畫屏中　花嚴水疑柒水清花欲燃滄浪無限意好在釣漁船

吳花

宋王元粹集江上遇吳花歌　秋風向暖吹塵沙漢江邊頭見吳花吳花憔悴我飄蕩回想舊遊更嘆嗟自從賦量分飛去不意今朝此相遇天荒地老莫容身未審別來何處住吳花更咽向我言萬人不見一人存妻身苟活兵塵裏辛苦東西不可論去年鄂州嫁健卒今日南來夫已沒乍到未敢諳土風楚女相憐教梳髮近有人從揚翟來但言城郭長蒿萊河邊惟有穎亭在春夏不曾胡馬迴我聞此言重興歎世事悠悠雲聚散庚公作賦動哀傷王粲成詩遣衰亂放懷歌酒昔年時銷盡黃金生鬢絲我今孤苦汝更苦末路蒼茫何所之一盃濁酒臨江渚爾且為我歌白紵青山落日愁殺人淚濕荊雲夢中語

洛陽花

唐白居易詩集除蘇州刺史別洛陽城東花詩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又洛陽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舊詩云洛陽城東面今來花似雪人云更待城東桃李發又云花滿洛陽城及還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宋梅聖俞宛陵集公度以余嘗語洛中花

品而此邦之人多不敢言花於余今又風雨經時花期遂過因作詩以見貽敘次其韻　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早發作無節雨與風前時清明要尋賞謂誇洛陽多不容我心豈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須深紅姚黃魏品若畫有春色定應天下空因君見贈又及此莫怪還思澗水東韓魏公安陽集北第洛花新開詩　移得花王自洛川搭高須許擅春權管絃圍簇生來貴天地工夫到此全絕艶好將金作屋清香宜引玉飛錢一聲舊慕行雲曲前魏慕洗大情有曲甚工醉舞爭揮不論船范忠宣公集洛花已開報路公詩　花時朝夕望車塵花意慇懃恰似人晴日暖風催更急看看開遍洛陽春洪文安公集洛花不望而至次相見韻　多謝吳中客移花五畝園灰心勞遠夢蹋足踏前言定是黃金蘂樂天牡丹詩黃金蘂綻紅玉房真須白玉尊從今付幽賞不用賦招魂

蜀中花

宋范景仁集李才元寄示蜀中花圖詩　自古成都勝開花不似今徑畝三尺大顏色幾重深未放香噴麝仍藏蘂散金要知空相論聊見主人心　牡丹名品衆特地盛於今西子含羞甚東君著意深障行拖襴錦屋貯用黃金妥婢羣花亦那能不妬心　宋韓子華和往尺千餘朵矜誇古復今錦城春物異粉面瑞雲深賞愛難忘酒珍奇不貴金應知色空理夢幻即懽心　宋韓持國和勝事常歸蜀奇葩人驗今仙冠栽樣巧彩筆費功深白豈容施粉紅須陋問金不嗟珍貴異千里見君心　宋司馬光和高士閑居舊名花獨步今移從洛浦遠灌自錦江深傳得巫山貌非因延壽金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　宋范純仁和牡丹開蜀圃盈尺莫如今妍麗色殊衆栽培功倍深矜誇傳萬里畫寫費千金難就朱欄賞徒搖遠客心

宣城花

宋蘇為詩宣城花　宣城花疊嶂樓前簇綺霞若非翠露閑潛柳只是紅藏小謝家

庭花

古今事通虛儲狀頭過閑往赴李翺嘉禮止官舍迎內子翹庭花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唐陸暢詩集疾愈步庭花詩　桃紅李白覺春歸強步閑庭力尚微從困不扶靈壽杖恐驚花裏早鶯飛　宋鄭勛詩庭花　入閑春風來幾時不見花開殊不知最初先見杏破萼紫爛熳纖濃香披漸閒漸落色愈淺淺處方見真玉肌林檎海棠火第發晉公憤有兩驪姬壯丹不見姚與魏雖在常格猶爲奇百花已盡比寂脫猶如叙後稱稚師海榴似脈赤帝色絳冠炎裁鎮丹綾層層紅紫繞前後大幢霞蓋相追隨百合野花不及格田婦雖美無殊姿晚秋亡柰苦索寞清香佳菊還相宜眷叢雖有百花衆此花

自敵十西拖嫣然獨秀不矜艷幽房靜女修容儀北風少恩苦慘戮萬木削露皆枯枝此皆浮巧事頗色開落與時隨盛衰獨有寒松伴蒼石與我相對終不移胡銓集洞巖觀兩岐合幹後庭花頌　唐大興寺素公不出院三十春轉法華經三萬七千卷而庭前山丹一枝合歡然則茲花也決非偶然者余嘉而書之且以為莊沖清三萬七千卷張本頌曰駢於梅者德侈駢於明者見靡駢於辯者直轎杌之口瀾故曰合者不為駢茲花是已明乎此斯識蒙莊之一指

宮苑花

唐李益詩宮苑花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作長歌一夜長　宋夏竦詩雲罩敝稜閑影寒一叢香壓玉欄千東皇用意交裁剪留待君王駐蹕看

隔簾花

宋曹勛松隱集隔簾花　宿雨初晴花艷迎陽檻前如綉如綺向曉峭寒輕窣真珠十二正朝曦桃杏暖透影簾櫳烘春霽似暫陽祥烟香霧朝仙侶庭際更值遲遲麗日且休約尋芳與開瑤席未擬上金鉤儘紅圍遮翠命佳名坤殿喜為寫新聲傳新意待向晚迎香臨月須捲起

東鄰花

宋劉敞詩東鄰花　卜居非卜鄰適幸鄰花發照耀東軒東暄然二三月露香送清吹晨艷開繁雪稚子戲墻根鳴鵜出林樾我來奔霽張疑及武陵歎欲訪覓無從空觀尉參寂為人看俗事隣里多謝絕獨爾可相親芬芳未應滅

小欄花

宋蔡端明集福州堂下小欄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賞花有所感悼　發花盡日傍花臺點檢當年手自栽前事已隨朝暮變萬叢空見淺深開山翁忽下還飛去溪雨纔收人復來只有春醪能遣恨無人欄畔共持杯

廢宅花

唐朱慶餘詩廢宅花　數樹荒庭上分芳映綠苔自緣逢煖發不是為人開色艷鶯猶在香消蝶已回相從無勝事誰向此傾杯

古寺花

唐司空文明詩古寺花　共愛芳菲此樹中十株萬卉裏枝紅凝遲欲去尤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僧院花

唐白居易詩僧院花　欲悟色空為佛寺故栽芳樹在僧家細看便是華嚴偈方便風開智慧花

興善寺花

宋劉敞詩興善寺花　蟠桃浪占三千歲琪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油缸安花

溫革瑣碎錄大油缸中近上置鼠籬油數寸上安花朶蓋之可以久留

瓦缸蒔花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因見市人以瓦缸蒔花屋上有感　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蒔花亦良苦因思離宮

與荆館南至九峻北鄠杜東西延袤八百里橋梁亂空七百柱傷哉好大荒主心豈識世間蓬蓽趣一丘一壑吾輩事隨分園池何用許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無數大雖不足小有餘便可終身為老圃

瓶中花

種藝必用芍藥牡丹摘下燒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洒地鋪蘆席又用水洒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數日宋范石湖大全集瓶中花詩 水仙携蠟梅來作散花雨但驚醉夢醒不辨香來處 小梅長可折不折惜空回擁鼻撚一枝也道探春來 春來風雨無一日好晴因賦瓶花二絶 病裡瓶花羅出遊莫將攀折為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 酒冷花寒無好懷紫荆然日為誰開三分春色三分雨疋似東風本不來楊誠齋集瓶中梅杏二花 梅花耿耿氷玉姿杏花淡淡注燕脂兩花相婚不相下各向春風同索價折來雙插一銅瓶旋汲井花澆使醒紅紅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燒蠟燭韓淲澗泉集瓶中花 枝持三數花已著風露香而後滿把來汲瓶置書房身心我身心朵淨皆秋光今夜月圓明更妙非紅黃李大隱先生集折得寒梅全未開銅瓶貯水養根荄臨鸞鏡洗晨粧面疑是春風入户來薛季宣浪語集瓶花盡落而梨花瀟洒如故 天帝南遊匹馬還紅雲作陣雨欄干駐顏下咽如冰雪一粒清涼得腸丹張蘆濱集春日瓶花 鳥鳴木陰深魚動波水漫燕坐南窗下欣然得幽伴盈盈菩薩面一笑生凡棠扰如空中墮着我丈室看地偏風日隔香艷不耗散無土種一根他鄉得把玩嬌嬈自接熟老醜面失半物忌停滛久無燋汲新換不懷妙色身長作如是觀周南山房後藁清曉銅瓶沃井華青葱緑玉紫蘭芽鬢毛白盡心情在不分看花學養花元元遺山集賦瓶中雜花七首 老眼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如綉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鬧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與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緑染衣緑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艷乘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花錦片新兎葵今日到殘春依枝留得稀疏朶比似全開更惱人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著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元范德機詩夜誦賦瓶花 膽瓶折得樹頭花初是東園一片霞西澗讀書過夜滿怱隨燈影上牕紗

盆中花

宋許棐梅屋詩集盆中花 小小盆中花春風隨分足花肥無賸紅葉瘦無欠緑心

頃幾點香也能邀蜂蝶大盛必易衰荒煙鎖金谷彭止堂集盆花示兒群兒愛盆花如我愛其子但將養花心委曲求諸己花不負人力隨時深淺紅種學得如斯豈不愧乃翁

四時花

百川學海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經鉏堂雜志牡丹芍藥於春為冝芙蓉桂菊於秋為冝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犀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強開氣象故殊也曾慥類說 干大居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拜曰願侍先生遂之上山渡水不暫置問少年曰渴否懷中出盃命掬水飲之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元陸厚詩四時花 纖枝簇簇葉菲菲長放幽花閙四時形肖難聞秋桂小陰晴寒暑總相宜

夏花

唐韋應物詩夏花 夏條緑已密朱萼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翻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窻間字熒煌滿眼前

秋花

唐耿湋詩秋花 倏綆懸氷鶩新桐隂玉沙帶星疑曉露拂霧湧秋華宋陸放翁集秋花歎 秋花如義士榮悴相與同豈比輕薄花四散隨春風黄菊抱殘枝寂寞卧寒雨拒霜更可憐和蒂浮煙滿古來結交意正要共死生譏我秋花詩可代丹雞盟楊誠齋詩頤頷毫牛病兩悲凋零木槿怯風斜道邊籬落聊遮眼白白紅紅匾豆花 國朝僧宗泐詩秋花咏 清曉亭前白露滋艷紅妖紫鬭開時晚來狼藉空堦畔似厭西風不厭乘

風花

宋劉敞詩風花 風花不自知高下逐風飛故有多情處時來點客衣仙源應在青溪側弄雪吹香不忍歸梅聖俞文集風花不戀枝脫萼亂翻飛自學空中雪爭同垣上衣繞庭迴旋久無著衆鳥爭銜何處歸楊誠齋詩海棠桃李雨中空更著清明兩日風風似病癲無藉在花如中酒不惺鬆身行楚嶠遠更遠家寄秦淮東復東道是殘紅何足惜後來併恐沒殘紅

雨中花

唐白居易詩雨中花 真宰倒持生殺柄閑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蓍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年老來同旦暝何異花開旦暝閒未落仍遭風雨橫草得經年菜連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黄鶯解語憑君說鶯雖為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謾飽舌元稹詩賦得雨中花詩 紅芳憐靜色深與雨相宜餘滴下纖蘂殘珠墮細枝隗花江上思啼粉鏡中窺念此低徊夕風光幸一吹宋黄山谷詩雨中花 政樂中和夷夏宴喜官梅乍傳消息待作新年歡計斷送春色桃李成陰甘棠少訟又移旌戟念畫樓朱閣風流高會頓冷談㕆 西州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十六麻

花

花開

甕牖閑評蘇東坡詩云涓涓泣露紫含笑艷艷燒空紅拂桑其序中乃云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寺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黃州時也而彼處春氣乃爾早邪方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拂桑且皆夏中所放花東坡併及之又不知何謂邪歲時雜咏唐白居易晚半花開贈皇甫郎中　初訝春來晚無煩花發遲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紫蠟粘為蒂紅蘇點作肌成都新紫顆梁漢碎臙脂樹杪真珠顆牆頭小女兒淺深妝㪅映高下綴參差蝶戲爭香朵鶯啼選穩枝好教郎作伴合共酒相隨醉翫無勝此狂嘲更讓誰猶殘少年興來似老人詩西月憑輕照東風莫殺太吹明朝應爛熳後夜更難披林下遙相憶樽前暗有期銜盃聯慕思惟我與君知宋張詠詩書圃吏中花開時子　後園花開紅滿枝太守倦遊紅不知看花小吏報花信太守茫然心忽悲頭上光陰暫爾過昨日少年今老大見說花開舞蝶狂翩飛更著遊蜂和劉敞詩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霞邵堯夫詩小園花開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見借陽和力不揀公侯富貴家司馬溫公詩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　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蘂一番新行人不惜泥塗倦喜見年光兩處春馮時行詩二月將半雨過花盛開　一年青春日無幾二月小雨花齊開底事秖禁愁思得可能不近酒盃來山青樹樹明於纈江遠村村爛作堆老罷興來須拌撒自吟詩句自相催　最憐半見或不見更惜欲開猶未開樹遠秖疑隨水去枝低還似傍人來不堪小蘂蹲前落可忍殘紅砌下堆著盡工夫春自去不須風雨惡相催陸放翁詩厭住愁城徙醉鄉春風也肯到山房鴨頭綠漲池平岸猩血紅深杏出牆淚泪相遭心已懶修行無力夢猶狂更嗟著句多塵思慙愧溪藤似截肪　春晴瞳曨花開略無餘矣賦以偶感　常年看花時輒苦風雨厄今年獨異此遊人滿阡陌翩翩出無騎往往醉望憤轉盼桃杏空送見辛夷垢海棠尤可念不耐暖日炙無猶成白雪其意亦自惜曾未淹旬時春事欲掃迹安得愛花心堅頑如鐵石吳曉詩閑寓舍之側花盛開口占絕句　冶城西北似村家每共尋春到日斜聞說春來花更好為憐無伴懶看花　君嬉無伴懶看花我向花時更憶家欲趁芙蓉同一醉秋江好為送歸槎何潛小山雜著群花盛開詩　榮觀新移閬苑栽芳叢街畫錦花開誰知妙手參元化須判青紅照玉杯　向陽花木易培栽略借春風已自開多謝青宮能長養一枝先壓紫霞杯俞良能詩好群花盛開戲成　小圃初乾晚雨雜花爭試新粧搽色似觀灌錦吹香如過河陽　三歲無諸國裏青春不是花時今日小園春半百般紅紫芳菲福唐桃李臘中皆開紫笑末則五月始盛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寒食日見花開詩　寒食常年柳未黃今年花滿舊池塘如何春色今年早試對春風笑一場中州集遼元鼎花開入散詩花開人散正消魂花語無情獨閉門看即春光留不住一聲啼鴂又黃昏開花閑草滿芳洲春水無人自在流白日遲遲倦游子一聲啼鳥一聲愁

落花

宋江少虞類苑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皐佩冷臨江夫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人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為是也苕溪漁隱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洞冥記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唱回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老學庵筆記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甕牖閑評蘇東坡志林載寇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山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載在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戴研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即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為錯悮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真天人絹帽着紅槿其後又云曲後花不隕是東坡自知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

之子既爲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然其花自不落又記是西
王母事東坡略不爲辨之何邪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
春花落憑伏詩人子細看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
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落邪　續澄懷録王武仲隱居羊欣相訪武
仲曰君子宜去吾不可啓關恐踏碎滿逕落花欣嘆賞久之而去　唐劉長
卿集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　何事一花殘閑庭百草闌
綠滋經雨發紅艷隔林看竟日餘香在過時獨秀難共憐芳意晚秋露未
須團　杜工部集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
雨出疏籬影遺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檝水光風
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遮如字珍重分明不來折折字是濕久飛遲
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趙曰古樂
府艷花句引春鶴曰公宮有生惜柳絮曰於綿之句千惜損土惜皆方言
也洙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鶴曰蜀雅賜伯勞也
花落　留春春竟去春去花如此蝶舞遶應稀鳥驚飛詎已衰紅辭故萼
蘂綠扶凋蘂自委不勝愁庭風那更起　白居易詩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
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興風前歎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

拾紅萼桃飆火燄燄梨墜雪漠漠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韓昌黎集落
花　已將分身著地飛那羞踐踏損光輝無端又被東風誤吹落西家不
得歸　李商隱詩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
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杜牧之詩和嚴惲秀才落
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艷年年盛不恨凋零却
恨開　高蟾詩一葉落時空下淚三春歸盡復何情無人共得東風語半日
樽前計不成　崔魯詩晚紅輕折露香新獨立空山冷歎春春意自知無主
惜恐風香逐馬蹄塵　王貞白靈溪集下地日侍陸侍郎御讌賦得落花詩
何處是落花漂泥與藉沙春深上林苑日晚五侯家遍地粧難掃當風勢
易斜無心嫓蜂蝶來歲即榮華　又昭陽落花詩　空樹落花時宮嬪泣
暮暉盡皆承雨露爭不惜芳菲殘蘂猶黏草餘香尚惹衣無言屬青鳥肯
鳥自銜飛　李中詩落花　殘紅引動詩魔懷古牽情奈何半落銅臺月晚
亂飄金谷風多悠悠旋逐流水片片輕粘短莎誰見長門深鎖黃昏細雨
相和　年年三月暮無計惜殘紅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片隨流水遠
色逐斷霞空悵望叢林下悠悠歎興窮　李咸用詩拾得移時看重思造化
功如何飄麗景不似遏春風滿地餘香在繁枝一夜空秖應公子見先憶

墜樓紅　李山甫詩落拓春風不藉春吹開吹謝兩何因當時曾見笑迎主
今日自爲行路塵頰色却還天上女馨香留與世間人明年寒食重相見
零淚無端又滿巾　韋莊詩一夜霏微露濕煙曉來和淚喪嬋娟不隨殘雪
埋芳草盡逐香風上舞筵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花鈿飄紅墮白
堪惆悵少別穠華又隔年　李建勲詩愁見清明後紛紛蓋地紅惜看難過
日自落不因風蝶散餘香在鶯啼半樹空堪悲一樽酒從此似西東　惜
花無計又花殘獨遶芳叢不忍看暖艷動隨鶯翅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
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又闌忍把一樽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　僧
貫休詩蝶醉蜂癡一簇香繡葩紅蒂墮殘芳因嗟好德人難得公子王孫
盡斷腸　唐高僧詩一片又一片等閑苔面紅不能延數日開亦是春風公
子歌聲歌詩人眼界空遥思故山下絲雨兩三叢　唐人絕句杏園花落時
招錢員外同醉　花園欲去去應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
半落春風半在枝　黃滔詩落花　落花辭高樹寂是愁人處一一旋平聲
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砂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情任西東　韓
偓香奩集厭花落詩　厭花落人寂寞果樹陰成燕翅齊西園映日開高
閣後堂夾簾人不捲低頭悶把衣襟撚忽然事到心中來四肢嬌入茸茸

眠也曾同在華堂宴佯佯攏鬢偷回面半醉狂心忍不禁分明一任傍人
見書中說却平生事猶疑未滿情郎意錦囊封了又重開夜深窗外燒紅
紙紅紙千張言不盡至誠無語傳心印但得鴛衾陪睡眠也任時光都一
瞬　宋潘閬逍遙集落花詩　花殘雨又風飄紫復飄紅不到三春盡都經
數夜空繞闌仍聚散逐水尚西東可惜多情蝶徘徊晚照中　余靖武溪集
小園斜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
鶯來似結啼鸎怨蝶散應知夢雨狂清賞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
孔平仲清江集嶺南冬深花照灼此至春初花已落乘閑攜酒到西園鳥
散蜂歸春寂寞江南此際春如何紅杏海棠開正多歸期不及東風日猶
得池塘看綠荷　宋景文公集紫房丹萼旋辭春素琴悲多不忍聞暮雨便
從巫峽散餘香猶上魏臺分魂銷南浦波空綠望絕長門日易曛草被已
空挑纖遶自令搔首更離羣　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忘將飛
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
無意傳雙蝶盡委芳心與蜜房　前漢夜雨錦張紅墜萼殘英繞暗叢已
與吹開復吹謝無情畢竟是春風　宋元憲公集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
處剩淒凉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

彰費鶯腸南朝樂有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再到小園見落花有感
雨餘春色太怱怱已有殘英滿地紅光落後開應定分一般遲日一般風
急雨前旬滯客足群葩何事亦翩翩風長日暖東君醉無根宮娃失翠
鈿韓魏公安陽集落花詩　妖艷憑誰主春光去不停雄蜨亂飛絮主意
逐浮萍錢莫偷餘態菌蕪襲舊馨年年芳信在慎勿數飄零　一夜殘芳
泣露痕曉來紅雨點蘭蓀對人終有風流在幾片斜飛在酒樽　萬點送
春飛入悲未足悲潭關無問理溪曲過開時細委津陽路風回洛水湄派
年來自去醉莫論空枝蔡端明集何事蒼苔數點紅曉來花片落春風可
憐春色無花盡今古此情無處窮張子野集花落春禽啼晚枝有時香蒂
點人衣多情盡不如蝴蝶欲起還紅貼地飛徐節孝先生集覊酒已半夜
重來慰幽花可惜遭風雨太半成泥沙移坐環其叢含香嚼其華五人摘
滿手歸秉千萬葩蘇東坡集仙衣不用剪刀裁次日劉禹錫詩仙人衣裳
弄月凡木之間立春詠剪綵花應制詩今年春色好應為剪刀催國色初
酣卯酒來醉日唐玄宗內殿賞牡丹上頗好詩謂禊修己曰今京邑詩誰
為首出修己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上曰妝
臺前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事出南部新書太守問花花有

語為君零落為君開浮曰嚴惲詩酒盡花殘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明
日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
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次日
張祐詩舍芳只待舍人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邵堯夫詩
以酒戰花花壞花壞酒更濃花能十日盡酒未百壺空尚喜裝衣袂猶憐墜
酒鍾多情唯粉蝶薄倖是遊蜂減却牆頭艷添為徑畔紅飄零深院宇點
綴靜簾籠又恐隨流水仍憂嫁遠風水流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籍殘春
後離披晚照中亭臺雖有主軒騎斷無蹤細去攏妃子兵來圍石崇馬嵬
方戀戀金谷正匆匆曾植辭休切襄王夢已終謀稱尋洛浦浪說數巫峯
燕訴究還在鶯傳信莫通苔錢如何買柳線自能縫命掃心爭忍言收計
遂窮異香銷骨髓絕色死英雄任詫回天力饒矜蓋世功奈何時既往到
了事難重開謝形相灰興衰理一同天機之淺者未始免沖沖　滿園桃
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長是憂愁初謝處却須思念未開時柔何紅
艷易消歇不似青陰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盡樽前安忍更顰眉　萬紫
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猛雨日將暮舞榭歌臺人乍稀水上
漂浮安有定徑邊狼籍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強祠

部集林閒花自飛物理不應悲偶對飄殘地休論艷發時有情香水面無
數點河湄蜂蝶合餘意徘徊繞舊枝張文潛宛丘集拔老態惡句物華風
前猶欲拾餘花更將夢逐殘紅去適入長安百萬家　飛隨風雨落隨流
更有餘紅亦已休杳杳天涯春物盡可憐鶯蝶不知愁　晁景迂集春來脉
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委玉塵前今香殘瑞有意石家錦碎更堪珍自成霄
漢星前石腸斷驟駒掌上人我久飄零本憔悴為君今日恨輪巾　又花
開未幾忽已盡落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籍殘紅只往時怪底小憐
渾不睡夜深惆悵夢圍師　馮縉雲先生集落花十絕　枝頭日日伏韶妍
百舌聲中又隔年莫道山翁無思緒見人踏着便悽然　其二着花着酒
苦相留嗔雨嗔風畢竟休有態游楊元嫵媚無心點綴亦風流　其三萬
翠千紅錦一張春秋何處不芬芳誰欺無賴狂風雨收作年華入鬢霜
其四老來着意惜餘年時世那堪急似弦歡而被春將一歲又隨風業去
翩翩　其五惱教家病倩人扶掩得殊慵倒酒壺半濕垂垂粘醉帽全粧
冉冉上吟鬚　其六半去還來繞舊叢半隨胡蝶使西東從交滿地無人
掃快意甘心薄倖風　其七即看拔簇鬪鮮妍忽作漫天也可憐隨雨隨
風知有恨恨無人着買春錢　其八幽樓竹路滿蒼苔花擁柴扉午未開

可是春風料理得時吹一片過窗來　其九瘦節隨意步晴沙困卧江頭
野老家桃李盈門春寂寂鷺鷥睡覺一床花　其十朝來酌酒尚芳菲醉
眼醒時已覺稀苦妬妖饒驚拂下解憐飄泊燕銜歸　胡銓澹庵集木信花
飛能減春花飛只惱有情人也知造物貫餘巧要作酣眠紅錦裀　陸游劍
南續稾山杏溪桃次第開狂風正用此時來未妨老子凭欄興滿地殘紅
點綠苔　終年栽接待新春一日隨風委路塵愁殺主翁渠不管爭如只
作看花人　朱朱白白不禁吹老來忘情作許悲瑞錦已殘猶有夢明霞
初散可無詩　八應偷樣傳圖本天亦收香付鬱脾榮悴相尋君看取曉來
青子已團枝　桃李擅春事酴醾為之殿豈不欲周旋過日如掣電大風
連三日吹盡無餘片留之豈有策佇立情眷眷空令腸九回竟欠語一轉
流年付芳草樽酒孤勝踐鶯聲入碧雲簾影滿深院消搖綠陰間風流屬
園翁曹勛松隱集恭覩御製花落尤艷之句自古詩人未有形容及此者
使落花俱與草木俱委可見天地大德之心小臣不量蕪類仰賡宸韻
春事匆匆綠漸稠林花鋪綉曉煙中如何捲上黃金闕許作華裀舞閬風
韓淲詩滿地春風醉不知漢皋金谷任他吹落花回雪真何有宛轉如雲
點綴遲　次韻昌甫斯遠落花行　風力作狂無所止花片搖空當未已

誶視深尋瓠與比梅葉梨猶爭青子春紅正復可憐爾三分前塵一分水
相將柔桑著筐籠寒食北邙泣新鬼繁陰匝地人醉起來江南芳晪結綺
底用留情來賦此夏衣飄飄欲輕體楊誠齋集落花　紅紫成泥泥作塵
顛風不嘗惜花人落花辭樹雖無語別倩黃鸝告訴春　劉後村集落花怨
昨日十分春今朝幾聚塵可憐傍輦者有愧墜樓人　輕薄防歌扇回
旋戀舞衣不愁無地葬猶擬上天飛　越公多美妓尉足名姝無計留
紅拂傷心墜綠珠　滕叔允千載猶存蛺蝶圖狂風一夕起盡化作青蕪
春去花開謝君王豈復知不知劉項際猶有華虞姬　開過千紅萬紫
皇力最多未明笑青弁無柰百花何　天女殷勤散風姨僝僽空兒童掃
落葉蜂蝶抱枯叢　徐庚空浮艷何曾有一篇我朝惟二宋絕唱兩三聯
已費栽培力又為膏沐容花神渾忘却將謂屬東風　謝女吟邊絮英
臺去日永不應零落盡化作蝶兒飛胡仲弓葦航漫藁落花詩　紅紫雅
時雨來晴每將春事嘆浮生誰憐綉地愁如織我欲箋天訴不平半點蒼
苔猶有迹一分流水去無情來君更作風光主蝶粉蜂黃莫浪爭吳克恭
詩落花日日春江淨花外沙邊愁客心接葉陰晴崖密底滿林風雨燕泥
深偶經高閣留青鎖纔到長門隔上林不是相看好顏色人生何異託浮

沉何應龍詩南浦雲歸春亦歸綠楊枝上鳥空啼落花滿地無人管一半
和香作燕泥漫遊集落花怨　落花舞迴風含情向誰託只道逐春開不
道隨春落愁隨錦浪翻恥共浮萍泊趙君鼎詩花飛便覺春容減一陣狂
風滿地紅可惜餘芳留不得夜深人靜月朦朧儀真志落花詩　落花隨
雨聚堦傍濯破春江錦一張寄與東君休悵恨明朝贏得燕泥香　雨積
香庭淺綠風逐綠樹殘花阿母親曾剪綵瑤池猶泛紅霞僧文珦詩昨日
名園錦萬叢一宵風雨樹頭空浮華往往皆如此誰解看花似夢中李俊
民鶴鳴集府西門外有汾水退灘南北二十餘里背樹桃園賦落花詩爲
春風桃葉後桃根相妬封姨似少恩無限亂紅隨水去人間何處覓仙
源嚴肅詩落花　片片落花飛隨風去不歸如何臨欲別不得傍君衣吳
自明詩莫結蕩子心恩情信難保楊花縱可變柰是浮萍草廖行之詩春
深處處有花妍已覺春工與浩然伏曉憑欄枝上看飄零贏得舞容翩
花枝春老不禁寒一夕狂風到畫欄飛盡繁紅委苔徑明朝猶作錦茵看
芳心都付家紛披薄恨狂蜂有底知紅雨一番春事歇綠陰誰把酒杯
持許棐詩落花傳語五更風能倚亭臺幾日紅把似匆匆又飛去不消栽
染費春工王炎雙溪集小園數樹雜花開零落無聲覆綠苔休恨五更風

雨急明年春色自歸來詩海繪章宋楊元素落花詩　夜來經雨學啼粧
今日催紅怨夕陽已落旋隨春水急強留還怯晚風狂應將別恨憑鶯說
更把歸期倩蝶忙誰謂多情消不得夢魂猶惜滿欄香　宋贊寧落花詩
蝶醉蜂狂香正濃晚來堦下墜裹紅開時費盡陽和力落處難禁一陣
風　宋馮時行正月二十日上山庄二月晦日歸花已無矣　山嵯屹立
幛屏山上無花不見春下山花落空惆悵媽香空向芳草尋芳草萋萋愁
更生老大惜春如惜血不曾見花春又別劉宗獅詩賦落花以宋元憲金
谷樓危到地香得香字　英華本天性開謝任年光自是春風改那因夜
雨傷低迴飄綺席荏苒度雕墻翠霧當聰谷紅雲匝地香點泥登燕壘添
蜜入蜂房剪綵誇西苑成粧詫壽陽甬東蕃塞曲遲遠誤漁郎但使靈根
在重看錦樹芳釋明本中峰集紛紛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頭葛綠痕桃李
春風蝴蝶夢闌山明月杜鵑魂王側烟冷空千樹金谷香消謾一尊狼藉
滿庭君莫掃欲留春色到黃昏元張養浩詩彼落者花閱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焉芬馥今者衰耦于不我
睠其柰茲擾　彼落者花言彌其塗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焉鶯嬿今者
厲徂方陽大許俄雲彘如于不我歌其柰此虞　彼落者花言被于道風

以起之色尚妍妙昨顏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子不我盤其
柰茲暴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况茲物華其得恒撫于弗日娛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章六句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不
堪三月尾風雨又相和片片樹頭少紛紛地上多　瘦綠凝肥怨影濃一
簾紅雪障晴空驚湍飛去無消息吹折春心不是風馬虛中霞外集芳花
曤白日脉脉如凝愁朝承清露滋莫逐長河流含和憶兒時轉眼成白頭
欲見西王母披心訴其由鶴從九天來聲落江湖秋濁骨如朽鐵安得從
之遊張子淵集蛛網落花詩　繁紅隕晴風欄絲自成聚鮫綃沉紅淚水
蚕貫香雨逝將流水心繫此愁幾縷日莫燕支寒春深聞杜宇張獻武王
詩落花　流水無情來洞口狂風何意戀枝頭惜花人在東風外更比鶯
兒燕子愁　莫爲春歸怨子規百花開盡是飛時算來只是東君罪不合
當時着力吹　隱顯翁盤谷遊山詩山香一曲遏雲行金谷樓危感客情春
過野塘流水遠夕陽猶帶子規聲王景初蘭軒集萬點紅飛綴已難捲簾
空作斷腸看綠窗人靜苔留在紫陌塵香馬踏殘長樂夢回風力惡武陵
春盡水聲寒燕泥蜂蜜飄零外獨賦招魂倚畫欄梁隆吉詩滿眼繁華苦
易過歡情常被恨消磨狂風驟雨催人老流水芳塵柰爾何路逵下述懷

舊夢酒闌綾舞態雛歌青青不及王孫草腸斷天涯思轉多陳深源詩碎羅紫綺亂翩翩何事春心起莫瀾杜牧風流傷綠暗瓊奴飄泊怨香寒有時打袖懸魑舞盡日憑闌取次看寂寞帶愁流處遠却同征棹泊江干本意有所屬故也 魯山詩脆紅嫩綠鬪新妍雨妬風僝似去年誰與佳人憐薄命馬嵬坡上紫茸氊 陳樵詩紅如肌血薄如鱗李下桃根五色痕拂地暫隨風絮轉繞亭不似雪花深入已碧玉名猶在煙畫黃金鎖尚存滿地丹鉛污草棘何時凝綠過丘林 雲叢文藁似向春風怨別離紛紛紅雨泣燕脂亂飄穠艷歸蜂蝶輕惹餘香入萬泥愁斷漢皐捐珮處夢迴金谷墜樓時可憐芳草池塘暮更帶殘陽點綠猗 枝頭春色已無多雨外狂風可奈何但惜餘芳浮碧草滄浪何處泛晴波 幽姿爭忍泥塵埃零落殘紅點綠苔燕子莫衘春色去餘香從帶曉風回 雨餘春色半成空落日猶疑醉頰紅遣恨不隨流水去謾縈飛絮舞回風 劉靜脩詩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還似人間幾百年 陳節齋詩蘭麝香消委靡宮紛紛漠漠夕陽中長門夢斷金閨月南國歌殘玉樹風流水池塘春色去綠陰庭院綵雲空西園半醉休回首煙草淒淒雨正紅 舒岳祥閣風卷讀方元善落花詩有感 爲渠銷瘦爲渠愁減却風流剩却羞得雨如妝碧玉井隨風似墮綠珠樓醫頰髓空無處覓返魂香斷爲誰留此詩吟罷難消得八十翁翁一笑休 次第花開次第飛總堪飲酒與吟詩絕憐新綠光如沃何必繁英儘在枝 吳禮部集落花竹 東風吹花花作團美人脉脉凭闌干倦投紅毬逐舞鳳故尋翠袖縈釵鸞去年送別城南道城南飛花委芳草闌河萬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抱愁無語還深閨拂釵攬袖香依依綠陰鎖窗蝶影斷空枝弔月鵑聲悲青春不復回遊子不顧期美人掩淚長相思恨身不似花能飛花飛終恨沾塵泥安得與花飛去陽關西 藍性之集落花怨 春風開花花滿枝春雨落花花作泥飄紅墮白不解惜剪翠空如遠莫嫌花飛春去早第恐春歸人易老狂蝶無心戀故枝遊蜂有意穿芳草江上行人去不歸閨中少婦淚沾衣春愁禁人無遠近燕子不來花落盡 宋張宗瑞詞花自落謁金門 春寂寞簾底蕙鐘煙薄聽畫歸鴻書怎託相思天一角 聚峯驚殘閑却秀句與誰商略睡起愁懷何處着無風花自落 浩然齋雅談楊娟翁賦落花詞八六子 怨殘紅夜來無賴雨催春去匆匆但暗水新流芳恨蝶悽蜂慘千林嫩綠迷空那知國色今逐柔豬華清扶倦輕盈洛浦臨風細認得凝嬌弄粧勻粉露蟬聳翠藻金圍玉成叢幾許愁隨笑解一聲歌轉

春融眼倦朧凭闌半醒醉中

國朝僧妙聲東皐錄落花 朝見紅白花莫見青蔥樹不愁花落總成泥但惜人生不如故滋蘭公子江南客再拜東皇留不得九州塵土浩茫茫付與楊花作春色東溪雙老自忘機坐對落花吟夕暉猶聞葉上黃鸝語不信東家胡蝶飛

花神

續仙傳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本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佳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東坡詩云鶴林神女無消息

花精

博異記崔玄微遇數美人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來醋曰諸女伴皆住花中每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但與作一朱旛圖日月五星則免矣崔許之其日立旛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花中花不動玄微方悟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石醋石榴花也

花子

唐王建集題花子贈渭州陳判官 膩如雲母輕如粉艷勝香黃薄勝蟬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曉花鮮鴛鴦比翼人初帖蛺蝶重飛樣未傳況復蕭郎有情思可憐春日鏡臺前 唐韓維南陽集南堂席上賦得花樹子詩 春風日暮急薄寒生小花攀英不我遺並生結幽叢歡來引觴酌快甚鈍水建才非孔文舉坐愧客常滿

花栽

唐元稹詩花栽二首 買得山花一兩栽離鄉別土易摧頹欲知北客居南意看取南花北地來 南花北地種應難且向舡中盡日看縱使將來眼前死猶勝抛却在空闌

花鬚

宋史浩詩花鬚 花有千朋萼藏鬚何窗中怒張擘曉日笑剪寄春風料卷香絲亂龍欲賦粉叢露密尤的皪嗑玉在髮參

花品

事類全書六一居士花品序略予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時不暇請之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其名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胖丹中洲集金覺懷英花品詩 翠裾衆積破黃薇新樣丁香結玉雞最愛東風木芍藥溪紅深紫雨相宜

花名

宋曹彥約昌谷叢次知縣韻花名詩 天不長春又入冬可能含笑拒霜風凌霄氣宇隨時見茉莉生涯到處窮但可憐花成後約莫將萱草掩前功人生且進薔薇露滿滴金錢總是空

花障

宋姚中一詩綠外根黃白外紅一屏香錦立春風天貢步障豪難敵借與王家賽石崇

花牀

宋曾慥類說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遲

剪花欲急急則花狀無傷

花檻

開元天寶遺事唐陽國忠以花木植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絙所至之處帝檻在前號移春檻紀纂淵海唐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花裀

開元天寶遺事唐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裀何須坐具

花妖

開元天寶遺事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

護花金鈴

開元天寶遺事唐太宗朝寧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

龍口飄花

金鑾密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藥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寒食無花

元郝經詩丁卯新館寒食無花　折殘魏紫截姚黃香盡河陽與洛陽剗向江頭覓春色幾年孤館對空墻　四園掣折鎖重扉春去春來總不知腸斷東城中酒後春衫走馬拂花枝　八年寒食總無家三月清明不見花屋角吹陽看蕎麥墻陰撥土覓蒿芽　陽和渾不到空齋深院無人長綠苔為報監門暫開鎖少分春色入門來

林樹不花

金樓子興王篇成湯時聘伊尹任以國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

解語花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醒酒花

開元天寶遺事醒酒花　明皇與妃子晝蒙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助嬌花

開元天寶遺事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

銷恨花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互見桃字恨字

洗手花

吳自牧夢梁錄七月十五日乃值中元款罪之辰杭州人以鷄冠花供養祖先者謂之洗手花

金城夫人折花

三槐王氏雜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侍寵一日宴射後花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花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夫人

幼女詠花

玉堂閑話李季蘭有才名五六歲父抱于庭作薔薇詩末句云經時未架卻心緒亂從橫父恚曰此女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竟如其言

妓女詠花

春渚紀聞璧氏女建安人十歲能詩詠野花云多情無狀頻替替無主驚蜂任宿房識者知其不保貞素後流落而終齊東野語天台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見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老圃業花

沈明遠寓簡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薔薇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斷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然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衮衮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蟻蚯蚓蔣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撥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知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焉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木朽腐而花力盡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愁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洛俗好花

宋歐陽公集牡丹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　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落乃罷

吳俗好花

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花以苑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舊寓居諸王皆種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惟藍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盤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間金之類多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惟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文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俊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皆以成風矣至

秋雨為花間之使置酒招賓就壇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干大持花 江淮異人錄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傍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臾退干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飲酒傳花 石林老人避暑錄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迄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挼花浸酒 紀纂淵海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蘂粘綴于婦人衣上兼挼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晨吸花露 開元天寶遺事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舉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翫花遺祟 夷堅志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艷麗非常時所見者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于房櫳間往來諦翫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粧再飾更夜一新中夜眂眂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略不動色殊無懼意有罵趨人羽三者居侯潮門外周邏追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告其故羽曰此猶魅也明日當來為行詠至期周備酒殽香楮延致羽布氣步剛少時女已娠恐羽運法劒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者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着紫衣乘馬而來兩騶擁導前望簫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隨吟哭語與人不殊令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非時開花 西漢書高后紀元年秋桃李花 五行志惠帝二年冬雷桃李花常燠之罰也惠帝紀五年冬十月桃李花 魏書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孝文帝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孝文帝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宣武帝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宣武帝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 舊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雷桃李俱花瀟湘錄長安崇光一大樹雪中獨花葉蔵及潤結實光明如大燭數日花紅蛺蝶飛去明年高祖自唐國入長安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八月奠寧路榆次縣桃李花 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李花 五行志順帝至正八年九月奉元路桃杏花十五年十一月汾州介休縣桃杏花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枯楊生花 易大過九五枯楊生花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程傳曰枯楊上生華秀雖有所發無益於枯也詳大過卦

枯木能花 關尹子七釜篇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頌古聯珠珠山圓靈果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丹霞淳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古木生花 宋史五行志淳熙中興化軍仙遊縣九坐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栢柱生花 南齊書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腳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井甃生花 北史李景傳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

甑上生花 太平廣記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甑上生花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真卒

儀仗生花 宋書五行志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草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奢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桃符開花 古今事通寇氏縣紫微觀桃符上開花一枝元

遺山以爲此亦當郤一春耶

弊蔕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弊蔕開花僧云此蔕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特以爲常

磨肘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嘉興路儒學閽人陶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爲學正陶持以示其家人云

柳椿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隣鐵匠龐氏者其家一柳椿站鐵砧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數莖如筆蔕開花時以爲常

殿柱生花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初紀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𣓨花非佳事也

擻頭變花 雲仙散錄姑臧前後記曰趙綸妻死遺雪竹擻頭於階下不數日化爲楊梅花朶如撒時人異之

盆水變花 睽車志沈褒老博士初爲太學牽擭齋生晨起盥頮已盆水尚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踈藥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

蟬化爲花 程子遺書或問宋高丘化書云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蠏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花變爲人 江湖紀聞至元丁丑饒州趙某鬻燒器於隆興趙有兄於乙亥年遭兵死矣忽遇於市邀歸所寓誡慎勿言出蓮花一朶遺之曰到家有二十八人爲群索花可以與之不則勿與將到家果有一群人索花趙計人數但十九人欲勿與堅索之趙遂取花擲之地上花忽變成一人湊成二十八人相與笑語而去

夢食藤花 盧子逸史明皇微時至洛陽令崔日知崔設饌未熟明皇困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

得食如花 太平廣記梁武帝遣羅子春入龍宮取珠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餡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俘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

花師 宋曾慥類說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師

花姑 曾慥類說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司花女 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長洲進花一枝香氣異常着人衣袂經月不減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帝每御輦使袁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虞世南華語保兒定目視世南帝曰女不識此人耶於是使世南嘲之世南制爲一絕以進曰學畫蛾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宋楊誠齋集戲作司花謠呈詹道卿大監郎中靈君觴客勝王家鷲頭仙人作司花仙人一笑春風起閬畫仙源萬桃李李花白桃倡紅坐客桃霞李雪中仙人半酣舞造化風吹雨打千花空嫣香於色付一掃病苔殘英又嫌老落花已對春風羞新花也對春風愁姚黃魏紫世無種且㩲眼前桃李休

花中十友 錦繡萬花谷曾端伯十友調笑令曰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請友者梅也奇友者蠟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薝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岩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酴醿也仍有玉友來奉嘉賓謂酒也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花中十友詩　午枕鴻回一夢餘閒關枝上聽催酤已招十客花爲友更覓千頭橘作奴

六郎似蓮花 新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美丈夫比花 墨客揮麈前輩作詩有以美丈夫比花如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烟

美女比花 宋曾慥類說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花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漸材作海棠詩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以花喻人 經鉏堂雜志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貴賤如花 謝應芳辨惑編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比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元宋本詩人生如樹華同落不同發南枝適春溫北枝殞冰膚三十年後風一樣空梢月寄謝竟陵客轉語更超超

剪綵爲花 事物紀原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插五色通草漢王符潛夫論已譏花綵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撚蠟爲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此則是花朶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花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出剪

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
曰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資治通鑑
隋煬帝紀大業元年築西苑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
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
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馬純陶朱新
錄臨安府賣花張三侍詔紹興癸亥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
賣花毀羅絹甚多得罪陰府罰萬家作羊其夜參政萬俟卨夫人夢一人
入宅來夢中忽問曰何人人曰賣花張三侍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
諸牧人云昨夕羊欄中生一羊羔因令使臣詢市政尋問張氏既獲參驗
一同卨命以羔付其家歲時雜詠唐李嶠侍宴別殿出綵花應制詩　韋
門年已至剪綵學芳辰綴綠奇能似栽紅巧逼真花從篋裏發葉向手中
春不與韶光競何名天上人　唐劉憲詩上林宮館披春心獨早知剪花
疑始發封鶯似新窺色濃輕雪點香淺嫩花吹此日叨陪侍恩榮懃數枝
雍裕之詩敢競桃李色自呈刀尺功蝶猶迷剪筆人豈辨栽紅玉臺後
詠立春詠剪花應制　金閣裝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

開蝶繞香絲住蜂憐艷粉迴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　唐劉孝威詩剪綵
花　葉舒非街大花發是家開無人論詩似蜂見也爭來　淺深依樹色
舒卷聽人裁假令春色度經住手中開　宋韋驤詩剪綵梅花　根如芝草
不因栽葉似春雲容易開應有靚粧偷艷去且無狂蝶為香來　殷勤玉盞
頻飛舉酬能金刀巧剪栽欄賞更於何處好嬋光雪色在瑤臺　梅聖俞詩
擬宋之問春日剪綵花應制　上林花未有中禁綵先成葉逐剪刀出蘂
從粧粉生紅繁內人手香染侍臣纓不是將春競天心重發榮　強祠部詩
李景初許借剪綵花數軸一觀累日不至戲成二絕督之　蜜蜂蛺蝶日
徘徊只欠生香去復來應是春風隨玉指剪刀行處一花開　剪綵茸茸
細逼真秋風堂上數枝春為偷造化防天覺卻擬深藏不借人　周紫芝太
倉稊米集何元淨以詩索花次韻詩尾致剪花之約　城南有客身儀遊
飯無脫粟衣無裘短墻雨濕花木晚窮巷草深難落狀心常自許玉川筆
入言恐是原憲流千奴安得封君祿偶有一花聊可目綵探作祭恐未暇
春到聽花飛上屋衙門無酒客不知寒谷少春花更遲東家披艷雪滿眼
西家着蕾枝空重態想未足供一笑愁愧煩君作好詩誰遣春風吹急雨
枝頭會見花無數夜窗月白得暗香曉挑風微戰輕素已辦并州快剪刀

為剪芳條送春去君當釀酒買肥羔莫倚忽忽陳草具　後數日以詩償
剪綵之約　春風吹雲不成雨暖日將春到花塢知君不羨鶴林神但將
詩作催花鼓饕風虐雨一掃空國艷天香為君吐金刀盟在不敢寒忽走
送君花滿盤何郎要將湯餅試不教枝頭朝露乾樽罍有酒莫護把客來
可人誰共看想當風暖月更白流蘇帳掛香團欒應笑老翁門寂寂咫尺
誰來草玄宅暗香和月與誰同芳條委地無人摘春與幽姿似少情雨打
風翻浸狼藉綠窗談藪詠剪花詞念奴嬌　晚來雨過見三點兩點催花
開卻滿目園林如錦繡低亞欄干西角魏紫風流姚黃妖艷桃李皆麤俗
金刀剪下燕鶯窺妬驚愕　稚稱似玉人人淡粧樓羅粉襯胭脂薄蟬翼
輕籠雲鬢巧斜插一枝紅萼瞻足揚妃醉沉西子嬌困鉛華落多情風蝶
晚來猶更隨着

籠花

舊唐書珍王誠傳德宗時縣主出降所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婚禮不可缺然用費大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

面花

酉陽雜俎令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輙印面故有月點錢點山居備用凡造薔薇面花子用甘松零陵香檀香各一兩藿香葉半兩丁香二兩白芷香墨簡香各一分右件為細末入黃丹少許以熟蜜和拌搗捐得均隨意脫之腦麝為衣與其香者無異

女墜髻花

夷堅志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肩右墮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攜歸示妻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邀其友證所以妻怏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時兆祥我死不久矣復數月竟卒陳鰥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夕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水晶花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貢銀假果水晶花凡千數價直鉅萬

滴粉縷金花

鐵圍山叢談承朝燕集宴花有三品絹帛花羅帛花至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珠叢矣

寶鈿花

安祿山事迹天長節祿山進玉石功德及幡花香罏優詔褒美賜祿山寶鈿花

花庵

司馬溫公集花庵詩寄邵堯夫　時任西京留臺廨舍東新開小園無亭榭乃倚木插竹多種酴醿寶相及牽牛扁豆諸蔓延之物使蒙覆其上如棟宇之狀以為遊息之所目曰花庵　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顏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自然天物勝人為萬葉無風綠四垂猶恨翠帷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十六麻

花

六出花

宋曾慥類說宋江夏王義恭正旦以衣承雪作六出花進以為瑞温革瑣碎録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出桃杏雙仁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唐摭言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禁中雪花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以供賞玩詳雪字

颻雪浮花

宋李曾伯可齋集謝賜香茶表正當下土之浮烝忽辱上方之賜賚爐烟霏瑞颻雪浮花

冬霜凝花

百川學海致政王侍郎于舳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為守歲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冰花

江寧縣志釋法融於牛頭山北巖下講法華經于時十一月素雪滿階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爍間金色經七日忽然失之酉陽雜俎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瓦盆冰花

春渚紀聞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遇歲連旱田圍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為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為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盆盖初赴銓時過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盆出水而有餘水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為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並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為護十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盆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見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盆之後雖貲用饒給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

之死三班亦既入鬼錄餘貲為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筆談

昔有冰花事今亦聞見之濟南呂援彥能居秀州西門之內淳熙初除知和州未上其廳側元真庵數百為雪所壓迨雪消冰澌皆成樓觀欄檻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之類花葉妙巧經日不融彥能令其子述御施墨搨印十餘本以為傳翫見夷堅志

雨金銀花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

幻術種花

事物紀原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犁軒眩人獻于朝顏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嚼火種瓜植樹屠人截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即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

聚土開碧花

漁隱叢話韓花雖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豈於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抵窠賫紫礦紛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每朶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紀此事云湘落魄不覊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增前牡丹而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朶不知何者為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異是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為染根正用酉陽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調鑪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八才為世古來多如子雅文孰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卻抽身去上煙蘿相笑而不答獻詩別公曰舉世都為名利醉惟吾來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能開頃刻花

龍虎山志十八代天師張士元呼吸道引能通臂上下種桃李頃刻開花

能開非時花

太平廣記續仙傳殷七七每自醉歌曰解醖須臾酒能開非時花後周寶鎮浙西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可開否曰可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到鶴林而司花女與共開之欄熳如春詳仙字

吐氣噓花

吳興志史家長少有道術日遊廛市落魄不羈言人災福往往多應窮冬即在樹枝吐氣吹之須臾生蓓蕾又噓之則花開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以一書附回及開緘大書明年春三月賊滅果方臘被擒

紫金花

上陽子老子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大修行人先須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

勝裹金花

宋楊誠齋集賀王雅川年節啓臘前梅蘂香浮蓮漢之光風勝裹金花寒映椒盤之嘉頌占履端於天序介盛福於邦君

潤色開花

太平御覽張芝猶益伯度章少雖潤色開花精於斷劉居高京之玫質素之風俱不追其師

髮落如花

宋蘇潁濱集聽禪師偈法頌夢吞剃刀髮落如花

匹練繞叢花

六帖補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城郭如匹練之繞叢花

寶笈飛花

宋歐陽公集真宗功德疏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花演靈篇而甚秘

燈花

宋沈忠敏公集燈花賦　秋宵寒之不寐兮起攬衣而踟躕無以散余之幽憂兮蕩抑架之叢書引短檠使置前兮聊縱觀以嬉娛注膏油續餘燼兮發雙照之清曦曷孤光之炯炯兮含生意其斯須曾不根而自華兮贊便娟與扶疎初蓓蕾之星懸兮旋葳蕤其紛敷中巖勃而旁分兮焚明滅而欲無乍騰煇而蔽虧兮卒勤余之翦除悼飛蛾之撲緣兮猶右攬芳而採胰童子旁睨而竊笑兮曰此吉占矣忽譜荀樂福其不祥兮余直發書而欲圖憂喜聚門唯所召兮獨何為此華之覬覦彼九華之盛熾兮灼百和之淳蘇散春風之列炬兮導珠翠與笙竽挾光景以舒秀兮紛榮落之自如豈其規福而樂燕閒兮蓋以衆而函胡相風缸之一枝兮屬山澤之

腥儒辨牛之須細芳忌鶴形之叢紆緑桐君之藥地芳諕微光於鄰壁之餘童子曰噫嘻吁呼已見背於群趨芳悲夫主人之愚余捲卷而三歎芳悼此言之甚迂物不可必芳神不可誣忽若太一之下臨芳槩青藜以獨余余何為感此嘉貺芳豈以夫余所讀者道義而與之俱儷此華之可掇芳抄傳燈之老瞿鄭剛中北山集頻夜燈花頗爭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頻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緑竹乍移都出筍素馨街賸小開花睽牙送飯走猶健細字抄書筆有加況是山前青雨足平平春水淺秧芽 客炬香光照夜紅金壺簾幙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花頭綴玉蟲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詩 鉛盃壓短紫清青沃虛草絅絅孤艷瘦哇此雙花好誰回夜氣溫猶助東風巧碎剪胡霞紅緣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釵抄美人粧橑之要看大中實我閒家道和可以感穹旻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疚落南嶠胡為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拖洪造陽和隨根性滈為脫枯槁吾其得歸歟項戴君恩老元王惲秋澗集枯燈花詩 步入東瀛丈吟看北檻花春風收翠葉煞景發奇葩一氣元無間孤根乃爾差鄭寬初不及覺詠只空誇舒岳祥閬風集燈花詩 衆花皆可喜最好是燈花好結無風屋偏生有慶家業頭生瑞菌大衆養丹砂清夜開樽看山人被詔加 詳燈

鹽花 溫革瑣碎録鹽花止可洗布衣不可洗絹衣洗淨再須用湯泡過方可不然則易爛通泰人多用之

造豉鹽花 韋氏月録五月造豉鹽花注曰此月與六月半時取水二斗清鹽二斤攪令消盡又以鹽少許投之水鹹極則不消易器淘治 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則為澤不消者不用常欲伏好日風快時秦令鹽乾即掠取使是花如久不掠即成印鹽千百相類白如玉

跌心花 南郡新書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刻蘚成花 雲仙散録耕桑偶記曰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壼中之景不過如是

墨花 宋蘇東坡集畫花詩併序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 次曰郭象注莊子序曰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之將造 也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疏態自完蓮風起傾側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為墨牡丹 續曰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賜賞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墨牡丹也 兼書平子賦 序曰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在文選 歸向雪堂看 次曰雪堂黃州東坡之堂也 史蓮峯先生家集題墨花詩 元功初剪刲妙處極玄玄醉墨誰家筆千今合自然曾文清公集為縣丞墨花詩 君持松煤與研滴慘澹不言生百物胸中自無俗子韻落筆乃有此氣骨江海正爾不拖丹為我拂穀為清寒一枝早晚到總几定作月影横斜看仲并浮山集題臨丘文播四花圖自其來具門每過空如老人相對清坐使覺不在城市間去此有日見所作四花圖不能釋手老人善藏之賞音者希不特為此花太息也

畫花 宋趙崇嶓集畫花歌與曾舜賢 小曾與花為莫逆夢作花神住花國分將天巧入畫圖花不從君君自從東風一夜入芳叢春在煙壓霧雨中披香閱紅會花趣工與造化相流通閒門三月芳事退馬嵬春泥蕤香佩臨邛道士神不靈約來丹青駐光彩朱門種花錦作窠畫花絕少種花多百金花價千金畫蓌死當年郭橐駝

遍身刺花 倦遊雜録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貫夾纈林寒有葉則一樹上掛纈凡刺二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盧言雜記云華表微堂子流浪不

歸其叔將杖之命去衣滿身刺字有畫處左膊一樹樹下一池水字曰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波

胷懸金花 隋書列傳附國之俗以皮為帽形圓如缽或帶冪䍦衣多毛毳皮裘全剝牛腳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

口吻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祜苦吟妻子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乎

夢筆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命之十歲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玄花 溫革瑣碎録髮神曰玄花

心花 姬知常雲山集心花詩 天化不能拘來得緣芳惟許自由開一枝亘古新傳授薩鄉香風過九垓

眼花 宋曾慥類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工趙卿曰郎君契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啜之遂愈 唐白居易集病眼花詩 頭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 傳云有加而無瘳 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窠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必若不能分黑白卻應無悔復無尤 元舒岳祥詩前所詠諸花皆托物以賦者爾未若眼花乃吾身之花豈得遺乎

春去花亦去何如見此花青山飛鶴合白日亂煙遮望月惟昏鏡看書似隔紗瀟湘聞夜雨此景屬誰家

耳雨空花

宋周益公大全集連年視聽不明有耳雨空花之對今歲尤甚戲成小詩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自憐他日育寧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銀海生花

宋莊季裕鷄肋編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

探花郎

魏泰東軒筆録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榜榜有之熙寧中呉人余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既而擢中為國子監直講以為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叅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為敗風俗而身抵贓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朝野類要探花者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聞喜燕日先到瓊林苑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制久廢今人或謂第二人為探花者非也宋許應龍東澗集回任探花啓 冠帶億萬共推含選之英聲禮樂

三千果擢鼎魁之高第臚音有唱輿議交孚共惟某官天與雋才家傳輿學自出胷中之機軸溢為筆下之波瀾 華俱擬於儒科殆同五寶擇里雖多於文士莫齒諸任學校已馳二十年之聲議論宜出五百人之右指陳時政既仰勤乙夜之觀書動天顏遂擢實三英之列盛名已震大用何疑某久矣從游兹焉快覩榮進素定固莫容頌詠之私事業相期願益廣端方之節輒因報貺少效贈言

異人戴花

夷堅支東坡集云房州判官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以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缾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朵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間入山邀之入城飲酒輒語使先去我當使衆翁還到城李已先在追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於青間小竹筥中取錢貰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筥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貰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適元隱處石壁塑象猶存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乜句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李武舟斜川集題襄城李君所作三朵花傳後 凡聖同居混世塵陽狂豈亦類逃秦當時謾說薊子訓宿契未諧神乩賓三朵花中隱名姓一壺市上寄家身丹砂獨付山西李老將陰功在後人 梁常從三朵花游且傳丹砂云

妾名榴花

耆舊續聞叢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澶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夕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内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乃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兆氏為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之事極郵俚誠為妄誕

王宮花

清波雜志文路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伴伺察之路公亦為之動偏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偶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江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李裝花

洛陽搢紳舊聞記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頗衆謂之李裝花

眉間插花

宋史列傳种朴知河州河南蕃部叛朴出戰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八介馬而先舜臣曰吾今殿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駭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

犬名青花

太平廣記裴至德家有早脚犬曰青花

天女散花

事類蒙求維摩詰室有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花着身矣結習盡者花不着身頌古聯珠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

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荅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正堂辯曰　驚予已圓無漏種摸却身形摠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胡僧步雪歸

胡僧散花

王触新對廣字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寇氏夢見胡僧散花滿室覺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投蓮

僧授蓮花

續燈錄　琚字幽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造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

世尊拈花

宗門統紀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流通無令斷絕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憐人向書庚見釋

迦老子　雲峰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荅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問迦葉微笑意旨如何荅云口是禍門　天童一云眼裏着不得沙耳裏着不得水十字街頭握手三家村裏逢渠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頌古聯珠　佛慧泉曰霜風刮地歸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白雲端曰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保寧勇曰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照覺總曰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開目笑無言可怜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着玄　黃蘗勝曰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揚無為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祖印明曰飲光誰謂悟拈花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草堂清曰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唐　長靈卓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澗風清寒潭月皎　張無盡曰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南華昺曰舉花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人隨流水落人間　昊古佛曰聞琴作舞見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　佛燈珣曰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笑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襴　雲峯顏曰飲光當日笑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　佛心才曰拈花已落微笑後笑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正覺逸曰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慈受深曰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箇知除却鷄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　龍門遠曰百萬人天望衆揚拈華微笑太癡狂幾多業識茫茫者問着勞生沸似湯　鼓山珪曰海水飜空家底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怜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疎山如曰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徑山杲曰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楚安方曰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笑展眉動使最仍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　石岩明曰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笑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鸝一轉　寶華鑑曰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者竹篙量水轉誵訛　白楊順曰古家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尼無着總曰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鷄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湛堂深曰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嚼生鐵王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忠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閑目黃河只一跳　萬年閑曰雲壓性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應菴華曰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班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佛照光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鎚渾無孔竅　蒙菴聰曰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遞惡隨邪　肯堂充曰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聰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　木菴永曰白日青天開眼放屎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無門開曰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摘揚花

溫州志僧德純樂清人參舒州甘露常師悟旨住江心龍翔寺改住福州雪山有頌古四篇云伽葉倒刹竿丹霞燒木佛達磨遺只履趙州摘揚花宗門統要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佛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揚花摘揚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槌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遍行天下摘揚花摘揚花喚學尼達哩

吽𠯍吒　靈隱岳衆大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𡨚𡨚鶖鶖鬧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無印證云直下道接手句許你勘破趙州倘或佇思停機何啻三千里外　頌古聯珠佛慧泉曰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揚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保寧勇曰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依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天童覺曰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揚花　普融平曰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揚花風散雪漫漫　訥堂思曰摘揚花摘揚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白楊順曰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鳥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鬧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無目仙人達暗夜　虛堂愚曰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覊得口皮光卻是這僧知落處

生死空花

頌古聯珠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

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佛鑑懃曰老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叢林掛唇齒笑翁堪曰臘傳不美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寶葉源曰進前峭峻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你重大書張拙老缺縫無孔鐵春風

帝釋雨花

宗門統要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須菩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百鳥啣花

宗門統要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啣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啣花獻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曰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雲門偃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時有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　頌古聯珠汾陽昭曰古人把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私是趙州　雪竇顯曰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楊無為曰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啣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祖印明曰喧寂同為不二門莫求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啣花禍有根　一榻蕭然傍翠陰畫扃松下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啣花無處尋　天童覺曰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入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閒苦辛　張無盡曰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夢菴信曰寥寥風月卧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彪符道

者曰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能耳縱雲雷須知四祖東機接百鳥啣花去不來　別峯印曰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着一絲毫　孤峯深曰雨前不見華間葉雨後渾無華底華蝴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鐵山仁曰着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啣花鳥不飛　橫川珙曰學者疑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漁父宿蘆花

頌古聯珠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丹霞淳曰星流水國夜燃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白馬入蘆花

頌古聯珠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正堂辯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明月蘆花

岩巖錄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　佛慶來試舉看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上禎人稱六合收不得）宇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活計道過了也）中有一寶（在什麼處先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秘在形山（拶點）拈燈籠

向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誵訛猶較些子若子細檢點將來未免表見在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山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與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柰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腳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

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為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剪卻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腳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卻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為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他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著眼用看作什麼攜龍見珠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甚孤危壁立萬壁立賊過後張弓臨後見愁莫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匝千重見臨俏子鶴見有形水漫漫左之右之前遮後擁明月蘆花君自看看看則瞎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末後句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腳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脫得根塵靈實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頌古聯珠白雲端曰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卻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溈山秀曰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佛心才曰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圓悟勤曰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爍地堆山積嶽撈破面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粘去縛罷卻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斷橋倫曰隱隱烟村聞犬吠欸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文陀羅花

般若經釋提桓因化作文陀羅花取持散佛

錦上鋪花

頌古聯珠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靈岩欽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腳眠蚊蟲獨出且看雙紋更雙妝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竹屋簡曰家國分明得自由威秉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偈言覺花

玉融新對東京智海佛印禪師僧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選佛場開如來唱師云覺花綻處千林秀佛日圓時萬象融又益州甘露舒禪師覺花偈曰慧澤真風習習回春生覺樹覺花開芬芬性地誰触識郁郁香風徧九垓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官主簿臣鄭璲
點監生臣蔣洲
臣蘇秦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三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注兒薨蔡跡齊桓十年晉獻公詭諸元年衛惠二十四年蔡哀十九年鄭厲二十五年曹莊二十六年陳宣十七年杞共公下禾恒六年秦德二年楚文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預注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重言日有食之凡二十六詳見隱元年　孔穎達正義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何休注是後戎犯中國曾敝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徐彥疏注是後戎犯中國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　注曾敝鄭瞻解云下文秋有𧌒是　注夫人至所致　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屬是也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蝕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甯注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　陸德明釋文朝直遥反處昌慮反　楊士勛疏注王制至夜食　釋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與太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早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有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辨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釋文長丁丈反　**葉夢得讞**　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夜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食食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既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待以王者朝日為義**張洽集註**不書日朔俱失之也　**劉敞權衡**　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据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待矣鄭玄強為之說不亦誣人哉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　即朔日食矣始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耶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曰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月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　**龍學孫覺經解**　春秋日食之例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二日孔子以曆者之失因而畧之以正後世之曆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亦少也穀梁曰夜食也何休非之當矣**杜諤會義**日食義見隱公三年　杜註見前　杜預註何註見前　何休註穀梁曰見前　息齋高閌集註隱二年日食不書朔王失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為變大矣　**東萊呂祖謙集解**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泰山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　**慈湖楊簡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　慢也春秋之亂皆由乎慢易**家鉉翁詳說**　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歟　穀梁曰見前　鄭氏曰見前　范甯註　**敬鉉備忘**　穀梁謂不言日夜食也劉氏駁之云穀梁言諸侯朝朔則是以夜食則非胡氏云非精於曆數者不能考然杜注春秋以長曆推之恐非夜食姑闕疑焉　孫氏曰見前　張洽集註　**程端學本義**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　孫氏曰見前　龍學經解　**程端學辨疑**　穀梁曰不言日云諸侯朝朔　愚謂日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猶不可言其月其日夜日有食之乎　劉氏曰見前　劉敞權衡　**俞皐集傳釋義**　不書朔不書日缺文也　穀梁傳見前　**趙汸集傳**　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　**李衡集說**　著災咎之戒

左氏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杜預注王之覲群后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欲賓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
意。言備設。　陸德明釋文。醴音禮。宥音又。　重言王饗醴命之宥。二僖公
二十五年。又僖公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宥。　孔穎達正義疏。注王之
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
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
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禮。后始
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
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
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
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
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為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
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
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
以酬賓曰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
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

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註雙玉為瑴　瑴音角。字又作珏。疏注雙玉
為瑴。　正義曰。蒼頡篇瑴作珏。雙玉為瑴。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註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借子夜反。疏註
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號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為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
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為節。是禮亦異數也。今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
借皆為去聲。　要義王覲群后饗醴命宥。獻酢酬及酬幣命宥之等。　號公
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　並見前註。林充史句解十八年。十七年晉武
公卒。十八年晉獻公立。春號公晉侯朝王。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號公與晉
獻公俱朝于周。王饗醴。王為二君設饗禮置醴酒命之宥。及至飲宴則命
以幣物宥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瑴。雙玉為一瑴。二君皆賜玉五雙。　瑴音
角。人作玨。馬三匹。賜皆三匹。非禮也。非命宥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
侯之禮。名位不同。公侯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八命。侯伯七命。不以
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號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東萊
呂祖謙傳說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晉之來朝。所以謝王命一軍之賜。然晉是侯爵。號是公爵。此甚分明。何故
卻一般與他。蓋晉強號弱。所以如此。東萊呂祖謙博議王賜號公晉侯玉
馬。出處見前在氏傳　主意此篇名分攜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己有而
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
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
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
哉。為官守帑者吏也。為國守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
高。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
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為己有。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主意。與地廣輪
之情。橫曰廣。廣曰輪。此言土地之大。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
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兵甲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
之強。象犀金繒之富。皆君有之。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
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於人君。惟吝於名分何耶。蓋分者
四海九州之所自出。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
為己物。人本輕事。輕以假人而不甚惜。惟誤視為己有。故敢輕以假人。當
號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僖王使號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至此年惠王

新即位。晉獻公亦初立。故號公與之俱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
費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不
為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為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皋陶謨。主意
蓋本於此。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為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
假天之秩以為私惠。誤視為己物。外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則天之所以
寄我者亂矣。天本寄我。而我以私意亂之。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為之限制。
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號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
之禮。以卑假尊。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
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掘地通道曰隧。果欲假王之禮。天子
葬禮用隧。公侯以下皆懸棺而窆。今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啟
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床。剝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
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
之漸也。惠公許以侯僭公。故晉文敢於僭王。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
王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卑之分始。守其下所其衛其
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公侯於天子
為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立結尾一段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

閒。言儒者議禮議惑。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賦本題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坐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再重耳。此言爭於毫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出處同上。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言自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分，君尊臣卑，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席殊，而所爭微細。何儒者之迂邪。設疑詞。議禮者似乎迂闊。大隄雲橫，借此譬喻以解釋上意。隄累土石為之，以防水厄。屹如山岳。雲橫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足增隄而使高，無之不足損隄而使卑。然水漲暴至，雨水泛漲。勢與隄平。水勢之高漸與隄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之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淪溺之患。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極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昏墊謂民昏困而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禮，終成篡奪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毫釐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非儒者之迂，所關勢也。洪滸紀詠名位不同名位公侯實不同，朝王贄燕事從豐，宥觴王馬皆均賜，禮數從茲假辟

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接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在彼豐草，喻同姓諸侯。虢晉皆同姓也。

左氏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杜預注：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傳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陸德明釋文：為王，于偽反。實惠后。注：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林堯叟句解：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媯歸于京師，陳人敬從，故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止齋陳傅良章指：虢公、晉侯朝王，止陳媯歸于京師。　上公逆后，協禮不書，見桓九年傳例，非是。實惠后　為王子帶起。傳：東萊呂祖謙傳議：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此篇論人心不可有所蔽。蘇公奉子頹。見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處櫟。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逆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虢公納王。見莊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會于首止。見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見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盟于洮。見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云：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戎。見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見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見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鄭。見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

請召王子帶。見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告難。見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晉侯納王。見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天下之

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偏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忽於彼。惠王蔽於寵。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莊蔽於侈。故雖近見偏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纍在前而不覺。戮在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

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霸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霸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慊功之小而厭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厚號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 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踈。子帶之不可絕。猶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踈其所踈。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恃功。時入寇邊 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叛。契丹援。舉兵滅唐而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纍召之耶。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霸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預註。戎來伐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何休註。以兵逐之曰追。 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 林堯叟句解。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

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預註。戎來伐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重言諱之也。凡八傳。元年。文二年。文十八年。宣七年。成十年。襄三十年。昭十六年。 孔穎達正義疏。註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鐘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邊竟不備。使不在鐘。所以為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 林堯叟句解。不言其來。不言戎之來伐。諱之也。戎來伐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葉夢得讞。此但言其過我而躪之。以見疑爾。言夷狄者。初未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于茅戎。且不諱。戎來魯何足諱乎。趙汸補註。諱之也。 吳氏曰。書追。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 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 何休註。據公追齊師至酅來齊侵也。 徐彥疏。註據公至侵也 解云。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是也。 大其為中國追也。註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 陸德明釋文。為。于偽反。註及下皆同。疏以其至追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酅。限其所至。乃追自為己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註據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 註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

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 疏註言大者至賞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賞矣　註追例時　解云即此文是而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　葉夢得獻右非也追非美辭適我而踰之爾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范甯註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故君入竟望風退走　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濟水名邇如字邇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　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註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　釋文為于偽反　葉夢得獻非也說已見公羊戎而公自追之雖至于濟西亦何足以為大范甯謂戎遠來至濟西以有徒衆為大若是則戎本不至魯而公即之于濟西何以謂之追非傳意也胡安國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汪克寬纂疏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酅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未能不免預備戎備邊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免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　杜氏曰見前杜

預註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　吳氏曰見陸淳纂例　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及權衡　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　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　董仲舒繁露滅國篇曰齊桓幽之會魯莊公不住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見魯莊公孤獨而莫之救也　陸淳纂例啖子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　陸淳辨疑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為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戎伐我不使戎邇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逐之不言侵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譏遠追爾言大亦無義　孫復尊王發微　莊公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劉敞傳此未有言伐我者其言追何遂之也遂之則曷為不言其來不言其來者唯欲逐之也曰閑之以虞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云爾為譏也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不及則曷為不言其不及戎過矣遠矣為譏之過也劉敞意林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況君之於其民也固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燋且沒而施巧變哉　劉敞權衡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傅羽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魯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恥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為常魯安得恥之而安得諱之郎之戰不言侵伐以謂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謂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酅以立褒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求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蘇穎濱解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

兵未嘗交也　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追二皆寇已去而追之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先言侵而後言追蓋侵事已成既去而追之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戎之侵伐但曰追者蓋戎來為寇以我備之而遁去兵無所加但追之而已春秋書追者二皆譏之也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禦之道素備則彼必不來來不為寇去則已又追之至濟西焉公不能使之不來而徒追之也齊人侵我追之至酅我禦敵之道不脩而至于見侵於其來也又無其備至已侵而去又窮追之凡追皆罪之也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按文七年書狄侵我西鄙未嘗諱也公羊曰大其為中國追也按戎入中國久矣魯小國自保不暇何能為中國追乎此非也穀梁曰不使邇戎於我也案戎實至魯兵無所加而去之故不曰侵我也安得曰不使之邇我乎又曰為公之追大之也按書追所以罪公不能使之不來耳何大乎西疇崔子方經解其言追戎于濟西何蓋戎非伐我也過我于濟西公聞其過而追之期於濟西而已故先不言伐我而後亦不言弗及則異乎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也傳者謂不言其來諱之且戎伐我於我未有損焉何遽諱乎至於書狄伐我又何以不為之諱也夫戎之過我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爾而公固自追之見公之輕身而

妄行故不月以見譏杜諤會義折衷曰諸侯用夷禮於中國中國紬之伐
中國中國恥之故春秋書戎夷與書諸戰伐異戎與王師戰而曰王師敗
績于茅戎蓋王者之尊以自敗為文戎侵我鍾不曰侵而曰公追戎于濟
西蓋為內諱而以自追為文荀曰戎未來侵預禦之于濟西必書公追戎
于濟西得不益大之也莫追之有既曰追則是戎入鍾之後公禦之戎退
而追至于濟西明矣左得其直穀近之　擒微曰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
侵擾故但書追不言戎來侵伐之也集議見僖二十六年　諤曰春秋之
時戎狄雜擾不一也今公追之而書曰公追戎于濟西者其畧之之辭與
春秋之例伐戎狄不言戰因録內以見義猶曰中國之諸侯驅之遂之見
夷狄可卻而中國交入矣今未有言伐而言追者豈非托文以大之耶左
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辯疑
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傳夢得濟西內地也前未有
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于濟西蓋過我而歸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
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歸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捲不虞以來其利以莊
公為緩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歸之則不責其不及也息
齋高閌集註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

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遂奔不遠遂奔不遠則難誘從緩
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上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
人不覺其來戎兵既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戎以見魯
無疆場斥候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夷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
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酅是寇及境而遽追非不知其來也止齋陳傅
良後傳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于濟西則戎來侵
可知已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
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為盟齊宋書有事于大廟為卒
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蕪湖楊簡傳見疆場之無備追寇之
太遠也寇至有以待之寇至不追正也端明戴溪講義隱桓之世再與戎
盟則戎之狎習於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
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
先儒以謂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狄種落條去忽來不可常也今
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
戎終不能為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豺狼之性畏威則遠適豈盟
誓所可結哉平齋洪咨夔說費誓為徐戎所作征築同日何其嚴也而隱

桓下與會盟甚至伐天王之使以歸無敢問者陸梁非一日矣公因其來
侵追之于濟水之西凜然種類之意知會戎之為可恥則知追戎之為可
大矣黃仲炎通說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木訥趙鵬
飛經筌魯有戎患非一日自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桓
皆會而盟之蓋廣其為疆場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
不脩戎備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春秋之
書追者二齊人侵伐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
伐不覺其來也不覺其來而追之戎備虛矣李俞集義程頤曰備預不虞
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不知戎來既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
甚矣是危道也　謝湜曰寇去而遂之曰追不書戎來侵不知也戎借兵
入寇其去也覺而追之備守不嚴甚矣危國之道也故君子於既濟思患
預防於萃除戎器戒不虞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家鉉翁詳說　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
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也大
為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
戎會戎皆不為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

也公若使大夫帥師以往則為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
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為重
事諸侯為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
此職分之所宜為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卻
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
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弗及云者追之緩不
能及也溪堂先生文集言追而不言侵伐雖曰尊中國然先王之於戎狄
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也追戎至於濟西又以戒後世窮討深入之弊敬鉉
備忘左氏注疏及啖氏孫氏程氏黎氏石氏經筌皆以不覺其來無戎備
也去遠而追之危道也公穀大之說非吳澄纂言戎即隱公桓公與之盟
者追謂於其已退而歸其後以逐之也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遽退故
魯莊以兵遠追逐之至於濟水之西也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程端
學或問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
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邦衡葉氏諸儒又謂戎不為寇過我而歸之為
出其不意以倖其功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
戎故意之而為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

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鄑義雖不同而語意相似
長勺與鄑之役說者不聞譏曾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
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
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
不及也李廉會通按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
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戎即曾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齊
西濟水之西曾公追之至此譏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而公
穀皆曰大之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見前啖氏曰見前陸淳辨疑胡氏傳
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
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悉書梁寅考義爲國者慎守封疆申嚴武備
使戎狄畏威栗之上也既犯邊境擇而逐之使不敢入其次也今曾之於
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是素無備也斯爲下矣李衡集說著曾莊爲國無
警備以致寇左氏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吳
氏曰見前吳澄纂言汪克寬曰見前纂疏公羊曰見前

秋有蜮

杜預註蜮短狐
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陸德明釋文蜮本又作蜮音或本草謂之射工
短狐本又作斷同丁管反狐又作弧音胡射食亦反　孔穎達正義

注蜮短至爲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
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
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
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人皮肌其瘡如疥服虔云
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
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要義蜮如鼈一名射景　見前正義
范寧註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
蜮　釋文蜮本亦作蟚音或短狐本草謂之射工射人食亦反下文同
楊士勛疏傳秋有蜮　釋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
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影在江淮水
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人皮
肌其瘡如疥沈引經房易傳則與五行傳說異又云蓋含沙射人則與陸
璣說或同也
左氏傳爲災也　重言爲災也三莊二十九年秋有蜚爲災也僖二十九
年秋大雨雹爲災也葉夢得讞右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
有蜚東萊呂祖謙傳說秋有蜚爲災也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

而忽有爲者則書如有蜚有鸜鵒之類是也續說同洪諮夔紀詠有蜮爲災
有蜮爲災出水中含沙三足短狐同蹙陰射影如譏譖請記蘇公刺暴
公　傳曰見前左氏傳按說文曰蜮有三足以氣射害人玄中記曰蜮長
三四寸陸法言曰蜮短狐蟲狀如鼈含沙射人久則爲害生南方洪範五
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出蜮陸璣曰一名
射影如龜三足江淮中皆有投人影則殺人或云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
疥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三傳
皆作蜮詩與韻皆作蜮俱爲或音射音食亦切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
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注曰水蟲狐蜮之屬王應麟困學紀聞沙隨春秋
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爾雅蜚蠦蜰邪瓌
注蜚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
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以此物若是蠜不當云有謂之
多可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
不可見象曾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
有爲異也　陸德明釋文蜮音或短狐也或謂之射工音食　徐彥疏注
蜮之猶言惑也　解云即五行志云蜮猶惑也者是　注其毒害傷人

解云即五行志云能射人甚者至死是也　注形體不可見　解云即草
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是也　注言有者以有爲異也　解云謂曾
先無蜮今乃有之秦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
所生不從外來故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陸德明釋文亡
音無又如字　楊士勛疏傳一有一亡曰有　釋曰舊解一有南越所生
是也一亡曾國無是也今以爲一有一亡曰有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
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
麋者曾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
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
也葉夢得讞此直謂中國所無故曰有若曰一有一亡則螽螟何以不書
有乎胡安國傳蜮曾所無也故以有書亦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曾
人察之以聞於朝曾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汪克寬纂疏佃
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
時莊公上不得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溆消而陰慝長上聲矣此惡
氣之應去聲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
足怪乎纂疏麋蜮乃物異之惡者也麟鳳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

之應去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消小人長善
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
意矣纂疏按春秋書螟螽惟生志蝝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
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蝝之害稼尙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
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
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蜚字以古隸較之作蟦
卽蠈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蜚則爲異而非蠈
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孔氏正義見前孔穎達正義張氏曰見張洽集
註張洽集註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
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
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
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山陰陸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劉敞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蘇穎濱解生於南方魯之所
無凡稱有皆所無也龍學孫覺經解蜮含沙射人之虫也有則爲災故書
有有者不宜有者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蜮蜚
非所宜有以有爲災也至於螟螽之爲害則多與有不足以言之矣杜預

會義 旨要曰此經文誤而杜終解也按爾雅蜮短狐也含沙射人影蓋出
夾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春秋灾異螟螽之類有害嘉穀則書之此知經
文誤者於文非蜮乃或字也皆由繇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耳爾雅食
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皆記所害之由是以有蜚有蜮或螽或螟
則書之故傳曰秋有蜮爲災也蓋秋苗將成而蜮食其葉使不豐茂是爲
災故書之也求於螟蝗螽蜚之類豈不明辨者乎 謂曰春秋詳記災異
雖物之爲害亦書之今蜮者傳及諸儒皆以爲傷人之異而旨要又謂蜮
爲或是以恐其傷五穀而書之蓋亦重民命之一端耳左氏公羊穀梁曰
各見前指掌曰同前孔穎達正義葉夢得傳記異也蜮與蜚皆害人之物
蜮蜚中國所無也鸜鵒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爲異矣息齋高閌集註蜮
短狐能含沙射人生於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
文非蜮實蟘也亦作蟚或蟦而公羊亦作蟚豈非繇簡夫傳因亂而爲蜮
蟦蟦卽蠈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慈湖楊簡傳書災異也含沙射人端
明戴溪講義蜮之爲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
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蜮有鸜
鵒皆紀地氣之變也平齋洪咨夔說短狐以含沙射人爲災前所未有也

賊臣之惡隱而未動而象已兆矣黃仲炎通說杜預云蜮短狐含沙射人
影爲災也或謂短狐之蜮蓋出夾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蜮當
作或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蜮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爲異也爾雅蟲
食葉曰蟘若使是或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木訥趙鵬飛經筌蜮含沙
射人蓋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蜮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
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日感之聖人不以微不書
欲人君之謹所感也李俞集義謝湜曰蜮獸之爲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
則爲災冬多麋夏戎至秋有蜮皆政事荒弛所致故書胡安國曰見前呂
祖謙曰見前東萊傳說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
射人爲災疏云一名射影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
於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蜮爲之先矣黃震日抄張
氏曰蜮名短狐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左氏曰見前敞鉉備忘
蜮南國所有魯舊所無也凡舊所有則曰多或曰生或舉其名皆以災異
則書也舊所無則書有以異之蜮之狀先儒多言水中短狐似鼈含沙射
影爲毒者也左傳注疏及穀梁注毛詩陸璣之疏皆同其致之與應蓋南
方所有傳謂淫亂之氣所生是胡氏取之意豈文姜所致邪蘇氏經筌皆

是任氏又云爲鬼爲蜮乃讒佞之應陸佃曰見前胡安國傳程端學或問
曰有蜮齊氏作或爾雅食葉曰或蜮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夾荒江海
中非魯地所有皆由繇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
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螽但曰螽螟但曰螟未嘗
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蜮之爲物也非所當有而有者也
且蜮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程端學辯疑穀梁曰一有一亡
曰有蜮射人者也此地本無而忽有之則爲有一有一無之說未解也李
廉會通按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莊一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爲有鸜鵒
來巢公跡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
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讞義曰蜮生於秋含沙射人爲害於隱陰淫
之兆也按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或謂生於南越其地多蜮詩云爲鬼
爲蜮則不可得故以異而書之噫世衰道微陰慝並作天變動於上地變
動於下物雖至微而陰淫之象驗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梁寅考義麋
魯之所有而多則害稼故書曰多麋蜮魯之所無一名短狐能含沙射人
有則爲異故書曰有蜮李衡集說著魯莊無善
政以致災異之多公羊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

冬十月重言冬十月十二詳見桓

九年杜諤會義一時無事書首時黃震日抄書以備四時之終

左氏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杜預註。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陸德明釋文緡亡巾反。孔穎達正義。鬬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緡為長。故曰尹也。以叛圍而殺之。注緡以權叛。釋文以叛絶句。本或作畔。俗字也。遷權於那處。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釋文那處那入作那同。乃多反。下昌呂反。又昌慮反。編必綿反。一音步典反。使閻敖尹之。注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注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注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釋文涌音勇。水名。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林堯叟句解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克勝也。此原先時事。使鬬緡尹之。鬬緡楚大夫。尹守權官名。使鬬緡為權尹以守之。緡音民。下同。以叛。緡以權叛。圍而殺之。楚圍權而殺鬬緡。遷權于那處。遷權之民于那處楚地。那音儺。處上又去。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使敖為那處尹。及文王即位。四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楚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巴人被驚而叛。伐楚邑之那處。取之。巴取那處

遂門于楚。乘勝遂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涌水名。涌音勇。楚子殺之。楚文討其罪而殺。其族為亂。閻敖之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巴人因閻敖之亂以伐楚國。東萊呂祖謙傳說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之所以遷之者緣地勢阻險。精說同。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注充寬纂疏齊桓十一年。晉獻二年。衛惠二十五年。蔡哀二十年。鄭厲二十六年。曹莊二十七年。陳宣十八年。杞共六年。宋桓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年。卒。

春王正月。　重言春王正月十二。詳見桓十二年。范甯註傳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與閔公同卷。家鉉翁詳說是秋周有子頹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　重言夏四月首時十二。詳見桓九年。息齋高閌集註連三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左氏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杜預註。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註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陸德明釋文鬻音育。拳音權。閽音昏。守門人也。嬴音盈。姓也。字從女。孔穎達正義疏。注黃嬴姓。正義曰。世本文。敗黃師于踖陵。註踖陵黃地。釋文踖在亦反。一音七略反。還及湫有疾。註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釋文湫子小反。鄀音若。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註夕室地名。釋文夕朝夕之夕。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註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釋文絰田結反。絰皇闕也。疏注絰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基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門外。當是寢門闕也。知此絰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為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絰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註若今城門校尉官。釋文強其丈反。大伯音泰。校戶教反。字從木。　重言罪莫大焉六。僖二十三年。三十三年。襄三年。二十七年。昭公十四年。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疏以為大閽謂之大伯。　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

鬻拳得為閽者。周禮也。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刖而從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使其後掌之。註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註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疏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要義鬻拳葬于家闕。示死不失職。　此大閽。當如司門。非閽人。若漢晉城門校尉。　言鬻拳愛君非臣法。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承上文禦巴人伐楚之師。大敗於津。津楚地。楚子為巴人所敗。還。楚師既敗而歸。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守門官。弗納楚子。欲激其志使別立功。　鬻音育。遂伐黃。黃嬴姓國。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楚敗黃師于踖陵之地。踖音迹。又七略反。還。楚子自伐黃歸。及湫。湫楚地。湫。子小反。有疾。楚子有疾病。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子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鬻拳葬

楚文王子公室之地亦自殺也鬻拳亦自殺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鬻拳自以生守門故死葬絰皇欲不失其職初鬻拳強諫楚子先時鬻拳爲楚之臣嘗以事強諫楚文王傳上楚子弗從楚子弗從鬻拳之諫臨之以兵鬻拳以兵劫楚子楚子懼而從之楚子恐懼而從其諫鬻拳曰鬻拳自謂吾懼君以兵言我以兵懼吾君罪莫大焉人臣之罪莫大於此遂自刖也遂自刖其足以示劫君之罰楚人以爲大閽楚子以鬻拳爲賢但就自刖不可復用故以爲大閽若城門校尉之官閽音昏謂之大伯以大伯與其名稱亦寵異大音泰使其後掌之使鬻拳之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君子謂鬻拳可謂以德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以兵諫君而自刖其足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既刖其足猶特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鬻拳所爲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自白惟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止齋陳傅良章指夏六月庚申卒傳見楚卒猶未見於經至文元年弒君始書之東萊呂祖謙傳說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便不納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群蠻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

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於國家不知其它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可謂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法此一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卻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續說同東萊呂祖謙博議鬻拳兵諫此篇論進諫之道出處見前左氏傳主意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己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脅君以兵也古今以人君拒諫爲憂吾以爲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爲之憂將誰憂曰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此兩句立一篇主意諫之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一句發明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恍實懇切理之不明未善也理謂敷陳義理辭之未達未善也辭達則言意明白氣之不平未善也氣平則言語婉順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然後取重於君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平日議論不欺然後取信於君此數者有一未善皆未及諫之道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將起語諫之未善

亦何暇憂其從否乎將起語不在君之未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爲喻術謂診視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諫者不憂算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爲喻算謂謀畫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諫者臣之納諫者苟充君而不充己反說充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責己諫未善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導謂開導以義理強謂勉強以辭說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不費力鬻拳豈欲脅君哉推原鬻拳之心告而不聽故出於強謂強諫楚子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臨之以兵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己以盡諫之道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鬻拳之失止在於此諫吾職也聽君職也鄉出職字又新吾未能盡其職諫之未善是未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強君之從是越其職祭在人享在神又引祭祀爲喻諫在臣猶人之祭聽在君猶神之享有孔子而魯不治者引孔孟事證極明切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見論語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聽故魯不治然孔子何嘗強魯侯之必聽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見孟子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治然孟子何嘗強齊王之必聽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此一轉極精神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

不肯強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強諫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吾諫不越臣職以必君之聽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尚未及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爲之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懼君不納其諫故至稱兵幸楚子不以爲悖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悖逆之罪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懼以兵而不從是時更有何策可施不幸爲楚子所誅設使楚子責其伐君之罪而誅戮之則陷於逆亂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心而徒見其逆亂之迹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知懼君以兵非後世可繼之道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二字應上文刖足以明其心之忠以蓋其迹之逆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乎發明上文不可繼之意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可繼之道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已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耶此等處回斡極精神而兵本皆削去不知何也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二者皆非可學之事壞於前而脩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以刖足之心脩之闕於前而閉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說盡鬻拳之

心。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慮有與聖人異。道有樞。户有樞道亦然。言有會。事有會言亦然。施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狄喻進諫者。如施之轉舟。輪之運車。則不難矣。太豈在於用力邪。舟車猶不可用力。况君可以力勝乎。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前王吉傳云廣廈之中。細旃之上。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從容片言。基乎治之原者。言坐而論道之侍。一言之間。可以興起治功。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如施轉舟如輪運車。曾不費力。牽裾折檻。牽裾。辛毗諫魏文帝事。折檻。朱雲乞斬張禹事。此皆强諫其君者。已爲下策。皆出於不得已。况動干戈於君側邪。况於術拳之稱兵乎。荀卿儒之陋者也。用荀子輔拂說結尾。其論諫諍輔拂。音術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强君。强之一字與術拳何異。君雖不安。不能不聽。强君欲不安。然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强諫之功若此。謂之輔拂之說。詳見荀子臣道篇。即鬻拳之說。言荀卿之說與術拳一同。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以强之一字斷二人之失。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議論夫。苟欲與君較力。反說人臣無道以動其君。徒以力而强其君者。是丐者與倚頓較富也。倚頓古之富人。丐者以喻匹夫。倚頓以喻人君。危矣哉。故有以忠諫而被殺者。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傳莫諸夕室云云。亦

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注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不失職。夕室。地名。夕室猶言宅穸。宅穸訓爲長夜。夕室乃長夜之所也。下故言葬於絰皇。言君則葬於宅兆。已葬於門也。夕室。非地名也。以下與絰皇文勢相連。不可獨謂夕室爲地名也。拳葬楚王。故言諸乃之於也。自殺以葬。故言於。凶虛字之法也。鬻拳强諫主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今直錄其傳及誌可否自見。何休之言備矣。見聽或猶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曰伊尹欲格君心之非。使寤適先王以啓孝敬之心。故太甲卒爲令王。拳之强諫。君不見有大懸。且無功而還亦常事爾。初臨之以兵。後閉城不納。使其君終死于外。雖自刑自殺有忠愛之心。不足以自贖。何敢望伊尹。杜注故止以楚所興之由釋之。與其言此。不若言傳寫容有誤。或曲解之猶爲愈也。趙汸補註庚申冬。今按當齊桓始伯。楚人於晉。娉命不通。赴弔之禮不行。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杜預註。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　陸德明釋文。姚。羊消反。嬖。必計反。頹。徒回反。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註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註圃。園也。囿。苑也。　釋文圃必古反。又音布。囿音又。徐于有反。苑。於阮反。　孔穎達正義疏。注圃。園也。囿。苑也。　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註邊伯。周大夫。　釋文。邊。附道之道。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　釋文跪。求委反。而收膳夫之秩。註膳夫。石速也。秩。祿也。　釋文收。式周反。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註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　要義。圃植瓜蓏。囿養禽獸。見材正義。林堯叟句解。初王姚嬖于莊王。王姚。莊王之妾。姚。姓者也。得其寵于莊王。　嬖。音閉。生子頹。王姚所生。子頹有寵。其母嬖。故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莊王使蔿國爲子頹師。及惠王即位。惠王乃莊王之孫。即王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惠王取蔿國之圃以爲王之苑囿。邊伯之宮。周大夫邊伯之宮室。近於王宮。所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惠王又奪周大夫三人之田。　跪。葵上。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惠王又收石速之秩祿。故蔿國。奪田者。邊伯。奪宮者。石速。奪秩者。詹父。子禽祝跪。奪田者。作亂。傳詳言六人作亂之由。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與周不和。故因之以作亂。　東萊呂祖謙傳說。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頹以伐王。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自貪囊橐。續說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四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杜預

註。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陸德明釋文。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送也。竟音境。好呼報反。　孔穎達正義疏。十九年注公子至來伐　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爲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爲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傳女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善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閒。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爲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　要義公子結遂事無益有害。　凡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　並見前正義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何休註。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陸德明釋文。娣從。才用反。下註同。　徐彥疏。媵者何。　解云。媵是碎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註。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

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釋文。嫉。音疾。又音自。疏。姪者何　解云。娣謂異姓。而與嫡俱行。故執不知問。　娣者何　解云。與姪同倫而在姪下。故執不知問。　諸侯壹再娶。　解云。傳言此者。解所以有媵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正由不得再娶故也。　註必以至人喜也。　解云。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事其禄是也。　註所以防嫉妬。　解云。謂三人不相疾也。　註令重繼嗣也。　解云。謂三人不相疾。共保其子。　註因以備尊親也。　解云。謂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倩嫡也。　註九者極陽數也。　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爲極矣也。　注開媵路　解云。謂亦有爲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註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　疏。注據伯姬歸于紀者。　解云。在隱二年冬。爲其有遂事書。註爲下有遂事書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傳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　釋文。爲其。于僞反。注及下注同。　疏。注爲下有遂事書也。　解云。即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　注故書所至不當書。　解云。謂書媵是也。　注以起將有所詳錄。　解云。正欲見盟事之善。合詳而錄之。　注猶伯姬書媵也。　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晉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齊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者是也。　註言公至盟于鄄。　解云。是其得書之文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註。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註。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畧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僥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　釋文。矯。居表反。難。乃旦反。背。音佩。疏。注先是至不至。　解云。即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　注欲深謀伐魯。　解云。正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　注先書地　解云。謂書鄄是也。　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　解云。正以鄄爲衛地故也。　注此陳至在塗也。　解云。即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　注加之者禮未成也。　解

云。正以此婦未成為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歸。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假
言之以絕也。　注冬齊至西鄙。　解云。邾以姪也。　注而盟不至不信也。
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故知此解洪豁紀詠一聘九女　一聘
諸侯九女俱異於二女不同居。祁祁姪娣象歸妹。惠及宮人寵貫魚。　按
睽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謂二陰同居各
有從夫之願。歸妹言歸妹以娣。謂少女從姊而嫁。合於九女之說。剝言貫
魚以宮人寵。謂制小人如御宮人。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亦猶是也。其
後周衰禮廢。異姓來媵。至於三國者有之。諸侯再娶者多矣。如鄭文公又
娶于江。又娶于蘇。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之類。三國媵之。非禮。其說在
後篇。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受命不受辭。　受命宜乎弗受辭。可安社
稷則專之。聖經與結稱公子。三國來伐匪致師。　按盟稱公子。是與其盟。
至冬三國伐西鄙。則皆稱人。不罪結也。啖氏曰。結稱公子。以其憂國。欲嘉
之。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杜氏見前。杜預註。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
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范寗註。魯使公子結媵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
本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否則止。此行有辭也。　陸德明
釋文。要於遙反。注同。　楊士勛疏。傳辟要盟也　釋曰。文十六年季孫行父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若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
也者。彼以行父失辭。又無媵事。故云弗及盟。此有媵事。若齊宋不許。則直
書媵事而已。故云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
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注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　釋
文。見。賢徧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註但為遂事。假録媵事耳。故舉言陳
人之婦。不廣其主名。　釋文。為。于偽反。疏注但為至主名。　釋曰。假録媵
事者。媵是小事。不合書經。今既書之。故云假。非謂無媵事也。不廣其主名
者。謂不言陳侯夫人。而云陳人之婦。是不廣其主名也。其不日。數渝惡之
也。釋文。數。音朔。惡。烏路反。疏傳數渝惡之也。　釋曰。數。疾也。謂秋共盟。冬
而見伐。變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也。或以為數渝為今冬伐我西鄙。明
年春又伐我。故云數。理亦通也。　葉夢得讞。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主國
重無說。　右媵淺事不志是也。此蓋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
結實受命於魯使以媵往。何二國而強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媵而
直書盟。何用著結之遂。若結但以媵往。過二國而自請與之專盟。則非魯
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媵事。魯欲強
二國而要盟。虛設媵事以往。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

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強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要盟而必其從乎。程
伊川傳。鄄之巨室嫁女於陳。公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筆之以往。
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
而往。盟為遂事。程氏遺書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卻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胡安國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注見寬纂疏。按詩小序。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
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　公子往焉。是以所
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僖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
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纂疏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
盟。非其事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惡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
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纂疏據衛人晉人齊人來媵皆微者。
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纂疏據公子遂會戎盟于暴不言
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纂疏公羊遂。生事也。何
氏曰。生。猶造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繼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　得以便宜
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纂疏按疏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

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
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　刑。何者。終不可以
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纂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
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
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為後法。陳湯矯
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
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
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歟。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
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
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
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
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
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
書媵矣。　啖氏曰見陸淳纂傳微旨及陸淳纂例。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
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苪杜氏曰見杜諤會義。劉氏曰見劉敞權衡。張

洽集註愍按是時莊公昏懦丈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説獨程子為得之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董仲舒繁露精華篇曰春秋大夫有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命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之危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媵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説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陸淳集傳微旨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本反他處並不見於經必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為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義與屈完書族義同公羊穀梁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媵書者為遂

事起也公子結受命媵陳人之婦不受命與齊侯宋公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非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按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况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劉敞傳媵者何送女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權國義也其權國奈何齊侯宋公之在鄄則魯人憂大夫以君命出苟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結之遂乎盟春秋與之何用見春秋與之公子之尊非稱也媵陳人之婦非志也于鄄非地也稱所非稱以見義志所非志以見事地所非地以見權唯義為可以權劉敞意林婦功名任智數者亦多為義與權矣未必中也故明於王者之制乃可以為義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䇲為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竟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之予結者也劉敞權衡杜云大夫出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不得云本非魯公意而失媵陳之好也以為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筆削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决難以教後世矣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説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妊娣共之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苟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

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强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愆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千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紿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説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蘇穎濱解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略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苟命而不敢專正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鞏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龍學孫覺經解媵者常事春秋不書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而

戍宋盟遂詐公命以盟齊侯宋公於是之時齊桓方伯而宋又疆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故先書媵事于鄄以見其失陳之因次書遂盟又見其召冦之迹公子結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終及齊宋盟而齊宋皆怒是公子結一出而召三國之師爲結者不勝其罪矣所以使之者猶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召冦不可謂賢也或以爲貶之故不書卒然春秋之間惡有甚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皆不通此蓋以其遂盟召冦特書之爾若於其卒則其不爲大夫自不當書矣盟不言地盟于鄄也書及公子結爲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按結之遂事而致三國之師豈得謂安國家利社稷乎穀梁曰辟要盟也按春秋記事安得虚加其文乎若魯自辟要盟孔子亦當考實而出之也杜預曰結去其本職與二國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冬來伐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凡内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不曰如陳盖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君命矣且媵非所以于鄄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惡專命也杜諤會義摘微曰結本爲

媵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且明指掌義曰穀梁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爲媵人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是衛之東地也至鄄傳女會盟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也發微曰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者爲遂事起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懲之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内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内之大夫因君命以出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命而專之者盖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内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哀君道之微誅亂臣之矯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迹實故曰許其專之也　諤曰春秋所書媵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大而見其義也今書媵陳人之婦蓋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媵之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則及鄄而與齊宋爲盟非禮可知也公羊又以爲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爲哉觀結雖及二國盟而魯

於狄見伐亦無益耳或諸侯專相爲盟猶曰不可况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盟書以示譏杜預註見前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葉夢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啖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公子結魯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知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爲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爲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内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視有不可者不爲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張大亨通訓公子魯卿也而爲陳媵

臣是失職也媵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使官也卿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從君之命而至於累國此不可爲者也雖固位以辭之可也專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爲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責而不能辭賤臣之役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媵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特有累國之辜專命之戮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息齋高閌集註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爲齊宋之盟而出耳是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鄄也夫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爲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爲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爲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則秋既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是召冦耳結自是不見於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於結絀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其遂事之説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於王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爲功而受封賞是其爲

害不淺也慈湖楊簡傳公子不可爲媵而況於媵陳人之婦于鄄之遠乎是謂輕易失禮盟非道之所貴而又國之大事非公子所可專又因媵之餘便易僭舉及齊侯宋公盟大亂之道也端明戴溪講義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曾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爲誕而況無救於伐鄙之師乎平齋洪咨夔說陳微者之婦非陳侯婦也而公子結媵之晉執井伯以媵秦穆姬媵卑賤之甚結之媵以媵爲援也同盟于幽公疑於從僖且受鄭詹之逃齊桓知公有異意期於宋曹尋盟于鄄以堅其從公不欲往又重於違齊故使大夫以媵便道而趨盟示非爲盟而往輕侮甚矣疑於從僖曹未爲失而玩侮盟主外爲虛文之交中實詭道之尚明白洞達者不爲春秋所以探其用心而書之呂大圭或問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爲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遂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爲美者如齊桓師

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爲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爲此而遂爲彼之辭公羊以爲大夫無遂事出境則專之可也此言過矣善乎胡氏之言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於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黃仲炎通說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爲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眞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爲可罪況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而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爲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衛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衛則得之矣木訥趙鵬飛經筌可與權而不達權君子謂之固可與正而不守正君子謂之專了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守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爲利國家乎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爲而至於鄄哉齊桓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以爲四方諸侯之奏道里均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桓之霸當兩會于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于衛適遇其會也而遂及二君盟其意蓋以爲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霸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霸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而結之專齊桓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命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役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桓亦以結爲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爲會盟而來也於是怒而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

其欺也而陳亦與之何耶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也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誑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蓋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爲褒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齊宋嘗同幽之盟今何釁而伐魯哉以爲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矣存乎已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耶曰討鄭詹則胥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況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疾於魯尚何紛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爲褒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弑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爲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用故書公子鄄衛地盟于鄄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鄄以見結本適陳至鄄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爲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其出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爲重以國事爲輕以媵陳人婦爲重以盟二國爲輕其憂國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

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鄄盟為遂事罪其不敬也結于鄄遂及二國盟與祭公遂逆王后同意程頤曰見前程伊川傳胡安國曰見前宋史克鄉集註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說者皆謂春秋與其遂非也夫遂而能安國家定社稷者春秋之所與也其不然者則遂無益春秋將安取哉今公子結媵遂與齊侯宋公盟及冬而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雖遂而與之盟猶不免于伐是無益之遂也吾不識結之遂聖人果何取也家鉉翁詳說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氏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為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為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以結以僭盟召寇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魯而往盟之忠也雖戎未嘗為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觀乎黃震日抄媵送女也鄄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鄄頗難曉伊川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漢堂先生文集大夫無遂事人臣之經也大夫有遂事人臣之權也結本為媵使而擅與齊宋盟一時之權耳後世人臣有偷惰避事者指大夫無遂事以自解春秋書公子以進之以為後世人臣之戒也陳深讀春秋編結以媵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為解事殊不知媵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微者安可敵二國哉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挾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知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公羊傳見前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杜氏注見前杜預註劉氏權衡曰見前劉敞權衡家鉉翁備忘公羊有受命不受辭之文何休注之未盡胡氏釋之為詳吾夫子云不能專對者乃受命不受辭也專對則可謂受命以使於此若遵命而之他國專而行之則擅也然或事有危急如與陸渾

之戎盟雖可免猶不可訓此則於事無急下召三國之師果可謂利國家安社稷乎貶而書遂何疑書陳人之婦師氏謂之賤以魯國今公子媵非賤者也孫氏謂媵不書為遂事起且媵非重事本為遂起故畧言之義不在人字然而書結為公者何以公子為媵事以重臨輕也以媵事往遂與公侯伯者會盟以輕遂重也齊宋初以其為尊來盟故與之盟後知其矯命故來伐因知上幽之會或使卿亦得與盟但上以義會諱公不能親往不出主名此結以遂事有貶故出之書公子非褒也不惟其以重臨輕經筌謂魯大夫不去族著三家之張大亦有取焉又謂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結必有以欺齊此言亦可取因知結以欺猶盟上幽之會公實有故而使卿盟也諸說義畧同吳澄纂言公子結魯三命大夫嘗因受鄭詹之逃疑得罪於齊霸故命公子結與齊宋二君會鄄而盟冀以釋前罪而鄄之巨室有嫁女為陳人之婦者結以庶女媵之因有盟鄄之使而送其女於鄄然後與齊宋盟春秋以其不敬君命故先書其私事而反以君命之正事為遂事例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盟不惟不足以釋齊之怒而又以重魯之罪是以致齊之來伐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公羊曰見前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陸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程端學或問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挈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或謂此結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曰鄄者衛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蓋結為媵則知其為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程端學辯疑公羊曰媵者何至則專之可也何耕趙氏曰受命不受辭謂聘禮耳豈有以媵陳出而可以遂盟哉此盟之後齊宋不至尚且不可況禍實在後邪石氏曰以此防人後世猶有出疆矯制為國生事者可明許之哉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

穀梁曰見前。李廉會通按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
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固有漸。然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
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
羊以爲善。穀梁以爲譏實使之。皆非經旨。左氏注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
傳注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 王元杰讞義大夫受命出疆專命則爲
不敬。結受命以往媵非受命以尋盟也。至鄄而齊宋之君在焉。聞有伐魯
之謀。於是廢其媵事。遂尋齊宋之盟。以致不終媵事。召陳之怨。抗盟大國。
啓齊之爭。誰之過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娶皆有媵禮。送女曰媵。爲
人媵者送至嫁女之門。使之從嫡而行。春秋直書公子結明其媵婦之非
禮。書遂書及著其無君而專盟。書法考之。胥失之矣。程子曰見前程伊川
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爲三
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
事之辭。書及魯爲主。譏以私行而繼與大國盟也。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
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趙汸集傳媵者送女使從適。
也。禮諸侯卿大夫娶則同姓媵之。鄄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見前。何休
氏曰見前何休註。穀梁傳曰見前 趙汸屬辭內大夫出疆遂盟諸侯稱及

者一。公子結以送女至鄄。遇齊宋將伐魯。遂與二君盟以緩師。故稱及大
夫遂盟諸侯。故不月方案例斷遂及盟者。本媵陳人之婦而專行及盟之
事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
也。其說固是。而施於結則不可。何者。受命不受辭者。辭不出於命之外。及
盟之事。是不受命矣。豈不受辭也。況是年之冬。齊宋陳人之師伐我矣。豈
安利社稷國家者邪。未必非法之罪也。聖人書遂端謂其生事乎。李衡集
說內大夫書遂始此。 著魯以臣抗二君而要盟以取怨於伯主。臨川吳
氏曰見前吳澄纂言。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呂氏曰見前汪克寬纂疏。崔
植傳節。愚按以私家之小事。忝會伯之大命。先公後私而無所畏國之無
政莫大於此。書如臧孫辰之告糴于齊。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諸家之說
獨程子爲得之。公羊穀梁曰各見前。何氏曰見前何休註。張氏曰
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氏曰見前李廉會通

夫人

姜氏如莒 見莊二十五年。 杜預註。無傳。非父母而往。書姦。 似句夫人姜氏如齊二。詳見莊十五年。 重言夫人姜氏如莒重

孔穎達正義疏。注非父至書姦。 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爲如莒。婦
人不以禮出爲姦。故曰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楊士
勛疏。傳不踰竟 釋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張洽
集註爲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曾道
有穢。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
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爲齊之所取歟。龍學
孫覺經解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
兄弟不往。此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之詩也。衛文公露處于曹。夫人欲往
唁之而義不可。賦載馳以寫其憂。孔子刪詩三百餘篇。傳其可訓者三百
有五。而載馳婦人之詩。孔子取之。取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故父母之
國有時而不往。況他國乎。然則夫人姜氏如莒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
唁崔子方本例莒魯蓋婚姻之國。故夫人如莒。夫人如莒非禮也。是加月
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故不月矣。先事故不月。後事亦不
得而月。二十年二月夫人如莒加月以譏。是其例。杜諤會義禮家正則國
治。此明治國以家道爲先也。魯莊之立。不能規制其母。使數如齊國。如會
如師。不足道也。今又如莒甚矣。魯之不正可知。而春秋詳錄者。俾後世知
婦道之不可不謹也。葉夢得傳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息齋高閌集註
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穆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

莒非父母之國也。慈湖楊簡傳非父母之國而往亂也。莊公不能防閑其
母。至於此極。大亂也。餘義見二年禚之會。趙伯循之論。平齋洪咨夔說父
母國義猶不得歸。況莒乎。襄公弒。桓公立。文姜嘗一如齊。齊人以發夕之
迹未陳。雅不欲其來。故不復再往。而如莒。公之不能防閑至此益甚。原公
之意。豈不知和氣婉容奉令承志爲孝。而夫爲孝之道者不學故也。凱風
之美孝子。其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勸之不從。諫之不從。至於痛自刻
責如此。卒能感動不安其室之母以成其志。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公不以
納母於善爲孝。而以從母於惡爲孝。有愧睍睆好音多矣。未幾再如莒。可
勝嘆哉。木訥趙鵬飛經筌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
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桓不能繩之爲霸主之累也。李俞集義謝
湜曰。如齊已非禮。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家鉉翁詳說此文姜
也。比歲再如莒。春秋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
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遊
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敬鉉備志聖人於文姜屢書而不削。垂戒
深矣。經筌云。齊猶父母之國。莒何爲哉。淫奔極矣。蘇氏亦謂非父母國姦
也。吳澄纂言夫人自齊襄既弒之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

抂以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因此又復縱恣。故於今如莒也。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程端學本義。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特一邊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杜氏曰見前杜預註。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俞臯集傳釋義。文姜如齊。固失道也。至於如莒。失道甚矣。穀梁傳見前。李衛集說。著魯莊不能防閑其母以致淫縱之甚。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左氏傳。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杜預註。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註。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註。燕。南燕。冬。立子頹。林堯叟句解。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伐王。伐惠王也。不克。五大夫次惠王不勝。出奔溫。溫。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以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惠公亦恨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國。二師伐周納子頹。冬。立子頹。衛燕立子頹以為王。

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宣)伐我西鄙。杜預註。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人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重言伐我西鄙四。文十七年。定七年。定八年。　以句伐我北鄙九。見僖二十六年。伐我南鄙三。詳見文十四。伐我東鄙三。詳見襄八年。何休註。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　汪克寬纂疏。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陸德明釋文。難。乃旦反。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程伊川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胡安國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汪克寬纂疏。明非貶。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夫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去聲下同魯諱免難去聲之策。爲齊宋畫講好去聲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竽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纂疏。吳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愚按。或謂齊討鄭詹之納。未詹之來已二年。苟爲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興兵矣。　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張洽集註。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辠也。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陸淳辯疑。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以難邇我國也。趙子曰。春秋例。內以異外。豈爲私情生文。此大

煩碎。孫復尊王發微。桓胙宋陳伐我西鄙。討鄭詹也。劉敞傳。此伐我也。其言鄙何。伐我而言鄙者。遠之也。曷爲遠之。非我之咎也。劉敞傳說例。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吾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吾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劉敞意林。伐我西鄙。君子之於人。常自反也。曰我之不仁與。人之不我愛也。不信與。人之不我誠也。不恭與。人之不我敬也。則深思而篤行之。既行之而彼猶若也。斯拒之耳。今魯未有以負於義。而三國者輕加之兵。故不受也。君子可服以理。而不可誣以過。其自待也信。而待人也正。龍學孫覺經解。公子結以遂事召寇。故齊宋陳皆來伐我。三國有辭。故曰伐也。西鄙。魯之西境也。春秋外師之至。魯雖入其郛。亦皆曰鄙。蓋鄙者言其邊遠也。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也。魯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寇之來者不過至于邊鄙而已。不能至于國都也。我之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之閒隙。犯吾之邊鄙爾。故春秋之法。於內言戰而不言敗。言圍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不然。安得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外師之侵伐我者。皆莫能深入乎。此蓋聖人之意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曰。其言遠之何也。不使難邇我國也。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西疇崔子方經解。此公子結爲之也。結不終陳人之媵。抗齊宋二君之盟。此三國所以共怒而魯見伐也。傳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結一出使而致三國之兵。何以謂之安國家而利社稷哉。其說誤矣。杜諤會義。齊桓之伯。莊公於十六年會之于幽。諸侯共推事之。其可以同心勠力而翼戴天子可也。今魯雖不當納鄭詹。而齊豈可即會宋陳而伐之乎。於此見公子結之盟無用。而齊之興伐非方伯之正也。故主齊以示貶。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徐邈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見前。葉夢得傳。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鍾鼓以聞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葉夢得考。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蓋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於大都。而王畿止矣。大都之外即侯服。於王畿爲鄙。此與春秋書外伐魯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都鄙。蓋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內爲都。外爲鄙。鄙之爲言。猶野也。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

田以鄙者是也。賈氏疏别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於經，而理或當然，故吾疑王之子弟為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别同姓異姓，自當為一。不必更論親疏也。　周制王畿之內分五等，自郊至於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遂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比閭族黨之官為之。甸之外為三等采地，通謂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所食公卿大夫為之。井牧之法不通於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於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為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甸稍縣都皆備，亦必減於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辭楚之辭云，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莊王

滅陳，因縣陳。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滅小國，皆以為縣，其縣大夫皆僭而稱公，如白公葉公之類。而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則諸侯亦通有縣也。　王畿郊遂之外為甸，稍縣都各百里。稍縣都者，公卿大夫之采地。公食都，卿食縣，大夫食稍，或謂之小都，皆有邑。公卿得臣其民，大夫三世而後得臣其民，稱主。而士食於甸，謂之公邑，則不得臣其民，但食於租稅。周官載師所謂士田者也。其上士中士之别，則宜如王制所言制農田以百畝，自上農夫而倍之者，由是言之。諸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其餘皆再命一命，則不得如王之公卿大夫有邑以臣其民，亦但視田以食其租稅。而春秋之時，諸侯賜其大夫見於傳者，未嘗不言邑。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以賜趙夙畢萬為大夫。文公偁以一命命郤缺為卿，而與之冀。再命命胥臣，而與之先茅之縣。非特以賦禄而賞功者亦然。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一邑四井，為田三千六百畝，八邑乃當甸四之一。為田四千有奇畝。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戰，誓其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四甸蓋二十里之地。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而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已六十。則衛卿蓋有四十里之地矣。至晉侯取戚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則伯主之令也。豎牛取患伯三十邑以與南遺，則家臣

之為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考矣。　外侵伐書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都之所居，國以為種而别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蓋將尊其宗國，使外無得輒加諸我，故以别外之辭書。曰及吾之種而已。其實如莒伐東鄙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則非止其種外也。持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而非圍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襄之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使伐無言戰者，蓋皆服罪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由是也。故不服而至於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圍邑異文而見矣，則於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之大國，每為其隣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藉口。聖人雖為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為非乎。凡書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伐，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隣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使魯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國有四鄙而每追於其隣，其誰之過

歟。則於哀之末年，春秋終矣。特連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內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為政於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世有如魯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

息齋高閌集註　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怨焉。故齊侯連陳宋來討之，以其有辭，故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仗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

東萊呂祖謙集解　襄陵許氏曰：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不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鄄蓋養之以威而牧之以恩，此魯之所以懷服而不貳也歟。伊川先生解見前程伊川傳。杜氏註見前杜預註。

慈湖楊簡傳　齊桓不務德，動輒戰伐，幾明。

戴溪講義　是師也，其謂之何？抑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為盟，激怒於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於前，而書伐我於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

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為言遠也不以難邇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乎齊洪咨夔說誠未有不動詐未有不窮齊師加我屢矣未嘗書伐假滕而盟以為護則齊執辭以伐矣呂大圭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為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為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致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為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于鄄而其冬二國來伐孰謂結之專盟為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為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況無益乎木訥趙鵬飛經筌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恐而況隣國乎況霸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奸招侮敗伯業矣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為齊宋會于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為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師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得遁於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鄭國而受其逋逃取禍之道也凡諸侯來伐至國書伐我不

至國書伐鄙遇辱之事聖人於魯常婉其辭父母之國故也明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仇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仇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為此來說者以為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召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黃震日抄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至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按此說寬乎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陳深讀春秋編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來討及結以滕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東萊解敬鉉備忘此齊宋怒結以滕而遂盟陳亦怒而專於滕故皆來伐非由幽之盟以徵者會也杜注兼言之誤發徵以受鄭詹此雖齊之宿怨然非為此也以他國不至三國伐之實結啓之也書鄙者遠

也不至深入也餘書鄙者倣此曰伐奉辭伐罪之義何稱人胡氏謂將卑師少也經筌謂討其欺與抗也稱人以將卑師少但問罪耳不求勝也理亦或然石氏謂公子結之盟無益亦是吳澄纂言魯之臣送己女為滕而遂與霸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滕其國人之婦而輕慢霸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程端學本義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愚謂齊人摟諸侯以伐諸侯國有舉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其曰鄙遠邇我國也國有都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以難邇我國則是齊宋陳之兵本及國都而孔子私改魯史曰鄙以遠之也若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春秋詳內事故凡書加兵於魯者必言其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本所闕也李廉會通按經書齊

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四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見說又按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忿耳左氏註見前杜預註公羊註見前何休註穀梁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西鄙魯之西邊邑也齊主兵討公子結之盟故來伐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穀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此在鄄之師也公子結之盟齊侯為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特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人納子頹齊侯方伯也不能勤王而汲汲於服魯以不得魯則不敢失衛也齊侯見義不為而諸侯是急以是圖伯無惑乎糾合之難也梁寅考義公子結往滕而及齊侯宋公盟何也魯得罪於齊桓意者桓會宋公而召魯而莊公憚行乃使結往而因滕以行故書之如是滕不應書為與齊宋盟而書之也既盟而齊宋陳伐魯何也桓方怒魯莊公親往猶懼獲譴況以大夫受盟乎況結又因滕而會乎其受伐宜也三國稱人何也皆以大夫帥師也是時大夫不列名氏例以人稱之史文略也或曰結之往滕聞齊宋謀伐魯故因宋盟三國來伐則其怒未釋也李衡集說著伯者專主征伐之權故

梁氏曰見前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高閌集註是年閏十二月汪克寬纂疏齊桓十二年晉獻三年衛惠二十六年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年曹莊二十八年陳宣十九年杞共七年宋桓八年秦宣二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杜預註無傳重言夫人姜氏如莒凡二見莊十九年似句夫人姜氏如齊詳見莊十五年何休註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己月者異國徐彥疏註月者再出也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註不從至異國解云即上四年經云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註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不從四年之例而復出月者正為齊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范甯註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陸德明釋文莒音舉**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陸德明釋文竟音境楊士勛疏傳不踰竟釋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大禮之甚故詳之

胡安國傳十有五年大夫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

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音房**止水之所自來也**汪克寬纂疏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宮閫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纂疏毛氏詩小序**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纂疏朱子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別**筆例反**自遠於禽獸也**纂疏曲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纂疏杜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纂疏見大戴記**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纂疏諸若反**二年次享于祝丘**四年**又次如齊師**五年**又次會于防于穀**七年**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纂疏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纂疏按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祖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范氏曰見前范甯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張氏曰見張洽集註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張洽集註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孫復尊王發微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西嚋崔子方經解莒魯蓋婚姻之國也故夫人亟如莒夫人亟如莒非禮矣故月之以見譏且春秋譏夫人如莒而不譏夫人如齊與會齊侯則其義深矣夫人如例時杜諤會義聖人筆削不私善惡之記也終身不止者文姜也凡所以如往之事春秋詳錄之所以謹後世之戒爾**何氏曰見前何休註范氏曰見前范甯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息齋高閌集註齊魯不穆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述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

世婦人之戒端明戴溪講義文姜之惡豈容以入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為可恨爾木訥趙鵬飛經筌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非屠戮無以禁其搏噬彼得其死幸也黃震日抄姜氏至是不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陳深讀春秋編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敬鉉備忘非父母之國而如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則猶疑非姦而違禮至于再則姦不可掩矣春秋如婚姻及婦人之出尤詳者以國禍多自此始為後戒爾後世婦人之禍有不可勝言胡氏罪莊公之言是吳澄纂言比年書夫人往他國以姦而曾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哉程端學本義義見十九年**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嫁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辯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王元杰讞義程子曰比年如莒甚之也**元杰曰**文姜宣淫與齊相會猶假歸寧之禮今兩如莒復何名焉蓋惡之心亡矣其不失為禽獸也幾希春秋直書其事惡自著矣**餘同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文姜再如莒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矣**

穀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左氏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預註克能也。執燕仲父。註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陸德明釋文爲于偽反下文同。孔穎達正義疏註燕仲父南燕伯。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註鄔王所取鄭邑。釋文鄔烏古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註皆舞六代之樂。釋文徧音遍踊註皆舞六代之樂。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大咸堯也大韶舜也大夏禹也大濩湯也大武周武王也是爲六代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鄭伯聞之。見虢叔。註虢叔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註寇刑官。釋文樂音洛殃咎上於良反下巨九反。君爲之不舉。註去盛饌。釋文去起呂反饌仕眷反踈註去盛饌。正義曰周禮膳夫職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是不舉者既損食徹聲樂也。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釋文奸音干盍胡獵反何不也。要義子頹徧舞六代樂。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爲和欲使各復其焉。不克。不能得和。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也從衛伐周立子頹者。夏鄭伯遂以王歸。鄭厲公遂以惠王歸于鄭。王處于櫟。惠王處于鄭之櫟邑。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惠王及鄭伯入于周之鄔邑。鄔烏古反。遂入成周。自鄔遂入于成周洛陽之地。取其寶器而還。敗成周得國之玉器而反於鄭。冬王子頹享五大夫。子頹既立乃爲蒍國等五大夫設享燕之禮。樂及徧舞。享燕之時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見虢叔。虢叔虢公之字。曰寡人聞之。鄭伯自謂以吾所聞。哀樂失時。人之哀樂各有其時當哀而樂當樂而哀謂之失時。殃咎必至。凡失時者災殃咎戾必至其身。今王子頹。時頹已立而稱王子不與其爲王也。歌舞不倦。樂必歌舞倦佚故曰歌舞不倦言不息也。樂禍也。是以王室之禍爲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也夫司寇行刑戮之事。君爲之不舉。是日天子爲之不舉盛饌去樂。而況敢樂禍乎。而況敢樂王室之禍乎。奸王之位。謂子頹入犯惠王而篡其位。禍孰大焉。天下之禍難孰大於此。臨禍忘憂。子頹當王室之禍而無憂戚之心。憂必及之。必有殺戮之憂及乎其身。盍納王乎。何不相與以討子頹而納王之義乎。虢公曰。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虢公聞鄭伯之言以爲是吾之所求願也。

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和王室不克。當時子頹既立。惠王不知在何處。蓋是時都在京師。兩邊各自有黨。看和王室一句。便見得鄭在周調護兩邊。後來鄭伯以王歸。王處于櫟。此是惠王之黨少。不能使勝子頹。遂自出去避他。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是六代之樂。如曾有四代之樂。是成王當時賜周公之樂也。東萊呂祖謙續說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王無事時。虢爲厚。於鄭爲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緊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周公告老。只以此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辨別。其果是誠意來享。又須辨別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辨別其真偽。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緣復來。蓋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宮于玤。此正是享多儀。儀不及物者。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閒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伯却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顛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使都不見。至於平時冷淡底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覩跡。

夏齊大災。

經　杜預註無傳來告以火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孔穎達正義疏二十年注來告至六年。正義曰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注克寬纂疏按穀梁云其志以甚也謂災及人似公羊解宋

大水之說。辯疑權衡既言之矣。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陸德明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徐彥疏。大災者何。　解云。欲言大疾疫而經書災。故執不知問。　注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解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案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更言大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　釋文。痢力二反。疾疫也。疫音役。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釋文。邪似嗟反。瞻注與宋大水同義。　解云。即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從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　注齊侯主七人。　解云。晏子春秋文案彼齊景公謂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為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然則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過爾不作。戴宋之不得寧可問乎。　葉夢得傳。周官有大札。有大荒。有大裁。大札。疾也。大荒。飢也。大裁。水火之害也。齊非二王之後。而亦得書者。以其災之甚。故加大焉。猶陳鄭宋衛四國同日災而書爾。以痢言之誤也。曰及我。亦非是。說已見前。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范甯註。外災不志。此謂災及人也。外災例時。　楊士勛疏。傳其志以甚也。　釋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內則書日。新宮御廩之類是也。其外則時者。則宋大水。齊大災之等是也。昭十八年。不書時。以四國同日。故出其外災。志者皆發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火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張洽集註。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劉氏曰。見劉敞傳。　陸淳辯疑。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啖子曰。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　孫復尊王發微。災。火災也。言大者。其災甚也。劉敞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爾。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劉敞權衡。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乎。又曰。何以書。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內哉。　龍學孫覺經解。大者非常之辭。災者。莫知其所從來也。齊大災者。記其非常。且火之發。不知所從來也。春秋詳內而略外。內之災異。其書。我史故也。外災之書。惟周齊陳宋三數大國。使近者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耳。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按經書宋災。記甲午之日。宋衛陳鄭災。記壬午之日。豈是大瘠止於一日之間乎。非也。穀梁曰。其志已甚矣。按宋災不書大。豈亦甚而後書乎。亦非也。　西疇崔子方經解。大疫也。不以月志。知其為大疫也。大災例月。疾災例時。　杜諤會義。齊與魯隣國。爾災異亦有從而錄之者。春秋之世。皇不極而災異屢見。齊侯圖伯。專務侵伐。而方伯之道失其實。災之所致。不亦宜乎。穀梁所謂志已甚也。凡外災書其一二。則列國從可知。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辯疑曰。前見陸淳辯疑。　葉夢得傳。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災。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災。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略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廐庫壘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災。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息齋高閌集註。大災。疫也。以別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諸侯莫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有天災以及之。春秋之為書。託已往之事。為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內悉書之。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　慈湖楊簡傳。火曰災。其尤大者曰大災。書外災。以來告魯致弔禮也。　平齋洪咨夔說。天火曰災。大水曰災。旱甚曰災。大疾癘亦曰災。此不必其為何災。其為非常之變明矣。魯往弔災如秦。故書。伯圖起而王迹熄。設心舉慮。發號施令之間。動與天違。故天出災之大者以警戒之。烏可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而委之適然之數乎。管氏爾有格心之舉。必有見乎此。　木訥趙鵬飛經筌。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日齊伐我西鄙。何為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適也。大災甚矣。宮廟廐庫盡矣。可不弔乎。書之以見桓之霸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　李俞集義。程氏學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　謝湜曰。火出為害。乃天降災於人。故火焚宮廩皆曰災。其為災大。故書大災。　家鉉翁詳說。外災何以書。為魯弔。故特書。黃震日抄。天火曰災。大災者。宗廟廐庫皆盡之辭也。公羊註以為疫。　敬鉉備忘。公羊無大字。外災因告而書。重天變也。乃恤隣之義。姑舉其一二者也。詳見上十一年大水下。書大者。亦以甚告而書也。例曰。天

大曰災人大曰火程氏曰為害者亦曰災是也程端學本義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恐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其志以甚也此說近之公羊曰見前李廉會通李廉會通按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至及我也註痢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据不取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壬申子類傳外災不書書齊大災者災及人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名

秋七月。重言秋七月十七詳見隱元年息齋高閌集註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人伐戎。穀梁作我杜預註無傳重言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林先生句解齊始治戎汪克寬纂疏案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張洽集註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之時諸侯衰戎狄入居中國齊桓行伯始興師伐之蓋齊桓有意於中國也然而用師亦止書人者以其德義未著而專事兵革

春秋不遽褒將有待也杜諤會義厲王之暴宣王興起之六月之詩宣王所以攘夷狄也平惠以降政教陵替四夷乘之後横中國周衰不能攘正而卻之懷諸侯有能驅之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少安矣齊桓圖伯夫子之心必欲其即率諸侯以攘逐夷狄尊正中夏是其職也至此伐戎而書之曰人得無旨乎三傳及諸儒畧而不解且晉文之伯一年伐楚而爵見于經今齊侯伐戎而反人之者春秋以晉文之入而有救宋伐楚之功蓋攘夷狄之心甚速為可與也齊桓之入于今十年滅譚滅遂止欲貪廣土地至於伐宋伐鄭伐魯皆率諸侯而伐之若此戎狄之類未嘗率諸侯同力致討故人而稱之使若微者以見其用心之略而徒欲以尊周為名也息齋高閌集註齊人曷為伐戎戎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冀功則足以夸權別國而示人以莫已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為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端明戴溪講義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於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彊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公圖霸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平齋洪咨夔說北戎伐齊嘗乞師于鄭齊有戎患舊矣桓公之伯正欲尊中國攘夷狄楚有自王之罪未遑問而首伐戎治小以警大攻瑕以撼堅用兵先後之序也孔明用蜀所急者魏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先致力於南夷蓋得此意真德秀讀書記按大災之餘不知恐懼脩省而遽勤兵以伐戎不待貶削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或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譚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此聖人皆詳録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微之者凡以著其自為封植而緩於攘卻四夷也信乎曰不然戎之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之伯豈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者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夷狄故其汲汲焉以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為中國患戎不能為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禽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聖人有惓惓桓公管仲之意毋徒槩以伯圖而絶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

之初滅譚滅遂猶恃力以逞自盟柯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當在盟柯以後乎黄仲炎通說攘夷狄所以安中國也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聖王之待夷狄也不弛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妄征故蠻夷猾夏有刑玁狁孔熾則有伐苟非有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荆楚陸梁入蔡伐鄭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猾夏之罪而必伐之是於齊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有生事妄征之過矣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遠於中國乃舜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衛魯之間隱桓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則其為患尤近霸討所當先也所貴乎霸主者以其能尊中國攘夷狄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鄰國齊桓可不討乎桓公即位盖十年内則伐叛討貳以立己威而已戎盖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亦足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霸討也而聖人書人責其緩可知李俞集義謝湜曰戎為中國患久矣合諸侯攘夷狄使犬羊順服而中國安彊方伯之事也桓公務廣土地服諸侯以彊齊國而已故滅譚滅遂以益封疆伐宋伐郳伐鄭伐曹以振威力至於荆入蔡戎使曾未嘗以救難之師一過而問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後起而伐戎將何以服四夷強

中國哉。除同王元杰讞義 家鉉翁詳說 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頹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伐周而立子頹。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為盟主。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叛。殺子頹。及為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為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伐曹。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秋人之所以貶也。黃震日抄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荊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畧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荊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陳深讀春秋編 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左傳是年王居鄭。敬鉉備忘 微者稱人。例之常也。或有貶而稱人。變也。此一事。公羊左氏皆不釋人字。史因赴而書。聖人存之。或謂亦見齊桓以兵屬諸侯及隣國以先自封殖。今始一伐戎為譏。此言過矣。宣王猶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苟內政不修。豈能外攘哉。桓雖不能為王者之內修其政。而以兵屬諸侯。亦必待大而伐戎也。然豈急於攘夷伐戎之後方討楚。自有次叅經筌舊亦嘗以宣王內修政事此桓。至此曰緩。何不自信耶。穀梁謂伐我者誤。故來戰來伐鮮有不書鄙者。雖哀公八年九年有伐我之文。此誠

伐戎待大而方謀外攘之漸是也。程端學本義 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于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許氏曰見前黃震日抄 真氏曰見前真德秀讀書記 王元杰讞義 程氏曰。春秋書齊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元杰曰。齊桓伐戎之時。子頹搆亂。王室伯主所當興勤王之師。效臣子之職。豈非大義所當為耶。捨此不務。方且興師伐戎。是孰重而孰輕也。然王室之亂。經削不書。所以存萬世之綱常。伐戎之役。經貶齊書人。所以責伯主之失義。予奪之法。豈不明乎。俞皐集傳釋義 戎。濟陽路濟陽之戎也。近於齊。此必因齊災而侵之。故齊為伐以報也。大災之後。不知脩省而伐人。罪可知也。李衡集説 著齊以伯主自任。故罪當伐戎而不能靖王室之亂。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呂氏曰見前呂大圭或問 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邦孚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十八陽

妝

洪武正韻側霜切。女子又飾也。亦作粧。許慎說文：妝，从女牀省聲。側羊切。顧野王玉篇阻良切。粧、側牀切。亦作糚。妝音莊。畫妝。陸法言廣韻：女子粧粉飾。徐鍇通釋：今俗作粧。丁度集韻：或作裝、糚、粧。司馬光類篇：又側亮切。張有復古編別作粧非。妻撤廣干祿字：妝、粧並通。戴侗六書故：又作裝、粧、裝。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則霜切，與粧同。俗作粧，非。韻內不收，宜知。郭守正紫雲韻：韓詩桃李晨粧靚，此是俗粧字。諸韻並無，宜知。闕此，恐或失韻。楊桓六書統：照母。妝，从牀省。古文妝，籀文。裝，或从壯聲。粧、糚，並俗。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通作莊。相如賦：靚莊刻飾。郭曰：靚莊，粉白黛黑。亦通作裝。倪鏜六書類釋：裝，見衣部。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女，爿聲。趙謙聲音文字通：照网切。俗混莊、裝，作粧、糚，非。韻會定正字切：知光切。知真體妝。

篆 妝 陸叔 妝 說文 妝 糚 糚 並集韻見杜从古 妝 徐鉉

書 妝 禹 妝 文 集篆古文韻海 妝 篆韻 妝

六書 隸 妝 妝 並六書統 草 妝 蘇 妝 張 妝 鮮于

統 書 書 軾 漢 樞

總敘

事物紀原：周文王時，女人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宋武宮女劾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文宮中紅粧，謂之桃花面。古今事通：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婉兒，以掩黥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 姚翻詠美人云：臨粧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將粉中絮，擁淚不教垂。粉中絮，即今粉撲兒。晉宋間已用之。

佛妝

能改齋漫錄：張芸叟使遼錄云：胡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按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虜妝尚黃久矣。萍洲可談：先公言使北，虜見虜使耶律寀車馬來迓，車中有婦人，面塗深黃，謂之佛妝，紅眉黑吻，正如異物。或說人眉在眼上，設有眉生眼下者，衆必駭見。使人人主眉在眼下，而忽見眉在眼上者，其駭亦爾。故天下未嘗有正論，雖然如此，要之世間事不可立異，且須通俗。宋莊季裕雞肋編：燕地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栝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彭汝礪鄱陽集：婦人面塗黃，而吏告以為瘴病，問云謂佛妝也。 有女夭夭稱細娘（北人謂婦人有顏色
者為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華人怪見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妝。

墨妝

孔平仲雜說：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所謂鉛黃者，以此歟。

唐妝

太平廣記：沈明遠寓簡言近時士大夫好為怪服，號曰唐妝。

啼妝

東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妝。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自大將軍梁冀家所倡，京都翕然，諸夏皆倣效。 梁統傳：統玄孫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梁冀傳：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 鄭楨詩詠海棠 應為無詩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妝。

淚妝

開元天寶遺事：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妝，識者以為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江湖續集蕭立詩 賦粉勻成玉筋垂，春風面面曉妝遲。妝成圖得君王顧，卻為君王識別離。

醉妝

五代史前蜀世家：蜀人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蜀檮杌：衍為尖巾，妃妓皆夾臉連額，渥以脂粉，曰醉妝。

曉妝

唐李郁詩集 調笑令 伏以長安麗人，杜工部水邊瞥見；洛川神女，陳思王夢裏相逢。錐賦詠之盡工，亦纖穠之未備。若廼吟煙吐月，鏤玉雕花，衆中興做百宜嬌。詩裹裝成十樣錦，漢鬢楚腰呈妙伎。竹枝桃葉換新聲，綵袖初呈傳踏來。 睡起斜痕印枕檀，弄羞未怕指尖寒。紫綿香軟紅膏滑，不惜春嬌對舞鸞。裊鬢細髮金泉亂，春工只在纖纖玉。卻月彎環未要深，留著伊來畫雙綠。雙綠淡勻拂兩臉，春融光透肉。起來却怕東風觸，本是一團香玉。飛鸞臺上看未足，貯向阿嬌金屋。玉臺後詠喬氏臨鏡曉妝詩 林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雀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宋名賢詩集 淺畫脩娥薄傅腮，淡妝雅稱壽陽梅。丁寧不用梳高髻，勻引朝臣諫疏來。元許有壬至正集 題善原道經歷所藏唐人曉妝圖 錦帳春寒曉起遲，臨鸞無語更嬌癡。勻妝未了花陰轉，已過農家饁餉時。米希顏鄒泉吟藁 米希顏題曉妝圖二首 春慵步尺曉難回，妝罷嬌慵侍妾催。莫怪鉛華多半面，當時誤得主恩來。 一身何啻當三千，列屋閑居漫取憐。長恨昭陽深殿月，等閑不到玉臺前。 國朝錢宰臨安集 曉妝詩 白玉搔頭手自挼，曉妝臨鏡試蘭膏。回頭欲問張京兆，莫把蛾眉畫得高。

倦妝

宋江湖續集盛世忠倦妝圖 睡覺春山懶更添，起來餘恨鎖眉尖。料應春事關心曲，怕見楊花不捲

籨。宋趙君鼎詩錦帕新裁截月屏。旋開妝合間雲鬟。一成貪耍慵梳洗。日晚惟塗翠黛眉。杜壽域詞港妝燕歸梁詞　風擺紅綃卷畫簾。寶鑑慵拈。日高梳洗幾時忺。金盆水弄纖纖。　髻雲鬆髩衣斜褪。和嬌懶瘦巖巖。離愁更被宿酲兼。空贏得病厭厭。

殘妝　唐施肩吾詩妓人殘妝詞　雲髻已收金鳳皇。巧勻輕黛約殘妝。不知昨夜新歌響。猶在誰家繞畫梁。吴融詩賦得欲曉看妝面　朧朧欲曙色。隱隱辨殘妝。月始雲中出。花猶霧裏藏。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黄。轉入金屏影。隈侵角枕光。有蟬離鬢樣。無燕著釵行。十二峯前夢。如何不斷腸。劉賓客詩巫山神女廟　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

收妝　唐施肩吾詩收妝　斜月朧朧照半床。薿薿孤妾懶收妝。燈前再覽青銅鏡。枉插金釵十二行。

催妝　南部新書陳嶠子然無依。暮年獲一第。還鄉而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合卺之夕。自賦催妝詩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還是小孩兒。聞者絶倒。清波雜志頃歲兒女合卺之夕。婿發高座賦詩。催妝爲常禮。後皆略去。唐陸暢詩雲安公主出降雜詠催妝　天上瓊花不避秋。今宵織女降牽牛。萬人惟待乘鸞出。乞巧齊登明月樓。　少妝銀粉飾金鈿。端正天花貴自然。聞道禁中時節異。九秋香滿鏡臺前。茅盈詩賦上清神女催妝　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賈島詩友人婚楊氏催妝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陽臺近鏡臺。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裏一枝開。盧儲詩催妝　昔年曾上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何光遠詩催妝二首　玉漏涓涓銀漢清。鵲橋新駕路初成。催妝既要裁篇詠。鳳吹鸞歌早會迎。　寶車輾駐綵雲開。誤到蓬山頂上來。瓊室既登花得折。永將凡骨逐風霄。徐璧詩催妝　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别作春。不須滿面渾妝却。留着雙眉待畫人。宋黄滔詩催妝　北府迎塵南郡來。莫將芳意更遲回。雖言天上光陰别。且被人間更漏催。煙樹迥垂連蒂杏。綵童交捧合歡杯。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雲谿友議陸暢奉詔作催妝詩　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曙霞。徐節孝先生集催妝　晉卷子方樂。秦樓子幸俱。所期爲列女。應不訕庸夫。野叟田無璧。仙娥佩有珠。鸞歌迎弄玉。麟哺宴麻姑。自是閨中秀。何煩臉上朱。君看聞風客。親駕五雲車。　行事從來號闊迂。酒闌詩興便豪麤。盧公誤妾平生事。嫁得來皇卧草夫。代新人寄曾山。曾山乃盧公也。錢塘韋驤集孫太守席賦催妝

蘿蔓新帷可重誇。葭莩舊契轉增華。閨門素守先生訓。半卷來歸御史家。直户三星參節候。迎車百兩滅浮奢。鵲橋深夜飛霜冷。早對菱花整鬢花。粲子野詩李少卿宅除夜催妝納裴修度郎　裴李門頭車馬盛。斗杓臨曉欲東迴。天真都就妝前好。春色偷從夜半來。圍裏花枝燈樹合。月中人影鏡奩開。詩家無自矜吟筆。不惜鉛華不用催。陶朱新録嘉王榜王昂。既作狀元。始婚于某氏。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走筆書一闋。名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汙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張孝忠詞野逸堂長短句鷓鴣詞　荳蔻稍頭春意濃。薄羅衫子柳腰風。人間乍識瑤池似。天上渾疑月殿空。眉黛小。髻雲鬆。背人欲整又還慵。多應沒箇藏嬌處。滿鏡桃花帶雨紅。

梳妝　宋史浩鄭峯真隱漫録梳妝八首　隨宜首飾莫留情。珠翠雖多未是榮。不見孟光居儉約。荆釵却立萬年名。　南蕃有鳥翠蔵裘。千百爲群自在飛。負痛銜冤無罪死。將來貴室縷冠衣。　貴家所好若無偏。翠羽真珠不直錢。簪珥一求難得貨。窮山深海盡騷然。　生靈青血是婚錢。買得珍珠顆顆圓。痛惜鮫人在深海。風潮沉溺幾多船。　北珠大座在戎蕃。不定還首光玉盤。鉅萬貫錢收拾得。到頭終不救飢寒。　綳草鋪茸玉作冠。四時花樣數千般。當思蓮首寒牕女。終歲無油兩鬢乾。　倡優卑賤起謠風。塗澤唯知特地濃。珍重賢門貞潔女。不施朱粉自雍容。　常須默坐悟前因。爲愛鉛華墮此身。若也於斯能改悔。來生定免落風塵。

慵來妝　伶子于趙后外傳后妹合德爲薄眉。號遠山黛。施以小朱。號慵來妝。

血暈妝　唐語林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如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妝。

僊娥妝　類説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娥妝。

時世妝　類説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妝。唐白居易詩時世妝　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顋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一作青）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

半面妝　南史梁元帝徐妃列傳。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鬌朶妝　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傳。后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𩦸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鬢朶之妝，人皆效之。

桃花妝 中華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為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為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妝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妝，揷通草朶子，着短袖衫子。又曰：桃花妝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臙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

梅花妝 訓女蒙求：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王思謙詩題壽陽梅妝圖 致遠畫：一聲白鳳度江潮，使覺金陵王氣銷盡，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

漢宮妝 唐韓偓香奩集梅花詩：燕釵初試漢宮妝。

內樸妝 賀方回東山詞 蝶戀花：小院朱扉開一扇，內樸新妝，鏡裏分明見，眉暈半深脣注淺，朶雲冠子偏宜面。被掩芙蓉熏麝薦，簾影沉沉，抵有雙飛燕，心事向人猶靦覥，強來窗下尋針線。

虢國淡妝二 小說蒙求：虢國夫人不施妝粉，自有美艷。杜甫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出楊妃外傳

女明妝 太平廣記：李群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曰：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高髻險妝 唐會要：有司奏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開額，以金銀過為首飾，並請禁斷。仍請勅依正元中舊制，勅下後，諸司及州府牓示，限一月內改革。

嚴服靚妝 唐書駱賓王傳：嚴服靚妝。

麗服靚妝 唐[illegible]：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梨花洗妝 宋胡曾詠史詩：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為梨花洗妝。西洛逢春對艷陽，梨花雪吐數多香。都人攜酒爭歌舞，三揖花神為洗妝。

婢不得濃妝 太平廣記：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見給燕脂一錢，買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謂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令剋其眉，以青填之，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即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

閨妝 事林廣記：漢史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劾之，敞答以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敞之所為誠有矣，然天下慕之，爭學為京兆眉，當是則粉白黛綠之妻，亦可為好事者助也。

宮製薔薇油 真麻油隨多少，以甆瓮盛之，令及半瓮，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將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滚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蔕，納瓮中，令燥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沘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水絕類，取以理鬢，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宜為面脂。

香髮木犀油 岩桂花滚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蔕，令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濕紙相傳為度，納甆瓮中，厚用油紙封繫瓮口，坐瓮於釜內，以湯煑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沘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愈香，以此油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染鬢威仙油 威靈仙十莖，側柏葉二枝，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二片如手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瓮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苓香、百藥煎之類。逆鬢髮鬱結，不堪梳理，有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玉女桃花粉 益母草亦名火杴草，莖生如麻而葉差小，開紫花，端午間採，曬燒灰，用稠米飲搜團如鵝卵大，熟炭火煆一伏時，火勿令焰，焰即黑，取出搗碎，再搜煉兩次，每十兩別煆石膏二兩，滑石、蚌粉各一兩，臙脂一錢，共研為粉，同殺麝一枚，入器收之。大能去風刺，滑肌肉，消瘢黯，駐姿容。

唐宮迎蝶粉 粟米隨多少，淘淅如法，頻易水浸，取十分清潔，傾甆鉢內，令水高粟寸許，以薄綿幂鉢面，隔去塵污，向烈日曝乾，研為細粉，每水調少許，着器內，隨意調花，將粉覆蓋燻之，媚悅精神。

內宣黃耆膏 黃耆、防風、赤芍藥、天麻、地黃各一分許，浸麻油五兩重，七日外慢火煎，令耆不可焦赤，去滓，入黃蠟五錢重，再略做新綿子濾過，可以禦風露，悅顏色，比尋常面脂，大類膏藥。

太真紅玉膏 杏仁去皮，滑石、輕粉各等分為末，蒸過，入腦麝少許，以雞子清調勻，早起洗面畢傅之，旬日後色如紅玉。

孫仙少女膏 黃柏皮三寸，土瓜根三寸，大棗七箇，同研細為膏，常早起化湯洗面，用旬日，容如少女，以治浴尤為神妙。

錢王紅白散 白芨、石榴皮、白附子、冬瓜子、蔓荊香各一兩，為細末，卻以法酒浸三日，早起洗面畢傅之，七日後面瑩如玉，頻用尤佳。

畫眉集香丸 真麻油一盞，多着燈心搓緊，將油盞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煙凝上，隨得掃下，預於三日前用腦麝別浸少油，傾入煙內和調勻，其黑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燈花，用尤佳。

熏衣笑蘭香 藿苓松芷木茴丁，茅賴芎黃和桂心，檀麝牡皮加減用，酒蒼日曬乾，絳囊盛苓以蘇合

油揉調勻松茅酒洗三賴米泔浸大黃蜜同蒸麝香遼羨係入薰衣加殭蚕常帶加白梅肉　惜髮神梳散　土當歸荊芥黑牽牛白芷藏蕾仙側柏葉訶子等分為細末隔夜用藥辮髮中火早理之能去風屑除垢膩解髮結　牢牙擦香散　香附子多採淨洗曬令燥燒灰存性碾細為末常用擦齒大能愈牙宣辟口氣日間常作食微攪香甚佳　遼肌五香圓　丁香麝香陵香木香藿香白芷當歸桂心等分為細末蜜丸如豆子大日間或卧次頻含嚥半月後口脉間鎮存香氣　太乙靈應膏　露蜂房一兩杏仁去皮尖一兩蛇蛻玄參各半兩黃耆三分各細剉鉛丹五兩童男女亂髮一拳如雞子大淨洗日乾先用麻油一斤同髮入器慢火煎令髮消再入杏仁煎黑持起澄去滓換入別器以餘藥除鉛丹外同熬候焦黃又澄去滓却入鉛丹以柳木攪五千轉滴入水中取軟硬為度傾磁合收之專療婦人內外瘡瘍諸藥不瘥用少許薄紙貼傳患處日一換夜一換五日見效之　西施脫骨湯　乳香杏仁各半兩朴硝桑白皮各二兩分作五劑每劑先以桑皮杏仁投新瓶中汲水五碗煎去小半却入餘藥緊封瓶口再煎片時持起揭去封處架足於其上薰之候可容手傾出浸洗畢仍舊傾收經三兩日後再溫熱如前法薰洗每劑可用三次盡及五

劑欸若未縛任其札縛甚效　金蓮穩步膏　黃柏皮黃連荊芥穗黃丹等分為細末專治腳甲痛不可忍及腳脂纏腫爛不容包帛每以少許乾摻患處立見神效　玉屑飛靈散　煅石膏半兩滑石一兩枯白礬少許同為細末專治腳脂纏爛痒腐液粘漬有妨札縛每用乾摻患立驗陰汗尤効　削刺金刀散　石灰末少許以水小盞化開入糯米一合熬熟焙乾同烏頭三箇碾細別以硼砂一錢黃丹三錢研勻灌足後以刀削去肉刺微令見血取棗肉搜藥貼上面裂帛繫之立効

紅妝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外集楊家一捻紅嬌潤與醉西施較等差僅使紅妝無揞在實兆須也是閑花楊家一捻紅醉西施紅妝實兆皆芍藥名也醉粉絲直凝叉實兆惟掛紅妝是公二十六七歲時詠芍藥樂府中語也醉粉凝叉亦是芍藥二名　宋蘇東坡詩詠海棠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

裝

洪武正韻側霜切齊也裹也又飾也亦作裝許慎說文裝從衣壯聲側羊切顧野王玉篇祖良切束也陸法言廣韻裝束又則亮切徐鍇通釋側良切宋重修廣韻又側亮切戴侗六書故飾衣具也俗因用為裝飾之義别作妝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乃促裝治裝字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莊裝俗音裝裝俗在壯二音正作裝字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楊桓六書統照母裝原裝裝隷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滲博義通作裝裝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岡切此乃裝字故从衣杜林傳作裝裝非二字壯聲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真樣裝

篆　壯衣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　古文　裝　徐鉉六書統　隷書　裝　王純碑見洪适漢隷分韻　草書　裝　張錦漢　韻海篆韻

痣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裝

荊釋常談漢曹參為齊相及蕭何薨參乃趣治行裝曰吾入相數日果召參代何為相國　元釋晉山集趣裝詩　天風滲滲吹我衣松蘚曉色光熹微石泉瀏亮生暖響宿雨縣疾同翻飛當翁米聲要行腳仰面看山與山約秋菰米熟邊我歸細覷山衆對山酌

辦裝

野客叢書漢明帝諱莊以辦裝為辦嚴或者以謂稱人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漢雋襲勝傳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猜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榮陽人張逸先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至縣

倣裝

錦繡萬花谷張平子思玄賦曰簡元辰而倣裝李善注倣整也始也　宋陸放翁集倣裝　絕物離人恨未能歸為旦過打包憎寒驢渺渺秋山雨孤楫昏昏夜店燈酒量已隨詩共退客愁仍與病相乘頓然衰颯嗟誰識俠氣當年蓋五陵

逆裝

唐項斯詩逆裝夜卷席育抱壁下床且鋪他處對燈光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蚊蚋巳生團扇急衣裳未了剪刀忙誰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長

晨裝

唐歐陽詹詩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鳩鵲聲衣裝微夜靡東囊事晨征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假息心所務前有程　許渾詩晨裝　帶月飯行侶西游關塞長晨雞鳴遠戍宿鴈起寒壞雪捲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誰家遊俠子一作誰家歌舞罷沉醉卧蘭堂

出裝

太平御覽易林變占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為江河

橐中裝

漢書陸賈傳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橐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續蒙求史陸賈傳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尉佗為南越王尉佗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齎襆裝

唐書哥舒翰事王忠嗣為衙將忠嗣被罪玄宗召翰入朝拜隴右節度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舒翰止齎襆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用此足矣既見極言忠嗣之枉帝寤忠嗣得不誅

馬具裝

猗覺寮雜記馬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宋史列傳陶穀乾德二年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馬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絁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

認宮裝

賀方回東山詞水邊一笛清風弄荷神新月梳雲縷澄涼夜色纔過戲點黃昏雨俠少朋遊正喜九陌消塵土鞦韆裊紫騮花步過朱戶認得宮粧為誰重掃新眉嫵徘徊片晌難問桃李都無語十二青樓下指燈火章臺路不念人腸斷歸去

歲貢資裝

新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

得替資裝

唐會要宣宗大中五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事應諸州刺史除替後新人在遠者動經三四箇月不到任縱使近處亦或一兩箇月不到舊人在州既不理務又須一切州縣祇供將吏係舊銜參祇候守分者固難自處多端者猶能害人自今以後望令一應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勒到後交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勒到後與知州官分明交割倉庫戶口及諸色事不得分毫交加交割了便令舊刺史離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後稱有小小異同即令勘問知州官并任行牒所在勘問諸前刺史如大段差謬即委具事狀奏聞其知州官別議推勘應罷郡刺史未到除官者准會昌元年赦文已令所司在州縣供給伏恐日月久深不遵舊制望令所在經過州縣准舊節文處分勿使羈旅州許供三日縣許供兩日應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一攆什物雜任時亦例有資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額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載并會昌元年制勑只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戶至於用州司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郡皆自有規制緣未曾有明勑處分多被無良人吏百姓便致言告云

是贓犯自今以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亦不得分外別有添置若輒率斂科配故違勑條當以入己贓犯法餘望准前後勑處分勑旨宜依仍編入格令永為常式

厚自齎裝

小說蒙求武惠曹彬討金陵責僞主稱疾不朝之罪城陷羣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僞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焉之盡禮彬諭以歸朝奉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僞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不可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切諫彬遣五伯人為僞主舩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跎出談苑

泛海之裝

晉書謝安為會稽王道子所構出鎮廣陵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

為將軍辦裝

東漢書彭寵自立為燕王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共縛著床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曰促為將軍辦裝將妻入收金帛衣物裝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令寵作書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持記出城因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卿治裝

葉石林燕語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翌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詔密飭裝

唐史韋澳授河陽節度入辭宣帝曰卿自去我我非去卿在鎮累年帝遣使至鄜道出澳所以薄紙手作詔曰密飭裝秋當相見蓋以為相也

不在越裝

李翰蒙求宋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利數倍並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慶之急裝

南史沈慶之傳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使領隊防東掖門轉正員將軍及劉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韤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

凶門柏裝

南史宋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圍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

夫婦

道裝

聞見善善錄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勗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諸柴爲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咨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像婚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宋邢堯夫詩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 安居塵尾道衣裝里閈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爲道堯夫何者敢披襟向子諲酒邊集鄴小娘道裝南歌子 縹緲雲間質輕盈波上身瑤林玉樹出風塵不是野花凡草等閑春翠羽雙垂珥烏紗巧製巾經殊不動兩眉顰須信鉛華銷盡見天真

寶御珍裝

五燈會元永安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悟曰寶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封傍他門

郭索束裝

宋楊誠齋集答周丞相送糟蟹詩 郭索束裝更挾帶糟之味餘鋰雕巧新翻寒具之油豈加遵之敢嘗敬造稱而先薦

七寶裝

五代史蜀主孟昶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鑑裝

廣益集鑑裝式 元損銀外裹黑漆鑑裝一副底蓋共四楅内有黃銅鏡一面銀稜裹黑漆粉合兒四箇底蓋銀裹除外别無事件蓋名覆臨第二楅名毘禹第三名中翕第四名底禹

潢裝

西漢叢語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黃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宫譯後有魚朝恩銜又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文

宋北磵禪師集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普賢未裝蹟高宗嘗到 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樓金閒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藏此段光明曲爲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瓶瀉之機滿月無虧壯億萬歲龍游之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十八陽

裝

洪武正韻側霜切
見後漢杜林傳

椿

洪武正韻側霜切椿橛許慎說文橦橛杙也从木舂聲啄江切顧野王玉篇陟江切橛也又書容切橦也孫愐唐韻都江切郭忠恕佩觿集椿椿上陟江翻椿橛下書容翻橦也丁度集韻株江切杙也戴侗六書故說文新附曰橛弋也橛短曰椿俗又曰樫椿聲之轉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涂江切鄭之秀精明韻唐封椿庫楊桓六書統知母樁紐見椿韻下依此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杙也韓愈詩斬拔梓與椿字涤傳義音莊橛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江切古用舂韻會定正宇切知光知真撞椿

篆 椿 徐鉉　書 椿 篆韻　椿 六書統

隸 椿 六書統　草 椿 並張　書 椿 錦溪　椿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封椿

文獻通考左藏封椿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孝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脩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即祖宗時書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為大觀東西庫奉繪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献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椿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其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為言乃罷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詔中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閒偶有闕額未招簡人充塡者其請受並令封椿毋得移用於次年春季具數申樞密院

元豐元年七月十三日詔諸路轉運及開封府界提點司椿管闕額禁軍請受據元額月給錢糧委提點刑獄及府界提舉司拘收於所在別封椿　二十四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請受可令樞密承旨同注籍帳支用者如擅支封椿錢帛法　二十五日三司言今具熙寧十年終在京及府界椿管闕額禁軍請給數目乞免封椿詔在京特依奏　十一月四日樞密承旨司言準送下三司狀在京禁軍闕額封椿請受內錢絹特免其斛㪷唯米可存留自餘衣賜等物並屬三司應副及小麥已無剩數欲乞特免勘會府界軍士衣糧等自當依別處例封椿其小麥如闕即令三司以細色糧充從之

同日開封府界提點司乞免封椿闕額禁軍請受等詔惟錢特免之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詔在京開封府界見封椿闕額禁軍請受可並送內藏庫別封椿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河北沿邊州軍禁軍闕額米歸群牧司封椿　四年六月二十有六日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錢帛糧草並委經制管句官馬申胡宗哲計度應副如不足以封椿闕額禁軍衣糧并封椿錢帛充若闕以茶場司錢穀充　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詔開封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除三路外及淮浙江湖等路增剩鹽錢江西貴廣東鹽錢福建路貴鹽息錢並輸措置河北糴便司先借支內藏庫錢三十萬緡于河北糴便司以福建路鹽息還　五月一日詔內外闕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椿禁軍闕額錢給　七年六月一日詔河東路銷廢五指揮禁軍錢糧即非一路兵額偶有闕數衣糧之比並封椿以給提舉保甲司起教之費

八月二十七日權發遣同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馬申乞免熙河路封椿新復五州軍闕額禁軍請受詔自今更不封椿其已封椿者撥與經制司　十月九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錢穀並依元豐令隨市直變易其不得減過元糴納價法除之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河北轉運司言今本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請立法止於逐路椿管如有不可停貯即令提刑司變轉見錢封椿從之　二年四月二日樞密院言臣僚奏乞罷內外封椿禁軍闕額按熙寧十年二月詔旨內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閒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塡所餘請受亦令椿管竊詳詔旨內外禁軍係經熙寧已來節次減廢併合各已立定實額即與舊日虛數不同朝廷為諸路監司各惜財賞不務招揀致漸耗兵數無以督責遂立約束闕額請受悉行封椿迨今十年雖所椿到錢物甚多未嘗輒借佗用今若悉罷封椿深慮諸路監司因循觀望不肯留心蒐補兵備不唯有乖前日減併軍額之意兼恐緩急闕兵有誤大事詔除三路二廣更不封椿外在京府界及其餘路分並依舊封椿仍只封椿衣糧料錢餘亦與免　三年五月十七日詔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帛從來創置過禁軍指揮並先據數除出候不及舊額之數方依條封椿仍著為令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京西路轉運司言本路財賦素窘乞特免封椿廂軍闕額請受詔今後諸路廂軍馬遞鋪闕額不及一分處並免封椿衣糧料錢闕額一分已上處與免一分　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樞密院言勘會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并收租錢物係專充應

副陝西新置蕃落及招置河北廣威等軍兵請受等支用契勘日近所在官司往往緣邊事支借過上件錢物即未有撥還之期竊慮有悞指準詔令後雖得朝旨許支借諸司封樁錢物其兩色錢即不得一例借支如違其應干官吏並依擅支借封樁錢物法科罪 徽宗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內外馬步軍自今更不封樁衣糧應干闕額依舊招塡其例物於已樁闕額錢物內支給 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詔應內外禁軍闕額請受依熙寧元豐以來舊法封樁仍具狀申樞密院 政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詔內外禁軍闕額封樁錢自今應官司陳乞支借者及支還主司並科違制之罪應今日以前借過未還者並注于籍限三年拘轄撥還仍先具逐件錢物元借年月事因已未還數申樞密院今後每季依此 四年八月十三日樞密副承旨范訥言京畿提刑司乞免封樁禁軍闕額時服賞給等緣禁軍闕額請給始自熙寧十年爲頭封樁及元豐四年六月王得臣申請封樁勘給式聲說應係合請衣賜賞給錢帛節料衣襖之類並依旁式收破供申令來所乞有礙前後條令詔申明行下餘路依此 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樞密院言勘會樞密院所管諸路禁軍闕額錢物並降指揮變易輕貨上京於左藏庫送納令宜旨庫立法令擬修下條諸禁軍闕

額封樁物應變易輕貨上京者逐州具管押人職位姓名納訖年月日文付與左藏庫是何人收領文狀入急遞申樞密院詔依修定 宣和元年三月十三日樞密院言契勘在京及諸路內外禁軍闕額封樁匹帛錢物不少竊慮內外官司用例起請借支截撥使用詔內外官司敢有奏請借用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雖奉特旨衝改仰樞密院執奏 六年三月十九日戶部奏前權發遣寧州游酈劄子諸州軍封樁禁軍闕額旁每月並依見管禁軍於句院通勘并春冬衣賜及坐庫等既勘成熟旁往往逐處公吏偷盜出上件熟旁與外人結合措改使與見管禁軍一例夾帶支請欲乞將已勘成熟旁令逐州長貳拘收毀抹未勘者截日住罷委是有補漕計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十月初九日詔諸路帥司及轉運司同其計會一路合添兵數及每歲所收可以供贍若干可以令諸州各具申尚書省樞密院及諸路帥司轉運司不得隱漏鹵莽所有舊管軍兵止據見管人數外將合樁闕額錢亦計入令來可充招贍新軍之數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至建炎二年正月一日已前逃亡事故軍兵合支錢糧通爲闕額數目除陝西路依舊招塡舊闕及京畿京西河北京東河南路依令來措置專招可以制禦鐵騎依華新軍外餘

路並令以前項錢糧并已降指揮科撥窠名錢物相兼招置新法弓手及本處闕額軍兵 以尚書省言天下禁軍兵籍取會未到欲且以靖康元年正月一日實管之數爲準令諸路提刑司計當元額管兵籍比較建炎二年正月一日見管實數闕少若干先次施行一面具申樞密院御營使司故有是命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福建路轉運使朱宗言本路軍政敗壞主將兵官唯務姑息坐費廩食欲今後禁軍有闕權住招塡其闕額錢米別庫樁管不得他用以備緩急支費詔依候本路盜賊寧息日依舊招塡 二年六月八日詔恢復內軍兵經過州縣收支過錢糧去處分委監司專差屬官遍詣州縣驅磨元收到及實支見剩之數收其贏餘儲在別庫以待不時之須免復斂民庶纎毫吏不得侵盜 以臣僚言自童貫用事陝西已來財用費出不復驅磨因得侵盜蠹耗比年軍旅荐興州縣帑廩空乏不免取給於民而官吏並緣爲姦輒爲一切科斂之政既不知兵行實數又不知住程期日但憑探報虛增兵數寬約住程批請日限斂取錢米有至數倍應用之數者事過之後乾沒其餘或以豐己自利或以交結市恩上下蹉不檢察民受其弊故有是命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詔近降指揮委逐路憲司取索起發以前合樁闕額禁軍錢物比復思之

於民未便想所在州軍雖有不經兵火殘破者軍期調撥應副科數力不暇給令立近限起發積年樁管定見追呼集繫朕不忍焉可復令諸憲司疾速行下州郡將建炎四年以前未納錢物並行除放銷毀簿籍其紹興二年合樁納數令自紹興三年爲始分作四限每年帶納一限 十二年七月十日京西南路提刑司言本路諸州樁撥闕額錢緣累遭殘破所以微薄兼又抵近新界相去不遠難以責令樁辦望詳酌寬行展免三五年候州縣興葺稍成次第日依舊樁發戶部契勘隨州廂禁軍闕額錢物斛斗已承指揮免至紹興十一年終合自十二年收樁其餘州軍免至紹興十一年五月分令欲下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將本路州軍廂軍禁軍闕額請受一例免至紹興十一年終仍並自十二年爲始收樁從之 十月二十九日知紹興府樓炤言昨緣奉使韓球淅諸軍闕額錢數請受申請行下本府總數封樁起發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得旨展免一年自來年爲始總發上府常賦有限實無寬餘可以樁發詔更與展一年候限滿依數起發 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戶部言祕書丞楊拜衡言潭州舊屯駐大軍二千人續減下一千人其券食等錢係諸縣分認每月解錢七千餘貫號曰贍軍並是巧作名目如收納麴引錢罪賞錢約束錢罰錯錢實

紙錢詞狀到事錢諸色肋軍錢之類種種不一乞將見科贍軍錢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令本州通融應副令肴詳逐項科取名色皆是違法雖稱減免三分若不盡除誠恐未副朝廷寬恤之意欲下潭州將見令科取名色並罷其見屯官兵歲計止以本州係省財賦應副如或違戾委各路提刑轉運司按劾仍免樁減下一千八米粮錢。　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言諸路州軍闕額請給封樁每季起綱納左藏庫具數申樞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輪都副承旨點檢得旨令戶部拘催乞自今令提刑司於逐州各選職官一員專行主管拘籍別庫樁納月具闕額軍分人數請給則例并樁到錢物數申提刑司從本司檢察類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帳供申樞密院并戶部參照稽考如所委官隱漏失實並依無額上供法科罪並從之。　十二月十五日淮東提刑司言泰州額管禁軍兩指揮昨爲累經兵火所管人數不及元額自紹興十六年後來每歲那撥係省錢三百八十貫米麥共五十六碩變糴見錢分作四季起赴行在送納充禁軍闕額請受承近降指揮將禁軍闕額請給盡數收樁每年合樁錢米衣賜等共折計錢一萬七千六百餘貫委實闕乏難以依舊管軍額樁辦乞但令本州依逐年所樁數目接年解發俟將來戶口增添荒田遍墾稅賦稍復舊日依數樁發詔從之。　三十一年五月六日中書門下省言淮南京西路州軍及湖北路信陽軍每歲合起禁軍闕額錢緣戶口全未如舊理宜優䘏內楚濠蔣州盱眙軍安豐軍已展元至紹興三十一年終詔並與放免五年內楚濠蔣州盱眙安豐軍自紹興三十二年爲始照免。　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德音楚滁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階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逐州軍招塡廂禁軍闕額請給錢物內已有指揮免起年限竊慮未能樁辦可更與放免二年。　乾道元年二月三日詔令諸路帥憲司行下所部州軍令從今起發封樁廂禁軍闕額請給等特與免行起發其闕額須管措置招塡。　七年二月十日知臨安府韓彥古言本府崇節廂軍止管五百人今管一千八百三十五人揀點得元所管五百人止有正身三百四十九人合行存留其餘一千四百八十六人不是正身皆係逃軍詭名之人已開落名粮一歲省減衣賜粮米共計七萬二千四百貫二百五十文省除於內截撥錢支還添置重祿公人請俸招刺廂軍五百人外餘錢撥入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從之。　六月二十四日戶部言鄂州荊南建康諸軍已差官點閱官兵內有冒名承代并虛請揀汰等將來合減下錢物乞指揮放行起各令總領所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月具減下

實數申三省樞密院。　七月五日詔知閤門事王抃荊南都統制秦琪同共點揀荊南官兵其減下錢米令總領所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　九年八月三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禁軍封樁闕額請給等依條合行起赴左藏庫昨興免行起發招塡須管數額據諸處申到兵帳逐年依舊不數元額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開具免行起發後逐年招到人數曾無數額其闕額未招人數請給等見作如何封樁支使逐一具申樞密院

都艮志別解封樁庫牙契錢牒　勘合近準省劄行下開具截日終牙契未抱認州軍三年內解數具申本所已具三年所收數回申朝廷未行下間據湖南運司申并繳連到潭衡等九州軍府申乞抱認錢數當所遂行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今准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節文坐下諸郡合抱認錢數內武岡軍每年且抱認一萬文右劄付所照應抱解准此具呈取僉廳書擬欲備省劄指揮牒綜承抱自今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發仍牒元委監司照應拘解未抱認以前合行分隸錢數送納三月奉台判行當司除已牒轉運司照應拘催外牒請遵照牒內備去省劄指揮事理嚴勤承吏將合抱認牙契錢成年以十八界會一萬貫文爲額自淳祐六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解每半年合解五千貫文至限速將已抱錢數差人押赴運司交納團併起發仍請將今年七月以前已收過合分隸牙契一半錢數照限三日盡數解赴運司先次起解差人管押赴封樁庫送納即具已起發赴運司交納月日錢數文狀供申不請占吝遷延稽滯淳祐六年九月十一日牒金玉新書充

留新物封樁麻庫初　諸朝廷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以時充留新物本處無者所部通融撥充其非參路或非要便處無可充及無多用併不堪留者並轉易錢封樁若別司准朝旨支借給訖報本司

封樁闕額驗申　諸朝廷封樁并禁軍闕額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每半年差官點檢已未封樁數比對州縣元申同異保明申本司驗實申樞密院及尚書省

封樁軍馬請給　諸路軍馬差赴陝西河東路應封樁請給若本路劄添禁軍并權駐泊軍馬轉運司當辦者以應辦數於封樁內除之

穀糴充錢計置　諸封樁穀糴充封錢應計置本色者如數封樁即因失難充而致損敗或糴不及元價者計所虧官吏均備

買絹依價充撥　諸州應出賣損買絹者諸司朝廷封樁錢依價充撥起發上供都見用撥錢不足以常平米用錢逐急充撥樁管候有封樁錢依數撥還

朝旨借訖具申　諸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如朝旨支借訖提點刑獄司具朝旨及名數申

樞密院謂外人非請給於已封椿到錢物內支就中樞密院 軍須急
闕許借 諸朝廷及尚書戶部封椿錢物唯軍興所須急闕不可待報者
許支借仍具事因錢數申所屬給限撥還若充充緣邊急用已於別處椿
定錢物或召人入便可省運送之費而無妨闕者申樞密院尚書省及本部
應支闕額錢物 諸應支封椿禁軍闕額錢物而不足者聽於泛差出陝
西河東路軍馬請受內借支候封椿到撥還 提刑主管封椿 諸朝廷
封椿錢物無所隸官司者委提點刑獄司主管每季具帳申尚書省仍檢
察他司不得侵用 借給散買物帛 諸借封椿錢給散預買物帛若係
轉般其頭子錢支費有餘者充借給官司封椿 本處監專主管 諸提
點刑獄司應封椿錢物於軍資庫省倉別廒庫封椿本處監專主管 官
買寄物主家 諸官司已買物未令入官而寄椿物主之家者杖一百
擅借封椿錢物 諸擅支借封椿錢物謂朝廷及尚書戶部并禁軍闕額
者徒二年及雖應支借而於令有違各已費用者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
減未斷而還足者奏裁 封椿奏乞支借並廄庫勅 諸朝廷封椿錢物
輒奏乞支借及准朝旨支借而不報所屬監司并撥往別州椿管而次帳
不收入者各杖一百 供帳隱漏不實職制勅 諸供朝廷封椿錢物帳

禁軍闕額請給帳同及承取索回報而隱漏不實者各徒二年不依式若
名數交互杖八十 供帳稽程違限職制勅 諸供朝廷封椿錢物及禁
軍闕額請給帳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一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供申收附
違限者各減二等 遞綱應附不附廄庫勅 諸禁軍闕額封椿錢物應
附綱而遞綱不附若應計綱起發而過數不計綱起發及不先具物數申
樞密院者杖八十 支用不盡申省倉庫令 諸歲收絲綿紬絹至年終
支用不盡並封椿具數申尚書省仍估中價以坊場錢充買起發上供
色額不同申部倉庫令 諸封椿物歲久當職官相驗以新物充易程草
依年次若色額不同申尚書本部 闕額請給違限廄庫勅 諸禁軍闕
額請給封椿違限者杖六十三日加壹等罪止杖一百轉運司有犯仍具
奏聽旨 中興備封諸路安撫司封椿 諸路安撫司封椿金銀錢帛都計
一百二十萬八千七十六兩貫疋石 金一十二兩 銀一十四萬九千
七百七十五兩 錢六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貫 米粟二千八百七
石 絹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七疋 紬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三十九
疋 大名府路元豐元年七月三旬供到 金一十二兩零 銀一十一
萬二千二百二十七兩 錢一千四百一十九貫 絹八萬七百二十四

疋 紬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一疋 定州路元豐元年十一月三旬供到
絹一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九疋 紬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疋 永興
軍路係元豐六年九月終見在 朝廷諸色封椿錢物三百三十二萬八
千三百八十一貫石疋 鄜州市易務本錢一十萬貫許市易司支撥應副
江淮收糴斛斗伕將來變轉了當折係舊封椿 義勇保甲代兵士弓手
省到錢粮 錢四十四萬三百五十八貫九百文 粮四十一萬七千八
十七石二斗 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束 料三萬九千六十四
石五斗 開封府界熙寧五年七月以後上番至九年終將兵級請受并
弓手係錢內除保甲請給外約剩下項 錢一十六萬七千一百三十八
貫八百文 粮八萬二百二十石六斗 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
束 料三萬九千六十四石五斗 河北東路自上番至熙寧十年八月
終省到禾首除路出處添辦食錢等今約到下項 錢八萬一千五百六
貫六百文 粮一十萬四千一百六十二石三斗 西路自熙寧九年十
月上番至當年終省到內有未支事節今約到下項 錢四萬一千三百
三十二貫二百文 米豆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六石三斗 河東自熙寧
九年十月一日以後上番至元豐元年六月終省到內有未支事節今約

計下項 錢一十五萬三百八十一貫三百文 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
七十八石 河東貴鋼鉛場元豐元年十一月三司供到係當年六月終
除支外下項見在 錢六千一百二十六貫三百文 河東鑄銅錢息元
豐元年十一月三司供到係當年六月終除支外下項見在 錢一萬二
千三百九貫八百文係折二錢 河中府糴到糯稻元豐元年八月三司
狀椿係熙寧十年收到計價錢下項 錢四百四十六貫五百文 市易
務下界封椿朝廷錢五十萬貫係廢監貴銅場鉛運司罷糴斛斗價郡事
沙苑監貴羊出賣解鹽義勇保甲代兵士弓手省到等錢因三司奏南郊
闕錢已借起發到如將見錢收擇準大備卸逐旋撥還 澶州故衣雜物
錢元豐元年六月內三司供到 錢八百七十七貫三百文 在京市易
務下界木鹽錢省備人運河北糧草價錢元豐二年二月終支外見在 錢
一百四十萬七千三百七十七貫三百文 宋范太史祖禹論封椿劄子 臣
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歲
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
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
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

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言之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諸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撿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

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再論封樁劄子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治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略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脩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綜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　陳次升讜論上哲宗乞罷額外封樁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惟日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役薄賦歛澄汰掊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感被德澤歡欣鼓舞竊心內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

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使漁之患復從而生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刱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袁絜齋集輪對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群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荆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於是不取於民以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之　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內帑所以為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畜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錢色亦異制敵救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真宗所以形於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宗尚朴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內帑之積足以為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宮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內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內無供億之費而房廊宮莊之人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於內庫否乎淳熙間臨安

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爲獻每歲十萬後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崎弃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澹泊不通聲色宮掖之內無復此弊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內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較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爲所以先爲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於此哉金虜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群雄紛然皆與我爲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內帑其可不汲汲爲緩急之先備哉藝祖嘗言北虜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絹易一胡人首費絹二百萬而虜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爲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爲之具亦何向而不濟此內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爲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卮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爲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爲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內帑之豐亦當無異於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李椿經濟編申省論椿積有名無實椿書聞之經曰何以聚人曰財切見朝廷養兵祿士以錢穀爲急今來會

庾所剏每月旋營帑藏支遣逐旬那充則錢穀可謂匱乏矣而未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椿則錢穀固自在也所謂積者椿者本非有餘移東就西奪彼予此爾數年以來朝廷戶部遂分彼此往借索還有如市道殊非國體此陽城所以切齒於裴延齡者以其欺誕罔寵誑君誤國爲萬世罪人今觀史者惡其所爲也仰惟主上剛明大臣方正而於予奪移就之弊未能革而正之識者咸知其非莫敢有言者委靡之風未振惟恐言出禍生故士夫相與俛仰度日但爲身謀而不謀國事椿衰老庸陋加以病體綿三年之久未得脫然無望於世矣誤蒙君父累知朝廷擢用苟有欲言而不吐露則含恨就死宜不辜負天地父母之恩用是不敢有隱伏望朝廷鑒前代之失懲佞臣之欺凡百政事不止於錢穀各付所司委任責成勤勞者賞之誠實者信任之賢能者獎進之庸謬者免之有過者罰之慢易者責之賞私者逐之欺誑者誅之則衆無不治之事矣聖君大臣圖治人材教化政令軍國大事坐而論之收支細事揩擬借還有如市道宜上瀆聖君而浼煩大臣耶伏乞鈞察

月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月椿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朱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令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錢充其數然所椿不能給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迄無以禁之大爲東南之患紹興九年李泰發秉政爲上言月椿錢害民而江東西尤甚請損之遂命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旨自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二月甲子然卒不能大有所減十七年朝廷既罷兵又命監司郡守將寬剩錢撥充月椿以寬民力八月己未其後遂減江東西月椿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九月乙亥減徽信州各五萬有奇宣州五萬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筠州南康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十八年冬上又諭秦會之曰昨已減月椿錢要當盡罷會之即諭版曹李仲永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椿錢卒不罷乾道中始減廣德軍月椿錢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光宗登極以月椿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蠲酌施行以寬民力其年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袁州減二萬五千常州減二萬吉州減萬七千隆興府饒州各減萬五千信州減一萬撫州減七千贛州減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減六千湖州減五千徽州南康軍各減四千興

國軍減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減二千今東南月椿錢歲爲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色皆有之而湖中爲尤甚紹興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俣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爲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民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端叔漕判薛綦光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聚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月椿錢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師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於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拖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縣橫歛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月後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六日戶部員外郎霍蠡言竊見方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郡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

有案民者數何臨時措畫者若為而辦上之朝廷召諸路漕臣衆決可否而罷行之兼勤會江西湖南合認發岳飛軍月樁錢非見錢字未詳止堂集袁州萬載縣減月樁記　淳熙丙午二月某日江西轉運判官王公回將上旨數袁之分宜歲計道萬載宰王牒伯游具以其邑曆告王公蹙然曰獨分宜有上命乎皆吾道也合計之於是大會邑之出入盈縮得其賦目不稱狀乃與守張公康議盡蠲宿負計緡錢一萬六千有奇異時萬載歲得出若干斛復增若干斛為若干斛以佐其乏沿催錢舊以送使則又剗千緡予縣事下邑之士若民聞之驩曰吾民其少寬矣半是不可不記則獨以書屬某曰自韓文公論刺史觀察使不以情實相予及今數百年事變之來雖各有故而其病大率皆出一縣姑觀吾州之月樁脈它所增倍徙不啻質之舊志乃創初時守忤將漕者故羸其數蠲陷守于吏二人之惡固雲散電滅矣而此錢一立數與天地相終始上下痞隔禍乃至是令王公能與吾守定議損賦以寬吾邑使來者不欲踰之以擾民不記不可也某曰飢不厭大齎渴不厭滿覥此邑人之情固也然王公宜多此半公近且將舉一州一路利病罷行之不難遠且天下毋寧茲邑令懷為是於公意恐不足何如則曰前七年歲在巳亥上書詔天下計使通融郡邑

財賦詔出被門憂國者日日具觸令久未有應者令王公將旨計分宜而併萬載得損所羸益所闕王人不當如是耶若傳書事者幾畏事者勸利不獨吾一邑而已某曰是宜記某月某日李莊簡公集論諸路月樁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樁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千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令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樁錢並許將諸色錢樁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攏亂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諸路月樁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為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數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張守毘陵集乞蠲減月樁劄子　契勘本路州軍自金人蹂踐之後饑饉相因盜賊群起公私匱竭不比他路今月樁之數雖累蒙蠲減而洪州撫州尚自偏重訪聞撫州昨緣江東遂兼認兩路之數洪州贍養中統制安撫大使司立賞下撥到親兵所費四千餘貫亦係月樁通計一月實合管認發錢一萬八千八伯餘貫本州將諸縣裏外極力收簇不過得錢九千餘貫其八千

九百餘貫未有可以那撥去處朝廷及宣諭司不見得中統制及親兵一項只作一萬四千貫定數況岳太尉軍前并中統制親兵寨皆係軍兵計日指準不可稍有欠闕伏望朝廷指揮將本路月樁錢再賜詳酌蠲減數目或將撫州江東路錢除豁却將洪州錢再行減數與撫州均認庶幾尚可收簇不致闕誤劉才邵杉溪集上殿論減月樁劄子　伏見諸路州縣月樁先蒙朝廷應困民力特與蠲免減數目行下州縣以係省錢經制錢樁辦此莫大之惠也比聞州縣間有以憲漕司占吝各司所撥名色便責令州縣措辦未免陰取於民遂使寬澤不能下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申嚴法禁俾監司州縣恪意奉承專委師臣覺察如有違戾去處乞重賜施行庶幾民霑實惠不勝至幸取進止

撤星樁

齊東野語樊襄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五月兵至襄城而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撤星樁雖魚鰕不得度矣外勢既蹙夏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櫪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遣徙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

斷絙破圍直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舡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艣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

暗樁

經鉏堂雜記雪川自五代以來不經兵火以其環城皆水可釘樁犬牙相錯多下暗樁舟載稍重則為暗樁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樁進退不可也

馬黃弩樁

宋會要神宗元豐六年六月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師見作軍仗賜鄜延槍刀弓甲等備并透蝎尾馬黃弩樁一以備出入御史省聞具使否以聞

株樁

黃庭堅詩械樸作株樁

係牛樁

韻府群玉道家以鼻為係牛樁

庄

側霜切韻對玉玉篇作郎切壯立韻

湷

側霜切陸法言廣韻深水立湷宋重修廣韻都江切司馬光類篇株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智江切樁水深聲也楊桓六書統照母讀本春聲隸省

篆書 湷 六書統　隸書 湷 六書統

奘 側霜切顧野王玉篇阻良阻亮二切狂犬也陸法言廣韻妄強犬也又徂朗切鄭忠恕佩觿集奘奘上徂羊切，從犬出壯。又下徂朗切，大也。徐鍇通釋從犬壯聲在郎反宋重修廣韻在郎切丁度集韻側羊切司馬光類篇慈良切又在朗切又但朗切又才浪切又側亮切鄭樵六書畧又在黨切聲兼意楊桓六書統 篆書 奘 六書統 隸書 奘 六書統 熊忠韻會舉要 奘 司馬光類篇 奘 隸

桩 側霜切丁度集韻側羊切木名似樅葉其小似桃栊生七年乃知楊桓六書統 熊忠韻會舉要 桩 从木壯聲 桩 隸 篆書 桩 六書統 隸書 桩 六書統

鬇 側霜切丁度集韻株江切鬇鬡亂髮韓道昭五音類聚都江切楊桓六書統 熊忠韻會舉要 鬇 从髟爭聲 鬇 隸 篆書 鬇 六書統 隸書 鬇 六書統

䏑 側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陟江反

檶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江切㭬也

堌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一鸞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一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朱子集註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朱子武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祝朱附錄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此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毀去之也。金履祥考證明堂　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爲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做明堂之制而爲堂。故泰山之下有明堂。許謙叢說人皆謂我毀明堂。集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修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窗。爲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修七尋五丈六尺。故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柱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廱。堂高二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伯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

北

玄堂左个 總章右个	玄堂太廟	玄堂右个 青陽左个
總章太廟	太廟太室	青陽太廟
明堂右个 總章左个	明堂太廟	明堂左个 青陽右个

南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

朱子之說簡當

杜英旁通前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玊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何文
淵事文引逸禮記明堂位篇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
諸侯之尊卑也 大戴禮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四戶
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 前漢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
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
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
示增高也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
處則此所坐者也明
年秋乃作明堂耳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朱子集註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
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
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二章之意問范氏曰若行王
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宮竊謂君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

宮之當存也曰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楊龜山解世儒或以孟
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
秋之時名位未亡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
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
謬爲之說失其旨矣 厲豫緝義豫曰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云皆者
欲毀者衆也計其毀之之謀已定矣但少有猶豫耳當斯時也止之而不
毀有力哉孟子之言乎始則對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以視非齊宣王之
可毀繼之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意謂使齊王能行王政雖自居明
堂可也使不能行王政亦知爲王者之堂必不敢自決於毀之也故爲此
說以存明堂以待王者之興孟子之所期者遠矣惜乎王者之不作明堂
之竟廢可傷也哉 李流謙澹齋先生集戰國之際欲毀鄉校者有之欲毀
明堂者有之蓋先生道德法度之遺意至是決裂殆盡然仁人君子未嘗
一日不致意於其間故子產於鄉校之毀則亟排之孟子於明堂之毀則
力止之雖然無明堂不害其有王政然宣王所以欲毀之者不惟不知明
堂爲何等物蓋初不知王政爲何等事故孟子因是以啓迪之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而夫子非爲夫子存羊蓋所以存
禮今孟子欲存明堂其亦所以存王政也與 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
獨 朱子集註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
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
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

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
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
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
困悴貌 陳埴木鍾集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
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
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
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爲徹聖人之於法度非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
易助爲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
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
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
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寬因以寓厚民之意也 又曰關市
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農也及
其弊也則有爲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澤梁無禁至

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　又曰。先王以民爲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腰膂易於傷犯處。尤當有以愛護之。此又体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　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宋朝屬鳳翔府。蓋箭栝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饒雙峯講義先生曰。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謂九百畝之中得百畝。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若說世祿亦是指士所得者言之。　又曰商助是八家各出力以助耕公田。周徹是不問公田私田。都把來耕。將後都計畝而分。如此則無厚薄之異。故曰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周人亦專行徹法。　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　又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又曰。關市是兩事。關是路道。譏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陳櫟發明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也。馮椅輯義王問孟子言王者之政。可得聞其說。與孟子答曰。昔者周文王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朱氏稱氏。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井。今按通典。謂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年老而無妻。失其所事。謂之鰥夫。老而無夫。失其所依。謂之寡婦。老而無子。失其所倚。謂之獨夫。幼小而無父。失其所養。謂之孤兒。是天下窮困之民。而無告愬者。文王發達其王政。施布其仁恩。故先此四者。窮困之民。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言居今之世。既富之人則可矣。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憐也。朱氏。史伯璿管窺耕者九一。九一者。井田之制也。云云。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是助法。十一。是貢法。今集註釋九一爲井田之制。則是助而非貢。明矣。雙峯只因其與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爲民之所得。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體之大槩而言。則中百畝爲公田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民以二十畝爲廬舍者。則未暇細論之耳。且果如雙峯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又當如何分別耶。澤梁無禁集註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按四書通於上篇移民移粟章辯陳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於此政以厲禁爲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文王愛物之仁也。周官三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厲而爲之守禁。註。每物有藩界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竊詳陳氏之說。通所以辯之者甚當。而發明

不免取之於此。則通與發明之優劣。蓋有不待辯而決者。若輔氏以澤梁無禁之禁。與民皆有厲禁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別。愚則以爲無禁而有厲禁。王道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此。諸儒雖欲以此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待其說也。讀者詳之。杜英旁通膝庵岐周之舊國　史周本紀。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亶父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文王立四十九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何文淵事文引。證惡惡止其身。春秋公羊傳昭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惡惡並如字。二讀上烏路反。詩小雅正月之篇。詩小雅。祈父之什正月篇。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時。使我心憂傷矣。　愚按此憂其國將亡之詩也。趙德箋義。察異言異服之人。周禮地官司稽司門之職。察出入不物者。註。不物者。語不物者。衣服占視不與衆同。又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譏訶察也。趙德附錄關市譏而不征。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乃夏殷之法也。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矣。故周禮司關之職。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文王發政施仁。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讀爲鰥。孔穎達疏。案劉熙釋名云。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緣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蓋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李流謙潛齋先生集孟子意不在明堂而在王政。特因明堂以激之。而王果問焉。於是以治岐之事告之。蓋治岐亦文王初爲諸侯事也。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不征。澤不禁。罪不孥。以至鰥寡孤獨皆發政之所先。此實王政之大者。而皆於明堂出之。則明堂安可毀。不然。如後世徒以猶文之飾。猜複廟重屋八牎四達爲之。則毀不毀何與乎王政。唐仲友說齋集孟子答齊宣王王政之問曰。昔者文王

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當周之興敦本抑末莫非於此何於商賈反無征乎 民之憔悴於虐政久矣德澤有無化居有所壅而不行豈獨病末哉亦病之非有治岐之仁政何以商旅皆欲出於王之塗乎故止旅乃密公劉厚民之終得道充矣則昆夷之所以駾言興敦本抑末並行而不相悖也酒誥之書曰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關市之所譏豈皆末作哉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何末作之慮若珍禽奇獸育於國奇技淫巧作於工則雖復倍關市之征其能止民之趨末乎況存中長興集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末作故有里布屋粟關市漆林之征政事脩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行也故周官國凶禮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脩民之不失其業者蓋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也文王之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王克耘經義貫通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九一亦十一專舉文王十一合三代言之何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為九一十一之分何歟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於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

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十一焉然周人之徹兼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十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為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常非十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十一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朱子集註餱音侯槖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趙順孫纂疏按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又按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又按舜封后稷于邰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集成張氏註于槖于囊謂裹餱糧於囊槖也餱糧乾飯也思戢用光思安民以光其業也戚揚戚斧也揚鉞也胡炳文通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馮豫輝義宣王聞此說而美之曰善哉仁政之言乎孟子言宣王若以為善則何不施行之詩言公劉為西戎所逼將遷國于豳使居者厚其委積實其倉廩行者有裹糧盛於槖囊之中然後張其弓矢備其干戈斧鉞於是方始啓開道路而行居家者有積倉行路者有裹糧然後方可以啓行而遷國朱氏使家給人足橫浦張氏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集註此一節解齊王好貨之意金履祥考證乃積當作于餱反報也於王何有王去聲公劉后稷之曾孫本史記世表然考之漢史則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人考之路史則公劉乃后之後世孫肩何文淵事文引證詩大雅

公劉之篇詩大雅生民之什公劉篇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之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詩以告之也陳舜中審是集於王何有此一句諸家皆失其解不背晦翁亦但循習其非以為於王何難之有孟子初無何難之有之意蓋孟子謂宣王以好色好貨為疾若能與百姓同則色與貨非王所私有亦何疾之云愚向得此說已十餘年昨讀張南軒解乃犂然當於予心故不得不申而記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朱子集註太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亶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

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朱子語録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子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荅否曰孔子不如此荅但不知作如何荅問孟子荅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怕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時人不察耳斯可學朱子或問或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柰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孟子因機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厚民而使爲好貨則其勢隔絶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爲守正而不知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爲正家則避狄倉皇之際携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虞其說之牽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并前章好勇者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此其爲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未盡者讀者詳之先儒精義或謂孔子

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别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道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又曰志完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内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只要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尹曰孟子之不欲毁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治岐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楊龜山語録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祝洙附録語録與學者書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
常放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
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者便是才高無可依據
處學者不可不知也張栻解人皆謂宣王毁明堂者惡其害己而去其籍
之意而孟子所以使之勿毁者乃不廢餼羊之義蓋使王者作則制度典
章猶可因是而求故爾於是以行王政告之周家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
法即經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畝而同養公田助而不稅
也仕者世祿賦之采地也關市譏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衺而已不征其物
也澤梁無禁與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
也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蓋是四者人情之所易以忽而文王每
篤之不欲其獨無告也此可見公平均一不遺匹夫匹婦仁人之心王政
之本也宣王聞斯言之坦易明白也故有善哉言乎之歎夫天下之患莫
大於善善而不能用故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而宣王自謂有好貨好
色之疾孟子因其自謂有疾如良醫之治病隨以藥之夫好貨與好色人
欲之流不可爲也今王自謂疾在於好貨而告之以公劉好貨王自謂疾
在於好色而告之以太王好色是則有深意矣夫公劉果好貨乎哉公劉

將還國于豳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方夫斧鉞備而後啓行是其所
謂好貨者欲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而已太王果好色乎哉太王與其
妃來相宇于岐下方是時也內外無有怨曠焉是其所謂好色者欲已與
百姓皆安於室家之常而已夫其爲貨與色者如此蓋天理之公且常者
也故再言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夫與百姓同之則何有於己哉人之於
貨與色也惟其有於己也是故崇欲而莫知紀極夫其所自爲者不過於六
尺之軀而已豈不殆哉苟惟與百姓同之之心則擴然大公循乎故常天
理著而人欲滅矣此所謂引之以當道者也張南軒語録齊王好貨好色
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
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
富而民亦欲其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
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爲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私欲也此與今樂猶古樂
同今之奏韶濩於堂下謂之古樂可乎夫樂之本果何物也欲知古之樂
當存先王之心先王以是心施之於政寫之於聲音播之於天下今王能
存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樂其得之矣是則同趙順孫纂疏按公劉生慶

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毁隃毁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
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太王是公劉之九世孫　古公猶言先
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重父以名言　古公
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
於岐山之下　真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
偶之安可也　輔氏曰孟子對時君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
陳善閉邪之事君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爲淺暗拘滯徒
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說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強做不得須是學到
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堯
舜之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
也　又曰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以常情論之則
雖若不可爲故齊王言之則以爲慊而又自以爲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
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
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說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辯析之夫聖
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
賢之所以盡其性也即公劉太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

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
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興王絶世之相反如
此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
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　又曰法似疎而
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之
爲公劉太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
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事非孟子
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辯析其精微如此哉　又曰讀之者徒記其文
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
真有以見夫毫釐之辨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
然後識孟子真非曲學阿世之說而已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
緒亦可得而默喻矣饒雙峯講義來朝是來朝之時　又曰當是時以下
是孟子自說當如此　又曰集註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梁惠有臺池
鳥獸文王亦有臺池鳥獸此是同行梁王則獨樂文王則與民同樂此便
是異情又如好色好貨好勇好樂是人之所同好但循理而公於天下則
是天理縱欲而私於一己則是人欲克己復禮是就此上辨別理欲　又

曰。宣王纔說好貨，孟子便借公劉好貨說，宣王纔說好色，孟子便借太王好色說，皆只要引歸天理上來，如前章好樂好勇皆是。非孟子之辯不能如此。陳櫟發明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書曰朝，如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孟子之言，有將無做有者，只且引來以足已意。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此便謂之好色好貨乎。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　愚謂好色好貨雖人欲，能如公劉太王與人同之，是即天理矣。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其遏人欲存天理之意則一而已。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識微之際也。張横浦先生集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觀孟子所對，是啓齊王一國貨色之心也。一國好貨好色，此何等風俗哉。如葛屨之詩，桑中之刺，一國好貨好色，熟致上下交，不敢擬取一語以罔聖賢也。孟子所謂好貨者，謂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此太平之事也。豈謂攘巧趨利乎。所謂好色者，愛厥妃也，謂使民嫁娶以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亦太平之事也。豈謂相竊妻妾乎。余恐小人借此以濟其姦，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謹也。故表而

出之，使學者於聖賢有所致焉。胡炳文通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無非人欲。孟子之言，則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也。李復濬水集問好貨好色，孟子何以對齊宣王曰：齊宣之言，有強拒孟子之意，孟子遜以入之，欲漸引而趨善也。其對今樂猶古樂，又及樂之本矣。馬豫緝義宇居也。詩傳曰宇，宅也。於是及其妃姜女，自來相其可居之宅。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王若好色，能與百姓同其所欲，使婚姻以時，怨曠無有，則於王天下也，何有難乎。此一節解齊王好色之意。黃氏日抄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爲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子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爲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金履祥考證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本胡子知言。前一句曰同體異用。其語有病，故集註止取一句。曲學阿世。出漢書轅固謂公孫弘曰：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王文憲曰：自好樂以下至此五章，共一機軸，而充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權辯氣象，其所以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以當道，發天理於幾微，遏人欲之横流，所以大有功於天下。朱子語錄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此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史伯璿管窺前篇卒章之末，張氏嘗辯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說，蓋惠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之事責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爲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掃之。宣王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爲疾，而無隱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利爲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者特私欲之蔽，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錄精矣。發明以法言巽言爲分別，蓋本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巽言之義難分別，故集註以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爲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別孟子何故以法言對利國之問，卻以巽言對齊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乃但援法言巽言爲說，則何以異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何文淵事文引證曲學

阿世　前漢轅固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以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李流謙澹齋集宣王未安於王政之言，於是託以有疾，而有好貨好色之事。孟子又引太王公劉以爲言。太王好色而無怨女無曠夫，公劉好貨而有積倉有裹糧，未使人人好色如太王，好貨如公劉，則人唯恐王之不好也。此與前好勇之義同。王嘗問鄉孟子，以正對，王勃然變乎色。今此則若隨其意而詭說之，何哉。蓋言不剴切，無以激其意，不順適，無以寓其諷，雖若不同，其所以引君於道，則一而已。

程復心章圖

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虐無告

此文王治岐之政

寡人好貨　寡人好色

此齊王自謂好貨色而不能行此政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此公劉好貨而能推以行王政）

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此太王好色而能推以行王政）

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言齊王好貨好色若能遏人欲存天理未嘗不可行此王政

趙次誠考義耕者九一。野無積歛。仕者世祿。朝無濫爵。關市不征。通民之
財。澤梁無禁。國地之利。罪人不孥。不戮無辜。必先窮民。不虐無告。此文王
王政之目也。公劉好貨。而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即文王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之心也。太王好色。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文王以鰥寡孤獨爲先之
心也。集註以宣王與公劉太王同行異情。則知公劉太王之與文王異行
而同情也。然集註之所謂異情。而以爲是非得失之異歸相去遠矣。蓋循
理而公於天下。縱欲而私於一己。是非之異歸也。聖賢之所以盡其性。衆
人之所以滅其天。得失之異歸也。集註所謂法之似跡而實密。事之似易
而實難。蓋勸之以好貨好色。法之似跡也。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事之似
易也。啓行而有積倉餱糧。于矢干戈之悉備。胥宇而有來朝走馬爰及姜
女之勤勞。法之實密也。既啓行而居必積倉。行必裹糧。既胥宇而內必無
怨。外必無曠。事之實難也。自其跡而易者觀之。固有類於曲學阿世之言
自其密而難者觀之。誠可以爲克己復禮之端矣。李好文經訓要義。王自
以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孟子言古之公劉亦好貨。當時往遷
於豳之時。使民皆有積倉餱糧。富足而後行也。王如好貨。亦能及民。何難
之有。王又自言好色。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孟子答以太王之事。避難

遷岐之時。與其后姜氏相從居止。是亦好色也。然當時使其民男女皆無
怨曠。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　眞德秀曰。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
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
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
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
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君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
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寡之歎。其專
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蔾
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吾祿輿
權寵豹管孟子對齊宣王明堂之問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此即孔子告子貢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之意。舉而行之。亦
猶是也。至於好貨則言公劉。好色則言大王。好勇則言文武。又皆本之於
詩書。而非一己之私言。無非納約自牖。因其所明而開導之也。此巽與之
言也。宣王悅而不繹。何哉。掾輿註疏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
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可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
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
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
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
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
但惜惻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言不改之
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
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乃積穀於倉。乃裹餱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

用有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
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
疾於好色。不能行之。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
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
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
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
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者。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　正義曰。此章言齊
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好色之事而責難於君也。齊宣王問曰。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勸我
毀壞其明堂。令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書泰山下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
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王者之堂也。王
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
曰。昔者大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且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荅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謂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爲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罰止其一身，而不誅罰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爲，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處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以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稱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荅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聞孟子荅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乎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

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荅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則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橐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橐，小曰橐也。囊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也。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岐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荅宣王也。亶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惠循西水滸，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當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大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妃也。　註謂太山下明堂，東巳止也。　正義曰。案地理志云，奉高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

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對內有太山，後當爲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註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是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室爲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之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總

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大寢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註往者大王爲西伯，至妻子也。　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爲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備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爲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采地而爲井田。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他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爲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禮周司關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註詩小雅正月之篇者。

註云胥相也。猶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憐獨困也。　註詩
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　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
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乃積乃倉言
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
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
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
民用光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又毛詩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
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開道而
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註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
奪　正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也。毛詩云古公亶公也。古言久也。亶
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
欲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踰於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

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知也。鄒靈夫衍義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
使毀棄太山之明堂將如其言而毀諸抑勿從而已之乎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推行王者之政令則勿毀之矣。王曰
所謂王政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對曰昔者周文王之治岐也行井田之制。
耕者於九百畝之中受田一百畝而同養公田九分而稅其一仕於官者
世食其祿關門市邑之地惟譏察奸宄而不征稅。澤有潴水梁可捕魚皆
無禁防與民同利。罪人犯法不及孥累甚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爲天下之窮困之民而無所告愬
者也。文王發政施命仁澤必先及斯四者念其窮困不敢後也。引
詩正月之篇云哿矣富有之人所甚哀憐此等煢悴之窮獨也。王聞其言
而美之曰善哉言乎。孟子曰王如以此言爲當而善之則何爲不從吾言
而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所以不能行者爲有疾也。寡人之疾在於貪好貨
賄。孟子對曰昔者周之先公有公劉者好貨賄。詩公劉之篇云乃積乃
倉廩以厚其蓄。乃裹盛餱糧乾糧于無底之橐于有底之囊以資其行。思
欲戢安其民。用光大其國家。弓矢斯張可射以禦敵。又有干戈戚揚四者
之兵器。爰方啓行往遷于豳。故居於家者則有積倉之儲。行者則有裹糧

之餱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而爲遷計。王如有好貨之病。苟能如公劉推
而與百姓同之於爲王何難之有哉。王曰寡人又有疾焉。寡人之疾在於
貪好女色。孟子對曰昔者周太王亦好女色。愛幸厥妃。詩緜之篇云稱大
王爲古公而呼其亶父之名。來朝走馬以避狄難。率循西行於水之涯滸。
遷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即姜女也。聿來胥宇而同居。當是時也。內則
無怨恭無夫之女。外則無鰥曠無婦之夫。今王如有好色之疾。苟能如太
王推而與百姓同之於爲王何難之有哉。魏公著句解齊宣王問曰宣王
問孟子言。人皆謂我毀明堂明堂在泰山下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所。
戰國時人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故皆與宣王言欲其毀除
之。毀諸已乎宣王問孟子可毀除之乎抑亦止已而不毀乎。孟子對曰孟
子答宣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
也。王欲行仁政宣王若欲推行王者之政則勿毀之矣。則不必毀除之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問孟子言王者之政可得聞之與與乎。對曰。孟子
答宣王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昔者周文王之治岐周也。岐其耕者九一。
地方十里爲田九百畝謂之九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共養公田苗稼。是耕
田者九分而稅其一也。仕者世祿仕宦者世世子孫食其爵祿。關市譏而

不征。四境之關都邑之市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賈之稅。澤
梁無禁。水澤之間魚梁之上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罪人不孥。加罪於人止
坐其身不及其妻子。老而無妻曰鰥。年老而無妻是失其所事謂之鰥夫。
老而無夫曰寡。年老而無夫是失其所依謂之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年老
而無子是失其所附謂之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幼子而無父是失其所養
謂之孤兒。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鰥寡孤獨之四者乃天下窮
困之民而無所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周文王發達其王政施布其仁恩。
必先斯四者。必然先於此四窮民。詩云毛詩正月篇言。哿矣富人。居今之
世爲富有多財之人則可矣哿上。哀此煢獨。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
憐也。王曰善哉言乎。宣王聞孟子言而贊美曰善哉孟子仁政之言。曰王
如善之。孟子言宣王若以爲善則何爲不行。則何爲而不施行之。王曰寡
人有疾。宣王言寡德之人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貨。寡人好愛財貨則取民
無制而不能行王政也。好去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昔者公劉好貨。昔者周
祖名公劉者好愛財貨。詩云毛詩公劉篇云。乃積乃倉。乃厚其委積乃實
其倉廩。乃裹餱糧。乃包裹乾食以爲糇糧。于橐于囊。貫之於無底之橐與
有底之囊。思戢用光。思量安集其人民以光顯其國家。弓矢斯張。張其弓